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六九冊目次

撫遠疏稿六卷（存卷一至卷三）

〔明〕李化龍撰
明萬曆刻本

一

西臺疏草一卷北畿疏草一卷東粵疏草五卷南國疏草一卷

〔明〕王以寧撰
明萬曆刻本

一三五

僚菴野抄十一卷

〔明〕蔡士順輯
明崇禎刻本

三六五

奏牘四卷

〔明〕倪元璐撰
明末刻本

六四九

撫遼疏稿六卷（存卷一至卷三）

〔明〕李化龍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聞見如高嶺驛必城無人鞠爲茂草如高平驛止餘二人連運所止餘一婦人以是乎借管馬爲驛馬借將領爲驛官始猶曰信之云爾其後也猝俾員後狼虎吏承索常例於管軍不遂則凌虐而斃其馬求餽遺於將領不遂則罵詈而嚼其面以故管馬亦死管軍亦逃而將領亦且垂首喪氣計無復之嗟乎死等景蒙尚可責以折衝禦侮耶臣等以爲不使驛遞營伍判而爲二終不能使遠左有可戰之兵將也及據合

開報出山海關以東至遼陽極樹凡十七驛遼陽以北次樹凡六驛原額馬驢各驛有十五匹頭者有三四匹頭者共計九百九十六匹頭爲數原少又節年倒死三百九十二匹頭止見在六百四匹頭其公差員役額

貢夷人每日用馬驢有多至百匹者少亦三五十匹從來驛馬不足即以營馬接濟自昔已然特今爲甚耳今若止照額數補足將來仍舊不敷不免又動營馬終非長便爲今之計欲使營伍

騎操馬匹原爲防護而設乃因驛馬倒死棄走連委非長便相應移咨遼東督撫衙門再加查議該驛馬匹節年倒死若干即今買補或將年例馬價量動若干或將彼中原設苑馬寺各監畜養馬匹有無堪充驛站之用逐一查明從長具

奏以憑酌議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准此該臣會同總督劉

廷元等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鏞議照遼東驛遞之設其官不以驛丞大使而以指揮千百戶其人以馬驢牛頭而以軍其費不以征解錢糧而以田此其初制耶且粗略固已難爲經久矣夫天下何軍不逃而況於遼之驛軍何遼地不荒而況於遼之驛田蓋遼東驛遞之壞非一朝一夕也然而存什一於千百猶有餘者至東征之役興而官役如雲牌票如雨檣楚奔馳如雷如電馬不支而盡死人不支而盡逃以日化龍

請發寺馬疏

題為發虜覲還日甚官軍缺馬至極懇乞

天恩多發寺馬以濟急用以保危鎮事臣惟今九邊

之最重者無如遼其最危者亦無如遼始至

於境所親士馬衰殘閭閻凋敝城多孤孺地盡

荒蕪諸破壞支離之狀有目不忍見口不忍言

者方為之輟食忘寢圖所以救焚拯溺之策顧

咨訪未周調停方始邇以上

聞不敢也惟是缺馬一節則急在然有患且剝膚有

不容時刻緩者故敢先以為

請犬軍之長技惟馬速又獨用馬戰乃今日則死亡

幾盡矣自東征西討挑其精健騰壯者奔馳絕

域三年不解半盡於鋒鏑半盡於疾疫隻駢不

運而馬之亡者十二三大兵東出官使人負勢

以千計日夜經行驛馬以奔馳死盡以軍馬代

之久之軍馬亦驛馬也而馬之亡者十田五指

虜乘之大舉零竊歲無虛日我兵不能當也大

帥避敵而奔押將棄軍而跳而馬之亡者十八

九豎乎遼之馬盡於是矣即有存者露骨如柴

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初臣在遼聞廣寧報驍員

夜東馳求一壯馬不得也竟乘驛馬行耳則謂

之無馬亦宜胡虜知其如此故狂逞跳梁無復

顧忌秒花諸部以盛暑攻圍鎮城今猶結聚遼

外也聞土蠻男大牙罕部落亦已罕馬矣秋氣

漸高胡風益動大舉之期止在目前遼人即忠

勇不貳其能徒步而犯強胡乎考之舊蹟遼東

馬原額七萬後乃縮而為四萬自倭事起而一

歲之中倒失至一萬三千有零失馬至萬匹以

上非一方之產也又非一日之集也舊或取之

商販而今則山海以東半為戰場商販裹足不

前矣亦或取之夷市而今則夷人知我急馬故

匿其壯馬而市其驛馬且時報箭時撤箭不以

時至矣若是則即有張萬歲王毛仲其人者能

鑿空而致萬馬乎故今歲自春及夏廣寧所買

不及數百即兄寺馬三千撒之各路落落如辰

星耳嗟乎臣之計於是無所出矣故不得不再

諸寺馬臣亦知太僕之馬非多也然臣爲少卿時曾代兩路巡歷所點過馬近萬匹堪見者七千以上比署寺印又派過馬三千以上今即見出所餘固不乏也且種馬地方今歲頗稔稍派本色自足加多臣請

勅下兵部議覆將太僕寺寄養馬內再調發三千匹俵給本鎮仍令該州縣務挑應壯堪戰之馬急催馬戶於八月十五以前解至山海關容臣與總兵官委官赴彼兄額前來俵給軍士庶幾

稍增士氣自信敵愾或有賴乎至於馬價原多於明年例銀內扣除臣以爲東征事之非常者也有非常之舉動始有非常之耗損有非常之耗損則宜有非常之增補且遠東馬價原不爲東征設也自東征以來境外境內所創死者視往年不啻三倍向雖發銀五萬尚不足抵三分之一今若再扣明年馬價則明年不創失乎不買補乎臣以爲違前所領三千匹俱宜免扣或曰寺馬居重取輕所從來矣奈何其請之

款數也臣謂不然夫事有時今時所最急

耳無馬則無邊無邊則前鎮隨其後矣即

京師未得安枕臥也譬之強寇在門匿其壯僕精

械不與格鬪曰我且儲之以備萬一也豈不謬

哉緩係校虜窺邊日甚官軍缺馬至極懇乞

天恩多發寺馬以濟急用以保危鎮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舍人張九思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催京運疏

題爲京運過期不登貧軍待哺可虞懇乞

聖明急賜解運以紓窮遠以彌隱患事臣惟當今九
邊皆和獨遼東用戰九邊之餉皆厚獨遼東餉
薄遼軍之苦固已十倍他方矣然使烽煙乍寒
號弓隱刃即餓而守塞亦所甘心又不然即餽
餉不絕士飽馬騰即驅之向敵猶堪措手乃若
利微交馳征發四起醜虜爲鏑以長驅士卒探
甲而待戰當是時也即推食猶恐弗周即投醪
且虞米過乃令之糗蘇不繼宿飽無時豈惟外
患將有內憂是尚可泄泄焉不爲之所乎先是
臣初至遼以兵馬錢糧所宜急問故行總兵查
造兵馬行餉司者造錢糧隨該管糧郎中劉三
才開冊到臣內稱當年客餉不敷猶可支持惟
主餉放至八月終以後月分無銀支放合無請
將二十三年上半年年例銀兩早賜
題發以便接濟庶臨期不誤臣復問以往年解發
之期復回稱萬曆二十年發在八月二十一年

發在閏十一月緣上年左庫所貯頗稱稍給發
不急

請今見貯者月盡即盡矣且備倭銀借過年例七萬
兩併見欠劉健兵歷過並菜銀九萬兩共計一
十六萬兩亦不可不急爲之

請者該臣檢閱故積查得本鎮錢糧自隆慶六年至
萬曆十一年以來相沿有不敷主客餉銀共三
十三萬餘兩故萬曆二年郎中張崇功呈請預
支萬曆十四年御史王國弼題

據該鎮稱
請預發下半年者准於二月初旬上半年者准於八
月初旬節年相沿以爲定例然在戶部雖稱預
發在邊取實爲正支歷年以來有如期者有不
如期者如期則枵腹之衆僅可全生不如期則
待哺之兵無從寄命乃今秋已中矣期已過矣
餉司之呈討經時該部之解發無日樂使及今
題發問關千里計算銀到時已入冬全鎮官軍能
束腹而度此秋月乎且預發之餉方始踰期猶
可言也乃備倭之借過者以七萬計劉健兵之

歷過者以九萬計經今一歲尚未補發窮邊餉豈宜久假不歸絕域孤軍安能忍死終事且恐東方之憂且不在海外而在行間矣日者節據諜報胡地早霜糜子盡萎土蠻之子卜方台周票已糾合群胡旦夕入犯且欲東斷遼河西距山海困廣寧搶錦義其鋒甚銳其氣甚惡不以此時轉餉積粟秣馬饗士直至長戟犯塞勁努臨城外有操臂跳梁之虞內有脫巾呼遁之

床當是時遼之為遼寧復可知夫

內帑空虛臣非不知計臣苦心臣非不諄顧時有常變勢有緩急在和款之處或積貯稍充縱有稽遲自可通融乃遼地何地今時何時時勢則難之又難兵食則損之又損誠恐標本兩虛皮毛俱盡三韓千里坐見陸沉夫然後揮羽徵兵飛輓轉餉竭天下之力以圖之亦已晚矣此臣所以不待已而急以為

請也伏乞

勅下戶部急行查議將二十三年上半年應預發年

例銀兩查照原

題事例速行運發以後俱依期發解無至後時併將備倭借過年例銀七萬兩及劉綎兵歷過塩米銀九萬兩一併補解仍於九月初十以前發到無至為大舉之虞所隔致有他虞則地方幸甚臣愚幸甚緣係京運過期不發貧軍待哺可虞懇乞

聖明急賜解運以懸窮邊以彌隱患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楊名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

奉

聖旨戶部知道

乞 驛遞疏

題爲銜遞驛遞疲困累及營伍勢已不支懇乞
聖明垂賜破格恤處以蘇軍民以外安撫事案照先
該臣化龍出關以來親見各驛遞人力馬匹車
牛錢糧俱各不敷供應疲累至極且各衙門公
差人員騎坐馬匹皆係營馬以致兵疲馬羸遞
虜入犯不堪應敵隨行各道查議去後今據分
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叅議王
邦俊等呈稱云云等因回報到臣會

題聞本年九月初三月續准兵部咨爲達虜乘虛
圍攻鎮城急宜恤軍秣馬實我營伍以固疆圉
事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興祖題前事該本
部覆議看得巡按御史宋興祖題稱遼鎮爲
京師肩背而諸衛所實脉絡所關今驛站馬匹因
往年東征騷擾倒死殆盡迎送公使率多取足
衛所操馬致不得休養訓練有妨防護議將本
鎮馬價十二萬兩之內每年以萬兩或八千兩
分給各驛聽買馬廠專備迎送一節爲照衛所

轉弱爲強必須將驛遞改絃易轍合將極衛亦
七驛每驛見在馬驢及擺堡馬匹并今添補共
足一百匹頭次衛六驛每驛見在馬驢并今添
補共足六十匹頭總計各驛見在并擺堡馬驢
七百五十匹頭添補一千三百一十四匹馬驢相
兼易買馬價十二兩驛價十兩在寧前道所餉
極衛高嶺沙河東關曹莊連山五驛添補馬驢
三百五十匹頭共該價銀三千八百四十六兩
內馬一百七十三匹該銀二千七十六兩驢
百七十七頭該銀一千七百七十兩在分道進
所屬極衛杏山小凌河十三山間陽廣寧盤山
高平沙嶺八驛添補馬驢五百二十二匹頭共
該價銀五千七百三十八兩內馬二百五十九
匹該銀三千一百八兩驢二百六十三頭該銀
二千六百三十三兩海蓋道所屬極衛牛莊海州
二驛添補馬驢一百三十二匹頭共該價銀一
千四百五十二兩內馬六十六匹該銀七百九
十二兩驢六十六頭該銀六百六十兩以上三

道共該馬驛價銀一萬一千三十六兩俱於平
例馬價銀內動支易買分守道所屬極衝鞍山
遼陽二驛次衝虎皮瀋陽二驛添補馬驛九
匹頭共該價銀九百八十八兩內馬四十四匹
該銀五百二十八兩驛四十六頭該銀四百六
十兩於撫順開

貢夷馬銀動支買補如夷馬有堪騎者量行搭給
開原道所屬次衝懿路麗州中國開原四驛添
補馬驛二百一十六匹於開原

貢夷馬內選給其買完馬驛俱發各道驗印陸續
分發各驛給軍領卷走差如驛軍缺少就於附
近該管將領備禦營內撥派步軍領卷在驛走
差至於馬驛料銀行令管糧卽中照例於軍餉
銀內支給餵養如有倒損照依營馬事例查處
買補又查得各驛連安押原無額設官錢雖中
有南衛驛連納銀協濟者近年亦多徵解不完
又有衛所屯民排車協濟者近年動調浩繁尤
屬苦累其管餉飯食庫糧租領車牛人夫裝運

扛臺之類多係各軍自備以減額之軍應加額
之差往往踴躍傾家鬻妻賣子不死則逃節經
前撫臣議允准支放軍全賞給發官銀協助非
不多方設處終亦無救淪亡蓋燎原之勢自非
涓滴之水所能息耳今議除解驛不給外衛驛
自高嶺至遼陽十七驛每年給銀三百兩共銀
五千一百兩亦於馬價銀內動支給發各驛道
安押應用其南衛協濟銀兩照舊酌量徵解屯
民協濟車牛盡行裁革是亦蘇息之一端也臣
等仍通行各道諭令各衙門公費員役俱赴經
過撫按兩院及該道掛號方許應付口糧一分
給銀三分飯食一分給銀二分廩給一分給銀
五分車兩人夫照依勘合牌票數自雇雇應付
再不許擺設飯食及分外多索其馬匹俱於驛
分倒換再不許赴將領處肆行騷擾如有故違
或索討營馬或多索驛馬折乾取要銀布駝運
私置貨物等發除情輕者照常問罪究革外其
有情重賊多者問明即發被害驛遞報站照限

滿放營所驛官聽從者每一火罰馬一匹亦發
該驛騎操走差各驛遞安紳仍將應付過公差
人員馬匹車兩人夫廩糧飯食用過銀兩各數
目逐日開報循察毋手終送各道稽查仍馳巡
按查蓋如有侵冒依律究罪及查本鎮千例馬
價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兩止足供一年
買馬支用本無多餘該道議欲添發六千誠恐
分少正項其議誠是但以臣等計之買驛馬以
代營伍之差省營馬以備征操之用是補驛馬
即所以補營馬也且營馬既不走差將來倒死
必少而以後驛遞買補馬驛與夫供應銀兩一
歲總計不及萬金即取足於年例馬價十一萬
七十之中通融支給亦自足用如有不敷或量
於子銀內添補亦無不可故臣等於驛遞一事
毫不敢議增馬價以爲

內帑之累又查得苑馬寺永寧監孳牧馬匹種駒
不足五千往時亦曾俵給各驛但其馬多矮瘦
不便奔馳即今營馬盡車走差若再將監馬給

驛悉屬不堪堪成疲累況海蓋道所屬海州遼
南耀州蓋州熊岳五十寨復州栞古石河金州
八驛分守道所屬遼陽遼東甜水站鎮夷鎮東
鳳凰湯站江沿六堡原無驛遞雖俱偏僻該道
未議但各路近通江海即今倭警未息公差絡
繹分巡道所屬廣寧西北牽馬嶺義州二驛亦
係僻路即今虜警正殷傳報不絕應行各道查
耀州等八驛牽馬嶺等處驛各馬廩務補足三
十匹走差不足之數并甜水站等六堡每堡添
設馬貳拾匹俱於監馬補給以備公差騎坐倭
倭警寧謐其耀州等八驛酌量存留多餘之數
並甜水站等六堡馬俱分俵營伍騎操再照本
鎮驛遞原無官錢與廩裏不同故委軍官管理
其剝削冒濫諸弊誠如該道所言今既增添銀
兩馬匹事務繁重所有衝驛十七處必須銓選
驛丞前來掌管其驛丞應支俸糧廩米等項就
於各驛銀兩動給不必分外增添將守驛百戶
盡行裁革各驛遞安紳百戶印信繳部驛丞印

信另行

請給如此則驛傳得以疏通營伍得以振飭而地方

可保無虞矣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衝邊驛遞疲困累及營伍

勢已不支懇乞

聖明坐賜破格恤處以蘇軍民以資安懷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張朝宗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該兵部覆奉

聖旨是

地震疏

題為地震事據整飭開原兵備右叅政梁雲龍呈

據三萬衛掌印指揮紀行遼海衛掌印指揮趙

要龍會呈據陰陽學申稱本年九月十三日已

時分地震從西北方起聲響若雷里東南方落

止閭城居民房屋搖動事屬異常緣由申衛呈

道轉報到臣該臣看得地陰屬也以順為德以

靜為常至震動而有聲則失其常矣夫虜與倭

皆陰之類也今彈丸遼左西北之胡騎方張東

南之海波未靖意者犬羊之群鯨鯢之窟或當

有揚塵鼓浪以起難邊陲者兆已見矣若是則

遼左之憂且未艾也臣奉職無狀致茲災異罪

將何逃惟有早見預防冀消彌於萬一而已除

臣痛自刻責及通行文武各官一體脩省外緣

係地震事理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董尚義親齎

謹具題

知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之或速遣兵驅去或待再未出兵征之或不許貢
但許往市這三策你部裏可斟酌覆奏夫謀必先
定方可應急湏是速探夷情的確庶便行事右還
將練兵積糧治器此又督撫之責還當行文與他
每作速料理勿致誤事故諭欽此臣等備員樞筓
疆場之事當以身任之乃致

宵旰親灑籌畫臣等罪責安辭謹就三策籌之遣兵
驅去蕩掃妖氛上策也第我兵方撤尚未休息
千里趨利兵家所忌况自遼至金又數千里

勞疲兵以勤遠略此臣等所不敢輕議也不許
貢但許往市此權宜之策也第貢市屬係一體
難竟罷罷而獨許往市又未知於東南省且有
無利害於制禦夷情有無穩便亦臣等所不敢
輕議也至若待其再來出兵征之此應敵之策
也則臣等所議處而見行者先經題

請於寬奠改設副將一員增募壯丁一萬專以彈壓
援剿仍行山東浙江閩廣等處沿海地方供嚴
備設訓練又於薊保宣大山西等鎮備各兵
三萬以備應援蓋定謀以應急正

聖諭所謂待未出征者然兵難遙度敵難預料
仰札謂湏速探夷情的確庶便行事

聖明蓋洞見之也據臣所聞有謂其運糧造船蓄謀
叵測者有謂其築城築堡爲計長又者盤據金
山日久不歸意豈無爲今總督孫鏞既兼經略
正是當事而遼東撫臣與之共事備倭均難他
議者除選將練兵積糧治器通

旨申飭各該總督撫按衙門一體遵行外合無移文

俞達總督侍郎孫鏞會同遼東巡撫遵恩

聖諭內事理作速偵探倭奴的確情形要見其住紮

山意欲何爲併恃三策逐一從長酌議要見何者可爲善後據實奏

聞倘一策之外別有機謀不妨一併上緊具

奏以憑議擬覆請

定奪施行等因題本

聖旨這律條事情便馬上差人看彼處督撫官作速偵探議處具奏欽此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爲倭

情事該朝鮮國王李熙奏奉

聖旨兵部有議來說欽此本年九月十二日該司禮

監太監張誠等於

會極門傳奉

聖諭朕覽文書見朝鮮國王奏本欲定許倭夷款貢

以保彼國社稷情甚危迫朕思自古中國制馭外

夷使其畏威懷德戰守犄磨不妨互用今倭既遣

使求款國體自尊我因而撫之保全屬國無煩遠

戍暫示羈縻以待脩備有何不可該部知道欽此

等但當計國家利害如何只計一身幾幸耽延推

委漫無主張若致誤天下大事責亦難辭使著善

度機宜作速明白具奏毋更含糊兩可藉全天朝

駁夷之體毋孤彼國觀望之意欽此故諭欽此查

得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內該兵科都給事中許

弘綱等題爲倭報難憑

廟謨貴審事本部覆議節奉

聖旨覽奏具悉征倭事宜已有成算便行與經畧者

他相機剿除定不從中遙制亦毋得以通貢讓賊

隨他奸計欽此又查得二十一年四月內該經畧

侍郎宋應昌揭爲倭衆畏威悔罪乞哀願歸本

國通貢等事本部題議節奉

聖旨狡夷詐降多端非可深信你部裏便馬上差人

傳與經畧等官務要審察真情如果聽命歸巢只

與明立約束末無別生事端侵掠鄰境即同外臣

何必更以通貢爲信欽此又查得本年五月內該

兵科都給事中許弘綱題爲與師暴露日久狡

寇歸國無期等事本部覆議奉

聖旨這倭奴通貢事情前有旨不得輕許你部裏只傳示遵行不必再議欽此又查得本年九月內該經累侍郎宋應昌題爲申明始末講貢之說并陳計處優情之機等事本部覆議節奉

聖旨是倭奴原無內犯非我叛臣今既稱畏威悔罪朕以大信受降豈追既往但彼遠夷尚未知中國法嚴豈有兵留近地未見輸服真情便可輕許之理你部裏還作違傳諭宋應昌一意嚴兵防守勒令盡數歸巢之後許其上表稱臣請封永爲屬國仍遵旨先其入貢以防內地奸民勾引生變有辜朝廷威懷遠人不貴異物之意欽此又查得九月內該太子太保本部尚書石星奏爲哀病愈甚樞務難勝等事節奉

聖旨覽卿奏知道了中國之馭夷狄來則拒去不追服則羈縻乃千古不易之理昨有旨待倭奴盡數歸巢仍取有稱臣服罪永無侵犯表文許封不許許朕自定計河世多欽此又查得九月內該南京史料給事中陳容澤等題爲京夷復逞東寧

可憂等事本部覆議即如議封一節必令行長盡數歸巢必令不得固封求貢必令不復侵犯朝鮮三者盡能聽命則代爲奏

請表文至日臣等仍將一應事宜題請府部科道議聽

宸斷數者有一之未從即從而尚涉支吾將貽後患則明白聲音罷之不得再議奉

聖旨是欽此又查得二十二年二月內該總督簡選侍郎顧養謙題爲恭報倭情以慰

聖懷事本部覆議節奉

聖旨是這事原不難處但要問明顧養謙保得倭衆果已盡歸我兵果可盡撤及要嚴飭各海防保無恃款忘備倭使來便當坦然受之而與約束請封之外如有別項要求即肆拒絕大威大信豈不兩全欽此又查得本年四月內該總督簡選侍郎顧養謙題爲懇乞

聖明早決倭酋封貢之計等事本部遵旨會議覆題節奉

聖旨朝廷降勅事體重大且未可輕擬遵行與顧養謙一面諭令倭衆歸島一面俾倭使齎來表文驗其真正與否如果夷情真心歸化表文是實即與奏請候旨處分欽此又查得五月內該總督劉遵侍郎顧養謙揭爲塘報倭情事本部具題節奉聖旨優有旨主張許封不許貢正爲倭情未定朝廷先懸大信使曲在彼方可隨機操縱今遼東既有此報你部裏只合據以行查要見弊端自何而開若果一面請封一面抄掠便可明諭倭使以大義絕之此乃奉行明旨原不因議論遷就着顧養謙作速報來毋得含糊姑息欽此又查得五月內該總督劉遵侍郎顧養謙題爲東事失策救敵無能等事節奉

聖旨覽奏這封貢都着罷了欽此爲照向者朝鮮因倭奴侵犯請兵救援自平壤一創之後王京顧還之前而封事從此議矣蓋俯順夷情以示羈縻使彼國得以修守我兵得以息肩既私字小之仁亦彰予遠之義也及奉

旨會議一時廷臣頗揭所陳多有謂許封可爲目前之計者且奉有許封不許貢朕自定計之

旨事已盡成繼因釜山結營跡涉觀望督臣顧養謙建議則又謂許則封貢並許罷則封貢並罷既明封貢並許之由復述倭與朝鮮互相攻殺之狀以致

明旨赫然一切議罷維時日等竊慮倭情巨測既已寒盟勢必復逞日與各該撫鎮等官講求制勝之策

廟謨特頒三策業已題奉

欽依行該督撫酌議乃茲朝鮮君臣虞狡酋之復犯度彼國之不爰叩閭告急伏蒙

聖諭稱嚴責臣等以漫無主張而又令臣等以籌度機宜明白速奏臣等仰遵

明旨長慮熟籌似當仍照前議姑許一封以全朝廷之信毋遽許貢以嚴夷夏之防但釜山遠在數千里之外倭情果否恭順難以遙度合無仍行經略督臣孫鏞會同遼東巡撫李化龍即便

偵探倭情果否恭順如其帖然馴服俛首待
命則遣官宣諭曰

朝廷之先許封尔者以退王京還王子陪臣也後

之罷封者以屯據攻掠必懷覬望也今據朝鮮

奏稱尔等安靜罷封以來並無侵犯尔宜遵照

原議盡數退歸不得更求貢款

天朝斷不失信定與尔封令將前具表文驗果恭順

無他督臣奏報倭歸而後

冊使往焉有不然照前絕之一意爾備相機戰守

斯則威信兼全操縱在我

天朝禦夷之體屬國創望之意無幾其兩得之矣再

觀朝鮮疏云震之以威以創其頑靡之以款以

彌其禍二者莫非占帝王禦夷之大權因時審

勢惟

聖朝所擇是屬國之望蓋又不獨以款也伏候

聖旨裁定臣等遵奉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着行督撫官遵前旨作速勘議回奏欽此欽遵

備咨到臣等受

命巡撫兼管備倭抵任未又方擬圖上方略乃厘

聖明遠慮下詢該部授以三策行臣等作速偵探酌

議具奏

神謀睿算固已洞燭夷情兼總群策臣等敢不遵奉

既又因朝鮮爲倭乞款再頒

聖諭行臣等遵

前旨作速勘議回

奏臣謹會同總督劉遠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

經略禦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孫鑛仰遵

聖諭議得制倭三策內遣兵驅去及不許貢但許往

市二策該部以事體稍有不便未敢輕議臣等

亦未敢輕議至於倭奴情形則臣等自在京時

即多方訪問近出京來復屢行偵探又續據各

處報到於倭情亦已十得七八該部謂其連糧

造船築城堡皆是實事近奉

旨封貢俱絕彼尚未知的確久住釜山名爲等候封

貢實無有要挾之意若云不許即爲變耳夫其

造船運餉若將欲爲狂逞之謀然築城掘壕則又似止爲窮守之計故目下有變或但可擾亂全慶之間如欲大犯必將俟聚兵再舉也且其三年客居兵力已倦兩將相角間隙易生就中亦有可圖者其情形大略亦若此矣今欲求善後之計若倭即在鴨江以東則養兵速剿何容言者惟是遠駐金山中間隔一朝鮮在我則代戍爲難在彼則自據無計是所難者惟在朝鮮耳如必欲保屬國以固藩籬則必以朝鮮守朝鮮然後可是必特設一憲臣專料理朝鮮兵備凡抽兵派餉一切以我法從事而我兵仍留一枝爲彼大帥行月二糧亦酌量於彼國設處庶幾可行軍事機重大後來恐難收拾且屬國終非我土遽代彼經營非議有定畫亦未可造次談也臣等酌量彼已思算前後竊以爲前此大兵征剿

國威已彰於今亦即可小爲結局惟欽遵

皇上待再來出兵征之之策但修我內務俟有變

動度量形勢或出偏師襲剿或發大兵遠征雖不代守朝鮮而要使彼必不能定朝鮮目下則且暫息兵力以養我元氣常以近待遠以逸待勞此固所謂來則禦去不追自古制禦蠻夷之常道也其倭奴請封貢一節則前此屢次明旨俱許封不許貢又奉

旨請封之外如有別項要求即時拒絕又以其跋涉觀望奉

旨俱罷茲者朝鮮雖代爲申款然朝鮮君臣原無深

謀遠慮見我大兵既撤又奉

勅諭令彼自還國而治猝有他變不能爲彼謀彼國計無所出固有此奏今欲決此計自當詳酌情

形利害彼屬國之態何足爲重輕哉獨不思既款之後倭衆間襲彼國彼又將若何爲計耶

聖諭謂戰守羈縻不妨互用臣等謹當遵奉先行偵探果倭肯止願一封再無別項要求即遵屢次

明旨諭令盡數歸巢與明立約束求無別生事端俟

掠鄰境仍待彼帖然聽命然後爲斟酌具

奏候

聖明裁斷如仍前觀望支吾則其中必懷狡謀即當
特小西飛遣還明示拒絕若夫攻心之術用間
之謀就中倘有可乘臣等亦即當相機舉行第
機貴密圖謀忌預洩不敢遽形之議論今謹將
防禦事宜開具上

請總之不出

聖謨選將練兵積糧治器之意且原奉

明旨無待款志備即使暫示籌策亦當預行整飭俟

聖

聖明勅下該部再加酌議行令臣等遵照施行緣係

欽奉

聖諭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奏承差李景松親

齋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募補浙兵議得寬募募兵疏題

准萬餘但恐遠左邇來殘破應募者少且禦後不

無南兵查得吳惟忠所領浙兵原係

防倭兵數前者東征稍有損傷今無

仍募足三千七百名其安家銀兩即

取足於寬募募兵銀兩或即於臺兵

內抽補令駐劄山海石門等處擇練

遇有倭警調發鳳凰城一帶防禦無

事仍回前鎮若倭信緊急則再調登

守臺南兵無幾兵易集而於禦倭便

伏乞

聖裁

一徵調客兵議得各鎮入衛兵俱春秋更

番所以不致疲累前者部議調登前

鎮兵一萬係鎮兵八千第恐倭患未

即彌多調難以持久合無於兩鎮各

挑選堪戰兵六千馬步各半預先派

定選委忠勇將官統領操練有急調

發三千每半年更替或屯鴨綠江邊

防守或渡江征剿倭信再急乃調足

萬五千有奇其惟忠兵三千七百名
連行糧月費八千八百兩有奇寬募

聖裁

一撤回川兵議得剿匪兵久戍朝鮮彼中
水土不習人多思歸合無撤回遼陽
行該道挑選量留堪戰兵三千餘名
其餘發回四川若各兵俱願歸即盡
行發回庶兵有實用餉不虛糜伏乞

添設大將議得川兵二枝浙兵二枝

募兵一枝薊保兵二枝各副叅遊分
領不相統屬恐臨期難使協力今擬
添設備倭總兵官一員待倭情變動
即行推舉駐劄遼陽總領各將官酌
量軍機防禦征剿庶事權歸一可以
責成伏乞

聖裁

一頭補糧餉剿匪兵五千名見今月

萬五千有奇其惟忠兵三千七百名

連行糧月費八千八百兩有奇寬募

兵五千名月費八千兩有奇薊保兵

六千名祇加行糧月費五千四百兩

有奇督臣隨帶兵二千名月費一千

八百兩有奇每月連各官及當獨雜

用約可四萬一年須四十餘萬視事

緩急增減難以預定今姑且以月計

若倭患稍寧即次第漸減固知府藏

空虛但倭患未彌兵費自難盡省如

果不敷亦望委曲設處或廣開事例

或行各省協濟不可因餉廢兵致遭

後患伏乞

聖裁

萬曆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該兵部覆奉

聖旨依議行

西協禦虜功罪疏

題爲狂虜深入官軍血戰直陳諸將功罪之實懇乞

聖明分別賞罰以振軍威以保地方事臣竊惟今邊之勢岌岌乎不可支矣說者謂虜衆兵寡勢不相當顧古人不有以八十而破秦以五百而破金者乎夫士氣誠振何虞寡弱軍威不振安事衆強蓋邊之所以不能戰必軍威不振之故也而軍威之所以不振則以功罪不明之故也故臣於近日中後所之戰未暇細勘而先以明功罪之說敬陳於

陛下之前先是謀報虜酋長昂等聚衆七千將犯寧前已經臣會行鎮臣董一元發兵設防及節次中飭嚴行收斂探甲待戰去後隨據該道叅政蔡可賢揭報賊以七千騎於九月初四日犯中後所地方初五日出邊去訖內稱初五日官軍與賊鏖戰自辰至未堂堂正正旗鼓相當呼聲震山驕虜辟易臣竊壯之績錄中後所管遊擊

事副總兵趙夢麟呈報是役也殺死達賊數百俱被拖去止斬首二顆而我軍之死者且百五十八臣竊疑之既而訪之道路詢之與戰將領再審叩之該道始知是戰也始而賊大敗初既而我亦失利殺傷蓋相當焉則以諸將士勇怯不齊而戰有力與不力之故也請得而細數之初賊將至西協副總兵秦得倚哨探甚的秦可賢與趙夢麟遂將人畜盡行收斂有葉家小屯先年告明不入大城止保臺圍趙夢麟復差精壯家丁趙子明等二十五名赴彼貼守賊以初四日至趙子明等殺獲哨馬達賊首級三顆賊大營隨至臺邊攻圍臺中人將首級挑出意欲嚇賊使去賊愈怒一紅衣首指揮衆賊盡銳來攻子明等復一箭斃之衆賊環哭盡哀愈怒攻愈力一晝夜將臺攻破子明等知不免遂下臺突入賊陣亂行斫殺力盡而死臺內男婦盡被殺虜而虜死者亦不下百餘人蓋趙子明等雖死凜凜手有生氣焉當小屯告急時秦得倚

趙夢麟各遣兵挑戰賊始歛衆歸過中後所過
北該道叅政蔡可賢已二次差白牌紅旗督戰
諸將遂列陣城外待之泰得倚居中趙夢麟居
其西正兵管設防原任副總兵李平胡復居趙
夢麟之西中右所遊擊崔吉居其東寧遠管叅
將事遊擊張應種復居崔吉之東賊始過我軍
槍砲亂放大呼陷陣泥所一處自辰至未連交
三陣賊死甚多俱扶掖馬上駛去且戰且行追
至半道山不意前行衆賊復併力來攻我兵遂
不能支左哨兵潰而西阻河自守右哨兵潰而
東據山不下獨遺泰得倚趙夢麟兩軍在陣鏖
戰良久多所殺傷城外觀戰之人衆勝拾營者
亦多蹂踐而死泰得倚被箭傷右手會備禦高
清領兵百餘自東來自知兵少徘徊不進賊望
見灰塵以爲伏兵至矣遂遁去此當日交戰之
大槩也夫賊報七千實有三四千我兵不滿二
千以少擊衆氣亦壯矣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五
將聯營兩翼並進賊爲拔靡奔北勢已勝矣賊

即得來報已奪氣併力一戰之宜無難者奈何自
分主客各擇便利夾擊者左次以自全赴援者
按兵而不進所幸幸泰得倚趙夢麟皆驍雄善戰
且門下死士復爲盡力退敵僅僅損軍百餘未
至大衄然而稟奏成之功挫方張之氣使虜雖
值大創而我未收全勝者伊誰之罪也所據各
將功罪之實已經再四查訪的確着不分別賞
罰將來益無勸懲該臣會同總督前遵保定等
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左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孫鑄議照遼左頻年以來我
兵以多事而疲賊虜以得利而驕故大搶以月
計竄竊以日計夏秋之間至於入內地圍鎮城
狂逞之圖漸不可長臣等與鎮臣皆受
命初至每私相籌畫以爲不一大創之則後此愈不
可為故恤軍秣馬儲餉練兵日夜淬厲莫得一
當以懾元驕之魄而舒華夏之氣諸所嚴飭將
士何嘗三令五申七月間虜入清細河主帥領
衆追逐度賊望見旌旗輒遁去八月間差降

夾出連哨探斬獲虜首至四十五顆自是虜
達塞零竊損稀乃者長昂不道糾合東虜窺犯
寧前知之既真備之又早文武協謀後兵四集
虜衆攻臺既爲矢石所傷臨陣又爲刀箭所中
礮山海管叅將事遊擊郭夢徵揭報尖哨陳生
仔自虜營來稱說長昂進槍遼東被裏邊人馬
將又慣用兵好達子伯彥不賴沙只哈撥不亥
哈刺大伯彥哈只哈六箇小頭兒殺死又有看
傷的數百同車兩骨死回營則虜賊殺虜雖多
然喪失亦不少矣當是時使諸將乘勝逐北有
進無退當使隻騎不返不可保寧前數年無事
我乃諸將勇怯不齊遂至不成全捷且多所損
失則臣等不能無遺憾焉今將各將功罪據實
分別如秦得倚孤軍轉戰獨抗狂虜之鋒勞苦
功高宜加重賚趙夢麟死士盈前共效捐軀之
義即有殺掠亦應相準其餘情罪不同俱應參
論參照寧遠管叅將事遊擊張應種中右所遊
擊崔吉持一心於兵刃之交致三軍失恃用之

勢即其咄咄自白似無退縮之情乃其落後不
前何辭觀望之罪且別營之暴骨擄多則兩人
之覲顏已甚中左所備禦高清聞警而前似有
披髮纓冠之義見險而止殊無批亢搗虛之謀
且該營之兵共千餘何在行之士僅百計即其
行伍之少知其役占之多俱宜先行革任仍行
提問者也正兵營管銜鋒頭營原任副總兵石
都督李平胡忠勇素著夷虜皆已知名紀律不
嚴卒伍因之離次稍聞當日士民之口皆咎左
哨步伐之愆臣化龍與鎮臣已將其千把總及
管隊二十餘員名各以軍法網打訖本官責在
領兵罪亦難逭但查其隻身搏戰屢中二刀殺
後之勞差足相贖且本官熟經戰陣諳曉夷情
難以一青投棄似應量行降罰或姑令其戴罪
領兵以責後效而其千總徐義仍應提問以懲
一而戒百者也寧前道叅政蔡可賢始事既嚴
收斂臨陣復善督催凡諸將血戰之勞皆該道
一激之力但將領未成捷功該道亦難議敘及

照寧遠衛及中右所皆極衝地方將領員缺即
宜亟補臣等訪得薊鎮石塘嶺將戴延春勇
冠三軍夙負吞胡之氣宣府獨石參將麻承訓
威行一路雅有名將之風兩鎮久不用兵戰將
難置散地宜即以戴延春補寧遠地方麻承訓
補中右所地方庶盡其才且待其用再照本鎮
地方邊長二千餘里總兵坐鎮廣寧獨當衝
其寧前及河東地方相去四五百里廣騎倭來
急如風雨總兵策應不及故東西兩協皆以副
總兵統之其各城副參遊守原屬節制乃因循
日久法令不張如秦得倚方慶賊河中而張應
種崔古乃據山觀望聞戰罷之後秦得倚亦將
張應種中軍劉衛民鎗去欲行貴治旋復釋之
秦得倚見高清兵到差人往調竟爾不至蓋威
令之不行久矣合再行申飭兩路將領不用協
守之命者備守以下即按軍法令遊以上即行
參論庶便責成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將秦得倚先行賞敘趙夢麟俟巡按

御史勘其地方牧虜多不應否功罪相抵

胡亦侯勘實或應降罰或應令戴罪領兵覆議

定奪張應種甘肅高清先行革任並徐義俱行巡按

御史提問其寧遠中右所員缺即以戴延春麻

承訓查其資俸陞調填補衝邊多事緊急用人

無令該地方以萬一有事為詞仍行保留中左

所備禦員缺容臣等再查相應人員咨部推補

其本鎮東西兩協副將節制事宜仍嚴行申飭

一體遵守施行地方官軍等事其家系

派入官軍血戰直陳諸將功罪之實懇乞

聖明分別賞罰以振軍威以保地方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楊名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秦得倚趙夢麟各賞銀拾伍兩趙夢麟仍以功

罪李樞行該鎮巡撫衙門獎賞張應種崔古

清俱著革任徐義革去管事行巡按御史提問具奏李平胡帶罪管事其餘依擬虜騎入犯數多就行與督撫官督率將領極力堵截又行與彼處巡按御史著他嚴查功罪即與奏報便行賞罰以作士氣無待年終類奏

災異疏

題爲地方災異事本年十月初十日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右叅議楊鐫呈本月初五日據東寧衛捕盜指揮王詠呈稱本月初四日未時分從西北天降雪雨雪雷電大作將本衛城西地方經行男子梁大漢并騎驢一頭俱行擊死等情呈報到臣該臣看得冬主閉藏雷聲久寂乃雨雪之時震而爲霆耀之以電至於擊人是陰陽之戾變異之徵也臣未覩

禁書不習疇人之學第以意測之雷陽聲也是

天之教令而

君之刑威也乃非時而出且有所傷意者

旃廈之上教令授與刑威繁與又考之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蟄蟲出行冬溫風來年疾病今甫及旬餘地震冬雷已拉見矣意者邊海之間孽蟲生與風霾作與疾疫多與比其有應不應天道渺茫所不敢知第以最余遼左南倭北虜窺犯無時地變天災急稔有象氣化人孽大都可

知臣之隱憂溢益大矣除臣痛自刻責及通傳

文武各官一體修省申嚴戒備外緣係地方災

異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李天澤親齎謹具

題

知

萬曆三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

鎮武大捷疏

題爲虜衆入寇主將督兵奮剿仰仗

天威大獲奇捷事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據遼東鎮坐

營中軍王德義呈稱案照本年九月內節蒙撫

鎮并分巡兵備王參議急字等號牌案准蒙兵

部軍門咨案節據山海管參將事遊擊郭夢徵

等稟據關西石門臺頭等路參遊營一方等各

稟據屬夷尖哨周奴兒等探報頭目腦毛大等

說稱要在遼東地方進

無迷疏稿

貢裏邊不肯隨有伯彥傳調一稍委正把漢委正銀

燈腦毛大等大小頭兒三十箇聚兵十萬餘騎

要在十月十五日前後犯搶廣寧東西地方又

長昂等帶領達子進搶中後所被裏邊人馬將

久慣用兵好達子伯言不賴等六箇小頭兒殺

死有長昂往虹螺山迤比住著等候東虜伯言

太吉等九箇大頭兒帶領達子四萬餘騎要在

十月初一日前後一同犯搶廣寧東西地方又

據正安堡遊擊李如梧稟據市夷董瓢狸等說

稱東夷頭兒把兒炒花卜言顧花大老微卜
兒愛媛允伯言兒等已會各營達子要槍廣寧
關門進東吳家墳等處俱已通行各該將領等
官上緊收斂人畜遠為哨探加謹隄備又蒙撫
鎮拜本道會差委官陳尚義易昭趙捷升趙登
常捷武等各執旗分投催督收斂十月初三日
又差家丁張言等從鎮遠堡出境哨至地名黑
山離牆五十餘里瞭見營火約長十五里又往
白雲山瞭見營火五處離牆六十餘里當蒙撫
鎮會發遊兵左營管遊擊事參將方時春兵馬
五百五十員名赴東昌堡正兵右營選鋒原任
遊擊劉仲文兵馬九百員名赴鎮武堡後營把
總陳所開領槍手一百名鎮武堡把總吳景松
領步兵二百名俱赴鐵場堡前營管隊王學等
領兵五十名赴錦昌堡聽用官于尚忠領前營
步兵一百名赴趙官兒屯聽用官廖得功領前
營步兵一百名赴大捷屯步營把總楊威領步
兵一百名赴壯鎮堡前營把總羅序領兵一百

五十名赴間陽驛前營把總于承勳范重榮領
兵三百名赴十三山驛聽用官臧文洪領兵二
百名赴牽馬崗驛後營把總張崇禮領兵一百
名駐盤山驛正安堡遊擊李如梧兵馬移駐鎮
寧堡并預發右屯城常川修守步營把總張大
功標兵把總傅元勳共領兵五百五十名各聯
絡防禦又差家人杜海等督同東西二所降夷
花當等各分投遠為哨探又慮東虜必犯鎮武
堡該管吳家墳地方隨令原管左營原任遊擊
李都遊兵左營參將方時春同鎮武堡管遊擊
事都司金書曹文煥赴腰站進東挑修營盤以
備屯兵截戰去後鎮守董總兵帶本職等兵馬
仍駐廣寧適中以待東西援剿本月十一日辰
時據曹文煥差夜不收田住升押同守堡孫孝
祖差夜不收吳元二報稱達賊一萬餘騎於本
日五更時分從小周臺南空起南中臺止共九
空一齊進入夾本堡往南吳家墳深槍當蒙黃
總兵統領本職將領李平胡張奇功王維自

董用威途寬磨餉養李都安本固及守備旗鼓
千把總等官畢盡忠呼振方時新黑旗魯友時
梅應春趙魁等兵馬馳赴腰站原挑營盤列營
一面發撥跟探的實堵截間時有原發東昌堡
設防遊兵左營參將方時春并義州管參將事
副總兵李如梅海州參將祖承訓錦州管遊擊
事副總兵李寧正安堡遊擊李如梧寧遠中左
所備禦高清遼陽副總兵張世爵義州大清堡
備禦盧得功寧遠管參將事遊擊張應科中右
所遊擊崔吉西平堡備禦張光先東昌堡備禦
張王長安堡備禦金尚禮各領兵先後繼至董
總兵即欲進兵追剿但查前途潮溝湖泊葦草
茂盛用兵不便會計諸將皆云東西道路潮溝
迂遠難行料賊必由舊路出境董總兵又恐敗
路東出隨令西平堡備禦張光先回堡護守仍
撥撥爪探前賊動靜及與東西策應將士切恨
校虜狂肆深入誓要同心奮勇勦殺今監督千
總方時新原任遊擊郎國忠督同紅旗官先進

朝等四十二員及巡撫李都御史差旗鼓等官
張承租等十六員執紅旗八面簫旗四面鼎虎
旗四面分營監督但有退縮即行斬首各營哨
分布已定專等賊回又蒙董總兵出牌示諭一
各營官軍家丁遇賊對敵止許直前射打研殺
不許下馬割取首級如違及臨陣退縮者俱以
軍法梟首示衆監督執紅旗官先將千把總管
隊貫耳記名回營定以軍法細打一百大棍將
領以縱容貪功逗遛會衆重處不貸一前陣官
兵斫死達賊落馬後陣軍丁不許割首通候賊
敗各營俱聽號令方許收割酌量人數多寡均
分敢有私割一顆者查出定以軍法細打一百
大棍千把總管隊排伍一體連坐將官定以貪
功會衆重處一割首級之後方許收獲夷馬夷
器照依首級例夥內均分如有貪圖隱藏一馬
一物不肯用命者監督官當時貫耳記名回營
細打一百大棍千把總管隊排伍一體連坐將
官另議一官軍家丁遇有被虜漢人喊叫不許

一槩泥斫如有違犯者許監營官先行實耳記
名回營定以殺降抵罪以上號令將領備守千
把總等官逐一傳宣遵守務要併力吞滅大挫
賊鋒以報

國恩以洩也民大害如有偷生違犯者本鎮一
按法會處決不食言姑息各營將士受令俱各
歡心待戰又節蒙李都御史差承舍張朝宗陳
懋張景桂張應舉齊白牌傳示賊衆入犯各將
宜併力一戰以除民害如逗遛觀望致其飽掠

而歸定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又蒙憲牌照得
達賊入犯我兵滿萬似非衆寡不敵誠恐各該
將領沿襲舊套不行向前擊賊相應申飭備行
本職即便嚴督各該將領督率軍丁協心併力
奮勇剿殺務收斬獲保障全功勿再信憑地方
將領虛聲虜衆借以相機觀望逗遛致賊肆掠
貽害地方

國典森嚴本院自難假貸事完將各將領用命不
用命緣由呈報查考等因又蒙白牌示軍士有

當先斫入賊陣者不論有無首級但衆證明白
即賞銀一百兩願陞者陞二級的不虛示又蒙
巡按宋御史差承邊仲選齊白牌照得吳家
墳離邊百餘里且鎮武堡適居其中兩河兵馬
既易合營賊雖深入必由此回各營諸將正當
併力堵剿此若不一大創則賊勢益驕失行仰
本職及鎮武堡遊擊曹文煥并各營副將遊擊
等官各宜併力設謀出奇制勝務收全功本院
定從優奏

聞破格加陞若有擁兵自衛坐視殃民者

國典森嚴法難輕貸慎之慎之又蒙本道白牌差
夜不收王仲魯邢子富齋牌仰本職偵探達賊
何處搶掠本營兵馬見在何處堵截差人飛報
本道親出督戰等因本職節受前行稟蒙董總
兵再四面諭各將士同心協力共收斬獲又慮
恐前賊偷營夜回追剿不便辨認每官軍給白
號帶布一條待戰間十四日申時據回鄉趙小
廝供說虜酋卜彥台周聚兵下萬近邊要搶歸

義地方當發李如梅率寧高潘盧得功各兵

回城防禦訖時有中後所管遊擊事副總兵趙

夢麟前屯副總兵秦得倚各領兵亦至當止回

大小凌河一帶防禦又蒙撫院并部司該道見

得官兵擐甲待戰四晝夜各發餅料以濟饑餒

各將士感恩思奮懷臂戰敵董總兵探得虜賊

離營四十里據險結營不動策虜畏兵恐在夜

遁十五日早又據大清堡備禦盧得功報虜衆

從大寧等三堡分股進入尤懼前賊知逃謀回

諸將暫移營往東十里許實路誘賊起營時有

軍門標下原任遊擊梁登科領兵亦至前賊遂

墮我計開營果從營盤迤西奔馳以境間董總

兵即統本職拜副叅遊擊張世爵率辛胡張奇

功祖承訓方時春王維貞曹文煥董用威塗寬

劉仲文詹鞠養李都安本國李如梧張應種崔

吉榮登科守備備禦張世金尚禮呼振旗鼓中

軍千把總張承祖畢盡忠方時新黑鎮佟鶴年

魯友時梅應春趙冠燕仲宇郎名忠尤彪程光

尤趙良俊佟照照鑄孟宗孔安本立龔念遂李

澤劉應德蔣學李益喬鄒添福黑際光張世

麒于良輔修元州方汝貴趙啓領修朝進張九

敘李維養宋維大張棟高策劉衛茂李惟喬王

暹姜梁蔣鈇聞忠聰潘銘王于奇安國杜張魁

董應龍董應虎寶承武朱文良陳文舉李守仁

田文升高仲先王應隆周天受邢雲鳳崔仲才

王東銘陳守功劉承惠黑國臣馮永福毅國忠

楊春陳大恩羅成李得繼王存禮張國臣王珩

花得才鐵萬言戴有功王仲王斌王恩道王景

松孫守禮康朝勳金文高宜大功朴可進金登

高徐從龍李必茂王汶李承簡李文昭杜承恩

彭國臣陳世厚李國鳳等共領兵馬分爲三陣

五路竝進直所至墻下追殺三十餘里將原虜

人畜并擒馱糧石衣物盡行截回復又追出境

外地名白沙碕離墻四十餘里與賊混斫一處

自午至酉射斫殺達賊數多時有瀋陽遊擊

董雄領兵應援適至協力鏖戰賊遂遠去無蹤

時因天晚力竭收兵回堡及直在陣斬獲首級
四百一十六顆內認出倪承勳等斬賊首六顆
生擒二名得獲盛二百九十一頂甲三百二十
七副臂手一百一十一副夷器等件得獲達馬
一千三百一十二匹駱駝九百二十四隻去棄
氈帳鍋口氈皮包口袋皮襖等物無數陣亡軍
丁馬國保等一百四十四名被傷官軍家丁宜
大功等二百二十五員名射死房宣等官馬五
百二十二匹其地方有無失事聽該管官員查
明徑自呈報各營兵馬西馳防援外等因到臣
又據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
叅議王邦俊鎮武堡管遊擊事都司僉書曹文
煥等各呈報相同案照虜賊入犯出境并斬獲
功級緣由已經拘報兵部軍門訖今據前因除
首級該臣督同分巡道右叅議王邦俊驗明仍
赴巡按衙門紀驗明白聽候給賞得獲達馬夷
器等物給賞當先用命軍丁駱駝餼養酌量咨
部解

京陣亡被傷官軍先已量給棺木湯藥銀兩優恤
截回被虜人口牲畜隨即省發回各營家認領
訖其地方有無失事并生擒賊夷行令該道查
勘若候查報具

題係干捷功恐遲延無以激勸除聽巡按覈勘外
該臣會同總督劉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
經略禦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孫鑛鎮守總兵官署都督同知董一元議照遼
左三面環虜多如蝟毛乃其最大者有二枝曰
土蠻以衆稱曰速把亥以強稱土蠻死矣其于
卜彥台周嗣罕速把亥戮矣其子把兒其族
炒花花大領兵然卜彥台周雖多而遠其大舉
有時把兒炒花花者盤據舊遼陽以北居兩河
之中東犯遼瀋西犯廣寧南犯海蓋春夏則擁
衆抄掠秋冬則勾北虜在遼近自東征之後我
兵周殘疲敝幾不能軍虜益乘虛而攻自春及
夏闌入無度沿邊墩臺盡行掘毀遂圍鎮城掠
清細河時出時入若無人然其言曰我先剋介

眼目然後剖爾心腸眼目者敬臺也心腸者城
堡也蓋其視全遼若已入其囊中即全遼亦人
人自危不能保其不被髮而左袒矣初臣化龍
與鎮臣以初秋先後入境時虜方解鎮城之圍
而歸臣等聞士馬望郊原見其焚燬荒涼惻然
驚嘆已復深念事急矣即請兵請餉何所從得
且亦何救目前無已且就見在兵馬清役占汰
羸弱簡其堪戰者日夜訓練以待卒有零擊得
虜首者當即給銀五十兩令乘馬由臣化龍正
門出目送之衆爲之指目而艷羨焉有戰心矣
大將日練士盤馬且殺牲取血瀝之酒與將
士共飲約曰居常而剝軍虐下者有如此酒虜
入而縮胸退避者有如此酒衆爲之酒然變色
易容髮上指冠有戰氣矣廉廣龍驤志益盛東
西相結後先並犯諜報誠傳遠近虜臣等復
議以爲虜勢漸蹙矣今茲之舉諸邊之虜皆
在焉更不一戰是虜知吾終不能戰也自是不
復出邊遼其亡矣一戰而存遼東即死猶爲之

况未必死乎顧卜者之虜多至數萬難與爭鋒
且賊所垂涎者右屯右屯有備矣自餘稍稍貼
防便足自保炒花把免之虜僅萬餘宜併力破
之東虜既破西虜當不戰走也既賊如吳家墳
三日不出西虜已近邊有言宜急擊東虜者大
將以爲其地環海多潮溝蘆葦我兵不得成
列即幸而勝亦殺傷相當更何以支西虜乎復
待之一日再與衆將議賊見我兵扼其歸必且
不出更遲一日西虜聚至右屯則勢合勢合而
我兵氣已奪未戰自潰矣因下令退兵匿之鎮
武堡至其營盤賊前哨馳至營盤見已無兵鼓
掌笑曰變果畏我乎胡不與我戰因率其衆長
驅過之過未畢而我師出矣大呼震天如墻而
進賊猶從容搏戰久乃不支倒戈而奔刺如山
裂我兵乘之僵屍滿地賊益急所不死者棄甲
宵挾鞍轡空馬而逃人畜駝馬委棄遍野鐵鍋
甕帳稍若崇丘戰後一日有自虜中回者言虜
狂奔一夜更不返顧直至天明然後駐馬痛哭

蓋風聲鶴唳皆爲晉兵虜敗大都若斯矣是役

也賊有萬餘我兵摘發之後僅僅滿萬要當以

氣勝之所最快者虜中精兵來則衝鋒去則殿

後今虜正情歸從後擊之斬馘數多則精兵盡

馬其足也駱駝氈鍋其家產也人畜糧米原係

橫時委而棄之已矣而折其足傾其家蕩其產

所歸巢者蕭然一身耳宜其悲乎蓋此虜非三

五年後收氣未易復也虜敗之明日而西虜果

至石屯深至吳家墳呼墩軍而問之曰吾達于

何在墩軍曰昨爲官軍殺盡矣駱萬計盡驅

入廣寧城矣虜遂驟馬奔回團營而攻右屯五

日竟不能克而去非獨其守之堅救之急抑亦

休於戰勝之威自不敢久也則所謂東虜既破

西虜當不戰走也以東之戰爲西之守戰既勝

守遂堅坐令東虜無家西虜無利乃知鎮武之

勝蓋全勝也此豈臣等之力所能及哉蓋由我

皇上

仁孝格天

精誠享帝

辛廟社稷之靈

皇天后土之鑒不欲盡棄遼東故臣等偶值其會奇

幸無事可勝欣感至如輔臣本兵體

國籌邊授以

廟謨成功有自遵照近例不敢敘及總督侍郎孫鑠

駐節近地親爲發縱特吏稟成宜有特敘亦候

聖明簡錄不敢妄擬其餘行間將士及興事臣工應

通行一體議敘如鎮守總兵董一元精忠天日

爲昭號令風霆並迅同士卒於霜雪之中五日

而三軍愈厲遂醜虜於沙漠之上的一擊而萬衆

齊奔當朝不謀夕之時樹萬無一失之績談者

以爲從來九邊所未有臣等他邊不能與知獨

考遼東自隆萬以來雖首功多有而境內斬獲

實未有若此之多即

先朝如曹義焦禮施聚皆以遼東剿虜封拜其斬獲

亦未踰四百以外况今日之遼方垂亡之際而

今日之戰遂能決遼左存亡之幾即臣等始願

亦不及此大將勞績委爲異常所當置照

令甲加爵錫賸以酬殊勲者也原任副總兵李平胡
遼陽副總兵張世爵參將祖承訓遊兵左
營參將方時春巡撫標下中軍遊擊張奇功原
任參將奎寬守備量用威原任副總兵王維貞
正安堡遊擊李如松鎮武堡管遊擊事都司俞
書曹文煥原任遊擊榮登科詹翰養李都劉仲
文安本固中右所遊擊崔吉寧遠管參將事遊
擊張應神坐營中軍王德義以上一十八員同
懷體

國之忠各奮吾胡之氣臨大敵如馳電擊破羣
虜同拉朽摧枯所宜重加陞賞內李平胡新經
論列戴罪管事今時員勇先登倡率諸將與張
世爵俱應陞級祖承訓新任副總兵仍應加府
銜方時春應加副將職銜張奇功李如松俱應加
參將職銜曹文煥應實陞遊擊量用威近見邸
報雖經西鎮論革但平項內丁銜鋒血戰厥功
居最所宜原免仍加遊擊職銜王德義應加都

司食書職銜奎寬王維貞榮登科俱先因事降
級今宜先復祖職仍與詹翰養劉仲文李都安
本固遇有相應員缺推用張應神崔吉寧經論
列宜並行酌量原免者也義州副總兵李如梅
錦州副總兵李寧中後所副總兵趙慶麟前也
副總兵秦得倚瀋陽遊擊童雄西平備禦張光
先或久經暴露聞警而夜馳乘城或遠赴應援
奉令而星飛拒堵雖無戰功亦有勞績俱應重
加賞賚者也各營守備備禦旗鼓中軍千把總
等官方時新等九十六員愛

國不知愛身畏將甚於畏敵百戰而精神愈奮一
鼓而義氣無前雖有部下首功俱宜先行陞賞
內方時新張承祖二員總管營務勞績倍常宜
加備禦職銜張玉金尚禮單盡忠呼振黑鎮梅
應春趙燭蔡仲宇郎名忠尤彪猛克先趙良俊
佟照熊鑰孟宗孔郝添福魯友時修元相方汝
貴趙啓楨佟朝進王邇姜梁張棟高策董應龍
董應虎賈承武朱文良陳文舉李守仁田文升

高仲先王應隆周天受邪雲鳳舞仲才王京

陳宇功創義惠黑國臣馮永福王仲王斌金文

高宜大功王思道王崇松孫宇體四十九員俱

居前陣宜重加賞資郎國忠修鶴年德昭光乎

益喬李維泰秦維大文本立龔念遂李澤劉應

德將國光賦世麒麟于良輔劉衛民韓然開恩聰

李維喬著錄王子奇安國柱張九欽張魁張國

臣王琚花得才鐵萬言戴有功楊春殷國忠陳

大恩羅成李得惟王存禮康朝勳杜承恩彭國

臣陳世厚李國鳳朴可進金登高徐從龍李必

茂王汶李永壽李文昭四十五員俱居後陣宜

竝加賞資者也督陣官王宗亮晉國勳姚得貴

英得功薛朝臣趙光祖尤進朝經劉呂天祥張

紹芳高可進李景福伯三洋張漢傑魏有功李

甫泰漢法王弘夢登曹信王得功肅可敬宋國

寶馬騰白王國臣最有增司守仁夏之典崔繼

德秦輟雷府坤上的功烈得時彭汝節紀天佑

高得功李志芳戴孫余有名楊大力李天福王

承嗣劉登高馮于歷李國臣孫住王國綱王國

統蕭得昇石允文趙仲仁秦國弼趙戴王雲鳳

蕭禮教李世全張昌祚單進孝五十七員執旗

提刀親入營陣嚴禁割級遂成全捷比之尋常

差違不同俱宜加賞王宗亮既司總催兼有戰

獲原係充軍似應開伍軍門署中軍事原任參

將曹煥傳宣得體將士用命亦應加賞者也分

巡兵備右參議王邦俊深沉樞筭慷慨臨戎訓

練一路之強兵發舒金遼之氣色本官前後在

遼已近數年一官落落積餘已久即使論資亦

應敘遷似宜重加陞賞戶部郎中劉三才平日

則錢糧種種畱心臨陣而本折時時預發三軍

風飽一戰成功亦應同加優資分守邊備右參

議楊鎬金復海蓋兵備右布政使郭性之寧前

兵備右參政蔡可賢開原兵備右參政梁雲龍

各任封疆之寄共如臂指之依緣該道之簡練

皆精故諸將之應援不棄所宜通行賞資陣亡

軍丁馬國保等一百四十四名衝鋒力戰身殞

疆場相應照例恤錄以慰忠魂其餘效勞人員已經臣等量賞不敢槩敘伏乞

皇上念遼地爲九邊積弱之區察此捷爲百年希有之事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將重一元加爵錫賡李平胡等分別陞賞贖復與陣亡應錄人役并地方有無殺虜及別項失事情由通行巡按御史查勘明實徑自具

奏施行再照臨陣陞賞止論首級此

撫遠疏稿

卷一

三

今甲也但上陣之時兵刃既接豈暇下馬割首往往

當陣等級遂至爲賊所乘故此番之戰大將申嚴號令但取級者先梟其首以此戰不旋踵因而獲有多級蓋凡衝鋒當先者多不能割級其有首級者分在後陣之人與夫前陣斫虜奔敗有馬壯者因窮追而零剿之者也若止論級行賞則當先者俱無所得而居後者遂享其利矣臣化龍與鎮臣業與諸將上議定待發銀到日當以上陣之先後爲領賞之多寡庶人各獻心

後愈效力又照賞不論時人乃可勸若至勘明

行賞不無耽延日時況此功級原係大衆當場

斫取比之尋常零剿不同似宜即行賞勸更乞

皇上垂念兵馬疲查照先年事例分外加發賞銀

一二萬兩以示激勸又查得先年平虜堡得獲

駱駝盡數解

京另發馬價銀每隻十兩給本鎮買馬給軍騎操

但彼止二百餘隻今次九百二十四隻爲數甚

多恐駝驢騾經擾且途行防護不便已經咨部解

撫遠疏稿

卷一

三

送五百隻進

京聽候請

命畜之

內園并收牧京營獸載軍器應用仍照前例另發

馬價銀兩給本鎮內難犒賞前項當先剿虜軍

丁其餘四百二十四隻雷在本鎮獸載火器應

用解乞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至如臣化龍章句粗通軍旅未

習近自用兵以來食少事繁困瘁欲死何能運

籍若更貪

天之功分將士之賞是益之政也伏乞

聖明勅下該部免敘以安愚分區無任仰祈之至緣

係虜衆入寇主將督兵奮剿仰仗

天威大獲奇捷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舍人

唐志雅親齋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該鎮振起積衰大收奇捷功可嘉尚董一元陞

左都督加太子太保歷一子本衛指揮使世襲實

銀一百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孫鑣陞都察院右

都御史歷一子入監讀書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

四表裏奉化龍陞兵部右侍郎歷一子錦衣衛正

千戶世襲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八十兩大

紅紵絲四表裏俱各照舊管事王邦俊陞二級賞

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嗣三才楊鎬郭性之梁雲

龍慕可賢各賞銀二十兩李平胡陞左都督仍陞

實職一級

賞銀五十兩

實授副總兵賞銀四十兩方特春加副總兵職銜

張奇功曹文燦各加參將職銜各賞銀三十兩與

祖承訓等各照舊管事董用威免罪加遊擊職銜

管事塗寬准復祖職與劉祥交俱以原官起用仍

各賞銀二十兩李如梧如崇特職銜王德義加都

司僉書職銜各照舊管事王德義仍過邊方員缺

改用王維貞准復祖職仍與安本固遇缺推用張

應种崔吉各免提開柴登科陞實職一級酌量推

用仍與唐嗣舉李都各賞銀二十兩全尚禮單盡

忠各陞祖職一級方特新張承祖加備禦職銜仍

與張王等各賞銀十五兩郎國忠等各賞銀十兩

王宗堯准開伍仍與晉國勲等各賞銀八兩孫孝

祖等姑免究趙清等照例陞授職級養吉吳氣各

最示宋興祖署吏部紀錄擢用本兵調度有功石

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五十

兩大紅紵絲飛魚衣一襲李楨賞銀三十兩紵絲

二表裏該司郎中賞銀十兩其餘的各八兩

摘陳遼左緊要事宜疏

題爲摘陳目前緊要事宜以飭遼務事該臣會同
總督劉遵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鑣巡按
山東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遼左地方在各邊
爲最重其殘破亦視各邊爲最甚故今日整理
衆以爲難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
之事况遼地雖小然內控

京畿外通屬國豈宜任其破壞不爲收拾故臣等
視事以來共相期許但宜隨事實行期有成效
不必紛紛建議以飾觀聽但其中有事關錢糧
或法應更改必須請

旨始便遵行謹將應行緊要事宜條爲六款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摘陳目前緊
要事宜以飭遼務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舍人張雲麒齎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查得本鎮先年各城堡訓練家丁

備禦提調因戰陣乏人各有隨任家

丁原無定額多者百餘少者五六十

名或三四十名厚其養贍用備前鋒

每遇征戰家丁當先弱兵隨之雖不

無利鉅然尚有征戰之時其家丁有

支雙糧者有支單糧者皆項食逃故

軍糧實未分外糜費至萬曆十八年

閱視之後每將領止留三十名其餘

通行裁革共裁革去一千四十餘名

止餘六百餘名又多支單糧少支雙

糧一時亦覺省餉然自此以後遼兵

遂不能戰蓋衝鋒破敵之士既無厚

養皆逃之別缺而在營月食四錢之

軍皆窮瘁單弱豈堪禦侮年來虜勢

猖獗職此之由夫裁冗固所以節財

然因餉廢軍不免因噎廢食況本鎮

自東征之後兵馬凋敝招募勾補益

難如額逃故錢糧自堪充家丁之費

臣等較時論勢相應復舊爲便合無

准令各城堡將領如守備備禦仍止

十名

下係關西人准百名上下其有家丁

原多如李如梅如夢麟等衆所共知

但取有人不妨多養先報各道查閱

明實仍解赴臣巡撫及總兵衙門試

驗如果年力驍健騎射頗優每名每

月准食雙糧銀八錢年支賞銀八錢

七分五釐仍每名給與官馬一匹月

支行料四錢五分自己餵養騎標如

有仍前占騎軍馬需索料草飲食貽

害軍伍者家丁法治將領察究其有

脆弱不堪卽行革退不得浪費糧餉

仍行各道時常點查若有頂名虛冒

亦卽坐贓從重察究再照各該將領

如李如梅趙夢麟等如梧方時春馬

棟甫雄等皆自到任之時卽領家丁
同到地方至今有二三月尚未得食
糧緣未經題

請故餉司不肯支放合無仍令按月補給庶免怨咨
伏乞

聖裁

一查得先年獲功陣亡官軍首級優恤銀
兩不踰時月卽行給發以故人心鼓舞
勇於殺賊近年因嚴查冒濫功級

及欺隱殺掠人民每遇查勘承委官
員虞有不實必多方駁勘耽延日時

有二三年尚未得支領者其獲功軍
丁降夷及陣亡之家孤寡婦孺日日

擁門告討無以應之死者愈寃生者
解體軍威不振良有所自臣等竊惟

殺掠欺隱固須嚴查至於陣亡回陣
卽已舉明首級一見自知真僞徒以

別故耽延殊爲不便累經前任撫臣

咨請兵部亦移咨令借解子銀預發
但子銀多係買過貨物并各項緊急
借出應用見銀無幾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預發賞功錄二三萬兩解運前
來收貯行巡按衙門將以前驗過首
級及查過陣亡人數通行該道查出
應得銀兩未給者全給借給者補還
以後遇有虜賊入犯容臣等先將獲
過功級及陣亡人數並傷出入日期
查明卽具畧節題

奏行巡按御史勘明卽先給與其地方殺虜人畜

等項不妨行令按臣反覆駁勘歸結

庶賞不踰時人心兢勸伏乞

聖裁

一查得本鎮軍士先年曾調五百名征寧

夏回日廬甲盡留彼處後調數千征
倭往返二年廬甲蒸濕泥爛十不存

一見今倭事未已仍於寬募招兵

馬尚可糾集盔甲器械豈容卒就本鎮雖有額設局造然計闔鎮一年打造尚不能完新募標兵二十之用其餘何從取給合無於

內府戊字庫所貯盔甲弓箭撒袋等項擇其新者請發五千副或八千副給散新募及無甲軍士再照禦虜御倭官需火器本鎮舊雖多有年來多於江東損失及新兵亦應給領合於

京庫所貯三眼槍及快槍各發五千杆庶濟急用

聖裁

伏乞

一寧前一帶南海壯虜路僅一線虜騎出沒無時每過官道撲入居者心悸行者裹鎗城堡空虛軍丁死徙荒草彌望似斷人煙先年節經諸臣建議填實譬之移山填海茫無實效惟隆慶年間按臣李輔萬曆年間科臣王致

祥條陳該戶兵二部覆議通行順天河南陝西山西山東等處撫按衙門各將應開充發山陝宣大等處邊遠并三犯逃軍不拘久近俱編發遼東填實錦義寧前衛所每年終各將編發過名數各部轉行該鎮查考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在卷自定例之後解發亦多乃近年以來漸次減少緣事久卷沉官更吏信手批發遂失初意合無

勅下兵部再為申明通行十三省兩直隸凡有應開邊遠充軍人犯并三犯逃軍俱解發遼鎮聽臣等填實寧前衛所收補逃故軍伍照例處給月糧房田如有各省軍犯問發別鎮赴部掛號或年終造冊到部亦行改發遼鎮如此行之十年則寧前人多不但填實地方亦可驅逐孽虜之深山無人則虎豹

聖裁

交叢城市人聚則狐兔潛跡亦其勢也伏乞

一據分巡兵備右參議王邦俊呈稱查得

本鎮馬政事例陣失者官給價買補

槽下死者分別年限久遠以定賠償

多寡每年二次點閱察其肥瘠以行

責罰馬有倒失卽日開除料冊久之

奸弊百出茲槽下死者多報陣失或

推選駢稿

卷一

八

領養年近詐稱年遠委官點閱多屬

詭衛經歷彼此扶同作弊以致營馬

虛耗又買馬事例部發價銀歲十一

萬七千八百兩有奇除各道分領外

平道所屬該分價七萬五千五百兩

有奇舊議委官往蘇浙等處收買既

布貨物而換馬給發委官多方侵

漁互相蒙蔽置買營馬以欺夷彼亦

以病馬欺我率不堪用故多倒死又

有各營領去馬價或收買老馬以充

數或暫借他馬以應點弊孔多端難

以盡舉皆由於無專官稽查之故也

先年設有行太僕寺少卿專管馬政

點閱比較至萬曆八年題

准將本寺裁革分責各道兼理但本道所轄乃大營

兵馬駐劄之處兼屬九衛四十五營

堡邊長五百餘里馬計一萬七千餘

匹俱應每年點閱二次至於稽查倒

推選駢稿

卷一

八

失驗實買補種種至繁其視四道不

能當本道之半且邊疆近日多事一

切戰守事宜十倍往時經畫處置日

不暇給豈復於馬政得以致其詳哉

乙

題添設府佐官一員駐劄廣寧專管馬政等因到

臣諒臣看得添一官必增一官之費

遼陽都司首領官四員或有可以裁

冗抵補者隨行據分守邊備右叅議

楊鎬呈稱查得原額遼東都指揮使司置經歷司都事斷事司副斷事盡做省直之成制以爲軍政之替襲嗣後按院守道駐臨及本都司凡有批行差委皆於四首領分任然都事副斷事原無重大責任較之經歷斷事有印務者差異於中裁減一員卽以所省俸薪增補管馬通判委於損益合宜緣由回報前來臣等看得舊時馬政非無成規而法久弊生遂致戰馬日耗每年點查非不委官而旋用一時以故徇情廢法况分巡道所轄大營比各道兵馬旣多又置貨易馬給價買補印烙稽查一應事務比先年尤繁委應專官管理合無添設管馬通判一員於山東濟南府列銜行令駐劄廣寧專管馬政如遇各營領價買馬喪市換馬俱要查驗務堪戰

陣之用毋以瘦弱濫收營馬倒死氣月查考的數不得虛侵料銀見在軍馬每年印烙二次不致老瘦抵換領養之年限久近必籍死傷於陣中槽下必稽子銀買貨察其侵欺毋使竇究得計馬市交易親爲樞處毋令外夷驕心一切馬政爾爾當畢力從事年終造冊仍聽該道總管其俸糧柴薪馬夫廩給紙劄小菜并跟辦人役筆項俱照管糧通判事例於各該衙門支給駐劄衙門查給裁革將官空閑衙門一所量爲修理居住如果馬政修舉照例薦敘如或因循廢弛年終一體查察仍將都司副斷事裁革所省冗員之費卽抵通判之資亦補偏救弊之一得也伏乞

聖裁

一據分守邊備右叅議楊鎬呈稱

都司局捕撫管軍營遊擊楊大觀手
 本開稱本營於萬曆二年添設將領
 議撥馬步軍兵一千五百員名原以
 遼陽五哨州兵并腹裏墩軍及充發
 清勾新軍填實充補虛名者多見在
 者少近日除河西選拔及協營推挽
 砲車撥填武靖營并標撥墩塘報等項
 外實在營止有馬步軍三百四十四
 名計一營之兵不足一旅之數且協
 營空虚遊營單弱空營兩將何濟戰
 守合將此營兵馬仍歸副將營填實
 原伍本職照舊督理局捕事務等因
 到道呈詳到臣臣等看得軍營之立
 意非不善但當日原未添兵止是分
 撥協營之見兵益以清勾填實之虛
 數而已顧有一營則有一營之差撥
 多一官則多一官之役占所以愈累
 愈逸愈久愈弱迄今見在者止有三

百餘名自遊擊千把總跟伴之外所
 餘無幾豈成營伍豈堪應敵及查副
 將營軍士亦止二千餘名復將軍營
 軍士取挽砲車則軍營已在協營之
 內矣却以所餘三百之軍仍擁空名
 甚屬無謂合將軍營兵馬火器車兩
 照舊歸併副將統領照常操練不得
 廢弛楊大觀仍以遊擊原銜管理都
 司局捕事務候離任員缺止推都司
 局捕正銜其本官原領
 勅旨旗牌照舊規送都司轉繳庶營伍充實官不虛
 設伏乞
 聖裁
 萬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兵戶二部覆奉
 聖旨依議行

撫遼疏稿卷之二

目錄

乞歸疏

右屯退虜功罪疏

官軍謝恩疏

請免扣 欽賞疏

查叅廣寧等處失事疏

黑山搗巢捷捷疏

辭陞廢疏

首敘達賊節次犯邊斬獲疏

撫遼疏稿卷之二

乞歸疏

奏爲積勞沉病旦夕難支懇乞

天恩亟賜放歸以保殘骸以安重鎮節臣由萬曆二

年進士浮沉中外二十餘年猥蒙

皇上過採

廷推爰自納言晉撫遼左自惟么麼當此榮遇感

激圖報敢後常人顧臣少而體強本無疾病中

年以後歷任河南兪事山東副使俱管理巡視

學校披閱過苦氣血兩虛遂成內損之證在山

東時一病幾殆三牒乞休值今剿遼總督孫鑛

巡撫其地批駁勉留遷延陞轉未獲新任復陟

京卿彼時病狀猶未脫然妄以京職清閑可遂

攝養貪榮不止復有今遷受

命之初深惟病軀重地百不相宜顧其時屬患方殷

倭情未定遼左之勢危於累卵

皇上之命嚴於迅速不敢控辭勉而就道時方溽暑

觸熱東征出關無何卽聞虜報棄輿乘馬日夜

長驅迫入鎮城虜雖宵遁身亦殆矣第以水火之餘殘破之後環視境內無兵無馬無餉無民縱使拮据從事猶恐日亦不足何敢復有他念於是日則招買軍馬夜則校理簿書半年以來寸帛未暇修守粗備大虜已臨營火干雲殆聲動地東戰西守事緒如麻而臣於其間運籌畫給兵餉日夜經營寢食爲廢五官盡瘁百病交攻嘔血如雨便血如淋但一僵臥便非生人然猶懼動軍心恐張榜益復勉勵支持強爲督顧賴有天幸僅而勝之虜旣出邊臣遂狼狽遁體如蒸下血不止絕而復蘇幾於數四迄今伏枕呻吟不能更起視事蓋所去死者一間耳夫撫綏重臣是一方之所恃以爲命者也今遼幸幾亡而復存矣使遼存而臣死卽死賢於生但重地豈宜尸居危邊豈可臥治臣方以力疾綢繆薄收戰守之效而旋以抱病偃仰復啓廢弛之端卽時月之間苟卒無事將來遼患誰其釀之臣卽沉痾至死安足塞責而

遇西來銀鞘硝黃及往過緡紳等類皆撥兵馬護送若以大凌河備禦之兵直送至廣寧未免途遠疲勞若以右屯遊擊之兵旋調上路接應又恐往返遲誤且十三山驛亦乏兵力修守就聽遊擊輪撥千總一員領軍三百名赴本驛接送脩防其遊擊備禦庫給公費心紅俱照舊支給外遊擊另給右屯鄰近田五頃備禦給大凌河鄰近田一頃以便養廉俱嚴令自行耕種不許私役管軍違者照例懲究右屯衛新募壯士大凌河所新招募軍士每在給田五十畝於衛所荒閑田地照數踏撥耕種以供軍裝養馬永不起科仍將右屯備禦衙門就聽遊擊住座大凌河提調官舍就聽備禦住座如房屋不足聽各自行增脩如錢糧不敷聽各呈請處給不許科擾貧軍至於中軍千把總官新募係調廣寧者久後或用本衛者更調不常俱不必給官房再照右屯新募軍士勞費不貲雖有田土急難得濟除坐府家丁八計若外其餘軍士

百二十名每名給蓋房銀一兩五錢於本鎮市馬子銀動支又每名除本等月糧外每月加給行糧銀五錢五分於年例客兵銀內通融造支自到右屯之日起至二十五年終止又大凌河招軍費用若不照例官給亦恐無人應募相應每名給安家銀三兩亦於市馬子銀內動支厰甲弓箭器械於歲造軍器給領騎操馬匹於年例馬價市換夷馬俵給每名月支糧銀四錢季支賞銀二錢五分冬季加花銀七分五釐并馬料照例俱於逃故軍餉銀兩造支陸續招募解驗請給如此則兵馬聯絡援剿互應孤懸城堡保障皆有攸賴矣又查鎮守總兵凡遇兩河傳報大虜必須提兵出援遣下防守鎮城步兵必須委官管領委閱往將官未免無權難束調近處將領又恐顧此失彼况查先年廣寧原有軍營遊擊一員後題

准移駐正安堡蓋因廣寧有左營遊擊且欲控扼邊地慮誠是也今左營遊擊既移右屯所留兵馬

兵二百五十名共五百五十名赴彼常川戍守仍同該城官軍補修城垣添築圍牆料理火器掘壕三道挑挖品坑數千又差委官崔繼儒孫祿前去督工續據該城備禦郭濟川及崔繼儒等回報修理完整足堪防禦九月內屢據關西并本鎮謀報卜考台周因挾貢未遂聚兵謀犯節蒙撫鎮并本道申飭各該將領等官操練兵馬操甲待戰收斂人畜加謹戢備仍會差執旗官陳尚義易昭趙昇等各執旗分役催督各敵及分撥前營把總范重光于承勲領兵三百名赴十三山驛把總羅彥領兵一百五十名赴間陽驛聽用官于尚忠領前營步兵一百名赴戴官屯聽用官廖得功領步兵一百名赴趙官屯步營把總楊威領步兵一百名赴壯鎮堡後營把總張崇禮領兵一百名赴羅山驛聽用官臧文洪領兵二百名赴牽馬嶺驛各駐防外又蒙巡撫李都御史竟得廣寧大營缺少敢戰之上票行各道查取原任副總兵今聞克軍孫

廉拜原任叅遊塗寬等隨營殺賊除塗寬等先赴廣寧委管營務外孫守廉仍在遼陽伺候軍門查理倭情十月十一日虜賊一萬餘騎從鎮武堡入犯董總兵統領兵馬赴彼截剿聞本月十二等日節據管山海叅將事遊擊李承祖稟據關西冷口通夷王本等報稱東虜土蠻男大彥罕帶領一克辰正銀燈更棍兒兵免把克腦毛大等九箇頭兒達子八萬餘騎往地名那林聚齊有長昂差達子會搶界嶺口義院口大彥罕等商量界嶺義院山勢陡險樓臺稠密入馬砲火又多不好進搶要在十月十二三進搶遼東錦義二州東西地方又稱長昂等前搶前屯於九月二十六日到家分付達子將好馬餵養今有大彥罕等帶領達子七萬餘騎要在十月十五前後還搶遼東廣寧東西地方又有周鄉趙小廝從義州大靜堡進入供稱上言台周因新稱罕聚兵十餘萬見在大凌河以下營誓要攻克右屯衛城隨蒙巡撫李都御史看得大虜

在西乃先以萬餘從廣寧迤東鎮武堡入犯恐係誘撤兵馬之計卽又分投差官黃卿曹良儒焦一亨徐祿分投前往錦義右屯等處嚴督收斂隄備當有義州副總兵李如梅錦州副總兵李寧右屯備禦郭濟川各遵依督令掌印屯局收斂等官將村屯人畜不分男婦盡行趕歸堅固城堡趨避訖李如梅仍令千把總傳守志等伍員整備戰車火器分防四門仍埋夾風帳以便掩兵待戰及行義後二衛掌印屯局鎮撫司鳳鳴唐鍾等督率官兵民壯照依派定信地選募各執器械登城擺守郭濟川分布貼防把總張大功帶領槍手一百三十名本營中軍卷之安帶領軍丁七十名俱堵守西門標兵把總傅元勳帶領軍丁二百名本營把總王來名帶領軍丁七十名俱堵守東門本營把總趙廷璧帶領軍丁七十名貼防管隊官胡一元林有聲帶領軍丁一百三十名俱堵守南門郭濟川帶領選兵八十名三門策應又委指揮李應昭等四

面督守入選派能射應襲舍餘那國欽等拒守西四面角臺并將一應火罷分擺三門其城上挨牌被架燈火臺石一應器械俱要安置停當李如梅李寧并大清堡備禦盧得功各領兵先赴鎮武堡應援於十四日據報錦義勇賊近邊募董總兵將李如梅李寧盧得功發回防禦李寧回到錦州城將中軍千把總袁裳綱等六員分堵各關門巷口十五日據李如梅差夜不收王虎押同守太寧堡千戶吳蓋差哨夜劉四奏口報本日子時達賊約有八萬餘騎從下石門等臺空進入至申時進絕又據守大靜堡百戶于化龍差哨夜王老漢口報本日卯時達賊約有三千餘騎從姚華營臺進入往南深搶又據大清堡備禦盧得功差夜不收魯從得等口報本日寅時達賊約有二千餘騎從胡林空臺進入往南深搶本日夜四更時李如梅行至水寧鋪三里橋撞遇哨馬達賊百十餘騎李如梅殺督親兵千把總李維功中軍楊應元等一擁向

前衝斫後達哨馬達賊聽聞聲勢四集前來丁轉戰且行賊見兵馬近城方繞道遁在陣射死親丁李自守等七名射傷何寅等九名射死莊五子等官馬一十八匹有精兵達賊一枝攻衝水寧鋪一枝攻衝站小屯被各親丁奮勇齊力射打賊知有備即奔大營去詎衆賊臺營南行本日午時李寧聞報即統把總姚功王厚常領軍丁三百員名馳奔大凌河岸堵截彼時董總兵在鎮武堡戰罷因探前賊自開陽驛起抵大凌河迤南右屯城一帶聯絡結營沿山遍野要路俱有達賊架架阻塞實有八萬餘衆恐賊不行野掠必分攻城堡又將正遊等營并河東河西各路原赴鎮武堡應援官兵即行分發正兵左營原任參將登寬領兵九百名右營千總熊鑰領兵四百名中後兩營遊擊事副總兵趙夢麟領兵四百名俱亦赴十三山驛前屯協守營千總陳為國領兵二百名并調發錦州中軍袁裳綱領兵二百名俱赴大凌河所錦州千

總唐世傑領兵三百名前屯千總許仲守鎮
二百名俱赴小凌河驛前屯旗鼓張夢賜領兵
二百名赴松山前正兵前營原陞遊擊唐翰養
領兵二百名亦赴北鎮管隊王學領兵五十
名赴錦昌堡鎮武堡把總王大政領兵一百名
亦赴盤山驛聽用官李景德領步兵九十六名
赴西興堡聽用官李世勳領步兵一百名赴平
洋堡中右兩遊擊崔吉領兵四百八名并正安
堡遊擊蔡亦發步營兵一百名俱赴東安堡
又撥兵一百名赴鎮寧堡五十名赴鎮安堡
百總侯承志領家丁二百名赴鎮靜堡潘陽遊
擊董雄領兵六百名赴鎮夷堡寧遠遊擊張應
种領兵三百二十名亦赴堂馬嶺驛遊兵左營
管遊擊事恭將方時春領兵三百名義州把總
馬拯領兵一百名俱赴大靜堡正兵衛鋒頭營
把總賈承武領兵一百名大清堡備禦營千戶
張明領兵一百名俱赴大寧堡義州百戶李廷
璧領兵一百名赴大康堡指揮趙啓光領兵一

百名赴大安堡百戶劉世勳領兵三百五十名
赴大定堡寧遠千總聞思聰領兵二百名義州
把總張盤領兵二百五十名俱赴威寧堡義州
旗甲張希光領家丁五十名瀋陽把總王汶領
兵一百五十名俱赴視家屯續有復州管恭將
事遊擊宿振文領兵前來即止駐東昌堡各典
預發設防官兵及各城所官兵協力守禦仍留
遼陽副總兵張世爵海州恭將祖承訓鐵嶺管
遊擊事恭將王平清河府備副國威各兵馬暫
駐廣寧視賊處會往瞻期討逆
統王德義千精健官兵三千五百一十八員名
馳赴閭陽驛相機援剿閭當蒙軍門差孫守廉
并原任恭將楊縉前來監督截戰又蒙李都御
史遣充成原任僉事隨府亦隨大營至閭陽驛
等處商議軍機及憲牌行仰王德義并各將領
務要隨賊向往相機戰守以保地方若誘之賊
衆因循坐視貽害人民及輕率突謀致有疎虞
國典森嚴自難假貸又蒙軍門差原任遊擊柴

科等統領標下奇兵二千名赴援又發印票一千張與董總兵內各開先登者賞銀五百兩以憑給發竊賞十六日卯時達賊一二千騎往奔大凌河渡河處所李寧與千總陳為國等帶領兵馬列河迎敵各用鳥銃槍砲子矢一齊射打自午至未賊方退往東北馳奔者家等僅圍營李寧慮恐達賊順掠凌河兩岸王家新莊戴八等也仍發把總姚功帶領家丁一百名赴彼防守本日賊薄十三山驛城下攻衝關門連衝十數陣有設防副總兵趙夢麟與把總于承勳督率官兵各用子矢槍砲齊力射打在陣于承勳司家丁范仲元等斬獲首級一顆得獲達馬一匹廐甲各一頂副比賊退回宮敬堡攻臺屯民吳景良等斬獲首級一顆得獲夷氍等件本日未時賊至王明屯有李如梅預委親丁李得功等二十三名掩伏本屯風帳內一擁突出斬獲首級一顆得獲達馬一匹夷氍等件各賊因見砲火嚴明野無所掠臺營俱奔石屯衛圍城下營

當蒙李都御史因據報虜賊相近台屯下營說要攻城牌仰王德義嚴督各該將領相機向前并取便傳諭城內官軍各晝夜嚴設防守施放槍砲燈火不絕務要內外相應使賊不得薄城彼時右屯衛致仕遊擊黃都縣丞孔監生程鵬等生員丘繼武等因見賊眾城孤各分派四面併守十七日卯時大衆達賊至城下披甲在前無甲在後先衝西門郭濟川與把總張大功管屯指揮褚完指揮黃汝憲千戶錢得功等官軍各用槍砲火箭子矢齊力對面射打止隔一壕連衝七八陣賊見不勝復衝東門把總傅元勳等亦各極力拒堵鏖戰又衝南門把總趙廷璧等拒戰盡力郭濟川黃汝憲往來三門策應比各門官軍達賊互相損傷李都御史預差旗牌馬景相執旗四面催督賊見三門不勝遂四面一齊攻衝槍砲喊殺聲震天地至酉時方纔稍退離城半里許安營郭濟川與掌印等官王永昌等各嚴督軍壯不許擅離信地十八日

郭時賊又至三門四角四面峰也蟻聚聲勢甚

甚郭濟川等督率軍壯各照信地禦堵與賊射

打一日方退本日有備禦處得功預送家丁降

夷連哈奈等十名隨賊南行至十三山驛迤西

梁遇剿掠零賊斬獲首級一顆得獲達馬二匹

駱駝一隻夷器等件十九日右屯賊衆各執軍

鉤杆梯架駝馱葛稽填壕挖牆直衝至牆下俱

爲槍砲矢石打退有賊數百騎至西南壕外萬

指泊番出達賊一死屍衆賊一齊下馬蓋頭

哭駢回去訖據降夷供談槍砲打死大頭腦

會台吉自十六十七日官軍城下血戰二日十

八十九日城上又戰二日計四日右屯備禦郭

濟川營官兵民壯與賊敵戰陣亡軍士王進美

等四名被傷官軍居之安等三十六員名射死

曾智等官馬六匹虜去走報軍夜馬祥等二名

并馬二匹又虜去大路臺軍夏孫二等二名并

唐後貼通及接濟馬軍士等月等官馬二十六

匹射死守城壯夫汪承恩等五名北郭濟川差

軍夜姚景松戴景陽偷營潛出赴撫鎮魚計每

馬救急間至晚郭濟川傳元勳密從城上縫下

軍壯濮景德陳良友等放火將填壕葛稽焚燒

又恐黑夜賊潛至城下攻克就用柴縛火把丟

於城下照看以便射打又蒙奉都御史因報虜

賊攻城甚急移書董總兵傳示官軍有能直闖

虜營入城解圍者賞銀一千兩當蒙董總兵諭

令官軍入城者每名賞銀五兩隨有原任副總

兵孫守廉并正兵左營千總趙良俊自稱願領

兵赴右屯冒死解圍當蒙董總兵即挑選衝鋒

頭營二營家丁并巡撫標下親兵共二百三十

名內管倭委官朱正領降倭十五名鄉導四名

董總兵又將軍門前票二百三十張給賞每人

一張待事寬督撫各賞每人五兩共一十兩孫

守廉等官兵於本日夜三更時分各執槍刀直

前亂躍賊營斫至城下破賊殺死朱正并各營

軍丁標兵降倭王佐等共九十一員名其餘孫

守廉趙良俊等官兵從東門斫至南門郭濟川

等督兵接應進城本日李寧令把總王厚帶領
軍丁一百名赴馬良屯五里莊等處通小河渡
口行走間迎遇賊二百餘騎與玉厚無馬混
斫一處時有李寧領兵即至前賊退奔過河歸
營去訖在陣射傷家丁衆應舉等三名截下原
虜行路人周大漢胡從道查發寧家訖一十日
辰時達賊一千餘騎馳奔大凌河西南射死本
所瞭山撥夜張一連等三名虜去官馬三匹又
虜法梁梁夜役韓世勳等二名并馬三匹所死
七里沙灘撥夜黃志道一名并官馬一匹又虜
去逃送公差軍人千智等官馬五匹前賊徑堵
所門李寧與千總陳爲國等督率軍丁各用弓
矢槍砲齊力射打賊即退奔東南右也地方仍
歸大營訖是日賊圍營復來城下四面大至填
壕仍用鉤杆梯架攻衝孫守廉同郭濟川趙良
俊等嚴督官軍降倭各用槍銃太砲極力射打
死傷達賊俱被拖拉去訖二十一日賊復仍前
攻衝俱爲敵退又蒙李都御史因賊尚圍城不

退差官薛朝臣兵友增夏之典姚得貴各執旗
督同副叅守備張世爵祖承訓劉國威各帶領
兵馬前去合營候於夜間撓擊虜營解散城圍
又發叅將王平領兵亦赴牽馬嶺驛截殺又蒙
董總兵挑選各營精兵八百餘名各執鎗砲摘
要千總方時新黑鎮梅應春趙魁等於本日夜
三更時響赴賊壘打放槍砲驚亂截斫董總兵
統領王德義并將領李平胡張世爵祖承訓董
用威等督率旗鼓千把總單盡忠等兵馬雲集
名趙官也進西橋與賊接戰倭傷斃者三
叅趙夢麟塗寬等約至三更一齊放打槍砲隨
有右屯孫守廉郭濟川等亦放槍砲起火接應
前賊掌號吶喊堅營不動收拾駝馬至天明二
十二日早賊懼我兵夜劫圍營方離屯往西
北回道丟棄鉤杆雲梯檣牌無數堆垛幾與城
齊虜恨野無所得遂大肆燒焚即湖場柴葦俱
燒燬盡絕續蒙軍門白牌仰差監督官生把總
安人順齋捧

令旗令牌前去賊犯地方督率各營官兵會同截殺
出奇制勝或擊其情歸務收全勝如觀望逗遛
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又蒙李都御史據報虜已退
遁白牌示諭諸將各宜相機追擊以收斬獲之
功以截被虜人口牲畜糧石不許坐視虜賊飽
掠而歸違者從重參究當蒙董總兵統領王德
義并各營兵馬三路並進尾追行至十三山等
處前賊到於義州張河等處創營李寧聞賊回
頭帶領袁崇綱等并調小凌河設防千把總唐
世傑等官軍預赴義州城與李如梅兵馬合營
一處仍將袁崇綱唐世傑等分堵南關巷口李
寧帶領把總王厚分堵東門外巷口二十三日
午時賊頭至大清大靜大寧三堡原路出境尾
在杆頭山迤北李如梅李寧各領兵襲尾至一
更時到杆頭山撞遇掩伏精兵達賊突起將李
如梅營并大靜大清等堡走報僱撥丁夜射死
陳友金等六名射傷劉文得等三名射死陳友
金等官馬二十二匹李寧營殺死撥夜查友良

等二名虜去張伯萬一名射死查友良等官馬
四匹正兵等營被傷軍丁朱世富等五十一名
射死軍丁張士杰等官馬一百四十五匹賊於
本日一更時分方線出絕董總兵收兵各回城
堡防禦外等因到臣又據坐營中軍王德義義
州副總兵李如梅錦州副總兵李寧右屯備禦
郭濟川各呈報相同除批仰分巡道嚴行查勘
并虜賊入境出境緣由先已揭報兵部軍門訖
該臣看得虜衆深入內地住經九日失事不無
重大牌行本道嚴查有無攻毀堡臺殺虜人畜
竄馱糧石燒燬房屋各若干查勘明白分別功
罪呈報以憑具
題施行去後十二月初四日又據本道審議王邦
俊呈報又蒙巡按朱御史憲牌行道查勘等因
俱牌行廣寧通判周體信親詣查勘間李如梅
李寧王德義郭濟川各將前項虜賊入犯攻城
官軍拒敵解圍斬獲首級得獲達馬夾器及被
虜人畜燒馱房糧并損傷士馬等項情由通呈

批仰分巡道查報去後隨經該道覆查無異分
別功罪議詳到臣又該臣批查正月內大虜入
犯殺虜至五六千人今虜至八萬不爲不多出
入九日不爲不久乃殺虜總計止二百餘人何
也且搶去糧石焚燒房屋是否此數違事要在
著實隱匿之罪甚重仰再嚴查的確詳報去後
若再候覆查回報至日具

題恐致遲延除聽該道呈報巡按御史嚴勘并將

拒賊守城被殺被傷官軍家可也各優卹恤

得獲駝馬兵器俱給原獲之人充賞斬獲首

行令解赴巡按衙門紀驗外該臣會同總督劉

遠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左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鑠鎮守總兵官

署都督同知董一元議照遼左邊長兵寡無威

不被虜患然前此不過分衆野掠飽則歸耳即

有交關亦不過臺圍邊堡之類未有垂涎大城

致死苦攻以必克爲主如今日者也蓋緣卜步

台周正月內糾衆入犯攻破王總兵新莊山城

所得人畜資財甚多已中其欲彼時窺見石屯

衛城壞易克遂不復散拾直走城下一味苦攻

以爲石屯一破則八萬之賊皆富矣此其爲計

甚狡據回鄉供稱虜酋登誓神前不克石屯必

不旋踵以故振惟城隅親爲指揮百道俱進此

其爲氣甚銳又恐我兵之急於援也先以萬餘

深槍鎮武綴我全師而後彼得以專精攻圍無

復顧慮此其爲謀甚深當是時虜視石屯直犯

上肉耳使我知之不蚤備之不預援之不力謀

之不藏解夕之間魚爛瓦解解虜志既遂我氣益

奪自此以後必且歲歲攻城不十年而兩河之

城且盡尚復有遼東哉所幸天啓之謀人際其

會市夷之口洩其機於兩月之前戰勝之威儻

其魄於五則之內智士陳謀勇夫効力赴援者

刎頭穴胃而不顧乘隙者析骸易子以愈堅頑

使大虜折其狂逞之心孤城壯於金湯之勢驟

摧兇鋒永杜後患此其所裨補於危遼良非淺

鮮盖出奇應變如環無端設伏張疑如神未測

總兵董一元厥功懋矣而一元則以爲臣武夫也身爲干城城亡則罪無所容城存則功與何有且虜雖衆乎背城借一猶宜一決而我兵勢分於貼防力疲於戰勝遂不復堂堂一戰以性賊鋒方且蓄憤無已安敢論功臣等壯其氣多其讓且其功大者在戰勝此解圍者戰勝之餘也業已簡在

聖心不復更饒即諸將李平胡張世爵方時春等分防策應各有微勞然亦以衆寡相懸未得一戰且各先有戰功已經疏敘不復再及獨諸臣城守之勞與夫死事之烈足使壯士霑襟懦夫增氣有不吝不爲之一敘者如石屯備禦郭濟川足智多謀明於用兵初臣仇龍聞虜狂謀飛檄問之彼且氣定神閑不沮不懾以爲城壞矣虜在目前無可爲者第當築一短牆牆之外挑壕二道壕之外品坑無數壕不守而後守牆牆不守而後守城此至城下賊力疲吾守固矣臣化龍良是之發兵戒衆任其所爲卒之攻者愈衆

守者愈暇數萬之師竟不能得志於三里之外是墨翟之守也原任副總兵今問充軍孫守廉壯貌不踰中人正兵左營千總趙良俊眇小火大耳躬提死士二百直犯狂虜數萬當是時攻城已三日虜志已堅吾氣已靡矣驟見昏夜增兵不知多少遂使我氣倍增賊謀益懈向使遲一日而救不至石屯其難陽乎蓋城之所以不亡則二人實爲之是信陵君之烈而趙子龍之膽也宋正蓋所公賞

非戰也然請行衆不能止遂與二百精兵能通倭語毅然請行衆不能止遂與二百精兵蹈火投湯計不返顧卒之達者半死者半達者氣雄萬夫死者精微三泉是要離之氣而田橫之客也標兵把總傅元勳正兵安營把總張太功石屯把總趙廷璧等之保守各門死戰城外指揮王永昌褚完黃汝憲千戶錢得功旗牌馬景相等之隨方策應督戰陣間軍夜姚景松戴景陽之潰圍請救兵軍壯濮景德陳良友之類

城焚壕草間關萬死不望生全是霄萬春南雲之流而羅雀掘鼠之輩也嗟夫當其時東虜既破西賊復深孤城受圍殺氣滿眼臣化龍日登城南望心驚意亂無淚可揮萬分之一敢謂其有全城哉而卒之市肆不移睥睨如故合城生齒竟免鋒鏑微諸臣之力不至此孫守廉既解右屯之圍因服來見臣化龍引之上堦慰勞再三幾欲下拜面語之曰子故遼之副總兵也所不除余籍還余故物吾不復爲人既而道良俊見臣化龍復謂之曰以余之資當得備守以余之功非超一堦處之不足爲耐蓋郭濟川卽有功猶其分也傳元勲張大功等卽有勞猶用衆也而二人者感激用壯奮不顧身當於古烈丈夫求之故所以慰藉之良厚朱正故倉官其人沾沾自喜其管降倭亦願試其奇未嘗廩於官也而卒以戰死有子十三歲宜破格陞三級世襲朱正仍贈以千戶令右屯人爲之立廟正爲主衆死者配之令屯民世世春秋享祀勿

絕必如是而後城守之功稍足示酬矣至於中後所副總兵趙夢麟提兵遠赴應援雖不獲與鎮武之戰而以一旅孤軍防守十三山站使斗大危城得保全於虜營之內其功亦著應行重賞錦州副總兵李寧提精兵障濠河虜不能越之而西雖其專力右屯寧之膽氣亦足多者相應量賞若其他地方將領與收斂官員如義州副總兵李如梅備禦盧得功虜出虜入皆其信地責以防禦夫復何辭但大虜自難禦禦而力戰猶能殺其勢且虜止經過虜掠無多功罪尚可相準又如守大寧堡千戶奚蓋守大靜堡百戶于化龍守大清堡指揮焦得功舊時凡虜經由皆以罪論顧虜至八萬能保堡無失陷足矣責以拒堵其將能乎似宜原免收斂委官廣寧右屯衛指揮臧承德等皆臣化龍嚴行該道遴選委任而猶收斂不淨致有殺虜罪復何辭所宜再行查勘的實有無欺隱然後分別多寡明示懲戒庶當其罪伏乞

部下兵部議覆轉行巡按御史通行查勘的實具

奏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孫守廉准與開伍復其

實職仍以副總兵推用趙良俊先加備禦職銜

仍遇遊擊缺推用朱正卿以千戶其子陞三級

世襲郭濟川應加優賞候有遊擊員缺推用傅

元勳張大功趙廷璧王永昌褚完黃汝憲錢得

功馬景相姚景松戴景陽濮景德陳良友等俱

優加賞賚以酬其勞其餘陣亡軍丁王佐等俱

歿於

王事并獲功人員俱候覈實照例分別陞賞恤給

夢麟重賞等軍董貴等如梅盧得功俱功罪相

準奚蓋于化龍焦得功酌量原免減承德等分

別議罪庶權衡不爽勸懲有藉矣抑臣等猶有

說焉邊方腹裏地方不同群黎百姓其爲

陛下之赤子一也腹裏地方一遇旱乾水溢則守臣

爲之叩關排闥以乞

恩而

陛下爲之撤樂減膳以紓難往日之蘇州近日之

南山東不啻沐

湛恩露

歲澤矣乃邊方歲歲被虜其殺戮之慘焚劫之苦視

天災猶當十之而未聞有一下蠲賑之令者臣

等以此其過獨在邊臣耳欺罔者隱匿而不

以

聞實報者待罪而不敢請

君門萬里誰爲控訴乞膏不施何怪其然且夫今所

與共爭邊東者虜也虜以急吾以寬虜以暴

以仁庶幾哉爲后爲雛小民之趨避必有分矣

乃虜得吾民猶且恩勤煦沫冀得其心我既不

能用威以存其去者又不能用恩以保其存者

彼其民有遠心而無固志也何怪焉遼左今歲

頗稱有秋右屯田腴而果多耕魚米之地廣寧

一帶所取給者乃虜以攻城無利愧憤至極焚

燬最慘又小民積糧多窖之地中虜乃以鐵椎

椎之發掘馱去環城三十里無完土焉蓋雖人

畜幸存而無居無食去死幾何若不據實上

請亟為蠲恤則雷之空城而令蚤就死尚不如招

胡地猶得苟活也臣化龍已出示將該衛應徵
科糧盡為蠲免仍令查下貧人戶量為賑濟然
其糧係軍餉必須抵補總之蠲賑二項約用銀
三千餘兩與鎮武獲功死事之人量賞優恤之
費亦千兩以上臣等亦不敢請

內帑請得於庫貯變賣死馬肉臟銀內照數開除
造冊聽候查盤如此則小民雖嘗焚劫之後尚
無凍餒之憂且知生之有路死之有歸復他
乞之也以後邊屬必且效死以守無復他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緣係北虜
大率攻城官軍協力拒守乞

賜查勘分別功罪勸懲以勵人心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舍人胡九功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該本部覆奏

聖旨是右屯衛保城退虜功績可嘉孫鏞李化龍董
元王邦俊著該部紀錄係守廉准復副總兵仍
復實職管遊擊事還賞銀四十兩紵線二表裏趙
夢麟銀三十兩趙良俊候衝邊遊擊堆用郭濟川
陞實職一級仍各賞銀二十兩傳元勳等各銀十
五兩姚景松等各銀十二兩朱正贈千戶照列陞
級世襲李如梅等姑免究奚蓋等著行迎按御史
提問具奏

官軍謝恩疏

奏爲官軍仰荷

特恩倍常感悅恭率瞻

天遙陳謝悃事先准兵部咨爲欽奉

聖諭事萬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該司禮監太

監張誠等於

會極門傳奉

聖諭昨內閣揭奏虜賊入犯遼東總兵官董一元等

督率將士扼險露宿野地臨陣奮勇討賊斬首至

五百餘級駝馬輿器近千是皆仰仗

祖宗威靈神武布昭撫鎮効力勞動可嘉你部裏便

馬上差人傳示該鎮文武同心戮力慎加防禦速

將有功人員即便查報先行慰勞還急行巡按御

史上緊查勘奏聞還立限與他故諭欽此恭捧到

部該本部覆議創行太僕寺量動馬價銀二萬

兩差官解赴該鎮巡撫衙門將臨陣將士聽其

分別等第酌量給賞務使勇敢有功者得沾實

惠退怯不前者無至冒賞於內仍量動若干賜

設一宴自鎮巡而下効勞各官普行宴待以示
優渥事完將用過銀兩賞過姓名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題奉

聖旨是遼左大捷該鎮將士奮勇力戰有功便發馬

價銀二萬兩前去賞勞以示獎勵陝西功次着巡

按御史作速查明奏報行欽此又准本部咨爲虜

衆入寇主將督兵奮剿仰仗

天威大獲奇捷事該本部覆議見獲駱駝九百餘隻

解送五百隻進

京舊例每駝給銀十兩共銀五千兩即於前發銀

二萬兩內動支均攤犒賞前項當先剿虜軍丁

再照西虜以八萬餘騎垂涎右屯衛城環攻五

日勢已岌岌而巡撫李化龍立遣原任副總兵

孫守應率二百餘騎衝圍突入併力協防卒保

無虞蓋雖未有斬獲之捷而孤城賴以安全其

志甚壯其功甚偉似應併行巡撫衙門將守應

及有功人員於前發銀內一併給賞等因題奉

聖旨遼鎮大捷各文武將吏効忠宣力殊可嘉尚論

功行賞豈得後時可便行與巡按御史從公覈實
依限具奏保守右屯衛功一併查來餘依擬駁駝
留二十匹供內園之用餘分發京營各鎮駁載欽
此俱備咨到臣續該本部將前銀二萬兩差委
武功左衛經歷賀縉解赴山海關移咨前來差
委廣寧衛指揮宋國忠等領運到鎮該臣欽遵
查得鎮武堡右屯城戰守効勞應宴文武官二
百一十五員卓席花幣各不等并軍丁俱賞酒
肉餛飩餅共用銀一千三百二十兩八錢三分
功應賞官軍家丁降夷降倭共一萬二千五百
六十五員名分別等第酌量給賞共銀一萬八
千六百七十九兩五錢除遼陽等城官軍冬防
正嚴難以調集俱已折給宴賞外臣會同鎮守
總兵官署都督同知董一元公同分巡遼海東
寧道右叅議王邦俊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設
立

龍亭儀仗於演武廳聚集廣寧應宴賞臣化龍鎮
臣董一元等官軍官以班分軍以隊分恭奉望

關萬呼叩頭訖隨令各官以次就宴軍士領賞宴實
既畢又恭率望

關叩頭俯伏拱聽臣等親加面諭官軍爾等世受

朝廷養養日費倉庫俸糧今効力用命剿虜獲捷

止是自盡職分乃荷蒙

聖諭再三嘉獎多發馬價宴賞慰勞此是諸邊未有

曠典今後各要協心竭力守期必固戰期必克以仰

答

皇恩庶不負今日

朝廷獎勵之典於是萬口同聲齊呼

萬歲歡忻頭躍震動山川蓋由我

皇上明見萬里之遙

恩頒九天之上稿銀來自

天儲恩踰望外宴勞如瞻

日表事屬無前宜其室家相慶各懷感奮之誠行見

兵將同心再建廓清之績臣等待罪封疆忻逢

盛典均戴

恩澤之自天深恩圖報之無地惟誓永持謹終謹始

之心共切忘自忘家之念期以少補邊防上

忘平緣係官軍仰荷

特恩倍常感悅恭率瞻

天遙陳謝悃事理爲此今將用過銀兩宴賞過官軍

姓名數目造完文冊一本具本專差承差楊名

親齎

進繳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三年正月

奉

聖旨該部知道

請免扣 欽此

題爲虜衆入寇主將督兵奮剿仰仗

天威大獲奇捷事先准兵部咨欽奉

聖諭動馬價銀二萬兩將臨陣將士并各營給賞文

待又該臣等題

請將見獲駱駝九百餘隻解送五百隻進京候畜

內圍并收牧京營駝軍器隨准兵部咨題奉

欽依留二十匹供

內圍之用其餘分發京營及劉保宣大山西各

駝戰軍器爲例每駝給發銀十兩共銀五千兩

即於前發二萬兩內動支均攤犒賞前項當先

剿虜軍丁等因備咨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劉遠

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左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鑠議得前項

欽發宴賞銀二萬兩係出

大奏特恩至於見獲駱駝本係給與得獲軍丁充賞

之數今解送

內圍及京營各鎮相應扣發價值五千兩給賞原

獲軍丁斯合舊例典

欽發銀兩自屬兩項若即將宴賞銀扣除似於

皇上浩蕩之恩稍有未盡且前於二萬兩之數諸軍

久已盡知視為應得今忽於中扣以贖贖即如

與而復奪尤非所以信賞資而作士氣也然該

部所以如此委曲者不過為馬價一時匱乏之

故查得近日解到川兵月餉銀三銀見有餘剩

而寬募兵馬價解到未及半耳等方擬將

餘銀補募兵馬但目今建鎮將士竭誠望實

法賞不踰時未宜屯吝酌量緩急合無於川兵

支剩銀內扣除五千兩給價贖價以慰戰士之

心至於防倭募兵見今募未足三分之一具安

家買馬等費稍待前發十萬兩用盡之時另行

咨討庶一時馬價無不給之虞而三軍戰賞完

應得之數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酌議行令臣等遵照施行緣係虜衆

入寇主將督兵奮剿仰伏

天威大獲奇捷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奏

呂德親齋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奏

聖旨此

查察廣寧等處失事

題為狡虜聚眾節次入犯並失事官弁事

一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據分巡遼海東寧道

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參議王邦俊呈開得犯

人孟召云云備招詳報到臣獲詳無異除批行

該道將犯人高小子等先行發落犯官焦得功

等聽察外案查前項虜賊入境出境緣由供先

已揭報兵部軍門訖今據前因除陣亡被傷軍

丁降倭給與優恤湯藥斬獲首級聽巡按衙門

紀驗得獲達馬夷罷供給原獲之人充賞外該

臣會同總督劉逢保定等處軍務無理糧餉經

必崇倭兵部左侍郎無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

鑄鎮守總兵官署都督同知董一元議照東虜

炒花等酋駐牧臨邊往歲因伐兵征倭凋疲乃

自春及夏或零竊於沿邊或大舉於內地攻臺

如拾芥殺人如刈草忘意狂逞略無忌憚及至

七月初四日撫鎮出城交代復乘虛糾眾二萬

由鎮靜面犯廣寧幸天雨連綿人畜得以潛避

蹂躪四日時臣化龍與鎮臣董一元聞報在邊

各乘馬宵馳赴敵虜聞鎮臣突至方纔出境又

至本月二十六日官兵已集邳聚四千餘騎往

西眺犯大清堡賴鎮臣統兵急馳各官奮勇拒

刺當日出境此狡虜節次謀犯之藥也維時鎮

守總兵董一元先聲號虜致其望風遠遁遊兵

左營管遊擊事參將方時春防守效力鎮武堡

管遊擊事都司俞書曹文煥應援不棄坐使孤

城保全均有微勞但亦常職不敢議敘其餘有

罪官員均應查照舊例從寬議處

大清堡指揮焦得功設備不周虜人皆從信地

廣寧左衛管也指揮黃捷武委官百戶藍升指

揮郭進爵李世藩廣寧右衛管也指揮陳堯卿

委官指揮周國輔李守清先守中安堡今革任

指揮閔官廣寧衛管也指揮魯承祖委官千戶

方勲莊永清廣寧中衛管也指揮胡宗洛守正

安堡可戶裴大勲收斂未盡疎虞均係職守鎮

靜堡守備都指揮王玳義訓備禦指揮盧得勳

粵城是寄而防禦多疎正安堡先遊擊今率任
都指揮王汝徵義州先管叅將事遊擊今率任
指揮劉維藩閩務在檣而捍衛無策以上一十
九員俱應叅究內王汝徵部下雖有微功屬地
失事重大相應降處黃授武藍昇郭進爵李世
藩陳堯卿周國輔李守清閩官各殺掠數多相
應重究曹承祖方勲莊永爵胡宗洛裴大勲各
殺掠頗少鄭彥焦得功王玳兵寡難盡苛責劉
維藩地方失事未重俱應量罰盧得功督軍徵
有斬獲堡城賴以保全似應功罪相準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轉行巡按御史仍行嚴勘將王
汝徵黃捷武藍昇郭進爵李世藩陳堯卿周國
輔李守清閩官曹承祖方勲莊永爵胡宗洛裴
大勲鄭彥焦得功王玳劉維藩分別究治盧得
功功罪相準與獲功陣亡軍丁夜役降倭應恤
應錄及地方有無別項失事隱匿等情備敘明
賞徑自具

奏施行錄係役虜聚眾節次入犯查叅失事官並

齊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

黑山擒巢獲捷疏

為主將出塞擒巢獲捷乞

賜勅錄以昭激勵事萬曆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據遼東鎮坐營中軍王德義呈稱二十二年十

二月內節蒙撫鎮并分巡兵備王參議牌案准

蒙總督軍門咨案節據桃林口馬蘭路尖哨并

本鎮降夷各探報東遼頭目連犯歹男把死兒

帶領連子進搶鎮武堡被累遼人馬殺了許多

奪去駝馬無數又土蠻男卜言台周等帶領連

子進搶右屯衛亦被人馬將一克安正男搶殺

黃台周殺了有把免兒卜言台周得革刀台吉

打刺漢小歹青銀燈一克大成把漢大成委正

等衆頭兒會合聚兵二三萬要在正月裏犯搶

廣寧東西并寧前錦義地方報陣通行各道并

各將領等官及差官執旗監督嚴謹收斂哨備

外董總兵隨於本月二十七日移駐松山及分

兵赴杏山大小凌河錦義等處聯絡防禦間續

據開原管叅將事遊擊裴邦翰稟據遼東堡守

安關討賞吳人花大等密說有伯言兒前邊進

搶鎮武堡中箭回營身死有爪兒兔把兔兒歹

青又哈兒等二十箇頭兒合兵要在正月裏報

讎犯搶遼瀋東西地方當蒙軍門撫按與董總

兵會議各賊聲言報讎不若多集兵馬出邊剿

殺先伐其謀庶免狂逞隨欽督撫備行董總兵

統領正兵并巡撫標兵副叅遊擊李平胡方時

齊張奇功王維貞塗寬劉仲文唐伯英李茂春

董用威安本固劉維藩卽國忠呼振高清并本

職及旗鼓千把總張承祖單盡忠等兵馬於二

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東行及調義州管叅將事

副總兵李如梅鎮武堡管遊擊事都司俞書曹

文煥并海蓋兵備郭布政使會行海州管叅將

事副總兵李寧帶領備禦張九錫各營兵馬俱

跟赴遼瀋地方防剿又蒙軍門遣發中軍副總

兵高策叅遊曹文煥柴登科遼陽管副總兵事

叅將祖承訓帶領守備備禦劉國威佟起鳳金

尚禮楊暉分守道義兵中軍伯滿等廣漢副總

兵馬棟帶領守備馬九皋及開原兵備梁參政
會行開原管參將事遊擊裴邦翰帶領備禦田
有年鐵領遊擊李元相帶領備禦馬登高本道
中軍程四歲等俱赴瀋陽適中興瀋陽遊擊董
雄帶領備禦修養直金文勇李元勳各兵馬合
營又蒙督撫牌行分守遼陽參議隨營出塞監
督殺賊務須謀慮持重相機決策有功即時紀
驗明白毋致姦猾冒移會重總兵轉行各該
將領備禦中軍千把總等官遵依訖又行開原
兵備梁參政移駐懿路城以備策應又蒙軍門
差督陣將官楊縉等恩成王守官許國威等撫
鎮差督陣官王景堯尤進朝等分守開原二道
差督陣官陳汝敷王應隆等并選調原任遊擊
趙之牧胡鸞充戍原任僉事隨府各執旗分營
監督原任道判華光大隨營督放火器又蒙軍
門白牌董總兵楊參議號令示仰各營官軍務
要奮勇先登直前剿殺不得搶奪首級不得臨
陣退縮不得掩殺投降不得邀殺回鄉違者以

軍法從事分布已定董總兵今副總兵李平朗
選差降夷丁夜青打哈等於十八日往探賊踪
二十一日回報賊在三百里外當蒙董總兵楊
參議親統各營兵馬於二十二日巳時至十方
寺堡董總兵選汰各營人馬弱者三千餘留駐
邊牆劉營進為聲勢即時鼓衆從本堡龍灣等
臺突出遶九肖拉進且哨且行至二十三日晚
抵黑山陰霧徹夜二十四日風雪大作董總兵
當選將領備禦高榮祖率領李如梅等
胡張奇功等率王維屏等文煥金樞崇登科等
元相劉仲文奎寬董用威李思成王守官即國
忠金尚禮佟養直金文勇率官兵七千餘居前
衝鋒方時春裴邦翰許國威楊縉曹煥唐伯英
李茂春劉維藩安本國劉國威李元勳馬登高
張九錫佟起鳳楊暉田有年馬九皋并本職隨
鎮道列營殿後聯絡晝夜冒雪而前二十五日
卯時至地名拴道離牆四百餘里天忽晴朗前
哨各官兵遇賊直前撲殺賊見我兵勢衆四散

逃走各營共止斬獲首級一百九顆生擒夷婦
幼夷一十名口內原擒夷婦克知等認出黑鐵
王守仁等斬賊首卜勒亥汪阿那首級二顆得
獲坐纛旗一杆盛甲夷器等件達馬五十八匹
內射死走死二十四匹見在三十四匹初在陣
查亡失軍丁王大學等一十五名後陸續走回
實止陣亡七名被傷軍丁葉應氣等三十三名
射死官馬五十一匹仍欲深入大剿但日久路
遙恐有疎虞於巳時收兵晝夜回至黑山安營
二十六日戌時仍從原路進境隨令各回城堡
防禦訖等因呈報到臣又據分守道右叅議楊
鎬呈報相同據此除先已揭報兵部軍門并首
級行令解赴巡按衙門紀驗得獲達馬夷器給
賞原獲之人陣亡被傷官軍量行優恤又恐校
虜仍欲報復嚴行各官比常加謹隄備外該臣
會同總督勦遣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
禦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鑣
鎮守總兵官署都督同知董一元議照虜自去

歲闕邊遠左將士頗收戰守之效然其忿何
日不思報復先是十二月中屢得關西報言
大虜結聚謀犯錦義廣寧冀復前鋒臣董一
元因與臣化龍議虜以新正在通計吾安貴之
後必且飲酒作樂不為警備伺隙而動理亦有
之莫若於年內即發兵巡邊彼見兵出何敢復
入臣化龍以節臨獻歲願舉其行而鎮臣曰兵
不出虜必不解因以月之二十四日舉行
欽宴二十七日發兵西巡比至正月初十後果報虜
散矣乃始整旅以歸而督臣則移牒鎮臣曰虜
知吾師之西而不虞吾之驟東也若留一旅於
西以爲疑兵而挺大兵疾馳河東直走其巢掩
襲之宜必得志且河東故多寇賊免伯言等巢
也伯言敗死虜衆惶惶亂而取之蔑不濟矣鎮
臣又與臣化龍言此勝算也得時無怠吾席豈
暇緩乎因留其弱兵於廣寧臣化龍爲之數數
西發以疑虜而以十三日身自提健旅踏水渡
河而東當是時虜去已遠數偵不得最後乃偵

得其巢在檢道離墻四百里遠矣乃挑選精健馬疾馳之而將議楊錫舉督撫之令監軍事亦在行馬度黑山天大雪以風三軍鼓舞無倦色三日夜乃至而賊是時固日夜疑我襲也夜聞人馬聲驚起各鳥獸散我軍行已遠又以雪深路迷不能窮追計擒斬僅踰一捷之外然自是虜知吾兵能大舉能遠出其蹀彼龍荒甚於彼之蹂躪我內地也亦足以破其魄而伐其狂

望之謀是役也督廣運籌帥奇策發諸備一舉遂滅此虜而會虜遠徙斬獲止此雖

意未滿乃其功亦自難泯臣何敢擅敘惟是諸文武吏士冒風雪馳大漠凡五六晝夜不火食其勤苦而堅忍視尋常百倍不能不為一敘者如鎮守總兵董一元志掃龍沙身探虎穴衝風冒雪頓忘歲序之更新躍馬橫戈坐使王庭之遠徙勞苦功高宜加優異將領備禦高策祖承訓李如梅馬棟李平胡張奇功李寧王維貞曹

文煥董雄柴登科李元相劉仲文塗寬董用

李思成王守官即國忠金尚禮修養直金文方時春裴邦翰許國威楊縉曹煥唐伯美李茂春劉維藩安本國劉國威李元勳馬登高張九錫佟起鳳楊暉田有年馬九阜王德義雅意宣威矢心殲虜風飛沙漠遵瀚海以橫行雪滿弓刀恨單于之夜遯應查照前鋒後繼分別賞分守道右叅議楊錫以輕裘緩帶之儒抱投筆請纓之志犁庭絕幕俾威狡憚於遐荒臥雪眠霜與士卒同其甘苦發踪追逐一月兼之論功居首宜加陞賚開原道右叅政梁雲龍分巡道右叅議王邦俊海蓋道右布政使郭性之或居平訓練俾士飽而馬騰或臨敵奔馳為犄角而角後俱宜茲賚者也其餘千把總等官俱與有勞績但功少人多不敢盡敘臣等已量行犒賞俟異日有功併敘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通行巡按御史查勘明實徑自具

奏分別陞賚其功級銀兩仍照鎮武獲功事例一

體均賞施行緣係主將出塞搗巢獲捷

賜勅錄以昭激勵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舍人成其杰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遼鎮出邊搗巢有功各官勞績可尚董一元于

原磨兒男加陞二級孫鑛陞一子入監讀書等因

龍陞俸二級還各賞銀伍拾兩大紅紵絲四表裏

楊鎬陞職一級與梁雲龍王邦俊郭性之各賞銀

叁拾兩梁雲龍遇衝違員缺從優陞補高策等賞

銀二十五兩方時春等賞銀二十兩餘依擬本兵

調度有功石星賞銀四十兩李禎余立各賞銀二

十兩該司即中十兩其餘各五兩

薛陞陞疏

奏為感激非常

恩命懇乞辭免陞陞少安臣分事本年二月二十八

日准兵部咨為虜衆入犯主將督兵奮剿大收

奇捷事該本部題敘上年十月內虜犯鎮武堡

獲捷奉

聖旨該鎮振起積衰大收奇捷功可嘉尚率化龍陞

兵部右侍郎陞一子錦象衛正千戶世襲照新銜

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表裏

舊管事欽此

寵命感激無地除

頒給

誥命并

欽賞銀兩表裏例不敢辭伏候至日恭領陳

謝外臣竊思鎮武之役幸而成捷臣敢盡謂非功

然三軍之力也主將之令也

祖宗列聖之德澤法度所維持而

皇上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至如臣者本自書生不

開將略未獲行陣未親鞭弭其何力之有焉乃越格而遷破例而贊賞延於世榮施其親錫不但三福將及五此卽身臨戰地手刃強胡者當之猶有餘惡而以加於優游坐食之人其不相當亦以明矣臣不自量嘗有誓說以爲人臣辭家而從仕者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榮寵溫裕迴絕齊民卽少有建立奚足報稱乃至樹一功則加之賞建一事則遷其官臣主之間若市道然則高爵厚祿之設豈徒欲其無事而食已乎蓋每私竊嘖嘆以爲世道之敝乃不謂濫

恩旨

賞首在臣身臣所爲得寵而驚以榮爲懼者也伏望皇上俯鑒臣衷昨由矯飾容臣辭免錦衣世襲兵部新銜仍以舊職管事庶不至越分以拓尤亦易於竭力而圖報矣臣不勝激切惶懼之至緣係感激非小

懇乞辭免陞廕少安臣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指揮俟守位親齋謹具奏

開伏候

勅旨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奉

聖旨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該部知道

查敘達賊節次犯邊斬獲疏

寇爲達賊節次犯邊官軍降夷奮勇追堵斬獲首級生擒真夷得獲達馬夷器等事案查先據協守西路寧前副總兵秦得倚呈據代中前所備禦事前任千總楊暉呈據代守鐵場堡旗舍劉近儒呈稱萬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未時分有中前所塘軍王大才遞送寧前道傳諭嚴謹白牌一面到堡遵行間有楊暉差夜不收秦應時董會督同永安堡夜不收佟友登於本月初時從本堡石狹口出境遠哨行至地方溜水口離牆十餘里撞遇北來步行三十二賊將佟友登射死秦應時董會俱擊住各割右耳綁縛在溝仍令七賊復來石狹口掩伏二十四日五更時劉近儒差夜不收李奉王國銀順邊步行齎送前牌起永安堡行至石狹口撞遇前賊突起將李奉射傷并王國銀虜去其白牌打碎丟棄時有瞭山夜不收常友等瞭見下山稟報劉近儒隨差夜不收康隆馳報楊暉一面差夜不

收左達子轉報副總兵秦得倚一面統領官在順邊跟踪追至地名直北衝離牆二十餘里赶上前賊又有二十餘賊連前共三十餘賊齊力迎敵楊暉督率官軍奮勇砍戰就陣斬獲首級一顆得獲達夷器等件救回被虜夜不收李奉王國銀秦應時董會四名被賊射傷軍丁王朝臣等四名餘賊騰山奔林去訖官兵仍從原路進境又據副總兵秦得倚呈據守瑞昌堡千戶石成章差夜不收周仲義報稱本月初三日戌時分有馬達賊五騎從本堡三道溝竄入乘黑深至中後所地名范山臺撞遇秦得倚預調各堡防虜之家取米料軍丁劉仲元石大功俱被賊射傷將馬虜去有秦得倚統兵馳至中後所前山改從高臺堡戴家嶺出境隨差降夷那木寨等一十六名跟踪追出境外至二十九日酉時到地名討根兔離牆三百餘里赶上前賊斬獲首級二顆被賊射死官馬一匹餘賊奔跑山林去訖那木寨等改從三山營堡小

路口臺進境又據開原管參將事遊擊葉邦翰

呈據中固備禦周從文呈據中榮河堡指揮王

應龍呈稱本年三月十四日巳時據架梁夜不

收實懷稟稱瞻見境外達賊七八十騎分爲二

枝一枝掩伏溝內一枝三十餘騎從本堡王伏

臺南空進入撲掠耕田人畜各臺舉放砲火王

應龍一面差夜不收王具二走報一面帶領堡

軍并設防軍丁周思成等兵馬迎敵當有周從

文呈據中固備禦周從文呈據中榮河堡指揮王

應龍呈稱本年三月十四日巳時據架梁夜不

收實懷稟稱瞻見境外達賊七八十騎分爲二

枝一枝掩伏溝內一枝三十餘騎從本堡王伏

臺南空進入撲掠耕田人畜各臺舉放砲火王

應龍一面差夜不收王具二走報一面帶領堡

軍并設防軍丁周思成等兵馬迎敵當有周從

文呈據中固備禦周從文呈據中榮河堡指揮王

應龍呈稱本年三月十四日巳時據架梁夜不

收實懷稟稱瞻見境外達賊七八十騎分爲二

枝一枝掩伏溝內一枝三十餘騎從本堡王伏

臺南空進入撲掠耕田人畜各臺舉放砲火王

軍丁降夷追剿各賊遙見官兵即從原路出

境李樞料賊去不遠當差降夷那木寨等二十

一名從平夷臺出境跟踪馳追至十三日酉時

至地名狐兔離牆二百餘里赶上前賊三十

餘騎即未迎敵那木寨等奮勇砍戰一處斬獲

首級二顆得獲達衣夷器等件被賊射死官兵

一五餘賊潰敗率馬騰山奔林去訖夷丁將賊

棄馬四十匹趕獲於十四日改從平川營堡長

寧臺空進境又據原任中右所遊擊王守官呈

據守仙雲寺堡百戶胡從教呈稱王守官差丁

夜江達子等三名於本月十六日夜四更時分

從本堡寺兒山墩出境哨探又差百總王得功

帶領家丁二十五名隨後接應十七日江達子

等行至境外地名起臺山撞遇達賊三十餘騎

追趕至牆下當有家丁王得功等并機夜星馳

救援併力敵戰忽被林內突起達賊一百餘騎

衝砍一處時有本堡轉頭山臺舉放煙砲本所

直樓夜不收陳廷貴賤見稟報王守官統領官

軍追至邊牆賊見兵馬反塵即退奔山林去詭
及查在陣斬獲首級二顆得獲達馬一匹夷器
等件被賊砍射傷家丁陶得功等二名射傷官
馬四匹又據原任中後所遊擊劉維藩呈據代
守錦川營堡總旗盧啓基呈稱本年五月初三
日未時分達賊三百餘騎從本堡雙樹臺西空
進入本臺舉放煙砲盧啓基聞砲一面差夜不
收黃仲保等分投走報一面領軍護守堡門前
賊深至黃家山過壕分兵奔堵新興堡門一半
往南乾沙河割掠當原劉維藩預撥暗伏百總
張文炳帶領家丁五十名突起迎敵斬獲首級
一顆得獲達馬一匹達衣夷器等件被賊砍射
傷軍丁姚選等二名射死官馬六匹射傷官馬
二匹前賊退回黃家山比新興堡守堡千戶徐
從龍督軍出堡堵護對敵被賊射傷軍丁張賢
等九名射死官馬三匹又射死在堡堵門督職
百戶李恩一員虜去陳宗道等牛騾四隻頭時
有劉維藩統領官軍并各處該家丁相繼馳

追前賊遠見灰塵即從原路出境土說又據關
原管叅將事遊擊裴邦翰呈據前任備禦成德
德呈據守威遠堡指揮李尚德呈稱本年七月
初八日丑時分據本堡賈煙臺軍江寧客票
有步行六賊從本臺南空進入掩藏李尚德於
黎明時分帶領兵馬出堡於要路跟爪至王家
衝迎遇左五屯住戶高五稟稱前賊奔至本屯
即放槍砲賊因屯民知覺仍從來路潛行當有
本屯住戶高尚義等二並六名各執器械迎敵
刀趕至王家衝里背與賊對敵斬獲首級一顆
得獲夷器等件被賊射傷屯戶高尚義等二名
射傷屯戶高五自己馬一匹餘賊騰山跑走出
境去訖又據協守寧前副總兵秦得倚呈據守
高臺堡百戶謝葵榮呈稱本年八月二十一日
秦得倚差降夷把束等從本堡關門臺出境遠
哨至二十五日辰時到地名捨把兔離牆三百
餘里撞遇擺撥達賊三騎各夷奮勇直前射砍
斬獲首級三顆得獲達衣夷器等件仍從原路

進境又據原任錦州遊擊郎國忠呈據守太

堡千戶程麟呈稱本年九月初一日寅時分達

賊二千餘騎徑奔本堡亂石山空牆下竄牆

一擁進入往東跑走遶腹墩臺各處放砲火彼

時本堡直棧夜不收李大恩聞砲稟報程麟并

遊擊等官當有郎國忠統領官軍與正兵營設

防千總徐義等兵馬齊出城西丁旺等屯又有

錦昌堡設伏把總袁添福領兵合營一處賊見

兵馬當回城北逃去

有小凌河驛設防把總百戶李恒領兵追趕至

王棟屯與賊對敵在陣得健達馬一匹被賊射

死把總李恒射傷家丁劉得保等六名虜去寶

馬三匹射傷官馬四匹虜去屯民王世虎等四

名牛一十三隻燒燬車四兩至午時分有杏山

驛設防把總高國忠戚家堡設防把總王東銘

義州原任遊擊劉維藩并設防千總趙良俊等

各領兵馬馳至國王禪等處賊見南北俱有

馬聯絡隨即收兵改從安寧墩臺出境去訖又

據先任鐵嶺遊擊王平呈據先任汎河備禦李

元相呈據守撫安堡千戶王應期呈稱本年九

月二十四日達賊八十餘騎從本堡長嶺臺南

空進入該臺放砲王應期聽聞一面差夜不收

項計祖等分投走報一面傳令軍壯登城擺守

李元相據報與同遊擊預撥設防千把總黃應

甲等各領兵馬至東安山與賊對敵斬獲首級

一顆得獲達馬一匹前賊徑奔源路退遁牆下

時有王平統領官軍馳至小屯與李元相兵馬

合營追至境外地名梨樹溝趕上前賊斬獲首

級二顆得獲達夷器等件被賊射傷軍丁王

得全等二名射死潘九德等官馬六匹射死官

馬二匹前賊騰山跑走去訖又據代寧遠寨將

事原任遊擊陳朝陞呈據守興水縣堡百戶何

漢傑呈稱本年十月初二日蒙原任寧前兵備

楊僉事會同陳朝陞傳令率軍兵貢州劉衛民

摘撥降夷家丁班荅賴等十二名從白塔峪

堡石關口出境哨探至初三日五更時分哨至地名黑松林瞭見打圍達賊四五千騎苗頭向東下營班答賴等從西看見大營外零賊十餘騎襲追後尾斬獲首級二顆得獲達馬三匹夷器等件被賊射傷家丁王本奇一名射傷官馬二匹各丁夷改從興水縣堡北河口進境又據代寧遠參將事原任遊擊陳朝陞呈稱本月初五日黎明時有首山臺軍柳仲信報稱瞭見山溝達馬二匹俱用皮絆拴繫本軍解開索各

報寧前道楊公事并陳朝陞商議必係虜賊內探聽消息山中藏伏陳朝陞帶領官軍馳赴首山分布官軍家丁圍山抄尋時有家丁丘大策等尋見二賊在山坡掩伏賊見兵眾拚死敵射射傷家丁降夷王達子等五名中軍吳貢卿等督令軍丁一擁向前將二賊俱射傷倒地活捉隨令降夷羊羔等譯審二賊供係拱兔部落一名鄉翠係拱兔中軍一名黨惠係廣營歷年領路鄉導有頭兒拱兔聚兵三千餘騎在虹

山打圍要乘便在初六七進搶竄遠東西地方差鄉翠黨惠把兒氣冷害氣四騎乘黑夜從寨兒山堡多年丟棄無人看守臺空進入暗看邊路隨有把兒氣冷害氣乘夜復回廣營得報消息仍留鄉翠黨惠在山藏伏候曉火營達子進入伊在山放火以爲內應解報聞鄉翠被射傷重行至中途身故將首級割取同活夷黨惠解赴撫按兩院驗明聽候覈勘又據協守寧前副總兵秦得倚呈稱本年十月初五日本職差降夷把束等一十六名於本日戌時分從平川營堡石河口空出境遠哨至初七日到地名毛崖免離牆二百餘里撞遇擺撥達賊十餘騎把束等向前射斫斬獲首級二顆得獲達馬一匹達水夷器等件於初八日改從臺堡開門臺進境又據原任正安堡管遊擊事都司俞書王汝微呈據守鎮邊堡指揮張佩呈稱本年十月初七日蒙撫鎮會差內丁百總李得功降夷武力赤等二十一名從義州大清堡出境哨探至初九

日哨至地名打路合羅恨離牆四百餘里撞遇
擺撥達賊十九騎就與丁夷對敵李得功等
奮勇向前斬獲首級一十六顆得獲達馬九匹
夷器等件射死達馬八匹餘賊脫奔去訖各丁
夷於十一日改從鎮邊堡太臺進境又據協守
寧前副總兵泰得倚呈據守三山營堡千戶劉
蔭漢呈稱本年十一月十三日蒙副總兵泰得
倚差降夷兀刺大等一十四名於本日丑時分
從永安堡石嘴空出境遂哨至廿六日酉時到
地名撒銀太離牆三百餘里撞過山溝斃房一
處突出步行十賊各執弓矢敵戰登山兀刺大
等奮勇斫射斬獲首級七顆餘賊騰山被賊射
傷降夷阿哈賴一名射死官馬四匹射傷官馬
一匹兀刺大等於十八日申時改從三山營堡
小古路口進境又據寧前副總兵泰得倚呈稱
本年十一月十七日本職選差丁夷那木寨等
五十五名從高臺堡出境哨探至十九日寅時
到地名敖母林離牆三百餘里撞遇夷營一處

突出大小百十餘賊各執弓矢敵戰那木寨等
馳馬向前奮勇斫射斬獲首級一十顆生擒幼
夷男婦安居力等三名口得獲達馬二匹夷器
等件被賊射傷降夷石得庫一名射死官馬七
匹射傷官馬一匹餘賊騰山奔林去訖那木寨
等於二十日改從三道溝堡燒荒口進境又據
原任管義州叅將事遊擊劉維藩呈據守大清
堡指揮焦得功呈稱本年十二月十八日蒙
鎮并原任分巡兵備馬叅議會差親領兵
德營樓臺出境哨探至二十二日到地名滿城
額力數離牆五百餘里窺見駐牧帳房無數驍
達子等乘夜黑入營斬獲首級八顆餘賊驚
射死各夷官馬三匹於二十四日仍從原路進
境又據原任寧遠管叅將事遊擊張應科呈稱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據報大虜從錦義
地方進入本職與寧前各營官兵馳援至小凌
河驛合營前賊於十八日晝時十九日晝時

中左所當蒙副總兵秦得倚與本職并中右所
原任遊擊王守官中後所原任管遊擊事參將
楊紹祖計議恐賊復犯寧前會同寧前兵備楊
僉事各選差家丁降夷那木寨等共四十七名
於本日酉時從板木衝堡三道關出境遠哨大
路情形至二十三日卯時到地名池子草河離
牆二百餘里哨見犯搶回巢達賊一營往西南
行走各丁夷視見衆賊懈怠散漫一擁向前砍
戰一處斬獲首級一十顆得獲達馬一十一匹
牛七隻被賊射死軍丁宋勳等官馬二十四匹
夷於二十四日午時改從松山寺堡平山門進
境又據原任正安堡管遊擊事都司僉書王汝
徵呈稱本年二月二十一日據原任鎮靜堡守
備孟宗孔稟稱市夷塔刺亥等密說東夷頭兒
紗花把兒兒卜言顧老撒卜兒愛等會議各營
馬匹已於二十日都趕在東遼河一帶牧放隨
帶盔甲等在高坪沙嶺不論新開河得便處做
賊等情稟報撫鎮并分巡兵備爲參議通行各

該將領加謹哨探收斂防守聞又據回鄉陳所
住等供說五路頭兒搶勞夷等七個約在三月
間同以兒鄧達子上關講話若誘殺和犯搶廣
寧就在關門裏邊住着不教種地隨家撫鎮并
本道會議虜賊先犯河東遼陽復搶河西錦義
此舉必犯鎮武西平一帶若不預遏其鋒將致
猖獗無及隨選撫鎮標下通丁降夷肅漢花當
卜列奎卜向績等五百餘名責差千把總尤虎
猛克免許世虎等帶領仍令旗牌官陳文舉組
文升監督於本月二十九日申時分從鎮遠堡
大臺出境哨探相機截剿至三月初一日行至
地名春善木離邊一百五十餘里迎遇賊七
百餘騎我兵奮勇衝殺一處就陣斬獲首級三
十七顆得獲達馬二十八匹并夷器等件射死
達馬一十一匹陣亡降夷阿拜一名被傷丁夷
李朝陽等二十一名射死穆安住等官馬二十
四匹收兵於初二日未時分仍從原路進境又
據原任義州管參將事趙麟劉維藩呈據防守

大安堡指揮李先春呈據本堡達哨夜不收王
大漢報稱於本年三月二十七日巳時哨至境
外地名祭砲山離牆五十餘里瞭見二道川從
南來達賊八十餘騎往西北行走劉維藩慮恐
大定堡修工採柴軍士不便當差家丁降夷哈
刺速亥漢力克等一十五名於二十八日申時
從本堡鎖家衝臺出境至地名賓福驛離牆一
百餘里哨探本日夜三更時分瞭見本驛迤南
一帶營火達賊約有三百餘騎二十九日卯時
分復哨見瞭山達賊七騎將馬掩藏溝內架梁
未及一時當就下山騎馬在路行走哈刺速亥
等突起一擁向前衝砍一處斬獲首級二顆得
獲夷器等件餘賊喊叫驚起下營速予一齊追
趕射死黃甫等官馬二匹各降夷奔散一枝哈
刺速亥等八名仍從原路一枝漢力克等七名
改從平安空臺各進境又據開原管恭將事遊
擊裴邦翰呈據清陽堡備禦劉大宗呈據守鎮
夷堡指揮李先春呈稱本年四月十八日據堡門

直隸軍人姜還報稱瞭見大遼王化保臺舉放
煙炮率勇一面差夜不收王朝用等分投走報
一面跟隨備禦劉大宗并預防遊擊裴邦翰統
領官軍合營至堡後臺小庄寨迎過本臺直日
甲軍皮通報說達賊五千餘騎從本臺東西兩
空進入蜂擁前來四面衝擊裴邦翰督率官軍
直前各用火砲火箭弓箭打接戰數十陣斬
獲首級參顆得獲達馬四匹被賊射砍死軍夜
程元等一十六名射死金良等馬驛三計五匹
頭砍傷軍丁朱子貴等二十八名虜去走報夜
不收董文科等官馬三匹經行住戶萬仲學搜
車牛二隻男子王朝用一名城堡官軍自展至
未暮戰良久又見鐵領遊擊王平開原備禦皮
承德慶雲堡守備王汲中固備禦周從文各領
兵前未應敵賊遂退從原路出境去訖又據先
任錦州管遊擊事副總兵李寧呈據杏山備禦
祖承教呈據守人興堡百戶魯國柱呈稱本下
四月二十一日有達哨夜不收尹保至境外大

紅螺山遙北離牆四十餘里二十日夜三更時

聽哨得從西來達賊三千餘騎往東往奔本堡

鎮平空臺牆下本臺與達賊各臺一體舉放砲

火本堡直樓夜不收張友聽見稟報督國社當

差本役分枝走報仍帶領本堡軍士擺守間至

四更時分前賊一擁即從本堡進入牆裏二千

餘騎在牆下溝內撲伏一千餘騎至堡南磨盤

山下營內三百餘騎後奔杏山大路二臺子時

有稽禦祖承教聞砲預統兵馬在二臺子迎戰

小五道嶺迎遇前賊祖承教督率軍丁向前衝

砍一處斬獲首級一顆得獲達馬一匹并夷器

等件截下塘軍楊長兒等被虜官馬五匹陣亡

家丁祖學等六名被傷軍丁祖得勝等五名射

死葉平等官馬六匹備禦祖承教戰馬一匹虜

去走報夜不收王禮等官馬二匹當有副總兵

李平統領官兵到彼前賊遂見於二十一日辰

時分即從來路出境去訖又據原任義州管參

將事遊擊劉維藩呈稱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未

時據大寧堡夜不收金三兒報稱境外地名孤

樹兒離牆二十餘里哨見從東北來達賊十五

六騎往西行走本職慮恐糾聚入犯於奉日中

時當差有總張達子帶領家丁降夷速哈奈等

三十一名從大平堡墓山營臺出境哨探至二

十九月地名賈家庄寨離牆三十餘里撞遇

達賊一十五騎張達子率領各丁夷與賊對敵

斬獲首級二顆得獲達馬二匹夷器等件被賊

射傷軍丁曹達子等二名射死孫得升等官馬

二匹射傷官馬二匹各丁夷於本日未時仍從

原路進境又據協守寧前副總兵秦得倚呈據

守瑞昌堡百戶葉應聘呈稱本年八月初八日

戌時分達賊一十二騎從本堡蛤蜊河空進入

溪至前屯城東大路謝四庄虜去路行男婦黃

二等二名口驢三頭斫傷餘丁魯三兒一名時

有秦得倚預差伏路家丁褚朝勳等聽聞前賊

聲哨喊叫印山等臺舉放煙砲前賊從原路出

境秦得倚聞砲領兵馳追前夷把束等二十名

降夷充為事官于九圖帶領降夷把東等二十
名跟蹤從蛤蜊河出境至初九日辰時追至境
外地名石門兒離牆一百餘里赶上前賊斬獲
首級一顆得獲達馬一匹并達衣裘器等件奪
回原虜男婦黃二等貳名口驢叁頭餘賊鑽林
跑走去訖于九圖等改從本堡至刺關進境又
據原任寧遠管參將事遊擊張應科呈據守松
山寺堡百戶全邦臣呈稱本年八月十二日
時有本堡三道頭堡舉放炮炮公邦臣聞
面領軍出堡門外撒列一面差隊總劉春
領有馬軍丁馳至本堡據甲軍楊官保說稱瞭
見臺下井泉溝林內連賊十餘騎掩伏聽聞砲
響徑奔來路出境去訖全邦臣即差夜不收于
朝走報張應科因前賊掩伏未得撲掠慮恐復
犯會同寧前道蔡泰政運差家丁降夷班各
張顯德等二十名於本日酉時即從本堡大
海出境跟蹤追趕離牆百十餘里至十四日三
更時本地名白石頭山瞭見前賊營火班各領

等一隊向前砍戰一處在陣有降夷班各領等
斬獲首級二顆降夷班額等得獲達馬三匹并
夾器等件被賊射傷丁夷都力等二名射死丁
夷原撥騎軍八孫文亮等官馬七匹射傷何承
勳等官馬三匹前賊奔山鑽林去訖各丁夷於
十五日申時改從本堡平山門進境又據坐營
中軍王德義報稱恭照本年七月二十八等日
節蒙撫鎮并分巡兵備王參政急字等號火牌
憲牌節據寧前副總兵秦得椅管山海參將等
遊擊郭夢徵稟據關西界嶺口失哨李成等探
報七月十四日有東虜土蠻男伯秀同黑石炭
黑石免兵免一措安正把漢委正等各得所管
達子前往地名老河聚兵約有八萬餘騎要在
八月十五日前後犯槍達東廣寧東西如不得
手就搶山海迤西地方八月初八等日又據鎮
靜堡守備王貳管義州參將事遊擊劉維藩各
稟據投降真夷伯都賴哈界等供說在營時看
見大歹青小歹青都聚兵請卜言台周如到了

要在這月十五日前後一齊進搶如不來就領

本營達于先進偷搶等因除行各該將領等官

加謹哨探陞備外當家撫鎮并本道一面會差

旗牌官程麟王尚進等各執旗赴錦義督令將

領等官分役差人嚴加收斂晝夜碾打子粒歸

入城堡一面會差西所降夷千總于良輔內丁

把總董動帶領家丁降夷董應勇卜列奎卜向

續等五十五名於八月初八日赴鎮夷堡十一

月時從本堡鎮夷堡東空出境離堡

三月早農哨地名路平別林離堡三百餘

里搜遇達賊六十餘騎即來迎敵就陣斬獲首

級四十五顆并夷器等件被傷丁夷董應勇等

五名射死董應勇等官馬六匹餘賊騰山鎖林

去訖名丁夷於十四日未時仍從原路進境又

據義州管帶將事副總兵李如梅呈據守太平

堡指揮孫世強呈稱本年十月初一日據遠哨

夜不收陳國付報稱境外地名乾羊木頂子離

牆約三十餘里見從西來達賊七騎馳奔大

遼塞山營壘牆下各臺米放煙炮孫世強隨左

夜不收孫四兒走報副總兵李如梅本官統領

官兵從本臺東空出境追赶間又據陳國付報

稱前賊不遠當即馳至境外地名紫水河離牆

八十餘里赶上前賊斬獲首級七顆得獲達馬

五匹夷器等件射死達馬四匹被賊殺傷家丁

李火徐赤等二名射死家丁原騎李如梅槽下

馬三匹軍丁李景正等官馬六匹收兵仍從原

路進境又據代寧進恭將事遊擊唐翔養呈據

守興水縣堡百戶孫永祖呈稱本年十二月初

五日該軍前道蔡泰政會同唐翔養發家丁

降夷槍刺等十名從本堡定西空出境離牆二

十里瞭見達賊三十餘騎往南行走稟報本道

分撥中軍吳貢卿帶領總兵李如梅降夷義兵

一百名赴白塔谷堡應勦春營中軍劉衛民帶

領家丁一百名赴寨見山堡各按兵防刺間至

初七日巳時分有達賊三十餘騎從境外杏花

山突出追趕本堡預差哨夜于達子等三名撲

虜往西北奔林去訖當有孤山臺直日甲軍
文舉瞭見即舉放煙砲孫承祖聞砲即差夜不
收周知等分投走報當有白塔谷堡設防中軍
吳貢卿帶領官兵降夷從石關口出境跟踪追
至至頭山離牆七十餘里赶上前賊敵射斬獲
首級二顆得獲夷器等件達馬二匹內射死一
匹奪回原虜哨夜子達子等三名被賊砍射傷
降夷擒刺等二名射死義兵趙義官馬一匹鏖
戰間時有寨兒山堡設防中軍劉衛民帶領官
軍亦從石關口出境遊擊唐鞠發據報統領兵
馬從興水縣堡定西空出境馳追灰塵相繼前
賊視見兵衆騰山鑽林去訖各官兵於本日戌
時仍從原路進境又據分巡兵備右叅政王邦
俊稟據正官堡軍營中軍張九敘報稱本年十
二月內節家撫鎮本道牌差據關西并本鎮傳
報東西虜酋聚兵要搶廣寧地方報警除通行
加謹哨防外會差家丁降夷朱得功華妹等二
卜名於本月二十七日從鎮安堡來買營臺出

境哨探至三十日到地名哈火額里素離牆五
百餘里哨見駐牧達賊營火各夷剽掠抵更架
梁達賊對敵斬獲首級六顆被賊砍傷降夷伯
言兒一名射傷官馬一匹各丁夷於次日辰時
改從本堡鎮遠關大臺進境又據義州管叅將
事副總兵李如梅呈稱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
家巡撫李都御史差夜不收賈文錦傳諭本職
選差家丁降夷李才等一十五名於本月初四
日從大康堡雙山空臺出境遠哨虜賊向往情
形至初六日寅時至地名箍輪兒離牆四百餘
里哨見虜衆駐牧營帳各丁夷奮勇向前生擒
虜賊一名長沙斬獲首級二顆被賊射傷降夷
殺氣一名射死官馬一匹於初七日戌時從本
堡三山空臺進境等因各呈報到臣據此除節
次斬獲首級供經解赴前任巡撫都御史趙耀
韓發還並并巡按御史各會驗分別長壯幼小
批行各道查明聽候覈勘得獲達馬夷器等件
俱給原獲之人賞牌下被傷軍丁降夷酌量

侵恤擒獲真夷已故一名見在五名內幼小小
 夷婦安居力等三名口聽副總兵秦得倚安紳
 撫住其長壯賊夷黨惠長沙聽談道審問明白
 監候處決外該臣會同總督劉遠保定等處軍
 務萬理糧餉經畧禦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孫鑛鎮守總兵官署都督同知董
 一元議照本鎮三面鄰虜四時哨防窺伺內侵
 歲無虛月節被官軍降夷或出境哨探或入陰
 嬰鋒奮勇斬獲首級共計一百二十四顆生擒
 真夷六名口救回被虜軍民男婦九名口得獲
 達馬一百一十八匹牛七隻驢三頭及夷器等
 件俱於防邊有功相應類

題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轉行巡按御史將前項擒斬功級并
 陣亡官軍降夷照例酌議陞賞恤錄與節次虜
 犯出入地方有無隱匿別項情弊通行覈勘明
 實分別功罪徑自具

奏施行緣係連賊節次犯邊官軍降夷奮勇追堵

斬獲首級生擒真夷得獲達馬夷器等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張景桂親齎謹願
 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 日

卷之三

目錄

移置將領疏

陳謝疏

災異疏

兩路二衛屯糧疏

地震疏

查叅誘執健官併議市賞疏

甄別練兵官員疏

類叅地方失事官員疏

乞易袁庸將領疏

風雹災異疏

辭加俸疏

議義州木市疏

謝恩疏

更調兩佐疏

乞勘處將領違禁捕魚疏

考選軍政官員疏

議留張布政疏

議留撫夷官疏

卷之三

撫遼疏稿卷之三

移置將領疏

題爲移置將領以保孤懸城堡事據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叅議王邦俊呈稱云云等因到臣據此看得移置將領遷發軍士係干地方兵馬重務貴協輿論合人情因移文鎮守總兵董一元覆行查議相同回復前來臣仍行該道查將應移應留軍士逐名呈解面審各軍俱稱情願除批聽明外該部會同總督劉遵行定奪處軍務部知道欽此欽遵欽此欽此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鑛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本鎮河西處處邊虜寧前一帶路僅一線塔山而東稍稱闊矣其最甘者曰錦義廣寧稍南則松杏山大小凌河十三山間陽驛又最南則右屯衛孤懸海上矣先年右屯不甚被兵以松杏山大小凌河十三山間陽驛爲之蔽也松杏至間陽俱稱腹裏以錦義廣寧爲之蔽也故兵將之設錦義廣寧獨備而餘

關略乃其後歲歲蠶食村巷如掃邊無可據而移之腹野無所得而移之賊偏據其米其勢則然至去歲以八萬之衆攻三里之城幸而不破慙忿愈深卷土重來更爲可慮大虜患既以漸而深則防守宜以漸而備添兵設將誠事勢之必不容已者先據右屯衛鄉官生員陳要添兵增將今據該道議呈前來又該鎮臣覆議會同合無將左營遊擊移駐右屯衛改爲右屯遊擊右屯衛備禦移駐大凌河改爲大凌河所備禦而本所與十三山驛俱應右屯遊擊管轄本所提調裁革其原領軍士三百九名卽歸附備禦而備禦營原額官軍五百員名卽歸附遊擊以免兩處之苦仍令備禦自行招募軍二百名連本所原共五百九名其遊擊營官軍一千六百二十員名內額赴右屯衛中軍千把總官八員軍士一千名赴本衛官軍五百員名共合一千五百八員名聽遊擊統領其餘六百一十二名仍留廣寧防守并公差牌砲等項應用又查九

皇上亦何取於臣而任之也為此據實上陳伏乞皇上察臣惓誠憫臣病苦亟賜放歸調理仍

勅該部就近速推精敏強力者來代臣任臣萬一生

入關門見臣衰病父母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

愚不勝顙

天祈禱之至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懋親齋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奉

聖旨李化龍新任遂奏大捷倚任方殷豈可以偶病

求去不准辭吏部知道

右此退虜功罪疏

題為北虜大舉攻城官軍協力拒守乞

賜查勘分別功罪勸懲以勵人心事案照本年十一

月初二日據分州遼海東寧道董理廣寧等處

兵備右叅議王邦俊呈據遼東鎮坐營中軍王

德義義州管叅將事副總兵李如梅錦州管遊

擊事副總兵李寧石屯備禦郭濟川各報稱案

照本年七月內北虜土蠻男卜彥台周差夷人

來講貢市時值撫鎮并分巡兵備王叅議初率

令撫夷官劉崇正宣諭阻絕當蒙巡撫等督撫

史令旗鼓官張承祖到市擇夷人中曾係漢人

可與深言者啗以酒食探虜向往據本官回報

間得一夷言虜今年若搶河東必犯蓋州若搶

河西今年正月曾見石屯城破欲要攻克本院

即行兩處嚴謹設備仍行本道查看石屯衛城

果破壞不堪其內食糧軍止四百八十餘名不

能修理因會行鎮守董總兵撥發正兵步營把

總張大功領步兵三百名標兵把總傅元勳領

六百餘及廣寧步營軍一千合無仍添設廣寧
車營遊擊一員統屬專防鎮城統將左營遊擊
衙門并原遠大黑山等處養廉田五頃供聽其
住種止加廩給公費心紅等項諒亦不多聽臣
等處給再查應用將官見任遊兵左營恭將方
時春雖謀勇有餘折有戰功然軍士移家海上
百凡新遠須得衣處將領民情土俗兩相宜者
統之查有原任副總兵充軍今以東征開伍聽
候敘用孫守廉一身是膽澤陽名將以孤軍
轉戰遂解重圍右屯軍民戴如父母已經內閣

具

題仍以原官起用今宜即令以原官管右屯遊擊
事庶幾兵將相得戰守有賴其方時春改補正
安堡俾以新加副總兵職銜管右營遊擊事至
於新立車營宜須諳曉車戰者乃能經理查有
中後所副總兵管遊擊事趙夢麟兵車本自家
傳火器尤有神解中後所一隅之地不盡所長
應調赴鎮城令以原官管理新立車營遊擊事

兼教演各營火器遇有大虜圍城即令挽車赴
剿遣下中後所遊擊員缺查有杏山驛備禦祖
承教驍雄敢戰勇略過人相應陞補其杏山備
禦員缺即以右屯備禦郭濟川調補仍照原
題俟有遊擊員缺推用以酬其城守之勞新移大
凌河備禦聽該部另行推補庶將領之器用各
盡衝邊之防禦有資亦安內懷外之一策也伏

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請

定奪行下臣等遵奉施行緣係移置將領以保孤懸
城壁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張景
杜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戶兵二部覆俱奉

聖旨是

陳謝疏

奏為感激非常

天恩恭陳謝悃事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准兵部咨為
虜衆入犯主將督兵奮剿大收奇捷事該本部
覆議上年十月內虜犯鎮武堡斬獲捷功等因
奉

聖旨該鎮振起積衰大收奇捷云云欽此備咨到臣
該臣隨於本月二十九日具本肅免陞銜歷了

三月初九日伏蒙

聖旨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臣即欽

遵望

關叩頭謝

恩外續准吏部咨為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
脩邊政以永圖治安事該本部題議臣以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照舊管事等因
奉

聖旨是欽此備咨到臣隨據分巡道右叅議令陞右
叅政王邦俊等呈稱各官叨蒙

欽賞陞級例該附名謝

恩等因除

欽賞金幣

誥命恭候祇領外竊念前項捷功上仗

皇上神武布昭下由將士奮身用命如臣等徒恃文

墨何敢操為己力詎意

聖慈均頒

大賚如臣化龍樗散非材竊堅無用祇因人而成事

遂逾分以蒙

恩秩進本兵濫庸樞府歷聞世世典

親軍

五花齊下

五雲三世並躋三品精錄榮耀文綺輝煌九臣愚所

驟獲之

殊恩皆縉紳不常有之典數蒙愍失錯感激難名

等校不效力驅馳輸忠報效髮膚敢愛期窮邊

水息胡風

天日為盟使絕域高懸漢月重見吐鼓號之之象

畢除光雪耻之心臣等下情無任感戴

元恩激切屏營之至爲此具本專差指揮王都親齎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奉

聖旨禮部知道

撫臣疏

災異疏

題爲地方災異事案照先據代正安堡遊擊事

任副總兵孫守廉稟稱云云該臣會同總督副

遵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臣會同總督副

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鑣鎮守總兵官太

子太保左都督董一元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

興祖議照火兵之象也順則常逆則變地陰

類也靜則吉動則凶乃今在河西則火燎近

且不三旬而延燒者五莊河東則延燒者

不三旬而延燒者五莊河東則延燒者

也意者亭障之外烽舉燧燔勢將不可遏

里之間礮奔豕突行且歲無寧日乎此其應

不應所不敢知惟是興水諸堡近逼虜巢中

等城遠在天下而一旦而墻屋傾圮甲仗焚

遺之秦徒手而坐空城僅虜偵知乘虛而入

戰守兩難何恃不恐此則近憂顯禍蓋無俟

之渺茫而已昭然可觀矣夫變不虛生災由

召臣等奉職無狀致致其何如

刑責及通行文武各官一體修省中嚴戒備外

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楊名親齎謹具題

知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

奉

聖旨禮部知道

請豁二衛屯糧疏

題爲人民被虜田地荒閑額糧無從徵納懇乞

聖明酌議開豁以免賠累以安子遺事據分巡遼海

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石叅政王邦俊呈

云云等因詳報到臣案照先據廣寧左中二屯

衛各所掌印千百戶戴一清王國瑞等各呈稱

屯軍花戶被虜遺下田地拋荒糧石貽累懇乞

分豁等情已節經批行該道查勘去後今據前

因該軍看得前項被虜人丁所遺田地未和舉

否荒蕪止憑本衛官員查審惟恐未的覆奏

行該通行委廣寧文職官員親詣前去左中二

屯衛被虜屯堡沿丘履畝踏勘去後續據本道

叅政王邦俊呈稱隨奉廣寧右衛經歷王羔親

詣二衛虜經屯堡逐一踏勘相同其二十二年

拋荒田地應該豁免糧料五千一百五十石五

斗七合五勺於二十三年召人佃種約至三年

如無虜患可以補納緣由回報前來臣謹會同

總督劉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倭

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鑣巡按
東監察御史宋典祖議照本鎮屯糧乃軍餉額
數也往時凡遇水旱蟲災皆援例題

請或蠲免或減半或折徵小民無不被

澤獲蘇者至被虜者獨未蒙

寬恤之恩蓋以物產盡而有人存地主亡而有戶族
可以領種其田代徵其稅即地有荒蕪為數不
多或令本管官旗戶族人丁為之佃賠東寧西

以當可支語乃若此詳頗稱有據

正月十五日義州右屯搶殺者不計其錦州左中

二屯衛遭妻屯堡百十餘處殺虜人口四千八

百有奇牲畜四千六百有奇失去雜糧三萬四

千九百餘石燒燬房舍三千四百餘間夫遼固

自昔所稱荒服之地也土瘠民貧差繁賦重從

來徭稅辦納為難加以虜患侵尋歲無寧日節

年猶營食有限去歲乃席卷無餘即今凌河之

濱滄海之涯方三五十里井里丘虛田疇汗

路歸行人村無煙火蓋昔所稱服田力穡之

業以星散穹廬兩注大漠而此中猶按其荒絕

之地徵其額派之糧欲從完報不亦難乎臣等

初至該衛所官即行申請臣等猶以民為多端

額糧為重反覆駁勘果爾不虛今若照常立限

嚴追不為議處則衛官之俸糧有限必追比於

該所官旗官旗之資產無多必攤派於別屯軍

士株連蔓引雖大不寧死亡逃移不盡不止是

虐地雖荒猶難為開墾之計良難

有歸來之日乃今逋負方多催科正急則鄰壤

者以此地為掇禍之區誰敢舉趾往耕被虜者

以胡地為逃責之所誰肯回面內向年深月久

竟成甌脫是人與土兩棄之矣查上年十月

虜犯右屯衛焚劫最慘該臣等題將該衛應徵

科糧盡為蠲免仍行抵補并查下貧人戶量為

賑濟二項約用銀三千餘兩於本鎮庫貯銀

死馬肉贓銀內支銷該戶部覆奉

欽依遵行訖但右屯遺房尚有人存暫爲蠲除即得

蘇息今錦州人已盡去地已久荒若不破格調

停將來愈難收拾且本鎮庫藏搜括已盡安有

多餘錢糧可爲歲歲抵補不得不據實上

請伏望

皇上念兵荒不毛之邊地憫顛連無告之遺民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將二衛前項糧料五千一百五

十石五斗七合五勺暫准開豁所少糧石於全

鎮軍餉銀兩屯塩糧石通融支放其田地於二

十三年召人佃種若令當年納糧又恐開荒之

初收成必薄民懼納糧猶不敢種應再免二年

至二十五年照舊徵納糧石輸倉臣等亦知

內帑已詘非市恩薄歛之時但及今而獨則人雖

去而地利猶可漸收失今不處則民已亡而物

產與之俱盡孰得孰失諒部必能辨之矣緣係

人民被虜田地荒閑額糧無從徵納懇乞

聖明酌議開豁以免賠累以安子遺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張朝宗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奉

聖旨戶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地震源

題爲地震事據整飭軍前兵佈右叅政蔡可賢呈
據寧遠衛呈據陰陽學正街李永清中稱本年
三月二十八日午時分從西北方乾地微動起
至東北方艮地止又酉時分從東北方艮地其
動起至西南方坤地止又據廣寧右屯衛中稱
本日巳時分忽起南風至本日未時分從本城
西北地震一次又酉時分亦從西北地震一次
有聲等因各呈報到臣據此該臣會同總督劉
遵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
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鑄巡按山東監察
御史宋興祖議照自去年九月至今年三月河
東地震者貳已節經具

奏訖乃今相距幾何時而河西又見告矣最爾
左一線千里無時不震無處不震慮及事應
爲寒心除通行各官申嚴戒備外爲此具奏

差承差蕭承志親齋謹具題

知

萬曆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奉

聖旨禮部知道

查叅誘執堡官併議市賞贖

題爲從獎誘執堡官查叅共事官員并酌議剿處
事據整飭開原等處兵備右叅政梁雲龍呈開
得福餘衛先未故酋伯言兒下部夷遞味招
稱萬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有西夷煖免
帶領本營達子桶花太等五十餘名前來開原
慶雲堡馬市買賣討賞比因委官前往臨清易
買撫夷鍋布段襖等物未到各夷求討兩年大
賞有前府堡百戶王鳳翔回說貨物未到領等
後月列時方纔賞你煖免疑屬不實實也
恣出關於本月二十八日從清陽堡進入犯槍
人畜出境該堡已經呈報叅聞訖隨蒙前任兵
備叅副使行奉王鳳翔著落入市買賣夷人說
要送進槍去人畜方准討賞買賣至本月二十
九日又有脫退營通事長伯戶等五十餘名到
堡買賣王鳳翔存留三夷令長伯戶桶事章等
出關查探前犯槍清陽堡是何箇節達子至五
月初十日有長伯戶桶事章帶領伯言兒煖免

營夷人胡蘆阿卜陣王小廝等一十二名到堡
回報是煖免不得市賞的達子王鳳翔思得煖
免是伯言兒的哥哥怒將長伯戶桶事章于度
骨阿卜陣胡蘆王小廝六名鎖拏在堡于度骨
妻送衣服來看也拏住本月十三日伯言兒親
帶本營達子四千餘騎到堡講話有原任開原
備禦皮承德到堡公同原任慶雲堡備禦劉世
傑并王鳳翔等宣諭令傳煖免各要作速送還
人畜伯言兒惱說我的達子不作為替你查獲
不賞也罷又拏不放我守關十數日又不得市
賞是疑我了隨牽白馬宰殺發誓王鳳翔只放
出胡蘆王小廝二名于度骨等四名仍不放伯
言兒氣惱無奈比王鳳翔不知戒諭視爲尋常
且恃和好不疑於十五日黎明時分止帶本堡
軍丁王棟張九思王自有李有時賊金孫住戶
袁喜友等出堡以防堡中住戶赴河取水比伯
言兒因伊中軍阿刺寨向認王鳳翔做爹使彼
不疑令阿刺寨帶領各夷定計前來先在隔河

站立牽羊來請渡河講話索取部夷于慶骨
原無殺害之心王鳳翔行數步各夷過河與王
鳳翔磕頭叩見阿刺寨仍向王鳳翔交頸抱膝
以示親愛強逼同行王鳳翔以力拒棹跟隨軍
丁王棟等一齊向前救護各擊棍亂打打傷阿
刺寨肥膊腦袋等處傷重倒地王鳳翔脫身奔
跑傍有林與先存今監故夷人鏟漢把都兒等
卽來救護比昧不合與鏟漢把都兒將王鳳翔
友共六名昧入不合與衆夷就將王鳳翔一擁
扶抱出關因被昧等箭射傷重身死昧親口并
通夷老伯顏等供證其伯言兒誘率王鳳翔時
爰免原未與伯言兒同營彼時備禦劉世傑未
知王鳳翔出境傷死隨將前情備呈兵備張副
使轉呈總督撫按會

題該兵部覆奉

欽依將役夷先革市賞行撫鎮官相機剿處劉世

革任回衛裴邦翰罰俸半年張稽古三箇月欽
遵行間二十二年三月十三日伯言兒通事達
子老伯顏子跟隨夷酋卜兒罕骨營通事脫脫
到堡悔罪稱說綁送原射死王鳳翔夷二名
遮昧鏟漢把都兒并牛六隻又說還與馬六匹
都與王鳳翔償命彼時因要大段通袖襖子包
裹王鳳翔屍骨老伯顏子供說屍骨見在境外
我們討去本夷卽於本日出關去訖向未進關
止將昧等二名解赴開原監候原牛六隻在堡
牧放其逆酋伯言兒自從誘率王鳳翔出境向
未親自叩關悔罪已該開原叅將裴邦翰接管
慶雲堡備禦事守備王汲移文安樂州卷照本
年十月內伯言兒糾衆由鎮武堡進槍被大兵
截殺本夷名脇下中箭負傷回營至十一月二
卜日身死節據討賞夷人老恩等通事字羅
子等并鎮北關屬夷那林李羅部夷羅囉等及
回鄉袁卜子保供報已經另案通呈批查的確
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有伯言兒男革率通

事才伯顏胡盧火把等眾隨老思營通事字號一索哈卜戶耳只克營通事卜打索繼免脫退營通事阿卜泰把拜營通事哈刺革大花大孩了伯倍下通事哈只索等五百餘騎進入新安關在於亮子河西割營止令通事胡盧卜打索等過河到堡供說送還王鳳翔骸骨并罰服牛馬羊物等情守堡王嘉相具稟守備王汲稟報將營本道梁參政會同泰將裴邦翰看得西夷素稱桀驁人擁衆臨河列營不動雖稱悔罪恐藏禍心此出若不帶兵慮變生不測若盛張武威則恐其生疑且質當其無罪夷人于度骨桶事輩長伯戶阿卜牌四名若不帶同一見衆夷必加猜忌雖費詞說事必不諧隨議裴參將督發千把總等官遣發名吳應科管應律申克寬等統領本營兵馬義兵把總李向德統領義兵馳赴亮子河東藏伏下營裴參將親領本營中軍伊添爵旗鼓官羅尚學開原道中軍程四歲暫代開原備禦胡一中精六汗帶質當夷人于

度骨等四名同去至堡當令守備王汲守堡嘉相差通事王勲官文舉宋良臣傳令各夷聽受諭處各夷見謂裴參將曾在慶雲備禦諳熟其情又見于度骨等更相慰問泣下謂是實心允我罰服者裴參將隨將梁參政所議意指一面向質問你今中關有何說話衆夷答說這一條金路我們行走貳百餘年只因伯言兒爲王鳳翔事惹得

朝廷降兵剿殺也我輩人等受其害不淺矣兵馬自瀋陽出塞年久幼穉懼大我各營子領他認罪罰服仍討這路與我們走罷裴參將又問王鳳翔是

朝廷簡命官汝伯言兒如何誘他殺了衆夷答說我達子豈敢殺堡官只因王鳳翔責令伯言兒上市達子長伯戶等查探瀋陽生事達子及至查的回報王鳳翔却將長伯戶等六名鎖拿在堡伯言兒隨牽白馬牽鞍發誓王鳳翔若放

胡蘆等二名于度骨等四名仍不放伯言兒氣
惱無奈偶見王鳳翔領軍取水伯言兒隨教達
子牽羊來請渡河講話王鳳翔行數步各軍拿
棍打死伯言兒中軍昏死有鍾漢把都兒遮昧
射中王鳳翔二箭捉抱上馬過河出關不料身
死伯言兒常時有事會請王鳳翔出講即回今
日遭此是亦我們達子一大厄數裴恭將又問
你們去年三月十三日縛送鍾漢把都兒遮昧
來歎如何又去不講裴恭說彼時不得那
面講又不得于度骨等四死面見只說殺了
問我們討大段通袖襖子包裹王鳳翔身屍又
討清陽生事的達子我們驚說莫不是來添死
以故脫走非那顏華屢衍宣諭大開生路不敢
復來裴恭將問說你們來認罪把什麼償王鳳
翔的命裴恭將說我們夷法殺死人命只罰九
九今王鳳翔是

中國命官雖誤被我達子傷死伯言兒是我達子
大頭目亦被

中國射死天已報了前送下手鍾漢把都兒遮昧
夷來償命今又送王鳳翔骸骨來又送馬十匹牛
十隻羊十三隻羊皮六張來罰服比九九數還多
了望那顏贊轉太師那顏院了我們命裴恭
將又問你們說代宰賽可服宰賽如何正月內
又領兵潛陽境外衆夷答說宰賽年幼父死各
部夷尚未歸服安能領兵此小歹青等誤點宰
賽與宰賽無干裴恭將又說各太師那顏遵奉
明旨調集大兵議辭你們衆大但你們就來認罪
與兵備那顏當爲轉達饒汝領汝們大衆來
饒汝明日入犯如何是好衆夷答說我們夷也
相盟只是殺白馬說誓那顏若不信請牽白馬
白牛宰殺當天鑽刀誓不敢再犯裴邊一草裴
恭將隨令衆夷牽來白馬一匹白牛一隻至前
令旗鼓官羅尚學等監殺衆夷指天歃血將腰
刀二口立如門狀鑽而誓曰太師那顏准我再
走這條路我們再要作歹就相那鎮武下虜一
敵將我們家官兒部落的頭都者割去口袋

著誓畢將馬牛心煮熟傳衆官分食當衆夷齊
曰食汝們伯言兒變心的心又將伯言兒親
信達子羊羔兒胡蘆令軍牢探倒去未數其罪
狀欲治以軍法二夷驚怕不能縮地衆夷去帽
磕頭求懇再三守備王汲等官亦爲罷果始放
起仍令守堡官王嘉相照二夷臉面狠打數十
掌知此幾番衆夷益畏羅拜叩說那顏怪的都
是以後再不敢了既畢令臺王鳳翔骸骨送進
用棺盛殮以禮祭奠當付其弟王鳳陽收領又
獻進馬十匹牛十隻羊十三隻羊皮六張收貯
聽明賞給官軍死事者家衆夷又稟稟放質當
于度骨等四夷裴叅將諭以于度骨等無罪有
功自當放歸但必稟過太師那顏乃敢釋放衆
夷唯唯而去裴將裴邦翰備將宣諭前情并議
于度骨等即應速放寄准具市賞緣由通呈
蒙總督孫都御史詳批仰聞原道議報又蒙巡
撫李侍郎詳批伯言兒以市賞屬夷世受

國恩輒敢興心作歹誘殺堡官罪不容誅矣今陣

前我死

天討已彰但所獻雖漢把都兒遞味是戰殺王鳳
真夷否尚有誘哄姦夷阿刺寨不曾獻出猶未
正法且殘鬼曾否罰服說誓作何勸處亦未說
出仰聞原道再行查照宣諭處置須無失罪入
無傷

團體無養夷患乃爲萬全是在該道擇利而行之
本部院不能一一遵渡也聞彼中軍規不整各

題此繳依家隨行安樂州知州薛溢備細行准

將裴邦翰手本覆議回復覆加查議相同具由
詳報本道具由通呈蒙總督孫都御史詳批蒙
好各夷准照舊市賞于度骨等准先釋放仍申
嚴市規務彌後患其宰賽市賞及下手兇夷及
殘鬼夷并王鳳翔等優恤各官甄錄俱候酌議
會

題進獻各物如議給散此繳文蒙巡撫李侍郎

枕伯言造意戕官既已敗死其子縛獻兇黨甘就罰服

國法已彰夷情亦順自當寬其既往嘉與維新仰該道將遮昧鍾漢把都兇犯招通詳以憑題

請學好諸夷老思等先准入市以示羈縻因夷于度骨等即行釋放以明恩信一應市規查照廣寧事例嚴行申飭以杜釁萌仍候軍門撥院詳示行繳依蒙案行知州薛濫遵依隨即移文開原慶雲城堡各該將領等官將學好諸夷老思等

先准入市因夷于度骨等即行釋放一應市規

查照廣寧事例申飭外究招間查得兇夷鍾漢把都兒在三萬衛監得患心氣疼痛病證撥醫

上守道用藥調治不痊於本年三月二十六日

身故責令獄卒浮丘外將遮昧提取到官責令

通事王勳譯審前情明白問擬招詳到道覆詳

無異具招詳報到臣據此案照萬曆二十一年

六月二十二日准兵部咨該遼鎮總督撫按官

揭前事該本部覆議為照夷情狡詐異常要在

撫馭得宜王鳳翔於煖免進槍而鎖執伯言兇講市之夷已不足以壓服夷心矣乃復漫爾忘備致被誘縛鳳翔不足惜當如

國體何乃劉世傑同處一城不能救奪其平日之謀勇可知裴邦翰雖權衆至馳而緩急終何有濟張稽古雖駐劄窩遠而處置不免失宜供應議處以懲玩愒其市夷煖免伯言兒等市賞盡行停革宜待送出王鳳翔叩關請罪再行定奪一切督兵剿處事宜該撫鎮官相機決策舉行勿致誤事等因題奉

聖旨這狡夷著先韋市實行撫鎮官相機剿處劉世傑著革任回衛裴邦翰罰俸半年張稽古三箇月其餘依擬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又准總督軍門咨同前事准此該前任巡撫都御史趙燿會行鎮守總兵官及案行該道將煖免伯言兒等先韋市賞一而宣諭各夷送出王鳳翔叩關請罪一面查識相機剿處去後二十二年十二月內據開原叅將裴邦翰稟報伯言兒犯搶鎮武堡

被兵馬射傷回巢身故情由已經揭報兵部軍門訖今據前因該戶會同總督劉遠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鑛鎮守總兵官太子太保左都督董一元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開原一路孤懸天末三面環夷如黑子之著面蓋九邊最危地也乃向來被兵逐北之別路差少則亦有說其地小而民貧其人悍而善鬪其馬市為夷貨流通之所胡漢之人胥仰藉焉搶掠所獲不足以當市易之利夷人以市為金路惟恐失之而我亦借此以為羈縻故開原事體與別處不同撫馭得夷情順則可不煩兵革而坐享謐寧因利制權存乎其人耳矣乃慶雲堡之事始以買貨未至而久稽馬市之賞遂啓戎心繼以煖鬼入犯而質雷伯言之夷益犯衆怒此其撫馭機括固已失之然而國體猶自尊也乃玉鳳翔始則認賊作子繼乃以身嘗禍則夷情遂變而

國體亦大傷失追夫未

明旨華市賞議剿處兵連禍結其勢則然顧我不能力制其死命而彼亦不肯輕就我罰服大舉零竊在所而有夷人失利而我亦數蒙其害結局蓋未有期也所幸鎮武之戰兇酋被戮藩陽之出擒斬百餘虜始懾於

天威而就我羈勒臣等猶以煖鬼未剿阿刺寨未獲欲從窮治以正法伸威於龍荒之外始無遺憾乃據該道所呈煖鬼源止搶掠無預殺害之

阿刺寨亦為主所使又非下手之人亦自不必苛求而久待者况原擬縛獻阿刺寨蓋以伯言酋首必不可得故及其次耳乃今伯言敗死矣遮昧鍾漢把都兒縛獻矣即附殺人之比則造意者戮下手者誅已無不正之條矧論馭夷之機則鐵其渠魁有其脅從自是大公之道原情按法審時度勢慰諸夷之心紓一方之禍無傷國體永彌邊釁是維此時曷可失也合無將伯言兒男牢賽姑准與各營夷人入市照舊撫賞以

示羈縻克夷遮昧情犯深重即時斬首仍與
故錐漢犯都兄梟示開市以示警戒其緩老如
叩關就罰亦姑准入市如疑畏不來亦不必窮
追及查守堡官王鳳翔守邊馭夷操縱踈疎為
國殞身忠誠自在軍丁王棟張九思王自有李有
時賊金孫住戶袁善友護主擊虜殞命捐軀情
俱可憫合無照例陣亡事例分別量給

卹典以慰幽魂又查得開原兵備右叅政梁雲龍係

經營成敗俱係職責守備備禦中軍旗鼓千把
總等官王汲等雖有防處微勞原無戰剿實功
俱候再有勞績一併敘錄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下臣等遵奉施行緣係狡夷誘執堡官查叅共
事官員科的議剿處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蕭承志親齎謹題請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這夷酋宰賽既已輸服始准復市賞完夷遮昧
等著梟示正法其餘紀錄優恤等項俱依擬

甄別練兵官員疏

題爲甄別練兵官員以昭勸懲以勵人心事據前任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兼管苑馬寺事右布政使郭性之等首得兵馬實數云云爲照遊左三面隣虜四時設防所恃以內固封疆外捍胡騎者惟恃兵馬而已總計各營兵馬不下七萬有餘若使簡練有成強壯可用何憂乎危邊何懼乎強虜惟是節年將領踵襲敝套調弄虛文半疲於送迎半減於役占以致士馬凋耗營伍空虛大虜乘之幾於不守臣等焦心蒿目日夜經營各官亦稍知奉行多從振厲故今日舉劾惟以補練之勤惰爲將領之賢否或有受事未久而營伍已煥然改觀亦爲薦之以獎其勞又有舊額不失而才守或紛然有議亦爲勅之以正其非總之欲人稱其職有備無患而已矣除武職失事如管寧遠叅將事遊擊張應科中右旗遊擊崔吉中左所備禦高清貪庸如先任管鐵嶺遊擊事後管錦州遊擊事叅將王平已經臣

與巡按御史先後論劾不復更議文職陞任如海蓋兵備右布政使郭性之開原兵備右叅政梁雲龍新任如海蓋兵備右布政使張思忠寧前兵備右叅政詹思謙雖皆安穩有賴而先後偶不相及亦難以樂薦及其餘應量行獎戒官員俱不敢樂濟

天聽外查得協守寧前副總兵秦得倚馬上身輕過烏軍前天激流猿萬虜驚驛騎之名一路淨妖氛之氣先管海州叅將事統爲事館今陞協守遼陽副總兵祖承訓雄心每豪宕感激意氣欲陟扈飛楊戰高平勇似有餘入平壤敗亦可喜管正兵衝鋒頭管原任副總兵李平胡熟虜中之山谷可聚米而談悲塞上之機宜若懸鑑而照陸洲河雖有東隅之失鎮武堡猶全老將之名先管中後所遊擊事今管廣寧車營遊擊事副總兵趙夢麟談兵似劍囊而出策虜如握筭而籌賀開山兔冒突萬胡之圍中後所役佻倖三軍之氣義州管叅將事副總兵李如梅散

金而養士撫長劍以酬知南倭壯虜皆畏其彘
東瀛西除未窮其技竟與副總兵馬棟雄俊賢
臣權奇異種破產養千金之士先聲息萬里之
濤先管廣寧遊兵左營遊擊事今管正安堡遊
擊事副總兵方時春機警有鋒象雄自喜禦攻
圍威伸驕虜勤撫納惠洽市夷標下中軍恭將
張奇功精技藝復謹操持聞武略兼通文墨練
標兵指額改三軍之色傳軍令談笑生萬里之
風標下領兵原任副總兵王維貞姿儀壯健器
量絕人曾拓千里之疆金塘屹立與行三軍之
事組練風生鎮武堡管遊擊事恭將曹文煥驍
果有乃父之風敢決為羣酋所憚廣寧虜入提
兵疾據其城鎮武胡歸策馬直濟其壘開原參
將裴邦翰膽氣素雄戎機最練剽降虜雖起貪
功之議撫市夷雅稱應變之才瀋陽遊擊董雅
魁梧有貌磊砢不凡一望知為龍虎之羣久試
當懾大羊之魄先任杏山備禦今陞中後所遊
擊祖承教直前下攝臺宥有威養士流絕甘分

少之恩備虜虛網戶徽系之慮先任平廣備禦
今陞復州管參將事遊擊佟養直父子相傳正
氣兄弟並擅清名平虜五載共稱燕羊素絲之
風復州一遷早慰鴻鴈中澤之想先任東昌備
禦今陞中右所遊擊張王椎魯少文驍雄敢戰
遇敵萬人獨往舞鏑千里橫行先任汎河備禦
今陞鐵嶺遊擊李元相英偉颯爾風生整營敏制
然刃解俯汎河謹窮邊網繆之策遷鐵嶺易於
帥剽剽之風管正安衝鋒二營加銜遊擊董
威雄心落落俠骨錚錚結客盡投石超距之儔
陷陣有斬將攀旗之勇標下領兵原任遊擊劉
維藩馭下普挾續投醪之惠視躬屬飲水如藥
之權解任原以微罪而行掄才宜先故物之復
管正兵左營原任遊擊徐寬氣欲吞胡威虜力
堪江門撼山當為四方騰聲鼓之臣詎以二卵
棄千城之特管降夷原任佐擊安不固心厚雅
能待衆家溫足以養廉臨降胡每求斛食推諱
戎機堪刺頑理劇先任清河守備今陞正兵營

坐營中軍劉國威曉營武機中

手市虜傳言有補棘門清陽備禦劉大宗

茹蔡九矢穿楊撫摩惠洽於弱詹斬馘功收

絕徽西平備禦張光先清謹溫文之度明通

練之才振戎務衣甲鎧仗種種皆精飭兵防

勤城池班班足恃義州備禦盧得功虎視可

人自廢營突即百折不回居然絕塞長城無

大風猛士中前所備禦陳九圖軀軀幹常然

海之瀾瀾前所備禦陳九圖軀軀幹常然

慨才識疏通有椎牛饗士之風挾肘虎從羽

枝蒲河備禦金文身膽氣驍雄儀容壯偉撫

卒人乎用命勤脩守虜自潛跡鐵嶺備禦宿

明駿猷頗壯猿枝稱雄勵節有禦禦之風籌

多鑿鑿之識幾陽中備馬九阜駟卒威惠無

撫亮剛柔並用素負舉旗之勇時懷裘韋之

開原備禦田有年耿直不阿廉正有守負應

之長三關安堵堅禦身之標兩市米清鎮靜

備王玠激昂壯志實畏小心勤脩守野無入夜

之烽善撫防戍多叩關之勇標下加衛備禦

旗鼓承承祖夷情指諸掌上邊計熟於胸中

善決機兩陣之間尤能調事羣胡之口以上

臣訓練克勤戰守攸賴俱應薦薦揚以備擢

董雄雖驍健有餘但原係降胡長於摧鋒短

治事宜調回正兵營領兵裝邦翰雖才識可

但久蒞原籍事熟人玩法令難行宜調之別

管事其董雄遺下潘陽遊擊員缺宜以曹文

調補曹文繼遺下鎮武遊擊員缺宜以裴邦

調補裴邦翰遺下開原叅將員缺則王維貞

維藩並堪推補者也又查得正兵營旗鼓東

衛指揮僉事單盡忠騎射則趕赴武夫氣度

謙謙君子轅門傳宣有體軍前綜理咸宜開

叅將營中軍三萬衛都指揮僉事倪添爵桓

武貌落落雄才騎射冠于諸軍思威孚於一

寬真副總兵營中軍東寧衛指揮僉事劉文

行堪表于介冑獨富於甲兵傳宣悉中機宜

招募皆成武悍遼陽副總兵營旗鼓定邊中衛
指揮僉事章煥然行無粉飾守不溺靡坐營務
幹濟之才鼓士多投超之氣聞原義兵中軍三
萬衛指揮僉事程四茂技能破的才可印戎司
局不染百金習藝頗窺三略蒙前副總兵營中
軍廣寧前屯衛指揮同知李樞白刃可蹈之勇
青萍立斷之才遇敵爭先歸師殿後標兵營後
哨千總孟州衛都指揮同知鄒添福校距英安
飲飛絕技遇虜輒先登壘領兵不塊前驅標兵
營右哨千總定遠中衛指揮僉事傅元勳
百發守廢九攻奮身保垂陷之孤城賈勇走中
宵之胡騎標兵營前哨千總廣寧衛指揮使黑
際先丰安美如冠王枝藝巧可穿楊居然佳公
子之風允矣飛將軍之後正兵衛鋒頭營千總
廣寧衛試百戶蔡仲宇挽強九矢如樹揮戈百
衆爭能行伍歸心塞垣馳譽正兵右營千總寧
遠衛署指揮僉事孟宗孔堂堂七尺之軀恢恢
一劍之任縛市夷狡酋獻其生口統勦兵火即

倚爲爪牙正兵前營千總廣寧中屯衛指揮同
知趙啓禎獨抱一腔赤膽能挽二石烏號身衛
干城家傳緒略正兵中營千總廣寧左屯衛指
揮同知王錄年齡英妙才技傳聞掌衛事判斷
公平任操司行伍整肅正兵步營千總廣寧衛
署指揮僉事龔念遠英年偉貌卓識壯猷綽有
理繁治劇之才不止彎弧躍馬之技正兵前營
千總鐵嶺衛都指揮使李尚仁負駑健捐軀不
辭甘恬靜淑滋無怨道是識途者
恂恂雅度矯矯英猷聚米而虜在目中提標
功收掌上本哨把總廣寧左衛指揮使宋國賓
赳赳猛氣翼翼小心久淹櫓櫓之閭雅稱干城
之選標下衆將中軍定遠中衛指揮同知佟鶴
年家傳清白氣奮風雲有敦詩悅禮之風真國
圍塞民之器金州守備營中軍蓋州衛武舉署
所鎮撫劉允登偉貌山停岳峙峰才斷厲刺鐵
諸韜鈴有扣即鳴試戰守無往不效柴河守備

三萬衛百戶王用賓魁梧驍健獨介清脩拒敵
馬之暮官風來凜若捍窺邊之虜騎傲塞宴然
以上諸臣均於補練有裨相應紀錄以備擢用
者也又查得先任寧前兵備今調開原右叅政
蔡可賢練才如十九年之芒刃作事皆千萬世
之計誤綢繆竊夷首窺竊之姦情頗生將士激
昂之氣分巡兵備右叅政王邦俊氣宇端凝鎮
靜才猷諳練精詳風稜著而將領無崖籬之交
紀律嚴而營伍改旌旗之色分守邊備右叅政
楊鎬設時務則民情吏治咸即始而見終飭兵
防即竹屑木頭亦知明而處富壁壘全新耳目
間閭如解倒懸以上三臣俱應紀錄以需大用
者也又查得管海州叅將事副總兵李宰發身
行伍夙有聲名恣意貪婪全無忌憚其生平昭
昭白過者在睹聞者不必更僕姑以近日言之
其在錦州一件撤派手下答應官樣房旗舍半
伴夜役鄒邦彥潘禮等四百餘名每名壓要蘇
麥市斗一石止與銀一錢每石壓價銀五錢六

錢共撤買蘇麥四百餘石共虧價銀二百餘兩
撤派家丁劉世雷等二百餘名每名壓要豆市
斗一石止與銀一錢每名虧價銀四錢共撤買
豆二百餘石共虧價銀八十餘兩通共撤買過
蘇麥豆六百餘石虧價銀二百八十餘兩其
壓買屯民者不止于此查營家張填牢子官江
一廉張子頑慘房楊文舉等收放可審一件動
調錦州左中二屯衛排車車戶鄭九謝進忠等
百十餘兩俱由錦州城送至廣寧城下卸發賣
本官下工房字識王有賞二衛工房字識陳廣
邢住等可審一件勢壓索借富民冷體元銀五
十兩冷子泰銀一百五十兩本官下慘房趙文
選銀一百兩俱隨任家丁小張兒逼借可審一
件占役營操軍陶大才等一十五名大鎮堡操
軍秦九兒等六名大勝堡操軍宋學等六名錦
昌堡操軍劉保二等五名共占三十二名號為
網戶捕獵每軍每月認銀三錢有餘一月認納
一十餘兩計八箇月共色納過銀八十餘兩一

件役占營操軍曹夢虎等二十餘名號爲魚戶
每日認魚價銀五錢一月認銀一十五兩計八
箇月共包納過銀一百二十餘兩其在海州一
件歷借富民黃軍銀二百兩黃四銀一百五十
兩戚伯銀一百兩俱隨任家丁朱文達劉志強
李守慶逼借可審一件海州住人周文隆係廣
寧見標家丁在家安開顧英二子代標本官訪
知要行革解索銀一百兩一件城南樓子谷住
人鍾小山係廣寧見標家丁顧人代役本可在
家安開本官訪知要行革解索銀三百兩一件
析木城板子屯住人于朝用原係廣寧家丁脫
役另投不堪之人頂當在家安開本官訪知要
行革解索銀一百五十兩以上三件俱隨任家
丁朱文達李守慶過送可審其最可笑者初到
指稱驗馬每馬一匹索銀三兩營軍不堪懸匿
名帖于其門本官羞忿焚香說誓塗人耳目是
尚有將領之體乎又最可恨者本年正月內出
邊揭寨總兵沐伊斷後本官輒棄衆先歸李如

梅正言責之本官嘻笑曰餓了我罷我也有妻
有妾有房有田回去儘待受用選斷後劉幾特
此尚有將領之氣乎蓋本官頗有膽氣亦愛功
名但少年如饑鷹餓虎或有捨命以效奔馳即
今已漏盡鍾鳴不免貪生而廢職業且其路整
無敵剝削最工所至如虎倚翼擇人而食遼左
殘破之區何能堪此所宜亟行革任回衛者也
金州守備任大受安容魁岸似有可用之才操
守卑汚殊犯在得之戒一件索倉官劉良食
曹漢係銀八十兩以豆抵米會籌九百石故縱
本倉官吏百計支吾以致食軍每日夾袋空歸
至今未得實惠在倉官吏將朽腐豆頂當本官
全不覺查本營軍可審一件索背骨烏守堡湯
繩武銀三十兩金五兩長尾騾一頭索紅嘴守
堡時可聘銀三十兩望海瑞守堡徐邊路銀二
十兩歸服守堡楊世祿銀三十兩以致二官皆
以病辭官索旅順口守堡周永清銀二十兩百
戶李九功揭告又索銀三十兩皆棍徒王承勳

魏門子過送一件索船戶王之順等五十船無
船捐勒銀十兩王承勲魏門子收送一件李名
邊逃軍索四所千戶何其忠等銀四十兩曹門
子過送一件承批問索馮承慶等各起不同共
約銀百十餘兩魏門子王承勲過送一件印烙
大戶馬匹索每匹銀三兩共銀百餘兩趙得行
高五十證一件委看黃骨馬等處山城共十餘
座索北民銀八十餘兩寫字丁崇儒過送蓋金
州爲海墻之地稍稱富饒而本官以科第之

事爲聚飲海民不苦兵所苦者貪官計其

本官在任沿海一帶何嘗家戶遭虜所應並行
革任回衛差操者也及照海州金州乃全遼根
本之地近自東征之後間里蕭然加以債帥剝
削愈無生氣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可爲寒心故
其地用人非廉勇兼全者不可向復州用修養
直亦取其廉耳查有西平備禦張光先清陽備
禦劉大宗旨居官並有廉勇之稱歷俸皆及三年
以上宜以張光先陞遊擊管海州叅將事劉大

宗加遊擊銜管金州守備事二官者自下僚而
遷尚未至染於敝套且以清名見用必不肯發
其生平庶幾哉南衛軍民少得蘇息而全遼根
本未有藉賴乎其二官所遺備禦員缺項中
軍千把總等官俱堪選補臣等不敢多擬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奏得銜等紀
錄優敘量雄裴邦翰曹文煥各照原擬吏調王
維貞劉維藩酌量起補蔡可賢等移咨吏部紀
錄單盡忠等遇有相應員缺推用李寧臣大
革任回衛員缺即以張光先劉大宗各准補所
遺備禦員缺聽該部酌量推補庶幾
衝邊文武諸臣咸知奮勵矣
員以昭勸懲以勵人心事理
本專差指揮修守位親屬請

奉

萬曆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兵馬器械關係戎務甚重年終將修練實數甄別具奏誠得勸懲將領之意你部裏就行與各鎮督撫官著他都照遼東行務期整飭邊防未圖實効欽此

類叅失事官員疏

題為類叅地方失事官員以嚴邊備事據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叅政王邦俊等各呈云云該臣會同總督劉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鑣議照環遼皆虜也狗偷鼠竊何歲無之然未有如去歲之甚者蓋緣我以連歲東征之餘兵殘馬敝已成不振之形賊當年三月南侵之後意得氣盈正值方張之際原不相協理有固然無足異者然前次大舉有零竊相機戰守亦豈無得失之相補而地方各官或失哨或疎防相率避匿惟恐其影嚮之不幽間一兵刃之相交亦多輕率而取敗遂致其據臂而來稠載而去攻克墩臺以二三十計殺虜人畜以二三百計四郊盡為賊壘百城幾斷人煙長此安極可為寒心若不叅懲何以戒後查先准戶部咨為孤懸邊鎮兵疲餉寡格遵

明旨敕陳戢守事宜以防虞患事該戶兵二部會議

為照邊官有犯法必參提凡以重懲失事以飭

邊紀也乃歸結之罪小而耽延之弊多是誠無

益於邊有害於軍先年議定陳言邊務軍職犯

誅不應輕罪免參定罰委可示懲免累以後失

事官員分別事情大小除罪重應免軍者照舊

提問速結其餘不應等情通照陳言邊務事例

細打之外罰米上倉官既免於耽延軍又得還

賑濟况該鎮年終行之歷有實效通應肅行

撫各官照例議著實施行但不宜將奏請

重輕人員一併議罰致廢法紀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欽遵在卷除節年失事各官情犯稍

輕者該員遵照前例酌量責治罰處米糧上倉

以濟修工賑濟之費執行各道追納外所據前

項節次失事人員有情罪頗重者相應類參具

奏查得守鎮寧堡廣寧右衛前所實授百戶張雲

鳳守鎮遠堡廣寧衛指揮使鄭方守上榆林堡

瀋陽中衛指揮使鄭守清守靜遠堡東寧衛指

揮僉事高夢說守鎮武堡廣寧左衛指揮使孫

孝祖代守本堡遊兵營左哨把總廣寧衛右所

試百戶潘雲龍守西興堡廣寧左衛指揮僉事

廣世勳守平虜堡定遠中衛指揮僉事王一心

守丁字泊堡遼陽衛前所實授百戶張汝政守

大興堡廣寧左衛左所試百戶魯國柱守鎮夷

堡安樂州指揮同知李芳守清陽堡遼海衛指

揮同知嚴思忠守長安堡定遠左衛指揮同知

姜安守大福堡廣寧前所實授百戶張汝政

永寧堡三萬衛指揮僉事李占春守戾山堡

遼寧後所試百戶沈啓守高臺堡寧遠衛左所

實授百戶李承武以十一十七員各屬城守之

任全無保障之謀信地既有疎虞職業不無疎

曠內張雲鳳鄭方鄭守清高夢說孫孝祖潘雲

龍廣世勳下一心張汝政李芳嚴思忠董永慶

或攻克墩臺而救援不力或殺虜人畜而呈報

多漏俱應重究收欽委官廣寧前所衛中後所

副千戶胡先教本所鎮撫馬得寶本衛左所實

授百戶徐紹祖以上三員承委收保不嚴地方
殘傷未免寧遠叅將營中軍本衛指揮僉事劉
衛民傳宣不預於平時軍機有誤於臨事錦州
遊擊營中軍廣寧中衛指揮使袁蒙綱左哨把
總廣寧中屯衛指揮使李國柱右哨把總本衛
中所試百戶紀登以上三員祇知趨走以奉上
官殊寡諒欲以禦強虜鎮靜堡先守備今革任
寧遠衛指揮僉事孟宗孔瀋陽先備禦今陞復
州管叅將事遊擊定遠中衛指揮同知佟養真
滿河備禦東寧衛指揮僉事金文勇長安堡署
備禦事定遠左衛指揮使白如璧懿路備禦廣
寧左衛指揮僉事馬登高寧遠中左所先備禦
今革任三萬衛前所實授百戶胡大智清陽堡
備禦遼海衛都指揮僉事劉大宗西平堡備禦
廣寧左衛指揮僉事張光先錦州杏山先備禦
今陞中後所遊擊寧遠衛左所實授百戶祖承
教以上九員職專方面才乏折衝縱橫虜之憑
陵致軍民之茹苦鐵嶺先遊擊後陞叅將調管

錦州遊擊事今革任廣寧左屯衛都指揮同知
王平正安堡先任車營遊擊今調
神樞四營遊擊鐵嶺衛都指揮使李如梧本堡代
遊擊事原任佐擊廣寧衛署都指揮同知安本
固瀋陽先管遊擊事都司僉書今革任東寧衛
都指揮同知劉秉節鎮武堡管遊擊事叅將三
萬衛署都指揮僉事曹文煥開原叅將三萬衛
都指揮使裴邦翰中後所先代遊擊事今陞河
南遊擊廣寧衛都指揮僉事李都寧遠先管叅
將事遊擊今革任廣寧衛署都指揮僉事張應
科遼陽署副總兵事先任都司後陞中右所遊
擊今革任廣寧左衛武舉都指揮同知崔吉以
上九員各受封疆之任多疎戶牖之防即虜患
之頻仍見威稜之不振均屬誤事通應叅克內
王平已經巡按御史叅提仍從重歸結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轉行巡按御史將張雲鳳等分
別重輕究治與陣亡應恤人役及地方有無別
項失事隱匿等情通行嚴勅明實任自具

奏施行緣係類恭地方失事官員以嚴邊備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張景桂親齎謹

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奉

駐劄兵部知道談本部覆奉

乞易袁庸將領疏

題為虜謀叵測危地可虞乞

賜亟易袁庸將領以飭邊防事該臣會同總督顧璘

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鑛巡按山東監察御

史宋興祖議照遼百戰之國也兩河歲歲中虜

河西為其河西處處中虜錦州為甚蓋自數年

以來零竊則長昂小方奔遁為出入大舉則

攻陷科峪冷東西二虜一守兩起彈丸無幾

虜寨之破覆於陸威散於野士卒靡餘

豪橫殄命而雄行所不披髮左衽者一間耳

其地者自非拊循脩守兩擅其長才幹執持無

出乎眾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乃今為之將者

則遊擊劉仲文也夷考其人起自行伍素經戰

陣非不以戰將名顧其年老矣精已消亡矣去

壯盛之時萬不侔矣先是王評以貪懦革任臣

等方別有所擬無何報仲文代之臣等固慮其

不稱任矣然以為丈夫為志老當益壯矧錄

翁豈遂無馬革裹屍之志乎倘其一戰而却虜未可量也比其抵任兀然高坐束手無為者等已重疑之矣迨五月二十三日報長昂率衆三千入犯由錦州大茂堡進入深至義州搶掠半日而出隨行該道查勘據呈稱先蒙臣等行節據關西傳報及小方青差市夷報稱長昂會兵將犯錦義義州副總兵李如梅則率兵先待之大安堡比其進也提健兵七百鏖戰於王謙也自已至午殺傷大當虜死者多被扶去僅斬級一得達馬三我兵死者五重傷者九馬死者二十五李如梅亦廬中三刀甲中四箭虜見兵能死戰遂逃去虜掠僅四十餘人乃仲文則始終未嘗與賊一面也臣等於是不能為仲文解矣夫關西移檄小方青傳報臣等已三令而五申之非不虞不備之師也賊先由錦州後至義州敵加於已非鄉鄰之鬪也由錦州至王謙也可四十餘里非有百里趨利之忌也李如梅已鏖戰矣椅前角後首尾相應非有孤軍無援之懼

也乃趨而避之卷而懷之惟恐其影嚮之不幾不使虜人得一望顏色瞻麾蓋也不知仲文何心也幸而李如梅善戰其門下食客多死七能以七百孤軍支三千強虜全軍而返求至失亡倘其衆寡不敵遂沒於虜為仲文者竟可安坐不動乎又不知其何以自解也聞其得報之後僅提兵二百出城答與舒徐到一處輒止直至虜退然後前會李如梅垂涕泣而平之斯足以明其無丈夫之氣矣自去年正月小方青圍攻破王總兵新莊虜去王平平錦州人也虜以其有獻城之功日親近之平亦委心於虜盡以我地虛實告之石屯城最壞故去年引之向石屯雖經挫歸豈肯改慮錦州城與石屯等耳計再謀犯必在錦州仲文者見三千而怯豈其見數萬而勇當長昂而神搖豈其當小方青周而膽壯然則仲文不易錦州之為錦州未可知也

伏乞

初下兵部覆議將劉仲文亟行革任其五月二十二

日拒堵有功與收歛不淨人員仍行巡按御史
勘明覆

請勸懲施行及查錦州將領時不可缺遺下員缺卽

宜推補查得原任遊擊安通才堪八面受敵

直氣經百折不回任海州嚴於收歛故人虜再

臨而人畜少所失亡委石屯動於繕脩故孤城

已壞而雉堞屹然保障所有錦州遊擊員缺宜

以本官推補或以錦州戰地非得戰將不可

其人皆起自行伍止諸校擊平賊則才不足

治民一任地方破壞臨事則兵不足以應敵一

任胡騎縱橫一連三五戰將竟未有與虜一見

者徒聞其剽軍害衆虎噬狼貪地方之不絕者

已如綫矣竊才智人也曾備禦東昌遊擊海州

皆河東妻地數經大舉非未嘗見敵也其罷官

則以任勞任怨致叢物議非戰之罪也今經再

試卽遇虜入相機戰守豈遂無鉛刀一割之用

縱使其嬰城固守不與虜見亦不過如前三五

百

戰將而已矣而營伍必能整飭城垣必能修築
人畜必能保全田地必能開墾起凋疲回元氣

存地方比之三五戰將者功相什效相百也大

茂堡之事久矣劉仲文之不可用審美獨以置

代難其入故遲回久之乃謀之累月而竟用將

也臣等誠權衡於戰守之間計見效之得失多

寡而為之也夫然後知用人之難也統乞

勅下兵部議覆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緣係虜

臣則危地可虞乞

賜聖恩蒙恩

本專差承差呂德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八月初七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兵部覆奉

聖旨是劉仲文著革任回衛

旨

旨

風雹災異疏

題爲風雹災異事據整飭寧前兵備右叅政唐思

謙呈云云到臣據此除批行該道將雷雹打死

人民量動預備倉糧優恤被災人戶應免科糧

查勘分數另報外臣會同總督劉遵保定等處

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陵都察院右都御史兼

兵部右侍郎孫鑣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與祖

議照寧前邊衝路險地瘠民貧卽值有年尚虞

艱食乃今秋禾將成風雹驟至熟田損折多餘

殞傷子遺遺民胡能堪此且風雨

天地所特有也至秋雨冰則異至於殺人則又異殺

至數人以上則又大異蓋乖氣成矣兵兆見矣

臣等所爲意外之憂蓋不止黎民阻饑已也夫

變不虛生災由人召臣等奉職無狀何所逃罪

除痛加脩省及通行所屬文武各官撫恤軍民

慎固哨防外緣係風雹災異事理爲此具本專

差舍人魯仲仁親齎謹具題

如

萬曆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奉

聖旨禮部知道

辭加休疏

奏爲懇乞

聖明辭免加俸以安分義事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准

兵部咨爲主將出塞搗巢獲捷乞

賜勅錄以昭激勸事該本部題欽本年正月內十方

寺堡境外斬獲功次奉

聖旨邊鎮出邊搗巢有功各官勞績可尚李化龍陸

倅二級還賞銀伍十兩大紅紵絲四表裏欽此臣

仰奉

恩綸不勝感激義當祇受何敢復有陳說顧迺之私

心有萬不自安者臣聞因事而冀食上之所以

作忠量能而受餼下之所以明義臣愚不肖無

兄比數然自束髮從仕迄於今二十餘年無事

而食亦已多矣往鎮武之役即有微勞顧蒙

皇上加意邊防破格鼓舞無諭爵及父祖祿逮苗裔

即臣亦秩貳夏卿俸躋三品官不爲不崇祿不

爲不厚矣臣書生也希當隆遇一旦謬

恩至踰倫等自此以後即刳頸穴胃畢命疆場其又

何足爲報何足論功哉乃今會幾何時而復以尋常之功沐重疊之

賞則向之所爲竊祿公家者豈徒欲其美食安坐爲

倉庾之雀鼠已耶此臣之所未解也先是臣恐

該部不惟臣

恩過之重報禮之難照常敘覆仍微

厚典因具述本志正告樞臣樞臣亦備悉臣表上瀆

宸聽乃不謂大馬之誠未足動

天而

者也夫感遇而論報道之薄也小器而大受禍

之招也臣即引分而酬

如業以自處於薄何況約樹而博取無乃益速其禍

之懼且恐於是愈不可解矣除銀兩表裏恭

候祇領另本陳

謝外其陞俸二級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容臣辭免庶臣分義少女圖報有地

矣緣係懇乞

聖明辭免加俸以安分義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奏

專差承差楊名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奉

聖旨加恩已有成命不惟辭兵部知道

題為點會來市隨便撫防敬陳制馭機宜以順夷

情以安邊鎮事本年四月內據通事胡以平于

禮稟稱西夷酋首小歹青要赴廣寧開市買賣

領賞仍採取木植用車裝運因山阻赴關市不

便要從大凌河順水放至義州大康堡邊牆開

市場與軍民交易等情隨經備行分巡道會同

錦義將領查議去後今據分巡遼海東寧道氣

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叅政王邦俊呈稱前據義

州叅將事副總兵李如梅手本開稱行據義

州備禦盧得功會同本營中軍楊應元呈稱查

得嘉靖三十年間小歹青伊祖柘栲哥帶領達賊

二千餘騎在於大康大平二堡邊外住牧年久

以為地方屬夷上邊講易木植買賣常有前任

叅將王重祿因柘栲哥原係屬夷本城尚有三千

精健兵馬足堪防禦准令軍民人等各駄米糧

與柘栲哥止換木植二三次原無設立關口市園

亦無請動官錢後前夷被大虜達賊頭目得知

怒其內向帶領眾賊將打哥等殺回至今再無
買賣今照小多青院要從大康堡凌河放木買
賣似亦舊例但諸夷入市不當散亂須有一定
關口其關口應設大康堡久安臺迤西風口嶺
地方亦當有木場馬園應設本堡正西門河東
岸其駕馭官應添提調官一員卽駐本堡掌管
木市事務防範兵馬本城有馬官軍家丁除公
差塘砲等項外見在不滿八百委屬不足請乞
合無於別營量撥勁兵一枝以防不虞
秋二季每季按月三五次准其出入交易
先年舊例等因又准錦州前任遊擊劉仲文于
本開稱查得錦州嘉靖初年夷人互市在於大
鎮堡鎮邊山大福堡臥佛寺二處通夷買賣後
遇年荒大虜屢犯屯民十室九空夷市禁止及
查錦州各邊山險陡峻樹木稠密兵馬單弱防
護不便似難開市等因各回復到道併將緣由
回報到臣又經移文鎮守總兵董一元查議相
同及稱撫賞酒肉等物責令守堡官備辦不必

另設提調緣由回復前來該臣會同總督劉
保定等處軍務無輕糧餉經略禦倭都統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毓鎮守總兵官太子
太保左都督董一元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興
祖議照環遼而穴者皆虜也迤北土饒種類多
不可數勿論卽近邊者直寧前則長昂直錦義
則小多青直廣寧遼瀋則把兔兒炒花花大諸
所直開鐵則伯言兒媛兔諸酋其在東遼海西
則猛骨奇羅那林字羅外寨諸酋建州則
哈赤速兒哈赤諸酋以上酋屬無慮數萬
與遼地相錯如繡人項背相望蒞牆圍獵則才
斗劒戟之聲相聞蓋肘腋腹心之憂也自那卜
二酋被剿奴速兩兒受撫數年來東重無事去
歲把兔伯言兒戰死炒花花大一敗塗地今年
伯言之子宰賽受罰入市廣寧遼瀋聞鐵聞警
報漸希所未馴伏者惟有長昂小多青耳而小
多青者素以兇狡雄長諸酋且其巢穴當衆廣
之中北結土酋爲其心腹耳目西助長昂東助

妙花諸虜大舉動以數萬無所不窺小竊則飛
騎出沒於錦義之間如鬼如風不可蹤跡該地
將領自周之望相朝舉戰旋繼之者搖手相戒
無敢以一天相加遣年來凌河上下方數百里
野多暴骨民無寧宇連阡沃壤棄爲甌脫遠慮
者每以河河不保爲虞日化龍在事以來數爲
之輟食而嘆謂小歹青不死遼左之憂且木艾
也乃自今歲入春以來此尙數數遣使叩關求
市每來則獻人口二三十名最後以其刺麻僧
送被虜生員薛天成來臣與鎮撫使諱其僧僧
言歹青獻兵矣今且從佛教領不復爲賊第求
兩家一家耳臣等未敢信復陰詢其生員言歹
青自去冬遣使唁東虜歸而言東虜帳半空多
寡婦日攜其胡兒啼遠近聲相聞也其妻心動
懼且爲穹廬焚日夜垂涕泣而道之和歹青亦
心怍怍怔怔然進則虞有高平之辱居恐復有
怪道之舉日夜馳游騎四出偵我若旦夕加兵
者然其所爲求款者即將來不可知目前似無

他矣於是臣等乃問刺麻僧所領者何日領無
出兵搗其巢額夷人來降者留其馬歸其入領
漢人回鄉者留其入歸其馬額得於凌河賣木
以養窮鬼之不捨則無以爲生者臣等謂爾無
入則我無出誰復搗爾巢廣寧降夷多不可勝
用矣且內地所不足非馬也惟回鄉而歸其馬
則無利恐流人遂不復回鄉自後降夷來人馬
皆無受回鄉而有馬者馬給其人不復歸爾
河賣木事至重爾後會爾復誰能救等因
亦有所領額自關門以西錦義沿邊十五里
無以一人一騎入若他虜從此入者爾拒之拒
之不得則以實報俾得早爲備爾無陰隨諸虜
不得亦以實報俾得早爲備爾無陰隨諸虜
入犯而陽爲報以匿其名額爾無勾連大虜且
爲之嚮導冀以大舉償零竊虜使亦唯唯因令
之赴關聞將吏監之殺馬牛鑽刀說誓盟於天
因報箭入市賣馬以去無何而關西報長昂聚
兵三千謀犯寧前告久之歹青遣使來報長昂

且犯錦義既而長昂果犯錦義以先知副總兵
李如梅待之於邊擊却之半日而出陰遣邏者
尾之全營向西南去果長昂賊也於是臣等始
信此禽之求款者將來不可知目前果無他矣
始為行查賣木事據鎮道將領皆謂有利無害
可行無疑臣等猶未敢信復召彼地居民之有
知者及士人之習邊事者通問之皆曰可大約
謂其便有五河西無木木皆在邊外自屬夷叛
亂以來邊人無敢出邊一步者材木之貴也

給河東道遠又時有虜警不時至亦不敢
河西之材木貴於王自市通而河西材木不可
勝用也一所疑於虜者大半無信耳第虜重市
以為金路當市之時多不肯搶一月市則一
不搶一處市則一處不搶即今日市而明日搶
搶非有加於往日也而我已收今日不搶之利
即今年市而明年搶搶非有加於往年也而我
已收今年不搶之利二遼東馬市是

成祖文皇帝所問也無他賞賚即以市稅無他市本

之市夷與居民各大歡悅而退於是臣等益信
此禽目前果無他而木市果可行無疑也其他
宜在義州大康堡以近遼河且先平故處也其
期歲春秋各一春以三四月秋以七八月水方
盛便放木且非大舉之時無他變也每季市不
過三五次人不過五六百便陟閑也守堡官即
加以提調衙聽臣等劄委不必銓除既使彈壓
又省事且省官也倘市期仍發正兵管勁兵一
千防護畢市而歸坐鎮城遠不益兵不益費

變也市夷止犒以酒食不必使買物在市
重出且木稅無多難浮費也庶幾乎制馭有完
策而木市無他虞乎臣等又惟遼左事體與他
鎮不同他鎮皆貢虜也市必不搶搶必不市蓋
其質

內帑金錢以數萬計明以此為餌釣之彼亦中吾
之餌而不敢變亦不肯變勢則然也若遼之馬
市止可當他鎮之民市耳民以為利故虜雖有
順有逆市終不為之罷費不在遼沈市之戎

聽商民與之交易官第爲之治其事而防患
故虜以市爲命而民亦以市爲利木市與馬市
等耳有利於民不費於官三大舉之害酷而希
零竊之害輕而數小歹青不捨錦義之零竊少
矣而又西不助長昂東不助抄花則虜勢漸分
卽寧前廢寧之患亦漸減且大舉先報又得以
預爲之備四所惡於和戎者微獨以多費也蓋
亦地備之害大焉今大舉不絕必不至地備而
零竊頃希益得以脩備五此五者利害較然
白黑一二可指數也於是臣等乃知木市果可
行無疑也臣等又恐此特其首畏死求和或
未必能戢其下姑少延之自夏及秋果無零賊
內入者又恐夷人或假入市有他舉或卽於市
中生事亦未可知因以便宜與約市期匪盛兵
待之而今副總兵李如梅通判俞方策與之爲
市且令虜不許多至致生他虞至九月二十日
虜果以百餘放木三百五十零至堡前臨河與
軍民交易不終日而畢卽以市稅酒食量賞

或塞官亦不任其責蓋犬羊之性喜則人怒則
獸而制馭之法來不拒去不追戰守和交發而
互用
成祖文皇帝所爲經理遼左法至善也今之木市與
馬市等偶爾虜憤於戰勝之餘威耳就籠絡故
臣等亦啗以交易之微利暫與休息今而後其
以爲香餌一吞而不復吐乎所不敢知其以爲
雞肋暫食而旋復棄乎所不敢知自山陝諸邊
撫賞數萬不能保其終不逾盟詎爭以邪
市欲其守空約而長無後患一何其所持者
所欲者著乎惟是其市也利可收於目前其不
市也害不加於往日擇禍於重擇禍於輕臣等
固已言之矣是故自今以後虜情少變則當罷
能而虜復輸款則又當開開而或陽順陰逆或
東市西搶則不宜罷或剿其衆或搗其巢當惟
其所爲而不得謂之啓罅總之防撫者惟盛兵
爲備不必以市否爲弛張綜核者惟隨事考成
不必以市否課功罪一切制馭機宜皆聽臣等

督撫鎮道竟自主張不必瑣瑣漬

聞一如馬市故事庶邊臣得以展意設施無所疑慮

屬雖悍且黠當不復出吾籠絡中矣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覆

請行臣遵奉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謹錄傳聞求

市隨便撫防敬陳制駭機宜以順友情以安邊

鎮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會人李天澤

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謝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准兵部咨為主將出塞

搗巢獲捷乞

賜勅錄以昭激勵事該本部題敘本年正月內十方

寺堡境外斬獲功次奉

聖旨遼鎮出邊搗巢有功云云欽此備咨到臣該臣

隨於九月二十九日具本辭免陞陟十月十一

日伏蒙

聖旨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兵部知道欽此臣即欽

遵望

闕叩頭謝

恩外除原任開原道右叅政梁雲龍海蓋道右布政

使郭性之各賞銀叁拾兩俱已陞任自行領謝

隨據分守道右叅議今陞副使楊鑄等呈稱各

官叨蒙

欽賞陞級例該附名謝

恩等因除

欽賞金幣恭候祗領外竊念頃者十方寺之役我當

十氣方伸之際虜直進寇假息之條故復成師

以出寔欲盡敵而返乃大舉小獲殊非始願且

因人成事臣本無勦恭遇

皇上賞小爲明功疑惟重

天齊普施於群衆

重祿獨厚於微臣及揣分以控辭復蒙

恩而未允

辭衆推食戴覆憐之如

天飽

德銜

恩知報塞以何地臣等敢不益堅初志永保成功修

守練兵期滅虜而後食第驚磨銳即裹革以甘

心臣等無任感戴

天恩激切屏營之至爲此具本畢差指揮周興魯親

齎護具奏

聞

萬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更調府佐疏

題爲酌議更調府佐官員以盡人才以安邊地事

臣惟當今難得任事之臣尤難得任怨之臣若

夫一意奉公摘伏姦權大豪惟力是視至於謗

議四起聚蚊成雷吏然不以屑意此其人即未

得尚於中行乎要以置法寧民終必賴之上之

人所宜保持愛護以成就其名不宜復隨俗之

毀譽而輕棄之也遠左越在荒服法弛民敝臣

真無既久頗習其俗失墜吏風復難爲矣

其富家大賈積金買官世襲金紫者兩地而

因之摩切官府蠶食細民細民爲積威所劫不

敢言而敢怒官其地者亦皆因俗爲政責大指

而已不復盡法繩之以自託於水清無魚之義

其細民無所發怒置然養其樂生之心不復知

去華即夷之不可行此之政久而不改臣恐遠

左之患不在夷狄而在閭閻也蓋嘗穆然深思

臨政而嘆安所得任事任怨之人與之共功名

乎乃有駐劄岫巖撫民山東濟南府通判郭

...

其人者庶幾近之矣其人天性明察果於持法
不少畏徇物至即革退積猾衙役百餘人巨猾
信仲保樂相等各擬遣配以盡其罪辟晷帖然
不寒而慄宦族豪家有犯一切法裁之如百戶
李逢春等侵欺倉糧以千計指揮蔡尚日等侵
欠正餉以萬計指揮夏宇茂謀殺人命奸虜人
妻女以數十計本官承問皆盡法究擬求請萬
方終不應一方快之其剛腸疾惡或不無用刑
之過要以為小民伸冤壯氣非有他也而此
豪橫已久驟見摧抑不堪其怨遂為變語中
在所傳流言向日至誣以賊過投告於臣臣行
該道布政張思忠查訪多無左驗且謂本官賊
罪本無可指獨以南衛積弛久本官用法深中
豪以上皆不便之計不去之不已久之恐以其
不可測之心為不忍言之事宜調之別處以盡
其長為便臣乃喟然而嘆斯人也而有斯過也
所宜保持愛護以成就其名惟此時矣願調之
內地則見謂不宜於違愈以快其黨之心而本

鎮且失一強幹精明之吏查本鎮有四通判
陽通判祖守節齊魯已深遷轉非遠管馬通判
俞方策夷情熟諳防撫攸賴皆難他徙惟有駐
劄廣寧管糧山東濟南府通判祁應聘履任方
新宜令與竣對調管事蓋應聘性度溫良心田
洞豁當此奸頑側目之時宜施以平易惇大之
政乃能和輯而綏定之坐收夫清寧寧一之效
而竣以其精明強幹之才處夫鎮城繁囂
之地難免致有過失茲據該道詳請
別者竊無不至且與前道詳請
則堅悍之劑有君有佐能伐病而不能傷和
幾此一舉也於兩地便於兩臣亦便臣又惟凡
對調者必其地一繁一簡而其人一短一長自
勝薛趙魏孟公綽不能兼為而薛若尹賞換縣
而理從古已然非獨今也今二通判一管糧一
撫民事任正等原無繁簡之分而二臣之調一
以折奸頑之心一以異醇和之理亦非有所短
長於其間自今以後如其瑕瑜不掩晚節不

臣固無妨摘稿以振飭吏治如其政績有成數
騰薦則該部亦竝宜從優敘轉不得以調任爲
累庶乎二臣從此得以安心從事其於全安地
方成就人才兩得之矣伏乞

勅下吏部議覆施行臣愚幸甚地方幸甚緣係酌議
吏調府佐官員以盡人才以安邊地事理未敢
擅便爲此具本專差舍人張景桂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奉

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

聖旨是

乙勘處將領違禁捕魚疏

題爲將領違

禁捕魚軍民出境遺虜乞

賜勘處以明法紀以懲貪肆事本年十一月十六日

據遼陽副總兵祖承訓呈云云等因各到臣該
臣會同總督劉遠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
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鑣
議照採捕之害各邊有之遼左爲甚自去歲

皇上逮治叅將楊紹祖論死繫獄遼將始有戒心臣
等受事以來刊刻禁約到處張掛諸將稍知奉
行故此來論劾將領雖貪懦不職時不乏人未
有以役軍出邊關者臣等方謂風靈漸除遼民
可少免於糜爛矣承訓亦有人心奈何其技癢
不禁而復有此舉動也夫遼非無事之國也家
破人亡十地而九皆井離鄉十人而五疾苦呻
吟至不忍聞自去冬虜掠於兵威迄今經年不
復入寇遼河兩岸始得息肩臣等方爲之解網
吮沫冀回元氣猶恨不能盡汲西江之水盡起

涸轍之鮒惻惻赤子於承訓何怨何憐一旦驅之塞外助虜力所不及而往遺之禽也且承訓固風所稱敗軍之將也先年協守遼陽數經失事屢退輒貶媚官生爲文稱賀飾罪張功至今傳笑平壤之役貪功冒進一軍皆沒參千度遼定騎不返赫赫彈章言猶在耳臣等素已薄之矣直以鎮武之戰偶居前鋒謂其匹夫之勇或堪送於一擊故復使過以觀其後豈意其漁利

自討障管民命一至是耶據該道所查報差

五十二人處去三十六人逃回一十六人

承訓所報十九人已倍其數顧臣化龍所聞尚不止此至有謂一二百者因差人細加查訪各報稱差出軍士屯民雖止此數但此處多魚人皆知之官軍一出隣近窮民之取魚者城市牙販之買魚者往往相隨而去被虜者寔有一二百人緣人多處少鑽林避匿多有逃回承訓懼罪差人到處巡邏防禁街市無敢言者其被虜之家明知此事必至叅提處有牽累惡氣吞聲

絕不承認即該道與要官亦驟不能得其主嗟乎承訓以爲極力掩蓋遂可苟幸無事耶夫使其入境虜掠或對敵殺傷縱至一二百人亦自可原乃今無故役出境外被虜即三五人已干法禁況至三十六人據見在之數固已罪在不原矣又何必多求其人以實之乎嗟乎承訓亦可謂心勞而日拙者矣備禦熊倫既稱初三日之事曾經拘執責戒似乎明於法禁者乃既

不聞之臣等亦不報之該道竟以隱忍

十一日之事則袖手坐視任其所爲

然後倉皇具呈其自解免亦以後矣守堡任大道寧崇廉出境由其信地始終未聞阻撓且臣化龍有行凡將領私調堡軍者堡官即不敢抗拒亦必一面應付一面揭報以憑查處今調軍已出境被虜矣至今猶無一字相聞尚知有法紀乎若該道雖居同城但原係將領私差非同境內失事且當其再漁遼河被虜之日正其出巡間原初返之時自有難以相及者叅照協

遼陽副總兵署都督僉事祖承訓一生貪功
事百計贖貨營私意在得魚家衣索民可念
不畏死板板法網難逃宜明三尺之刑用淺一
方之憤所宜革任提問正法者也長安堡備禦
熊鑰初違命而錚錚似能抗衝禦禦雖受令而
唯唯竟爾釀成禍機向使其發覺於初亦何至
滋蔓於後原係亂命豈宜阿奉難謂卑官不得
自由守長安堡指揮任大道守長定堡百戶

始則聽從調發既則聽從欺隱何所過
革任聽勘者也分守道副使楊錫法禁素稱嚴
整邊事尤極綢繆茲該協偶然殖貨而忘身即
該道亦難早知而預戒且始事能以寔報行查
必以身親任怨已多苛貴可已相應免究者也
即今河水凍結防禦正急承訓者其心不勝其
消沮開藏其力盡用之猶繼儉飾其健兒力士
盡以供奔走營救之用處若闌入何以待之臣
等已奪其兵柄調協守寬奠副總兵馬棟駐

遼陽代領其衆伏乞

陛下兵部覆議上

請將祖承訓熊鑰先行革任并任大道等轉行巡按

御史提問如律負違行推補庶貪肆

疆有賴矣緣係特領違

禁捕魚軍民出境遭虐乞

賜勘處以明法紀以懲貪肆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承差蕭承志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兵部覆奏

聖旨楊錫法免究熊鑰革了任并祖承訓等都著巡按

御史提問具奏

考選軍政疏

題爲考選軍政官員事據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兼
管苑馬寺事右布政使張思忠分巡遼海東寧
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叅政王邦俊整飭寧
前兵備右叅政詹思謙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
遼備帶管開原道事副使楊錫各呈將各路副
叅遊守備禦原係都指揮使以下等官逐一詢
試考核備將各官賢否實蹟呈報到臣據此案
照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准兵部咨該
本部題萬曆二十三年例該五年考選軍政官
員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會同巡按御史行令總兵副總兵但
係都督職銜者依限自陳其餘副叅遊守原係
都指揮使以下等官從公詢試一體考核通限
萬曆二十三年十月內具

奏議斥以憑覆

請定奪等因本年八月二十二日又准兵部咨該本
部題議遼腹總兵副總兵但係都督職銜者亦

應照王府公侯伯事例許令自陳科道一體檢
遺總副等官限本年十月以裏具

奏副叅遊守原係都指揮使以下等官仍聽總官
撫按衙門從公詢試一體考核具

奏議斥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又准本部咨該本部查得先該巡
視京營科道官傅來鵬等條陳一款覆舊制以
儲將材該本部覆議九邊將領如過五年應考
之期本部預行各該總督撫按官將所屬將領
將領從公詢試如有貪酷庸懦年老有疾等項
不拘名數多寡會同具

奏議斥如罪惡未甚年力堪以策勵者不得苛求
題奉

欽依欽遵在卷今照考期伊邇仍應申飭合候
命下通行各省直總督撫按衙門將所屬大小將領
都司等官查照近題事理用心詢試如有前項
不職者不拘名數多寡會同劾

奏議斥等因題奉

如旨是欽此欽遵俱備咨到臣又節准總督軍門咨
同前事准此已經備行各道轉行總兵副總兵
但係都督職銜者各依限自陳其餘副參遊守
備禦原係都指揮使以下等官從公詢試查訪
考核去後今據前因查得考核將領例該會同
巡按御史具

奏但舊巡按宋興祖已經回籍新巡按李思孝尚
未抵遼若再等候恐致遲慢臣隨會同總督劉
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
右都御史葉兵部右侍郎孫鑛議照遼左當先
遼之最衝往年狡虜大舉小竊無時不犯無處
不防軍馬奔疲地方殘破極矣自上年戰勝之
後醜虜息聲暫戢遼希領所以內固綢繆外消
警者寔惟將領光顧僅今食醜虜當年老有
疾諸人得爾其間遼園豈有利馬近該年創練
兵并因遼事舉劾及巡按復

命諭劾如貴州州參將事副總兵李寧金州守備任
大受錦州遊擊劉仲文管鎮武進遊擊事來將

裴邦翰都司掌印薛坤管屯王汲俱經華任又
新有協守遼陽副總兵祖承訓役軍被虜見在
論劾聽候

明旨處分外其見任各官臣等從公覆加詢試考核
如撫順備禦李元勳使氣凌人虛獵悻直之譽
喪心營利大張剝削之聲縱男李大官帶領軍
士王勳等恣情圖獵走死官馬軍人楊河郭佟
父等疾首痛心縱表弟黃二役占掠軍王錦等
把持夷市歐辱商民市人王國詹等奏聲惡氣
招納賄賂則于大化告苗本仁索本仁銀六十
兩劉秀才告李忠勳索思勳銀七十兩朱天伏
告張尚令索天伏銀二十兩皆陳倫過送主名
具在誰云暮夜無知冒破官銀則撫賞藍白校
布一疋止值銀一錢八分捏開二錢二分一年
賞布萬餘扣官價三四百兩撫賞牛一隻止值
銀七八錢捏開一兩一年賞牛十餘扣官價二
三百兩皆許計勝可審市稅不敷半作囊中之
物開荒原以利民乃受丁徭集銀三百兩將塔

兒丈田五十四頃斷與受王名等銀一百二十兩將五味子衝田六頃賣與皆王五爲之過送其受丁鎬銀會經解審當堂問出蓋活口也一事實其餘何所不實委官豈以謀利乃委楊文魁掌印要銀五十兩委羅應山掌印要銀五十兩委吳天福把關要銀三十兩皆黃二爲之收受其應山則因文魁病故旋即轉賣若與販然一事苟其餘何所不苟人參貂鼠種種壓買致夷人每作色于市月糧歲賞年年扣刻致軍士多含怒在心且奴酋專制東陲常有跋扈飛揚之志而本官因循關市殊無棄土綢繆之謀懿路備禦焉登高年資甚茂騎射尤閑惜當發軔之物專事肥家之計該營馬價千兩輒盜借三百買益散軍而扣其糧且擅用號車裝送比至告發復託之伊父馬文龍之益不知伊父之益遂可車裝壓賣乎真是以官爲市該營軍士幾何輒役占百餘耕田製器而輸之家且逼至斷手避差比及發問止招稱耕種教場之地不知

教場之地遂宜將官耕種乎可謂欲蓋彌章瘦馬以給軍勤取稍銀兩倍正價何論張文俊張振范七十二何伴束高守榮吳真二楊英等三十餘人皆領馬之主也無惑乎軍威不振姦軍妻而縱慾身及僕從俱有外婦何二麻子妻田氏王勝妻張氏楊伏四妻何氏韓四妻吳氏等數十餘人皆宣淫之物也何怪乎兵氣不揚衙門器皿已領官銀復令千百戶備辦帷幕珠金之類費用銀兩千餘兩疲折回故吏待也

費銀玖兩半官何從取給絹布指巾不時派散以至蓑衣亦收販於廣寧廣鹿猛鹿肆行獵取以至魚鮮亦誅求於邊堡部下脂膏已竭軍中怨謫方騰中國備禦周旋文頗有勇敢之名惜多科索之跡養廉田招人佃種例也而吳興等一十八屯每年坐定錢三千或五十石以至青靛線麻各有數目不論豐歉必求如額坐使閭閻愁嘆將領官不許占軍亦例也而

等五七十人每人認定或打鹿或打魚鮮

至殺當造作各有次項不分班次常川交納遂

致營伍空虛役軍已非法矣而李千家等十名

在沙河鋪種田梁有才等十名在開原城看家

何須公差累窮軍之遠役刺軍已可恨矣而閱

視一次每軍收銀二錢共八十兩出巡一次每

軍收銀二錢五分共百餘兩何處支銷致蓋伍

之傾囊指稱脩造倉房動調號車百兩採木七

運只用原木堅起而薪木盡送之宋公匠等

等交收有據指稱該道回籍科收每兩銀二

兩每僅銀二十兩並無分文支用其軍銀盡歸

之已旗牌范守義等催納可查強買馬駒每匹

止給一兩嚴望伯未黃景松郝營阿等敢怒而

不敢言其教義立分名得銀二兩祇萬有陳尚

學沈二等錢入而人始知大貪真成狼藉小勇

何所施為以上三員俱應序革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將李元勳等革任另選謀勇兼

資者各代其事庶衛邊得人保障有賴矣緣係

議留張布疏

題為議留賢能兵備官員以安邊鎮事本年十二

月十三日接得邸報吏部一本為缺官事河南

缺左布政推山東右布政管遼東金復海蓋兵

備事張思忠陞補奉

聖旨是欽此該臣會同總督劉遵保定等處軍務兼

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

侍郎孫毓汶議照思忠者初陞省闕累遷清渠

輅昇之全省造福中州坐需大受豈不可為

方得人慶哉顧臣等

陛下守邊吏也為

陛下守邊則不得

不為邊民造命為邊民造命則不

得不為邊地擇才才如思忠誠宜於邊又最宜

於遼之邊此時此地似不可一日無此人者臣

等請先言遼之勢而後言本官之最宜於遼者

遼地南並海北迫虜遼河貫其中故分兩河河

西狹而齊無所出率仰給河東河東之饒在金

復海蓋南四衛南四衛之於遼如木之根也
人之有心腹腸胃也南衛病則全遼隨之通
來南衛病矣自兩河從征之上多所殺虜率
梁勾補於南衛而南衛病自將領不良於軍
削剝取靡所不至軍脂竭而取辦於戶丁戶
半在南衛而南衛病自冒功得官者多官多
少一人兼數人之差而南衛病自稅糧多道
被剝罰微斂之令急於星火而南衛病自東
其虛之入而猶不足而南衛愈益病者
貧者逃亡者死不復歸矣故臣等在事以來
南望而咨嗟非憂夫倭非憂夫虜憂夫南衛
而全遼隨之也思忠到任纔數月耳清茶饋
賦徭辦官材枹悅俸種種可觀大者如修復
白二黨添造戍堡軍器清查監苑種馬督脩
堡工程至如海州城工六年不完加意嚴督
月而竣諸所脩舉率多類此其治民如和緩
於醫人脉人劑無弗起也其理事如庖丁之

年大卻大窳無弗解也臣等竊嘆以為如思忠
者卽今稍久其任南衛浸浸有起色而全遼之
元氣可漸回矣不意一旦為中州奪之也夫中
州天下樞非小省也方伯二司長非冗官也顧
治內地易治遼方難求才於內地易求才於遼
方難卽今各省司道英聲茂實需才方伯之選
者濟濟多人擇而使之宜無難者若思忠去遼
而代思忠者或未必習於遼也習矣諸所振施
於金復海蓋之證或不對也謂南衛何謂全遼
何病小愈而更之賢子方啼而奪之乳其能堪
乎臣等所以難之也查得各邊司道偶值遷轉
有人地相宜者率得留任卽思忠前在西寧陞
山東右布政亦經
奏留照舊管事此因往例可據而本官之最宜於
遼方尤彰明較著者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
請將本官以新陞左布政銜照舊管理金復海蓋兵
備事務遣下河南左布政員缺另行推補庶邊

地得人疆圉永賴矣緣係議留賢能兵備官員
以安邊鎮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
揚名親齎謹題請

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奉

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議留撫夷官疏

題為議留撫夷官員以安邊鎮事據分巡遼海東
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叅政王邦俊呈稱
云云尋因到臣隨據鎮城將領衛所官軍士民
人等擁門告保亦與該道所稱相同該臣會同
總督劉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
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擴議照通
判俞方策既以前任不職被論彼處按臣職專
激揚必有的據自當聽候處分何容他議但本
官在遼見管馬市撫夷事務本鎮環遼諸處原
係三衛屬夷向來監市將領不通夷語止憑通
事人等緣飾朦朧畏之則額外增賞以長其驕
狎之則故為刁難以招其怨以故大舉小竊歲
無虛月月無虛日遼事之壞所從來矣本官生
長邊陲深通夷語諸凡夷人入市皆親為詢問
撫摩夷人愛而畏之有所約誓聽從唯謹至於
小歹貴部落赴義州本市充本官與之面約開
設者以故決歲以來河西沿邊一帶息烽燧烽

略無亡矢遺鏃之費固以戰勝之後群虜震懾亦以本官撫處得宜能服其心故也且其計慮方略種種絕人卽如軍中餉糧屢情陰行間謀一切伐謀折衝之事臣等言之他人多不能曉惟本官言下卽悟且隨機應變更有出於言意外之者然則本官卽治民無較至於軍旅之事亦可謂偏至而有餘矣今若中道易之誠恐市夷失望遑塞靡寧誠有如該道所慮者豈得近年以來節過防虞沿河之事有才也相宜功過不掩者卽在考察廢棄不待前說權用况本官先以邊功授官今在邊地任事當緊急用人之時似難以一青終棄合行題

請伏乞

皇上念撫夷非同撫民思使功不如使過

勅下該部議覆如果臣等所言稍於邊計有裨將本官仍留在任供職如以既經論列難以不處或

聖降俸級管事俟其撫防有效另行

題復庶法紀不撓邊疆有賴矣緣係議留撫夷官

員以安邊鎮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奏
人曹仲仁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十九日

奉

聖旨吏部知道本部復奏

聖旨是

西臺疏草一卷北畿疏草一卷東粵疏
草五卷南國疏草一卷

〔明〕王以寧撰

明萬曆刻本

浙江圖書館藏

西臺疏草目錄

一卷

請用舍早斷疏

請收回舊輔

成命疏

參撫臣冒功飾辨乞行勘處疏

參武選題覆假官朦朧縱奸疏

請議處違餉疏

請

西臺疏草

目錄

東宮講學疏

參內璫飾辨疏

請點總倉憲臣疏

再請點總憲疏

請早定國是以濟時艱疏

請火災修省亟圖實政疏

請終養以盡子情以息危機疏

西臺疏草卷之一

廣東道監察御史王汝寧著

請用舍早斷疏

題爲

國是愈紛用舍不決懇乞

聖明早斷以平政體以弘泰道事方今天下蓋多

事矣民生久困

國計不支加以從來未有之災東南數千里如

沼如焚獸攫瓦解事未可知我

西臺疏草

卷一

皇上軫念時艱翻然更始災民則議賑卹失事諸

臣則輕重勘處有差言路彙征而

廷推大僚之

命旋下士民誰不加額想望

太平臣等幸叨言責亦誰不願貢精誠以酬

知遇然而章滿公車幾於聚訟大要皆爲用舍人

材一事所望宜鬱定紛共偕大道惟在

皇上加之意耳臣竊謂大臣之晚節宜恤直臣之

正氣宜培內外之壅滯宜通賢材之錄用宜

先而功罪之異同宜核凡所謂大臣者將師
表百僚是賴未有身爲射的而能展佈四體
勉效匡贊之業者言官交章豈能人人置辯
亦豈宜事事仰

皇上昭雪惟有自裁而去附於古人請臯之義而

槩蒙

諭留彼頑鈍者何足惜間有恩保末路之心而坐
令跼蹐以至狼狽生平不掃盡乎

皇上察其罪過果真策免已晚卽鑒其情辭苦切

西臺疏草

卷一

三

觸藩堪憐

早聽引退以謝人言既可全止足之義而亦不失

始終優禮之

恩所謂恤晚節者此也我

祖宗朝言路之廣超軼三代邇者罪及越職已非

銘鐸求言之盛事況職在言路者而明厭薄

之令且施不測以摧抑之矣逐敢言之士傷

正直之心人寔有口防川何益議論繁興率

由於此諸臣血誠素積不憚批鱗

皇上聖度風宏何難止輦揀之輿論復其原官則
刻印銷印千載芳軌其餘攻辯事情與其斷
自

宸衷曷若付之部院從公評酌庶清議常伸而

國體無損所謂培正氣者此也內之郎署序轉
方面我

朝制度原有深意今積倖率至捌玖年甚則拾

肆伍年鮮不推大叅憲副者間躡京卿益滋

後議昔人所爲歎積薪也況藩臬之長晉陟

西臺疏草

卷一

三

卿貳歲能幾人是內與外俱壅耳蓋不有缺

卽補有推卽下則官不苦於代斷人各幸其

展驥而無復人擇官與官乏人之虞矣所謂

通壅滯者此也年來廢棄諸臣大都宏材勁

節表表負當世之望者懲創已久一棄不復

收遂至日漸凋謝識者扼腕越職叩

關有激乎其言之也激之而

上不平則有法外之處分處之而不服則有意

外之猜度愈猜未必不愈激愈激則未必不

愈滋厭棄諸臣雖憂先

廟廊卽老死巖穴當亦無悔奈

宗社之計何

皇上如天之覆於諸臣何憚及早

賜環俾

國家收得人之寔端揆無嫉賢之名而大小臣

工自相忘於無猜無激之世所謂錄賢材者

此也

人主所恃以磨勵一世鞭箠四夷者惟是賞罰操

西臺疏草

卷二

四

三

其權耳欽州失事與武定等旣被殘破又議

征勦生靈何辜而置之不問黎漢州生致鄭

文父子滇蜀共之滇疏稱夷酋懼獻明以搆

取而蜀疏則稱指揮張惟忠等力戰陣擒兩

疏具在誰真誰罔豈庸劣之督臣尚圖因敗

以爲功而慷慨功名之撫臣未免徇下以罔

上耶此而寬假何以服遠謫將吏而杜欺冒之漸

所謂核功罪者此也臣竊見近日以來疑端

旣開轉相枝葉言官之中業已水火相軋浸

尋未已安知不蕭艾同摧固非諸臣之幸亦

豈

宗社之福漢唐季世可爲寒心願

皇上鑒往杜來

早賜乾斷用以輯羣情而飭法紀其於清心省事

養

國家和平之元氣計無急於此者卽有水旱兵

革可恃無恐矣臣仰戴

天恩感慨時事故不避忌諱皇陳一得如此伏惟

西臺疏草

卷一

五

三

聖明留神採擇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陸年玖月初壹日

請收回舊輔

成命疏

題爲舊輔險謀敗露政本萬難再辱早乞

聖明收回

成命以杜陰邪以噤人心事臣惟自古陰邪大臣

必設陰謀以傾善類人主不覺而入其術中

必至惟所欲爲而國家禍敗隨之矣然未有

密布傾危顯肆欺罔視言官爲讎敵置公論

於弁髦如

西臺疏草

卷一

六

召用大學士王錫爵者反覆疏揭不意其負

國負所學決裂至此卽擬仰遵

明旨糾正因諸臣公疏特疏摘發殆盡竊意

皇上察其姦欺且暮黜免臣何容贊今靜俟

宸斷又決旬矣而

命使尚未收回將待其再辭以示優禮舊臣之

德意乎抑謂不妨再出益當感

恩以圖報乎臣竊謂錫爵心未盡死萬無應

召之理矣在昔錫爵之執政也如並封兩票猶是

觀望之術今則皇以諸嬖行其傾險矣如廷

趙南星顧憲成等猶是陽扶陰擠之術今則

明與忠正爲讎矣自昔裂麻引裾未聞爲謗

爲罵從古止輦轉圓豈是受辱受侮今以失

心天日之忠讜翻作指詈之罪案以痛哭流

涕之正論詆爲鬼哭神號之魔語壹字顛倒

白日成黯片語挑激平地起波尤可駭者

皇上容言納諫如天地覆載謬云不嘆不喜但以

禽獸畜之而欲鷹鷂擊之縱不難傾陷衆正

獨不念虧掩

聖量乎其陰謀一泄無可收拾不得已而昧心

強辯雖犯天下之公憤遺萬世之共唾而不

復顧惜矣故據其密揭明欲誚激

皇上箝言官之口以待其來及觀辯疏亦明知身

爲射的不復置喙又安得視顏復來強據百

僚之上而肆其毒況

聖明洞鑒業已不用其言何必虛拘其身譬之猛

虎毒蛇卽不屏諸四裔早宜縱之山藪無俾

當途敗羣謀

國不然祇足辱

溫綸滋舉

朝之疑畏耳近見

聖諭輔臣朱廣李廷機或恤其冒寒就路或憫其

遣家先行已

俯鑒其決去之情及

諭輔臣葉向高又着鴻臚寺官

宣諭元輔次輔速出贊襄豈朱鑒其不可不亟去

西臺疏草

卷一

八

之勢耶臣拜

命之初首請

皇上早聽諸臣引退蓋遲徊日久議論日增及今

抽身亦爲晚矣竊願

聖明卽賜乾斷又願輔臣向高無避嫌疑力贊

聖斷不惟來者亟杜其來而且去者

亟允其去別

簡忠賢共圖化理毋令陰險如錫爵輩者得列其

間庶政本清爽人心欣悅此

宗社之福奚直大小諸臣之幸也臣職叨言責義

難終默故不避

斧鉞一罄愚忠仰祈

皇上採擇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陸年拾壹月貳拾壹日

參撫臣冒功飾辯乞行勘處疏

題爲撫臣冒功飾辯情罪益彰謹據揭糾參以

杜欺同事臣惟封疆所重在功罪兩端

國法最嚴惟欺冒一節竊見本年貳月內生獲

逆賊鄭文父子於黎溪州滇疏則稱自承孝

獻出蜀疏則稱指揮張惟忠陣擒擒與獻當

有辨矣臣念冒功之漸不可長也仰請

皇上核實使蜀之撫臣喬璧星稍畏公議何辭以

解不意今月初玖日投臣壹揭爲滇賊擒獲

西臺疏草

卷一

十

疏

根因覆查已確謹據實揭報以明心迹事臣

不覺歎息有是哉扶同欺罔敢避怨毒而不

糾正之乎揭稱鳳賊謀叛之始卽檄令帶管

建昌道右布政使蔡守愚督發官兵馳赴金

沙江堵截聲援節據該道呈報鄭文等潛逃

渡江藏匿自承孝山寨諭令獻出不遵指揮

張惟忠等受都司施勳金城指令發兵攻圍

逆賊拒敵就陣擒獲鄭文等各緣由前來欲

俟覆查具報第會川距省貳千餘里道路險

阻往返廢時遂仰遵但有聲息通行飛報之
旨於調補監司疏內言及竊欲少紓

皇上宵旰之憂慰中外人心之望隨接邸報該雲

南巡撫陳用賓爲兵將仰仗

皇靈連擒謀反巨率等事該職查得指揮張惟忠

擒獲鄭文申報兩省情節互異備牌仰道嚴

查該道據監理通判歐陽炳呈遵依差百戶

朱世倫等同忝道差人前去會川衛查訪隨

准統兵金城手本回稱正月貳拾捌日自承

西臺疏草

卷一

十二

疏

孝投見張惟忠諭以利害責令發獻鄭文比

自承孝應命回寨不意變詐遷延不獻至貳

月初壹日方行傳令催兵攻圍鄭文擁衆拒

敵官兵奮勇富陣擒獲今奉行查據張惟忠

回稱先因自承孝認發鄭文之初已在立案

寫文故云獻出及至擒獲之後令軍議劉甫

王賢分投膳寫具報兩省上司王賢因逼文

緊急就將初時自承孝認獻鄭文移稿誤勝

申報雲南兩院託卑職時因軍旅倥傯以致

失於檢點等情道府覆查相同爲照職叨提
衡一切軍務民情憑司道呈報轉達此亦事
體宜然詎意指揮張惟忠申蜀則云陣擒申
漢則云獻出以致兩省奏報參差誠不能令
人無疑者責以徇下罔

上夫復何辭第今據該邊道府回稱鄭文等的係
擒獲且施勳乃雲南統兵都司維時與金城
親在行間身任其事知之最詳貳官前報公
文稱各賊俱係追捕擒斬與今報互質始終

兩臺疏草

卷一

三

卷一

相同卽滇疏中前敘張惟忠之報獻出復敘
貳都司之報擒獲蓋亦疑其互異故兩存之
原疏可鑒也況斬賊多功非與賊交鋒曷能
有此由斯以論則鄭文父子爲張惟忠擒獲
似可無疑除軍識王賢從重究治指揮張惟
忠聽候另議外所據覆查緣由相應揭報據
此則壁里非惟不知引罪且將覲然冒之以
爲功矣臣查滇撫原疏稱統兵裴布度等揭
稟據原差督官蔣資亨報稱自承孝將鄭文

於貳月初壹日獻出又據指揮王自安等報
稱自承孝懼怕方於貳月初玖日獻出鄭宗
舜然則滇疏蓋據兩差官所報而差官蔣資
亨王自安皆與張惟忠共事於行間者使惟
忠之報獻出鄭文而果誤耶則資亨之報何
以相符豈亦資亨之軍識誤勝耶使金城等
之報陣擒鄭宗舜而果實耶則自安之報獻
出何以相背況宗舜未聞認獻豈自安之軍
識誤立案耶抑誤勝耶宅內獻出與寨外陣
擒又追至江邊陣擒共見共聞壹愚人能辨
之謬誤於軍識可信乎不可信乎藉口遵
旨飛報未經覆查罪尚可原今覆查矣而仍以貳
參武弁之捏詞爲陣獲之實證將誰欺乎且
斬賊肆拾餘級豈其逆我顏行而忍剪滅之
逆夷尚未伏乎三尺而平民先含冤於九泉
行間將吏罪不容誅撫臣提衡一面甘爲扶
同不罪捏報之司道而罪實報之指揮軍識
不亦辱

兩臺疏草

卷一

三

卷一

節旄與被遠之滇撫類哉壁星素負勁氣兼扶機

鋒拜

表可以輒行捐貲拾萬金錢可以不問豈於臣疏而不能露章置辯惟是

聖明在上清議滿

朝天子難欺姑先嘗試但使此揭得行

獻俘在邇將遂爲分功之地耶臣竊見近日薊門

之敗掩重爲輕寧夏之勝倖功覆罪邊臣積

習久可扼腕然一經摘發自難遮護未有支

百臺疏草

卷一

五

九

吾飾辯如壁星者伏乞

勅下部院行兩省巡按御史將擒獻事情併妄殺多命嚴勘詳確然後分別議處以爲冒功欺

罔者之戒

宗社幸甚東南幸甚臣易任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陸年拾貳月拾伍日

參武選假官朦朧 題覆疏

題爲部臣相習朦朧縱奸滅法仰乞

聖明嚴行議處以遠

祖制以警官邪事伏觀我

朝律令世職襲替條例森然犯堂者革冒襲者保

勘官一體罷職詐假官與者受者各斬先之

衛所結送繼以司道覆覈駁勘再三而後達

部銓選從來遵行無改也今據刑科抄出山

西撫按貳臣會參假官冒濫宣事不意律法

面臺疏草

卷一

五

朱律

嚴明之世有徑憑通狀併功冒襲如劉貞元

傅鳳竹等者又不意扶同積弊習爲固然既

緣囊中之靈爲之襲授又尋事外之案與之

躲閃有如武選司官吏者軍功告併奸宄百

出或冒他人總小旗爲祖役或指同姓陣亡

之骨爲父兄籍屬編氓頂認軍伍身居市廛

買報邊功諸如此類寔繁有徒該部既知之

審矣何獨於鳳竹等而信之各犯本以遊手

白丁貪緣積得賄賂潛投世職接踵功次惟

其牽捏宗圖號紙任其影射卽偏關兩所已
經發覺見在勘問者致人其未經勘問與沿
邊各衛所未及發覺者又不知幾何人也幸
而敗露捏詞奏辯正宜嚴究根因乃復朦朧
題覆據稱節經本部具

題逐一查明在案原案既具在也不由起送亦
未經駁勘其是否親支有無冒冒功次執查
而孰明之不云案中之情偽應行原籍覆覈
而謬云恐別案有犯姦盜人命失機等情彼
面呈疏草

卷一

五

六

中作何勘問是明開羣枉辯豁之門別示一
種出脫之路誠有如撫按所參者

祖宗朝設立起送保勘之法竟可廢格不用矣何
物積書敢以瞞天之膽做此通神之事誰寔
爲政任其作奸查得貞元等事情在萬曆參
拾年以後者拾之政原任武選司郎中則沈
朝煥朱化乎也原署司事員外則柴大履徐
望也除大履已故朝煥雖經降調相應仍候
處分外徐鑒任事方新材守素著前疏係其

所覆臣何敢遽信錢神第不知是何意見而
特開一面以爲之地終屬朦朧臣不能爲鑒
解也至若朱化乎善狀無聞貪聲有跡自推
陞各都司以及京衛掌印管屯率以賄成皆
爛麪衛衛王校尉過付稍不如數則降調隨
之如永清左衛李指揮之寃共知也其最著
者得觀海衛王兆榮千金聽其冒襲則王兆
規之揭首存案不舉得李師沆叁百金得張
文憲龍尚志千金聽其冒敘播功則馮邦濟
之首揭存司可証卽積書童蒙事露已經錦
衣衛訪拿伍百金暮入而掣回縱釋是庇奸
也及孔有中頂役隨經堂官訪革叁百金暗
投而仍畱在司以致巧覆得行偽卽僞官踵
敗是長奸也噴有繁言未易枚舉可令宴然
叅藩久作吞舟之漏乎臣叨掌山西道事職
司法紀義難緘默伏乞

勅下部院一併議覆將假官劉貞元等弊書童蒙
等盡法究罪該司官分別議處庶

面呈疏草

卷一

七

八

以上原缺

國家之典章知所恪遵臣子之職守不致屑越

所裨於邦政匪淺矣臣曷任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柒年貳月貳拾陸日具

題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以下原缺

請

東宮講學疏

題爲

青宮講學久曠懇乞

聖明及時舉行以培

國本事臣等竊觀今之天下天變人窮在在危

迫缺官廢政事事玩弛把人之憂未易縷數

至於根本大計無如

東宮講學爲方今第壹義伏觀

西臺疏草

卷一

五

大明會典所載凡遇朔望節假及大風雨雪隆冬

盛暑暫停講讀寫字停者其暫則講者其常

也

祖宗制度鑒法千古今

文華輯講伍年於茲業已幾歷寒暑可復停乎

三代有道之長在蚤教諭臣不敢遠引請

皇上試自思古今善敗何以周知民間疾苦何以

洞晰雖由

聰明天縱而朝夕講讀之功當有不可誣者試又

思初年

國勢何以全盛近日時事何以陷危豈非凝承之正人不接於目啓沃之正論不聞於耳遂致忽親萬幾而漸不克終耶

皇太子睿質夙成固足克紹前烈然不法朝講夕誦之勤而僅襲處深稱聖之逸恐於本來至德不無少損

皇上聖慈篤至或自有式穀之道非臣等所能仰測惟是

面聖疏草

卷一

聖

奏

深官之燕閒必不若

講幄之清嚴足以消佚志也宦寺之唯諾必不若官寮之開導足以擴善端也伏覲

太祖高皇帝之諭臺省諸臣有曰朕諸子日知務學必擇端勤文學之臣兼官寮之職講讀經史涵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自不爲偏岐所惑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

荆棘中大哉

聖謨真萬世鑒豈法

祖如

皇上而念不及此竊恐積漸以往康衢曲徑分途日遠而不自覺

宗社根本之計豈宜屑越至是乎臣等均叨言責久積血誠故敢不避忌諱合詞以

請乘茲暑去涼生

皇太子出閣講學萬難再曠伏願

面聖疏草

卷一

聖

聖明計先

國本

亟允開講俾日緝熙於光明四海瞻仰在此壹舉

臣等曷任祈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柒年柒月拾伍日

參內瑞飾辯疏

題爲奸瑞飾辯顯肆箝制懇乞

聖明乾斷以杜欺罔以開言路事臣等竊惟言官責在糾繩釐弊發奸是其職掌聞寺鮮知禮義徇私盡

國亦其常態然未有貪婪不悛恣肆無忌敢於欺

明主而巧於箝言官如內官監陳永壽者永壽以機變之材濟谿壑之性侵盜各工錢糧魚肉

而臺疏五

卷一

主

御批

各商膏髓種種賊私何啻百萬其兄陳邦彥如狐駕虎相依爲奸業經臺省諸臣先後摘發以俟

聖斷無容再贅及見永壽辯疏顛倒挑激不覺髮上指冠有是哉奸瑞之欺罔也將謂蜂蟄有毒令人知所畏而不敢言耶夫

皇上以監理工程責之永壽而永壽肆爲侵剋以竭

皇上之帑藏又故爲延換以誤

皇上之

大工有負

任使罪可勝誅科臣李瑾胡家棟奉有

明旨一則巡視殿庫一則巡視

大工目擊其奸貪之實循職糾參無非爲

國家國節省爲永壽者正宜席蓐待罪卽清刷

年例之張郎中職掌所關非永壽可以反噬

而況欲甘心於兩給事乎所稱嘉棟之父足

跡未嘗入京長安共知此而可誣何事不可

而臺疏五

卷一

主

御批

誣甚至以死友貳字謬爲壹網之計瑾與嘉棟等何私而黨卽與永壽亦何怨可挾而信口羅織滿紙戈矛不知有

天子之耳目又安知有言官此我

朝貳百餘年以來所未有者也

聖明在上如日中天機鋒雖巧肺腑畢露似不必

煩臣等白簡惟是瑾與嘉棟言官也言官效

職內瑞以汙穢之詞巧肆排誣而制其口儻

置南陽於不可問是朦蔽之漸非所以弘開

言路也且永壽一介刑餘罔顧三尺卽邦彥之惡百倍於田榮諸人懼爲之續輒敢欺罔天聽萬一得志益恣鴟張目前竊財久之竊柄從此禍人國家莫此爲甚是腹心之憂非所以逆折邪萌也蓋欲杜邪萌須重言路欲開言路先懲欺罔伏願

皇上大奮乾斷盡發科臣奏疏從公勘問將陳永壽及陳邦彥計贓正法以彰

斧鉞以應近日天鳴地析人病物怪之變庶微漸

西臺疏直

卷一

三

三

可杜而治安可以長保爲此不避傾險共效

赤誠統惟

聖明裁察臣等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柒年捌月拾貳日

請點總僉憲臣疏

題爲臺綱至鉅長貳一空察典至迫部院兩重

懇乞

聖明垂賜

點用以飭風紀以重

朝常事臣等竊惟

國家之大綱大政上自

官府下及海隅其間黜陟刑名禮樂錢穀何壹

事不關會都察院左都御史實總其任而副

西臺疏直

卷一

三

三

僉都御史相與協佐之無論臣等拾叁道藉

以受成卽陸曹之提衡與百司之表率胥繫

焉

歷朝以來從未有懸缺不補者有之自

皇上近年始閣部臺省之推請總憲至於嘔心瀝

血率皆

畱中必以副都御史詹沂在印未至於空懸而憲

務未至於盡廢也今沂不惟封印在庫且奉

旨回籍矣尚可遲疑而不卽

點用乎伏讀

大明會典一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

職專糾劾百官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應

不公不法等事又一款凡在外司府州縣等

衙門每叁年朝

覲吏部會同本院考察又一款凡天下諸司官叁

年朝

覲除考察黜退外其存留官員公事未完等項大

班露章

西臺疏直

卷一

三

三

面劾蓋平時職掌既以獨特風紀而提庶僚之綱

叁年考察又以品隲人材而叁銓宰之柄此

壹日不可缺者而屢推不補久者伍年近者

亦貳年矣卽壹人不可缺者而昔尚存其壹

今併缺其叁矣內臺何地門畫扁而無人憲

印何物庫久貯而不用卽有官邪誰與糾正

卽有冤枉誰與辯明天下入

覲官員不出兩月鱗集

闕下過堂之日誰與吏部會同而叁酌其去留存

留之官誰爲

朝廷露章而糾劾其闕失

祖宗制度特設左都御史復設副僉都御史協恭

厥職豈徒備員而漸缺以至盡空設官之初

制謂何萬不可緩者壹計吏大典

祖宗特令貳叁都御史與吏部尚書侍郎參覈而

黜陟之良有深意儻有部無院相維相制之

體安在萬不可緩者貳計期迫矣各撫按賢

否冊揭何處投遞拾叁道咨訪單何人總裁

西臺疏草

卷一

三

三

畢力料理亦須時日萬不可緩者叁

覲吏羣集惟憲度是凜而都御史一官虛無人焉

激揚之風采久湮卽

朝廷之威命漸替萬不可緩者肆此特據目前

政務至重至急者言耳其餘各項文移一切

停閣內自部寺而出者無從分布外自諸司

而人者無從稟成各差報滿何人題註內外

各官考滿何人考覈案積如山壹壅百壅是

何景象成何政體

皇上英明天縱豈其念不及此而忍自屑越耶事

關臣等衙門且勢迫燃眉敢憚補牘伏願

皇上任賢勿貳待旦卽行於部推左都御史及左

僉都御史各

點壹員速令朝受

命而夕就道刻期前來庶於

朝常計典尚有濟也惟

聖明俯垂察焉臣等曷任所懇待

命之至

西臺疏草

卷一

萬曆叁拾柒年拾月初叁日

臺

再請點總憲疏

題爲一陽初復

聖政維新萬國來同總憲倍亟懇乞

俯察勢窮時迫卽

賜點用以重計典事竊惟天道流行若循環然陰

極於剝則陽復隨之當茲長至正剝極而復

之候也年來

官府否隔人材推沮老成忠正遍滿巖穴而大

僚落落如晨星甚至貳叁都御史懸缺不已

西臺疏草

卷一

三

郭成

繼以空署封印且叁月矣斯固剝極之象也

陰暄世界日望開霽奈何尚吝不遠之復乎

臣等甚惑焉豈風紀之司

祖宗特重之而

皇上輕之耶抑臣等急之而

皇上故緩之耶無論差務寢闋法紀陵夷卽各省

直入

觀官員旦暮畢集此何時也而主計之都御史尚

可須臾緩哉臣觀

廷推諸臣皆大節表表夙負海內之望者豈

一足當

聖心而遲迴至此耶有御史分職而無都御史以
統之如襄之無領卽臣等之職多掣肘而不
得盡有吏部卿貳主計而無都御史以參之
如有左手而無右手卽銓臣之心必覺偏枯
而不自安

皇上試思

祖宗設立此壹官可遂廢手抑壹日不可廢乎

西臺疏直

卷一

重

祖宗計吏

大典可令吏部獨擅之乎卽令吏部獨任之而銓

臣敢於廢

祖制不畏天下之清議乎臣等叨列言責職在糾

繩批鱗請劔尚冀回

天於萬一況

簡用總憲在

皇上一點發間甚易易者合疏單疏血誠欲嘔而

不蒙

聖鑒小臣自媿溺職何顏以事

明主卽

聖明在宥而令

歷代計典一旦屑越亦何詞以解於天下後世紀

綱重任決非可缺之官考察屆期再無可待

之日臣等引裾無階叩

閣不應不得已瀝誠補牘詞旣窮而心滋苦矣竇

生痛哭流涕未足喻臣等下情之迫切也伏

願

西臺疏直

卷一

重

皇上乘茲踐長之辰

亟需總憲之

命庶衆正與陽德俱亨而

聖治偕化工竝泰矣臣等曷任籲禱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柒年拾壹月

日

請早定 國是以濟時艱疏

題爲賢路不容久妨

國是急須早定懇乞

聖明自爲

社稷斷在不疑以濟時艱事臣惟是非無兩存之

理賢不肖無並立之勢

人主不早斷而人臣又執意見之偏以其攻不肖

者移之自攻僉夫乘之是非滋亂我

皇上天縱睿謨太阿在握何難辨此而持疑不斷

西臺疏草

卷一

三

臣竊感焉近見吏部推陞先後

批發不下數拾餘人舉

朝加額咸謂仕路稍通人情從此漸甯然不過

方面而下及部寺庶僚已耳至於舉校卜補

大僚與臺省之差轉

畱中如昨也被彈諸臣雖身無完膚而

賜狀之

命拾不得壹在籍諸賢雖世所仰爲威鳳祥麟思

一見之爲快而

賜環之

命百不得壹無乃在外者之不欲其人故在內者

之不欲其出卽久掛彈章終歲杜門者而暫

羈繫之以塞茹連之路耶彼被論諸臣方且

叫苦叫哀以冀矜憐又或言讎言枉以示挑

激在過慮者遂疑有翻局之謀卽平心者亦

鄙其戀羶之態諸臣業已覲顏不肯自斷而

皇上又不早斷以速其去不幾辱

朝廷汗千古之青史乎矧今腹心受病漸至四

西臺疏草

卷一

三

肢不仁

國有三空將一潰不可復救

皇上方優優泄泄聊且目前遼左軍機動成築舍

嶺南填撫視若贅疣巡漕按臣迄今未遣而

慷慨擔事之漕撫又處去畱未定之地矣數

百萬軍儲託重何人此皆時事之大可危者

兼之

畱都議論日引月長箇中之隅見少差而室內

之戈矛互起清議自明

國體可惜甚至鄧中錢策以部民而橫試諸臣

被察郎中鄭材以久竄險邪而妄擢

國是總由

皇上不斷致茲紛紜世道人心良可扼腕臣敢以

斷之壹字補諸臣之牘伏願

亟黜羣邪而後枚卜可舉

國計尚可收拾

亟下南北諸臣參辯之疏於部院俾之分別上

請而後流品可定議論可省大僚乏人卽以巖穴

西臺疏草

卷一

三

光緒

之選充之言路乏人卽以鱗集

闕下者慎選而分布之

宸斷需登而平明景界可立觀矣幸爲

社稷安危之計

俯垂察焉臣曷任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參拾捌年貳月貳拾叁日

請火災修省亟圖實政疏

題爲修省方度久災示警懇乞

聖明畏天之威亟圖實政以安人心事臣竊見去

冬無雪由春入夏無雨在在旱魃赤地如焚

日日風霾白晝慘晦壯者流離老弱成瘠人

心惶惶危亂將至不啻積薪而厝之火也嘗

讀夏書先王克勤天戒百官修輔我

皇上俯俞禮臣之請自肆月初貳日爲始著各官

痛加修省毋事虛文

西臺疏草

卷一

四

光緒

宮中齋禱仰歷

聖惕庶幾古聖王芳軌而

正陽門箭樓卽於是夜災矣以向明出治之地

不期而災可異也以虔修密禱之始又若有

爲而災尤可異也天戒孔赫人心益危豈惟

臣等修省無狀卽

皇上之齋禱無乃不足以當天意耶考之荒政簡

賢黜不肖以警於有位緩徵弛禁盡罷一切

不經傾帑儲以佐百姓之急俾冤理枉以迎

和氣其最要者值茲公私懸罄之秋當事者計無復之請發

內帑請撤稅請停採木率皆

雷中亭割參萬金以給黃冠不經之費而不忍留畿南數千之稅以肉白骨寧捐米千金以市白玉無用之物而不忍罷虛溝橋數百之稅以惠貧民臣甚惑焉商宗之命傳說有曰若大早用汝作霖雨今杜門諸臣抵死不去而枚卜久稽大僚多缺巖穴諸君子日煩補牘而西臺麻草

卷一

聖

不蒙

賜環是甘霖之用未盡枚也識署一空囹圄幾滿無辜良吏久作楚囚相對文章以請而不蒙矜釋古稱三年之旱六月之霜夫豈虛語譬之一身然腹心之內邪魔尚伏僅以一脈正氣流通其間而十九鬱隔遂致四體不仁百節痺痿周身榮衛痛癢不相關聽其腹削以至於盡卽虛扁遇之當却步而走甚至

東宮講學

宗社根本之計至重至嚶緊風聞

聖慈有加而曠典未舉人情久鬱天意可知臣等

受

皇上知遇敢不嘔心瀝血以仰贊

昭假痛自循省闕失良多勉圖交修舍是無可效

犬馬而區區微誠尚不足以徹

九闕又何足以格重玄然則

皇上所云齋禱者豈減膳撤樂便足示貶損齋居

露立便足昭祇畏乎試思此等故事實耶文

西臺麻草

卷一

聖

耶夫

人主事天如子事父母恒陽烈風父母業已震怒不就其所怒者省改而徒事虛文祇益之怒也旦而虔禱暮而火災又當陽位威怒赫然明示以所修何事所禱何心卽微色發聲不嚴於此矣昔宋神宗久旱求直言見鄭俠流民圖長吁數四竟夕不能寐翌日罷新法之不便於民者拾有捌事民間歡呼相賀是日暈天雨遠近沾洽

皇上敬天勤民超軼宋神宗遠甚而數日以宋不

聞有所施行豈天怒不足畏而直爲此泄泄

也伏願

聖明鑒於危機設誠而致禱焉

早俞開講

亟允枚卜凡登明理枉諸大政與散財救民諸急

務

渙發德音若常時雨其餘久掛彈章者無俾羶戀

以累清明之治互有可否者無槩寢闕以滋

兩臺疏草

卷一

聖

祖爭之風政體宜一無示不測而開神叢之

端言路宜廣無靳

俞旨而沮茹連之氣仍願

勅諭諸臣事期共濟議在相成各矢公天平僭於

大道庶

皇上事事齊禱卽臣等人人省修如是而人心不

宅天意不回旱災不消殍者請正臣欺罔之

罪臣曷任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參拾捌年肆月初陸日

請終養以盡子情以息危機疏

題爲微臣浙產招忌疊伏無端懇

恩終養以盡子情以息危機事臣讀邸報見給事

中段然一疏內稱御史喬應甲誤投手書爲

王基洪所得有其事應否發抄與軍師商量

之說及讀應甲辨揭云一小人謗應甲投書

與臣稱軍師商議爲假浙人害同鄉臣一見

駭異青天白日之下有造飛語中入至此哉

應甲之揭自明似可無辨第中臣有因安得

西臺疏草

卷一

呈

三

無說而處此臣素性硜硜惟知自守恥於庇

人字下有所建白祇求信心更恥拾人唾餘

生平與應甲無一臂之交應甲入都往拜一

面時同官傅振商在焉回拜又一面此臺規

也及應甲補官僅投一刺公署既已久局私

寓絕不往來卽班皂等役有目其誰能

欺臣筮仕縣令正在延陵君子之鄉偶幸無

罪叨陞禮部旋還今職無競無營自信立於

不黨之地何獨於應甲而黨之今之直攻漕

撫李三才者非應甲乎臣故三才之屬令也

三才嘗薦臣臣於

國是急須早定一疏未嘗不以慷慨擔事爲三

才持平然則臣非攻三才者何密謀之有據

書發抄何揭軍師何人基洪當自知之而故

自推自解駕爲此說令人簸弄其間得無以

同官劉國縉等申明臺規臣不能阻因而恨

臣遂中臣耶夫基洪言官也欲攻異已且有

同心不難明目張膽何必假手公疏以操室

西臺疏草

卷一

呈

三

中之戈鬪繫臺綱漸不可長國縉等執之有

詞臣安能阻之不與聞者拾肆人靡不列名

臣安得而避之晉人議論不合彼此不相能

無端波及浙人爲浙人者久知罪矣執政要

津相繼拾陸柒年其不愜於天下處臣何敢

諱此造物所忌而況人乎今之稍礙眼者無

論賢不肖業已一空如臣拙於諧世而孑立

風波中宜來妬婦之忌庸知臣有懷將毋旦

暮求去者耶臣拜

命之初序該兩浙巡鹽以迴避故差巡倉堂官與河南道照臺規公定臣不與聞原任科臣胡嘉棟有意排臣卽於臺長疏中突稱有冀倉漕之差而姑待於後者倉差簿書最瑣事權最輕較鹽差遠甚從來人所厭薄而謂臣冀之乎臣是時請假送親去志已決河南道李光輝力爲臣白兼阻臣去恐涉有託而避不得已中止今臣母擯旬有貳矣臣兄早世臣子皆在襁褓去冬臣母思鄉携臣子先還不

暮發南北合筭已成機局試問段然陷害流言壹日而伍采至是何鬼蜮作彼置郵斯世道之憂矣直詣臣之不幸耶臣因是而有慨於今之喜事者或看風看色以爲捷或殺人媚入以爲雄或構鵠與蚌以徐收一網或混薰與蕕以巧圖兩抹或不疾而呻明肆羅織以伏排擠之端或同病相憐暗裏藏鋒以張輔車之局將蠟穴名賢扯作幾重步障卽廟堂大老總在筆底波瀾言路自輕漸致旁落當途多掣誰與主持卒之誤已誤人且誤國家前車不遠何苦作孽臣今差已滿後差未奉命入諛口伏此不測之霧段然雖去豈無段然伏乞聖明俯鑒下情特俞終養俾得少伸烏私遠避燭燄感戴天恩銜結不朽臣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萬曆叁拾捌年陸月拾陸日

西	盛	疏	草	卷	之	一																										
西	盛	疏	草	卷	之	一																										
西	盛	疏	草	卷	之	一																										
西	盛	疏	草	卷	之	一																										
西	盛	疏	草	卷	之	一																										

北畿疏草目錄

二卷

查參處補漂欠疏

查參掛欠私逃疏

勅稅監欺罔疏

條陳倉漕積弊疏

參貪婪部臣乞行勘處疏

舉劾運官疏

參邊儲起納違限并掛欠私逃疏

北畿疏草

目錄

條陳

國計利害未盡事宜疏

舉薦方面疏

舉劾有司疏

舉薦部運白糧官員疏

舉薦巡緝官員疏

舉劾京衛各官疏

北畿疏草卷之二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

查參處補漂欠疏

題爲運官漂欠數多沿途隱匿不報謹據例查

參處補以肅漕政事臣奉

命巡視倉庾於本年拾月貳拾伍日接管見本年

漕糧起納米完隨經嚴行各該總運官旗上

緊督催去後延今冬抄起掛尚多行准戶部

署京糧廳事主事陳訐謨手本回稱查得處

北畿疏草

卷二

州衛指揮樂大烈共掛欠米肆千玖百石衛

州所副千戶魏國賓共掛欠米壹千叁百捌

拾陸石壹斗紹興衛指揮使武邦朝共掛欠

米壹千貳百伍拾捌石肆升府軍左衛副千

戶黃應龍共掛欠米肆百玖拾叁石叁斗玖

升寧波衛指揮潘隆共掛欠米肆千玖百捌

拾捌石伍斗贛州衛指揮馮應熊共掛欠米

貳百柒拾柒石壹斗貳升處州衛指揮續蒙

勳共掛欠米壹千壹百伍拾陸石寧波衛指

揮王承祚共掛欠米伍千貳百玖拾石貳斗捌升紹興衛指揮戴應吉共掛欠米肆千柒百貳拾肆石伍斗安慶衛指揮劉惟清共掛欠米肆千壹百柒拾壹石廣洋衛指揮李管共掛欠米玖百叁拾捌石江陰衛千戶馬汝良共掛欠米陸百伍石水軍左衛指揮楊令名共掛欠米壹千叁拾捌石捌斗肆升江陰衛指揮張弘仁共掛欠米捌百叁拾捌石橫海衛指揮陳三德共掛欠米柒百壹拾陸石

夏鎮河道郎中印照江陰衛千戶馬汝良漂流米肆百陸拾壹石叁斗告有宿遷縣印照寧波衛指揮潘隆漂流米玖百捌拾玖石捌斗告有東光等縣印照府軍左衛千戶黃應龍漂流米叁百捌拾叁石伍斗肆升告有夏鎮河道郎中并嶧縣印照台州衛指揮朱大有漂流米伍百肆拾柒石捌斗告有滄州印照溫州衛指揮胡桂芳漂流米玖百捌拾柒石告有秀水夏津貳縣印照溫州衛千戶徐宗憲漂流米柒拾伍石捌斗告有武清縣印照荊州衛指揮吳宗漢漂流米玖百貳拾肆石告有德州戶部監督印照黃州衛指揮張科漂流米壹百柒拾捌石告有儀真地方印照衢州所千戶魏國賓漂流米肆百叁拾伍石肆斗伍升告有嶧縣印照紹興衛指揮武邦朝漂流米叁百柒石肆升告有靜海縣印照紹興衛指揮戴應吉漂流米肆百叁拾肆石告有邳州印照蘄州衛指揮郭勳漂流米

參百伍拾貳石伍斗告有價運批文俱各未
准處補粉骨難完乞照近例俯准折尖抵補
超全衆命各等情據此除漂糧查無印照難
以再議起欠掛欠見在追比外以上各官漂
流共計壹萬參千肆百柒石陸斗叁升查得
議單欵開旗軍漂流船糧在大江漂流者爲
大患河道漂流者爲小患許卽時赴所在督
押司道陳告當日委官親勘船糧有無俱盡
漂沒逐一查勘的實出給執照仍申呈漕運

平糶疏草

卷二

四

舊元

價運密切訪勘的實會同具奏聽本部議覆
處補又一款漂流奏到之日先將運到糧米
照例上納京倉者減除通倉上納如漂流拾
石減除壹百石每石省下脚米壹斗以補漂
流之數除正糧照例加耗所省脚米止刮鐵
兩平收受若通倉缺厥仍赴京倉上納如漂
流壹百貳拾石免曬壹千石亦兩平收受每
石省下曬折米伍升并耗米柒升共登斗貳
升以補漂流之數又一款漕運把總指揮千

百戶等官如有漂流數多把總叁千石指揮
及千戶等官全幫領運者壹千石千戶伍百
石百戶鎮撫貳百伍拾石俱問罪於見在職
級上降壹級有能自備銀兩不費別軍羨餘
當年處補完足者免其問降若願隨下年補
完及叁年內盡數補完者亦准復原職等因
遵行在案爲照歲運漕糧係關軍儲重計顆
粒無容通欠沿途果有漂流無分大患小患
俱應飛報所在衙門查勘明確據實奏

平糶疏草

卷二

五

舊元

報下部覆議方准改倉免曬折尖等項處補此定
例也乃今各官運有漂流希逃降罰輒諉相
去窩遠率多隱匿不報致難奏
請或已經奏
請議於該幫該總均攤賠補而旗軍各不相顧初
認攤補竟無著落及至掛欠數多嚴限追比
援例苦告折免亦晚矣但查今歲東南災荒
最烈各官身家俱困稱貸無門監斃何益且
漂糧出自天數實與侵盜有間若不重其降

罰量爲轉移豈惟漕政之法紀不伸而

朝廷之恩卹尚未過也伏乞

勅下戶部移咨總督倉場衙門吊取指揮等官劉惟清等沿途所告印照再加查核如果有的據各照漂流多寡分別降罰以爲怠玩疎虞之戒所漂糧米姑准照例處補其原無印照及起欠掛欠者責令勒限完納如拾貳月終不掣通關銷繳者容臣及總督倉場衙門分別查叅處治庶人心警服而後運官知所警

北畿疏草

卷二

六

七

畏矣

萬曆叁拾陸年拾貳月

日具

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查叅掛欠私逃疏

題爲查叅掛欠併究私逃運官以飭後運事照得萬曆叁拾陸年分各總衛所官旗運到漕糧起欠掛欠大倍往昔隨經嚴行各該把總上緊督催赴期完納仍行戶部京道貳糧廳會查各官掛欠的數去後近准兩廳手本及昌密貳鎮管糧通判掛報前來除已完及漂流免尖并在庫篋纜羨餘等銀抵補與各把總代認買補取有確數認狀如溫州衛千戶

北畿疏草

卷二

七

徐宗憲寧波衛指揮潘隆王承祚紹興衛指揮戴應吉武邦朝鉛山所千戶秦邦宰廣洋衛指揮李管趙雲龍江陰衛指揮張弘仁楊州衛指揮胡來朝橫海衛指揮陳三德俱免查叅又處州衛指揮樂大烈掛欠京糧叁千叁百叁拾伍石肆斗肆升已經戶部移文該省提取糧銀解京買補外查得浙東把總蔡汝愷下溫州衛指揮夏國勳實掛欠通糧壹千伍百貳拾伍石捌斗零台州衛指揮趙國

鼎實掛欠通糧柴百捌拾叁石伍斗零溫州
衛指揮胡桂芳實掛欠通糧陸百叁拾肆石
壹斗上江把總徐應高下九江衛指揮樂萬
年實掛欠通糧肆百玖拾餘石湖廣把總陳
嘉謨下荊州右衛指揮吳宗漢實掛欠通糧
柴百貳拾陸石黃州衛指揮張科實掛欠通
糧貳千貳百貳拾肆石陸斗廬州衛指揮茹
勳實掛欠京糧叁百叁拾陸石貳斗肆升浙
西把總趙之瑞下紹興衛千戶余登實掛欠

昌鎮邊糧叁百石旗手把總楊維武下府軍
左衛千戶黃應龍實掛欠京糧壹百壹拾柒
石壹斗壹升捌合錦衣把總蕭大仁下江陰
衛千戶馬汝良實掛欠京糧壹百伍拾伍石
貳斗柒升貳合

中都把總劉文耀下潁川衛指揮李世芳實掛
欠昌鎮邊糧肆拾捌石又掛欠居庸倉糧壹
百肆拾捌石肆斗山東把總杜逢春下濮州
所百戶劉得玉實掛欠密鎮邊糧叁拾肆石

通州左衛指揮段世勛實掛欠密鎮邊糧伍
百壹拾玖石濟寧衛指揮劉世廩實掛欠密
鎮邊糧貳百玖拾捌石徐州衛指揮費重興
實掛欠密鎮邊糧陸百柒拾捌石江西把總
李同芳下饒州所千戶姜繼望趕幫糧船貳
拾隻凍阻北河又邊糧壹萬貳千壹百肆拾
貳石凍阻沙子營尚未起卸安福所百戶周
仲柱趕幫糧船貳隻凍阻北河浙東總下台
州衛指揮朱大有邊糧壹萬貳千壹百肆拾

貳石凍阻沙子營上江總下安慶衛指揮劉
惟清邊糧壹萬捌百陸拾肆石捌斗見在起
卸湖廣總下沔陽衛指揮王治邊糧壹萬貳
千壹百肆拾貳石見在起卸水軍左衛指揮
楊令名掛欠京糧壹千叁拾捌石捌斗肆升
私逃回衛累總代賠完納查得議單一款凡
京通倉完糧違限叁箇月者把總以下罰俸
半年伍箇月者罰俸壹年薊昌密各倉完糧
違限者遞減壹等止行各該衛所罰俸免其

提問達至次年貳月終者俱問罪降貳級若
又掛欠數多把總名下叁千石或銀壹千伍
百兩以上指揮及千戶等官全幫領運者壹
千石銀伍百兩以上千戶伍百石銀貳百伍
拾兩以上百戶鎮撫等官貳百伍拾石銀壹
百貳拾兩以上仍於違限上各違降壹級每
壹倍加壹等把總指揮千戶降至總旗百戶
降至小旗而止不及前數者照常發落有能
當年完補者通免降級如願下年領運至京
補完許復原職又一款漕運官軍敢有水次
折乾及中途羅賣以致抵壩起欠臨倉掛欠
者卽係侵欺除正犯查照律例問擬外其餘
官旗仍各總計名下欠數總小旗欠壹百石
間發瞭哨百戶鎮撫欠貳百伍拾石千戶欠
伍百石指揮及千戶等官全幫領運者欠壹
千石把總官欠叁千石俱問降壹級發原衛
所帶俸差操有能臨期設法買補完足止坐
折乾羅賣正犯各官旗免罪其雖不係侵盜

但有虧折俱照前例擬斷又一款運官故違
限期寄囤守凍把總至叁千石指揮貳千石
千戶壹千石百戶伍百石以上每壹次降壹
級若所寄不及數者俱止照常例發落又一
款見運官員無故私自逃回照軍船到遲水
次降貳級仍照運軍棄撤船糧調邊衛等因
遵行在卷今照各官掛欠數多屢經嚴限追
比延今尚未完納法當叅究叅照溫州等衛
指揮等官夏國勳等職司領運志怠急公水
次防檢全疎臨倉致多虧折據欠雖有數等
按法奚逃三尺相應分別查叅及查指揮夏
國勳樂大烈張科欠糧踰額俱應照例問降
指揮趙國鼎胡桂芳樂萬年吳宗漢茆勳李
世芳段世勛劉世廕費重興千戶余登黃應
龍馬汝良百戶劉得玉欠數朱合叅格均應
照例罰懲指揮楊令名掛欠漕糧潛逃回衛
雖經該總代完玩法尤甚應行漕司提問千
戶姜繼望百戶周仲柱指揮朱大有各有凍

應未減伏乞

勅下戶部轉行總督倉場衙門將把總陳嘉謨等
指揮趙國鼎等分別罰治督追其欠多指揮
夏國勳等及守凍千戶等官姜繼望等叅送
法司問降惟復念其尚在設處起納一屬法
司益難展布姑再責令各把總勒限嚴追果
於正月終旬照數完納亦止重加罰治免其
送問如違至貳月不完者查照單例從重究
擬其漂流免失處請各官仍聽戶部類叅處

分在庫銀兩務要明白扣補把總代認買補
糧米尅期完納凍阻船糧速催起納脫逃指
揮楊令名行漕運衙門嚴提追究以正法紀
庶漕規振肅而
國讎不致虧損矣
萬曆叁拾柒年正月拾壹日具
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劫稅監欺罔疏

題爲民心動搖可虞稅使撤回宜亟併乞

聖明嚴治欺罔以杜永害以保治安事自古疆場多警不過肘腋之患民情變動寔爲腹心之憂書有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安危所關甚明也我

國家

金甌無缺戎索如故近見河流口失事而

輦轂之下遂無固志虜警誤傳男婦棄家奔竄

北畿疏草

卷二

十四

刑部

號動郊關震驚

官闕據兵部所訪羣不逞者實藉火光以爲虛聲而乘機搶奪百里內外室廬一空此其心曾願天下相安於無事者哉閭閻彫敝如不聊生妄意非爲苟幸旦夕其由來有日已

皇上參拾餘年撫綏之而不足豈非貳參稅使腹削之而有餘耶遠者未暇枚舉即如天津稅監馬堂聽信神棍康寧欺罔

明主變亂成憲奏改銀魚廠一事已經交章論列

皇上未正其罪得無以馬堂之撤尚可緩而康寧之罪惡不足辱斧鉞乎臣奉

命巡視倉儲天津一帶河道係臣職掌目覩稅惡之無法無天動搖人心敢無說而處此馬堂昔在臨清幾爲羣小所陷幸脫煨燼以至津門猶不知悛縱康寧恣睢橫行如虎負嵎擇人而食藉口錦衣校尉名色高輿大蓋橫金鳴騶以邊山閭才王嘉賓等綽風尋事以張廷棟王勤馮守孝等分局詐財擅受訟詞刑考甚於劫殺土番彭海隨守仁等其爪牙也私置墩鎖軟禁條於罔圍飯店張朝徐靳等其司獄也唆賊扳害平民則有王奉趙一柱主其謀而蘇顯才安從善等之受詐堪憐構腹逼姦良婦則有解坤鄒光浦供其役而沈和陳進孝等之致死誰控自津城以至沿海自富家以及魚佃貧民咸受荼毒而運河往來者不待言已邀截船隻橫徵微標頭強搶土宜等物公稅與該監平分私詐皆諸棍入已

北畿疏草

卷二

五

卷二

其解進

內帑者特千百之十一耳故中人之家靡不殘破而棍黨起家靡不以數萬計矣上年漕船已抵天津而漂失多糧稽遲運限皆此輩阻截致然也上虧

國計下戕民生罪惡萬狀擢髮未易數所幸

皇上軫念民瘼巨幕議撤海濱小民尚冀緩死須

臾以需

德意不意復藉

上幾疏草

卷二

六

注

上供銀魚營立不拔之三窟棍惡何時驅遣商民

何時斂息巨查銀魚產於藍河實抵縣海下

庄頭按季辦

貢貳百餘年以來

廟享

御膳未嘗乏供也亦從來未有立廠於津門者何

物廉寧敢畫此策以匹夫而焚惑

德哉近據該道臣王守正揭稱馬堂因言官交

章稍有悔心而廉寧復携重賄潛身赴京爲

堂鑽營

勅書地方怨憤民謠有云銀魚廠害民網康寧管

海上反巨聞憂危之談

聖世不諱況滇南之楊榮遠左之高淮宋希曾前

車不遠可爲明鑒今平居無事聞已有不難

拚死思甘心於若輩者萬一羽檄交馳徽輪

旁午竊恐不逞之徒揭竿而起不止掉臂以

去也天津爲

神京門戶漕運咽喉似此光景可爲寒心天下之

非幾疏草

卷二

七

注

稅監與稅棍罔

上害民大都類此伏願

聖明念生靈之重困察腹心之可虞亟將馬堂等

稅使盡數撤回該地羽棍已經臣行該道訪

拿外仍乞將廉寧

勅下臣等明正典刑不惟運道無阻而且重地可

安收拾人心以固根本斯於

宗社靈長之計匪淺鮮矣故敢不避忌諱循職效

忠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柒年正月拾捌日

徐陳倉濇積弊疏

題爲軍民久已困敝積蠹亟宜隄防敬陳一德以祛弊政以重

國計事臣至謫劣叨

命倉河受事之始漕白糧已完拾之捌玖勉奉舊章從事今將竣矣不日新運且至其間利弊早計而預圖之尚懼其晚也臣世職餘支運官艱辛家所稔聞筮仕縣令偶於江左產糧之地兌解疾苦身所習見幸蒙

北畿疏草

卷二

五

皇上任使日逐見聞益詳且確除議單之所開載與諸臣之所建明而實在遵行者不敢瑣瀆外謹列伍款仰塵

天聽伏乞

勅下該部如果臣言可採議覆施行漕政幸甚臣愚幸甚緣係軍民久已困敝積蠹亟宜隄防設法一得以祛弊政以重

國計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計開

一議更兌以防私折照得各衛所旗軍有強弱各縣糧米亦有美惡如某衛軍強而必以某縣當之民則何事又如某縣糧惡而必以某衛兌之軍亦奚罪非政之平也況近倉積猾與領運刁旗久而習熟最易爲奸非從旁檢置地方受其侵漁則暗地折乾漕糧化爲烏有半路撒逃累官賠補甚

北畿疏草

卷二

三

三

至有艷於囹圄子孫不得承襲者良可扼腕合無以叁年伍年爲限隨便互更既免偏枯且防盜賣豈惟各州縣苦樂適均彼積疲衛所欲避無路投控無門此其法窮宜通之秋矣伏候

聖裁

一嚴責成以杜盜騙照得漕糧抵河西務必用淺船起剝及至抵壩又用條

船泓船分頭轉剝者勢也起剝之初

勒索百端轉剝之後偷盜萬狀甚至將米盜出又將水灌入以足其額遂致泔爛虧折大適橋車戶亦復如之當事者率多嚴於官旗而寬於車船經紀何以懲後至若白糧保識散法尤甚貳叁積猾霸攬包納莫可奈何無論勒索耗費日增月益甚至車脚銀到手併正糧私賣而舉家潛逃復

北畿疏草

卷二

三

三

累解官者如上年昌鎮之船戶近日宜與縣之保識可爲前車合無重自盜之令責成經紀照數追賠申連坐之法責成各保識互相覺察庶奸猾知警而軍民不至任其欺騙矣伏候

聖裁

一去苛罰以平收受查得漕白糧到倉有下馬使用及入廩又有裏外會每船費銀不下貳叁拾兩各役稍不遂

意輒羣聚園上囑令掣包行樂之人重放滿洲遍地狼籍武鈇壹角貳角卽有罰裝之法繩其後所欠僅合勺計而重之伍斗罰也不已苛乎竊聞之衆口間有斛米百石罰至伍柒柒者此先年弊規已經題明禁革在案而竟升毫之彼甲斗諸役何饜之有操盈縮之權制官軍之命夫安得不恣肆而爲官與軍者安得不俛首奉

聖裁

一省法令以便買補照得正糧升合爲重不足者責令買人有餘者聽其照出此往例也年來該部爲積儲計一應餘米給發庫銀收買卽臣衙門亦

聖裁

得輿聞焉始未嘗不善而使遂滋弊也祇足開吏書需索之門耳聞領銀到手先已費去其半總計每年買米不過數萬石無當於國儲百分之一數千里轉輸而來者幸有餘羨徒飽鼠狐官實措畱軍受腹削彼雖緘口吾獨何忍況掛欠衙所臨倉買補亦必先呈總督批坐糧廳詳覆而後聽之買者賣者費亦相當彼運官方稱貸無計而復強以無名之費乎合無仍聽照出或聽其倉中自相買賣官不與聞亦政體宜然也伏候

一裁革書役以清積弊臣職司風紀固得執法懲人而不先自懲其下是狐鼠窟穴自臣衙門始也查得見役書辦捌名每名頂首多者至伍陸千金所費在此則必所償在彼訪之衆口

每運船壹隻索常例壹兩業已不貲

矧於倉河各項人役尚未必其無染

指也臣受事以來簿書雖繁親自裁

定隨到隨發卽各役更替聽各監督

主之類報臣知會並不容書役得以

上下其手第積習相沿弊竇自在相

應痛加釐革以肅政體除年久管糧

書辦岑光濟等貳名見經臣分別裁

革外其餘仍不時稽察以爲去留一

北畿疏草

卷二

三

聖

切常例嚴示禁革如仍蹈前弊或被

告發或查訪得實從重究遣蓋沿習

既久頓革爲難非仰奉

明旨莫杜其後併乞轉行漕運衙門嚴行總運各

官一體遵照事關職守卽有嫌怨不

敢避也伏乞

聖裁

萬曆叁拾柒年貳月初捌日

參貪婪部臣乞行勘處疏

題爲貪婪部臣贓跡顯著謹據實糾參仰乞

聖明嚴行勘處以警官邪以重

國計事臣惟察典有案懲貪居首監守之盜載

在律例尤甚嚴也矧通倉積貯軍

國之大計攸關前後典守率奉功令惟謹不意

有貪聲驟彰種種有跡如原任戶部員外郎

涂喬芳者查得喬芳典司倉務僅叁月餘耳

以同鄉攢典責芳春爲腹心任其撥置以貪

北畿疏草

卷二

三

聖

役田成任七高一桂等爲爪牙到處搜尋旗

軍脫逃歇家房水銀可以無給扣取柒拾兩

入已似矣堆垛銀陸拾兩索之何名修倉廢

柴向爲官攢故物賣銀柒拾兩入已足矣甲

斗籌架銀壹百貳拾兩取之何義發賣積餘

米每石伍錢此常價也第多挿土植以致各

舖家賠償過半分明利盡泥沙該倉參門小

脚陸拾名此額設也內大頭陸名每名索銀

拾兩小頭伍拾肆名每名索錢壹千文以致

黃芳春分外詐取加參真是眠同猫鼠然此猶其瑣瑣者也倉儲何物公然私賣上年拾貳月拾陸拾柒等日既賣壹千叁百有奇今年正月貳拾柒日又賣壹千伍百有奇而零星帶賣者不與焉遂致軍民共憤遍揭通衢內云做官米滿壹百日叁門賣米陸千零卽喬芳明見之而明禁之矣其能掩遠近之耳目乎然此臣猶得之所聞者也請以所見者爲

北畿疏草

卷二

五

黃元

皇上畢其說漕糧米驪揚入廩每天掠出楂頭米壹貳袋相應聽其照出而盡畱之以致各把總具呈到臣臣行該倉官攢查給續據回文除廣洋衛指揮趙雲龍壹百捌拾貳石給發外其黃州衛指揮張科荊州衛指揮吳宗漢共貳千餘石謬云恐其掣入盡行遺棄夫貳衛米色不如樣加曬加揚至拾餘天而謂楂米顆粒無存其誰信之果無楂米而該總敢憑指揮妄捏具呈總督及臣又誰信之此

非股削之明證耶頃臣巡歷通州小脚張宗道首告倉役尉相高一桂等盜米貳百肆拾餘石當差巡捕陸吏目往驗米固見在也臣乘查點各役面審事外脚夫王貴等皆云並非盜去有黃芳春知之此非盜賣之明證耶參照得原任戶部員外今陞臨江府知府涂喬芳術效壘登網盡倉中之利行同晝攫甘爲法外之奸明係

北畿疏草

卷二

五

文

國之盜臣奚堪民之良牧臣叨巡視之役風聞既久灼見且真儻幸其遷去而不以白簡從事不亦辱簡書負

皇上之任使哉伏乞

勅下該部覆勘如果臣言不謬卽行褫黜匪過也縱或念其任事米久尚可改圖亦當重加降調以爲貪鄙不職者之戒庶官邪知警而於國計未必無少補矣

萬曆叁拾柒年叁月貳拾肆日

舉劾運官疏

題爲漕糧告竣循例舉劾運官以肅漕政事竊惟

國家歲漕東南數百萬粟以實京儲計至重也

年來時事多艱積貯漸訕

國計所關更爲喫緊巨奉

命巡視已逾壹歲各運官起納相繼報竣舉賢刺

不肖敢不奉功令從事以風勵將來第臣職

在倉儲舉劾運官惟是完欠爲主而操修與

北畿疏草

卷二

元

文

材略參焉除下江把總今陞四川建武營遊

擊白標旗手把總今陞德州春班遊擊楊維

武吐氣成虹壯志乘風破浪雄材歷試鯨波

新提鵠印又宿州衛指揮僉事今陞湖廣九

永把總伯鴻勳淮安衛指揮同知今陞南直

隸周家橋把總王三祝廉明得衆敏練當機

投鞭氣壯星河分閫名高虎帳久運動勞均

宜敘錄但已經陞任不敢舉舉外查得淮大

把總徐大賓骨相徵奇韜鈴抱異淮海韓漕

獨步帷幄借箸堪前揚州把總朱汝忠冠玉

丰姿騰空俠氣令肅三軍刁斗舟凌萬頃煙

波遮洋把總劉光耀橫戈霜刃飛芒擊楫雲

帆動色才名入毅氣槩昂霄

中都把總劉文耀偉度風生八面壯懷氣壓千

人飛輓勞臣擁旄良將山東把總趙文枝擅

長楊令嚴細柳慷慨夙期墨華雄沈共卜連

城江西把總李同芳恂恂跼跼注君子恢恢刃

解宏材力紹家聲憂先

北畿疏草

卷二

元

國計上江把總徐應高葵傾向日斤運成風迺

洄號令爭先競渡軸轡恐後畱守右衛指揮

同知今陞旗手把總徐光祖胸蟠黃石操凜

素絲奪標先着祖鞭轉儲平分宗浪江陰衛

指揮僉事今陞下江把總劉芳遠執戟稱雄

唱籌頌德江上風生樓櫓師中望重千城滁

州衛指揮使今陞湖廣把總張振先挽強百

發穿楊鼓柝千櫓奔馬雄軀虎視壯志鷹搏

虎賁右衛指揮使余大化孝孚月旦清畏人

知飛芻獨冠江南奪錦應空冀北武昌衛指揮
僉事段起麟籌畫捷如游刃拊循益若投
膠漕職居先楚材無兩大河衛指揮僉事王
道與射穿七札識譜六韜近功已奏飛艚遠
略還期標柱袁州衛指揮使石國勳安詳雅
有儒風沈毅夙閒將略赫章翹楚疆場前茅
德州衛指揮僉事宋全印材技精閒丰標俊
拔山東將門有種河北漕伍無儔臨清衛指
揮同知韓邦偉角射往必破的張帆迅若追

北麓疏草

卷二

三

三

風汗血良材函牛偉器龍江左衛指揮僉事
包紹紳緩帶英標枕戈壯氣樓船運之掌上
兵甲富於胸中鎮江衛指揮同知尹之志宣
力不辭星駕操修可與天知氣定驚濤志橫
絕塞建陽衛指揮僉事郭大成英姿扼虎妙
技泣援讀書堪敵萬人董運允釐百弊儀真
衛指揮同知張汝達秀拔走坂之駒利犀發
礪之刀揚帆千里窺豹一斑臨清衛指揮同
知顏長祚令類風行恩同露湛膽智堪籌中

帷雄威可備前驅武昌左衛指揮同知馬鑑
孝友夙著賢聲智廉可當國士風檣比鬱雲
伍生春羽林右衛指揮僉事鎖以忠登壇妙
選超乘雄材賈勇萬斛威馳推腹一天膏洽
贛州衛指揮同知周宗相王樹臨風氣宇太
阿出匣才華初試先登終期遠到高郵衛指
揮使薛承祖氣勝千鈞材經百練許國之誠
素切識途之智偏多龍虎左衛指揮僉事江
麟偉貌挺然嶽立壯猷騁兩刃游聚米成山

北麓疏草

卷二

三

三

乘波逐電邳州衛指揮僉事王業昌七尺彪
軀一囊豹略浚洳已徵竭蹶轉餉益見苦心
壽州衛指揮僉事陳盛治領兌能嚴一介完
糧不吝千金材可解紛志堪任鉅建昌所副
千戶馬德良敦詩說禮枕中字挾風霜駕浪
排空雲外帆飄煙雨永新所副千戶王熹英
材脫穎彎弓可落雙鵬逸足空羣杖策能飛
百鷁以上諸臣或總運宜猷或分幫効力所
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內徐光祖張振先劉

芳遠雖經陞任仍在巨屬例應竝敘前勞益
廟後運訪得濟寧衛指揮僉事盧尚忠心在
醉鄉身同木偶惟圖阿堵入已遵致線索由
人揀選旗甲其職也聽腹僕盧應舉撥置賣
放富軍李達春等拾餘名每名得銀柒捌兩
以致貧甲徐科等揚言訐告賄息有証支放
行糧亦其職也聽腹書千照撥置每船扣銀
壹兩伍錢計賊不下百餘兩以致旗軍無所
畏憚任意折賣隨幫千戶王道隆挾詐可証
交兌不遵單例縱旗孟欽等分外勒索被大
戶李賓等告道批東昌府問徒鈴東何在開
幫不查銜尾任旗徐驍駒等脫落在後盜賣
糧米潛令家人盧應舉勒銀捌兩貳錢該總
查實將徐旗正罪故縱者何人又其甚者水
次兌糧每船索飯米壹石行抵天津地方以
米換鹽布罔濫利旗軍乘機各換壹貳拾石
沿途賣費以致該幫起欠貳千陸百餘石兌
欠壹千肆百餘石該總無辜受其賠累此壹

臣者賣富軍而差實甲既犯漕規用官米以
易私鹽更干
國法守多指染行甘鼠眠又其餘耳所當革任
提問以示重懲者也沔陽衛指揮僉事孟應
陞性本狼貪材復茸關所志祇圖充橐此身
何暇懷刑運伴吹手例有應得月糧通幫加
派雇募銀叁拾餘兩旗甲黃春等敘送有據
沔陽船小且薄例不裝載竹木每船索帶貨
銀伍錢縱旗甲李仲學等滿蒙後幫被其停
壓無可奈何常例每船已索貳兩復指交際
打點重派一番壹貳貳皮之誣其誰堪之行
月糧每兩已扣貳分復將官銀指作已資先
令各旗稱貸加叁扣息將誰欺乎赴兌後期
致旗甲高岱等效尤卽監兌之責治恬不介
意是
欽限如紙也約束過縱致旗甲徐重五等沿途
停泊卽遲到月餘置之罔聞是漕規如兒戲
也最可鄙者凡遇旗甲饋送輒留飲舟中如

陸升三吳大定等尤爲款洽隨幫千戶繆文
新面罵無恥甘心受之此壹臣者豈惟豁堅
難填抑且廉恥掃地桑榆已迫驅策安施又
長淮衛指揮僉事武崇儒一味糊塗多方需
索遇事漠如秦越剝軍折及秋毫無家至參
月終方到水次又且缺船安道監兌之查參
缺船至貳拾餘隻既不料理及至雇回空船
又將水脚銀扣減入已安免張指揮之訐告
其散行月糧也故意指畱有預支者用貨物

北畿疏草

卷二

五

臺給各軍之飲恨何堪其交兌也縱容旗甲
錢大用等恣意凌勒糧解之怨聲載道水劉
銀兩每船明扣壹兩已非法矣又科派轄傘
銀伍錢投文使用銀伍錢此出何名藉口家
人武自魁名目將蘆著派散各旗每領索價
貳分伍釐已不惜夫怒旗甲魏文科稍還重
責貳拾板此屬何罪及糧船業已抵壩不官
尚不在幫揚把總參呈漕臣隨委該總巡不
每船起欠壹貳拾石其疎縱一至於此壹

臣者歷官素無善狀今運賸有多賦雖戒弗
悛不黜何待以上貳臣均當革任回衛永不
委運以示創懲者也竊照今歲漕糧漂失既
少起納惟勤除湖廣把總陳嘉謨已經漕臣
參革聞有壹貳掛欠逋逃該臣另疏摘參外
其餘各總攷孜急公兢兢奉法臣不敢苛求
以博風力歲當減運指揮而下較之往額少
薦柒人臣亦不敢取盈以市恩私再查前差
御史條議邊糧起運同時而入倉獨後皆緣
管河人員無所勸懲事竣應同運官一體懲
刺業奉

北畿疏草

卷二

五

欽依遵行在卷今創密諸鎮糧完已久而昌鎮獨
多東阻沿河將領之賢不肖可知矣查得
河把總胡廷憲虎頭偉貌豹變長材襟懷倚
劍星門水陸飛芻日較張家灣守備蔣惟康
材猷練達心事光明法行統轄承風令肅崔
荷絕警以上貳臣或拮据運務或綏靜河津
均當並薦以勸恪職訪得

鞏華城守備李本綸武闡發跡壟斷薰心材足
文姦謬叨治兵治餉利能昏智妄意使詐使
貪其不職諸狀未暇更僕姑就倉河一節數
之邊運最艱苦也每船索銀伍錢共計叁肆
百兩軍則奚堪經紀本積猾也張文燦等叁
拾貳名每名索銀壹兩又接運每名索銀貳
兩猾復何憚車戶周仲和等拾肆名共索銀
伍拾兩過送者牢子王奎賈釗也居庸白羊
貳倉商人各肆名延慶倉商人拾名每名索
銀叁兩過送者陶大保等也平房村修蓋自
已庄宅木料則於沙河砍用真是延林之禍
輒石則從官房拆去奚止毀瓦無功最可恨
者挑河軍陸百名見役止壹貳百名其餘按
月認錢每名叁錢伍分一槩賣放它運評臣
親往督催然後雇市人充數亦不及叁百名
以致泓船淺阻見凍糧擱萬餘石除給軍外
車運上倉加費腳價銀以千計不准官旗胥
受其累費且移之

北畿疏草

卷二

三

五

國家矣此壹臣者營求起運幾於魚肉軍民役

占河夫不啻弁髦法紀職守既曠邦政安逃

均當革任以警官邪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覆覈如果臣言不謬將紀總等官

徐大賓等隨材擢用守備李本倫指揮孟應

陞等革任回衛指揮盧尚忠仍行漕司提問

正罪庶勸懲明而漕政益肅所禪

國計匪淺矣

萬曆叁拾柒年拾貳月 日具

北畿疏草

卷二

三

五

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參邊儲起納違限并掛欠私逃疏

題爲邊儲凍阻起納違限併參欠糧私逃運官以飭法紀事照得今歲漕糧張半改折起運本色陸續轉輸無論京邊諸倉其事易集不虞夏秋之間天時亢旱河道淺阻昌鎮一帶尤剝運難前節經嚴催完納去後近據各倉回報前來除已完不開外行准戶部京糧廳郎中張應泰手本開稱長淮衛指揮高衛國掛欠京糧捌拾石又據遮洋把總劉光耀揭

北畿疏草

卷二

美

光

稱淮安衛指揮王祖承下百戶許尊掛欠天津倉糧參百陸拾捌石參十又據昌鎮管餉通判常夢龍揭稱畱守左衛指揮馮京掛欠邊糧伍百參拾捌石伍斗見在追補新安衛指揮李耀祖原運漕糧壹萬參千叁百肆拾肆石奉戶部明文見在兌軍鳳陽衛指揮李社爵原運漕糧捌千捌百玖拾陸石懷遠衛千戶金應科原運漕糧捌千貳百玖拾陸石柴升陸合長淮衛指揮張繼阜原運漕糧玖

千壹百柒拾壹石柒斗柒升陸合廬州衛指

揮劉三元原運漕糧柒千玖百肆拾壹石玖

斗肆合畱守左衛指揮陳允壽原運漕糧肆

千陸百伍石玖斗肆合俱見在駁運進倉贖

收安福所指揮王廷詔原運漕糧陸千柒百

伍拾石玖斗伍升貳合邳州衛指揮王業昌

原運漕糧肆千叁百叁拾陸石捌斗撫州所

千戶熊兆祥原運漕糧陸千柒百伍拾石玖

斗伍升貳合宣州衛指揮施澤豹原運漕糧

捌千捌百玖拾陸石俱見在凍阻議幫腳價

駁運進倉贖收又據各該把總揭稱宣州衛

指揮施澤豹侵盜官銀事發脫逃蘄州衛指

揮田同原饒州所指揮李泰亨九江衛指揮

程萬里畏避考察糧完竟自私逃各等因到

臣查得議單一款漕運官軍敢有水次折乾

及中途雜賣以致抵壩起欠臨倉掛欠者卽

係侵欺除正犯查照律例問擬外其餘官旗

仍各總計名下欠數總小旗欠壹百石問發

北畿疏草

卷二

美

光

瞭哨百戶鎮撫欠貳百伍拾石千戶欠伍百石指揮及千戶等官全幫領運者欠壹千石把總欠叁千石俱問降壹級發各衛所帶俸差操又一款見運官軍無故私自逃回照軍船到遲水次降貳級仍照運軍棄撤錢糧調邊衛又一款凡京通倉完糧違限叁箇月者把總以下罰俸半年薊昌密各倉完糧違限者遞減壹等止行各該衛所罰俸免其提問逮至次年貳月終者俱問罪降貳級若又掛欠數多把總名下叁千石或銀壹千伍百兩以上指揮及千戶等官全幫領運者壹千石銀伍百兩以上千戶伍百石銀貳百伍拾兩以上百戶鎮撫等官貳百伍拾石銀壹百貳拾兩以上仍於違限上各遞降壹級每壹倍加壹等把總指揮千戶降至總旗千戶降至小旗而止不及前數者照常發落等因在卷今據前因爲照前項漕糧係關軍儲正額延今冬杪尚有凍阻未起掛欠未完及升鬯法

紀擅自逃回者據法均當叅究內除指揮馮京高衛國欠數無幾見在交納姑免查叅指揮施澤豹侵欺不法見今敗露已經戶部叅提外百戶許尊掛欠踰額相應問降監追指揮田同原程萬至李泰亨歷官無狀剝民有聲甘犯畏避之條應從提問之例其邊運指揮等官李耀祖漕糧見在兌支李祖爵金應科張繼臯劉三元陳允壽所還漕糧見在起運到倉曬收王廷詔熊兆祥等所違漕糧見在凍阻議幫腳價駛運進倉曬收以上各官違限之罪因所難免然水淺舟膠似與故運遷延者有間姑各勒限嚴催倘能於歲裏歲外盡數完納量罰示懲如違限至次年正月終不完者卽行叅送法司照例監追伏乞勅下戶部行總督倉場衙門備行各倉監督分司查將指揮等官李耀祖等所違邊糧作違督令起納如掛欠數多違限不掣通關者叅送監追欠糧踰額百戶許尊照例問降監追私

逃指揮等官田同原等行漕運衙門嚴提問
降以肅法紀庶奸弁知儆而漕政爲益肅矣
萬曆參拾柒年拾貳月 日具

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條陳 國計利害未盡事宜疏

題爲民瘼

國計利害相關敬陳未盡事宜以定永遵之規
以備權宜之政事臣承乏倉河矢心釐剔求
所以仰副

簡書如議更覓嚴責成以及去苛省令清役省弊
等事凡列伍款少效一得而未奉

明旨終未能盡見施行今業且報竣矣一切利弊
見聞倍確有當永爲遵守者貳曰邊糧之分

北畿疏章

卷二

四三

五

總宜定也白糧之耗蠹宜杜也有當權宜行
之者貳曰京糧之水兌宜講也荒歲之改折
宜從也巨竊見漕糧惟邊運最艱往例昌密
貳鎮額糧參拾肆萬石有奇內該江南伍總
領運陸萬石有奇至萬曆參拾壹年題改於
江北肆總參拾伍年復仍派於南伍總皆因
剝運賠累互相推諉惟是南總遠在江外動
隔數千里卽今越幫豈能飛渡上年凍阻沙
子營重費腳價陸運可鑒已何如北總之近

而易達也然以北總而代南總之運其詳甘之勢非厚爲津貼不可議者謂江南邊糧壹石例有脚米叁升仍應折價壹分伍釐貼之卽取諸江南應派邊糧地方可也此於北總爲新增而於南方則舊例也又謂北總代運邊糧壹石除北地有隨糧脚米叁升外再議加貼銀伍釐卽於南總羨餘銀內均扣貼之第貧軍羨餘能有幾何不若於扣省銀內給貼卽壹分亦可也此於旗軍爲什伯而於

北畿疏草

卷二

聖

加條

國家則毫末且不費也從此加意體卹庶幾其樂從乎臣故謂分總宜定又竊見白糧惟內官監

供用庫以及

王府祿糧最苦皆因內監爲政踰整難饜且暴戾恣睢解戶畏之如虎而翼不得不由保識邊內積積保識假內監爲神業而該監又藉保識以爲刀狙今歲監役王四保識吳棟之完罪追賦可證也然而各解賠累已不貲矣

稱貸不足甚至傾家喪身民何以堪夫前項糧米皆經戶部司官驗准該監卽持籌從事可幸無罪乃未納則索茶果銀每縣以百拾計各保識算斂而入稍不如意則加折罰米每縣亦以百拾計該監敲髓而吸是運何例哉臣卽勉持三尺而法有所及亦有所不及自今願

北畿疏草

卷二

聖

加條

嚴旨申飭如仍蹈前弊一經白簡徑罪如律糧解庶可支乎臣故謂耗蠹宜杜漕糧歲入京倉率貳百叁拾餘萬石自叁肆月間陸續剝運尚有遲到而守棟者如今歲久旱重運大糧半在清濟以南卽令銜尾畢至而日力有限車船之力亦有限遲延既久凍阻必多無論耗費之苦病在官旗回空之遲病在來運萬一戎馬有警將置多糧於何地兵部主事魏成忠嘗有水兌之議倘亦權宜之策非耶試就大通橋設法兌支於軍甚便而於脚耗諸費則甚省卽每歲量允叁肆箇月所省車脚

價不止萬計所餘入倉耗米不下伍陸萬石計而免於凍阻無待言已至若就船可兌或開設驛場而後可兌平兌之政或卽用各倉監督或另設兩員主之不難從長酌議務令上下兼利軍旗相安卽經久遵行可也臣故謂水兌宜講凡省直災傷例有改折第宜覈真毋容市德豈可以倉儲空虛仰廛

明旨嚴杜其請夫正糧壹石加耗肆斗尖贈輕齎諸費不與焉災歲折銀伍錢或陸柒錢猶幸

北畿疏草

卷二

聖

三

稍從寬減可緩須臾之死此

祖宗權宜之法良有深意不然米從何出費從何省

國家僅得壹石之用而民間當受叁倍之苦無乃助旱魃馮夷以爲虐乎且倉儲之虛實原不在折與不折也歲漕肆百萬石內永折者叁拾萬石有奇加以暫折不等故每年肆拾月放銀近年以銀庫缺乏一鑒放米其積耗有自來矣叁拾陸年各處災傷重大折銀至

壹百餘萬兩解到業已過半使照價給軍軍實有利倉亦無損也而今安在哉督臣嘗有邊餉免借漸復折色之議豈非豐積儲之長策耶奈何陰收折銀之實以填漏卮而陽借耗儲之名以卸罪戾大臣之誼恐不其然臣故謂改折宜從凡此皆係軍民之利病且關國計之安危而分總壹事則臣與督儲諸臣酌議上

請者也至於各監督苦情臣請爲

北畿疏草

卷二

聖

三

皇上畢陳之錢穀之司其事甚瑣其名又甚臚註選叁年自嘉靖拾年始久任責成意甚深遠計部諸臣彬彬濟濟偃仰居息者匪少也獨貳叁監督拮据於風日之中糠粃眯目狐鼠滿前稍涉寬假奸蠹潛滋一切振刷怨謗叢起靡不苦海視之強半請告請假而去前督臣游居敬請照祿米倉例仍遵

祖制壹年壹代以廣

聖主體羣臣之意正爲此也臣竊謂人臣受身事

主何可避勞避怨第緒使絲勞非有精力者不能
任非有操持有調度者不能任竊見不勝任
者幾一受事便滋衆口而必以參年拘之非
所以弘器使也如參年瓜代且勝任矣而不
稍示優轉與坐躋臚仕者何異非所以昭激
勸也就中斟酌俾

國無廢事而人有勸心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耳
伏乞

勅下該部將臣前後款列事宜虛心酌議一併覆
請
北畿疏草 卷二 三六

聖裁豈惟軍民之困少甦所禪

國家大計非淺也臣曷任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捌年陸月貳拾捌日

舉薦方面疏

題爲循例薦舉方面官員以裨儲計事臣奉

命巡理倉河惟是貳參道臣分猷宣力相與有成

茲當差滿例得薦揚除天津道兵備副使高

邦佐師帥夙空冀北旬宣早慰瀛南漕儲道

副使施爾志理河長利可垂督儲新猷丕著

俱賢能方茂歷任尚淺不敢槩叙外訪得昌

平道兵備右布政使王邦俊嶽峙淵澄品格

文經武緯材猷露湛鄒膏風清冠鑰霸州道

兵備右叅政梁有年映日丹衷凌霜素節大

智濟川舟楫壯猷名世于城密雲道兵備右

叅議張樸人麟粹品天駟逸材胸蟠八面丰

猷政需一天德澤以上參臣或望隆節鉞久

協

廷推或積懋藩屏允資儲務才品聲實竝冠一

時臣不敢蔽內梁有年雖經陞任尚在交代

所當併薦以備

簡擢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廉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王邦俊亟行

特簡梁有年等循資擢用庶藩臬之賢能益奮而國計民生咸有攸賴矣

萬曆叁拾捌年陸月貳拾捌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舉劾有司疏

題爲循例舉劾有司官員以裨漕計事臣奉

命巡視倉河壹年玖越月矣所屬伍道有司賢不

肖昭人耳目者敢據實爲

皇上陳之除大興縣知縣周道直宛平縣知縣李

嗣善皆賢著

邦畿化行

輦轂遵化縣知縣謝陞河間縣知縣安伸任丘

縣知縣侯提封或方切去思或共歌來暮遵

北畿疏草

卷二

五

例不敢舉舉外訪得河間府知府陳鳴春嶽

挺高標氷凝煒節表率祥鳳冶物保釐化日

蘇枯河間府同知趙性粹兢兢捧盈操行慨

恢理解材華瀛海安流津門祗席河間府通

判李延芳掣電龍泉騰空駿骨署篆滿腔露

湛疏河載道塵清河間府推官喻守初剏鉅

吳鉤出匣持衡軒鑑在懸操挺松筠品高彝

鼎通州知州陳隨處紛糾以鎮靜寓博大於

精明清勵絲羔仁追鸞鳳薊州知府楊忠裕

利厚發礪之刃開朗照乘之珠拔薤霜威裁
花露澤昌平州知州楊教保嬰圖治露冕勤
民三載茹蘖盟心四野流膏決髓涿州知州
劉起龍材本駕輕就熟政在節用愛人剔蠹
殫心瘡黎起色寶坻縣知縣劉惟忠拳心堪
對彼蒼到處如保我赤燃犀朗照馴雄標仁
密雲縣知縣徐光前宏琴清微庖刃恢遊兩
地甘雨交流六案嚴霜竝肅良鄉縣知縣牛
象坤勁節嶙峋獨立芳猷盤錯偏宜膏洽疲

北義疏直

卷二

三

民風清孔道涿縣知縣艾友芝四知潔操百
鍊通材撫摩澤鴈春融振刷城狐秋肅房山
縣知縣李廷幹精明水鏡同清調劑鸞和中
節案無留牘野有歸鴻南皮縣知縣左之楨
愛民先教後罰善政酌盈濟虛譽洽鸞翔德
追蒲化香河縣知縣徐一鳴連城器宇製錦
材情精勤百廢具修豈第二天共戴順義縣
知縣葉曾提躬凜於執玉展采綽乎還斤里
無追胥民有安堵以上諸臣皆一時有司之

良所嘗薦揚以備擢用行取之選者也內知
縣劉惟忠徐光前今任雖淺然調自職屬例
應竝薦又訪得霸州知州楊萬廉品固委瑣
材復疎庸聽訟有如木偶籤弄由人馭下不
啻焚旒窟穴自我官吏之分宜峻也本官到
任六房俱有賀禮所得不過數拾金受之何
顏書乎高遷等可證也錢糧秤頭之禁最嚴
也每兩加耗叁分所得不下千餘兩歸之何
處庫書徐大先可查也因平民王東開闢毆
既罰穀伍拾石又罰銀貳拾兩追完者皂役
王化其他科罰可推已拘富民王明善等數
拾家上納農民各索銀拾兩方免撥置者腹
吏孫鉉其間染指可知已尤可異者葉汝唐
一罷職縣丞耳以聞牆之訟輒敢庭肆挾制
無可收拾賴該道發固安覆審而後汝唐服
罪凌替之漸有自來矣於心獨無愧乎此查
臣者口啣弊而難明心營營而求得權從旁
落政就廢弛在欺其易與者咸視為藉叢之

北義疏直

卷二

量

神卽信其曲謹者明知非作吏之器況霸州地衝俗悍兼以災荒民方囂然思逞而可令聞葺之吏久取充位已耶但心地近似真醇操守尚未決裂稍加警策或可砥礪所當照不及例調簡以全器使者也再照臣屬有司行取之後強半新任故所薦之數較之往例尚少捌人然不敢濫於取盈以市恩私大察至今尚在半年以內似可無刺然亦不敢過爲姑息以陳治理伏乞

北畿疏草

卷二

三

聖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陳鳴春等循資擢用行取將楊萬廉量調簡僻庶人心有所勸懲而吏治儲政兩有裨矣
萬曆叁拾捌年陸月貳拾捌日具

題奉

旨吏部知道

舉薦部運白糧官員疏

題爲薦舉部運白糧官員以重供應事案查先今都察院勘劄爲白糧弊極難堪部運玩縱當議懇祈

聖明特賜查處以肅法紀以重供應事准戶部咨該本部題覆光祿寺卿孫瑋題內稱各該部運官員有指沿途鈔關納稅耽延時日有指凍阻爲詞捱至壹年以外不到京者有指遺風漂損赴京告投折色者皆因降罰之典特嚴於漕糧而有司部運視白糧爲緩着也相應嚴行申飭過淮過洪聽巡漕御史查催遷延者一併叅究至京完納達限者聽巡倉御史查叅倉漕御史各於差完之日仍將總協部官分別舉刺以昭勸懲等因題奉
欽依遵行在卷臣查得叁拾柒年起運白糧至叁拾捌年正月以內盡數完倉部運諸臣可謂兢兢奉功令惟謹矣今臣奉差事竣相應遵照甄別昭示勸懲訪得常州府通判蕭應禎

北畿疏直

卷二

聖

聖

守絕一塵材經百鍊撫字心勞若拙輓輸令
行如流湖州府通判路尚論青標玉粹敏識
雲流倅郡綽有賢聲郡運雅多善政蘇州府
通判閻中理雅操處脂不染材請隨試皆宜
借箸風清舉帷春霽以上參臣皆一時總部

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蕭應麟等
循資擢用庶賢勞者勸而白糧有攸賴矣

萬曆叁拾捌年陸月貳拾捌日具

北畿疏草

卷二

五

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舉薦巡緝官員疏

題爲遵例薦舉巡緝官員以勵人心以裨

國計事每歲糧運盛行姦盜竊發巡邏緝捕業

經前差御史題奉

欽依責成五城兵馬有功員役疏名上

請照例紀錄如或聞革無爲以致倉場失事聽臣

一體參處等因通行欽遵在卷今臣奉差事

竣相應併叙除賢聲雖著而責任不專與奉

有專責而歷任尚淺者不敢舉叙外查得東

北畿疏草

卷二

五

城兵馬司指揮江化麟端凝綽有古風修潔

拔乎流俗司城翹楚倅郡前茅中城兵馬司

指揮徐三益飲水雅志遊刃長材干楨三窟

潛消聽斷兩造胥服北城兵馬司吏目余有

容操念如臨如履趨事任怨任勞不媿儒風

克聞吏治以上參臣皆有裨儲務所當照例

叙錄以償其勞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江化麟等

量行紀錄庶官守勵而倉庾清矣

萬曆叁拾捌年陸月貳拾捌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舉劾京衛各官疏

題爲循例舉劾衛官以昭勸懲事臣奉

命巡視倉儲凡在京各衛食糧官員例得糾察茲

當差務久竣各官賢不肖得於聞見之真者

敢據實爲

皇上陳之訪得金吾後衛掌印指揮高科貫虹俠

氣緩帶英標一天膏澤威霑萬里折衝獨步

永清左衛掌印指揮徐恒妙技翩翩入彀壯

懷烈烈昂霄國士無前將門有種神武左衛

北畿疏草

卷二

美

掌印指揮馬一麟雄姿霞蔚奇吐風生推誠

已洽投醪賈勇還期拔幟旗手衛掌印指揮

李堪敦詩說禮雅度處囊囊穎長材不愧四

知雅堪一面武驥右衛掌印指揮趙國忠風

具虎頭雅稱援臂叱咤風霆在手撫摩卒伍

歸心神策衛掌印指揮賈爾權勁捷雙鷗之

技軒翔獨鶴之標武庫蟠胸長城定品濟州

衛掌印指揮張臣識度沈凝丰神俊偉應變

吳鉤出匣肩宏姬鼎函牛府軍後衛掌印指

揮芮以誠秀拔風臨玉樹廉明月映秋潭早
諸龍韜終期豹變永清右衛掌印指揮馬永
爵英英青鬚炯炯丹心禔躬止水同澄整旅
威霜竝肅金吾左衛掌印指揮楊子玉膽智
風經百鍊雄威堪敵萬人握篆前茅登壇翹
楚府軍衛指揮傳國忠材優借著志銳請纓
業再試而見長期千里以致遠義勇右衛掌
印指揮靳成才素分學書學劍雄心枕甲枕
戈洵是名流克閒將略瀋陽右衛掌印指揮
張有環青萍競爽騷耳爭捷角技能穿七札
談兵兼暢六韜金吾前衛僉書指揮包守乾
材恢恢乎發矚心耿耿以傾葵汗血神駒連
城良玉府軍右衛掌印指揮李芳春鵠立亭
亭鷹揚矯矯臨事不絀不競治軍克愛克威
大寧前衛掌印指揮金子松生來猿臂雙全
早向虎關三捷萃庭明志技續懷仁羽林前
衛管屯指揮馬逢時角射雙鵬竝落司屯一
介惟嚴技可屠龍名高奪錦

昭陵衛掌印指揮薛國賓心有片丹守無點涅壯
略駿馳塞上長材錐處囊中武驥左衛掌印
指揮陶裕祥俊度允稱儒將青年早授賢科
韞韋雄材干城妙選以上諸臣皆衛官之良
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又訪得大興左衛
經歷石可久醇儒雅度廉吏清操解紛捷若
刃游懸鑑朗於燭照寬河衛經歷翁良瑞德
器凝然非俗才華卓爾不羣政藹如春門清
若水神策衛經歷孫繹芳粹質溫良誠心樸
厚贊衛勤勞有績守身潔白無瑕永清左衛
經歷程有孝潔已滿腔秋月馭軍到處春風
雅邁髣髴久堪冠借義勇右衛經歷嚴應麟
才識精明丰標秀雅清操風茹苦蘗惠政久
洽甘霖旗手衛經歷鄭大啓材表芙蓉之幕
操永永藥之聲早窺豹班終期驥展府軍後
衛經歷楊樾寅心執玉朗識通斤提躬三事
交修馭下一軍胥戴金吾右衛經歷孫丕遠
樸茂原是儒流鍊達更聞吏務戎行露潤積

肅風清義勇前衛經歷韓朝明操勵懸魚政
追扶續此日參軍佳品他年司牧良材燕山
前衛經歷張有垣平生讀書讀律居官有守
有爲儒素青標幕僚赤幟以上諸臣皆衛幕
之良例得竝薦以待序遷者也又訪得豹韜
衛掌印指揮今陞勇士營坐管張德宏昂藏
七尺恣睢百端耽麴藥而醉仆通衢冠裳可
恥樂放縱而廢弛公務鞭朴不差貳捌月放
摺藉口節儀伍所扣例米百餘石致百戶何

北畿疏章

卷二

三

七

勳等揭債賠墊於心何安四季月散俸捏稱
使用每官扣例銀叁錢致食書李壽春等懷
恨呼告於體統何在甚至奉選大漢將軍受
水戶林美等金錢而朦保被責公案在府可
查也託名上司委訪詐指揮傅汝旺布疋而
局騙滋議操行掃地無餘矣遇告襲則不拘
家富家貧各索畫字銀貳叁兩遇散布花則
不念天寒軍苦素酒飯錢叁伍拾文職業久
廢貪縱顯著曾經戒飭豈容躡陞永清右衛

食書指揮劉可學桑榆暮景博櫟庸材酗酒
入醉鄉欺同僚如草芥恃強占軍伴視法紀
若弁髦指襄母喪詒李指揮銀貳拾兩竟歸
騙局之中機乘開徵許屯頭銀叁拾兩越軼
法禁之外散俸則假折耗歲減銀百拾有餘
指揮蕭文裕等可問放糧則縱弟僕其斂錢
壹千貳百家僮劉祿等經枚諸如侵屬官之
俸錢致譚繼先之訐發衆怨久叢官箴大壞
原任驍騎右衛掌印指揮陳思虞視篆爲貪

北畿疏章

卷二

三

七

爲詐甘同猫鼠之眠處家不孝不慈罔顧綱
常之玷蕩數萬金之父產嫖賭何心暴拾餘
載之母棺安厝無日奉文戒飭百戶遵行惟
謹可也乃索米叁石而私自釋免致吳龍之
反許可證本官生日稱賀遵禁謝卻可也乃
令家人過邀而於不餽遺者達人嗔罵闔屬
之背誦可羞屯糧係關
國課輒擅花銷致累經歷叅罰賠墊及呈該差
而甘於受辱真是廉恥盡捐票銀原屬公需

何得私用致累當該揭債承辦屢懇給賞而置之不理尤爲豁整無饜至於每季領軍件銀妄派費用給散各官俸銀扣取心紅諸費又其餘耳自知無可逃之罪矯意冒辭印之名不惟倖免年終可作吞舟之漏行且巧營笑缺庶便死灰之燃似此奸弁應伐狡謀以上參臣所當一體革任回衛差操內陳思虞永不許賣緣管事以警官邪者也伏乞

勅下吏兵貳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高科

並集疏草

卷二

七

等量材擢用石可久循資序遷張德宏等分別革黜庶功罪肅而人知勸懲卽儲政有裨矣

萬曆叁拾捌年陸月貳拾捌日具

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東寧疏草目錄

三卷

請蠲稅以安遐荒疏

糾劾有司疏

請補方面疏

題守臣乞休疏

水災請撤稅疏

糾叅有司疏

代薦進士陳情疏

東寧疏草

目錄

題憲臣乞休疏

查勘水災乞賜蠲恤疏

奉差將竣請乞終養疏

地震請寬卹疏

四卷

勘明欽州失事官員疏

勘明欽州功罪疏

五卷

糾劾不職將領疏

糾劾有司疏

請留稅餉協濟采木疏

叅失事官員疏

糾劾方面備察疏

糾劾有司備察疏

叅府正患病輒行疏

六卷

薦舉方面疏

薦舉有司疏

東寧疏草

目錄

薦舉選謫疏

薦舉地方人材疏

舉劾武職疏

薦舉教職疏

薦舉佐領疏

表揚節烈疏

特舉應謚名臣疏

類題辯問罪囚疏

七卷

條陳海防疏

條陳地方事宜疏

請增解額疏

請復釋放舉人會試疏

改折料物疏

奏請終養疏

揭草附

揭覆鹽政

揭催水災覆疏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聊生幸使者爲小民

請命臣亦不覺惻然泣下及與貳參司道詳覈其

困苦情狀良可痛哭督臣具疏

上請經今數月矣而

畱中不報豈未徹

聖覽耶抑有待而

發邪宣

德達情臣職謂何敢渥原

瀆不畢陳於

皇上之前事東僻在遐荒其山則不毛其地則多濱海斥鹵不可耕而食者夷徭錯處哨守相望一切兵餉半取給於鹽舶諸餉自稅使人粵當事者憚於叩

關爲苟且支吾之計除加抽鹽稅廠稅墟稅穀稅以及鐵鍋牛判等稅肆萬柒千柒百餘兩外復將通省章程兵餉撥充監稅前後共壹拾伍萬壹千有奇各省稅額最多至陸柒萬而止粵獨貳拾萬有奇且此貳拾萬金剖分於

東粵疏草

卷三

二

三

兵餉者拾之柒稅則充矣如餉之不給何無米安炊脫巾可慮不得已而議於丁糧加派又議於城鄉市鎮魚鰕蔬果之類加抽以充之粵土瘠薄丁糧額賦原不及吳楚什一每歲加派至伍萬玖千肆百有奇敲骨吸髓不問可知至於魚鰕蔬果從來不入稅額者而加抽至肆萬叁千伍百有奇閭閻小民寧復有安枕者乎然不章程兵餉尚缺肆萬捌千餘兩那移湊補以迄於今計無復之矣捉襟

露肘勢所必至焚林竭澤民何以堪萬曆叁拾伍年卽蒙

欽減貳萬餘兩少寬加派之數計今分解稅銀與方物等項猶不下壹拾柒萬柒千柒百有奇皇上第知所解者爲稅而不知其爲餉亦第知所稅者豪商巨賈而不知肩挑背負之貧民無一得免焉年來遼左滇南相繼撤稅卽秦晉閩蜀應解

內帑稅銀一體

東粵疏草

卷三

三

四

准畱以貳分解部充餉壹分賑濟饑民恩綸渙發遠近懽呼咸頌聖天子如天之仁粵來小民不憚征繕以急君命拾餘年矣公私俱誦皮骨幾穿不及此時早加

寬恤勢且走險何暇擇音意外之變將有不忍言者入秋以來肇慶靈山以異常水災告長樂以連月地震告欽州則水災地震相助爲虐人心惶惶舉無固志一旦有警濱死無聊之

民不操戈相向者則有掉臂以去耳此默察
將懷之秋也豈獨非赤子而不蒙

軫念伏願推廣

皇仁將解

內帑與解部及辦方物者一切

報罷俾得比於遼陝之例以與民休息此

皇上之特恩粵之大幸也不然如督臣所

請將近日加派丁糧肆萬參千捌百有奇加抽墟

場市鎮魚蝦蔬果等稅肆萬參千有奇先

東粵疏草

卷三

四

賜報罷而以章程兵餉之充監稅者仍充兵食俾

稍寬旦夕以俟

停止亦粵之幸也又不然如督臣繼

請量畱解部稅銀貳參萬兩以給添募兵餉聊救

目前非直封疆大計宜然揆之事勢亦有不

得不然者臣查自貳拾玖年至參拾柒年止

通省州縣以加派難徵拖欠餉銀計貳拾捌

萬參千有奇督催之檄非不趾相逮也諸有

司以久困之民不堪敲撲自甘奉職無狀夫

司道不能得之於有司而欲解水衡者一一
如額此必不得之數也曷若

恩出

朝廷少慰粵民時雨之望而臣等亦得奉揚

德意於萬一哉稅監李鳳在事久目擊粵民之顛

危最真臣與語及稅事法然淚盈睫且云當

事者失於初議以致今日救弊之難疏請

聖恩蠲減不啻再三夫稅監乃

皇上所特委者而敢於欺

東粵疏草

卷三

五

皇上誠見民間積怨深怨不欲以身爲楊榮之續

也抑臣所見聞更有大可危者諸夷互市於

澳門

世廟以前不過歲月一至履霜不戒漸至竊據內

地不下數萬餘人藉口防番收買健鬪倭夷

以爲爪牙亦不下貳參千人而閩粵之作姦

射利窟穴其間者不與焉蓄聚既厚器械更

精桀驁器凌目中已無漢法猶曰諸夷貪我

財帛禍或緩也倭奴一鼓而下琉球謀且及

於雞籠淡水此其志豈特稱雄於海外已者
萬一垂涎澳門厚利順風揚帆而至內外應
合卽諸夷恐不能制諸倭之死命沿海將吏
何以待之臣竊謂欽州往事尚在門庭澳夷
將來禍在肘腋諸夷有警猶是外憂民困無
聊便成內潰及其既潰而治臣等以緘默之
罪何濟於事爲是不避
斧鉞齋沐籲

請伏願

貞粵疏直

卷三

六

李山劉

聖明俯念倒懸之亟破格

蠲減俾軍有餘餉民無橫征救此予遭固我桑土

以自爲

社稷計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叁拾捌年拾貳月貳拾日

糾劾有司疏

題爲糾劾不職有司以飭吏治以安民生事臣
竊惟民之不安由官邪也官之失職穢賂章
也抑開茸勝也粵東重稅之後公私交誼小
民幾不聊生惟是貳叁有司藉之捐循而復
叅以匪人哀此予遭其何以堪臣一入境卽
失心體訪據所見聞得貪肆之吏貳庸暗之
吏壹敢列實爲

皇上陳之訪得高州府推官蕭雲龍險以藏姦貪

東粵疏草

卷三

七

光華

而成縱遷卒四布大張局騙之門賄賂公行
幾竭高涼之髓富商鄧叔明等姦女旦政死
共湊百伍拾金託阜莫驚轉入而竟自寬假
黎尚貞等壹拾柒人被賴賢誣盜每人伍兩
託原差馮政引投而始與釋放積阜王明以
假印詐財杖釋何縱則伍拾金之過送有靈
耆民廖文清乃人命干證責監何阜則壹百
金之分送欠早此理刑之槩也各州縣解到
錢糧每壹兩取耗壹錢伍分歲計何啻千兩

各營兵給散月糧每壹錠扣取伍錢歲計亦
踰百金凡准詞狀多經本廳差人袖中批發
銀從外入狀卽內出修理該郡南門動支庫
銀貳百兩盡數入已官收其利民受其罰此
署府之槩也其署茂名也受總書曾守約銀
伍拾兩而委查開墾餘稅鄉民恣其魚肉受
訪惡周正卿金珠首飾等物而委之直櫃耗
羨聽其瓜分從此管糧管庫尤而效之惡里
陳朔以米拾兩狡吏郭備以參拾兩其加耗
可推卽承管牛判等稅者率以爲例大墟拾
兩小墟伍兩雖橫征不問及署石城也廳日
健之假人命先後勒索至肆百兩半入衙役
之手朱大等真盜真窩每人以參拾兩縱釋
盡歸本官之囊被盜妄扳如潘榮尹等陸拾
餘家參票拘攝得銀不下千餘被讎以空拾
古窖妄首如張世弘等壹拾餘人逐一嚇取
每人各以拾計至於遇節遇誕喜各屬厚餽
大小不免署府署縣索吏里拜見多寡有差

夏學疏草

卷三

八

九

甚至軍政考選衛印索百兩所印半之操捕
等差又半之明以官爲市矣生員周夢熊以
娶妾被誣而送棚拾兩富民何龍之子進學
差人報喜而受謝陸拾兩獨不畏士可以徒
乎尤可恨者信任阜快橫行各州縣尋事生
風表裏騙詐黃俊莫驚其最著者也起家各
千餘金餘者亦數百計此壹臣者陰懷含沙
之威填其深壑專操刺虎之術弄彼同寮人
人畏之如虺蜴恨之切齒久矣所當照貪例
革職爲民者也高州府同知詹玉鉉沾沾小
智栩栩自矜才似奕而實疎事能任而多舛
臣不暇細舉姑就其不理於人口者有貳錢
糧最宜核也初署吳川縣發覺趙惟華黃象
坤盜庫之弊豈不稱快乃不鑒覆轍致庫吏
梁礪與把總李天常中軍顏華殿等通同侵
盜至壹千肆百兩何以身承其弊而不覺及
至交盤同吳縣丞摘發前弊當從梁礪宋按
出私借約簿共捌拾餘人已屬可駭乃止報

東學疏草

卷三

九

九

盜去銀伍百兩其餘玖百兩何以匿而不報
李天常等何以釋而不問於是有打死梁熾
滅口之議於是有累死無辜吳廷璽之議於
是有濫追溢額數千兩之議百喙何能解焉
權稅最宜遠也該郡有限門梅祿貳稅向係
郡佐輪管獨至本官專管經年雖經該府議
詳然而瓜李之嫌鮮知避矣貳稅相隔貳拾
里許向係兩地分抽獨至本官設立關柵總
歸限門抽收雖經該道詳允然絕流而漁鮮

東粵雜草

卷十

十

三

不怨矣於是有倍抽之議於是有抽多解少
之議於是真假義塚演武亭科派入已之議
百喙又何能解焉至若專管稅務愈加繁苛
遂藉郭倖以口實人議其專利喜作聰明多
翻舊案益長該郡之刁風人議其恃才海防
官從來不設兵無故而議抽壹百貳拾名以
爲跟隨私囊之資充與書門之冒占者影射
其中且羽葆鼓吹誼關公署銜承怒馬圍獵
郊原名爲訓武實則兒戲詎可令衆庶見耶

此壹臣者才鋒太露動拂人情防檢多疎致
滋事議第賦私未至狼籍懲創尚可更弦所
當照浮躁例重加降調以責後効者也惠州
府長樂縣知縣周武烈性似愷悌才乏精明
吏胥乘之夤緣事權因而旁落算魚苗之稅
猶曰餉額難虧耳任譚九章壟斷登場何殊
攫市效妬甯之術若曰隱情畢摘耳使繆大
有無辜勘產真是罔民羅文學搶奪罪犯也
方照提而遽請銷則吏書謝琳張爵之愚弄

東粵疏草

卷三

三

三

也誰受其欺而謬開壹面之網林登貴殺人
賊犯也旦入監而午脫獄則吏書陳中蘊周
盛之蒙蔽也出押謂何而甘號三尺之法積
蠹藩維舉等侵欺較餉壹百陸拾兩屢催不
解提經承亦不解反以縣官體面爲詞何怪
餉銀之逋負解差賴勝押犯余程解道經歲
不投文及查究又復經歲任吏書延閣宜來
役役之縱橫保甲之查編也縱觀信余紹祖
等橫索將顏鯨等稟責收監怨苦誰訴錢糧

之帶徵也信吏書鍾明亮等混拘致謝懷月
等重納受累撫字安在立碑禁里甲似矣而
反爲石匠開壺騙局叁拾陸約盡被科斂得
無便民者屬民乎置平等給由票似矣而仍
憑衙蠹變亂壹毫實惠全不及民祇以釐姦
者長姦耳長樂地僻民頑先時以伸威道彈
壓其間稱盤錯地惟長才卓識乃足勝任此
壹臣者其何賴焉第才識不足當機雖乏執
持而操檢未踰年力雅堪驅策所當照不及

東粵疏草

卷三

十三

三

例改教以全器使者也粵在嶺表吏治風稱
廢弛臣職司風紀尤加意綜覈惟是

大計澄汰之後督臣入境叅劾肆人先後劣轉又
拾餘人見在強半新任臣豈敢謂參人之外
皆良有司顧事關激揚介在疑信者尚未敢
以白簡從事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蕭雲龍等
分別議處庶不肖者知警而民生有賴矣
萬曆叁拾玖年叁月貳拾壹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請補方面疏

題爲邊防孔棘方面缺人懇乞

聖明蚤賜

點用以冀安遐方事臣惟粵東僻在邊徼東接倭
表西鄰交趾海氛山菁狼煙鯨波蓋無日不
備無時不虞所藉以共固吾固者惟是司道
諸臣居常則分猷而理有事則借箸而籌而
粵地遼闊各道近者數百里遠者千里其不
可以壹道缺人與以壹道而兼攝數道也亦
東粵疏草

卷三

十四

三

昭昭明甚臣自去冬奉

命入粵見該司道員缺數多其中固有已補未任

者至於嶺南海北南各分守道惠潮嶺西各
分巡道尚缺肆員屢經吏部

題推未奉

俞旨夫此肆道皆屬提控沿海扼險邊防內之綏

弁臬度而行外之狡夷側目而盼周防稍失

必啓戎心此其地爲至要其需入爲最急矧
今正值汛候飭將厲兵相機指畫全在該道

豈宜壹日缺人此雖委有署攝但百責叢集

左支右吾則越俎代庖之難千里遙制東馳

西驚則鞭長及腹之難不有專員其何能濟

且粵於海內稱炎方凡來任者輒遷延歲月

前推補肆員尚未見到目下齋捧入

賀又需貳員是見任員數益少彈壓日益空虛可

危孰甚又安得不爲邊防憂而不汲汲以

請也除已補未到各官嚴檄再行催促星馳赴任

外臣謹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

東粵疏草

卷三

三

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鳴

岡具題伏乞

勅下吏部亟將廣東分守嶺南分守海北南分巡

惠潮分巡嶺西共肆道員缺備查原經擬推

姓名或原擬續有別推今酌議另推一併補

贖上

請蚤賜

點用給憑嚴限前來到任管事庶邊防得人遐方

可藉以無恐耳

萬曆參拾玖年參月貳拾壹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守臣乞休疏

題爲守臣積病纏綿憂苦滋劇萬分不能供職懇乞代

題俯容休致事據廣東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劄付蒙臣批據廣州府呈准本府知府侯傳邦關稱職由進士選授工部主事歷陞今職於萬曆參拾捌年參月拾柒日到任因以下血羸病本年柒月初拾日具有乞休呈詞復值母病瀕危申理前請束額數肆情竭詞

東粵疏草

卷三

主

窮未蒙矜管比日以來憂慮攻中風寒外襲陡然眩暈四支厥冷痰涎壅逆胸腹痞脹潮熱大作雨汗不止職稟素弱久患怔忡終夜不寐鎮日怵驚喀血便血習以爲常比遂洞下危然骨立矧兼感冒氣息愈奄召醫樓守諒等診視咸云攻補難施十死一生非假歲月必無生理廣州會省事務浩繁一日不理便虞堆積豈容廢劣可以臥治職不自裁必至疎曠官守耽誤地方徒貽微軀無益盡瘁

萬不獲已畢命陳詞伏乞察職原無嫌畏規避之私體職病苦真情必不可留之狀先令解綬卽賜題

請庶幾苟延視息可保餘生等因蒙批本院爲地方留賢守不啻再三矣復以疾請情更迫切豈去志一動似不可回耶布政司查報又奉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張鳴岡批據該府詳同前因奉批該府陳乞至再已經勉留何復有此請仰廣東布政司查報蒙此案查先蒙

東粵疏草

卷三

六

兩院陸續批據詳府初詳再詳知府侯傳邦因病給假送母出境并乞休致緣由又據廣州府縣參學生員劉端復等并南海番禺貳縣里老耆民盧崇魁等又合省鄉官舉監武職達舍保約鄉民張繼先麥大有等各聯詞保留情由俱批本司併行該府勉留本官在任調攝侍養痊可卽出供職去後今蒙前因依蒙行准分守嶺南道查看得廣州爲粵省劇郡所藉於守者要矣該府知府侯傳邦品

格端方才猷卓越乃以抱恙告休始爲將母繼以乞身兩院司道慰留者至再三矣今意更堅確詞更凄苦有必不可再強者惟是六月之息或應聽其棲遲然於萬里之行尚無妨於軼步者也又廣州兵巡海道看得廣郡爲五嶺重地郡守乃一方寄命該府品格夙成經綸蔚起受事未及周星遂爲士民屬志賢守難得慮切地方豈容聽彼乞休孤茲仰望惟是去志已決臥轍難留似應曲加體亮

東粵疏草

卷三

六

全其素尚各移報到司該本司看得廣州府知府侯傳邦端操偉抱亮節仁衷士民瞻慕方殷上下慰留胥切第其體病是的去志甚堅始圖將母而行今欲拂衣而往此萬萬不可回者既經貳道查議前來合無俯從休致若其年資正盛究竟未施待彼病痊之時可畢効忠之誼等因具詳前來查得吏部職掌內開方面官員患病乞休撫按具奏才力可惜者量擬病痊之日撫按奏

請錄用又查得先蒙都察院勘劄准吏部咨萬曆拾捌年陸月內該吏科都給事中王三餘題爲看詳章奏申明一二職掌事宜以平政體事該本部覆奉

聖旨有司官果係疾病并才力不及的撫按官務要查審明白照例題請不許含糊遷就其餘俱依議行欽此內一款議有疾改調之例議得外

官有疾例不得如京官請告矣間有才守兼優偶以勞瘁或賦稟孱弱不耐衝繁者若一

東粵疏草

卷三

王

主

按官查果沈痾不堪世用者卽與題請致仕有盡心民事以積勞感證尚可痊愈者准令調理欽此劄行前來欽遵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鳴岡看得廣州府知府侯傳邦峻節松筠獨挺宏才盤錯偏宜露冕勤民風標率屬載道胥歌來暮首郡方藉維新不意臣未入境本官業

以身病母病屢控乞骸卽士紳之涕泣遮與臣等之再三慰勉而哀籲愈苦委因病勢增劇兼以母子情關似應俯從休致若本官年資正茂匡濟允遠遽從高蹈不無可惜既經司道查議且情與例符相應具題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覆議上

請准令知府侯傳邦休致回籍調理俟病痊之日聽該省撫按官薦舉錄用遺下員缺卽行推補庶地方政務得人料理而人才亦得究其未竟之用矣

東粵疏草

卷三

王

主

萬曆叁拾玖年肆月貳拾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水災請撤稅疏

題爲水災異常民困孔亟懇乞

聖明軫念子遺

早賜撤稅以安遐荒事臣自去冬銜

命入粵時值重稅之後繼之災傷人心惶惶如不

聊生幸奉

皇上任使敢以撤減一事爲小民籲

請區區微誠無能回

天隨與在事諸臣訓廉懲墨轉粟發倉聊且延民

東粵疏草

卷三

三

殘喘歧望有秋不謂洪潦泛濫虛此粵民有

如今歲者蓋料朔夜郎之水分三江而下入

於端溪衝嶺之水從清遠峽而出與端溪諸

流匯於三水而後注海伍月初旬水勢驟溢

突高數丈臣方巡歷肇慶城門築塞所不浸

者何能三版登樓四望撼山排空民間廬舍

盡沒水底間有巨室稍露其脊男婦樹宿山

棲甚至有浮沈屋脊上號呼待援者臣生長

水鄉不勝驚駭鎮城倚山臨溪據高阜之勝

猶然胥溺而爲衝爲壑者可推已往災未蘇

今復降割滄田成海早晚禾鞠爲吳腐此難

漂泊貲畜一空諸父老矣道擁訴成謂貳百

年來未有之災

國賦難供亂萌易起相向而哭慘目惘心除督

臣遵例奏

聞及臣責成各該司道勘實分數另行具

奏外竊念臣等奉職無狀恨不能以身爲禱代

民之罰凡可加意賑恤者敢不竭雙從事但

東粵疏草

卷三

三

非常之災關於理亂不小惟有仰邀

特恩庶克有濟竊覩遐荒瘠土民鮮本業其自丁

田額糧以及鹽船諸課歲解

京庫者不過壹拾叁萬有奇自有稅使以來額

外徵解至今不下壹拾柒萬柒千餘兩廣肇

南韶拾居捌玖較之正賦幾於倍之民膏已

竭卽遇豐歲猶苦敲髓矧降罰若此之烈也

考諸

令甲凡遇重大災傷一切額供例得議蠲議停

矧此額外之稅民何以堪將復加派之丁糧
乎則野無青草室如懸磬矣將復加抽於墟
場等稅乎則肩挑背負之貧民捱死且不贍
責之急公上必不得之數也辟若擔石之家
歲辦供應倍於素封再遇天災安得不棄家
而去微獨輕去其鄉勢必相聚爲盜粵俗剽
悍不畏死蓋猶有南越之遺風焉夷徭諸種
非我族類犬牙錯於肘腋之間兼之不逞奸
民外構夷而內作賊出沒海洋殺人禦貨走
死地如鶩從來非無事之國也邇者米價湧
貴兵餉缺乏既虞脫巾又虞獸復人心日益
惶懼倘不早加拊恤復爲之驅地方隱憂何
啻厝火迫其旣然而治臣等以不職之罪亦
無及矣伏願

聖明特念遐荒稅額獨重奚忍困此一方

撤使罷稅嘉與休息及溺之民庶幾可望更生萬
不得已如每歲加派之伍萬玖千有奇與加
抽之肆萬叁千有奇非惟心所不忍抑亦勢

有不行

早賜報罷慰此子遠安我疆場計無亟於此者臣

於邸報中見

輦穀火災疊示謹告降水之警豈曰偶然

皇上脩省實政

請自粵始臣曷任祈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玖年陸月貳拾日

糾叅有司疏

題爲糾叅不職有司以警官邪以安民生事竊

惟

國家張官置吏長貳並設如各郡防海理刑均係弊繁政務一遇郡守缺則署郡邑令缺則署邑往往舉守令之職兼任而責成焉粵東吏治夙稱廢弛臣與貳參司道加意申飭期與更始乃有官守決裂衆怨沸騰者可容一日畱於民上乎臣巡歷過半聞見最真謹會

東粵疏草

卷三

五

五

同總督兩廣軍門張鳴岡巡撫南贛右僉都御史牛應元據實爲

皇上陳之訪得南雄府推官史懋文一味貪復諸事周章似骯髒而實汗任執拘以成癖臣初入境聞其署保昌縣盤詰內監之冒濫查韶州府屬清追庫吏之那侵心竊能之及巡惠州見其初令興寧爰書顛倒是非心竊疑之尤望其困衡之後稍知改圖而不虞其恣睢更甚也富民劉文選妄捏強劫陷劉啓賢等

東粵疏草

卷三

五

五

已經里族辯誣猶痛責問杖則暮夜錢神之靈粟監梁督先扼窩盜繼扼窩訪誣葉茂聖黃元太等已經道駁猶嚴刑文致必欲致之於死則平日賄結之力葉茂臻人命被誣百金入而後杖釋過付者僧胡員壽也鄧允棟倡衆毆死劉朝陽仍焚其屍百陸拾金入而以無辜之貝萬春坐徒其餘桀宥過送者卽監生梁督也署保昌縣每日縣丞主簿輪供午飯餽盛者批詞亦多豈是一飯之必酬該縣里長及都書捌拾餘人不時點名不到者罰各都有隘總夜總千百總等役通計叁百餘人朔望赴點不到者重責加罰遠鄉貧民苦於奔走總爲積穀之充數與寧舊更陳心遣僕王福壽問候本官與歇家李崇榮以飯直肆分起爭福壽扼截劫膚想卽拿崇榮及居庭主廖釗一父子主僕刑考幾死有林醫生者爲本官親信嚇騙釗一銀壹百貳拾兩仍坐肆辟叁徒非該道平反幾於覆盆更可

恨者臣巡歷韶南值該道因病謝事卽開廖
釗一巨窩應訪矣縣吏鍾海爲釗一之親以
通盜開訪巡檢陳三省知釗一之寃以縱盜
開戒甚至以林醫生騙贓視作巡道衙門使
費無端羅織既傷天理有意汙蔑更無人心
至於管太平廠稅藉口缺額取盡錙銖其大
者如秤查商鹽每包多出拾餘斤止以壹斤
入官餘皆折銀入已半歲不下千餘金有店
家郭章過證客人鄧相報牛皮稅計壹百壹
拾張書手誤寫以百爲千除責究外仍罰銀
肆拾兩有店家丘順陪證諸事類此行旅嗟
其絕流其最鄙者凡遇納段必抽樣疋一切
食物亦抽樣品遊僧携貳貳雙經過則云汝
止兩脚勒畱其壹武弁有斬艾皮酒經遇則
云我衙中要用艾畱拾數封酒畱拾數紙本
官傲然聞者爲之絕倒他若張知府被凌閉
閤曲忍各司道有駁輒反脣相譏小民號爲
閤羅僚屬畏如毒蝎此壹臣者獨矜拘性罔

顧怨聲焦然益甚於前汰黜宜隨其後所當
照不謹例閒住者也又訪得廉州府同知陳
王道才能飾詐險足藏姦逢入輒效含沙代
篆准圖充橐以馮照磨爲腹心凡事兜攬參
柒分贓人人畏其按求以批驗所爲奇貨聽
倉巡等官公行賄賂按季輪管置原管之經
歷於閒地禁子置竹板要重伍斤以致整人
杖下民謠曰漏槽閩郡誰不切齒東西捌寨
鹽場每場每季科銀伍兩名之曰茶果錢早
官敢不吞聲其收參州縣錢糧每百兩加耗
貳兩責各庫吏賠補無不稱貸以益者其給
兵餉每百兩短少貳兩反藉口侵尅勒鑿鑿
銀匠賠足遂致挈家而逃者承問通夷軍犯
翟服得銀壹百兩枉法提徒該道嚴駁至於
徵色發聲而後改成分明以獄爲市盤獲通
夷清水絹議定柒錢壹疋變價輒私取壹百
肆拾疋轉發舖賣等之多定價參錢何異入
市攫金勒取縣吏拜見禮如鄧天成之赤金

紗紬區同仁之牙仙彭段大約直拾餘兩皆從嚴刑得來解鹽課銀勒承委場官買方物如王汝達之犀杯驚戒謝棠之珠冠錦段各賠數拾金靡不受累叫苦甚至胡典史以銀茶鍾不送而註劣考立轉王官彭知州以送節禮有海防無署府而橫被凌構竟致氣殞其他濫受參備之僨遺巧勒舖行之價直種種猥瑣未易枚舉大都幹濟雖有微長而操行多疵外貌頗似馴雅而中情難測此壹臣

東粵軼草

卷三

三

者論其品已多點染程其才尚堪鞭策所當重加降調以示曲全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詢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吏懋文陳王道分別議處遺下員缺另行銓補庶官邪知警而吏治民生胥有賴焉

萬曆叁拾玖年捌月拾玖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代蕭進士陳情疏

題爲遵例陳情懇

恩俯賜侍養事據糧儲備管分巡惠潮道廣東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右叅議史旌賢呈蒙臣批據給假回籍都察院辦事進士蕭定呈前事稱竊惟

君恩親恩並等天地臣道子道均屬綱常大易垂訓於匪躬周詩詠懷於靡盬況定濱海一介遺達

聖明

卷三

三

爰從里選卒業成均甲午濫舉

歲闌庚戌叨成進士給假歸省誓心圖報念定母晚年鞠養致嬰羸疾兼之家道零落父早見背賴母食貧督課讀書亦期子之能仕教之以忠定豈不願早自致身因顯成孝奈今母年捌拾有柒痛苦不離牀褥起居亦須倩人若以携母於官道路遠涉固心之所甚恐也置母於家而呻吟罔聞又情之所不敢出也事勢兩難進退維谷爲照

大明會典一款父母年柒拾以上並無以次人丁者准令侍養欽此欽遵定思

聖朝不止壹臣父母只有壹子定在

朝無所裨盛世母無定何以度餘年願照先年觀政進士何應奇于若瀛等例侍養終身定才識雖闇年力未衰犬馬之軀幸未及溘溝壑螳螂之報尚可少效涓埃正古人所謂報親之日短報

君之日長者也第疎遜微情無由得達幸遵本院

東粵疏草

卷三

三

三

臨潮至仁錫類卽閭閻疾苦尚切痼瘼矧定母子零丁寧不動念叩乞特賜題

請轉干

天聽俾母子相依天性獲全等情蒙批分巡惠潮道查報蒙此依蒙備牌行府備查進士蕭定告假回籍遽呈侍養伊母是否年踰捌拾本官是否獨子及比照觀政進士何應奇于若瀛等例侍養果否相符查議的確具詳轉奪去後續據潮州府呈稱遵依行據澄海縣申

稱據本縣儒學查勘告假回籍進士蕭定有母徐氏年生乙酉見歲捌拾有柒委無以次人丁據告侍養查與

大明會典符合具由申報到府該本府署印同知楊可成看得進士蕭定之母享年已過桑榆而本官事母之心積念寧甘滯澗引稱日長日短之言衷丹勃發直陳靡依靡母之意真赤傍徨況有往例可援且與

大典式合相應請詳具由呈詳到道該本道查看

東粵疏草

卷三

三

三

得告假回籍進士蕭定方銜

恩於委質遂矢志於陳情緣捌袞哀母起居常藉扶携而獨子至情定省寧堪踈曠無從御潛輿而去自難舍賈閭而行既經府縣查議前來委與例合相應亟與題

請庶得養志於今日不妨移孝於異時等因到臣該臣看得給假進士蕭定哀母當風燭之期獨子鮮鵲鴒之助有懷捧檄曷慰倚闥蓋就祿之願既窮勢難絕裾於此日故辭榮之念

轉切願圖捐糜於他年此固人子至情亦

熙朝之美事也烏鳥之私似應俯從潮州係臣憲

屬本官辦事在都察院又係臣本衙門所據

歷控真情隨經該道府勘覆相同且與

明例允合相應代

題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合無將進士蕭定准今在籍

侍養俟親終之日起復赴京聽用緣係遵例

陳情懇

東粵疏草

卷三

三

恩俯賜侍養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

某親齋謹題請

旨奉

聖旨吏部知道

萬曆叁拾玖年捌月拾玖日

憲臣乞休疏

題爲兵備憲臣患病不能供職請乞

俯容回籍調理事據廣東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

司劉付蒙臣批據分巡南韶道右叅政兼僉

事蔡夢說呈稱蒙本院批據本道呈詳患病

乞休緣由蒙批海北之勞績久著嶺南之倚

藉方殷該道何遽興此念卽風氣偶感不妨

在任調理願加珍攝以慰地方繳蒙此竊謂

人之壹身手足爲急手足一殘便爲廢人恒

東粵疏草

卷三

三

人猶可廢也而當官顧可廢乎職之病在手

足不能捫管何以批答文移不能舉步何以

臨蒞僚屬前任海南雖間有發作未至今日

之甚右足驟然木僵痛如刀割從此不能履

地起止出入俱家僮背負且勿論本院自肇

而韶不過壹月之外似此廢人可無一道至

界上迎送乎可令人背負人本院之門乎百

念俱灰百事俱廢乞將本道印務委送兼攝

便職年得生還等因蒙批粵東各道多缺本

院方會同制院兩疏催

請矧該道夙望安得不爲地方留賢至於迎送彌
文久已謝止雖臥護可也布政司會行勉留
痊可卽出視事繳又奉總督兩廣兵部右侍
郎張鳴岡批粵監司多缺所藉該道分猷共
濟萬難代

東粵疏草

卷三

三

三

題仰廣東布按貳司勉勸調攝毋動他念繳并
奉巡撫南贛都御史牛應元批據呈手足之
病多係風濕所侵該道內養素裕色澤脾益
一加調攝自宜勿藥何至堅持歸念必欲強
送也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曲加慰留候通
詳繳蒙此俱經本司會同按察司差人前去
勒留外隨准該道牒呈稱爲照人之疾病可
計時取効者如感冒傷寒癰痢等證職患瘴
濕肆年血氣愈衰每發愈重至今兩足癱瘓
不能貼地朝夕飲冰惟恐終身調攝無復痊
可之日況可以月計乎及今不決明屬貪戀
萬萬不能姑畱牒司煩爲查照會議轉詳等

因牒報到司該本司會同按察司查看得分
巡南韶道右叅政兼僉事蔡夢說品格泰山
喬猷才猷緯武經文性秉觸邪柏府霜稜如
舊心顚體

東粵疏草

卷二

三

三

國海邦崇澤方新此綱紀所藉爲肅清僚屬所
視爲法式士庶所倚爲保障不容輕聽其去
者也第昔在瓊海委係瘴鄉適值時事多艱
遠討交夷近手黎寇鞠躬不辭盡瘁暑雨又
或交侵醫藥未遑以致病移手足情詞不虛
今其乞文參至去意甚堅萬萬不可回者似
應准從休致聽其回籍調理夫世道必藉正
人
國是全憑君子俟該道病痊起用庶生平未展
經綸將來猶得盡展報
國終有日爾呈乞代爲具
題施行等因到臣據此案查先據分巡南部道
右叅政蔡僉事蔡夢說具呈患病乞休該臣
批回諭令靜攝痊可視事續據再呈隨批布

政司會雷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兩
廣軍門張鳴岡巡撫南贛都御史牛應元查
看得分巡南韶道右叅政兼僉事蔡夢說挺
挺松筠勁節恢恢經緯真才海表千城藩垣
領袖茲以旬宣盡瘁致此瘴濕交侵四體失
調一意求去巨等爲地方計再次勉留辭情
轉切再照本官先年兼攝海北道欽州失事
奉

旨戴罪勦賊自贖彼時海南瓊黎有警督兵防禦
東粵疏草

卷三

三八

三

顧此失彼罪有可原兼之勦賊再後勞勛居
多見在覆勘容臣另行具

題外今據該司勘查本官患病情真既經具詳
前來相廣俯從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合無准令叅政蔡夢說致仕
回籍調理俟病痊起用遺下員缺卽行推補
庶本官仰沐

再造之恩將來益堅圖報而道務亦早有所歸矣
萬曆叁拾玖年捌月拾玖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查勘水災乞賜蠲恤疏

題爲遵

例查勘水災懇乞

聖慈

大賜蠲恤以蘇困苦以安地方事據廣東布政司
經歷司呈奉本司劄付蒙臣牌照得本院奉
簡書而來惟安戢民生爲第壹急務頃歷廣肇一
帶目覩田禾吐秀深幸夏收有期不意馮夷
爲虐泛漲異常四野圩圍拾埧捌玖一望廬

東粵疏草

卷三

聖

年

舍盡被浮沈駭目慘心循省無地聞廣韶貳
郡災與肇等除肇慶附城上下被水最苦者
先行議賑及遠屬俱批行各該道勘查外竊
念粵稅繁重久苦不支復除之診

國計民生勢且益詘本院例應勘查爲災民請
命蠲恤牌仰呈堂移行各道轉行所屬被災州縣
各掌印官作速親詣水災地方勘查一應田
土損壞若干將來有無收成分別圍里開列
分數至於廬舍之衝坍男婦之漂沒與其間

極貧無依者各查實數報該司道備細造冊
詳院仍查照往例何項錢糧可蠲何項徭役
可減何項銀米可以抵補被災小民作何賑
濟一併議詳以憑覆覈

奏報再照被災之後救死不贍兼此暑月農忙
在時該徵錢糧相應酌其緩者暫行停徵毋
得一槩催擾詞訟自人命強盜外一切戶婚
田產小事暫行停止毋得拘禁致妨餬口其
餘脩築圩圍拊循疾苦凡可少示寬恤採擇

東粵疏草

卷三

聖

年

酌議具詳舉行等因蒙此依蒙轉行去後就
蒙本院批據廣州兵巡道呈詳看得粵東故
水圍也而南海三水兩邑獨當凌梧兩江之
衝故去秋與今夏被災獨重據勘過災傷分
數南海縣傾頽房屋貳萬貳千伍百柒拾間
漂流男婦壹百陸拾壹丁口衝陷田地陸頃
柒拾壹畝叁分壹釐沙壓田地壹拾肆頃零
陸畝陸分捌釐淹沒禾稼肆千陸百壹拾貳
頃叁拾伍畝三水縣傾頽房屋壹百伍拾間

衝陷田壹頃壹拾玖畝柒分柒釐沙壓田壹
拾壹頃玖拾陸畝陸分捌釐淹沒禾稼叁千
壹百柒拾伍頃捌拾肆畝柒分計算已盈拾
分夫賑濟之策三水縣民廬傾圯計壹百伍
拾餘間議每間給穀壹石南海縣傾圯尤多
至貳萬餘間除中有殷戶力能自葺者無庸
賑賑外約以一半爲率應如縣議擇其貧難
下戶每間量給銀壹錢將出陳穀價壹千貳
百兩捐以予之至男婦淹沒情更可憫計口

東粵疏草

卷三

聖

聖

壹百陸拾有奇縣議每名拾銀叁錢應與改
增給穀貳石至於議蠲在南海則應免銀陸
千柒百捌拾捌兩肆錢捌分玖釐在三水應
免銀肆千陸百伍拾肆兩貳錢有奇將來之
起解則正額難虧將來之存留則編派有數
帑藏之搜括已空司府之調停安出信惟查
照江南各省事例

題畱稅額以抵緣由蒙批布政司併議速報又
蒙批據分巡嶺西道呈詳看得肇屬德慶封

川要明等米邑當三江委注之衝歲每患水
舊歲爲甚何期今歲更甚洪潦驟發於青黃
不接之時也據所屬報有平地約高伍丈者
有城中沉沒幾臺者室廬之蕩析男婦之流
離即使連年豐稔尤不能堪此慘毒矧加以
疊災之後乾乾顛覆已無救死之資孰是更
生之望

東粵疏草

卷三

聖

聖

請蠲請賑豈容後時查勘冊開高要縣衝陷沙壓
田地壹頃零肆分淹沒無收田叁千零捌拾
頃零柒拾玖畝玖分高明縣衝陷田壹拾壹
畝伍分淹沒田肆百玖拾捌頃伍拾柒畝捌
分封川縣衝陷田捌拾柒畝伍分叁釐淹沒
田塘陸百貳拾貳頃伍拾肆畝陸分叁釐開
建縣衝陷沙壓田地捌頃玖拾陸畝柒分叁
釐淹沒田捌拾伍頃伍拾畝零壹分叁釐四
會縣衝陷田地叁百貳拾玖頃陸畝除高要
高明封川四會肆縣查有庫銀壹千叁百玖
拾陸兩陸錢壹分陸釐堪抵尚欠銀壹萬零

米百叁拾貳兩玖錢捌分肆釐據呈府縣庫貯撥括殆盡而存留急需勢不容缺微徵

奏留稅餉何以慰此災民其被水傾頽房屋共計米千陸百間每間給穀壹石或伍斗叁斗不等共該給穀貳千零陸石肆斗銀壹拾壹兩捌錢陸分伍釐漂沒男婦壹百壹拾名口共給恤穀久拾捌石銀貳兩玖錢極貧無依被災男婦陸千捌百伍拾名口共給恤穀叁千零玖拾玖石伍斗伍升銀壹拾陸兩伍錢

東粵疏草

卷三

聖

奏

肆分捌釐如此則有產者獲蠲免之澤無產者亦霑賑恤之恩等因又蒙批據羅定兵備道呈詳看得東安西寧貳縣楊柳鎮南等都瀕臨大江田土灣下今歲仲夏初旬雷雨連綿兼值西潦驟湧內溢外漲頃刻成河田禾槩被淹沒廬舍多被傾頽耆老扶幼露宿山居傍徨失所觸目痛心此數拾年來未有之災也既經貳縣印官親詣踏勘明白相應照例分別輕重議蠲計東安縣淹沒田壹百玖

東粵疏草

卷三

聖

奏

拾壹項叁拾玖畝玖分應免銀貳百伍拾兩零叁錢玖分玖釐西寧縣淹沒田貳百壹拾陸頃零伍畝捌分貳釐應免銀貳百壹拾肆兩肆錢肆分陸釐查有上年支剩糧銀堪抵漂沒房屋共壹百柒拾柒間每間給穀伍斗將見貯倉穀動支等因俱蒙批布政司覆覈類詳繳蒙此查得節奉勘劄行司遵照災免事例凡遇夏秋災傷除叁分以下不免外全災者免柒分玖分者免陸分捌分者免伍分米分者免肆分陸分者免叁分伍分者免貳分肆分者免壹分俱於存留糧內除豁又爲乞
請申明勘災分例及隨宜賑恤零災以便遵守事
內開如遇地方水旱之災若槩縣被災如一卽以槩縣
奏報如一縣之內災有輕重卽以某里被災幾分應免幾分又爲欽奉
聖諭并陳末議以廣

德意以消災沴事內開今後但有災傷去處總計被災地畝以定分數如某縣原額地壹萬畝今被災壹千畝爲壹分肆千畝爲肆分造冊送巡按御史覈實

奏報又奉勅劄內開南北省直以後地方凡遇重大災傷州縣官卽親詣勘明申呈撫按巡撫不待勘報速行奏

聞巡按不必等候部覆卽將勘實分數作速具奏以憑覆

東粵疏草

卷三

吳

成

請賑恤至於被災腹裏仍照舊例夏災限伍月秋災限柒月又或報時有災報後無災及報時災重報後災輕報時災輕報後災重巡按疏內明白從實具奏不必泥巡撫原題等因在卷今蒙前因該本司查據勘報除被災不及肆分例不議蠲聽各有司隨宜處恤外惟罹災最重顆粒無收田土相應照例總計都圖額糧以定被災分數自肆分以至拾分輕重不等區別計算廣州府屬南海三水貳縣共

應免銀壹萬壹千肆百肆拾貳兩陸錢捌分玖釐肇慶府屬高要高明四會廣寧德慶封川開建柒州縣共應免銀壹萬貳千壹百貳拾玖兩陸錢零貳釐羅定州屬東安西寧貳縣共應免銀肆百陸拾肆兩捌錢肆分伍釐俱應於萬曆叁拾玖年存留銀內減免但該年錢糧督徵將完應於肆拾年分存留銀內照數減免第存留錢糧皆屬歲支不容缺少相應處補其東安西寧貳縣查有上年存剩糧銀堪抵廣州府屬查府縣庫藏別無堪抵銀兩肇慶府屬查各庫止有銀壹千叁百玖拾陸兩陸錢壹分叁釐堪抵尚銀壹萬零柒百叁拾貳兩玖錢捌分陸釐與南海三水共銀貳萬貳千壹百柒拾伍兩陸錢柒分伍釐未抵查司府庫藏近年撥括殆盡又自移餉充稅兵餉每多缺額勢難措處本司再三思維計無復之隨查先年江南罹災彼中撫按特爲

東粵疏草

卷三

吳

刻

題 畱稅額抵補蠲數今嶺南水災比之江南尤甚矧拾年來粵之稅額比之省直最重嶺外之民比之中州尤苦況舊年被災尚未蘇息而復遭此異常之災愁歎憔悴之狀誠有不可聞且見者所據該道請要比例

題 畱解監解

進稅額移抵應免之數委屬相應請乞本院特賜具

題 將肆拾年分解進

東粵疏草

卷三

天

知

內庫稅銀照數扣畱貳萬貳千壹百柒拾伍兩陸錢柒分伍釐以抵免過之數夫

皇上之積貯以待不時之急也今以粵民之所輸濟粵民之重困是惠而不費爲惠大矣不然勢且無民安得復有稅哉其傾頹房屋參萬肆百玖拾柒間淹沒人口與被災無依貧民柒千壹百貳拾壹名口照依該道所議銀數數目給恤其衝田地捌拾貳頃柒拾肆畝捌分伍釐內等以暨復者督令漸次墾

耕量免雜差貳年以示寬恤其成河成壩并沙礫難墾復者聽於堪墾荒地及新生沙坦墾耕照例陞科抵補庶邊海遺黎其有瘳矣等因連冊呈繳到臣卷查本年伍月初旬臣巡歷肇慶適遇前項水災已經督臣遵例奏聞外該臣備行布政司并各該道督行各掌印官

親詣踏勘及諭各官一體備省凡可以少示寬恤俱酌議具詳去後今據該司勘報前因該臣覆覈無異看得粵東濱臨大海源接將

東粵疏草

卷三

天

知

河每遇春夏淋漓則奔濤萬里內漲外潮惟廣肇諸州縣獨受其敝然稽之往牒從來有連歲降割如今日者卽壹歲之中亦未有夏秋同災居食並困如今日之慘者據勘壹州拾縣被災分數計傾頹房屋參萬肆百玖拾柒間漂沒男婦貳百柒拾壹命極貧無依者陸千捌百伍拾名口衝陷田地捌拾貳頃柒拾肆畝捌分伍釐淹沒田禾壹萬柒千零貳拾貳頃零玖畝參分參釐共應蠲糧銀貳萬

肆千零叁拾柒兩壹錢叁分陸釐除淹死及無依饑民傾頽房屋仰承

皇上責成撫按諸臣遇災蠲賑

德意業已量議銀穀給恤被衝田土量免雜差以俟聖補外惟是錢糧無出催科安施嗷嗷苦訴勢必遵

例議蠲該司議於肆拾年分存留銀內蠲免使

人需費惠弟所蠲之數皆歲辦難缺查之司府各庫在在罄懸惟肇屬有堪抵者僅壹千

東粵疏草

卷三

五

文

叁百玖拾餘兩東安西寧堪抵者肆百陸拾有奇尚貳萬貳千壹百柒拾伍兩陸錢籌之該司茫無以措據該司道咸懇

題畱解稅以抵蠲數此諸臣蒿目時艱深虞厝火爲是萬不得已之策且有各省直

恩例可援

皇上覆載弘仁豈獨遺嶺表哀此災民拾餘年來歲括拾柒萬金以供稅額就中畱貳萬肆千救茲子遺

皇上寧有新焉至若額外之稅倍於正供無名之徵幾同禦貨卽無天災漸生獸攫臣竊危之惟有

撤使罷稅綏靖遐荒是又在

聖明早爲之計耳除將被災田畝人口廬舍文冊

送部查覈外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將前被災州縣應蠲應賑及

懇畱解監轉解稅銀抵充蠲免之數上請

聖慈上裁行臣欽遵查照施行通候事完造冊

東粵疏草

卷三

五

文

奏繳查考地方幸甚災民幸甚

萬曆叁拾玖年捌月拾玖日

奉差將竣請乞終養疏

奏爲奉差將竣思親成疾懇

恩終養以全母子餘生事竊惟人臣委身事

君義不得顧家臣以一介草茅初任縣令叨陞禮

部主事旋選今職兩奉

皇上任使敢不捐頂踵以報

知遇第臣髫年失父獨孀母與臣相依爲命自筮

仕以來仰遵

恩例皆得移親就養及奉倉差臣母榆景愈迫鄉

東粵疏草

卷三

三

三

思轉深而臣移養之願有時乎窮惟有乞身

可幸將母偶承人乏前差未代後差復至兩

次具呈本院堂官不蒙代

題壹次具疏未蒙

批發

簡書惟嚴何敢久稽以干罪戾不得已灑淚攬轡

度嶺而南維時有臣妻在家堪奉臣母臣猶

得以此身勉效驅馳今夏道臣有從臣鄉來

任者始知臣妻不幸於三月內病亡臣母因

臣別後愁病交侵兼以痛息倉皇一跌傷骨

奄奄床褥恨不得臣一見臣聞之慟哭幾絕

臣母今年捌旬有叁臣壹子方伍歲夫婦之

情且未暇論老親弱子形影誰憐湯藥誰奉

卽擬陳情又竊念巡歷未半而委

君命於草莽義之所不敢也爲此冒暑觸瘴飲泣

從事今嶺南拾郡巡歷已徧所未了者僅廣

州府南海等伍縣計不日可竣而臣病不能

復支矣粵東按差久缺錢穀刑名諸務經拾

東粵疏草

卷三

三

三

餘年未結者甚多臣以家變驚心肝腸幾裂

而又竭蹶料理理殫日夜之力即使鐵石能不

銷鑠遂致耳鳴目昏心神恍惚白晝如在夢

中不知臣母在床褥中念臣又何如切也陟

屺之嗟良非虛語若不乞

恩早歸母子殘喘俱不可保伏讀

會典一款親老而兄弟皆在外者准回籍侍養

臣兄且早世矣

皇上大孝錫類區區下情亮爲

聖慈矜憫懇乞

勅下部院查臣病非假託例有可援卽

賜回籍終養遺下差務另推新咨御史前來接管

感激

天恩不啻起巨母子於九死而再生之矣臣曷任

迫切祈仰之至

萬曆叁拾玖年拾壹月拾捌日

地震請寬卹疏

題爲地震示變懇

恩寬卹以奠海邦事據羅定兵備帶管分守嶺西
道按察司僉事喻安性呈據電白縣報稱本年
年捌月初叁日未時地震聲響如雷其動如
篩衙宇瓦木牆壁傾頽城垣樓舖俱多壞裂
民房倒塌不可勝數壓死已故董指揮妻王
氏又傷壹孩年方陸歲拾壹日晚又颶風大
作雷雨連綿晝夜不息及至玖月本道經臨
初叁初肆日夜又狂風暴雨城市廬舍頓成
河渠一應縣司官房頽卸過半訊此濱海孤
城昔年被倭屠戮幾無孑遺今茲災異實切
隱憂又據高州府經歷司呈稱捌月初叁日
未時初貳刻府城地大震動行據化州茂名
等縣查報相同又據分巡嶺西道副使江中
楠報據肇慶府陽江縣申稱捌月初叁日午
時年縣在教場檢驗忽然地震如雷勢如舟
覆衙內房瓦震下數片高要地方亦震動市

東粵疏草

卷三

三

時爲照肇屬連年水潦民不聊生復示此異
豈無所召兵荒巨剽殊切憂皇等因到臣該
臣會同總督兩廣軍門張鳴岡看得地道主
靜動則失常震尤可懼春秋書地震伍雖不
言事應而應各不爽大都內擾外侵馳曉不
寧之象茲高肇一帶如電白陽江等縣同日
而震其聲如雷其勢如篩如舟覆城垣坍塌
公私廬舍傾圮曾不旬日而電白又有颶風
暴雨駭人見聞臣在粵言粵切見陽電貳邑
距海不拾里夷船舉足登岬矢刃已集於城
下隆慶伍年電白中倭城遂陷殺掠一空此
往事之可鏡者也安得不懼臣切查上年柴
月欽州地震傾陷尤甚欽地與交夷接壤萬
曆叁拾伍陸年兩遭殘破瘡痍未起而遭誅
賊首逞其螳臂復嘯聚於四峒之外往者邊
吏一不戒賊乘其隙遂致失陷此近事之可
鏡者也又安得不懼粵自加稅獨重計無所
出割兵餉之半以充稅而餉遂大詘兵亦汰

減沿海郡邑如高肇以及海南北幅頓遼遠
不啻千里樓船乘障之卒所在單弱姦宄生
心矧今夏馮夷爲虐流離載道內地旣虞反
側外夷又虞蕩搖不得已

請蠲請減而

天聽彌高人心失望兼以地震示變能無杞憂此
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除痛自脩省及申飭
文武將吏共圖消弭外仰祈

聖明俯賜遠念加意寬卹將海陬蒼赤共享清寧

東粵疏草

卷三

三

三

而直爲此稟陳也

萬曆叁拾玖年拾月貳拾捌日

東粵疏草卷之三

東粵疏草卷之四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以寧著

勘明欽州失事官員疏

題爲夷賊突攻邊州乘虛進城隨聞兵至卽行

退逐查叅失事官員伏乞

聖明分別議處以肅法紀事據廣東按察司經歷

司呈蒙本司帖文該掌印按察使徐堯幸會

審取問過犯人曾遇等招詞解詳到臣查得

接管卷萬曆叁拾柒年伍月內該前按臣李

東粵疏草

卷四

二

李

應魁據該司經歷司呈奉都察院勘劄准兵

部咨該本部題覆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

東地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戴

耀題叅前事萬曆叁拾陸年肆月初肆日奉

聖旨是夷賊乘虛入城肆行焚劫失事不小地方

官職守何在蔡夢說等都著戴罪勦賊自贖楊

應春等著革去冠帶充爲事官戴罪立功曾遇

等著巡按御史嚴行提問其夷賊及失事等項

一併查明具奏戴耀久任總督平居制禦謂何

豈得盡諉下吏姑著上緊討賊仍嚴督黎維新

合兵同勦擒獻首惡及助惡夷賊還立限與他

待事寧之後再行議處欽此定限本年拾月終

擒獲具奏又奉勘劄准兵部咨欽奉

聖諭事節奉

聖諭朕雖靜攝官中心未嘗不念周天下其於柔

遠安通詰戎振武之事尤惓惓焉粵地遠在萬

里皎夷竊發果否遁逃作何防勦失事地方作

何保禦著撫按也從實勘報欽此移咨備劄仰

東粵疏草

卷四

二

李

司俱經移行分巡海北道及廉州府各遵照

外理合呈報等因前來依經併行按察司行

提各失事官員究議具招解詳及將進勦善

後事宜議詳去後隨又奉都察院勘劄爲夷

賊聚衆犯順遵奉

明旨調兵進勦幸已竣事全師凱旋謹據實馳報

以慰

聖懷以俟

處分事准兵部咨兵科抄出總督兩廣軍務兵部

尚書今華職爲民戴耀具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煩爲轉行廣東巡按御史備查見獲夷賊作何究擬有功人員作何議叙傷亡人役作何優恤前此戴罪人員其功過應否相准并地方有無別項事情逐一勘明具奏以憑覆

請定奪施行等因劄行前來依經又行該司勘覈

審究呈詳去後該臣入境接管催據解詳犯

人曾遇等招詞前來已經駁覆勘審今據前

夏學疏草

卷四

三

東學疏草

因除善後事宜已經會議

題行遵照及見獲夷賊另行究處有功人員另

敘外該臣覆問得一名曾遇年參拾玖歲四

川敘州府富順縣人由舉人教諭歷江西撫

州府東鄉縣知縣陞授廣東廉州府海防同

知萬曆參拾伍年捌月拾肆日到任續於本

年玖月內因署欽州印判官周希召陞任州

印議遇接署於拾壹月初拾日到州接理遇

卽踏看得城垣坍塌詳支庫銀正在辦料修

築拾貳月貳拾日遇奉文回府支餉散給兵

糧就不合不行申飭防守時有原任本州史

目今在官表燧然於本年拾壹月拾壹日到

任管理州捕亦不合不行戒嚴見問斬罪防

城管把總周奉見問軍罪哨官陳業哨守鰲

頭啼雞一帶信地爲欽州外捍係雷廉副總

兵在官楊應春轄屬又有見問斬罪哨官林

起龍防守龍門港信地專扼欽州門戶係瀾

洲遊擊在官張繼科轄屬該州逼近交南屢

東學疏草

卷四

四

東學疏草

有寇盜各不鑒往轍任意因循本年拾月內

未獲賊首武永禎妄投公文乞借漸瀛地方

屯住楊副總兵呈詳拒阻院道批查未報交

南夷賊窺知內地哨官疎曠又因歲荒缺食

就於拾貳月貳拾陸日糾衆約有千人駕船

參拾肆隻聯船使人鰲頭信地本日申時潯

泊啼雞周奉等失行哨報聞賊突犯却乃退

縮不肯向敵致賊直犯龍門港林起龍亦畏

懼退避不行飛報本州時遇先往散糧未回

與裴烜然各不合有違沿海守備不設被賊攻陷城池劫殺焚燒州掌印并捕盜官與所同住一城者比照守邊將帥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律發邊遠充軍事例各失隄防前賊逐乘虛於貳拾柒早隨潮直抵州城外有同城欽州所今病故百戶呂朝炯署理所印帶管巡捕亦不嚴率軍士備禦賊卽登嶢分爲叁枝有今已伏誅賊首該資蓋藍傘領壹枝劫城西北黃稔蓋青傘領壹枝往劫水東

東粵疏草

卷四

五

又已獲竊病故賊首黃目蓋黃傘領壹枝劫城東南徑從埤城擁進時裴烜然率同呂朝炯等督帶軍兵拒敵被賊殺死軍兵李紹芳等玖名殺傷許烈等壹拾壹名裴烜然見衆寡不敵將庫內銀叁千肆百餘兩投置井中各賊入城卽向劫庫捉將裴烜然細打追問庫銀所在裴烜然堅稱掌印官盡解去府賊遂執裴烜然長男裴之麟年貳拾壹歲次女年拾肆歲俱卽殺死示威裴烜然仍蔽庫銀

不報賊又肆投城內軍民掠取銀物商民被殺死者計叁拾餘名口又本州學正李嘉諭同叔李世從被賊捉擄罵賊致被殺死貳拾柒日遇散糧事畢回州是夜戌時行至烏家舖接據哨官簡文差兵馳報情由并報到府卽發水陸官兵委指揮當弘謨統領救緩并令先存續敵賊陣亡百戶孔榕督調狼兵策應未至貳拾捌日各賊復入城將監門打開放出見監重囚丘侏等令各代挑賊物下船

東粵疏草

卷四

六

就將東門城樓壹座叁間城外河邊居民茅瓦房屋壹百叁拾柒間放火燒燬時丘侏各囚不願逃去自回投監各賊開船復由龍門而去遇入城閱驗倉庫獄囚所學倉驛印記具存將前賊情具由報府轉報遇見龍門陸船俱在各兵逃散隨行招復哨兵申報本府詳委百戶孔榕管理於叁拾陸年正月貳拾叁日到哨瀾洲張遊擊督發先存續敵賊陣亡中軍帶管右部事原任小垵把總祝國泰

前去龍門協守隨蒙本府并山防官與潤洲張遊擊各將夷賊劫掠州城事情通報兩院司道蒙批責令遇等戴罪殺賊本月貳拾陸日申時夷賊又聚黨衆肆千餘徒駕紅船捌拾號乘潮復至鰲頭海面發銃張威周舉等仍又不行具報欽州賊遂直入龍門港口圍剿時欽州兩次票催周舉應援不至孔榕卽報祝國泰同率兵船協力與賊交鋒賊被傷死壹百餘人勝敗未分次早復戰自辰至巳矢石藥器用盡孔榕祝國泰貳船奮勇衝敵被賊圍困殺死各賊乘勢駕船貳拾捌日寅時復至州城河下遇同當指揮督率軍兵登城固守哨官朱子連旗兵龐觀保等玖名拒敵戰死各賊見城中有備遂沿鄉劫掠遇同當指揮帶兵出城乘間襲賊斬級叁顆是夜卽開船去訖蒙州差哨官陳業往夷地查訪賊首姓名及村場住址黎莫俱有具散靡定又有欽州所不在官軍人楊細生呈獲今監

問賊踰支福養送州審供原因主支廣聰撞楚向逃在玠瑁賊首黃稔號稱黃稔侯名下同賊首黃目該資於舊年拾貳月貳拾伍日在玠瑁聚齊是夜貳更到嶺難賊首叱潘貳拾陸日宰牛歃血貳拾柒日至孟壩計船叁拾肆隻計賊千有餘人登岬分爲叁枝打劫等情供報本州具由申報隨蒙總督兩廣戴尚書將前夷賊陷城查叅失事官緣由題奉欽依兵部知道欽此抄呈到部除推官邵兼查照原題免究及督撫戴耀自疏待罪不議外蒙部叅照欽州失事員役委當按法叅處如同知曾遇掌印百戶呂朝炯巡捕吏目裴烔然先時怠玩已乏桑土之謀聞報倉惶又無拒堵之力尤宜提究以正厥辜副總兵楊應春遊擊張繼科副使黎夢說知府涂巍俱係所轄信地專責固所難辭但或係遠遠提兵不能道至或蒞任兩月險要有所未知或見在集兵不免顧此失彼或聞變發兵賊酋俱已

逃逃論法俱當重究酌情似有可原委當分別議處以示懲創至於入寇夷賊據報殘莫遺孽所有擒勦機宜委當亟爲處置但莫敬恭值中衰之際孤弱不能自存而黎維新當新襲之時可以責令擒獻頃者

皇上軫念粵地遐荒特頒

聖諭業經遵奉具題嚴督黎維新合兵同勦期得元兇相應覆

請合候

東粵疏草

卷四

九

命下將蔡夢說涂巍俱令戴罪勦賊自贖成功之日另行議處楊應春張繼科俱革去冠帶充爲事官戴罪立功另議曾遇呂朝炯裘煥然俱行巡按御史嚴加提問正法仍備查前項夷賊的有若干曾否退歸倉庫獄囚有無被劫殺擄男婦是否止於奏內之數及有無隱匿失事重大情弊逐一查明一併具奏

定奪併

勅督臣用心討賊刻期成功仍行黎維新嚴查具

正首惡助惡各姓名擒獻正法各夷如果怙終負固不服卽令兵進勦以伸

國威一切機宜悉聽督臣便宜行事題奉

欽依是夷賊乘虛入城肆行焚劫失事不小地方官職守何在蔡夢說等都著戴罪勦賊自贖楊應春等著革去冠帶充爲事官戴罪立功曾遇等著巡按御史嚴行提問其夷賊及失事等項一併查明具奏戴耀久任總督平居制禦謂何豈得盡諉下吏姑著上緊討賊仍嚴督黎維新

東粵疏草

卷四

十一

合兵同勦擒獻首惡及助惡夷賊還立限與他待事寧之後再行議處欽此定限本年拾月終擒獲具奏移咨都察院劄行廣東按察司欽遵施行及呈報訖續遇與楊副總兵查知兩次入犯欽州塗山夷人不在其內塗山按近花封其人衆而船多莫若因而撫之以散賊勢具稟軍門議允差峒官黃克欽齎文前去安南勒令擒獻并發一牌招撫塗山夷人比頭目扶忠卽親送差官至界光橋去安南約

壹日程先令屬夷阮瑤報黎維新就差官何仁勝引至嘉林縣去安南國僅隔壹江約貳拾餘里不容前進何仁勝自領公文投遞黎維新以扶忠生事導引黃克欽徑至其國旋即差兵捉拿扶忠并擒獲扶安全楊監候將公文貳角付黃克欽與阮瑤同回塗山夷衆百餘人仍駕船柒隻護送差官回欽楊副總兵支取花紅酒米給賞諭令輸賊情形出兵報効各夷歸至花封又被賊黨恨其導送截

東粵亞年

卷四

十二

攻殺害黎維新續具印信公文內稱遵查賊首武永禎係殘莫餘孽莫敬恭徒黨嘯聚海島若扶安扶忠全楊等原殘莫徒黨今已附黎聚徒突犯已擒得叁名并收獲原劫去銃礮財物叁拾壹項關上獻解兩廣軍門發按察司轉行廣州府會審得扶忠親供扶安全楊爲首卽扶安亦認其與全楊同行而不及扶忠等情在案又奉軍門牌行措處糧餉調集廣東并廣西漢土官兵東省陸兵以楊副

總兵爲左部坐管張都司爲右部水兵以張遊擊爲中部原任趙都司爲左部原任劉都司爲右部又以戴罪蔡副使軍前監督遇亦自備糧餉召募勇士親帶家丁與裴烜然呂朝炯隨征以拾月貳拾貳日開刀限至拾壹月貳拾貳日封刀又奉軍門印給旗牌發肆峒屬夷各自團保官兵毋得妄動通行遵照去後據報副總兵楊應春部下攻打萬寧春欄等處共生擒首從賊壹百柒拾名斬獲首

東粵疏草

卷四

十三

級貳百叁拾伍顆俘獲賊屬壹百陸拾捌名口奪回被擄小童叁名招撫降夷男婦叁拾玖名口會同同知曾遇招撫熟夷男婦肆百柒拾壹名口遊擊張繼科部下攻打屯蓬萬寧等處共生擒首從賊壹拾伍名斬獲首級玖拾顆俘獲賊屬柒口招撫男婦肆拾壹名口兩廣坐營都司張國威部下初創漸瀛行過古森峒與該峒熟匪殺死峒民壹拾貳名口後遇聞知卽往戒諭方束兵前進接捕丫

葛等處生擒從賊貳拾名前後斬級玖拾伍
顆俘獲壹拾叁口原任都司趙應科部下接
請河殘海面等處生擒從賊肆名斬獲首級
柒顆俘獲壹口原任都司劉宗漢部下接捕
河殘海面等處生擒從賊柒名斬獲首級叁
顆俘獲貳口隨於拾壹月初陸日進剿花封
夷賊已先奔逃無可復功初柒日遙望塗山
各夷艤舟爲我掎角趙應科劉宗漢妄稱窺
伺出其不意乘機襲殺共斬級叁拾肆顆生
擒捌拾肆名俘獲貳拾捌口同知曾遇名下
隨征萬寧羅浮等處揚巢陸續生擒從賊壹
拾捌名斬獲首級叁拾柒顆俘獲賊屬柒口
又先同副總兵楊應春誘擒從賊壹名陳益
堅呂朝炯名下擒斬得叁功裘挺然名下擒
斬得陸功俱經解紀功官肇慶府李推官勛
驗明白登載在冊及將俘囚分別伍等再三
會審發監候詳隨蒙前巡按李御史遵奉
欽依案行廣東按察司查覈并催提失事人員究

招解詳未到續蒙巡按王御史入境督行隨
蒙本司催得追府審將遇等招解到司蒙司
會同布政司廣州海北兵巡肅道詳者得獲
夷匪茹自叁拾貳年以至叁拾肆年狂逞於
防城界上警報凡陸至矣乃於叁拾伍年拾
貳月貳拾柒日船連叁拾肆隻賊糾千餘人
分爲叁枝潛由龍門突入由埤城進擄殺教
官焚村舍燬城樓驛騷震動者自夕追旦已
見官兵追急破獄放囚挑負贓物逃散雖倉
庫無急獄囚復歸而閭閻貲財若掃雖我兵
亦有斬獲賊船亦有沈溺而商民被其傷死
溺死殆多賊之罪已不勝誅矣不自悔禍尚
垂涎於未劫之庫藏再犯於叁拾陸年正月
貳拾陸日船連捌拾隻賊糾肆千餘人拒關
三墩海口把總祝國泰百戶孔榕死之已而
舟薄城下廉營哨官朱子連旗兵麗觀保李
忠等又死之同知曾遇指揮當弘謨効死固
守官兵奮勇血戰是城內居民不致再罹荼

毒者曾遇當弘謨之力也。蓋爾小醜屢犯大邦，總督戴尚書職守封疆，責在統馭。奏

請問罪，豈得已哉？究其始末，誰挑釁端而醞釀至此？則先是以防城界牌地與夷貿易，以致夷民交構。又先是圓洲遊擊李伯威留滯夷船，致裴文用損貲含憤，是禍之始也。誰領哨守而疎縱至此？則防城把總周舉哨官陳業龍門哨官林起龍賊來不報，賊去不追，是罪之魁也。誰任城守而疎虞至此？則署印同知曾

東粵疏草

卷四

五

遇身膺典守，歲暮豈得擅離吏目，蒙挺然職司地方，疎防何以禦寇？皆當其事，不得不執其咎也。圓洲遊擊張繼科統轄龍門而官兵玩愒於臨敵平時之威信，安在雷廉副總兵楊應春違制邊疆而州城變起於倉卒，先事之綢繆總虛廉州府知府涂巍惟其計疎，牆戶是以變生肘腋，夷賊屢警防城，視為故常而不之戒。總兵楊應春屢條修城增兵之議，目為多事而不之行，不戰生戎，其於保障之

責何辭？至於海南道副使蔡夢說代庖海北

駐劄瓊南，距廉欽千至而遙，鞭難長而不及

馬腹，矧值黎寇警報有事，萬州顧彼未免失

此固未可與諸將吏同類而共繩之也。武官

若戴罪副總兵楊應春遊擊張繼科失事百

戶呂朝炯等俱奉調從戎，都司張國威趙應

科劉宗漢等文官若失事聽勘同知曾遇吏

目裴挺然等水陸分部東西夾擊，除西省官

兵擒斬外，計東兵斬獲首級伍百餘顆，生擒

東粵疏草

卷四

五

囚徒叁百壹拾餘名，各部多寡有差，其擒獲夷囚則紀功推官李春熙譯審數次，節經叁司道府會審，見共在監夷囚壹百陸拾肆名，死者已伏，其事生者各認其罪，欽民之憤少舒。

中國之體不辱文武將吏勞苦良多，內如副總兵楊應春遊擊張繼科戮力於失事之後，雖不敢言功，然當其失事之時，繼科任甫兩旬，圓洲去龍門肆百里而遠，應春駐劄雷州距

廉欽陸百里而遙俱在境外事出不測況應
春縷縷條陳防守事宜卓有先見乃後與繼
科搶斬功次彰彰如是此其情可原而其罪
似可贖也知府涂巍後雖悉心而討賊始實
疎防以興戎業經

大計褫斥似已當罪副使蔡夢說失事既非其罪
而監軍贊畫犁庭搗巢經營不遺餘力且以
壹人之身南禦黎北伐交當饑饉瘴癘之秋
冒波濤鋒鏑之險其勞有不可泯者總督戴

東粵疏草

卷四

五

疏

尚書提衡封疆偶有東隅之失持籌兵食旋
獲桑榆之牧業已削職是否相贖未敢輕議
惟是同知曾遇署印甫及壹月城圯事屬前
官回府又以給餉保城討賊殫竭心力功不
足錄罪似可矜百戶呂朝炯哨官簡文鄭惟
傑交目裴挺然一時斬獲之功難抵兩寇擄
掠之慘至於龍門哨官林起龍哨長謝敬在
逃隊兵陳勝郭清孫一秀防城把總周舉哨
官陳業哨兵林成陳坤蘇愈等或臨敵畏避

不前武警至偵報不早俱屬有罪無功而周
舉扼海口之咽喉任夷賊之出入州票兩催
夾勦竟不一赴策應雖依律議擬不盡其辜
者也遊擊李伯威階屬殃民今雖去任尚當
追究而事外從戎効勞官兵先後傷亡員役
與調守保城指揮當弘謨均應優敘未獲賊
首武永禎請乞督責黎維新擒解正罪具由
呈詳巡按王御史棠批此其大略也功且未
確罪應有歸作連覆實顛未定擬招詳又棠
東粵疏草

卷四

六

疏

本司移行海北守巡道轉行雷廉貳府知府
同知通判推官會勘將遇等審擬具招起解
有百戶呂朝炯於叁拾玖年貳月初捌日行
至白石驛病故呈棠委官驗發領埋訖將各
犯移解到司棠本司徐按察使會同布政司
王左布政使薛右布政使清軍驛傳道姜副
使廣州兵巡海道劉右叅議會審得夷賊之
犯欽州也連黎莫之黨以爲羣挾流寓之姦
細以爲導鼓衆聯綜分枝領隊由鰲頭啼雞

突入防城龍門捷如飛驚乘潮直薄州城下由埤城擁入猛若喝虎驛驛震動竟夕達旦至於殺教官而奪其貲執吏目詰帑銀而屠其子若女聞府兵救至乃焚舍張威放囚擔負財物席捲器具登舟由龍門防城而去往來如履無人之境據人犯之情形按失事之律例云凡守邊將帥與賊臨境其望高巡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陷城損軍官軍臨陣先退者斬防城把總周舉夷賊兩營不報州票兩催不援龍門哨官林起龍賊來不報賊去不退是貳官者律以失報先退之罪斬其何違乎若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者杖壹百發邊遠充軍防城哨官陳業平時不能練兵設備臨事不能隨地偵報乃賊再犯時以差探賊巢爲辭其誰信之隊兵楊德盧德王鳳先時皆失備失報雖再犯時望見賊船卽報本總亦何救於侵人之疎殺掠之慘也各兵應與周舉竝罪但官兵權屬總管調度相應

視舉賊等罪以邊戍無枉亦無縱夷例云凡沿邊沿海府州縣與衛所同住壹城守備不設被賊以陷城池劫殺焚燒者衛所印捕官比照守邊將帥失陷城池者律斬則百戶呂朝炯世守州城職兼印捕雖赴省領餉方回平時防禦安在使非物故其何辭於一斬也府州縣印捕官與衛所同住壹城者俱比照守邊將帥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律發邊遠充軍則同知曾退吏目葉炯然壹印壹捕先事失防其又何辭於一成哉陸兵哨官簡文陸營哨官鄭惟傑職在守城而致強賊越人先事之防禦安在龍門哨長謝敬責在統兵而致哨兵退逃平時之訓束謂何但在簡文鄭惟傑曾與賊格鬪實因兵少不敵在謝敬先日領餉實因奉差不知各擬以杖九當其辜若先後逃兵蘇愈與陳勝拾壹名應行嚴緝與周舉林起龍等各正與刑以彰國法者也再照以夷犯華出師原屬有名以功

贖罪

明旨原不相掩若非大兵進勦安得罪人而誅之

大兵深入或不無玉石俱焚然安得擇入而

誅之況生擒者都自認罪斬馘者俱各驗明

則功罪自定矣如海南道蔡訓使

明旨所云戴罪勦賊自贖者也歷險監軍運籌決

策其勞績茂著既如彼雷廉副總兵楊應春

瀾洲遊擊張繼科

明旨所云革去冠帶充爲事官戴罪立功者也分

東粵疏草

卷四

三

三

部戮力執訊獲醜其功載紀冊者又如此失

有罪者既皆遵

明旨以立功則覈實者安得沒其功而不以贖罪

乎總督戴尚書久任督臣誠難諉罪下吏然

封疆失事功罪輕重自載

令典先經削職是否相准與其他不在失事有

功無罪諸人俱未敢輕議具招呈詳巡按王

御史蒙批奉

旨提問在部覆夷賊突攻邊州查叅失事官員查

疏乃以全師凱旋作招罪緣由是以議罪之

旨而移於勘功之疏非法也疏中應提問者同知

曾遇百戶呂朝炯吏目裘挺然而名色把總

周舉等不與焉併招首列雖云罪魁得無與

明旨未盡協乎前後夷賊果否黎莫殘黨聯體突

入原非潛踪稠載而去曷嘗逃散入城殺掠

官民竝罹其慘分明失陷安可與失盜同日

而語呂百戶物故業已不獲正法矣曾同知

裘吏目情委可原法則固赦各坐邊戍是否

東粵疏草

卷四

三

三

盡辜海南北相距千里該道代庖鞭不及腹

似夷驚頭龍門等處皆瀾洲信地其間哨守

恭置應不乏也夷賊初犯如入無入之境不

壹月再犯把總視國泰百戶孔榕兩日再戰

以身死之不聞救援薄城再掠而去亦不聞

追截卽雷廉楊副總尚不得辭其責而瀾洲

之張遊擊可置不問乎疆場之警何歲不聞

撤防誨盜欲將誰任俘囚見在認罪者幾何

累疊誠斬卽此可推論者方有妄殺邀功之

議而該司獨却輿論不嫌言功是否當情其
他有功無罪諸人是何將領該司查照原

旨并續奉部文將失事及行間功罪明白臚列見
在俘囚作何處分逐一覆議分別招詳速報
又蒙本院牌照得遵者本院巡歷廉州博訪
輿論當日分道進兵以無幸而罹鋒鏑者種
種有據妄殺邀功之議久掛彈文似未可盡
謂風聞也一不覈實何以服人心而昭勸懲
除已行分巡海北道及廉州府訪覆外牌行

東粵疏草

卷四

五

五

本司卽便細加咨訪各路將官孰爲功浮於
罪孰爲罪浮於功境內境外妄殺者實有若
干的係何路將官之罪一併敘入作速呈詳
本院與該司俱有共事之責願無忌諱作速
由報去後又蒙本院查得塗山夷人因護送
差官黃克欽齋文前往安南國被執殺此
段事情大有關係票行廉州府陳知府親喚
峒官黃克欽到官審吐前情揭報在案蒙司
催據本府陳知府李通判會同雷州府陳知

府歐陽推官瓊州府危推官審看得欽州失

守先因署印州判周希召城垣傾圯致交夷

聯黎莫之黨窺伺內犯復因武備久弛偵報

不聞賊從鰲頭龍門直薄城下由冊城擁入

而官民廬舍俱罹焚劫之慘矣署印同知曾

遇攝州未久復以散糧公出巡捕吏目裘烜

然到任未及壹月倉卒無備力弱不支各責

以先事失防引例戍邊情屬可矜特以事關

封疆不得不爲法受罪耳查例云若無城池

東粵疏草

卷四

五

五

與雖有城池被賊潛蹤隱跡設計越城進入
劫盜隨卽逃散不係失陷者止以失盜論欽
州城垣傾頽若履平地與無城同賊聯餘張
蓋勢甚猖獗雖非隱秘蹤跡但以乘虛突至
杳無警報似與潛蹤隱跡相同賊擄掠財畜
聞援兵且至卽行逃遁倉庫印信俱保無恙
則失盜若有合者曾遇值夷賊再犯能死守
以全城及與師遇勦復捐軀以殺賊其功委
有足紀裘烜然干女被戮寧忍死以完帑金

嗣後從征新級其勞亦不容泯貳官似宜比立功贖罪之

旨姑從末減乎至於戴罪立功官雷廉副總兵楊應春濶洲遊擊張繼科均有防守之職先事既乏周防賊來不及應援罪何可辭但楊應春駐劄雷州去欽陸百里而逢賊來去皆不及聞且先經屢議請兵捍禦難以疎略過責張繼科駐劄永安隔有肆日之程到任僅及兩旬突遭夷變卒難救援則欽州之失亦未

東粵疏草

卷四

重

三

足爲深罪也復查龍門係濶洲信地其鰲頭界在海外外乃防城把總周舉哨望必及之地非屬統轄該遊有部下把總統國泰百戶孔榕敵賊戰死卽麾下之効死亦見主將之令行矣及奉

命大征楊應春首出謀議區畫周詳擒斬多功莫出其右張繼科同心計畫深入虎穴諸賊以次就擒功亦次之業經載紀功冊應行另議者也再照師賁有名功期必賞交夷屢犯邊

疆鮮有寧歲最後大舉寇掠殺戮官兵其當與師致討奚可少緩乎哉至於官兵矢志捐軀不憚蒙瘴瀉冒矢石以豎軍功者非期邀重賞則思蓋前愆耳故後過之說與使功並存不廢一時文武將吏尅期滅賊而督撫監軍又申明妄殺之禁俱各凜然奉令所有擒斬功次覈無虛冒俱應分別甄敘乃不免妄殺之議者或以塗山夷人叛服靡常先經犯邊後曾獲送差官至黎夷矣都司劉宗漢趙

東粵疏草

卷四

三

三

應科兵臨其境彼皆遲回觀望及乘勢搗之率多開船遠遁故說者謂塗山卽不聽招撫亦宜逮繫壹貳以待訊問乃擒勦頗多不無玉石俱焚令彼執以爲詞其寔塗山原是積賊又以觀望懼生他變則貳將似可原也又古森壺峒逼近賊巢坐營張國威有兵士誤入其界被古森人業弩射死鼓手一時衆兵格鬪損其拾貳名口後得曾同知爭之而止此亦相激有因非無故而然者大抵驅數千

之衆於叢菁翁薈之中照會難周兼以一時挑激卽號令有不及制似亦難深罪也自有此貳事流傳日廣遂有妄殺之議其餘境內境外絕無干犯欽州士民可問孰能掩之及查有功無罪與功浮於罪罪浮於功將官試就前事而覆論之竊謂封疆失守罪也卽妄意邀功與不行鈴束兵士者亦罪也摧鋒陷陣功也卽冒死血戰與夫嬰城固守者亦功也如楊應春張繼科地方夫事固難辭罪然

東粵疏草

卷四

主三

三

應春事屬遂制而倉卒難施智謀繼科任僅貳旬而險要未能周悉揆情委屬可原迨後與師深入應春運籌決策勞苦功高繼科分部協謀共成犄角論功雖有差等然皆浮於其罪相應敘錄者也曾遇稟燧然先之思患預防之計後有保城殺賊之功較而論之夷初入犯遇散糧公出身固不在城也迨再犯而賊衆數倍遇厲氣巡城復出戰以挫賊鋒旋卽遁去夫以無遇則舉城不能禦寡有遇

則破敗之餘力能敵衆卽後先之迥異知功罪之攸分向使遇無寸功然夫陷而身不在圍城者亦宜情原況其功立而古森之止殺全活多命乎稟燧然忍視于女受戮保全帑金其志操有足嘉者夫身死與子死其慘均耳況又有從征之功乎此貳臣者似宜以功準罪者也張國威趙應科劉宗漢擒斬功次誠有足多然塗山之遲疑觀望情罪未分而誅戮旋加不無橫罹鋒鏑者矣古森之格鬪

東粵疏草

卷四

主三

三

傷人師繞出境而兵遂擅殺豈所謂嚴明號令者乎一則夷懷貳心一則事出相激雖彼之自取罪釁亦參將不行詳慎之過也是雖有功不無以罪掩者也將遇等照原擬具招解詳分巡海北道蒙本道董右叅政審覆前情無異再查

旨內戴罪勦賊自贖官廉州府知府涂魏屬州失守住非同城事雖波及然防城屢被盜劫楊應春屢議添兵而本官徃爲故常致延奇禍

誰其召之而疎防之罪夫復何辭迨後興師討賊雖有募兵轉餉之勞難贖玩寇殃民之譴此正有罪無功所當究問但本官業已

大計禡職無容再議將遇等照依原擬具招移報到司除將都司劉宗漢趙應科坐營張國威功罪撤在勘功由內外蒙本司徐按察使會同布政司薛右布政使糧儲道史副使廣州兵巡海道劉右叅議鹽屯道李僉事會看得黎莫夷徒錯壤而居窺我外疆一旦以年饑

東粵疏草

卷四

三

重刊

之故乘欽州之虛紂黨而肆擄掠其以爲失盜者據其入犯之初防城龍門寂無警報陡然舟薄城下從坍塌城突入倉庫印信幸獲保全條來修去有似乎失盜然者顧其時聯綜結勒張蓋分枝氣勢抑何張也而官兵遭其荼毒人民被其虐劉焚舍劫財閭閻若掃故申報批文卽有失陷之語其再犯雖未入城而震驚殘傷殆甚署印同知曾遇吏目裴然壹印壹捕罪誠難追該州與所同城視所

印捕官已故百戶呂朝炯例得減等第州城傾圯自判官周希召署事已然曾遇署州甫

肆拾日修築旣難卒辦散糧又屬公委賊犯之日身不在城及其再犯厲氣衝城誓師殺賊率單弱之卒以抗方張之虜卒令賊循村落遁散而孤城賴以保全已而興師勦賊聚餉簡兵殫厥心力又自棄糧募兵深入賊巢擒斬多功其勞有不可泯者裴挺然任甫肆旬變起倉卒城壞兵寡忍以子女受戮而固

東粵疏草

卷四

三

重刊

雷庫銀不報志節甚壯矧從征斬獲與有勞績耶副總兵楊應春駐劄雷廉遙制防城而有把總周舉之疎於哨報瀾洲遊擊張繼科駐劄永安提督龍門而有哨官林起龍之失於拒堵是皆不能無罪

明旨韋去冠帶充爲事官戴罪立功誠伏其辜然雷廉距防城陸百里而遠永安距龍門肆百里而遙應援追捕皆勢所不及而應春條陳於事先有增兵築城之議及興師決策擒斬

於肆部爲最繼科受事甫貳旬倉卒應變分部制勝勞績與應春相頡頏是立功而功立矣知府涂魏疎防玩寇雖有募兵籌餉之勞難贖失事殃民之罪

大計稅職應否追論若副使蔡夢說駐劄瓊南代庖海北禦黎平交顧彼未免失此卒之監軍搗巢殲寇釋脅於討賊自贖之

旨亦無負焉惟是曾遇裘烜然始之失事也爲法而受罪情雖可原法不可假繼之討賊也因

東粵疏草

卷四

三

沈

罪而爲功功不足錄罪則可矜參照欽州署印廉州府同知曾遇巡捕吏目裘烜然封疆是寄值牖戶不戒之時夷賊人侵犯州所同城之律各擬以戍法不得免耳除蔡夢說楊應春張繼科另由議敘周舉林起龍另招擬報外將遇等具招解詳前來覆審無異取問罪犯一名裘烜然年參拾柒歲浙江寧波府慈谿縣人招與曾遇同謀得曾遇裘烜然所犯係守備不設爲賊陷城州掌印并捕盜

官與所同住壹城相依比照守邊將帥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者律杖壹百發邊遠充軍俱有

大誥及過蒙

恩例通減貳等各杖捌拾係職官照例免杖俱聽兵部編發邊遠衛分充軍終身各拘僉妻解著伍照出曾遇裘烜然係充軍俱免紙候文至日發伍取收管繳照百戶呂朝炯病故已經委官相驗明白結報在案生擒夷賊與有

東粵疏草

卷四

三

沈

功人員陣亡官兵俱另議處未獲大賊首武永禎另行擒拿重犯周舉等另究招詳誤事妄殺等官參

題另議除將曾遇等發回該司監候外該臣參看得欽州孤懸邊徼界連交夷肆嗣而外萬寧一帶盡是殘莫餘黨各有頭目僭稱公侯伯其間已附黎者拾之玖如檢桶之武永禎等猶倔強不附黎自爲梟張者也萬曆參拾貳年以來陸犯欽境我實不戒以啓戎心於

是有人城殺掠之禍是年夷地災荒幾不聊生武永廟具文至欽乞借浙粟賑暫住以便買糧養士明有狡焉狂逞之恩當事者持議尚未決而戈矛已集於州城矣計船參拾肆隻計賊近千人抗我遁逃以爲嚮導從鰲頭龍門抵孟埭登岬分爲叁枝張大蓋徑從埭城攻入殺傷軍民肆拾餘命李正李嘉諭死於刃下先劫富民而後及其餘次日復入城大掠至晚放火燒東門城樓及沿河居民壹

東粵疏草

卷四

聖

九年

百叁拾餘間飽載而去諸賊業已得志曾不壹月而再圖大逞構黨約肆千人駕船捌拾餘隻復從鰲頭盡擁至龍門防守官兵祝國泰等獨攬其鋒將卒俱沒直抵城下覘知城中有備遂整掠城外叁鄉洋洋而去再犯賊勢倍爲猖獗幸而未入城若初犯則蹂躪我城邑焚掠一空殺官縱囚獨劫庫無所得耳此可謂失盜情形乎百戶呂朝炯世守茲土者身兼印捕罪當首論解弊中途無容議矣

署州同知曾通吏目裘熒然壹印壹捕與該所同城俱失隄備並戊何辭所可原者曾通攝州甫肆拾餘日又以散糧公出不在城裏熒然亦甫任壹月餘倉惶遇賊亟以庫銀叁千肆百餘兩投之井中身被縛考幾無完膚貳拾壹歲之長男與拾肆歲之次女先後被殺而忍死全銀良足憫也且夷賊再犯之日厲氣循城力戰却賊已而設間轉餉戮力行間在遇身禦妄殺以全邊岫生靈功固足紀

東粵疏草

卷四

聖

九年

而熒然亦効有勞績此貳臣者參情與法訊者若筆不忍下但臣奉明旨提問惟三尺是視應否未減何敢擅議雷廉副總兵楊應春駐劄雷州濶洲遊擊張繼科駐劄永安雖各數百里而通第龍門一港屬之濶洲防城鰲頭一帶屬之雷廉畫地分哨責有攸歸賊從鰲頭往來該哨若不聞防城距龍門陸拾里當相持危急時得一旅之援未必無濟州票兩催而把總周舉坐視不赴

舉罪應死主將之節制何在龍門爲欽州咽喉初犯時該信哨官林起龍賊來不拒去不追平日之縱弛可知未幾再犯竟以孤軍委之初戰於三墩海殺賊以百計次日再戰自辰至巳火器矢石俱盡而救援不至百戶孔榕與原任把總視國泰以身死之支裂最慘此時欽城尚未修完幸龍門一阻始得列柵固守雖將卒致命不返顧誰司提調而今疎虞若是律以失事貳將罪略相等惟是地屬

夏粵疏草

卷四

五

五

達制應從寬政且楊應春從新之謀既格於不能用張繼科新任徹桑之策亦迫於不暇周已而招携冒險犄角從事擒賊諸賊應春固功最肆部繼科次之此貳臣者功罪不相掩者也若追論失事根由則原任廉州府知府涂巍當議也巍先任海防自丞至守凡拾年於茲矣冰山可倚豁堅無厭視邊州利害如秦越然惟伺督撫意向彌縫目前之是圖陶知州議請增兵繕城輒以考功法中之楊

副將條議防守事宜一槩目爲多事判官周希召聞韋之吏業經劣轉猶然訖之署印致久誤地方者誰也撤藩海盜巍寔禍始可以去任之李遊擊代卸罪乎道臣蔡夢說駐劄瓊南兼攝海北相去千餘里維時黎岐構黨顧彼難以及此且轉餉繕兵監軍討賊諸夷有所懾而不復逞驕將悍卒猶有所憚而不敢肆者皆其拮据之力居多焉當日失事諸臣功罪之大較蓋如此至於行間將領有壹

東粵疏草

卷四

五

五

貳罪狀不在失事下者如道府所議原任都司劉宗漢趙應科之襲搗塗山藉口觀望而實非也夷賊兩犯欽州惟塗山人不與曾同知楊副將計離賊黨具稟督臣特以一檄撫之其首扶忠親護我差官黃克欽往安南諭黎維新擒賊維新怒其生事執以爲賊同真賊扶安全楊解獻塗山諸夷仍以百餘人駕柴舟護克欽還受我犒賞而去花封賊恨之遮殺於中途殆盡故用兵之日督臣檄令擒

賊自効花封與塗山接壤貳弁進剿花封諸賊已鳥獸竄無可得首功遙望塗山賊舟以待遂出其不意擒斬壹百肆拾有奇猥云塗山人泊船玠瑁山島窺伺我師以欺當事今查玠瑁密邇防城隔塗山五日之程將誰欺乎此輩平日作賊嗜日不然但業已就撫且被仇殺而我復襲殺之以爲功何以示大信於小醜然此猶邀功於境外也古森峒在我版圖之內兵出肆峒督臣印給旗牌令各自

任同知曾遇吏目裴烜然爲法受罪投竄可矜副總兵楊應春遊擊張繼科轉敗爲功桑榆足贖櫜職知府涂巍誤事殃民卽削其籍猶未快於人心罷閒都司張國威劉宗漢趙應科違令邀功卽誅其功仍應正以國法原任副使蔡夢說失事原非其罪行間卓有成勞翔鴻之志縱恥言勞及腹之鞭無可議罰再看得粵東輕事重報偷級冒功者乃將吏故智往牒可鏡是役也噴有繁言據長安傳聞功案總是罪案入粵後訊之諸執事咸議寬其前罪而錄其復功臣竊駭之事關疆場敢不矢之天日以仰副皇上任使迨巡歷彼中倍加訪覈犯欽之賊的是交夷俘囚活口及黎維新申文可據也狡夷匪茹已犯必誅之罪不一大創疆場之禍何時休息但見在執訊強半無辜繫繫誠斬豈盡有罪禁嚴妄殺非不申嚴猶有擅違節制如張國威等者

東粵疏草

卷四

三

七

七

七

七

七

皇上以嶺南半壁久任督臣戴燿將綏靖華夷是賴胡乃一味貪戀百務廢弛欽州何地而可置之度外城垣任其傾圮兵將習於玩愒初陷一城若入無人之境既綢繆之無策再掠參鄉夷氣更惡復隱匿而不聞貪殘債事者方以姑息蔽罪忼慨死難者竟以掩敗埋功縱獻猷獻囚差慰邊民公憤而遠勤兩省兵力動費金錢何止肆伍萬米亦稱是邊境之間肝腦塗地業已得不償失猶然侈言凱旋卽不畏清議獨不媿於心乎原奉

明旨事寧之後再行議處卽續蒙

乾斷削籍仍應一併查明以候

聖裁者也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查議上

請將曾遇等行臣欽遵施行涂巍張國威等另行

勘處庶盡其辜緣係遵奉

欽依仰提問查明具

奏及係夷賊突攻邊州乘虛進城隨聞兵至卽

行退避查叅失事官員伏乞

聖明分別議處以肅法紀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

本專差承差某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肆拾年肆月貳拾貳日具

題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兵部覆疏

題爲夷賊突攻邊州乘虛進城隨聞兵至卽行

退避查叅失事官員伏乞

聖明分別議處以肅法紀事萬曆肆拾年柒月拾

肆日具

題奉

聖旨是涂魏等著行勘處戴耀照原旨行

勘明欽州功罪疏

奏爲夷賊聚衆犯順遵奉

明旨調兵進剿幸已竣事全師凱旋謹據實馳報

以慰

聖懷以俟

處分事查得接管卷萬曆叁拾柒年拾月初貳日

奉都察院巡按廣東玖拾伍號勘劄准兵部

咨該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今革職爲民戴耀題稱前事奉

東粵疏草

卷四

聖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所據前項夷情功火相

應照例移咨轉行廣東巡按御史備查見獲

夷賊作何究擬有功人員作何議敘傷亡人

役作何優恤前此戴罪人員其功過應否相

準并地方有無別項事情逐一勘明具奏以

憑覆

請定奪等因備劄前來并查先奉勘劄爲夷賊突

攻邊州乘虛進城隨聞兵至卽行退避查叅

失事官員伏乞

聖明分別議處以肅法紀事准兵部咨題覆總督兩廣兵部尚書戴耀題前事奉

聖旨是夷賊乘虛入城肆行焚劫失事不小地方官職守何在蔡夢說等都著帶罪勦賊自贖楊應春等著革去冠帶充爲事官戴罪立功曾遇等著巡按御史嚴行提問其夷賊及失事等項一併查明具奏戴耀久任總督平居制禦謂何豈得盡諉下吏姑著上緊討賊仍嚴督黎維新合兵同勦擒獻首惡及助惡夷賊還立限與他

東粵疏草

卷四

聖

三十九年

待事寧之後再行議處欽此移咨劄行前來該前按臣李應魁併行廣東按察司會同布政司覈勘審問分別招詳未報該臣入境催行隨據該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帖文准分巡海北道關解夷賊并功次冊到司該本司覈查得陸兵左部雷廉副總兵革去冠帶戴罪立功楊應春部下生擒首從賊壹百柒拾名斬級貳百叁拾伍顆俘獲賊屬壹百陸拾捌名口奪回被擄小童叁名招撫過降夷男婦叁

東粵疏草

卷四

聖

三十九年

拾玖名口又會同廉州府提問同知曾遇擄撫過屬夷男婦肆百柒拾壹名口陸兵右部兩廣坐營都司僉書張國威部下生擒從賊貳拾名斬級玖拾伍顆俘獲賊屬壹拾叁名水兵中部潤洲遊擊革去冠帶戴罪立功張繼科部下生擒首從賊壹拾伍名斬級玖拾顆俘獲賊屬柒口水兵左部原任都司僉書趙應科部下生擒從賊伍拾名斬級貳拾叁顆俘獲賊屬壹拾陸口水兵右部原任都司劉宗漢部下生擒首從賊肆拾伍名斬級貳拾壹顆俘獲賊屬壹拾伍口同知曾遇名下隨征萬寧等處生擒從賊壹拾捌名斬級叁拾柒顆俘獲賊屬柒口紀功推官李春熙覈驗擒斬各功除陳朽幼小可疑者已經削去不入冊外見在首級俱大小功全各部解到俘囚冬百餘人既難盡付之市曹亦難盡銅之園土除應死者論死應囚者永囚其餘過年者爲就木殘魂壯無惡狀及年尚孱弱者

其螳命當念奈何不開三面之網而惜一屋之授乎如西北諸邊俱有撫夷蓋虜殺之亦爲我用也此輩性善泗水力足荷戈倘不死而參養之亦當爲我用者茅海北一帶鄰於交境難以安插如南澳如柘林如碣石隔交海肆伍千里每壹哨船安置壯丁壹貳以充兵伍給口糧如充發軍丁例此不惟推天地好生之意示

中國寬大之體而烏頭洩渤皆足爲用未必無

夏粵疏草

卷四

四

小補也列爲等第具詳督撫批按察司會同布都貳司覆加審驗隨發廣韶肇叁府會審無異具由解詳到司有賊犯裴琪等陸續在監病故尚見存扶安等壹百陸拾肆名該本司會審得扶安等壹拾貳名與貳鼓衆火屋殺官照例梟懸於法允當阮真等貳拾肆名恃衆狂逞劫財掠械宜服上刑以懲猖獗范應鵬等壹拾叁名既皆醜類宜付戮曹但刑難遽施於多人姑俟秋後陳蘭等叁名武魁

或弱任其斃獄以免刑誅阮峰楚等壹百壹拾壹名悉多搜獲恐非逆黨姑議安插切夷屬壹名議賣以示不殺亦法中之仁也具由解詳本院蒙批據議俘夷之罪分別輕重而生死之似得情矣第是役也原以聲犯欽之討本院逐一查審原擬緩死之陳蘭韋彼相濕及擬辟之劉等極口稱冤卽如陶謙初審不劫欽又如段世康初審不認同行據世康訴當日就招爲嚮導者是耶非耶征繕日久

東粵疏草

卷四

四

聲息漏洩狡焉逆夷率鳥獸四竄其坐以待縛者未必當日之操戈而內向者也矧塗山逆黨拾中壹貳且護送差使往諭安南與花封人相仇殺特取其好音俾於寬政而阮與阮士旦范啟王克勳獨以受傷惟法此傷果足爲螳臂之左券否耶武永禎逆賊之魁其所解獻阮真裴仲淹陳光輝是否扶安心腹應否與永禎之爪牙同辟倘亦可待以不死乎卽開一面以廣

俱有共事之責願無忌諱以便參酌回

奏等因蒙此有賊犯應梟文明伯應刑武光照
范止陸續在監病故該本司又行准分巡海
北道閩據廉州府知府陳基虞通判李秀時
會同雷州府知府陳獻策推官歐陽保瓊州
府推官危純中會審得曾通等招罪楊應春
等功罪張國威等縱兵妄殺緣由解詳到道
該本道右叅政董肇胤詳覆無異并查得
旨內戴罪勦賊自贖官廉州府知府涂巍玩冠殃

民等因移報前來行據廣州府知府林應翔
同知晏德忠推官潘融春惠州府推官丘憲
章覆將各俘夷譯審俱已確當惟阮真等拾
叁名情有可矜緣由詳報到司內陳光輝王
克勤續在監病故該本司按察使徐堯莘會
同布政司右布政使薛士彥糧儲道副使史
旌賢廣州兵巡道右叅議劉毅鹽屯道僉事
李樞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葉應春崔天賜看
得欽州夷犯一事節經道府勘覈不啻詳矣
其失事與從征之官功罪歷歷自不相掩而
茲欲分別其某也功某也罪某也功浮於罪
某也罪浮於功某也有功無罪則職請得就
事而臚列之夫黎莫夷徒錯壤而居窺我外
疆一旦以年饑之故乘欽州之虛糾黨而肆
擄掠其以爲失盜者據夷賊入犯之初防城
龍門寂無警報陡然舟薄城下從埤城突入
倉庫印信幸獲保全倏來倏去有似乎失盜
然者顧其時連解結鞠張蓋分枝氣勢抑何

張也而官兵遭其荼毒人民被其虔劉焚舍劫財問閭若掃故申報批文卽有失陷之語其再犯雖未入城而震驚殘傷殆甚在夷賊犯必討之罪在

中國爲必報之讎而署州同知曾遇吏目裘烜然壹印壹捕失事之罪視該所印捕官律當減等故以失陷擬戍亦爲法受罪不得免耳惟是州城傾圯自判官周希召署事已然曾遇攝州甫肆拾日脩築旣難平辦散糧又屬

京粵疏草

卷四

聖

奏

公委賊犯之日身不在城及其再犯厲氣巡城警師駁賊率單弱之卒以抗方張之虜卒令賊循村落逖散而孤城賴以保全已而與師窮賊聚餉簡兵殫厥心力又自裹糧糗募勇士深入賊巢斬賊多功其勞有不可泯者裘烜然任甫肆旬變起倉卒城壞兵寡忍以子女受傷而固畱庫銀不吐志節甚壯矧從征斬獲與有勞績耶此

明旨提問守土官員其功罪大較如此以將領論

其在事內奉

旨立功之官副總兵楊應春駐劄雷廉達制防城雖轄在陸營而鰲頭啼雞皆防城信地把總周舉固防城哨官也夷賊經由信地而不報州票屢催應援而不赴周舉罪不容誅主將節制謂何是亦奏有罪焉潤洲遊擊張繼科駐劄永安提督龍門龍門係欽州門戶而哨官林起龍賊來不報賊去不追起龍法當論死主將威信安在是亦科有罪焉

東粵疏草

卷四

聖

奏

明旨革去冠帶充爲事官戴罪立功誠伏其辜矣然雷廉距防城陸百里而達永安距龍門肆百里而達聲息寥聞應援追捕貳將皆不及腹之鞭且應春條陳於未事之先所爲綢繆計者甚悉其如當事者之阻格不行何哉及州城告急發兵馳救其部下指揮當弘謨効死固守州城已而率師進勦運籌多方查地圖以稽險易招屬夷以備嚮導提兵新安觀瀾及東嘉論諸巢穴犯渡濤家矢石擒殺賊

首該資生擒賊首黃目等多入斬馘俘獲功倍肆部載在紀功冊者可考也張繼科受事甫貳旬兵機誠難遽度而賊之再犯其部下百戶孔榕把總祝國泰實勇血戰至以身殉卽捕兵之効死知主將之令行矣且分部協謀生擒賊首范文明等多人斬馘俘獲亦多實跡載在紀功冊者不乏也其在事外調發從征之官若都司劉宗漢趙應科兵入塗山之境彼既稱嚮導護送我差官入黎便與攀弓相向者不同卽有遲疑觀望亦當執訊得實而後明正其罪胡然不少緩須臾遽加之兵令彼得執以爲詞而坐營張國威領兵道經古森峒兵士誤入其界被其藥箭死壹鼓手遂與格殺傷拾貳名口豈所謂節制之師乎夫古森夷民雜處卽古森而外苟非入犯與拒捕其人亦吾人也自非曾遇見而戒諭所殺又不止此聞督撫下令與監軍申飭皆首嚴妄殺之禁何參將約束之疎也自有此

兩事流傳遂令妄殺之議騰播遐邇而討賊大義幾不明於天下卽古森格殺事緣相激塗山雖是積賊扶忠亦自認曾劫上思州然與劫欽事不相蒙今既稱嚮導託恭順兵家之法貳而討之服而舍之一旦加兵謂師律何合而論之欽事之功罪可觀矣曾遇葉烜然始之失事也爲法而受罪情雖可原法不可假繼之討賊也因罪而爲功功不足錄罪則可矜矧遇保城有死守之勇征途有止殺之仁挺然甘戮子女以完庫藏其情可憫其識力誠有足多者以功準罪貳官或得及於末減乎楊應春張繼科部兵失守豈曰無罪而應春思患預防有曲突徙薪之慮決策制勝有焦頭爛額之功且師出卽招撫高崑等肆百餘名收保肆峒戶口所至全活實多而繼科以新任遇卒變防範誠所難周繼以中部成犄角謀謨多所共濟招撫松逕村夷人拾肆名以備嚮導收還婦女貳拾壹口以示

存卹矧其部下或血戰以保孤城或捐軀以殉疆圉雖成事難死事亦不易貳將失事罪同而敵愾功亦相當卽功有大小總之功浮於罪而罪可功贖者也劉宗漢趙應科張國威擒賊斬級豈曰無功第塗山情形未分而誅戮旋加生殺全無紀律古森彼已皆誤而兵士擅殺號令殊欠嚴明無論軍門委用之意節制之令兩有悖違而妄殺邀功之議由茲濫觴何以重

東粵疏草

卷四

三

三

王師而一觀聽卽擒斬有功總之罪浮於功而功不償罪者也蠢爾交夷屢犯欽界逆我顏行自貳拾陸年以來歲有警報彼恃

中國之不遑加兵遂長跋扈之性我恃小醜之不敢深入久疎牆戶之防至叁拾伍年之冬而大舉連寇禍斯烈矣揆厥所由者署事判官周希召城圯不脩致生戎心而廉州知府涂巍實階厲焉當其時以楊副總屢條增兵設防之議而目爲多事扭爲故常卒不幸而

如其所料孰司保彰而泄泄若是是與開門延盜何異雖其後亦有籌餉募兵之勞莫贖養寇殃民之罪此貳官者總之有罪無功所當深究者也第希召旋以劣轉去而巍亦經大計褫職應否追論至若百戶孔榕把總祝國泰當以死事論方州城殘破之後賊擁衆連鯨三墩口勢甚猖獗於時周舉部兵聞風遠竄乘汎直入攻其無備州其爲沼乎幸貳弁聞警操州格鬪越晝夜殺死賊無算而該州藉

東粵疏草

卷四

三

三

其阻遏繕城設備賊薄城下而不得入欽人之不至再遭荼毒者皆其力也至於矢盡身亡有烈士殉國之風焉應如該道府所議孔榕世職加級增賞國泰武科優卹而並錄其後以慰忠魂者也若指揮當弘謨當賊再犯之時城中瘡痍未復也營堡兵寥寥也提旅貳百無多也而能與曾過併力設策用寡爲衆用弱爲強斬賊叁級挫強敵以存孤城又護餉協勦斬獲多功其勞績與孔祝貳弁之

死事相類頗所謂有功無罪者非若而人與
應併紀敘陞賞優卹以酬其勞者也監軍副
使蔡夢說駐劄瓊南署事海北當交夷入犯
之時適黎岐構禍之日千里固難遙制一身
豈克兼馳州城失事委非其罪已而監軍督
餉披荆棘之蒙茸冒氛祲於炎海陳師鞠旅
殲魁釋脅仰舒

中國之威俯雪欽人之憤全師奏凱功莫大焉

今雖告休義得追敘若乃總督尚書戴耀達

東粵疏草

卷四

五

五

制封疆偶有東隅之失肅將

天討旋獲桑榆之收雖赫聲濯靈總微惠於

天朝而籌糧選將資殫竭其心力認罪削職是否

功贖此在當事有定裁在

廟堂有公論非職愚所敢知也其餘與事効勞各

官皆當時分猷宣力或調兵募卒以衝鋒或

籌餉繕船以應卒或捐俸捐資以助軍興相

應併敘以酬賢勞而示旌勸者也查得邦政

條例內開征山斬從賊首壹顆賞銀壹兩生

擒者賞銀貳兩不願賞者每參功當壹級斬
獲有名小賊首壹顆賞銀拾兩生擒者賞銀
壹拾伍兩不願賞者每貳功當壹級斬獲奏
內有名大賊首者賞銀貳拾兩生擒者賞銀
參拾兩不願賞者陞實授壹級又南方兩廣
等處壹人自擒斬參名顆肆名顆伍名顆者
俱實授壹級不賞陞名顆以上者亦止陞壹
級餘功扣筭加賞今照各部員役擒獲夷賊
功次俱經勘實備錄在冊合無照前例給賞

東粵疏草

卷四

五

五

其陣亡及被傷官兵一體分別給卹至於擒
獲夷囚節經多官會勘參司驗審紀功官李
卷照譯審數肆分別伍等見在壹百伍拾玖
名而緩死安置之內多塗山人氏大都亦不
冤矣然而疫夷未盡輸情致蒙駁覆茲據府
廳之再審參以當日之情形黎莫之相仇讎
大矣劫欽之事黎方駕禍於莫而武永禎當
我切責不難執黎之人以自解其所解獻阮
真裴仲淹亟辭其非扶安之黨而扶安亦謂

素不習戰四則其爲讎執是未可知也先時督撫軍門已有武永禎倂獻賊以緩兵之概矣若段世康者三村熟夷所獻也彼其參拾貳年參劫欽州界內素非良善雖不認入欽劫殺之事而峒夷高昇等懼其波累擒解亦當與衆弃之至於阮興阮士旦范啓王克勤之辟斷以拒敵之傷除王克勤續經病故外其阮興之項下刀痕范啓之手上槍痕傷誠有之然安知非我加兵而彼受戮幸而不死

東粵疏草

卷四

五

者若阮士旦以賣魚就執而陶議在萬寧海邊黃鹽劉等在那龍隘口捕魚陳蘭在山旁耕田相渥在海邊劉禾俱爲官兵所擒而韋彼則聞兵接勦逃避數日饑餓無聊自出投降而反被我兵擒解大抵此一役也聲罪於數月之後交難於險阻之中卽所搗之巢訪是真賊然後加兵而先聲所至羣兇獸奔鳥散禍延耕漁貿易之徒以疑似被執玉石俱焚勢所不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除

段世康獻自峒夷卽云未劫欽城先是屢犯欽界阮真裴仲淹獻自賊魁卽不執以爲賊亦難信以爲良俱置緩死之列庶協情法之平阮興阮士旦范啓陶議劉等伍名束手就縛黨逆無據應付安置之條散處各哨以示寬假至於陳蘭相渥髻年被獲韋彼歸降見擒其情更有可原直當與之生還以示矜卹若扶忠自供會劫上思州不認劫欽執稱原籍安陽往來丫葛因楊總兵會同知差峒主

東粵疏草

卷四

五

黃克欽持文書往諭安南彼爲護送而黎氏憤其生事一併解獻此其說固未可盡信然有克欽在應行廉州府就近質審如果護送是真則扶忠者又未可與扶安全揚同類而共誅之也以彼素爲塗山賊首又自認曾劫上思州出入之間

國體夷情所係併付緩死可矣及將見在夷囚擬列等第應梟示賊犯扶安全揚范文明阮文昇翁德該義都文伯支福養該省該轉拾

名內扶安都文伯等案名合擬強盜得財不分首從律皆斬仍照殺人放火姦汙劫獄干係城池百人以上隨卽奏

請審決梟示例支福養該省該轉參名合依沿海軍民有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嚮導劫掠良民者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衆例應刑賊犯裴賢裴秀裴文養阮崑阮功對裴田王體陳益堅范公孫范預何文贊李德茂范伯范元生范才阮文稟范丙段景黃道

東粵疏草

卷四

五

三

拾玖名合擬強盜得財律斬押赴市曹處決應議辟賊犯范應鵬阮泰阮泰武克仁韋文理裴世用陸召合擬強盜得財律斬成招監候會審詳決以緩其須臾應固監緩死賊犯扶忠段世康阮真裴仲淹肆名姑禁錮聽其自斃應安置賊犯阮峰楚阮興阮士旦范啓陶議劉等翁該陸克明等壹百壹拾陸名安插充兵幼弱賊犯阮登壹名應變價入官以示不殺又陳蘭相渥韋彼叁名直放生還以

卹無辜造冊具由呈詳到臣除批回監候外臣查得塗山入護送差官黃克欽情節大有關繫卽行廉州府查覈隨據該府知府陳基虞行提峒官黃克欽到府審據扶忠率衆駕船親送差官往安南投文隨被擒獻情由稟報在案該臣議照夷夏自有大防邊境失事雖我實有困難言非夷氛之惡功罪各不相掩行間邀功惟是壹貳悍將不用命終難掩全師之勞蠢彼狡夷犯我欽州蹂躪首中於州城焚掠再過於村落官民何辜而蹈白刃將卒誓死以赴濁流此邊氓所爲腐心而戰士相與飲血者也仰奉

天威翦滅此而後卽安一經用兵勞費滋擾伍部齊發蕭艾俱焚賊未必誅而誅不必賊廷林及池干和非小然而奉揚

國家之威靈差雪疆場之冤憤似亦有萬不獲已者所據在事諸臣失事之罪業已奉旨議懲則制勝之功亦宜遵例議勸除原任都司

東粵疏草

卷四

六

四

張國威劉宗漢趙應科生交長鏡同受
以充有功爲民知府徐繼懷習欺同治元日
前以該等事臣於招罪疏內據實另

請勘處外查得是役也監軍則原任分巡海南道
副使賴陞南韶道參政今告休蔡夢說八面
丰猷一腔忠赤戰暴師中之吉運籌掌上之
奇此壹臣勤賊自贖克副

明旨相應首敘及時起用者督餉則原任分守海
北道右布政使今陞四川左布政使林梓品

東粵疏草

卷四

六

三

豎斗山才兼經緯輓輸一軍皆飽執訊三尺
惟明此壹臣當機綜理勞勩居多相應優敘
特加陞資者總儲則原任左右政使今陞江
西巡撫王佐昂霄正氣濟世宏才胸襟自有
甲兵指顧皆成雨露訊四則原任按察使今
陞應天府府尹汪道亨抒謨風雲合變貞憲
山嶽不移照徹遐荒春回幽谷此貳臣者壹
則公私交誼之秋軍興不乏壹則玉石未定
之際民自不寬相應並敘以示優異者統率

諸軍則總兵官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孔
憲卿仗鉞臨戎持籌決勝號令風行海北聲
靈電懾交南此壹臣者移駐欽州相機彈壓
見在投閒相應敘資紀驗功次則原任肇慶
府推官今陞刑部主事李春熙澄心若鏡執
法如衡勘功辨晰鬚眉識罪冤清肺石此壹
臣者獨贊行間備任怨勞今雖陞任仍應紀
錄優資戴罪立功則雷廉副總兵楊應春決
機聚米成山矢志標銅作柱經營居最推陷

東粵疏草

卷四

六

三

登先濶洲遊擊張繼科臥薪嘗膽雄懷批吭
擠虛妙略謀成犄角績茂桑榆此貳臣者原
因信地失事奉
旨革去冠帶充爲事官而繼科又以軍政掌任但
其始雖乏提防而卒能協心戮力直搗危巢
按所擒斬類多名首從賊在楊應春固功
浮於罪卽張繼科亦功足贖罪相應復其冠
帶仍行紀錄至若戴罪從征則原任同知曾
遇吏目葉挺然親率家丁冒險觸瘴備嘗艱

危各有斬獲而遇之保全邊嗣生靈與姦然之保全庫銀其志節皆有足紀者律以失事罪固難逃原其苦心勞亦難泯此貳臣者似應衡之情法量從末減其餘各守巡道以及各府州縣繕兵轉餉協力宣猷然皆臣子常分不敢槩敘如原任雷州府推官續陞

益府審理葉際英捐俸采拾兩原任遂溪縣知縣今陞青州府同知羅繼宗出米壹百石共助軍興雷州府冠帶生員莫天然輸銀貳百

東粵疏草

卷四

奎

三

兩蓋亦有卜式助邊之風焉均應優獎以旌其義廉州衛指揮僉事當弘謨守則血戰全城攻則出奇賊表表多功相應優敘紀錄原任小埕把總祝國泰欽州所百戶孔榕龍門再戰視死如歸州城之不至於復陷者皆其効命之力死事難死而有益於事尤不易烈士殉國忠魂不朽孔榕世職相應加級加恤祝國泰武科相應恤錄其後者也各部有功員役除張國威劉宗漢趙應科叁部下各

違紀律槩難議賞外其餘陳仕璇文輔明等相應照冊照例給賞陣亡哨官朱子連及兵件惟福李忠等壹百零叁名被傷哨官陳陞及兵陳忠梁貴等壹百伍拾壹員名均應查明給卹俘獲賊屬器仗變價入官原効欽州贓物貯庫備查招撫過夷屬男婦已先安插原村訖至若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華職爲民戴耀仰仗

東粵疏草

卷四

奎

三

皇上威靈殲茲小醜侈言奏凱之勝事明居指縱之全功然而滿腔利慾到威周章旣信一貪守而撤藩誨盜復用貳叁悍將而妄殺邀功冀違前愆仍滋後議雖擅節制責自有歸而添此壹段罪案何以贖彼兩番敗局但大

臣功罪裁自

聖明非臣所敢輕議再照見在夷俘以曾犯欽州與否分別生死情罪允當惟是扶忠壹犯論犯欽則非同獲之獸論護送差官則爲好音

之鴟業已就撫作嚮導被執被讎殺情節皆
其律以取夷常法似應待以不死唐執悉恒
謀以畀吐蕃戮之境上爲千古遺恨黎維新
憤扶忠爲我嚮導卽假手於我以圖快心狡
執甚焉若曰此平日作賊者也而錮之死地
將無墮維新術中而爲諸賊所竊笑且絕諸
夷向化之路乎聞塗山人抱切骨之怨欽民
虞其報復有如厝火此壹犯也似應一併安
置各哨寨充荷戈之用不惟見

東粵疏草

卷四

五

六

中國之大兼可伐狡謀而服諸夷之心又查賊
首武永禎鼓衆入犯寔爲戎首上年復回屯
蓬糾合殘黨包藏既心情形巨測所當

勒安南都統使黎維新擒解正法以銷禍萌而靖

疆圉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併加酌議上

請定奪施行其夷賊扶安等應梟應刑者行令督

臣遵照原題

准嚴法令以靖地方事例押赴市曹處決梟示應

辟應緩死者查照國監扶忠合無併付阮峰
楚等安置之列查照安插發落緣奉

欽依剴仰查覈具

奏及係夷賊衆犯順遵奉

明旨調兵進剿幸已竣事全師凱旋謹據實馳報

以慰

聖懷以俟

處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今將覈過欽州官兵進

剿夷賊實錄擒斬功次與陣亡被傷員役分

別開坐造冊具本專差承差某齋捧謹具奏

卷四

五

六

聞伏候

勅旨

萬曆肆拾年肆月貳拾肆日具

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部覆疏

題爲欽州功罪查明賞罰尤難久稽等事奉

聖旨是欽州功罪既經勘明有功官員要應敘錄
蔡夢說給賞銀貳拾兩仍及時起用林梓賞銀
貳拾兩仍升俸一級王佐汪道亨孔憲卿各賞
銀拾伍兩李春熙賞銀拾兩仍咨吏部紀錄楊
應春張繼科准復冠帶曾遇裴挺然行巡按衙
門從輕發落葉際英羅繼宗莫天然行該省巡
按衙門優獎當弘謨賞銀捌兩仍附簿擢用孔
椿應襲兄男加壹級世襲視國泰伊男量授壹
級世襲仍各優卹餘依擬

東粵疏草

卷四

李

東粵疏草卷之五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以寧者

糾劾不職將領疏

題爲汛防已竣海警巨測糾劾不職將領以飭
• 隄備事臣竊惟粵在嶺表襟帶大海者拾郡
而捌茲照萬曆參拾玖年兩汛告竣東粵地
方幸保無虞捕獲異船壹拾陸起共獲交夷
陸百捌拾叁人船中所載多幽衣楮物而鮮
兇器一遇官兵卽俛首就縛未嘗逆我顏行

夏學庫草

卷五

疏

譯審情詞有稱赴長沙禮神者有稱奉差買
乘兼禮神者大都皆安南升華等府良夷因
風飄至無疑也此職貢之國各該司道議照
往例予以生還因檄令原船放回解至廣省
者另差官押回該國用示懷柔以彰

聖明不殺之仁隨該督臣檄諭安南都統使黎維
新將各起夷人勘明處置嚴加約束外所據
在汛將領分布嚴密隨至隨獲無一得脫且
無敢妄殺邀功此皆我

皇上威靈督撫宣猷所致然而乘風破浪各將領

之奉紀律惟謹皆有足多者如鎮守廣東總
兵官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王鳴鶴威望
屹如山嶽號令迅若風霆績邁封鯨名高懸
鵠其餘協守而下副總兵等官馬如錦等基
布星羅聯成桑土之策颺馳電發互收犄角
之功俱經督臣遵例薦揚不敢再敘外惟是
不職將領穢跡彰明臣敢不以白簡從事訪
得原任廣海守備今陞四川臆臘遊擊夏士

東粵疏草

卷五

三

疏

昌貪婪有聲淫縱無忌向與指揮邵蔭祖互
訐事起濬濠業已乖舛及訪之去後不惟視
防禦若秦越而且等法紀於弁髦如初見常
例宜革也乃把總哨官以兩計軍兵以錢計
總之不下陸百金而歲時節餽不與焉冗役
冒濫宜裁也乃擅用千戶錢大鑑爲中軍濫
收市棍吳英等爲總哨各以賄進凡拾餘人
以致占冒兵餉弗卹焉部下水陸目兵壹千
肆百有奇託言謝汛每汛逐名扣銀壹錢此

何例也各捕挖之斂送可審又藉口公費紙張每名逐月扣銀肆分其誰堪之致各兵之鼓噪有證私制文具牙林荷卓等物爲豪具耳占用兵匠肆拾名每年虛費餉銀叁百餘兩此匠作區于鑑等可提而質者脩造戰船工料有定數也勒令捕挖每拾扣壹歲支工料銀叁千餘兩計所剋叁百不貲而釘稀板薄不耐風濤有由然矣總甲黃棟子婦自縊告照防後患業已濫受民詞及指棟逼姦致

東粵疏直

卷五

三

死勒銀叁拾兩管班王懋過送是以假人命爲騙端也把總熊建勳打死隊長龔邦佐被龔寧赴告應聽有司斷理乃受建勳銀伍拾兩嚴禁龔寧不許越赴上司因而寢滅是以真人命爲奇貨也他如買妓爲妾未已也復收總旗楊尚雄幼女及小旗扶桂之妻張大行劉汝美之女皆爲妾事發謬以妻舅爲誘瓜李之嫌何在責舖行以養性寓省城而販貨跡露猥以親弟爲解簞簞之飭獲聞此查

臣者胸中先乏韜鈴任內祇工掎剋官箴掃地怨口盈途所當黜革重懲者也再照交趾接壤東粵夷艘失風飄突各省直之所駭粵人之所習也然亦不數數見間有之不過壹貳船數拾人止耳其所經地方不過海北瓊南壹帶未有直突廣海至如此之多者華夷界限漸不可越當汛防戒嚴之期揚帆疊出縱橫海洋內地不無驚疑且非我族類其情叵測萬一大羊乘間生蠶兼我不職將領隄

東粵疏直

卷五

四

備疎虞稍示之隙俾得狡焉以逞將無以天朝懷柔之恩爲彼醜嘗試之地乎欽州近事其前車也臣竊爲疆場計謹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鳴岡據實上請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將夏士昌革任爲貪淫者之

戒仍乞

嚴旨切責安南都統使黎維新將近海諸夷申諭約束毋得仍前違禁四出飄入決地倘跡涉

可疑必罪不宥庶將領知警屬國思戰而治

海地方可長保無事矣

萬曆肆拾年肆月貳拾肆日具

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糾劾有司疏

題爲糾劾不職有司以飭吏治事臣按粵久竣一切吏治據所開報叅以見聞知之最確渴望巨暮得代舉刺竝行顧其間有放縱之吏踰閑敗化固難一日畱於民上卽機智似巧而決裂不能復振骯髒似慙而旁落不可復收此皆好惡拂民早應議處者臣謹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鳴岡爲

東粵疏

卷五

六

皇上陳之訪得瓊州府感恩縣知縣陳誼自謂青年性達妄意地遠法疏初到卽訊鄉村大家不遠數拾里前往遊觀遇有縉紳士子索酒暢飲或隔夜方回此沉湎之風也縣門外豎紅旗壹面繪畫獬豸其上駭人觀瞻丹墀內左畫圓爲天牢禁男子右畫方爲地獄禁婦女各置木墩遇有人犯輒頸鎖而足錄之母容動移是何法度此兒戲之事也未幾中輟倘亦悔悟速乎尤可嘉與更始不意淫縱成

性種種乖張聽諧拿符三變追取它得銀寶用鐵箍嚴拷三變不勝痛楚遂自誣伏押出取銀脫身入山自縊其母亦驚縊死貳命無辜含冤可憫雕沉香神像壹尊遍發各鄉每村演戲仍備銀花壹對謝神送縣發散民間不堪其擾視爲神狀以本官指神誣財告於孔子行子路拿審遍城有帖雖收回奚及每出持錢百許遇婦女抱嬰兒者輒呼而前故意慰勞薄施以錢甚至禿頭短衣夜入孀婦陳氏家被其閉門拒叱復尋事捉拿以窘辱之瓜李之嫌何在更可駭者有吏趙應甘新娶子婦輒親到其家稱賀贈對壹聯請新婦出拜以布幣獻如翁姑禮盡數收去又縣後有道士蘇景熙第貳女未嫁訪知有色令楊門子持銀陸兩向其父說合至夜微服潛往有不可言者全無士行安問官箴矧臣巡歷之日獨本官不如期至猶曰海若爲艤也及至則空手來見并考察冊揭漫云乏人造送

蓋一經敗露百事消沮法守幾於蕩然矣此壹臣者恣睢以殃民者什一放蕩而裂檢者什九不加重黜曷維大開所當照不謹例僥職以警官邪者也潮州府饒平縣知縣胡日暘小有才動輒昧於大體內多愆外復逞其輕浮方臣巡歷潮州有軍犯池起蛟久逃該府拘其子池良鳳發縣監追輕信吏書許汝成等保放及審錄并良鳳逃躲謬以疎縱卸罪於押解之楊典史如監簿見在何賭犯黃五不就拘信卑張用妄呈歐拒輕身徑抵其家五兄生員黃維新衣冠出迎輒叱辱之押拿到縣致諸生聞然憤激藉伊母出名訐告卽此貳事壹則閃爍推諉略無覲顏壹則輕率招徠何等褻體竊已窺其非端人矣未幾首揭於革職巡檢徐森再揭於劣轉通判徐學顏貳官皆破甑許上之風不可長卽合沙之口不足憑也然而舉動實舛怨謗紛起初任以公署有查盤駐劄借歌翁孔昭家受其

銀盤盞之餽發源不清流安得潔濫准民詞不問原被曲直槩擬有力致貧民鬻子女以贖徵收錢糧倉里長熊奇等肆名吏詹鑛等貳名先納公堂而後管收每兩仍索拜頭肆分致里遞噴有煩言私受陰陽官翁任千求委查義民壽官任其騙詐濫招生童張光社余沐泗等數拾人投拜門生歲時節餽不絕許私典黃少庭以魚塘訐告偶少庭出外輒拿其妻羅氏去承受刑則同鄉許舉人屬託之靈也孀婦丘氏與繼姑丁氏爭家財被丁以毆姑告輒嚇丘要問死罪而後且收其子於門下則腹更陳拱南過送之効也鄭一奎告余一長占田先將一長兄弟直責斷與一奎不數日改換審語復斷歸一長則暮夜多寡之議所自來也再查本官亦嘗揭徐通判署印過跡相對自稱小弟致其不平人實效尤誰爲作俑且漳潮一水相連其親戚商賈往來如織抽釐者接踵民間豎一旗於縣前

大書受勢害良肆字猶然不思避嫌出示自辯乃云何人無鄉親甚至傾銷糧銀獨用閩匠恣其多般需索無論本官不宜饒乎卽饒平甚不宜本官也此壹臣者其始倚智以欺愚究且求勝而成拙地方視之爲五日京兆卽其自視赧然亦若一朝不能居所當降調以示懲創者也雷州府遂溪縣知縣胡汝諒耳既失聰心復無主聽訟須用傳言是非多所倒置舉動全憑稟屬左右遂恣貪緣有謂其用猾吏周士清管庫贖銀加貳秤收本官止得肆分之壹者有謂其用積棍馮文魁作總收條鞭銀加壹貳秤收不等本官止得叁分之壹者及該府奉文掣驗正數間有不足則加壹分分之議猶屬風聞似未可盡信也但庫吏給放各役工食半用低假銀錢抵塞致各役苦訴而置之不問則僻矣陳甫掛欠錢糧無幾其身以別事見羈聽差歐忠仍鎖其妻若子到縣同枷半月則舛矣寵積快莊

錦爲腹心凡事任其撥置如陳鉉被盜錦拿平民金大英等玖人送官刑拷及詐銀貳拾餘兩代稟卽放阮有幹人命被誣錦拘有幹在家伍日不送官及詐銀叁拾兩告息卽准如此操縱已涉瓜李甚至聽錦一稟而添白役貳拾名利歸此輩怨將誰任民間側目是以有副知縣之稱倚積書嚴絆爲耳目凡錢糧任其簸弄如條鞭風道准作兵壯工食令自催取者有之兵壯鄭貴等攢銀伍兩送絆

夏學疏草

卷五

十二

七

輒中止不行失額糧米拘各里書算清查良是書算洪魁元等攢銀叁兩送絆卽朦朧了事似此舉動咸笑糊塗矧以微比舊糧專委嚴絆查數有錢者欠可作完無錢者完亦作欠物議沸騰是以有相公權重之誑此壹臣者亦偏亦闇可煬可叢線索提挈有靈狐鼠縱橫無忌第操守未壞學問有餘所當改教以全器使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知縣

陳誼等分別叢處上

請定奪遺下員缺另作銓補庶吏治知肅而民生

獲安矣

萬曆肆拾年陸月拾陸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請留稅餉協濟採木疏

題爲遵

旨議移正稅協助採木錢糧以襄

大工以紓重困事據廣東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
司劉付奉總督兩廣衙門案驗准工部咨題
覆協濟採木價銀咨院行司照依題奉

欽依款開事理即將鼎建

三殿議派廣東協濟湖廣木價銀貳拾伍萬兩以
伍年爲率陸續解助要見協濟前錄作何措

東粵疏草

卷五

十三

處或應留何項錢糧抵解作速會議妥當具
由通詳以憑覆議會

題等因奉此先准按察司牒呈奉都察院勘制
亦同前事移行到司依即通行查議隨准按
察司及守巡嶺南等道行據廣州等府及羅
定州查議前來大槩謂粵中年來苦稅公私
交困欲加編則小民膏髓已盡欲措處則庫
藏積羨無餘等情該本司看得

朝廷鼎建

宸居首需大木茲采辦於湖廣貴州議協濟於各

省直隸凡屬臣千誼當急公苟可少助乎涓

埃何敢自愛乎膚髮唯是東粵夙負饒富建

名今實匱乏查自萬曆拾捌年以來陸續奉

部取解過贖餉銀陸拾捌萬伍千餘兩助

大工銀叁萬陸千餘兩協助貴州採木銀拾叁萬

兩買辦龍涎香銀玖千餘兩東征經費銀壹

拾肆萬伍千餘兩西征經費銀壹拾萬伍千

餘兩征稅經費銀貳萬餘兩征夷經費銀壹

東粵疏草

卷五

十四

拾餘萬兩又按院奉

勅查解軍興銀壹拾伍萬餘兩內監奉

命清查庫藏解過銀肆萬玖千餘兩又自貳拾柒

捌年起至叁拾叁年止歲解稅銀貳拾萬兩

共計壹百肆拾萬兩至叁拾肆年雖奉

聖恩減免貳萬然見在徵解者尚壹拾柒萬柒千

柒百有奇自叁拾肆年起至叁拾玖年止雖

解部銀不能盡完大約不下捌拾肆萬餘兩

以上總計叁百陸拾柒萬非取諸民膏則利

諸庫藏者也區區海國物力幾何止貳拾年間堪此剝削且原撥監稅俱係章程軍餉不得已於丁糧加派抵補然未補者尚肆萬捌千餘兩西借東那最煩區處捉襟露肘甚費支持雖每事節縮百計備軍需唯朝夕兢兢脫巾之爲慮也矧自設稅監以後民間雞豚瓜果盡皆入稅專在嶺外水旱災祲無歲不有閭閻困苦流離之狀誠不忍觀故本司屢請蠲豁稅額冀蘇此子遺而

東粵疏草

卷五

五

五

天聽甚高竟不可得今奉文更議協濟晝夜思維計無所出及與諸司再三商確無能佐一籌惟查得每歲解監分解工部正稅銀陸萬伍千肆百陸拾伍兩伍錢原奉

旨協助

大工之用今移辦采木於名甚正而楚粵界在鄰封自本省解至湖廣於勢甚便合無特賜具題將前項解監分解工部銀兩內將伍萬兩歲解湖廣抵解采木照依年分共足貳拾伍萬

而止儻

停稅之

命且暮得下容本司另作區處庶民不重困而大工有濟矣等因具詳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鳴岡看得采木之役楚實任之粵亦

王民也豈以鼎建

三殿而敢不勉供協濟以効子來之誼惟是粵苦

東粵疏草

卷五

六

六

重稅公私交誼幾於朝不謀夕臣等既虞脫巾又虞走險不避煩

廣再三

請撤請減庶幾曰東粵小民不憚敲骨吸髓以急

征繕

皇上其無忘粵民乎章而

撤稅即協濟如數所蠲於民尚多也即不然量減拾分之伍以半寬民以半濟木尤可少紓目前之急北望引領遙至今自愧小臣血誠

無能仰徽

天聽撤減之恩未沾而僅解協濟之撤旋至臣等與貳參諸司智盡能索合留部稅而外計無復之敢爲

皇上畢其說夫粵沿海沙磧之國也解

京額供僅壹拾叁萬一切章程兵餉亦不過肆

拾萬有奇歲省羨餘能積幾何遵奉

明旨查解贖餉等銀及協助軍興采木等費總計

壹百肆拾餘萬庫藏若懸磬矣且稅監人粵

又平疏直

卷五

上

以來總計解過稅銀又不下貳百貳拾餘萬

其初稅無所出不難割兵餉以充稅既而餉

無所措又不難爲一切苟且之計以充餉於

是加派於丁糧加抽於負販日朘月削以至

於今而民間空又有肆萬捌千之缺餉全靠

東那西借暫救燃眉以至於今而公帑益空

當此兩空之日徵權不前卽那借無策矣夫

以區區炎徵貳拾年內額賦之外通刮公私

叁百陸拾餘萬以佐

國用竭澤可知復助采木其何能堪辟之剝肉

醫瘡肉盡而瘡益裂此虛扁却走之時也臣

故曰舍留稅外計無復之也各省直

請者屢矣一槩

留中臣等豈敢漫拾餘唾嘗試於

君父之前竊計粵稅最重原額至貳拾萬軫在

聖心特減貳萬以昭愛民

德意曾未伍年而陡加協濟五萬此必非

皇上軫恤之初意也各省直稅額多者至陸柒萬

又平疏直

卷五

大

六

而止粵東見在徵解不下壹拾柒萬柒千有

奇相提而較卽留伍萬尤不啻倍之此必我

皇上之所獨憫也況災沴頻仍

請蠲不得解部稅銀業已不能如額雖桑孔扶善

安所得伍萬金歲爲采木之助前項部稅總

爲

宸居助木卽是助工哀此子遺誰非赤子爲楚亦

當爲粵伏乞

聖慈俯念拾餘年加稅之苦東粵爲甚

特賜矜允將解部稅銀每歲扣畱伍萬移解湖廣

庶民不加賦而采木有濟竹苞松茂之業身

民世世祝頌不朽矣

萬曆肆拾年捌月初肆日

參失事官員疏

題爲強賊殺官劫印旋即捕獲查參地方官員
以肅法紀事先據廣州府經歷司并南海縣
申據江浦巡檢司巡檢劉清呈稱歷任參載
防守無虞緣江浦地方盜藪萬曆肆拾年伍
月貳拾貳夜半更時分強賊壹宗明火持刃
撞門突入將兵細綁清向敵慘被鋒刃斬砍
頭額左右兩臂腰背胸堂等處傷重昏死在
地將手繫印信奪去盡掠家私什物文案放
火燒燬清思任內所獲強盜賭徒據法解究
是致兇徒讎報遭此大變生死未保等情已
批強賊至殺官奪印猖獗極矣哨捕官兵何
在而不救不追明屬疎縱廣州兵巡海道嚴
限捕緝仍一面查參速詳續據報稱巡檢劉
清身負重傷伍月貳拾陸日身故又經批催
緝捕去後今據廣東布政使司提督糧儲帶
管廣州兵巡海道副使兼右叅議劉毅呈蒙
臣批據本道呈詳前事批該道嚴限緝捕失

事各官速查叅報并事督撫衙門批殺官劫印事非小矣仰嚴緝究報又奉兩院憲牌俱同前事行道嚴行府捕官縣印捕等官各戴罪及行廣州府掌印官多方設法緝賊并一面懸賞購還印信如賊中有將印出首者准與免罪仍給重賞若過限不獲將失事各官通行住俸據實叅呈哨巡等官目兵解赴比究等因依蒙移會分守嶺南還一體督行去後隨據廣州府捕盜通判孫應麒呈稱密訪得李石岐驛徒犯湯瑞雲能知前賊消息當行該驛提解前來審據湯瑞雲供出羅少成羅亞國等住址當差捕役前去西總哨指揮孫昌祚協同拿獲羅少成連搜出贓物又在未獲羅亞國家按得衣服物件行喚已故巡檢劉清家人劉達執出原被劫衣物單數比對相同取具本官妻李氏認領在卷并審羅少成供稱是夜駕船載隻船主湯少峰又供湯彥典打殺巡檢印在湯少峰收藏等情詳

報到道并據西總哨指揮孫昌祚詳同前因陸月貳拾陸日又據南海縣申稱據神安巡檢司候缺巡檢葉萬春三江巡檢司見任巡檢劉邦直呈稱帶同總甲馮標弓兵劉典等連日夜在佛子還廟前後暗地伺緝至貳拾伍早黎明在本廟內石堆中搜出印信壹顆等因連印呈送到縣會同捕領等官驗明果係江浦巡檢司印信是的四角並無損壞及照本縣奉文戴罪督同巡捕主簿包一宙於伍月貳拾柒日即獲賊犯湯亞敬參人素拾捌夜獲黃子昇又同巡捕并典史朱向賜陸續獲湯敬峰等共拾柒名獲過原劫巡檢贓物俱有認領審據各賊同口供稱印係湯本與劫得以爲金携歸家主同盜湯勝聰語以銅乃與盜黨湯瑞雲欲待異日出首免罪湯瑞雲被拘急比印旋匿本縣發銀懸賞行委貳巡檢獲報緣由連將印信壹顆解道細加閱驗委係江浦巡檢司印四角篆文俱全轉

報聞又據廣州府捕盜通判孫應麒詳報前來該本道覆看得粵固盜藪也至殺官劫印則猖獗極矣遲者疊奉憲檄嚴督本道奉行惟謹隨督據各該印捕等官陸續擒獲賊犯賊物并緝獲原印見在業經吊驗明白封收廣州府庫候發該司實任巡檢收掌其見獲賊犯羅少成等候審確招詳等因并據分守嶺南道左叅政史旌賢呈同前事各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兩廣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鳴岡看得廣海風稱多盜而江浦巡檢司設於西總要地官詰盜盜遂憎官羣諸不逞以圖洩憤於巡檢傷人劫財掠其印信而去臣等嚴行該道刻期督捕獲賊拾之柴捌印失雖已復得而被傷之巡檢劉清死不復生矣除失事哨兵等役臣等徑行按法究問外所據地方各官法應查叅以儆疎玩叅照西總哨廣州左衛指揮孫昌祚南海縣巡捕主簿包一寅既哨捕之是司何

盜賊之充斥吞舟幾漏捕牢已疎相應提問南海縣掌印知縣陳儀城外百里難達是誰封守境內一隅有失便乏綱繆廣州府署印同知朱于訓捕盜通判孫應麒屬官死於賊手此率屬者之恥也盜賊敢於公行非捕盜者之咎歟相應罰治第陳儀失事偶出意外羣盜緝獲居多朱于訓首郡代庖拮据未暇孫應麒初任發型振刷方新所當一併酌量分別議罰者也分守嶺南道左叅政史旌賢提督糧儲帶管廣州兵巡海道副使劉毅均列藩屏特資保障崔符之警未息封疆之寄謂何但史旌賢甫任旬日劉毅正當遷轉且各聞警急捕指授方策曾不旋踵而賊已就擒印亦無恙功過相當似應免究伏乞勅下兵部再加酌議分別上請定奪行臣等欽遵施行
萬曆肆拾年捌月初肆日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糾劾方面備察疏

題爲糾劾方面官員以備考察事臣奉

命按粵事竣已久茲值

大計所有按屬不職方面官員例應糾劾竊惟按

察使一官乃

國家所設外臺掌憲與臣等相表裏爲

皇上奉揚風紀者也何意有模稜不端如原任按

察使今陞廣西右布政使徐堯莘者以書吏

周邦翰爲心腹各屬招詳憑其擬批聞或裁

東粵疏草

卷五

五

去

大語貳字行回究罪以作威福以袖豐知縣袁一

陟爲入幕賓凡重大事情任其顛倒攪事過

錢之史巡檢輒委署美缺以示厚爵卽遇

欽依數事最宜矢公矢慎往往陰陽舛錯殊不可

解如貪令韓紹忠計贓不管千金何廷擢以

吏書過付唐輝等以門役過付分騙之賊獨

不當一究的數而猥云廷擢加拾兩捌錢唐

輝加伍兩捌錢其餘類是巧爲莫須有之詞

杜臣再駁狐鼠何怪乎縱橫侵剋指揮王弘烈計贓壹百肆拾餘兩百戶牛大同鎮撫胡夢麟賊僅弘烈之半獨不念罪應有差而弘烈從降壹級大同與夢麟各降叁級一招之中公然上下其手輕重不難於倒置至若查勘欽州一事機變尤甚初招欲掩舊督臣隱匿之罪則并陣亡之把總祝國泰等劊而不錄誰憐水底之忠魂後招欲寬貳叁悍將妄殺之罪則舉就撫之夷首扶忠必欲文致於死遑惜

東粵疏草

卷五

三七

五

天朝之恩信議功賞則粵中之方面有司敘錄至陸拾捌員不嫌夸張議贖罪則事外之辟犯戍犯一槩列之未減不嫌詐冒其始百計朦朧繼而多方寢闇甚至功罪冊經臣剛正發司謄造仍錯亂如故臣不得已復自造冊而後拜疏使非有意簸弄吏書何恃而敢漫不遵行最可鄙者衡文何典而廣州壹府囑託童生拾名怒違其致向人發聲徵色俾僚友

之情分不終錢糧何物而藉口別敬取用提舉司銀肆百伍拾捌兩除署道贖外尚借鹽銀貳百叁拾叁兩至今未補又差舍人郭昇至兩縣取舖行犀象等物價直貳百餘金不給而去將憲司之體統掃地矣此壹臣者品故碌碌才復庸庸亦一鬚眉丈夫何苦隨人線索儼然法紀要地敢於每事糊塗所當照不及例降調以示懲劊者也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徐堯莘照例議處庶幾官常肅而於

東粵疏草

卷五

二六

五

計典不無少裨矣

萬曆肆拾年閏拾壹月初柒日具

題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糾劾有司備察疏

題爲糾劾不職有司官員以備考察事臣巡按

東粵已逾貳載各屬應議有司見聞頗確茲

當

大計羣吏例有糾劾訪得潮州府丁憂同知楊可

成材足濟貪狡能飾詐管稅視如金穴防海

乃其臬府如鹽船壹隻索常例貳兩生鐵壹

塊加帶餘鐵陸柒斤每百斤折銀陸錢歲得

約叁千有奇自鹽鐵以至雜貨等稅每銀壹

東粵疏草

卷五

二九

兩加重叁錢歲計又貳千有奇陸管把總補

缺有拜見禮肆拾兩伍年內所得不貲出汎

至陸營各營有夫價貳拾兩貳勞拾伍兩卽

冒餉不問蔡少潛私鹽壹萬伍千斤例應充

軍以肆百金送入遂得未減沈參將虛糜兵

餉百肆拾名去任事發各把哨等役派斂千

金送入輒圖朦朧程守備身故餘貲千金忍

心勒取廣濟橋諸商節餽千金又以迎養送

貲貳百金視顏消受金山官地可以私賣自

信夏生員銀貳百兩可令橋商派備稅務則

私相授受院道不必詳允獄情則任意顛倒

撫按可以異招屬託公行關節最巧有先任

門生周學禮在潮年餘畱住海防外館託名

關說實則過贓機械百出不窮利權一網俱

盡穢跡居最清議難容潮州府通判今陞貴

州麻哈州知州劉昭阿堵薰心泆忍成性管

糧其職也不時差快役下縣需索代

覲亦常也鋪行之貨物拾屬之夫價程儀一槩濫

東粵疏草

卷五

三十

取巧藉修造罪外科罰動輒至肆伍拾金既

多乾沒而復豎碑以張虛名被害者能無墮

淚收糴四門倉穀比照時價每壹石勒減叁

分及發糶明雖減價貳分實暗加秤頭叁分

商民誰肯甘心管鹽壹年柒箇月受鹽商禮

捌次除彩幣外每次得銀壹百貳拾兩每月

放鹽壹次又得常例壹百捌拾兩總計肆千

有奇管橋亦壹年柒箇月各商投稅妄稱稅

額不足每兩加絀伍錢少亦不下叁錢總計

又參于有奇最可恨者乘張通判病中逼交
檣務仍勒補稅銀貳百兩致張抱恨加病而
殞其子鵬寬可證尤可蓋者管稅例應壹年
查換藉口缺額作典永陪補狀撒潑不肯交
代又總管朱越月僚屬恨不共唾其面見利
則攘臂角捷逢人則訴苦乞哀名利兼收廉
恥都盡南雄府通判今陞

岷府審理吳九成形如木偶性似深谿兼以貳
豎侵尋遂懷一切暮年之志每季放兵糧每

東粵疏草

卷五

三十一

三十一

名剋減壹錢積之歲以百計及署保昌徵糧
每兩加耗壹錢積之歲以數百計該縣吏農
上納索公堂銀陸兩碎墨銀壹兩方准起文
該府撥送廩書蕭貴等肆名仍每名索銀貳
拾兩方准承役縣庫錢糧不明致庫吏周大
經假火燬冊妄圖減跡郡城水災禁糶本官
逐船抽銀貳兩任其販載致地方槍米幾成
激變此猶其瑣瑣者也太平厥本是殯地
大肆掙起鹽餉之外又有小餉每引壹錢壹

分正稅之外又加秤頭每兩壹錢伍分有時
私相賣放縱鹽商梁棟等重疊過嶺兩季之
內漏稅參干有奇有時私自科罰將商人李
興等漏報細段及梁進等影射銅絲等貨罰
銀入已致壹月之間缺額柒百有奇當臥病
時倩史推官代管及爭取小餉拍案相詈迨
報陞後因追徵小餉延挨數月始去僚屬鄙
之雄心盡於久病鼠輩乘而為姦滿載俱東
破甑周顧以上參臣所當照貪例革職為民
者也廣州府連州丁憂知州蔡立愛貌拙心
巧識鄙行汙該州輪役里長貳拾圖按圖而
索肆金乃以折盤蓋為例每年額鹽陸千柒
百引逐引而納壹錢肆分猥以公堂為名委
章典史查保甲先受謝禮肆拾兩遂致附虎
以翼委吏陳恩讚簡子儉管庫先索常規捌
拾兩能不共鼠而眠貪報軍冊書平賄脫者
柒拾餘名各得伍陸兩不等拿獲賄犯株連
至陸拾餘人各追紙罪參兩伍錢如律乘州

東粵疏草

卷五

三十一

三十一

城坍塌數丈申動憲臣銀百肆拾兩所費僅拾貳兩餘皆乾沒之賊乘查盤到州以恐喝得財吏書捌拾餘名各貳兩卓快等役壹百玖拾名各壹兩明是嚇騙之術他如雷世珊之姦姪婦而寢毛儀霜之姦弟婦而釋蔡存誠等之劫殺冬命而脫放不結陳大有鄧紹禮之因姦殺命而原案可焚咸謂錢神有靈噴噴人口甚至內親周穆塘及姪蔡邦光畱住光孝寺不惟攬訟騙財并本官所開合屬

夏卑疏草

卷五

五

考語帖送各官上自縣令下至巡驛索討有差機關何等巧設漁獵到處公行肇慶府德慶州知州今陞廣西南寧府同知劉應命懸河辯口市僧機心臣巡歷端州稍聞物議即訪其腹心吏書何泰張恒芳等置之於法迨陞任後穢跡益不可掩徵糧加耗每兩以錢計非法也逐日送入衙內如數扣下防上司掣驗何以杜眾口民壯工食故遲不給非情也猥云家人有銀可借每名月扣捌分以爲

此葉遼圖配補

利何以服下心有箕斂於鄉村者如查點稅城等鄉寨勒取夫馬供應徵送至陞百金而臨行之磨皮陸拾張黃蠟叁百斤其小者耳有濫索於行行者如藍白布每月取數拾疋止給半價旋即倍價賣與各役而時取白蠟無蠟者每斤折銀伍錢臨行以技圖每百斤折銀陸錢其最小者耳官民不私姦姦妹敗露貳百伍拾金入而首者反坐封川富民黎三畏人命解州叁百金入而死者含冤毀棺

夏卑疏草

卷五

五

行律而劉邦節幸免則百金之靈也賴梁知州正法兄弟家財宜均而劉大禮獨蒙左袒則銀船銀美人之靈也賴該道均分其受財枉縱種種類此且縱情遊宴每月於香山寺備酒數次狎女戲開梅酣皂其中肆志不顧官箴飽慾堪嗟民血廣州府清遠縣知縣今陞益府審理謝三元所志灰於困衡舉念惟在溫飽一到任卽用里甲取各樣鋪陳拾肆副里

此葉浙圖配補

長潘世典等湊銀叁拾陸兩置辦送用初政
濫觴末流安挽粵東連韶等卓引鹽率於清
遠抽驗隱然利闢歲計叁萬餘引每引抽銀
捌分肆釐額該貳千柒百餘兩拾陸兩充監稅
拾肆充兵餉而該縣私抽獨倍之各商有口
戇鼠之腹亦足飫矣猶然攫取無饜糧銀壹
萬肆千有奇每兩加小馬伍分壹歲得柒百
餘兩里排建言民蠹開具阜快陳華等叁拾
捌名每名將周年工食立虛領送官求免一

更學疏草

卷五

五

五

扣得貳百陸拾餘兩有錢則殺人可以不死
如李大方歐死成仕豪而原告坐誣王圖南
歐死婢女惠蘭而斷令火化滅跡有錢則姦
情可以不問如雷一聽姦叔母而從輕結案
徐國梅誘拐人妻而朦朧不結止發原夫領
回無事不以賄成門子馮兆龍生員黎遠昌
等無人不可以賄進政事百般革開金錢兩
載盈囊瓊州府昌化縣知縣林鎮原非牧民
之才素有暮年之志其以廣文署增城也徵

糧加耗至壹錢伍分咸謂得柒捌百兩此猶
曰因陋之過也獄訟何事而大張賄門如曾
勝存以育女姦死索陸拾金毛弘脩以工人
病死索肆拾金遇事生風難以枚數至若干
長陳奇猷拷死良民論抵未結乃以捌拾金
之靈而一徒了局見今正法誰能諱之及任
昌化信吏王鼎新等爲腹心從旁頤指閭邑
不畏官而畏矣縱快文賢等爲耳目在外指
騙甚至假票詐人被害丘汝達等首發亦置

更學疏草

卷五

五

五

之不問濫報問書有賄者豁免所得不過百
餘金而一邑騷然仍爲積習所竊據比較錢
糧專憑吏書標貼欠者率多規避以致見在
正需催解不及額明爲羣小所朦朧大抵增
城腹地卽代庖可以屬饜一署滿囊昌化頑
邑雖當局不敢主裁竟成旁落人似兩截病
則一般惠州府通判邵慶龍志盈以溢愛溺
而昏兩署縣務外聽吏書浸潤內憑公子主
持有謂黃面書手皆以賄充總書叁拾兩散

書各拾兩者有謂通縣各役工食預給壹年得銀貳百兩公子亦得貳拾兩者有謂刑吏習日鑽以陸拾金送公子買充管庫縱之剝民庫吏曾翰雲侵欺事發以肆拾金送本官代爲隱匿者有謂富民楊明學冒年鄉飲以陸拾金不究生員葉流芳姦情事露以百金送公子沈案久之始申降青者且驕縱其子在北山寺養病羣小尋風生事甚至復堂僉押其子有不合意輒出奪筆徑僉本官對左

東粵疏草

卷五

三

三

右云我參世止生壹子不覺憐惜願若輩亮之闔邑傳爲笑柄此其署長樂事也未幾移署博羅仍緘子出外住黃舉人花園人人側目如故也博故劇邑當積弛之後貳叁大族以違糧爲故常幾於不可問本官不自度量而一切繩之催科既急加耗復重遂致繞署詬詈拋石亂擊仍捉催快蘇惟耐至韓氏宗祠痛責叁拾據申稱鄉官叅政韓擢之子生員韓董爲首卽韓之辦帖能以罵官爲子諱

東粵疏草

卷五

三

三

而終不能以打差爲族人諱見經行道究問外此雖豪家恃有冰山固顧法守要亦墨吏身爲路堅自取陵夷以上伍臣所當照不謹側聞住者也肇慶府知府陞分巡嶺西道副使今丁憂江中楠胸饒伎倆筆染珠璣臣竊材之然而乖張頗多濡染亦不少初任粉寶月臺爲宴會之所非務也乃科派徧於各州縣費剝千餘竟無著落未幾屬意所厚覃舉人等預建生祠託名文昌閣非情也且招引諸生浪說公事卽漁渡諸稅送作謝儀怒壹把總脩經渡及其無辜之子脩賢忿恨不置竟致投水而死庇壹酷吏林雨化將杖斃之陳可獻等伸雪無門復坐家屬以往惡舍蘇承恩以訪事見信一切投解諸人縱其嚇索而不問役弁劉尚武以多金蒙委卽侵冒事敗猶親信如昨俾得及挾縣令而無所忌同鄉戚屬往來如織送住天寧寺公行囑託民則何辜而任其顛倒梧州寄庫餉銀亂用叁

萬有奇勝臚請銷見經督撫追查誰爲主者而使之混淆最可議者無如黃江版一節臣查版稅利弊不報併箱制僚屬不以實報久之始知該版歲以叁千金作羨餘解府通計壹任內何啻萬金而秤頭之加重版書版役之供應不與焉藉口公費能盡開銷乎此惟識不勝材遂致剛屈於愆恨無特操玷此壯猷廣州府通判余興賢守局猶矚能聲代庖輒滋物議盤鹽有例每次受陸拾金而不辭

見卑職草

卷五

五

徵糧有耗每兩壹錢不難刑責而取贓鈐利有定價變賣者萬斤而一減幾半官吏何得不染牛判豈有贊儀鍾汝貴等送伍拾金而一示助虐民間何得不怨楊攀吾等拾柴人以通澳被供胡縱之速梁明業等陸人以良民被盜所誣胡釋之遲則先後之靈異也司吏鍾鳴盛以一言觸怒而申革差役常募匪以拘賭犯逼人致死而不問則喜怒之私殊也屬官有拜見禮稍不豐盛輒怒色相加致

候缺巡檢凌大成典衣苦辦譚者掩口縣吏叅缺各有常例獨庫吏庾紹先倍送至捌拾金而爲之屢申乞恩致藩司兩駁聞者愧心民諺有云鄉官一封舉人一封秀才也一封原告有力被告有力干證亦有力其受囑濫贖槩可觀矣最可恨者特委太平廠管稅勉之清釐而公然依樣回報及駁行司道督責始報出額外私餉每月貳百餘金已訝其晚矧朦朧不報者尚多也局齒之材不堪趨狙

東粵荒草

卷五

五

虛僞之氣終難藏拙肇慶府陽江縣知縣陳卽登術工粉飾材扶機鋒入其境厨傳一新覈其政乖張百出徵收錢糧先取出加耗而後入櫃案指罪工祇益其詐供應過客豈無支用均平而用里甲吞聲已久問覺其非其科罰之病民也如黃永之姦情既聞有力又罰穀百石陳舜智人命既從輕擬又罰銀叁拾兩其重稅之病商也如穀船一項每年羨餘與海防私分大約肆伍百金不等上年復

立加抽之法每船加割錢伍錢有差海船飄失與近海富民何干乃許裕脩等拾餘人各以參拾金幸免分明乘風嚇財荒年議賑輒責里排報殷實戶每名出穀叁拾石紛紛賄脫真是因荒得富勘災急務也何以半載不報及奉文賑濟不動倉穀而私動社穀又不給荒圖而擅給通縣不知竟落誰手海南行亦一利藪也受姦棍鄭馮興等百伍拾金而助之攪奪政經紀不堪移往電白又盛氣通

東粵疏草

卷五

三

許凌侮電令何獨不媿於心此恢張之吏務名而多愆者第其材有兼長尚可勉效一割瓊州府定安縣知縣吳應揚材儘揮霍守亦矜持一切耗例陋規雅知釐剔頗以廉幹稱惟是性氣褊躁舉動乖張有謂其對

龍亭踢打卓役者有謂其親逐書手梁褚奔入典史衙者有謂其寵同鄉謝恭爲壯役藉勢害人者有謂其因公杖責人致死黃希文顏子明等數命者卽據點查營兵壹事執兩替

身責之因抗辦不已竟斃其一於杖下以致衆兵鼓噪幾無避處解者曰時值暑月偶然之誤也至若士習驕縱獨不可理諭而操成心抑之如梁夢元以田土而收監侯元錫以空運而收監吳景運以欠糧而收監其失士心已非朝夕近有瓊州府學生員黎宗孟起比輒加刑責旬日而死以通糧小事而輕責諸生邂逅殞命其用刑太過何詞以解諸生闕然爲讎思甘心焉令綰綬臨民一見辱於

東粵疏草

卷五

三

營兵再見訴於青衿損體傷化譽實自取業已裹足不敢入郡城何能靦顏復立於民上此矜矜自好之吏負氣而虛憍者會須懲其褊衷猶可借之雅道以上肆臣所當照浮躁例降調者也潮州府大埔縣知縣辛圖猷巧獵虛聲堅營利窟叁載給由臣因司道優考亦註稱職抑知有大謬不然者無論秤頭貲見仍踵陋規卽如倉穀減價發糶是已乃利百金之侵剋而責里排均買致民受科索之

害食鹽納稅後聽商民散賣可矣乃受肆拾金之公禮而計積棍羅彭盛等獨販致市有騰價之害新建梵字科罰至壹千叁百有奇計費僅貳百兩餘者作何支銷大造黃冊取各里工墨銀壹千有奇開除止肆百兩多者從何著落廣貨舖戶柳輔等歲納承管肆拾兩牙行郭健吾等歲納行銀壹百貳拾兩洵是無名之徵妄舉壹子而受富民李濂金麒麟吏書里排銀牌銀項鎖等物豈云有處之

銀百兩大造稅契不下數千紙託名紙價每契納銀壹錢用隊長李秀奇招鄉民爲兵准其往來兵民之間工食半給餘皆以之自潤任哨官陳學桓以詰姦爲名入徭峒查點每人科銀壹錢諸徭甚苦其擾孫朝相姦情罰貳拾兩免究鹽商石富盤人命送貳拾伍兩免檢說者謂本官染指郭萬貴爭山門子蔣上薦誣銀拾兩峒民蔣于治被人圖賴老人鍾毛緣以委驗勒銀伍兩又誣送官銀拾兩諸如此類說者謂各姦肥囊獐人韋會謀殺韋錫恨岑高寬泄其機使子韋一舉復歐死高寬歷案昭然獨藉口密訪既爲會輕減一徒又爲舉巧開三面非有通神之靈不至此徭人挾讎相關共殺死朱命拘山主邵元廖希堯鞠審以貳百金託蔣門子酒埋送入委曲勸息徭人稱爲兩頭寨主地方目爲和事老人守驛未至狼狽政已隳於神叢韶州府乳源縣知縣熊尚謨以斗筭之材令彈丸之

邑脂膏之潤有限革闢之弊居多如豪吏羅織錦包淘錫礦獲利甚多業且查明責究矣送錫伍百斤其事遐寢利孔何時而窒衙蠹吳茂雲歐太丘等害民日久業且訪拿正罪矣送銀參拾兩竟自輕發鼠輩何憚而不爲受曾柏之參拾金卽逼死其媳不問過送者劉宗也受林接雲之參拾捌金卽毆死其妻不問過送者穿衙之銀匠也蕭子蘭等謀殺黃朝金得參拾金輕擬非該府執法已作吞舟之漏福建緝客死於賊手獲賊皆永興人得伍拾金私放卽見監臺名幾爲出柙之虎他若徵糧之取耗中火程席之取用里甲中材且多不免而責該令以釐剔又何賴焉似此脂韋之吏難望桑榆之功惠州府和平縣知縣孫應崧初任循聲鬱起末路浮議忽生有議其每年行鄉約貳次拾貳方約正副各送謝禮壹貳拾金者有議其往府壹次肆都里長共折船程貳參拾金者富民陳材冒濫

鄉飲監而復釋於是有捌拾金求免之議遠年田土准人告理以致告者紛至於是有季贖千金之議稅契有定數倍加肆分何例朝覲科斂有禁取花布銀參拾兩何名煩言嘖嘖豈盡無因乃其病根則起於好名一念見任官不許立碑今甲具在任未暮年而上下相讓遂卽壹亭名曰見日祠宇森然豐碑屹立卽改作良知會所胡可掩也他如黃壬之甄不及數而兄弟被收有賄始免爲祠料也築堤建橋沖去謝三孫田數畝爲引水環祠也收民田數拾畝計糧柒斗以孫民思立籍爲此祠計不朽也生員陳元芳之田而輕斷入祠葉紹笑之人命被誣而輕收入監大都以祠爲的益藉含沙者之口至若盜賊生發有告緝者輒提鄰保重責問罪地方吞聲不敢告無非爲盜息民安之名耳始於急名終至喪實長材堪惜量創爲宜瓊州府瓊山縣丁憂知縣龔漢臣

平度頗偉才調則疎左右因而爲姦政事日就弛廢其間簿書獄訟累月經年拾不報壹非積胥寢閣則自後爲祟地遠法弛習以爲常姑不暇論卽如錢糧重務乃有司第壹義該縣地震田沈初報折額壹千餘兩比簿內任戶書黏貼浮籤掇增至貳千有奇而置之不問無乃南陽不可問乎每年起徵戶房送銀貳拾兩作報差常例以致白役下鄉到處生擾及至比較專委佐貳每次先抽銀貳拾兩作寬徵常例然後積猾保攬科斂補數以致姦頑肆志正賦多逋自是一過乏餉則以充支爲得計兵苦拖延民苦騷擾再遇起解缺額則以借支爲固然見今借過叁千餘兩追徵無門抵還何日臣出巡時承行吏書張一鳳等竟不送考詰之則云赴軍門比較明是積弊多端朦朧規避以掩目前也錢糧何物敢於巧相隱射考察何事可以代爲支吾藉非艱去業已不可收拾矣撫字未親心勞

催科真是政拙以上伍臣所當照不及例降調者也韶州府推官蔣士綸村未諳練心乏主持遂致線索由人周章誤事初奉藩司委署仁化縣又奉巡道委管浚光縣未經詳允輒趨厥而避縣致縣印兩月無署落其不知遠嫌趨操蓋可觀矣及管厥務每遇引鹽不遵則例割稅而徵至加倍有道禁可證凡遇貨物不以司降斗秤爲準而妄以意定拾加肆伍有商呈可證任曾銀匠看銀索耗又任門子之兄鄧惟熊寫單索例致各商合詞共攻曾匠雖革而惟熊之畱用如故縱書手劉喬等橫索商人又縱壯役郭禹等橫索船戶致各船吶喊激變壯役雖量責而劉喬等盤據如故漏稅客貨法應人官乃令各役私自發賣價則充囊過厥穀船例應卽放故令各門生居固市恩怨逐載道最孟浪者前道取浚光縣地圖輒用銀打造託范照磨送進該道大駭重責發出仍大書青天白日可表此

心於道前照壁因念新官姑令自省及臣巡
歷南韶卽以該道所豁無罪吏民開報充訪
豈惟隨人附和實則泄已怨忿政拙明刑垢
彰越俎瓊州府會同縣知縣葉中聲賦才近
逼似無盤錯居心未淨時有瑕瑜初到任後
索京債者盈座差人持帖向富戶稱貸以償
豪民如黃益宇卽有乘機關說爲債戶害者
發源不端雖欲勉自祓濯終難灑然無累該
縣遠在海外陋規相仍無如用里甲一事而

東粵疏草

卷五

四九

因循不早章如考察乃是公務一應夫馬等
項不用官銀雇募而用里甲豈爲供億爲煩
抑且科歛滋擾防監自有禁子解犯自有快
壯此天下通例乃不用召募而用里甲豈惟
勞費難堪抑且越走貽害他若貪黷冊書貪
祿者皆豁獨是草野之民稍有差錯輒罰紙
貳叁刀不等查大榔稅富豪老囑免獨是中
下之家稍有隱瞞亦罰紙壹貳刀有差每遇
盜口多板祇爲吏書招賄卽義勇王孔陽等

奉差受累甚苦旣知匿名是實便當亟釋無
辜莫榮謙等貳拾餘人逐名罰紙何甘事皆
甚瑣跡則甚重至於劄造書院以結士心工
料諸費多不辭直士類未必感而民間已先
怨矣此惟起念尚欠光明遂致臨政許多駭
襟滌其夙染可與維新以上貳臣所當照不
及例調簡者也高州府電白縣知縣楊朝綰
材性過於優柔左右乘之竊弄如平民胡春
松等以賊情被板承行吏人索貳叁兩私自

東粵疏草

卷五

五一

釋放船戶陳朝統等以漏稅被誣楊門子人
索伍錢匿票免拘此暗寢之弊甚於明欺法
不可訓然而民尚不寃也王孔壬等礦徒黎
敬蘊等積盜壹以叁拾金壹以拾伍金賄差
稟釋則舛舟倖漏矣許舜道逼死人命賴君
弼通海濟賊壹以拾金壹以伍拾金賄吏反
坐則曲直倒置矣有受屈得伸如周孔輿被
誣打槍而告院始白者有受屈不得伸如林
茂興被貢生王三接巧陷死於杖下而見告

未泄者又有被刑誣服如巫應章一起雖經
鋒辟而參命已登鬼錄其餘擲人俱彼家者
他若脩城料價每兩止給米錢餘人吏手允
支軍糧每石明減壹斗扣作何用徵糧則任
戶吏加取秤頭經督撫提戒課贖則任庫吏
竊出生放見經臣訪革卽不敢謂官無染指
而落在奸吏術中者居多蓋彼方藉人以業
人遂場之爲憲制錦非才橫經可使此壹臣
者所當照不及例改教者也伏乞

東事疏草

卷五

五十五

江

勅下部院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楊可成等
照例分別議處庶羣吏知儆而

計典有裨矣

萬曆肆拾年閏拾壹月初柒日具

題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參府正患病輒行疏

題爲府正官員患病告休封印輒行謹據實
上聞以候處分事據廣東布政司經歷司呈詳廣
州府知府林應翔患病乞休封印輒行苦情
可憫緣由到臣據此查得先據廣州府經歷
司呈奉本府照會准知府林應翔關稱卑職
福建同安縣人由進士爲今崇載部郎伍年
驟轉今職復調繁郡荷

東事疏草

卷五

五十五

江

恩隆重何愛此身豈謂福過災生寵渥客至弱植
之軀二豎相尋中脫憔悴煩三焦爲之痞隔營
衛已枯膏肓日如蜩刺飲食暫以不進臥起
必用扶持職之始至也猶勉強愚鈍以圖報
稱至於力不能勝抱病委頓職亦無可奈何
矣卽事如夢安知後來之身胸喘膚汗豈復
棧豆之戀伏乞俯賜休致俾得稍延殘喘等
因已批該府朗鑑當機清操率屬剿繁理劇
迎刃而解本院深爲地方欣藉卽或政務過
勞不妨隨時調攝勉供厥職萬勿再萌此念

繳績又據該府再懇乞休呈請委官代攝符
由前來又批該府自為則可本院為地方倚
藉賢守政殷萬萬不能成該府之高志分巡
廣州道以去就大義勉畱供職繳隨又據該
府三申懇乞又批該府百鍊之金已試二豎
之祟無微拂忝雖高板轅可念采之輿論叅
以去就大義欲成一是恐難浩然布政司申
諭勉畱繳又據南海番禺等縣鄉官舉監生
員者民王學曾等聯呈扳畱又批士民扳畱
如此卽該府何忍忽然布政司勉畱供職毋
再動高志繳就據該司經歷司呈稱依行該
府各官遵照勉畱去後緣據同知朱于訓晏
懋忠推官潘融春會呈稱本府知府於應翔
因病告休申呈兩院未蒙准允各職遵依勒
畱寬容靜攝本年貳月拾壹日卯時據照磨
王訓東稱據庫吏黃居中五鼓時到職衙內
口稱林知府於五鼓時分付開庫查點錢糧
親自到庫將府印并冊封領庫內外加重封

將庫鑰封發與職隨出府門今已開船理合
稟報就准知府林應翔關稱因病乞休申文
再上皆蒙勉畱未准放行茲已三申難俟明
示扶病急歸謹將印信并在庫一應錢糧支
收簿冊逐一查明封鎖在庫明白聽憑委官
接管等因連印匣印綬鎖鑰及收支交盤等
簿庫吏結狀關職已經呈報及差入星馳勉
畱又准關稱職與陳雷州先後同時引病乞
休俱蒙軫念地方未准放行今陳雷州一旦
溘然朝露於茲土矣職驟聞夙疾增劇心口
相語百魔勞瘁於是急移疾舟中卽臥床暈
眩沈悶不省釋子環泣計無所出急促舟人
解纜順流而東次日板東洲驛聞差役呼舟
聲急知勉畱之文又至然病已如此勢已至
此與其畱骨而貴母寧生入里門伏乞委曲
回覆等因呈報到司并奉總督兩廣軍務兼
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張鳴岡批據該府三申休致緣由奉

批仰廣東布政司會查詳報該本司查看得
本官任職朱久遠爾告歸雖病勢方危不容
不決勇退而官守所繫似難擅離已經差人
追令暫駐境上守候外合行詳報等因前來
又批該府拂承雖高擅離職司終於大義未
妥既駐境上倘亦宿畫之轍尚可追耶該司
再確議報隨據該司呈詳前因開稱係蒙行
准分守嶺南進咨看得本官以患病乞休勉
留至再封印以去跡若涉於徇情假

東粵疏草

卷五

五十五

三

肯於境誼實堅於勇退且當波流茅靡之中孰爲
砥柱維風之助似亦取節者所必錄也似應
聽其所請等因又准分巡廣州海道牒呈看
得廣郡浩繁亟需良守而該府才品允稱獨
步第轅轍已離勢難復挽而高賢可惜體宜
從優則所爲嘉其今日勇退之蹤而開以後
日進取之路者是在兩院王之成耳等因各
移報到司已經行將該府印信錢糧詳委同
知朱千訓盤點明白接管外該本司會同按

察司查看得本官才華卓犖志節嶙峋始以
時事多艱殷憂成疾繼以疾勢轉迫勇決去
官雖封印輒行似于弁髦其職守而候
題左次非敢玩視乎官常矧倉庫盤驗既明於
去就苦情可憫似應念其病勢狼狽情非獲
已准其休致等因到臣卷查先蒙都察院勘
劉准吏部咨萬曆拾捌年陸月內該吏科都
給事中王三餘題爲看詳章奏申明壹貳職
掌事宜以平政體事該本部覆奉

東粵疏草

卷五

五十六

三

聖旨有司官果係疾病并才力不及的撫按官務
要查審明白照例題請不許含糊遷就其餘俱
依議行欽此內一款議有疾改調之例議得外
官有疾例不得如京官請告矣間有才守兼
優偶以勞瘁或賦稟孱弱不耐衝繁者若一
槩致仕不無可惜合無以後有前項官員撫
按官查果沈疴不堪世用者卽與題
請致仕有盡心民事以積勞感症尚有痊愈者准
令調理等因移咨備劄前來欽遵在卷今據

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

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

鳴岡看得人臣去就自有大義功名可輕而

分義不可廢何意有不候允

請擅自離任如廣州府知府林應翔者前任知府

侯傳邦以母老身病不得已乞休臣等業爲

代

題豈獨於應翔而不體其情惟是情非迫於風

木病未入乎膏肓封印徑去臣實不能爲應

夏學龍章

卷五

翔解但本官年力正強卓品長才雅堪八面

終是可惜倘念其急流勇退世情所難

俯允休致以待異日報稱惟

皇上之恩抑或罪其率意任情

明例所禁酌行議處以昭當年法守亦惟

皇上之命省會繁劇之區所藉師帥最重且丞相

應具題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處分遺下員缺卽行推補庶首郡

不致乏人而地方有賴矣

萬曆肆拾年閏拾壹月貳拾柒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東粵疏草卷之五

東粵疏草卷之六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以寧著

薦舉方面疏

題爲循例薦舉方面官員事臣奉

命按粵一切察吏安民惟司道諸臣是藉茲者事竣得代例應薦舉除布政司左布政使喬學詩清節夙高方岳古道允重鼎彝分守海北兼海南道右叅議蔣光彥雷陽纓懋芳猷嶺表共喜良翰分巡南韶道僉事劉承諏清華

夏學疏草

卷六

一

二

侍從之標卓犖藩宣之儒俱俸未及期不敢槩敘外訪得按察司按察使董肇胤鼎西偉抱川納虛懷三陟炎瘴久消百粵紀綱特重分守嶺西道右叅政莊懋華朗鑑明於觀火計謨出若探囊品重薇垣氛清電海清軍驛傳道副使姜志禮直道顛頑前哲姁倫砥柱頑波憲度風清郵章霜肅提督糧儲道副使兼右叅議劉毅亮節未絃比直貞操白璧同瑜匡濟村宏懷安績茂分守嶺東道副使兼

東粵疏草

卷六

二

右叅議李文奎賢任一真波澄千頃彈壓煙消碣溟撫綏春滿羅陽分巡海南道兼提督學校副使姚履素品格松筠挺秀蘊籍珠玉含輝濟海慈航持衡宗匠提督學校右叅議兼僉事陳一教筆燦星河曾瞻武庫學術獨崇正脉品藻共仰平衡羅定兵備道僉事喻安性冰霜峻節經緯宏材天邊威鳳高舉嶺外祥鸞式化以上諸臣皆一時藩臬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內劉毅今任稍淺轉自臣屬見在督儲仍攝巡海正吏部近題邊海緊要之任久稱獨賢者陳一教新報陞轉仍在臣屬例應並薦再照大計方竣無可吹洗例得有舉無劾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董肇胤等循資擢用庶監司知勸而選方之綏靖益有賴矣

題奉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聖旨吏部知道

薦舉有司疏

題爲循例薦舉有司官員事臣奉

命按粵已逾貳載茲事竣得代所屬有司官員例
應薦舉除肇慶府知府戴煊十城露覆方新
五馬芳猷正遠增城縣知縣陸世升良工初
竭苦心蚤譽頗孚交口俱傳未及期不敢槩
敘博羅縣知縣姚思虞彈丸已試長材峻阪
行看遠馭原經臣會薦調繁不敢再叙外訪
得惠州府知府朱芹冰玉生來素潔干鏤經

東學錄

卷六

四

鍊彌精鑑曲甘霖惠陽福曜韶州府知府陳
費生朗材運斤成風惠澤隨車是雨冰操率
屬蒲化宜民潮州府知府陳謨材猷磊落品
格光明興除利在百年表率風清拾邑高州
府知府蔣希禹振刷有方廉平得體陸屬羔
羊式化壹路鸞鳳興歌韶州府同知陳國紀
佐理目無錯節煒脩庭有懸魚譽實永終器
堪大受廣州府同知晏撫忠德宇鸞翔材鋒
駿發防海恩威中節佐郡廉幹馳聲市舶提

舉司提舉陳欽福康康德讓之器皎皎絕塵
之操近悅遠來門市心水惠州府推官丘憲
章潔映金澄平懸玉尺正氣凌霄獨擅兼村
照乘自奇廣州府推官潘融春千尋峻節一
片真心品藻軒鏡在懸批導郢斤隨運雷州
府推官歐陽保慈識明珠炯炯丰裁翠柏稜
稜人在鏡中吏行冰上瓊州府推官危純中
捧蒼壁以視躬握玄鑑而照物一庭如水三
尺皆春肇慶府推官林廷蘭心兢集木材敏

浦縣知縣劉行義清猷芳蘭湛露爽愷神駿
追風品藹吉人政推慈母海豐縣知縣薰繡
周標格玉山偉秀材華錦瑟生煙月銳發矜
繩舒治渤高要縣知縣周訓質素楚璞含輝
堅勁吳鉤試銘保嬰悟愛茹蘗標芬潮陽縣
知縣沈淙心上夙有經綸手中自無盤錯西
京三異南國五純三水縣知縣閔之閔字民
惻怛盈腔臨事剴裁應手恩覃松潑威肅拔
蕞海陽縣知縣邢振羽度冲若谷力定如山
三載政叶和鸞四野化追馴鯪曲江縣知縣
金孚允節愛心真興釐政實韶石千家露潤
班舟兩袖風清文昌縣知縣馮一鳳一腔愷
悌交孚百務棼糾盡刷風恬閭左政最瓊南
新興縣知縣劉大業敷政兢練合節軫民痛
癢關心四載春霖一庭秋月信宜縣知縣沈
弘遇歷塊洵有其才烹鮮未盡於用一琴清
韻兩地甘棠徐聞縣知縣孫世芳勤民不辭
胼胝絮已無槐影棠隴石仁流庚桑戴切陵

水縣知縣游禹閔倒映長材徹桑遠載年章
從頭振刷到處有脚陽春海康縣知縣張和
函鼎宏裁斲輪利器臨政處紛若暇恤民起
瘠爲蘇澄海縣知縣錢夢松材疏通而有執
政精核以爲寬疲邑改觀頑民易向始與縣
知縣楊大潤有志獨矜名節無事不殫與釐
根棘棲鷺閭閻買犢興寧縣知縣陳應薦卓
識高明敏材縝密節約孜孜阜俗彰殫駿駿
移風香山縣知縣但啓元才致沈凝丰神卓
朗冥歸鴻於安土懷飛鶚以好音保昌縣知
縣翟事心當機雅勵標脩剔蠹直批窾卻庖
投立解宓韻長清以上諸臣皆一時郡邑之
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行取之選者竊查東
粵薦額間有多寡臣入境以來循資量轉僅
叁肆員其餘薪積如故今所列薦一準前按
臣李時華之數賢而遺者尚多也再照有舉
必有劾惟是

大計方竣人才宜憐臣不敢過爲苛求以失

磨堂憐材德意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朱芹等循

資擢用行取庶吏治益知所勸而造福遐方

當不淺矣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東粵疏草

卷六

七

疏

疏

一

疏

薦舉遷謫疏

題爲薦舉遷謫官員懇乞

聖明亟賜擢用以弘泰道事竊惟粵東邊海炎荒古稱瘴鄉從來處逐臣之地臣巡按辜致所據還謫官員例當薦舉訪得海陽縣典史楊文煥一片丹心援直幾疏藥口防微投荒最先

賜環宜蚤程鄉縣典史林材忠肝不憚批鱗讞論何嫌齒馬名高竝斗望切爲霽合浦縣典史

東粵疏草

卷六

九

時偕行寒謬朝陽鳴鳳清修天際翔鴻還珠有年前席何日以上參臣一觸忌諱半世萍飄從未有謫逐若此之久者豈以

明主而有畢世之怒耶再查此中謫籍尚有伍典史大都日下丹葵風中勁草如新興之涂喬遷潮陽之孫如法電白之朱鳳翔服闋已久沈淪如昨而澄海之周弘禴與惠來之劉私寶且先後物故矣人材難得

皇上當自爲愛惜此見在伍陸臣者奈何錮之

聖世俾不得効尺寸之用萬一駒隙不留駸骨誰

市異日雖抱憐材之痛無及矣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楊文煥等

題

賜擢用所關泰道非淺鮮也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薦舉地方人材疏

題爲薦舉地方人材以資治理事臣查東粵嶺海盤結其人磊砢多氣節辟之梗楠杞梓大者足充梁棟小者可備析植此

廟廊之材也而輜光巖穴敢不枚舉所知竊附於以人事

君之誼如原任大理寺卿周光鎬卓犖千尋灝氣

巍峨百粵靈光久社青山允宜黃髮原任光

祿寺寺丞王學曾學宗江門正印忠翰

東粵疏草

卷六

上

三

國本良籌望重

賜環哀先罷社原任工科都給事中林熙春四歷

瑣垣直節廿年泉石清風鳴鳳聲高蓼莪悲

切臣不敢

清薦其餘懸車未久及議論未定者亦不敢槩敘

外訪得原任雲南道監察御史區大倫節乘

孤忠抗疏霜寒烏柏操嚴一介杜門清映水

壺世道將賴以匡維天下共仰其手采原任

刑部員外郎王玠裁花春滿千村戲綵風高

一壑孝終烏哺出處之節較然潔比鴻烈

利之心都盡原任袁州府知府高爲泰獨

其心力持古道素絲參載西江風重循良

卷數編南粵久推恬約以上參臣非

中朝夙望卽嶺外高蹤均當薦揚以備擢用者

也方今

聖明在宥衆正漸征惟是諸籍諸臣徒勤補廩跡

其棲心塵外縱長爲逸民欣然與巢許相對

獨計材不多得天豈虛生今王學曾林熙春

東粵疏草

卷六

上

託值內外艱區大倫又屢推

留中俾沈淪不返振羽無期臣竊太息汎海內之

爲大倫者尚若而人所關世運汗隆非淺也

至若王玠有海沂別駕之風服制將閔高爲

表有南洲孺子之節夙疾已痊特爲竝舉以

砥頽俗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區大倫不次大用王

玠高爲表酌量擢用王學曾林熙春少俟服

闕卽

賜特簡庶人材不至遺佚而

聖治益光矣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舉劾武職疏

題爲循例舉劾武職官員事竊惟東粵阻山帶海九夷錯處加以倭情叵測一切詰戎固圉惟貳參將領是賴其間賢不肖闕繁倍重臣按粵得代例應舉劾除分守雷廉兼海防副總兵署都指揮僉事戴罪立功楊應春玖載臥薪心苦萬山標柱功多廉州衛指揮僉事當弘謨馭士分苦分甘臨敵州奇用寡俱於勦功疏中經臣敘列部覆候

東粵疏草

卷六

十四

三十八

旨不敢復敘外訪得協守漳潮副總兵署都指揮僉事馬如錦威信猊貅霜肅廉明帷幄風恬績茂安瀾望隆懸鵠分守廣州海防管叅將事副總兵署都指揮僉事張萬紀先事綢繆未雨當機指顧生風武庫胸蟠長城壁立分守潮州管叅將事副總兵署都指揮僉事黃越恒士冰蘖爲操籌海風雲合變九稱保障不愧科名分守西山管叅將事副總兵署都指揮僉事趙文憲經武機宜曉電取軍紀律

嚴明惠滋草膠風追細柳分守陽電管柝將
事遊擊署都指揮僉事張可大雅度恂恂裘
帶雄懷耿耿折衝蚤駕長風恢遊錯節都司
掌印署都指揮僉事葉應春卓識知奇知正
絮操能愛能威專閫良材偏師妙選都司會
書署都指揮僉事李大生說劍精神滿腹運
籌變化生心偉哉楚材展也將種都司會書
署都指揮僉事崔天賜黃石富於胸中青萍
運之掌上風標敦說器埒于城管兩廣坐營
都司事遊擊署都指揮僉事袁應兆沈機洞
壑韜鈴砥節堅踰冰玉技堪敵萬臂可懸雙
總兵坐營署都指揮僉事徐守賢胸有六韜
志在千里東壁關河月白中權刁斗風清恩
陽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李
上林枕戈壯氣入毅英材威加海朗之間名
在鵷冠以上守備柘林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署指揮僉事吳江龍英齡絕技銳志雄材撫
卒若哺嬰兒追冠如擊鳥雀白鵠寨把總以

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績蒙勳聲嶽丰
標凌霜紀律令發樓船色變塵清珠玑光浮
碣石寨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
事胡文烜八面雄威一腔膽略擊捥底凌鯨
浪乘風迅掃蜃樓廣州右衛指揮僉事今陞
南韶守備江應期英度瀟然遠俗壯懷卓爾
空羣材裕前茅品追大樹惠州衛指揮使張
鈞矯矯雄心翩翩俠骨握篆心惟飲水揮戈
氣可排山廣州左衛署所鎮撫曾之熊胸中
豹略夙聞匣底龍泉夜吼奪標佳品歷塊長
材新會所副千戶陳宗智請纓孔武草檄能
文丰標可映千人材氣足當一面以上諸臣
若馬如錦張萬紀黃越等堪備大將之選張
可大葉應春等堪備叅遊都司之選張鈞等
堪備守把之選內袁應兆今任雖淺江應期
今任方新皆轉自臣屬所當一體薦揚以備
擢用者也又訪得管廣東練兵遊擊事叅將
署都指揮僉事李胤壽鬼蜮爲心貝錦在口

逢人機械迭出馭軍鴈索公行一補把總有例每名壹百肆拾兩補哨官有例每名叁拾兩任內補過把總脩經等肆名哨官鄧葆素等拾壹名總計捌百有奇一營兵選補有例每名貳兩放閒有例每月肆錢任內補過兵肆百餘名凡遇歇操私自賣放亦貳叁百名約得壹千以外皆中軍書識吳顯扣送此其管操營事也一越用嶺西道聽用官鮑相爲中軍得銀貳百兩又用罷開典史王尚仁補

東粵疏草

卷六

一七

七

蓮頭寨分總得銀貳百兩皆有因而取之者一陽電營把總吳一雷補缺勒要銀貳百兩一雷因貧先送柒拾兩日久不敢到管限門分總陳可試補缺勒要銀壹百兩可試亦因貪止送肆拾兩不堪凌詐託疾辭任皆脅而取之猶不遂其欲者以上贓私或親送武管班鍾富等過送此其署陽電事也更有巧於此者一初署參將事哨官潘國祥等畏其險毒敏送名管拜見銀壹千兩恐形耳目當堂

退出隨即陸續收進一受閩人何應奇銀貳百兩寄名在營聽其潛住省城交往通番諸姦兩月還營一次餽送厚角奇南等物不絕每稱各將吏占冒不勝扼腕及查點陽電營卽缺柒拾餘名俱本參役占虛冒冊籍可據每稱各廠船稅盜額不勝輕詆及查北津赤水等港本參例外私抽料船每壹隻壹兩叁錢藤步船每隻壹錢貳分單桅船每隻叁錢肆錢有差歲計肆百餘兩分總類送可證每

東粵疏草

卷六

一八

七

遇衛所官署印署捕公然索謝且有賄先入而言不售竟不吐還者人皆目爲擅太歲每巡歷汎地各營取兵拾名應用將驛遞人夫分外折乾且凌轢有司鞭撻驛卒人皆稱爲掠山虎更有險於此者惠州參將余紹光新任藉口使費例規餉銀叁百兩及紹光病危向人抱恨不已甚至文武大小衙門廣布心腹楊應等羅織風影顛倒是非慣造流言明肆鈴制此壹臣者黃石六韜全憑寸舌青囊

三老藉作前驅傾危蟻蛇有名挾禍棘手無敵相應顯黜以清戎政又查得分守東山管參將事遊擊署都指揮僉事葉靖國治曆起家身經數戰以至今官每自夸其征倭之功而人或議其任楚之罪事在彼中臣可無論見任東山將參戰矣雖噴有煩言而覈其行事大都操持自矜勞怨不避者惟是說地譚天何啻大言不忤福心躁性終是馭士少恩卽其左袒百戶陳叙致南鄉所敵變逃竄一空斯非乖張之明驗耶且柒拾老翁踴躍能幾北人南任瘴癘何堪遂致子女僕妾相繼淪沒殘殘殘骨能不動心肆次因病乞休良非矯飾業經司道查確似應准其休致以遂生還至欲以故業赴部報効果否知曆臣不敢知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馬如錦等量材擢用葉靖國准令休致等佩壽革任回衛庶勸懲既明體恤亦至沿海將領益忝忝

恩膏矣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薦舉教職疏

題爲薦舉教職官員事臣奉

命巡按事竣所屬教職例應薦舉訪得新會縣儒學教諭劉士觀文應雁塔高題品是辟雍妙選歸善縣儒學教諭張元清韻昂昂鶴峙宏材矯矯鵬搏順德縣儒學教諭吳學曾慕閭風占吹火鴻筆久夢生華茂名縣儒學教諭張鴻揮吐雲霞並麗昶脩芹藻同芳潮陽縣儒學教諭霍化鵬尺步纔趨皆範星輝珠璣

東華疏草

卷六

主

三

爲文南海縣儒學教諭曾學一垂雲暫息前漢振羽堪儀上國東莞縣儒學教諭林馨椿清恬東序之標炳蔚南宮之儒大埔縣儒學教諭李茂泰筆底材華映徹胸中經濟森羅徐聞縣儒學教諭游學程博雅直窺二酉清脩堪映雙南新寧縣儒學教諭滕之俊蘊玉含珠涵養理繩製錦才情博羅縣儒學教諭吳範洪鍾有扣輒鳴庖刀隨投可解程鄉縣儒學教諭徐一鵬操阜桃李成蹊展翮雲霄

在望德慶州儒學學正文立緒粹質風前五

樹綺文天際彩虹澄海縣儒學教諭潘成材

藻春華競秀德宇秋水偕清長樂縣儒學教

諭余奉風靜一簾模範鳳翔千仞襟期陵水

縣儒學教諭黃涌砥行直追先哲通材迴邁

時流大埔縣儒學訓導楊起龍表表拔羣雅

志恢恢批竅長材石城縣儒學訓導陳泮泮

廟常在青雲奕鍊堪磨赤社以上諸臣皆一

時教職之良內黃浦令任羅漢轉自臣屬所

東華疏草

卷六

主

三

當一體薦揚以備六館有司之選者也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劉士觀等循資酌量擢用庶師儒知勸而學政益脩矣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本

聖旨吏部知道

薦舉佐領疏

題爲薦舉首領佐領官員事臣奉

命按粵事竣所屬佐領官員何應薦舉訪得市政司經歷王一麟雅度居前爽才向上羅定州同知聶際明夙勵清條更饒惠政韶州府經歷齊鳴雷澹泊明志擔當見材廉州府照磨蘇夢陽敏練有濟泮廟不羣遠漢縣縣丞潘啓愈秀精勤吏務清白備風番異縣縣丞潘啓謨視身受鼎遇事運斤以上諸臣雖資格不

東粵疏草

卷六

五

同皆一時佐領之良據司道開報與臣查訪相同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王一麟等量材擢用庶下僚知奮而吏治亦有裨矣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表揚節烈疏

題爲遵

例表揚烈節以勵風化事臣竊惟

國所與立恃有風教維持嘗觀士大夫仗節致身不難揚休光照後世惟是幽閨苦節窮巷孤芳往往有湮沒而弗稱者粵雖遐方不乏貞揚女子或捐生以明志或忍死以全倫恥焉弱質擔負千古綱常豈其遜於鬚眉丈夫而令生類湮斷死同腐草臣竊憫之詩自二

東粵疏草

卷六

五

南而下首錄柏舟古聖人垂訓之意可想已採風賁俗臣之職也訪之開里公評贊請司道勘結而得節烈之婦伍人焉謹遵
憲綱開坐具
題伏乞

勅下禮部查議上

請旌表俾幽貞不泯所裨風教豈曰小補緣係遵例表揚烈節以勵風化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
本專差承差某親齎謹題請

計開

烈婦壹口

徐氏係澄邁縣學生員林煊春之妻

當煊春之永訣也氏志在身殉
分界指結約期以半月相從及
殮殮益幾死者數次屢以救免
即百方勸之而堅不欲生若痛
恨於愆期者乘防守少弛仍登

東粵疏草

卷六

三

丁

以死夫死亦難言矣丈夫慕義

尤多臨難生怯氏以一女子從
人甫兩載而夫亡亡後纔拾捌
日而視死如歸瀕危則分手盟
心誓堅不貳既沒則投繯畢志
恥作未亡惟知從夫地下以爲
安翻覺緩死人間之足苦洵是
蘭閨烈氣卓哉瓊海芳踪

節婦肆口

林氏者故民林萬寶室女原任給事

中

贈光祿寺少卿薛宗鑑之妾也宗鑑以言事觸權

斃於杖下其妻孺人丁氏又以
慟夫旋亡此時林方壹拾捌歲
子女無所出遂嫡治命奉姑疾
願以身代撫方孩之子若女不
啻屬毛拮据參喪艱辛萬狀苦
節肆拾年終身不一歸寧蓋卓

東粵疏草

卷六

三

丁

乎引禮自裁者薛司正之內舉
與陳刺史之載筆足述也以芳
齡而矢節固難以無子之側室
而標奇尤難當禍起不測坎珂
相仍老姑之有所藉以考終藉
息之得所依而成立者誰之力
也蓋生而保孤真無愧於丁孺
人之死沒而完操益有光於薛
給諫之忠故特表而出之以揚

妻婦而抗奇男子之節者

何氏者從化縣學生員譚紹麟之妻

也以故家淑女爲儒門好述肆

載伉儷遽失所天拊膺觸石瀆

於九死其姑撫之曰爾孕已柒

月獨不爲譚氏存一脈慰爾夫

於泉下乎氏始憫然而悟勉足

性命稱未亡人幸罕子男綿如

綫緒當其封肉以瘞夫疾髮膚

東寧縣志

卷六

三

七

輕若鴻毛及至撫孤以奉養姑

菽水歡如鼎食家徒四壁躬陶

女紡績之勤子授一經追孟母

機杼之教肆拾餘年凄風苦雨

陸拾玖載烈日秋霜月旦評高

蓋棺事定

陳氏鄧氏一則順德縣儒士何以待

妻一則待弟何以衛妻也先後

歸釐繞叁伍載而所天同歲偕

遊各遺一孤尚未孩也顧形影

以相憐歷艱辛而共守傷堂上

之孤憤茹荼永歎撫膝下之孤

離和熊明訓伍拾年口不見齒

一室外足不踰閭何意兩焚之

貞心萃爲一門之奇節夫兄弟

蘭玉俱摧乃人間慘禍而如煙

冰霜競勵實

聖化休徵公論已定於白頭芳節可垂乎青史

東寧縣志

卷六

七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

特舉應謚名臣疏

題爲博採公論特舉地方應謚名臣乞

賜議補以勵世風事臣竊惟

國家設立謚典以待臣子法恭嚴矣有例所得予而或以新有例所不載而特以予舉一人之生平描寫於壹貳言就一時之定評垂青史於千百世蓋以清議而代賞罰之權褒往勵來典恭重矣伏讀

大明會典一款大臣應得謚而遺漏者不論遠近

東華藏書

卷六

三

三

許科道官從公舉奏臣馳驛嶺表已逾兩載予往哲之芳踪採通國之月旦蓋臣烈士代不乏人私心竊慕之識者每有闕典之歎誰司宣達而敢不

上聞所據司道諸臣覆勘前來如尚書譚大初等應補謚者得拾貳人焉或以忠重數芬或以清恬著節或道德性命克紹前脩或德澤動猷垂休後世遠者彫謝無餘近者蓋棺已定咸足起頑懦而流駿鴻此宇內間氣萃爲人

品表表在人耳目不有

華哀曷聞幽光內周志新薛侃薛宗鑑雖不在大

臣之列伏觀

先朝仗節之臣如御史楊爵以建言下獄幸而不死久已得謚經歷沈鍊之觸邪主事周天佐之援直不幸而死今議予謚志新似鍊宗鑑似天佐業已同遊泉下侃之忠而生還略與爵相似而理學過之竊意

聖明在宥褒忠表節鼓舞一世若參臣者似當破

東華藏書

卷六

三

三

格議予者也臣謹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鳴問摘舉諸臣行實據事直書如左伏乞

勅下禮部覆議如來臣等所言不謬一體補謚俾大臣之宏猷懋範典小臣之烈節忠魂共耀光明垂之不朽豈惟

國典增輝所裨世風良非小補緣係博採公論特舉地方應謚名臣乞

賜議補以屬世風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某親齋謹題請

旨

計開

原任南京戶部尚書譚大初南雄府始

興縣人嘉靖丁酉領貢復領鄉

薦還貢貲於官有指爲稅羨諷

之使受者竟辭之其趨操固自

遠矣登第授繕部釐革脩倉諸

東粵疏草

卷六

三

弊著爲例選入戶垣所條上寬

商之法皆切中時宜迨外補監

司晉陟卿貳一切清戎救荒諸

實政節財練兵諸宏議

國計民生寔嘉賴之至於進必參讓退由壹辭

拒權相宅地之請載冢卿驕子

之橫塗林巡撫所給衛士郵符

仍請撫按身先諸司疏舉海瑞

仍請撫按身先諸司疏舉海瑞

世廟尚鵬等實心任事不少徇表

表勁節豈以得失入於心者引

疾家居產不滿百畝日與門第

子講明正學清風灑然評者稱

其立不易方涅不可淄寵非所

榮視張曲江尤烈焉相應補益

原任南京戶部尚書王縝廣州府東莞

縣入初選庶吉士改給事中奉

使安南國王郊迎設拜輒輒叱

去却所餽金大得使臣體嚴南

東粵疏草

卷六

三

畿屯田宿弊一清尋以都給事

中出爲山西叅政因忤逆瑾既

裁革遠徙復以他事牽咎罰承

伍百石鬻產以償挫抑愈加而

直聲愈重瑾敗兩撫重地再晉

留卿

乾清宮災陳肆事以答譴告

世廟改元陳拾事以佐更始侃侃皆救時藥石而

諫沮

巡幸

請裁內官抑鎮璫之獻珍異法稅堅左右之虐商

民尤凜然有大臣風采至於家

無饒產墓客貧交迄今流爲美

譚蓋立

朝則忠猷克樹居鄉則清德可風其大節足述

已相應補盜

原任戶部左侍郎唐胄瓊州府瓊山縣

人甫通籍值逆瑾竊柄流毒籍

東粵疏草

卷六

三

三

紳輒謝病家居貳拾年若將終

身焉及復起計曹數歷中外諸

所建明皆

國家之大利害與大典禮如設法以擒莽酋脩

文告以諭木邦孟養戰暴解爭

兵端遂弭革

靖江宗室補支之濫省數拾萬公帑疏列衆不

可能征南之師全幾許生命此

其造福於滇粵章章較著者也

所最難者郭武定之脩亭直斤

其非

明堂禮成作武間以明

國是一點朴忠寧甘擯黜而不悔所繇殆與隨

世就功名者遠矣相應補盜

原任吏部右侍郎楊起元惠州府歸善

縣人自奉儒科名卽潛心脩証

文體變浮靡之習理學探性命

之微秘苑讀書所研究皆明新

東粵疏草

卷六

三

三

之宗印

經緯勸講所啓沃惟志學之工夫以耳目手足之

生生見心以愚夫愚婦之知能

證聖一聞論仁之有肖像師之

至沒世不忘四方之以受學至

者隨機指授令人人躍然滿志

而去至於孝友恬澹取言人過

其天性也生平著述不多有訓

行一錄雅不愧於憲章如證學

諸書大有功於名教論者云依

未見其止而從悟得歸直接江

門一脈夾相應補證

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龐尚鵬廣州

府南海縣人五嶺異材

三朝碩德初以循令高等選爲御史發冒餉之姦

至于執政之怒而弗顧罷白鹿

之獻卽拂撫臣之意而不回拔

雄威行豪宦射隼威肅姦瑞特

東粵疏直

卷六

三

三

晉中丞總理九邊屯鹽糾墨解

邢丰節愈勁河套搗窠之捷借

箸居多所上會計錄力爲邊氓

請命卽鄭監門之圖何以加焉再起撫閩罷稅蠲

通商民賴之徵入理院事惜未

究厥施而罷其最不朽者無如

條鞭一法蘇里甲之苦俾貧者

既得食其力富者咸得保其家

傲獨臣兩浙戶祝在在不啻庚

桑柳且四海刊歷世奉爲

令甲視昔韓豪毅之獨持風裁周文襄之操江

南而克垂永利程品較績允足

追蹤相應補證

原任巡撫遼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彭

誼廣州府東莞縣人由舉人授

司務薦擢御史以治河平盜功

洊陟僉都御史爲權貴所中謫

知紹興府致載恬如也嘗因稅

東粵疏直

卷六

三

三

重建議均之民田合爲參則永

賴其利再遷至工部侍郎值遼

事急復出而撫遼虜覬遼糧少

士饑聲言大舉乃先縱謀示盈

以折其心然後轉餉蒐卒遣將

度遼陽敗之已又敗之於小黑

山獲首功百陸拾餘級焚其巢

穴而還虜自是不敢復窺邊維

時汪直方州事絕不通一札又

鎮瑄暴橫一切裁之以法故在
遼拾壹年多軍功不獲晉一級
謝事後代者媚直并誦鎮瑄殺
降擒敗而遼始脊脊多事矣今
遼左敝壞特甚儻得勁節壯猷
如誼者而用之何憂諸虜哉相
應補謚

原任巡撫宣大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

亨信廣州府東莞縣人初授給

卷六

事中視浙水災

奏蠲租伍拾餘萬石尋以註誤連坐謫交趾吏

政載薦起監察御史視倉清戎

所至凜有風裁超擢僉都御史

備邊平涼按失律帥之罪置之

於法將士始股慄用命迨西以

安移撫宣大逆覘虜酋也先必

爲邊患

請預備之議寢不行已而果如其言疏止石叅將

之料邊屯以蘇民力計擒叛聞
喜寧之作嚮導以伐虜謀其最
偉者仗一劒以衛宣府孤城俾
虜騎不得長驅邊氓獲更生之
慶而

社稷藉保障之功勞在定

國亨信有焉初應補謚

原任戶部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張津惠州府博羅縣人生平雅

卷六

以三不負自許而才足副志誠

可動物作令禦盜拯災綽有擔

荷徵入爲御史舉周經劉大夏

可任冢宰忤

旨下獄以交章救釋出知泉州舶瑄聞風先引去

虛焰少戢再知寧波貢夷僂首

就約束邊氓始安逆瑾逐不附

已者以朋黨削籍且參罰米而

丰采自若及晉中丞

請鑄通租以信

明詔

請裁織造內臣以蘇民瘼而

國本一疏則

宗社大計言人所不敢言者自奉最濫泊所至以

安養百姓爲急江左豐鎬重地

計先綢繆陰折逆藩之萌而坐

清踴躡之窟蓋動節震然動名

不朽其所豎立者素也相應補

夏事疏卓

卷六

論

三

小醜如楊

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兼太子少保葉夢

熊惠州府歸善縣人生平忼慨

有大略邊務尤其所長知贛州

時劇盜負隅猖獗設間離其黨

俘賊殆盡游歷監司議者咸以

邊材稱南移浙復北移永平奉

卓異尋擢撫黔策揚應龍封豕

長蛇不早除必釀後患與蜀議

相左遂移西鎮值寧夏之變抗

疏

請討賊督諸將堰河水灌城俾虜與賊不得通賊

遂大窘悉俘其首惡以獻捷至

晉秩

予廕有加勒石賀蘭山以旌之當其爲御史以沮

僉答議封坐謫及守安慶以丈

田不奉指坐奪俸其侃侃直節

堅若介石一遇緩急投袂而起

夏事疏卓

卷六

又捷若決機不用則小醜如楊

酋幾於不可制倉卒用之則大

逆如啀氏父子制之於股掌上

豐功偉烈載在旂常倘所稱宜

勞定亂者非耶循應補盜

原任浙江按察司按察使周志新廣州

府南海縣人起家鄉薦初授廷

評以決疑獄稱職擢監察御史

彈劾無所避咸目爲冷面寒鐵

始會

儲位久虛復

請早定大計遠佩

廷鞠者累日執對愈堅

世廟鑒其忠誠遂止落職歸羅浮以正學自任病

亟猶移書同志期盡滌偏蔽

剛風志卓然任重而道遠者宗

鑑學本家傳忠原天植參令

邑所至以循良聞遷授禮科給

東粵疏草

卷六

四

事中奉

命嚴勘貴戚投獻田地盡奪之募民承佃徵租解

太倉歷陞戶科左給事抗章劾

太宰汪鉉擅立威福姦邪誤

國汪深銜之御史曾紳相繼劾汪并逮下獄

廷笞伍日而死隆慶初年

賜贈蔭一子當權宰魚鮓之日始可炙手而不難

澀血一腔以犯其鋒瀕危猶抗

節賦詩視死如歸至今令人壯

云參載遷按察使隨發無還姦

如見葉知冤過蠅得盜之類種

種奇中提身最清苦室懸驚炙

宛然追懸魚之風焉未幾以執

法忤綬帥紀綱被誣權弁之口

能以建白受

主知而不能使

明主早悟卒致有枉殺之悔蓋其所能者忠鯁所

不能者數也生頌神君死作直

東粵疏草

卷六

四

鬼無錐削之術而擅其奇有折

檻之忠而獨處其不幸大哉

王言廣東有此好人相應議恤補證

原任行人司司正薛侃潮州府揭陽縣

人原任戶科左給事中

光祿寺少卿薛宗鑑其從子也侃登第卽乞終

養師事王守仁有用力日進之

許及授行人進司正疏

請以陸九淵陳獻章從祀二儒之表章其議自侃

氣蓋忠不愧侃而受禍尤烈此

貳臣者理學節義萃於一門正

氣芳名垂之千載相應一體補

謚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

臣等謹將

卷六

四

類題辨問罪四疏

題爲審錄罪囚事臣奉

命按粵職應獄顧粵東獄囚以數千計其間盜

情居多無辜株連者不少一經周內讎黨相

持牢不可解識者拘於文法明知其冤而不

敢議出伏覲

皇上連歲

停刑卽無可求生者尚緩其須臾之死奈何宜生

而致死之使獄有覆盆何以宣

東粵疏草

卷六

四

德意於萬一臣巡歷所至殫竭心力翻閱招冊然

後與守巡諸臣進諸囚於庭下虛公細鞫務

期伸冤理枉以副

簡命除未奉決單凌遲犯人葉惟蒼壹名斬罪杜

紀等陸拾肆名口絞罪鄧時尤等壹拾肆名

及已成招未經臣衙門批允斬絞罪周尚進

唐藝高等伍拾玖名俱罪有可疑又追贓人

官犯人孔正等貳拾肆名贓數不多遵照徑

自發審發落又叁犯竊盜絞罪萬勝彭亞七

歐熊輝何受支梁亞晚吳亞三鍾大佐蔡亞保丘細滿陳惟積拾名各犯有革前革後例應奏

請改遣已經恤刑員外郎熊鳴岐會審具

題不敢槩列外其已奉決單犯人慢小陳汝朋

已經剛招轉詳犯人楊宗義都察院矜駁審

允犯人袁惠學俱情有虧枉駁行司道勘問

今據按察司按察使徐堯莘分巡海北帶管

分守道右叅政董肇胤分守嶺南帶管南韶

東粵疏草

卷六

聖

聖

兵巡道叅政史旌賢分巡廣州今陞糧儲道

副使劉毅審具招由將各犯辯問改擬前案

覆詳明白案查萬曆貳拾肆年正月內奉都

察院勘劄爲直陳六曹之政敬獻一得之愚

懇乞

聖明俯賜俞允亟議舉行少裨治平萬一事准刑

部咨該本部題看得浙江道試監察御史李

宗廷題稱天下罪囚每月有司道等官清審

每年有巡按御史會審今又歲清事體不便

止將充軍死罪已奉單者差終

題豁一節招應覆

請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督行所屬問

刑衙門將一應流徒杖罪人犯照依本部先

次題

准自萬曆貳拾肆年以後每年伍月陸月各通減

貳等發落笞罪無干證者俱行釋放應枷號

者放免永照熟審爲例其有人官給主贓監

東粵疏草

卷六

聖

聖

久產盡并充軍及重罪人犯情可矜疑聽巡

按御史會審畢日應發落者徑自發落應奏

請者候竣差之日

題豁等因題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劄行欽遵通行司道衙門遵照

去後今照臣差事已竣所有辯問改擬罪囚

相應照例題

請伏乞

勅下法司再加評議上請

聖裁施行緣係審錄罪囚及直陳六曹之政敬獻

一得之愚懇乞

聖明俯賜俞允亟議舉行少裨治平萬一事理未
敢擅便爲此今將各犯緊關略節招罪緣由
開坐具本專差承差某齋捧謹題請

旨

計開會審過辯問等項斬罪犯人肆名

已奉決單罪應辯問貳名

一名慢小卽名萬小年貳拾貳歲瓊

東粵疏草

卷六

聖

三

州府萬州人招稱因已獲監故

番國倭奴過斯明日往多美等

并敵戰斬死失記姓名壹百餘

人於萬曆貳拾玖年冬月內駕

船同來突犯福建及廣東瓊雷

地方流劫鄉村殺人掠財小住

萬州白沙村時年拾貳歲父母

家口俱被殺死擄小下船肆月

拾捌日白鶴寨梁指揮督兵生

擒得日往等并小共肆名又各

處官兵陸續擒獲過斯明等到

官譯審各賊情真小因年幼語

音暗啞不曉分訴蒙俱問擬強

盜得財照殺人放火例梟斬招

詳題奉

欽依行回處決過斯明等俱已陸續監故蒙按察

司將小審決驗小面貌似非倭

類復詰語音又同漢人話說且

東粵疏草

卷六

聖

三

稱原係姓萬非慢字萬州白沙

村人時年拾貳歲萬曆貳拾玖

年肆月遭倭劫殺父母拿小下

船等情當喚番兵喀嘛等譯審

彼此語言俱不通曉又轉行萬

州勘稱本州無白沙村惟有白

沙坡村亦無姓萬人氏等情遇

蒙沈御史審小語貌可疑發行

南海番禺貳縣會勘解詳本司

審批慢小的是漢人白沙村里
老懼累推諉實可矜憫仰候按
院審錄行又經卹刑熊員外郎
審委矜疑發勘未蒙辦雪今蒙
巡按王御史會審慢小狀貌語
音委非倭類案行廣州兵巡海
道劉副使覆審看得慢小據訴
原姓住止情甚可信且狀貌非
倭語音是漢以倭定辟委屬可
矜具詳到臣該臣看得慢小以
倭犯定辟拾年所矣據訴原姓
是萬住白沙村倭奴而知萬州
有白沙村乎該州查無姓萬人
氏或年久族微或里隣懼累推
託皆不可知第狀貌非倭語音
是漢則一見可決者彼時年方
拾貳此豈從倭作賊者耶父母
死於倭手身幸不死復充倭俘

恐觀天之冤再見東海矣既經
審覆前來相應辨問僕發營哨
充兵以示生全緣本犯先問梟
斬奉有決單今辯釋發未敢擅
便發落
一名陳汝朋年肆拾壹歲與解審病
故周文英俱韶州府英德縣人
汝朋招稱因見監周曰隆鄭亞
三已監故徐佳鄭永清於萬曆
貳拾柒年閏肆月貳拾壹日有
被謀殺死江西秀才葛還初并
僕馮文三來搭鄭永清船往韶
州比周曰隆等見伊帶有多物
就起謀心亦向搭船是晚行至
望夫岡周曰隆等將謀情對鄭
永清父子商說暗將毒藥藏在
飯內與葛還初馮文三喫食昏
迷登時打死黑夜丟屍沈水搜

得銀兩緬絹物件周日隆徐佳將分得贓銀紗絹等件先雇馬夾帶回家適徐佳先年謀殺舉人黃大有等肆命事發廣州府審出關行本府著令地方密緝至貳拾叁夜貳更時分徐佳與周日隆乘馬到家當被連贓拿獲送府貳拾肆夜壹更時分鄭永清船至同男鄭亞三將船上

絲綢衫等物挑送徐佳家又被地方併獲送府審究情真徐佳等先板無干鍾汝祿等鄭永清續板無干李茂松等俱已審釋竝無汝朋周文英姓名覆審鄭永清思得汝朋原充船總不合強捉鄭永清船送嶺西道家眷周文英與永清爭載貨物以致讎恨供板汝朋及周文英各妄

招得銀壹兩伍錢等情蒙察開日隆等并汝朋周文英俱擬謀殺人得財律斬招許批先剛招轉許奉有決單節經審錄未蒙辨雪徐佳等在監病故今蒙巡按王御史會審陳汝朋周文英續後添板無贓無證情有可疑案行分巡南韶連轉行韶州府署印陳同知審查得初審鄭永清稱同徐佳周日隆下手未及周文英陳汝朋也徐佳周日隆供報同黨鍾汝祿蕭貴等鄭永清又供報李茂松劉經可亦俱未及貳犯也及所報者各辯釋而永清復板貳犯時已壹月矣先晚搭船舉事利所有也次日何不持一絲而去據招貳犯各分銀壹兩伍錢買米買船還債

米雖食訖買係何船債還何主
總之一無所憑者及審周日隆
稱永清供報伊不識面再審貳
犯堅稱捉船爭阜致各讎恨當
時特苦於控訴之不信云查案
察情斷屬讎誣倘驍首就戮貳
犯不合寬九原哉將陳汝朋周
文英改擬杖罪招解間周文英
在途病故該帶管南韶道史泰
政覆審無異招詳到臣該臣看
得周日隆等之謀殺葛秀才故
賊徐佳寔爲戎首佳與日隆連
轡回家不壹日而鄭亞三父子
挑賊踵至自謂暮夜無知者詎
意捕者四布人贓並獲蓋自劫
舉人之事敗露而劫秀才之賊
若投網矣惟是周文英陳汝朋
委有可疑葛生主僕兩人日隆

等肆賊制其死命有餘何藉英
等之力晚糾而來次早肯不携
寸絲先上岬以去乎查招該府
初鞠佳與日隆自供至望夫岡
交界同船戶鄭永清謀死江西
壹秀才又隨伴壹人丟屍水中
此初情也並不及文英汝朋續
供無辜俱經辯釋而後添供及
之所稱挾讎之說豈盡誣耶既
經還府覆審改擬前來相應辯
問議得陳汝朋合依不應得爲
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捌拾有
大誥及遇蒙
恩例通減貳等杖陸拾係民審稍有力照例納贖
緣本犯先問斬罪奉有決單今
辯改杖罪未敢擅便發落
已經剛招轉詳罪應辯問壹名
一名楊宗義年叁拾捌歲雷州府遂

溪縣人招稱因見監鍾林養監故鍾鳴肅楊宗愛鄭文盛等未獲楊元剛等探知在官徐文彪家饒於萬曆貳拾肆年肆月初壹夜各執兇仗到村邊開外明火吶喊鄉夫對敵鄭文盛就逮倒將上盜火枝拋進延燒茅房鄉夫忙救鍾林養等打進劫得牛穀布衣等物鄭文盛等將牛

等并宗義名字蒙獲鍾林養引至圓林洞內搜獲沙水牛共叁隻到官俱經夫主認領訖續獲宗義本官向索銀兩未得酷加刑拷宗義畏懼不合妄認分得穀貳斗綿布衫壹件稱俱實費轉解道府覆審鍾鳴肅監故將鄭文盛鍾林養并宗義等問擬強盜得財鄭文盛梟示鍾林養等各斬招詳批允剛招轉詳未示節經卹刑倪主事熊員外郎審宗義賊無確據未蒙辯雪今蒙巡按王御史會審矜疑案行分守海北道行雷州府署印歐陽推官審據隣佑周子真等聯結楊宗義良善及審鍾林養叁牛之賊俯首自認而訊及宗義事體則亦爲之稱冤者不爭已

之死而代人求生林養豈人情乎或亦義實有覆盆之隱也至查楊宗義以斗粟布衫坐斬而徐文彪未有布衫之失單載甚明祇緣捕官需索未獲遂朦朧以假成真所當伸雪者也將宗義改擬不應杖罪具招解詳帶管分守海北南道董右叅政覆審宗義前情無異委果冤抑所當亟與辯豁招呈到臣該臣看得鍾林養楊宗義皆故賊鍾鳴肅初供叁牛出彼圍洞的是真賊林養可斬也續獲宗義質以林養且爲鳴冤矧斗粟無跡可憑布衫失單不載屢鞠疑信相參的是本犯一線生路鍾林養監候報決楊宗義末減非縱今據道府審勘改擬前來相應疎

加辯問議得楊宗義係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直者律杖捌拾有
大誥及退蒙
恩例通減貳等杖陸拾係民審稍有力納贖緣本犯係先問斬罪已經刪招轉詳今辯杖罪未敢擅便發落
都察院駁駁審允罪應辯問壹名
一名袁惠學年肆拾柒歲韶州府仁化縣民招稱惠學與發配中途病故父袁士達監故兄袁惠文堂兄袁惠志雇工人劉宗鸞并巫德韶各不守分惠學因父養已故義兄袁柏於萬曆貳年入贅被傷病故陳氏歲仍助父袁士達柴薪銀貳錢至貳拾肆年貳月內袁柏病故請父士達眼同殯殮士達見伊家積頗裕向

陳氏分取不允強牽黃牛查頭
回家與惠學等商說糾合幾人
前去劫取財物分用惠學不合
與袁惠文等各聽從士達年老
不行於參月初陸夜各執兇器
塗面齊至陳氏門首撞開大門
惠學在外把風袁惠文等擁入
家內將陳氏已省發招摺呂景
池棍打倒地將陳氏等綑綁擦
劫得首飾衣布又將陳氏棍夾
火燒挖出罐埋銀拾伍兩出外
分散訖時陳氏認得袁惠文等
面貌聲音報縣陸續拿獲惠學
等并葛布綿布衣衫界指等物
陳氏認實陳氏因綁夾燒傷伍
月拾叁日病故問擬袁惠文等
與惠學各強盜得財律斬袁惠
文照例梟示袁士達依造意不

行又不分賊徒配遞詳批允袁
惠文等陸續在監在途病故將
惠學剛招轉詳都察院隨蒙矜
疑駁查蒙行按察司行韶州府
覆審得袁惠學父袁士達以義
勇袁柏贊居陳氏柏死不分家
財遂主子僕袁惠文等糾劫陳
氏情真駢斬非枉但呂景池係
陳氏招摺稱柏未死時歲助士
達柴薪銀貳錢柏死陳氏請士
達殯葬柏贊陳氏雖貳拾年而
主僕之義尤存則尋早宜辯將
惠學改擬徒罪招詳到司該徐
按察使覆審轉詳蒙王御史會
審情果可矜疎柳棠行分巡南
韶道覆詳無異招詳到臣該臣
看得袁惠學等劫財傷人無可
疑者獨計生則歲供柴薪死則

請視殮葬主僕情義尤未絕也
陳氏之死寔因本傷然非出於
惠學之手今惠學父死於配兄
死於獄量開一面減死爲流俾
得比無服之親以延袁氏一脈
揆之情法似亦非縱既經司道
覆詳前來相應辨問議得袁惠
學依行強盜尊長犯卑切無服
之親減壹等律杖壹百流叁千
里

大誥及遇蒙

恩例通減貳等杖玖拾徒貳年半係民無力發驛
擺站滿放緣本犯原問斬罪今
辯改徒罪未敢擅便發落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法司知道

東粵疏草卷之六

東粵疏草卷之七

選按廣東監察御史王

修陳海防疏

粵爲倭情窺伺巨測粵海陲防倍難故陳三得
以備綱繆以銷隱禍事臣惟海外諸夷倭最
狡悍年來殘我屬國窺我疆國封豕長蛇端
倪已露仰廬

明旨申嚴海防誠未雨之至計也臣馳驅拾粵蒿
目海氛久矣請言粵之情形而借著籌之可

夏粵疏草

卷七

一

夏

乎先年浙與閩皆嘗中倭其禍不減於粵惟
東粵隄防較之浙閩倍難爲力何也浙未嘗
與倭市閩則聽我沿海之民納餉給照往市
於各島諸夷故其來可拒其去可詰也若東
粵則不然

國初占城諸國來修職貢因而互市設市舶提
舉以主之然稱載而來市畢而去從未有盤
據於澳門者有之自嘉靖參拾貳年始濠鏡
澳夷來自佛朗機諸國從未有狡倭雜處其

聞者有之自萬曆貳拾年後始其初藉口防

番買倭以爲爪牙今且貪倭之利潛與之通

又陰爲之嚮導矣粵東拾郡環海而列者居

其捌不惟閩粵比隣藉海相通卽由惠而潮

由高梁而雷廉雖有陸路一帶多峻嶺絕澗

烏道崎嶇一切貨物勢必望洋向若往來灌

輸而孤懸之瓊南無論已沿海姦民乘此出

洋近通澳遠通倭其可禁遏有日異而歲不

同者蓋嗜利如飴走死地如鶩習俗固然以

夏粵疏草

卷七

二

夏

夷之貪與倭之狡兼以閩粵諸姦從中構煽
禍機之伏可爲寒心爲粵計者將拒倭之內
窺而不能拒夷舶之不閩而入也將禁我姦
民之外泄而不能禁漁且賈者之銜尾而出
也此粵所爲難也於是移鎮虎門以固門
戶之議於是移虎門把總建壘香山以防
肘腋之議巨隨督臣後合詞以

請奉有

俞旨一切簡練軍實禁絕姦宄如部議申飭事宜

督臣皆先事戒嚴。秦土惟謹。顧鎮帥移矣。而識者有根本之慮。外雖實而內自虛。非計也。虎門之盤詰嚴矣。而議者以騷擾爲厲。姦未戢而民先擾。非計也。然此猶其易者也。大將職司運籌。何妨往來調度。遇汛則剗虎門以資控禦。汛畢仍還省會以固腹心。是兩便之策也。虎門爲魚鹽必由之路。豈容以海屬民逐假虎之狐。易以文職解絕流之網。蘇此子遺是今兩安之策也。此臣所爲易也。惟是澳門與省會一水相望。聚居多夷。目前可偷而將來之害自伏。吞舟巨姦百計。扞網良民宜安而姦宄之禍安底。卽積薪厝火不危於此。奈何不蚤爲之計。耶。嘗查飄洋之船必千斛以上。藏於何壑。其質不貴。必不能掩人耳目。該地鄰保與該哨將卒往往受賄隱匿。牢不可破。遂致攘臂爭趨。倘一遇敗露。必罪無赦。如部臣所議。豈無後心。故連坐嚴而後姦可戢也。粵中海船必報縣印烙及置貨出洋。

必報道盤驗給照。然而船之如式與否。貨之違禁與否。未必盡核。卽核矣。而影射增添。巧詐百出。倘有疎縱。自各巡海等道而下。殿最隨之。如閭撫所議。誰敢不故意綜覈。故責成峻而後法可行也。廣振參而邊海通夷射利寔繁。有徒然亦千百之拾壹。其間爲漁爲賈者尚多也。卽就接濟。寧越洋通倭。又百之壹貳。其間乘便通澳者尚多也。澳矣。仰我濡沫一應。酒米食物官與之市。乃懷柔中之駕馭。豈容姦民私濟于我戎索。然以罹羅之雉。而與聚羶之蟻。同法可憫也。宜畫定海面分界。越入界內方是濟夷。又宜註定貨物除律例所載軍器等物外。他如冷飯頭之類。方是濟倭。必罪無赦。其餘當聽民自便。故畫一定而後民可守也。市夷非我族類。寔逼處此。豈以柔遠不過爲貳萬稅金耳。通年夷情漸狡。私濟漸多。稅且有時而縮。如叁拾玖年。僅得玖千餘兩。而我添兵設壘。歲費萬金。有餘業已。

得不償失矧夷性虎狼饑飽何饜釀成尾大漸且不掉倭處東洋卽狡焉思逞勢不能連舟而來獨計澳中收買倭奴番鬼不止伍陸千人而且甘爲倭之居庭脫有不逞夷必折而入於倭倭乘對馬島之便蹂躪朝鮮前車可鑒粵地濱海斥鹵土產絕少省下因有諸夷市舶商賈輳集市井不至蕭條其不能閉關謝市者勢也卽欲逐去澳夷仍復正德以前歲一來市之例而首事爲難久務姑息

東粵疏草

卷七

五

國家方絕倭貢市而澳門諸夷無故句之使來是明新我

祖宗之憲也

中國豈少此貳萬金而長驕伏櫜何啻養癰宜嚴飭澳夷俾恪遵

明例抽市如法一應役使倭奴悉罷遣之母生戎心猶可相安無事不然悉我樓船將卒問諸水濱曲突徙薪究竟當是長策故

廟謨定而後操縱可決也粵民輕悍不務本業而

以椎埋攻剽爲故常豪有力之姦不出洋通夷則堅壁爲逋盜主嘗查萬曆貳拾玖年廣屬珠船散歸不繫其愆相聚劫商於雙魚海閩船貳拾叁隻連幫而出僅兩船得脫其餘頃刻立盡葬魚腹者不止千人哨守官兵束手翔視而不敢救此其兇惡當不在倭夷下拾餘年來民苦權稅皮骨幾穿自晝通津剽吏殺人殆無虛日倘斷其通夷一路而不講於拊綏之術以消其邪心則轉而之盜內訌

東粵疏草

卷七

六

外勾勢所必至故必蠲稅輕徭與民休息而後姦宄可制馭也以上諸款如接濟之禁業已次第舉行惟示之畫一嚴以責成便可守而弗失至若駕馭澳夷消弭姦民此則封疆之臣所不敢任與所不得而專者在

聖明自爲疆場計耳抑臣固是而併有請焉往者交夷之役我悍將邀功塗山致塗山人聲言報復已非朝夕見在俘囚尚百伍拾人特以未奉

所旨遂令有罪者久遭顯戮無辜者同作楚囚既

費因糧且虞出押卽竝填獄底亦足傷和近

聞塗山界上海東府有稱李侯翁者造船製

械招集亡命貳千餘人情形巨測而首惡武

永禎仍歸蓬屯出沒如故欽民有隱憂焉我

皇上明見萬里蜀若

天討蚤行株連畢釋銷外夷傷心之怨解內地剝

膚之憂一舉而兩得也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如臣言可采亟行督撫諸臣酌議

具稟疏直

卷七

七

上請併將部催勘功原疏

蚤賜檢發俾得遵奉施行東粵安危關係不小儻

亦綱繆之一助耶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

條陳地方事宜以飭銓政疏

題爲東粵設官分職因革倒置人地不相宜懇

乞

聖明酌議以飭銓政以惠遐方事臣馳驅嶺表一

切察吏安民職可徑行者業已隨宜興革罔

敢陳

瀆惟事關銓政有宜革而因或宜因而革又有人

不宜其地或地不宜於人仰遵

明旨參以

具稟疏直

卷七

八

典章咸謂當議者肆辟如不調之瑟宜亟解而

更張者然非奉

聖裁何以遵守所據司道僉議謹會同總督兩廣

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張鳴岡爲

陛下陳之一曰冗官宜裁以甦民困伏觀萬曆叁

拾玖年吏部題奉

欽依裁革巡驛等官獨及雲貴川湖山陝而不及

東粵亦知粵之贅員更冗乎州縣佐領姑未

暇論卽如石城之三合驛僅通粵西壹路自督撫移駐肇慶而往來絕跡久矣遂溪縣原設桐油壹驛以供雷瓊冠蓋驛在附郭額銀不多驛承久逃佐領代攝無誤羅定州縣新初添設平實掘峒貳驛以開高涼捷徑崎嶇鳥道瘴瀉逼人原無傳舍卽差役罕至又如德慶之廣備倉崖州之軍儲倉四會之廣盈倉海康之廣積倉遂溪之樂民倉合浦之永安倉陽江之海朗雙魚貳倉徐聞之海安錦

東粵疏草

卷七

九

三

囊貳倉一應屯糧久已改折開存空廢絕無經手此輩俸入不過米金株守難換虛糜何益查得三合驛并廣備等拾倉徑應裁革平實掘峒桐油叁驛合無存其驛而裁其官就便以蒞驛驛丞兼管平實以懷鄉巡檢兼管掘峒以遂溪典史兼管桐油蓋典史巡檢皆同城而蒞驛則接壤也又崖州爲瓊南盡頭青衿不滿百肆拾人額設教官參員僦居民間蕭條良苦僉云裁查訓導而以遺下俸糧

積建齋舍便此皆額內之冗員也更有冗於額之外者廣屬候缺倉巡如神安等司多至肆伍員永豐等倉亦不下叁肆員旣無升斗可沾挈家接踵而來何所事事巧者營捕管差貪緣百出有司或憐而徇之詐竊無辜顛倒大獄靡所不至往往未受任而先黜逐拙者計無復之不堪向隅每抑鬱以死甚至有舉家肆伍口同登鬼錄者自良入境至今物故官員壹百肆拾餘人而倉巡居叁之貳此

東粵疏草

卷七

十

三

查因陋襲舛遂致官與民並受其敝宜酌爲定制見任壹人候缺壹人足矣是又裁冗中之第壹急務也一曰監司宜復以重海防伏國朝官制省會重地原設分守壹員兼轄南部貳府分巡壹員專轄廣州拾貳縣又海道壹員綜理海舶諸務其裁去兵巡而以海道兼領自萬曆捌年始臣查巡道所轄審錄獄囚至壹千餘起繁劇可知兼之三面邊海夷盜出

沒之數平居簡練軍實遇汛巡歷海上三令而五申之東西洋夷舶來市者相機駕馭設法懷柔皆海道事茲以臺官而兼佩貳篆卽甚宏材尤費拮据萬一沿海有警左圍右方能保無虞蹙乎似應仍舊兩設分任而責成焉倘以官多費冗則羅定道可裁也當羅旁初定特設兵備駐劄其中以資彈壓數拾年來民徯相安漸成樂土所轄州壹縣貳政務甚簡以嶺西巡道兼制有餘裁此復彼繁簡稍均且俾海道得一意詰戎固圍爲地方豎保障計無便於此者一曰鹽司宜用正途以裕

國計伏查鹽課提舉其秩與同知等而獨擅利權則過之例由推陞間處還謫

歷朝可致其專授粟監自萬曆貳拾肆年始貲郎何如人而佔此殫地據例納銀不過壹千兩營缺諸費何啻數倍操豚蹄而望歲悠安得不奢而鹽課安得不屑越也臣等加意綜核

頗見清楚無奈此輩爲政纔杜於此旋漏於彼方今

國用雖詘歲增千金所益將作幾何而輕開此例以鹽政爲市得不償失原納提舉宜另授相應職銜遇有員缺擇有司之科貢起家村守俱優者陞補課績果最一體推陞部屬必有羔羊大夫通商裕餉仰佐公家之急者此軍

國之利當事者何憚而久不爲此一日卑官銓

除宜近以恤苦情伏查隆慶伍年吏部題奉欽依教職巡檢等官俱除本省隔府地方不必定在異省恤卑官也今乃有以雲貴而選廣東者雖同一南缺相距米擱千里若瓊崖則不啻萬里矣天涯何地而銓彼遠人弃之雞肋可惜就之羊腸迢遠而稱貸之苦風波盜賊之虞不與焉幸而抵任又或變故隨之如瓊山訓導張世忠甫任兩月而亡都城巡檢馬思曾候缺壹年而亡各帶壹便或死或逃監

司恤以賻金竟無人領鴈書不到旅櫬安歸

明是一官爲孽罹茲慘禍上于天和當亦不

小此後除本省外合無以閩粵江楚鄰省銓

選毋令遠如雲貴者仍爲張世忠之續也相

提而論裁一冗員民間去一小蠹用一貲郎

提舉鹽司增一大蠹廣州守巡並設兼有裨

於海防散職就近銓除亦天壤間一大陰陽

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酌議

東粵疏草

卷七

十三

上請施行題方幸甚諸臣幸甚

萬曆肆拾壹年冬月初貳日具

題奉

吏部知道

請增解額疏 通政司未上

題爲

聖世羅材宜廣選方望

思甚切懇乞

俯俞部議以裕薪樵以弘作人之化事臣嘗攷之

各省直人材漸盛則解額亦漸增卽如

皇上御極以來雲南首增伍名遼東陝西遂增如

數旁羅俊乂甚盛舉也粵東歲當比士廣州

等府儒學生員譚可升等呈乞題

東粵疏草

卷七

十四

請增額正查議間竊見內外諸臣交章

上請

皇上需發下部一體議增臣等伏在天末萬里馳

疏勢難卒達既有部臣公議臣可無言諸士

子喁喁望

旨甚於望歲揭榜之日竊恐遠不及聞或致孤

聖恩而沮賢路除原額柒拾伍名外查照部議另

取備中伍名榜示諸士以候

俞旨引領經句

張鳴岡看得粵雖僻在嶺表名山大海鍾爲人文其間道德動猷文章節義表表當世者代不乏人矧以

皇上肆拾年

德教翔洽家弦戶誦何啻海濱鄉魯臣觀風校士如廣潮惠瓊等府人文蔚起洋洋乎大國之風也辟之鄧林玄圃材不勝收洵有如典試部臣所憐者會試列在南卷與吳越閩楚並舉而鄉試解額獨遜於各省能無遺珠縱每

東粵疏草

卷七

五

五

科量增伍名猶未必盡材然而傳之海隅足以鼓士氣垂之史冊足以昭

盛典卽舜門廣關文德當新何以加此抑臣更有請焉臣浙人也浙之南宮得偶獨甲諸省而鄉試僅玖拾名不得與江右埒終未得其平是增額之例宜首定也

聖壽與泰運交會並隆海內臣庶咸望

章恩宜從士始各省直額取外豈無照數取備仰

候

雷中如昨是

皇上雨露之恩將霑而復停多士風雲之路幾闢而旋塞也臣等安敢終於無言隨據藩臬諸臣薛士彥等議得各省直

題增科額每以南宮中選多寡爲言雖劑量當如是而要之非通論也惟卷分南北其難易自別廣東以柒拾伍名之額而令以南卷與三吳江浙閩楚之士齒其或少遜理有固然通供提調之役聞典試部臣以場中好卷多有解額不勝收者業蒙本院照禮部題請增額名數會同主考備取伍卷榜示外特以未奉

東粵疏草

卷七

六

五

明旨不敢登錄夫有司者之求士如商賈入五都之市欲求瑰奇異物必目見之而後真今各省直言之未試之先猶言之以應粵東言之既試之後則言之以實合無據實題請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俞音如東粵者是增額之

恩宜均霑也伏乞

聖明俯從部臣之議一體加增粵東備中伍名卽

賜允登錄仍著爲例俾得於商卷中相爲額頗興

起遐方豈曰小補至於各省直增額總乞

聖裁何處爲永額何處爲

特典普慰寰宇望

恩之思益廣

壽考作人之化斯亦千載一時也臣等曷任瞻仰

東粵疏草

卷七

主

臣等

待

命之至

萬曆肆拾年玖月拾伍日

請復釋放舉人會試疏

題爲

恩宥舉人終弁可惜仰援

詔例懇乞

聖明賜復會試以勵世風事臣奉

命按粵巡歷久竣訪得廣州府新會縣爲民舉人

勞養冠鍾聲朝梁斗輝先年各因森棍激變

註名被逮嗣蒙

聖恩宥釋日惟橫經授徒淬勵修省臣伏念人材

東粵疏草

卷七

大

臣等

難得終錮可憐隨行據廣東布政司會同按

察司案查萬曆叁拾叁年拾貳月拾伍日頒

行

詔書內開一內外文職官員有養病致仕及降謫

罷閑等項除考察去任及永不敘用外其餘年

力未衰才識可用曾經科道及撫按官舉薦者

吏部查奏分別起用註誤拘逮者釋放爲民爲

民者與冠帶閑住冠帶閑住者與致仕又叁拾

肆年貳月拾捌日頒行

伍年滿

朝疏救

釋放爲民今自放歸仍以文行誨後學期以素位

法前修懇乞准查

題復會試以候擢用等情蒙批布政司會查報

行據新會縣學廩增附生員李之世許堦之

殷良猷等會同通邑鄉官何熊祥陳宗愈黃

淳容大德陸象賢舉監李茂容林嘉讓鄉民

陳坦然等查得舉人鍾聲朝梁斗輝勞養魁

詔書內開一文職官員除降謫罷閑等項可用之

才已詔吏部查奏分別起用其有誣誤觸犯懲

創已久操行清修才猷卓絕衆所共推確稱賢

用不可以一青終弃者該部院公同精加品題

酌量奏起但母得因而朦朧徇情冒濫以孤盛

典欽此隨蒙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沈正隆批據

新會縣里老鄉民譚時遠等聯名呈稱本縣

舉人勞養魁鍾聲朝梁斗輝因萬曆貳拾捌

年偶被姜非中傷稅監惑誣誣奏繫獄冤滯

九年

有於明時創艾自新正仰合乎

詔旨行查事理委果相符等情具結繳縣該本縣

知縣王命璿查看得鍾聲朝等清修無玷行

重鄉評祇緣稅監差使局民激變牽累罪非

自取情實可矜等因到府該本府知府洪有

助看得舉人勞養魁等束身

詔獄絕跡公車淚灑南冠事同無罪之公冶魂飛

北關情類哭秦之申胥方

恩詔之重頒幸餘生之再造所宜拔諸鼎穴俾預

計偕母寧縹緲下士得自耀於光明而浩蕩

皇恩且翔洽於林壑等因到司向因撫按貳院遷

代不常未經詳覆今蒙行查看得事干重大

不厭詳慎以經移行司遵道行據新會縣知

縣熊維鏗覆查前情相同呈報到府該本府
署印同知朱子訓推官潘融春會看得勞養
魁等業精儒術雅脩夙著鄉評名列賢書偉
抱堪酌世用祇緣稅監憑城社以逞狐威隨
致丘民擁鉤鉏而奮螳臂此其激變有由貪
墨輩竟含沙於虺射念茲閉門何與孝廉等
乃禍及於弓蛇一朝被逮五載同囚言官抗
疏鳴誣政府交章申救始徵

皇恩浩蕩大弘解網之仁旋奉

東粵疏立

卷七

三

明旨諄殷獲與

賜環之列服官如何棟如諸臣業以催拔而重瞻
日月光華棲壘若養魁參士豈忍久淹而終
作山林枯朽梓里幸還貞操脩然塵外蓬門
加勵胸藏允矣國積儻得舉復而策之公車
庶幾展舒以驟此

王路所宜亟申特請用作士氣者也各具緣由呈
詳到道該分守嶺南道右叅政史旌賢看得
舉人勞養魁等閉戶潛脩詎知貂蟬之媚禍

橫遭誣詆實由貪令之移殃逮繫數年聲冤
萬口既荷

聖明納諫解網

賜歸當從部院原題准開會試查

恩詔憫釋之日未有禁錮終身之文矧與推官何
棟如等同繫同釋今棟如等業蒙吏部具題
起用而參生豈宜久錮炎荒既經府縣再三
查明似應准與

題復會試庶畢其有用之才以明其無罪之迹

東粵疏草

卷七

三

等因又該分巡廣州道右叅議劉毅看得寃
哉參孝廉之被逮也自礦稅役興中涓噴焰
士庶痛苦緹騎宇內不知幾番矣然他士庶
之受涓官蹂躪者猶或以情事相薄批抗有
形而獨此參孝廉者乃綠親屬狼狽昔齟
齬無端而牽連註累他涓官之蹂躪吾士庶
也猶賴有地方官居間調護而獨此參孝廉
者又不幸而適逢墨令橫膺弓蛇反以良士
爲贅而佐彼毒焰緹騎一下萬姓哀號五載

繫囚備嘗酸楚此墨令家無黥類識者感快

天道有知而參孝廉雖脫

禁獄未復公車五嶺士庶尤抱憾於

皇仁之未咥也惟庶

恩詔起廢之例准參生以辨復之條發與具

題俾備計吏則

聖朝以雪冤振滯之權得收髦士乃足咥仁於浩

蕩而參生於動心忍性之後幸然死灰當益

殫亦爲報塞矣各移報到司該本司右布政

良學疏直

卷一

三

三

使薛士彥會同按察司按察使徐堯莘覆看

得

君上猶天雪霜雨露皆爲

深仁臣庶如地震撼底寧均屬

大造舉人勞養魁等始爲魂傑茂異之士驟中奇

禍若雷霆之乍轟旣爲南冠越吟之夫遽沐

特恩同日月之普照夫

聖恩之赦過宥罪非私諸臣也養賢育才實自爲

社稷之計諸臣之省愆念咎非圖自私也懷忠殫

赤思自效

寬大之朝今推官何棟如等已膺

一命在選曹旣以爲忠蓋之臣業收之夾袋以俟

聖明之顯擢乃舉人勞養魁等未綰半綸在禮曹

宜以爲艱貞之彥亦列之公車以光額俊之

盛典顧

聖心未忍於

賜珖而草野無力以叩

闕則職等有司之過也茲蒙憲檄行查經行守巡

良學疏直

卷七

三

三

貳道及府縣查勘前來始知始禍之由實出

極冤而屢奉

特旨

恩詔尤寬解網儻蒙具

題俾得蚤與計偕以圖補報其於推廣

聖朝無屯膏之仁激勸草莽不貳心之士不爲淺

渺等因具詳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兩廣軍務

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張鳴岡看得巡方之職惟是伸冤

理枉宣

德達情爲兢兢矧士氣久鬱

聖澤偏枯臣司宣達而敢不

上聞自稅使之差官激變一邑曾不移時而民間

枕藉死者伍拾壹命各省直受禍從未有若

新會之慘者猶然株連蔓引嫁禍士紳以張

虐焰甚至風馬牛不相及之士甫列賢科同

遠

詔獄從未有奇冤飛中如勞養魁等叁舉人者伍

夏旱

卷七

三

三

戴崇四幸蒙

皇上一朝開網

雷霆之後繼以

雨露天下誰不頌

聖天子仁明顧生還有路而上進無階情實可憫

臣查養魁等

恩釋以來杜門授業清修卓然伏讀兩奉

恩詔內註誤一款非直復其冠裳且應在品題具

奏之列同時觸犯諸臣廢者宜起業已並列於

推廣獨此冤抑下士革而蒙復尚不蚤收之

公車是向隅之情未盡伸而

皇上浩蕩之恩未盡溥也恭遇

聖壽日躋敷天同慶各省直解額尚望加增豈有

無辜之舉人久蒙

恩例嘉與維新者而不令一試其奇伏乞

聖慈俯矜勞養魁等註誤既如彼懲創之久又如

此

勅下禮部再加查議合無准其會試俾幽題見日

夏旱

卷七

三

三

枯朽回春豈惟參臣當矢環草卽五嶺士庶

咸戴

皇仁於不朽矣

萬曆肆拾年拾月初拾日

改折料物疏

題爲料物解納甚難錢糧侵欠可惜謹據實題請乞

賜准改折色以蘇困累以裕

國用事據廣東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割付

該新任左布政使喬學詩查得廣東每歲應

解供用甲丁叁庫料物計供用庫本色黃蠟

壹萬壹千壹百斤每斤價銀壹錢陸分伍釐

該銀壹千捌百叁拾壹兩伍錢白蠟壹萬貳

夏學疏直

卷七

主

元

千玖百叁斤每斤原價叁錢陸分伍釐續加

捌分伍釐共銀伍千捌百零陸兩叁錢伍分

芽茶肆千叁百斤每斤價銀壹錢貳錢肆百

叁拾兩葉茶肆千貳百斤每斤價銀伍分該

銀貳百壹拾兩甲字庫本色銀硃叁千壹百

叁拾叁斤每斤價銀伍錢該銀壹千伍百陸

拾陸兩伍錢又每斤鋪墊銀壹錢壹分該銀

叁百肆拾肆兩陸錢叁分貳硃貳百伍拾陸

斤捌兩每斤價銀壹錢玖分該銀肆拾捌兩

柒錢叁分伍釐又每斤鋪墊銀壹錢壹分該

銀貳拾捌兩貳錢壹分伍釐丁字庫本色生

漆壹萬貳千貳百捌拾玖斤捌兩每斤價銀

壹錢該銀壹千貳百貳拾捌兩玖錢伍分又

每斤鋪墊銀壹分陸釐該銀壹百玖拾陸兩

陸錢叁分貳釐本色錫壹千捌百零肆斤壹

拾兩每斤價銀玖分伍釐該銀壹百柒拾壹

兩肆錢叁分玖釐叁毫柒絲伍忽又每斤鋪

墊銀壹分陸釐該銀貳拾捌兩捌錢柒分肆

夏學疏直

卷七

天

元

釐本色生銅柒百伍拾斤每斤價銀伍分該

銀叁拾柒兩伍錢又每斤鋪墊銀壹分陸釐

該銀壹拾貳兩以上叁庫本色料價該銀壹

萬壹千叁百叁拾兩零玖錢柒分肆釐叁毫

柒絲伍忽又有禮部藥材本色價銀叁百玖

拾兩柒錢貳分肆釐柒毫工部本色生漆伍

千斤價銀叁百兩本色廣膠壹百斤價銀伍

兩此外如甲字庫之烏梅五倍子騰黃黑鉛

丁字庫之桐油黃蠟黃熟銅鐵等俱係折色

折色者解銀本色者解料綠各料物多非專
產倘遇到少其直必高買自他方又苦跋涉
及抵京又被棍徒包侵交納且有捐勒加耗
之費坐是而不能掣批回銷者拾常捌玖如
貳拾伍年委西寧縣主簿舒必顯在京監放
尚欠銀壹千柒百玖拾玖兩見逮伊男舒金
榜在北京監追貳拾陸年委封門所吏目顧
燁被舒金榜包侵全未獲批據報止辦得料
并追出共銀柒千陸百伍拾柒兩尚欠銀伍

夏皇 疏重

卷七

三

千玖百餘兩業將顧燁解京與舒金榜對質
追陪貳拾捌年分委東莞所吏目趙以幸侵
欠壹千伍百肆拾捌兩本官監放見行原籍
追補叁拾年分委廣州後衛經歷胡希思除
交納外在途被火燒燬計銀柒千陸百柒拾
餘兩案部

題免行回本司買補查無堪動銀兩前件至今
未完叁拾貳年該銀壹萬叁千陸百陸拾兩
委雷州衛樂民所吏目祝九齡到部投納未

完叁拾叁年分該銀壹萬叁千伍百玖拾捌
兩委保昌縣縣丞黃懋在途病故伊男黃仁
代解據報失水見在應天府江防廳勘究未
結叁拾肆年分委四會縣主簿程烈卿亦尚
欠銀伍千叁百貳拾餘兩此皆未議配搭以
前時事嗣議搭併京庫銀類解令銀物通融
難易均配或可取長補短而無肥瘠之偏此
後能金完回銷者亦惟經歷朱孔陽斷事來
自周貳人他未銷批如理問張禮搭解叁拾

東皇 疏草

卷七

三

伍年分料計欠該銀貳千叁百叁拾餘兩南
海縣主簿包一亩搭解該年料計欠該銀陸
千柒百陸拾餘兩照磨汪懋文解叁拾陸年
分壹半計欠該銀壹百伍拾伍兩副理問張
一明解叁拾捌年貳運京庫搭叁拾陸柒年
料該銀柒千零貳拾壹兩在京病故付伊男
上納全未銷批經歷潘穩解叁拾玖年頭運
京庫搭叁拾柒年料該銀陸千肆百貳拾玖
兩亦過限未銷此豈剗調無術與承委盡非

其人亦事勢有難爲者在也及查收買與解納最難者無如白蠟白蠟產自四川聚於荊州蕪湖而賣辦於東粵參拾肆年欽奉

詔書一款兩廣川貴福建等處地方遼遠起解內庫銅錫蠟茶硃漆等項到京累被色侵勒指以致解官久稽陪累多斃杖獄情實可矜該部通查本色錢糧非本地土產或可改折色者酌議奏請欽此該本司詳奉軍門移咨戶部准將參拾肆年分白蠟改徵折色解部召商買納自夏粵疏草

卷七

三

行

題未奉

參拾伍年以後仍解本色至參拾捌年久該本司議詳撫院業經具

俞允至今委官未有不以此畏難而推避者本司未入粵時已聞其槩茲歷年細查色侵之弊與陪累之苦果有如前所列計共未完柴萬貳千餘兩其貳拾肆年以前之無掛欠者亦閱歷數載或追陪或補價未有不費調停然後能完夫料物非金銀之比久必腐壞即廣

東每年循舊買解委官每解能完猶恐積之以滋朽蠹況陪累如彼而積逋又如此中且水火難防萬一變生意外如胡希思往事主計者持籌而問粵東民窮財盡將何以應之與其室礙以貽公私之憂孰若變通以蘇官民之困除禮部藥材工部膠漆見有部文行催照舊搭解外其戶部參庫前項本色料物合無請乞具

東粵疏草

卷七

三

行

題自參拾玖年分起暫改折色將銀解部候該部查果某項支用將盡發銀著所產聚地方就便買補如以爲廣東之數必責辦於東人請將前銀存留免解亦候該部行文到司始照項款派買缺一項則解補一項價銀不必輕入解官之手以滋乾沒宜移文所在官司買齊付解如是庶將來委官可免陪累

內供料物可免朽腐而錢糧亦有實用無虛冒似爲計之得也倘謂

正

詔書所謂非本地土產可改折者不得已而損將此項併爲催題如蒙

俞允寬一分自受一分之惠矣不然者粵東稅急民窮所在愁歎如前未銷批迴數萬金錢皆民之脂膏

朝廷曾不得分毫之用徒以充姦人之囊橐卽所謂應解本色節年拖欠亦未見

內府輒稱缺乏徒每年循類起解多則萬餘少

東粵疏草

卷七

五

五

亦數千盡委之於溝壑甚可惜也本司愚昧定以爲改折便又以爲候稱缺用方買解便圖計事體似不得不然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者此也等因具詳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鳴岡者得查庫物料乃

上供額需爲臣子者何敢告苦獨計東粵遐荒距京師萬里所解類非所產勢不得不採買於生聚之處水陸遐邇顧此失彼猶其小者也各

處聚一物輒有一班市猾把持其間長安尤

甚名爲色攬實則誣禍解官皆東西南北之人往往落其禍局至於傾家殞命而上納之

勒捐不與焉遠者無論已卽自萬曆貳拾伍

年以來有單解物料而勒追未完少者疊千

多者盈萬如縣丞黃懋主簿舒必顯程烈卿

吏目顧燁趙以幸祝九齡者有將物料與京

庫銀搭解聽其通融陪納而仍多掛欠批久

未銷如近年布政司理問張禮張一明照磨

東粵疏草

卷七

五

五

汪懋文按察司經歷潘穩主簿包一宙者又有彼火燒燬計價柴千陸百有奇仍累布政司買補如術經歷胡希思者該司懸磬之庫至今計無所出何況委官各解官雖甚頑冥誰不顧身與家而甘罹法網不爲獄底之瘠則爲溝中之殍既罄產以陪而不足且波及其家屬累繫囹圄良可涕泣伏讀萬曆叁拾肆年

恩詔

皇上軫念遐方解官積被包侵勒情之慘

矜其苦情開以折色寬政

德意至厚也白蠟一項業蒙改折不壹年而仍派

本色使有益於

內帑猶可今計未銷批迴侵欠至柒萬兩有奇

責以本色既歸烏有所領原價又填尾閭卽

各解官人人籍沒何益於冬庫分毫該司議

將一切料物暫改折色解部聽缺乏時就近

召買誠救敝之至計也伏乞

夏學疏直

卷七

三

夏學疏直

卷七

三

三

勅下戶部早爲酌議合無自叁拾玖年分爲始將

廣東歲派供用甲丁叁庫物料一體盡改折

色於解無累於

國有益卽不然摘將白蠟壹萬貳千玖百零叁

斤永改折色庶折壹分嶺海受壹分之

賜而

朝廷亦實得壹分之用公私兩利計無便於此

者遐方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肆拾壹年冬月初貳日

奏請終養疏

奏爲奉差已竣衰母難離懇乞

聖慈矜咎

准賜在籍終養事臣馳驅東粵貳年陸越月始與

新按臣周應期交代拜疏出境遵限復

命職守宜然惟是臣之孀母今早捌旬有伍衰病

侵尋既逼崦嵫之景能無風燭之懼見在止

臣壹子前歲巡歷韶州時驚聞臣妻早世又

聞臣母伏在牀褥愁苦交鬱幾絕復甦陳情

夏學疏直

卷七

三

三

乞身以日爲歲無奈叩

闕天高額堂簾遠旋以場務

計典盡是喫緊職掌兩奉院劄嚴催敢不馳勉從

事茲幸

王事告竣正臣將母來諗之時也他年犬馬何忍

預期此日烏私萬難絕裾亮爲

明主之所矜卹者所有原領

勅書

批印并

憲綱事蹟勢不能親齎赴

闕謹專疏

進繳外伏乞

聖慈督臣報親日短母子孤子堪憐查照

明例

俯准在籍終養將臣與母有生之年皆銜結

天恩之日矣臣可勝瞻仰待

命之至

萬曆肆拾壹年肆月初柒日

東岳祝草

卷七

五

附揭草

議覆鹽政

揭爲鹽政壅蔽民生困苦哀懇

聖慈俯垂電察特准賞復舊制補引裕餉添贍益

稅以助

國儲以重邊計事奉

都察院勘劄准

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尸科抄

出湖廣衡州府衡陽等縣民蕭德愈等奏奉

見專揭草

卷七

五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

國家設鹽法以資邊餉立鹽目以通鹽課制原

一定變或因時據奏細查衡州府接壤廣東

連韶原以食廣東鹽爲便自隆慶伍年廣西

議資鹽充餉差官出本往廣東買鹽接濟本

省遂波及湖廣永寶等府將衡州一併割食

廣西鹽禁衡中之民不得食接壤之鹽而反

令其食隔省越崇府而至者於道里爲金

近就遠於輓輸爲合易就難於價值爲合賤
實貴衡是以稱不便屢經告訴參省撫按願
改西仍就東亦經案准會議尚未結局得無
以爲從西改東則此增彼減廣西得以虧餉
爲口實乎今衡民願以分得廣西之引徑運
於廣東亦或兩無礙乎再三查審情不出此
但事干參省既稱利於西則難於衡不識今
若所云則利於衡或妨於西乎增引之後廣
西之鹽猶可行之衡乎或全灌永寶之間需

夏阜揭查

卷七

三

鹽者多不必并行於衡乎餉固當急民亦當
便或者西引仍舊而東引新增亦兩行而兩
不妨之道也合咨煩爲備查蕭德愈等所奏
增引納課造船增稅等項情由果否可行如
西餉無妨衡民永便即當回覆以便具題如
果有礙亦須明白回部等因准此備劄前來
奉此依奉案行廣東布政司會同按察司移
行湖廣廣西布政司及各該守巡鹽法等道
從長酌議具由還詳去後今據布政司經歷

司呈奉本司劄付蒙踐案行前因并奉兩廣
總督案驗亦同前事依奉移行查議續准專
理鹽屯水利道廣東按察司僉事李樞備行
廣州府查議隨據本府知府侯傳邦看得本
府越俎而談礙政似於未習茅角立之議彼
此或不能自見其蹉倘附於傍觀之義虛而
無著或有干慮之一嘗試言之夫衡之民爲
民食是民生日用之需也西粵之議爲兵餉
是國家安壤之計也似有鉅細之分然合衡

夏阜揭查

卷七

四

一郡之民情則亦有關於國計矣據蕭德愈
等所陳請及西省所駁正之議各有條貫互
競利害然胡不按牘而比勘則可否得失之
算較然矣今韶州之議云便於民則詘於餉
盛商販則礙官運此持正之論也知不以東
土私者也然法獨無有民與餉兩便使官運
流通而私販禁杜者乎鹽司之議則權於民
與餉之間調於衡與粵之兩利而獨計增餉
之一節爲長久不廢之法善矣而未盡也夫

衡之民方企而望於潤下之澤寧敢有不經之輸而第恐未足以厭西人之口實也何也夫西之說曰連州樂昌之私鹽可至寶慶武岡封川賀縣之私鹽直抵灌陽桂陽西自樂昌至郴州星子抵藍臨者皆由陸尚人力不能重負至藍臨抵道州僅一衣帶矣且距永近而去衡遠是以一衡爲名蟾蛭之計也異時盛行鹽政大潰矣果爾則誰執其咎而衡之民則云永寶接壤桂林衡州又隔永寶自

肆百且以永寶向苦不足益衡之類萬萬樂從夫包鹽之類與餉稅之類此的宜有定數者也何以出於彼此之口多寡懸殊若此此亦寧可以臆爲之耶此其當比勘者貳也大率連韶增引之開閉緊要在此貳端其餘紛紛利便不辯自明矣若夫衡之於東粵本近也而必多其岐迂其徑衡之輸餉於西本無不足也而必難其說厲其防合西運之商與水手之屬以與衡一郡之民敵而主計者至於盛氣持之則其數必不勝夫司西粵之計者視衡人之病猶秦瘠也而天下一家必不忍有菟枯國家操筭權之柄固以絕并兼罔利而便民生也今明旨憫恤湖南黎元下部議兼濟之利亦明示通融之法吾輩處國事正如操舟中流維揖期於共濟何成心之有若乃鹽固東產也而西柄之揭無損於彼而禁我不得受湖南之利

亦非通論也至連韶之引欲仍舊貫者恐紛更之難發端豈非正議而又以爲有他說其不便在關梁今廣州之於衡猶西粵之視也而欲以捐一膜之私破拘攣之見則謂明盛之世固不容使有偏榮瘁之人情耳若曰動關軍國則有專司其策者在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楚之衡郴曩食東鹽割而從西自隆慶始其爲餉計甚善也奈衡民屢稱不便蕭德愈等萬里叩

夏學揭直

卷七

聖

三

聞哀懇復引情云迫矣軍需民食勢難觴重當事者毋令有不繼之餉亦何忍有不獲之民謂宜策兩利而變通之各持一局非計也衡居楚之東徼與粵爲鄰隔連韶僅數拾里其去西省殆千里而遠買食西鹽每斤價至肆分固出告者之口第稽之粵西鹽政考亦有謂衡永鹽每斤動至價銀叁分內外其說不誣而西文所稱不過柒捌釐與連韶相等埒殆不其然矣西貴東平似無庸問貴而不致罷

夏學揭直

卷七

聖

三

市亦未足問惟是官運派於衡者壹萬捌千叁拾柒包商鹽配搭如數即使盡食衡郴拾伍州縣戶口計且未給辦歷全灌永寶攷賣過半如疏中所云其能濟乎誠計及於民之艱食則東引當復也引復而或妨於西運亦未易言查每運該鹽柒萬貳千餘包分爲叁起完於過歲蘆斷貪夫習爲奸利舁大其船可容柒捌百包止派官鹽貳百伍陸拾包每起百船或百拾餘船啓行之日莫不滿載其所夾帶如叁拾柒運頭起玖拾玖萬貳千有奇總以壹運私鹽殆叁百萬斤不啻而漏盤者不與焉此非消受於全灌永寶之間而何故西省按院近日題將運船改小意正在此倘禁絕私販而以衡額攤於全灌永寶尚未敷也何地僻民稀之足應卽以餉利計衡之壹股今官商兩項鑑鉢而算自東至西約壹萬叁千餘兩顧納於西省梧平桂叁府者止該萬餘兩此在西粵鹽政抄班班可考若復

衡引陸千道納充西餉柒千貳百兩較數僅少貳千有奇第運額仍舊而歲餉加增是西人拱手而受柒千金之贏況官運鹽利數約貳萬跂望於兩歲之間而不足衡民認餉不下柒千額坐於壹年之內而有餘爲西粵計者何靳而不爲至謂衡路一通勢必浸淫永寶查永寶接壤全灌居衡西北永距臨藍崇崖疊障寶踰道永途阻且長涉水登山負戴豈易衡江逆上牽挽尤難一按圖而形勢自明此永寶之民不與衡民並出請引槩可想見苟於要害處所申嚴譏察闖入者罪無赦自可明疆界而杜侵漁又何潰決之足慮如是而又議令諸商先期納餉必完於上年冬始准折下年之引計此引衡人求之數拾年而後得必無不繼之餉省議部覆又非無名之供而西文乃曰恐資笑柄慮益過矣夫楚粵鄰封情關休戚東西唇齒誼切同舟楚民卽粵民西餉卽東餉今衡人樂趨西運無滯

鹽利增益而東餉亦藉其奇贏一舉而參省利賴官民相安倘卽部文所謂兩行不妨之道歟再照預餉一節在署司鄭知縣則議西納在原奏衡民則愿東輸要之鹽因東產引亦東拆我受其必趨之勢則操縱之權我實握之於是以預納制衡人之命以衡餉充西鹽之本官少解運民免奔馳似爲便計等因移報到司隨該本司查看得衡郴請復東鹽連歲累曠若重有不得已者詳在疏中不必具論而論部文所查者一則日利於西則難於衡不識利於衡妨於西乎一曰增引之後西鹽猶可行於衡乎或全灌永寶需鹽者多不必并行於衡乎一曰或者西引仍舊而東引復增此亦兩行而兩不相妨之道也乃西省則謂其遠近難易貴乎之說大謬不然且公天餉爲憲餉爲延復恐東鹽行於衡遂浸淫永寶而官運額鹽不能消受總故以奉旨不許紛更之一言果爾安復置喙然此行亦奉

旨也謹集其異同之見而叅訂焉彼衡郴爲楚東隅與廣東連韶僅隔一小嶺其連徑而近若自廣州至桂林計越梧平貳府自桂林至衡郴又越永寶貳府其途迂而遠地則然也鹽從近故費少而運易從遠故費多而運難理則然也易運費少故其價平難運費多故其價貴卽廣西鹽政考亦云鹽至衡州價至叁分內外勢則然也第令復東鹽果損西餉妨西運卽遠近難易貴平俱非所計惟是衡郴

耳該道又謂西運夾帶私鹽歲計不啻叁百萬皆消受於全灌永寶之間倘禁絕之而以衡額攤於全灌永寶尚未敷也是西運官鹽無所減而又益以柴千金之助爲西省計乃若臨藍距永限以崇崖疊障寶慶於衡則又踰永及道山川修阻豈私販之途如謂邇流上衡江益難牽挽該道考之最真而其說甚備復議於要害處申嚴議察安有浸淫永寶之足慮哉彼西省所謂奉旨不許紛更者蓋萬曆捌年事也其時徒請復引壹萬伍千道並未議補西餉且引數太濫不無滋蔓地方今西餉已補而官運如故且行鹽之地又止於衡郴之屬其難易之勢委不可同日語者前鹽法道論之詳矣夫琴瑟不調當改而更張之若謂一成不可變則正嘉而前衡郴故食東鹽何一旦割而之西卽江右袁臨諸府亦何爲或淮或廣乎矧東省此時陵削已極鹽故東產也而西柄之今無損

於西獨奈何禁我不得受湖南之利乎此廣州所以稱有極恩也由茲以譚則此一舉非惟衡郴獲免艱食東西增益課稅即楚粵兩脫之區窮徑復此生業自是弭盜一策叁省實嘉賴之寧獨兩行而兩不相妨也乎部文之所查西省之所慮似可洞然釋矣他如餉貯廣東鹽司待充西鹽官本尤爲便宜至於分引分岐應如奏議而連韶舊額柒千貳百引原有界限彼此不相侵軼一切責成盤驗

東粵揭宣

卷七

三

與夫防範禁戢事規俱候

部覆

請至日悉聽鹽法道次第議行夫利在西則義聽於西夫利在衡則議聽於衡而利在西與衡兼之則議全利矣不可哉該本司會同按察司覆議無異等因具詳到臬該臬看得衡郴故食東鹽改而之西自隆慶伍年始道理之遠近鹽價之貴賤昭昭在人耳目利於粵則不利於衡無庸復贅部文所求兩利之策請

參泉議而折衷之可乎據查衡郴一股每歲該充餉銀玖千叁百有奇司道議復衡鹽陸千引計正餉柒千貳百兩以補粵西之額又今納餉在先折引在後以制衡商之命慮至詳矣較之原額便少貳千壹百餘兩及查西運夾帶如上年盤覺者歲計不下貳叁百萬一禁絕之即以衡額攤於全漕永寶猶恐不足是東引雖增而西引斷可仍舊也又查自衡而上以達永寶水陸險阻按圖可攷且引

東粵揭宣

卷七

三

止陸千即以給衡郴兩地猶恐不足是衡商之東引雖行而永寶之西鹽斷可無阻也何相妨之有然則爲西省計非惟無減而且有益當事看何執之深也大抵東西兩粵一督撫主之唇齒相依與各省直秦越視者不同東省雖甚困疲每歲轉戍轉餉不憚征繕以急西省惟是督撫威命制其死力以至此取之粵民者且歲不乏供而況取之衡商者耶諸司何憚而敢以望梅畫餅自取罪戾乎心

而論鹽故東產也西省實有利焉而顧禁我
不得分湖南之利衡亦王民也歲供西粵以
萬金而復強之使不得食東鹽之便無乃非
人情乎亦不恕之甚矣竊又聞西省所利不
獨爲餉豪商奸吏乘而竊穴其間遂致牢不
可拔職尚不敢深言也事本兩便故敢効一
得至於斟酌異同有

廟堂權衡在伏候

鈞裁

東粵司草

卷一

三

萬曆叁拾玖年拾月貳拾捌日

催水災覆疏

揭爲遵

例查勘水災懇乞

聖恩大賜蠲恤以蘇民困以安地方事竊照東粵
馮夷爲虐去夏尤慘廣肇所屬壹州拾縣獨
受其敝據勘傾頽房屋參萬餘間淹死男婦
貳百柒拾餘命流離無依之民陸千捌百餘
名口該職會同督撫仰承

皇上德意量給銀穀聊濟旦夕外惟是衝陷田地

東粵司草

卷七

三

捌拾貳頃肆畝有奇湮沒田禾壹萬柒千貳
拾貳頃有奇錢糧無出小民敝敝苦訴各該
司道遵奉

明例議於存留銀內蠲免貳萬肆千叁拾柒兩有
奇第查所蠲之數皆歲辦難缺遍查各庫藏
加稅之後兵餉缺額連年按括湊補蕭然一
空惟肇慶府有堪抵者僅壹千叁百玖拾餘
兩東安西寧有堪抵者肆百陸拾餘兩公帑
之在在懸罄盡可觀矣尚該貳萬貳千壹百

柴拾伍兩陸錢籌之各司道惟有懇留解稅
庶救燃眉該職久已題

請日望

俞旨至今杳然延頸災民茫無以應竊計粵固多
盜之區也拾餘年來歲括拾柴萬金以充解
稅較之各省直不啻加倍久苦焚林漸生獸
攫百拾爲羣到處嘯聚水陸劫殺月無虛日
加以災沴頻仍而不寬其催科挺而走險復
何顧忌我

東粵蜀草

卷七

三

宗

皇上軫念民瘼各省直稅銀議蠲議留靡不仰邀
浩蕩旌彼子遺哀此嶺表征繕最苦方望
聖慈全蠲比於遠左豈以量留拾之壹貳少救災
民而不蒙

軫恤職小臣亦遠臣也既不能以微誠動
天又不能以空言塞災民之望謹披瀝具懇伏乞
亟賜查職前疏酌議上

請俾災民小憩卽災微稍安地方幸甚職等幸甚
萬曆肆拾年貳月拾玖日

薦舉有司

揭薦有司官員事職按粵得代所屬賢能有
司列在薦疏者僅叁拾伍員竊照職自入境
以至

大計先後疏劾凡貳拾有柒冊內開報不與焉刺
者幾於竭澤而舉者猶多遺珠將無今循吏
灰心而虛

朝廷激勸之德意乎敬循往例摘舉數員具揭

以薦訪得高州府通判黃桂徵練材遊刃絮

東粵蜀草

卷七

三

宗

操執羣攝符春滿羅山司權風清瑞水東安
縣知縣徐日光操持百撼不撓節受一真徹
底畏暑雅志調瑟良材龍川縣知縣陳秉正
澹泊視躬真誠任事四境凋疲露覆一腔惶
悌雲流新寧縣知縣王尚賢發軔宛如就熟
舉念常若惘惘風靈頓清芳猷鬱起陽山縣
知縣馮大受明爽發矚之鈞堅定砥流之柱
家傳忠孝政懋循良以上各官皆應薦而限
於數者伏乞

俯賜採擇以備他日擢用行取或亦興起吏治
之一機也爲此具揭須至揭帖者
萬曆肆拾貳年叁月初貳日

南國疏草目錄

八卷

請增解額疏

請告終養疏

糾叅豪宦疏

查叅士宦構爭疏

再請終養疏

再請休致疏

南國疏草卷之八

提督學校巡

請增解額疏

題爲南國人文獨盛賢路宜寬仰乞

聖明俯採廣額之議俾多士均霑以備薪蕙以襄

泰運事臣惟

國家以科目取士自成弘而來一切名卿碩輔

樹駿流鴻未有不從制科起家者故

宗社之計惟是廣爲蒐羅庶可望拔拾得伍我

南國疏草

卷八

皇上久道化成翔洽宇內人文蔚起而南直隸豐

芑遺澤醞釀尤深每科南官得偶不下伍拾

餘人振鷺充庭邁軸相望節義勳猷彬彬輩

出而取士之額除胄監外僅止百名有奇臣

祇役蘇松一帶校士將遍目覩此中人材較

昔倍盛科額宜廣誠有如先後諸臣所

請者嘗考應天科額其初倍於各省直嗣後各省

直漸增惟應天僅仍其舊獨計大江南北環

列者拾肆郡肆州綿亘數千里原設參按臣

彈壓其間豈非以幅幘之廣耶

祖制學臣壹人兼督參按臣之境我

皇上曉懷豐鎬廣勵學宮

特俞廷臣之議分設兩學臣以督之而迂拙如臣

者謬承

任使豈非以人材之多耶卽據臣所轄陸郡壹州

戶誦家絃贊含文吐如入玄圃收之不勝枚

便足當宇內一大省會又益以應天等捌郡

叁州而取給於壹百伍名之額遺珠之歎勢

前圖疏章

卷八

二

新成

所不免其間奮跡科名幸得一當以吐胸中

之奇者固不乏人而格於制額率多抱璞莫

售此皆

聖化培養所稱譽髦之士竟令泯沒庠序曾不得

效一割之任臣竊惜之卽如諸臣原議量增

貳拾名猶存乎見少也臣且見

皇上加意得人興文振武壬子之役增秦中解額

矣前此已酉之役增遼左解額順天且陰受

其增矣

兩郡竝建原無偏重人材盛衰自有差等南國

幅幘廣於北畿南國人材卽三秦多士不敢

望焉而畿北無論已以拾捌州郡之材僅與

順天捌郡同其額而不得與遼左來中同其

增縱分設臣等何裨薪樞無乃造士之法雖

加密而取士之途猶未寬耶豈以禮臣覆疏

各省直一槩議增有未當於

聖心耶年來泰運雖隆而文獻在野

廟堂空虛恢網爲羅未必非計令秋閑已迫何

前圖疏章

卷八

三

新成

妨

明勅禮臣再加酌議俾多材之地得破額從寬諸

士子彙征之途既關而

國家緩急之用未必無藉焉至若分卷一議意

見滋紛臣安能無說而處此試思諸臣之議

增額祇爲江南北幅幘之廣乎抑爲其中人

材之盛耶南國人材於斯爲盛者將在蘇松

諸郡乎抑專在應天諸郡耶額以外尚圖

請增而謂額以內何地可減非乎也卽增屬額外

總是

皇上憐材德意而謂某屬地稍廣獨予以盈某屬材雖多定限以縮亦非平也壬子科廬鳳等肆府常倡議分卷矣江南拾郡士紳公揭傳播中外極言分卷之端決不可開而以各省爲證且稱可明證者莫如陝西各省督學總屬壹人惟陝西西鳳等陸府屬之學道臨鞏貳府屬之巡按御史歷查賢書臨鞏貳府不能當西鳳等府之壹縣豈臨鞏不能爭之西

南國疏直

卷八

四

鳳而按臣不能爭之於學道耶則

祖制不可違而鄉舉不可分也此揭見在臣卷中是應天等陸府從來與蘇松肆府相安於不分豈因臣等分轄爲政而遂議分卷且應天徵寧皆南卷也而欲與蘇松分則廬鳳貳府乃中卷也勢不得不與應天分是分之中又有分焉政體人情是否相宜有

廟堂之公議在以臣之愚但願解額一增則三輔均霑較之往昔各受其贏共偕於道其謹

不踴躍奮勵以報

明主所裨奉熙上理當不淺淺矣謹會同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陳薦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應麟巡按直隸蘇松等府監察御史張五典巡按直隸淮揚等府監察御史唐世濟以廣額上

請而併效不必然之議如此伏乞

勅下禮部議覆施行多士幸甚臣等幸甚

南國疏草

卷八

五

萬曆肆拾叁年陸月拾陸日具

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

請告終養疏

奏爲母老愈迫衰病交侵子情難忍瘵曠是懼懇

恩終養以延餘生以重文教事竊惟臣一介草茅遭遇

聖明由縣令選授今職列在風紀之司旋沐

恩綸榮及臣父母卽捐糜此身未足爲報南北馳

驅愧無能尺寸自樹仰副

任使於萬一何敢言私以負

商國疏查

卷八

六

七

知遇惟是臣母衰老今年捌旬有柒止臣壹子形

影相依往者粵差旣竣兩疏陳情未蒙

聖鑒竊不自意復有今差具呈本衙門又以例得

移親就養不蒙代

題劄催到任畏此

簡書題勉趨事冀得壹貳真材上報

明主竊附於以人事

君之義臣之願也亦幸臣母雖衰而病未纏綿也

入春以來痰火交攻醫藥罔效延至夏仲幾

絕復甦亟呼臣一見此時臣正發落揚州幾於公私兩悞今雖秋闈竣矣遵奉

功令又當逐郡歲考臣母血氣轉衰二豎爲虐

真是風燭之景何異朝露之危豈惟事親日

短晨昏湯藥蓋有不容頃刻離者且豐鎬重

地人材淵藪歲考壹郡動須參兩箇月欲出

而校士則絕裾何忍欲入而將母則所職何

事矧學臣一官卽專精校閱猶懼涇渭難分

臣內顧驚心方寸俱亂縱苟且塞責總歸曠

商國疏查

卷八

七

七

瘵爲罪滋大伏覲

皇上孝事

聖母超軼虞周

錫類弘慈覃及海宇如臣母老且病見在竝無兄

弟又與

會典終養之例不啻相令烏鳥下情亮爲

聖慈所憫懇乞

勅下部院查臣情非有托例實可援俾得回籍終

養另差相應御史前來任事庶不負

皇上分設學臣作興文教德意臣母子有生之年

皆感戴

天恩祝頌

聖壽之日矣臣以寧易任迫切祈懇之至

萬曆肆拾叁年閏捌月拾叁日

糾叅豪宦周玄暉疏

題爲豪宦久斂衆怨復刻橫議招衆抗法懇乞

聖明特賜究處以飭法紀以維世道事臣竊考禮

經王制行僞而堅言僞而辨以惑衆誅夫辨

言亂政遂按重典良以世道人心所關不淺

又考

國家律令凡犯罪逃走拒捕者各於本罪上加

貳等稟然三尺誰敢不遵何意清平之世乃

有造捏橫議目無

刑罰疏草

卷八

九

國法如原任電白縣知縣周玄暉者臣因歲考

揚州至歲暮纔得渡江而南卽聞崑之士民

與玄暉爲難具呈院道蓋爲玄暉刻有涇林

續紀犯衆憤也及正月初叁日玄暉以殺宦

殺儒先呈到臣當批該縣速查去後隨據生

員張魯傳等貳百肆拾餘人以神針尙貨無

上妖言鏤板肆行誹謗

朝廷汗巖

宮禁名宦被誣人倫大壞事共呈玄暉又據寃民

顧九經等壹百玖拾捌人以萬冤山積惡貫
滿盈肆刻妖書汗蟻等事開列多款共呈玄
暉之子監生周公續生員周公續臣因人情
洵洵俱批蘇松道查報倘玄暉父子良心不
昧亟燬其書一切款列事情悉聽問官虛公
處分則此語言文字之罪臣亦何敢輕責

宸嚴又不意玄暉負固抗法併其子青衿藏匿不
出赴理且散貨設謀傾險不測臣始不得不
以白簡從事矣竊查續紀所載大抵皆市井

南國疏草

卷八

十

王

鄙談快心雖賦如前任撫臣限田一法無非
軫恤小民少甦其北運之苦猥云腴民膏脂
充有司私橐變亂情寔路人所知而於貳參
舊令尤極醜詆如朱伯辰則隱快其橫罹慘
禍如聶雲翰樊玉衡則明指爲人怨天怒血
亂俱絕朱令以高等入爲給事中未必殘刻
機智應受顯報然而離任久矣臣不知其詳
若聶樊貳令則臣之見聞所及者神明之材
端絮之守利靡不與勞靡不華先後輝映尸

祝至今豈其一貪一酷莫是元惡大憝而謂
報陰譴爲百世鑒戒惟是抑強扶弱素不便
於豪家故積怨深怒巧加詆毀且曰守茲土
者將流芳百世乎將爲聶樊遺臭萬年乎此
其把持有司之本意也更可駭者禮不齒君
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而捏造不根犯

上亡等毫無顧忌較之齒馬蹴芻殆有甚焉其他
縉紳家閨門曖昧宦輟賊私及科場關節等
事任意點綴信口雌黃化衆惡者不一而足

南國疏草

卷八

十一

王

遂致公憤激發積讎蜂起然後將干名犯義
之甚者改竄壹貳誣摺絕不相涉之人冀卸
已罪而於冤民所開多款及撫臣所准多詞
抗不赴理公然雇募亡命惡少前後擁護毆
拒公差弁髦憲法反遷怒於承問之縣令而
思甘心焉父子陰謀種種敗露計亦左矣叅
照得豪宦周玄暉生平貪縱亡狀居鄉暴橫
有聲既好惡之拂人猥云月旦謬是非而訕
上自取風波尚倚錢神之靈竟忘當道之惡

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豈百足有靠則三尺可欺此風一倡將南陽

真不可問而法紀陵夷成何世界昔儒士安

都上所撰十九史節定

世宗皇帝俞禮臣議燬其書仍著法司從重擬罪

府臣李贊刻行藏書

皇上俞科臣議竟置之法令續紀一書其是非謬

戾不減藏書而謗訕過之非直諸史節定究

贊邀名爲者猶且拒捕抗法挾制有司罪應

加等更不可訓臣謹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地

南國疏草

卷八

二

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應麟巡按浙江等

處監察御史崔爾進據實糾參涇林續紀貳

部壹係諸生所呈原刻壹係玄暉所呈改刻

明白易辨印送都察院備查伏乞

勅下部院議處縱寬兩觀之誅亦應燬去刻板其

無端橫議併有實惡跡勒令逐一對質明正

其罪以定人心而飭法紀是亦維持世道之

一事也

萬曆肆拾肆年叁月初柒日具

查參士宦構爭棍徒乘機燒搶疏

題爲士宦因事忿爭棍徒乘機煽禍謹先據實

上聞恭候

勅旨以飭法紀以杜亂萌事據蘇松道右叅議高

出呈據松江府推官吳之甲呈奉本道憲牌

該蒙臣牌內開據松江府呈報本月拾肆日

有閩郡士民羣稱生員范啟宋受鄉宦董其

昌冤害憤憤不平隨該署印同知黃朝鼎與

同推官吳之甲用言慰諭已各心釋至拾伍

府國疏直

宋人

五

五

日復稱本宦家人陳明平時助虐罪狀隨行

拘拿監候士民旋即解散不意次早午後上

海人民復至鼓集參縣百姓衆至萬餘填滿

街道先燒陳明房屋繼燒本宦住房其各學

生員並無一人在彼第百姓衆多恐致激成

大變難以拘拿除經出示嚴諭安輯外理合

呈報等因到院據此先據本宦令屬董文於

拾伍日赴院告爲搶殺異變事拾陸日生員

范啟宋告爲慘殺全家事俱批該府理刑官

速查并出示禁諭諸生去後今據前因尤屬

駭異照得捏造傳奇公然演唱大千

明禁卽非縉紳其誰甘之此優何據而供此生何

辱而死范之婦女因何羣入董門董之奴婢

作何毆辱范婦彼此曲直自有官府公斷伍

學諸生因何不遵

欽約輒敢聚衆扛幫訪得拾伍日雲集公庭攘臂

喧逞遂致無藉惡少乘機構禍禁城何地而

董宦第宅竟付一炬明是亂民法紀何在縱

府國疏直

宋人

十五

五

此火不出諸生之平而首發難端俾羣兇乘

機而起者誰之辜也事干不法合行嚴究牌

行本道卽便轉行該府縣并理刑官密訪糾

衆狂生及放火行兇亂民限旬日內一面報

院一面嚴拿盡法究治等因又蒙本道憲牌

奉撫院憲牌內開冬月拾捌日據松江府黃

同知揭稱拾肆日見青衿羣稱范啟宋之冤

持單一紙微露甘心董宦之意職慰解之拾

伍日謁

廟生員數百人持伍學公檄聲董之罪以家丁陳明助虐爲辭不拿正罪諸生不散案經差拿陳明諸生果散百姓見陳明收監亦俱解散不意次日午後上海之人復至鼓衆萬餘街道填滿先燒陳明次燒董房至青衿一無至者職欲調兵拘拿勢必激起大變大都一家耳至壹府參縣羣與爲難萬姓洶洶恐不得以安集後法紀等因到院看得董宦平日雅稱高致不聞訾議乃一旦決裂至此不審

南國疏章

卷八

六

何因然聞亦多有打行棍徒乘機煽禍如董宦所指何龍朱觀者未必盡虛已行該府掌印官密拿未報仰道嚴查董宦致訟之由的起何故鼓衆生變的係何人并燒房之後聚衆各徒曾否解散見今應該作何處分總之懲其渠魁解其協從積惡豪奴痛加繩約而非理附和之諸生仍聽學院裁之又蒙臣牌案據該府呈報士紳構難以致亂民燒搶行兇業經牌行該道查訪去後今已兼旬尚無

一報該府既不能禁止於前又不及早訪拿正罪於後畏首畏尾成何世界卽該地縉紳不願深求但事變重大豈容姑息合再嚴催仰府官吏先將啓讐生員陸兆芳華去永巾候問仍將號召扛幫生員及放火燒搶亂民的確姓名分別首從限叁日內密揭報院應拿問者一面速拿監候以憑發問如再遲延定行參處又蒙臣據董文呈稱叁月拾伍拾陸拾柒等日有打行惡少一條龍地區蛇等

南國疏章

卷八

一七

白日焚燒義父董參政城內住房城外書屋盜搶圖書什物毀拆棧櫃拱柱殺死義男陳懋張基阿三周氏桂香伍命立焚金氏茂春屍棺禁城兵火條於倭夷觀者雖有幾千下手不過叁拾今官府捉獲亦有數人或係豪奴或係惡少餘可類推矣義父被禍以來曾不控一詞狀亦不捨一主名懼聞見之非真或蔓延而失實等情該臣批開禁城內外焚掠者叁日有地方之責者束手坐視且多隱

匿不報不意縱奸廢法自該府始此等大事祇應以三尺從事該宦釋怨與否所不當問經旬以來本院檄查再三而遠巡如昨無乃畏豪士又畏橫民獨不畏

國法乎念之扼腕蘇松道確查主名并當日燒劫情形限伍日內報母容聊且塞責致元惡漏網又蒙臣牌看得人命係極大事情又殺至伍命燬及兩棺世所僅見該府當日申文竝不言及一字本院牌催劄催不啻再四聞

南園疏草

卷八

二八

三十一

拿獲數人又不以姓名報是何主意合行嚴查爲此牌行該道即將董宦被焚房屋實有幾處被殺人命果否真確停屍何處作何收斂見獲幾犯是何姓名有無生員家屬在內果否真正元兇并拾伍日以前傳檄聚衆當先扛幫生員一一查確限叁日內馬上差人飛報以憑施行再遲定將地方官叅處并行該府一體遵照又蒙臣牌案照該府士紳構禍牌行道府查訪今據該府止將行兇亂民

數名報道扛幫惡生竝未報到合再嚴查仰府官吏一面密行伍學教官責限叁日內將當日聚鬧明倫堂及傳檄號召聚衆扛幫生員盡數開名密揭報府轉報以憑拿問該府仍將放火真正首惡多方緝拿母容漏網如教官不訪不報或將無力貧生故陷搪塞而真正元兇明知故縱查出定行從重叅究即已經陞任者不許擅行離任等因到職蒙此案查先蒙臣於叁月拾伍日批據董文狀告

南園疏草

卷八

二九

三十二

搶殺異變事禍因學霸陸兆芳舊年玖月搶聞告府吐還突出匿名傳奇陰集娼優演唱謗父董叅政兄生員董祖常等告獲錢二供范杲范啓宋手授案證杲懼警神病狂身故羣奸圖寢啓宋聽唆霹今初陸統打行百餘擡捌旬祖母登門搶毆參命垂斃復刊單聚黨狂逞禁城懇天解剪胡一鳳證填開被犯范啓宋陸兆芳馮冬姚四千證楊臺蒙批仰松江府理刑官速速問報又蒙臣於叁月拾

陸日批據范啓宋狀告慘殺全家事泣父生
員范果禍豪董祖常駕陷傳謗威提庭辱今
初貳橫死母係豪姨初陸祖母挈控喝奴葉
三等貳百餘剝衣攢毆及婢荷花等被械寸
傷垂絕幸府縣捕驗救慘殺全家額天亟剪
填開被犯陳明陸氏等于證金敬凡等蒙批
仰理刑官併問報又蒙撫院批據范啓宋告
同前事奉批仰理刑官究報又蒙撫院批據
董文狀告劫殺事孽橫范啓宋范果黨護陸
兆芳搶閨惡跡捏匿名傳奇謗父董叅政等
錢二供府未結景自誓神狂斃霹今初陸統
兇百餘登門搶殺參命垂絕拾伍日復飛單
聚衆燒劫一空董留登死填開被犯馮小溪
姚四張進沈二夏五陸逢春范阿稱范阿繼
阿聖阿滿阿金一條龍卽何八陸二朱觀干
證何鳳楊臺奉批府城之內有此兇狂大可
駭異仰理刑廳嚴究解又蒙本道憲牌奉撫
院牌開先據黃同知揭報行查去後今據董

叅政具揭前來開稱生員范啓宋等聚開參
日白晝大都放火搶物燒人燬指諸不法狀
似與原文大相矛盾事干異常未委虛的合
併發查仰道卽查的因何故計訟果否連火
叁日或係百姓發難或有生員陸兆芳首事
白晝聚衆放火搶物積至叁日府縣捕巡員
役何故不聞救遏係于地方大變應否白簡
上聞備細查報等因轉行到職又准本府牒送該
蒙本道批據范啓宋狀告慘殺事蒙批仰府
速查報此事禍董甚矣宜虛公服之耳又蒙
本進批據董文狀告劫殺事蒙批仰府併究
報備牒本廳併行查審等因准此通該本職
遵奉院道節行憲牌詞狀一面出給告示宣
撫德意申明律例遍貼鄉城禁諭解散一面
調兵把守城門不許亂民進入嚴責各區保
甲里總各行約束該區人民不許復聚一面
關行本府及海防廳責差的當人役訪緝倡
首兇徒一面行令伍學教官嚴查起釁鼓衆

糾黨狂逞生員催據府學教授胡公胄申稱
遵依會同訓導馮士梅等從公備細查得董
鄉宦於去年捌月內因使女往生員陸兆芳
家探母未歸董僕陳明糾衆打毀兆芳家將
女搶去街坊流言黑白小傳董宦告府嚴緝
並無主名捕得說書遊棍錢二口稱生員范
果泉因號嘯叫冤顛蹶旬日而斃伊母馮氏
因媳龔氏係董內親孫媳係董氏族女帶姦
嬖參人偕往辨誣分理董宦羣奴將馮氏龔
氏昇入僧寺其隨從義嬖去永瀾打傍人目
擊不平於叁月拾伍日伍學生員齊集明倫
堂候本府行香時衆口一詞歸咎董僕陳明
懇府究治隨蒙本府牌拘陳明即時散去並
無聚衆扛幫攘臂喧逞不意本月拾陸日叁
縣軍民烏合萬餘共稱報讎忽於是日酉刻
燒燬董宦第宅并家人陳明房屋其時並無
生員一人在彼今據始末緣由爲生員范啓
宋稱冤者伍學之生員火燒董宦者叁縣之

百姓生員稟府申理原無首難百姓喧聚彌
日豈由主使今蒙查究生員倡首壹貳人因
事起一時議出衆口實難追詰首從並非糾
衆狂逞等因華亭縣儒學教諭林喬松申稱
遵依查得叁月拾伍日值行香作揖之期向
在府學伺候本日學中士民雜聚伍學生員
俱在皆爲府學生員范啓宋祖母馮氏受辱
衆口稱冤聚稟本府本學生員並無一人倡
首其致訟根由果學聞見不確未敢瀾覆至
次日燒燬房屋實無一人在彼嚴加細訪並
無糾衆狂逞持單執機等因上海縣署學訓
導趙毓德呈稱本學諸生俱遵奉
欽約兢兢守法向不干預外事此時聚集府學稟
事與董宦爲讎者雖稱伍學諸生而上海華
亭相距百里而遙豈能越疆而赴等因青浦
縣學教諭方一敬申稱本學隔遠府城伍拾
餘里卽有董宦一事本學諸生不能一時與
聞今奉來文逐一細訪並無一人在內倡首

等因金山衛學教授陳時連申稱本學離府城幾及百里住居府城生員不滿拾人諸生據啓宋單稱雖亦共悲孤危然密訪本學生員並無一人在內等因各申覆到職看得據該學申稱爲范聲冤係伍學諸生而稟府申理並無首難模稜隱蔽似非法紀且據曰爲范聲冤明有糾衆起口之人豈無首難執微持單分投粘貼明有甘心倡首之人豈無主名事出駭聞情干重大至於諸生籍名雖隸各學而構難起釁豈得以住址鄉城學分遠近爲解覆行各學嚴查去後一面行縣拘提范啓宋董文各告詞內犯證解審又卽移文騰取海防廳先獲兇犯金雷等人卷及尹陸兆芳與董宦上年許告義女始事文卷見獲說唱傳奇犯人錢二文卷前來查得萬曆肆拾叁年閏捌月內陸兆芳有家人唐文生女阿已過繼董鄉宦家人徐祿爲女時因患病暫歸調理久住未回兩相爭論董鄉宦因令

家人具詞本府准批捕衙拘審比有鄉宦處分勸息陸兆芳隨將阿已送還董宦訖又查萬曆肆拾肆年正月內據董文呈稱今月念捌流棍錢二將主董鄉宦等捏造汗蠟謗書傳播騙財幸金峰報復親筆見証懇天嚴鞫何人捏造主使根由等因呈府行提錢二到官審據錢二供稱拾貳月在朱公子家說書內有范廷志說我家裏有一部書名曰公子傳後正月拾壹日縣前觀燈遇范相公說此書在張相公家來的我說有了金峰聽得回報董宦等語在卷又查得海防廳先獲犯人混名一條龍地區蛇續獲犯人金雷曹辰郎審據金雷供稱萬曆肆拾貳年叁月拾肆日有壁鄰張匠被徐稱卽徐賜家猫咬殺鵝肆隻咬至雷家雷卽將猫殺死賜要雷陪致雷憤怒將賜辱罵徐賜因與董鄉宦家有識卽求董二相公出一手本稱是華亭巡捕陳縣丞所准就差車三承頂衙差行拘雷欲見官

總甲李仁不容畱係木匠營生資不能支要
行自縊衆人和息肆拾伍人在縣前衛家店
內食費銀貳兩柒錢時畱缺銀柒錢徐賜與
徐雷徐繼又行叢毆畱將肉猪賣銀柒錢貼
還訖畱向憾恨故此在內行兇凡有乘搬木
物等項畱卽喊稱既要燒他不許拿去卽拿
丟入火內及又誇稱我做箇葛成與衆人報
讎時有織染局牽花匠張畱洗白匠許觀俱
在東門馬巷口住各來搬木亦被畱奪丟入
火內等語又審曹辰郎供稱親父姓顧先年
身故在於曹大脚店內賣米生理與董鄉宦
相近因見本府出安民牌內南門總甲阮鳳
叫辰郎同去觀看進在門裏看時裏邊說亦
是拋擲甄塊之人被人扯打身上衣服被人
扯破時有董毓柱認得辰郎拔起旗竿等語
及審阮鳳只說辰郎去是的鳳原不同行等
情在卷又經本職續獲王皮趙二儲天卿沈
石林添拘董宦住宅左右里鄰總甲宋柏楊

成朱山王錦龔華李仁張完王明及齊范啓
宋董文詞內犯証陳明陸兆芳馮小溪姚四
陸逢春范阿繼阿滿阿金阮鳳等到官細加
嚴鞠審得王皮曹辰一係兇徒一係惡少而
所謂一條龍地區蛇等則皆郡中打行班頭
也此輩蜂屯蟻合寔繁有徒願地方有變以
逞其狂也蓋日夜幾幾望之矣昨歲生員陸
兆芳與董宦家因一婢競口道路輒有歌謠
流播無怪董僕陳明之根究耳及蔓延范啓
宋之父范景果故與董有連心不自甘盟於
城隍控於董宦憤鬱發病而死死之後景樹
拾叁歲母馮氏挈景妻龔氏偕叁女奴送董
第且哭且詈其被羣奴醜辱要亦自取焉耳
董僕縱不爲無罪告之官府固有三尺在伍
學青衿傳檄而起叁月拾肆日鳴於府拾伍
日鳴於庠若見爲義激然者本府署印海防
廳理諭之法休之拘責陳明下之獄以謝之
諸生唯唯斂手而退政堪結局耳而執意甫

越壹日王皮曹辰諸人遂乘此爲搶奪之噐矢也周麾而呼先勝而倡海邦之民輕剽易動剎那之頃聚者萬餘始之搶陳明之米起火於貯米之蘆席繼而延及董宦之籬門蓋自酉戌迄於黎明殿起燦揚勢不容撲畫棟雕梁奇編秘玩悉爲祝融之所有僅餘一宅未及煇燬會本府差捕官兵官星馳赴救又屢出聲示高牌大呼呵禁而後漸次逃散焉此等景象豈清平之世所宜有耶況董宦名滿天下望蓋一世精神有司養不以爲今之蘇玉局未南宮敬之重之物外玄襟夷然有所不屑曾何事賈罪於里閭而得此奇禍耶豈非此輩奸渠煽惑愚民日暮塵起聚蚊成雷驚司馬之家藝負羈之官有所不恤耶本職承憲發問節次研審起火蘆席者出自王皮手當堂質之里鄰衆目咸識認矣延火董宦房屋者出自兩未冠小厮手其一上海聲音面肥者現緝未到而其一華亭聲音面麻

者爲曹辰當堂質之里鄰衆目咸識認矣鞫王皮向與盛心洲構訟華亭疑陳明有一臂之助怨之刺骨曹辰先一日窺伺董門被董僕擒進搏衣重毆怨之亦刺骨其報復之情可知王皮事後遠逃爲捕者所邀獲曹辰事後欲逃忽發狂疾若有神縛縛之者爲店主曹大脚所供稱其虧怯之情又可知當官不能自辯祇云燒非一人其爲魁首無疑矣一條龍卽胡龍地區蛇卽未觀嗜捨如飴走險如驚固其素習尤不足惜他如趙二則董僕執爲戎首本犯訴無干涉金雷則初審供認已明再質含吐不盡儲天卿沈石林則或與事未必搶或搶物未必燒又當細職情實徐正厥罪討奄宦而無鬚誤誅滅胡羯而高鼻濫死不可不鑒矣至於生員宜守臥碑自愛其鼎一言一動小民將則而象之而一人有蒙衆友不平似出狐兔之悲實類鶩斯之黨雖放火之夕委無一人至者而肇端之

欲將誰執乎范啓宋拾肆告狀姑蘇拾陸告狀江陰固不能分身號召而陵兆芳先事啓釁且暢哉暢哉之語董僕明指有人竊聞之者雖審尚未的始禍之譴安所解乎據各學教官所申合郡鄉紳所論與諸生了不相干董宦私衷偉量刊有手示亦云永銷霧釋盡置不問乃本職竊謂作亂之民固宜誅之以杜遏悖叛之萌兆亂之矜亦不可不懲之以杜囂陵之漸也明有法度幽有鬼神通國有公

南國疏草

卷八

三

三

評

昭代有正律殺人媚人有人心者不爲縱惡長奸執法者不敢唯是事關重大非本職愚暗能獨勝其任且自爭婢之初以迄焚屋之後本職或分校遠行或辭篆臥病總未親經其事海防廳時署府縣印務聞見較真查訪必確伏乞憲臺批示該廳同本職會審或另委別府精明官壹貳員前來會問敬當告之文廟誓之明神於公廨處所集一郡士民從公

處斷庶足以定應重應輕之典而服匹夫匹婦之心耳若府縣巡捕陸哨練兵等員役非不有守禦之責然哆口甚易當局正難敵外寇猶易定民變滋難兵快幾何不足以禁阻千萬人也明甚未奉憲令不敢擅稱兵殘傷小民也又明甚矧救護心力已盡保全仍有十一似無庸苛求爲矣等因具由呈報前來據此該本道看得董宦被禍之烈其所不甘者民抄兩字卽謂爲士抄亦豈伊無競之素

南國疏草

卷八

三

所宜召者胡其及也又虧令名故須白見事情乃能洩彼蓄憤今據刑官之審已得其大乃此一大變也豈僅僅無賴子數人之執遞可塞責耶況金甯當衆誇許自爲葛成豈宦門等諸稅使而當時乘機肆搶者卽輕重有間不可執一問耶雖鼓鑼原非多衆而共亂實繁有徒此而徒防株累不顧網疎得無誨奸長亂且恐無以謝地方也至生員前一日之衆講觀望者業已填塞唯茲多口乃啓戎

心卽曰衆人咸在也而倡首傳檄者屬詞動衆者必自有之羣聚頗類扛幫聲激又似挾制學院以學政嚴檄查訪寂無一報又終難以模稜結局者或以護惜爲作士氣豈其然耶除批該廳會同海防細審明確使毋抗法無深求勒限招解覆審另詳外合先呈報等因具由呈報到臣該臣批開據詳行兇惡少有何不共之讎其餘打行乘霧搶財雖其故智放火何事而甘爲戎首藉口民抄詳則信

南國疏草

卷八

三

之再查該府呈詳撫院原文拾肆日諸生拊單稱范之寃便露甘心於董之意十五日持檄聲董之罪不拿正其僕不散明犯扛幫顯肆要挾矧暗中構禍更不可知貳參廣文尚欲以空言塞責卽據申文自相矛盾溺職之甚更可異者臨變束手則稱千稱萬亂定正法則以無賴子數人了事公堂上持檄持單的是何人一得主名則單檄從何而來立訊便確經今月餘未據報到保紆廢法是誰之

責該府且然何況廣文倘再互相推諉本院教旣不行於敗類法又曲撓於所司幸職無狀便當自劾而去此際卽欲爲諸執事寬假得乎該道速行理刑官會同海防官併責各學教官將兆亂青衿併焚搶惡棍盡數查明一面報院一面解道確招解詳又蒙臣厝行府嚴提松江府學華亭縣學教官去後續據該道揭報華亭等學爲首講事生員郁伯綽張復本李濟翁元升孫肇元先行革退除名

南國疏草

卷八

三

內郁伯綽發問復據提到教官開報稟事生員姚瑞徵馮鼎爵沈國光同投寃揭生員張揚譽馮大辰仍行道覆查分別革問隨又差人守催人招未到該臣看得原任叅政董其昌始以女奴與陸兆芳構爭繼因傳奇與范啓宋父子結怨各抱不平遂開釁端董與范方越數百里赴臣衙門投狀而事外之人輒從中鼓煽構此奇變在生發難惡少橫逞董氏主僕住房一夕成儘卽城外書樓亦被拆

毀殺死伍命似虛燒毀陳明之母壹棺是實

此臣浙省民變以來所再見者即欲具疏奏

聞亟查主名無奈有司掣於旁撓轉展支吾除稟

始陸兆芳先行黜革同范啓宋候問外檄催

再三纔得該道一詳僅獲兇犯王皮等捌人

首難青衿無一人詳中再經駁催而後報有

郁伯紳等伍生爲首扛幫又提教官面查而

後報有姚瑞徵等伍生或當先倡稟或協投

寃揭卽無焚搶一事按法應黜矣先將該道

南國疏章

卷八

五

說

開報者分別革問仍將該學開報者發道覆

覈定罪以服其心至於行兇惡少據報復拿

伍名而脫逃見捕者不與焉是變也白晝大

都焚掠無忌非直一方之變所關風俗紀綱

甚大臣叨司風紀恨不朝發難而夕正法早

杜亂萌惟是駁行覆鞠屢催未解謹會同巡

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應

麟先將查報情略據實奏

聞至若變起之日束手束足全不爲地方擔當變

定以後半吐半吞祇知爲青衿卸脫總之畏

旁掣甚於畏法紀遷延至今該地有司寔有

不能逃其責者候該道將各犯招明解到并

應參官員另行酌議請

旨定奪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覆議

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

萬曆肆拾肆年伍月貳拾陸日具

題奉

南國疏章

卷八

五

禱

聖旨

聖旨

禱

再請終養疏

奏爲親病身病情迫力窮懇

恩終養以免曠職事臣竊聞求忠臣必於孝子古

之訓也事

君能致其身臣之誼也惟是致身未能而不早決

去就則忠孝兩失爲罪滋大臣自上年科考

事竣卽具疏陳情緣學臣一差雖例得移親

就養而考校各郡邑終是顧彼失此小臣下

情未徹

商周軌車

家人

奏

三

天鑒敢不異此

簡書絕裾從事詎意臣母積衰久病奄奄牀褥聞

夢寐故鄉臣方發落蘇州忽因積勞傷目驟

成瘴翳如在雲霧中咫尺不能辨點畫失學

臣所藉以自效者惟此心與目耳旣以母病

驚心兼之目力耗竭延醫調治云血枯瘴

合漸且成痼計非旬月可痊江左多材亦多

事卽臣無病之日勞怨不避尚苦事變疊起

議論多淆矧今母子同病相依杜門跼蹐所

奉何職而可虛糜塞責竊念臣一介草茅伏

奏

皇上拔置臺班驅馳南北捌載於茲豈不願終效

犬馬仰酬

知遇於萬一無奈捌旬有捌之母危遯朝露而子

情轉迫兩目知音之身病同替廢而臣力復

窮萬不得已再哀籲於

君父之前伏乞

聖慈矜憫

商周軌車

家人

奏

三

初下都院查臣母老且病又無兄弟與

會典例合

俯賜終養臣之幸也卽不然業已病廢義難就列

容令休致庶免曠職亦臣之願也從此母子

餘生儻不卽填溝壑感戴

天恩惟有共祝太平咏矢環草臣以率曷任迫切

祈仰之至

萬曆肆拾肆年柒月初玖日具

奏

再請休致疏

奏爲親病轉危臣職愈曠再懇

天恩俯容休致以免曠職以延母子餘生事臣因

母病身病於柒月初玖日拜疏陳情一介小

區分應勉效捐糜卽有烏私而或謀可及夕

何敢亟貢

宸嚴惟是臣母望玖之年不堪二豎所苦遠從京

口延醫何沆等多方調治無奈衰極而病乘

之風燭朝露不危於此人情病則思鄉時念

南國疏草

卷八

三八

首丘以日爲歲臣無兄弟可以將母母病垂

危而鬱鬱不得歸更益之疾臣爲是憂心如

焚兩目加瘡一切政務概從寢閣學臣所職

何事而以病軀尸素

聖明之朝豈容有此不職之臣況積衰積病朝夕

難保之母是何光景而貪戀不早決不惟負

國且負母

皇上大孝錫類之世豈容有此不孝之子萬不得

已哀懇

聖慈鑒臣迫切下情不敢復望終養卽令臣休致

而去庶學臣職守不致久曠而臣得扶臣之

母生入里門倘病母殘喘藉以少延皆我

皇上再生之恩臣以寧曷任激切祈籲之至

奏
光緒廿五年捌月拾陸日具

倭菴野抄十一卷

〔明〕蔡士順輯

明崇禎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沙總目

卷之一 辛酉

天啓皇帝登極

司禮監查明魏進忠 旨

原任南京刑部郎中鄒元標起用 旨

御史方震孺疏

御史張慎言疏

御史方震孺請監國疏

御史方震孺疏

司禮監傳殺王象 旨

巡撫王化貞疏

吏部起用趙南星 旨

御史王心一論客氏疏

吏科侯震陽論客氏疏

御史王心一敬朱欽相犯思孺疏

吏部會議邵輔忠毛十龍 旨

禮部主事劉宗川論客氏魏進忠疏

禮部周朝瑞疏

吏部尚書周嘉謨疏

御史江秉謙疏

卷之二 壬戌年

遼東巡按方震孺辨徐大化疏

經略熊廷弼疏

吏科侯震陽論四輔臣疏

通政劉道隆疏

遼東巡按方震孺疏

御史謝文錦疏

左都御史鄒元標疏

御史蔣允儀疏

刑部尚書王紀辨楊維垣疏

又揭

吏科趙時用等疏

刑科沈惟炳疏

御史蔣允儀疏

吏行章允儒疏

御史劉璞疏

太僕寺少卿滿朝薦疏

左副都御史馮從吾講學疏

左僉都御史鍾羽正論講學疏

左都御史鄒元標論講學疏

大學士葉向高論講學疏

大學士葉向高贊鄒元標疏

左都御史鄒元標乞歸疏

翰林院修撰李元標疏

御史李玄疏

庶吉士鄭鄴疏

兵部員外顧大章辨楊維垣疏

卷之三 癸亥年

御史周宗建論郭肇疏

太僕少卿高攀龍與王志道書

御史周宗建論魏進忠疏

刑科沈惟炳疏

御史方大任論郭肇疏

應天巡撫周起元疏

南道陳必謙疏

御史宋師襄疏

南道王允成疏

御史李玄疏

應天巡撫周起元論織監李實疏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

南科姜習孔疏

卷之四 甲子年

御史胡士奇疏

御史李應昇疏

巡撫周起元再致楊姜疏

吏部尚書趙南星推用鄒元標疏

工科周士樸論織監李實疏

吏部尚書趙南星謂鄒維璉疏

吏部郎中鄒維璉疏

左僉都御史左光斗辨傅樞疏

吏科都魏大中辨傳梃疏

吏科甄淑駿傳梃疏

吏部郎中鄒維璉疏

刑科傳梃疏

禮科劉懋疏

左舍都左光斗疏

御史黃尊素贊鄒維璉疏

左副都御史楊漣論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御史李應昇論魏忠賢疏

戶科陳良訓論魏忠賢疏

御史袁化中論魏忠賢疏

吏科魏大中論魏忠賢疏

御史房可壯論傳梃疏

工部郎中萬燦論魏忠賢疏

御史李應昇救萬燦疏

御史房可壯再論傳梃疏

御史黃尊素論魏忠賢疏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

工部員外王振奇疏

御史袁化中疏

吏科魏大中疏

御史房可壯再論傳梃疏

吏科許譽卿疏

戶科陳良訓疏

御史謝奇舉疏

巡政黃龍光甲午停刑疏

吏科沈惟炳疏

御史袁化中疏

左都御史高攀龍論崔呈秀疏

吏部尚書趙南星覆崔呈秀疏

御史李應昇論魏廣微疏

吏部尚書趙南星論陳九疇疏

吏部尚書趙南星求歸疏

左都御史高攀龍求歸疏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

吏科許譽卿救沈惟炳疏

戶科陶崇道疏

大學士韓爌去國疏

御史李蕃止樞輔趨朝疏

巡撫周起元論朱童蒙疏

卷之五 乙丑年

兵科李魯生中旨枚卜二疏

工部主事曹欽程論周宗達李應昇等疏

刑科霍維華贊曹欽程疏

御史劉廷佐救考官 旨

北鎮撫司汪文言病故 旨

刑科霍維華三朝要典 旨

御史周維禔毀書院疏

御史高弘圖疏

御史李喬嵩辨潘士聞疏

大學士魏廣微揭

御史倪文煥論周順昌等疏

御史張訥拆書院疏

聖諭殺熊廷弼

兵科吳國華論曹欽程疏

禮科葉有聲疏

刑部主事張時雍揭

御史盧承欽刻黨人碑疏

卷之六 丙寅年

御史吳裕中論丁紹軾疏

御史趙胤昌論丁紹軾疏

刑科潘士聞論曹欽程疏

南道徐復陽疏

工部右侍郎崔呈芳贊魏忠賢疏

皇帝勅諭魏忠賢

御史倪文煥贊魏忠賢疏

織造太監李實論周起元等疏

應天巡撫毛一鷺開讀疏

應天巡撫毛一鷺鼓譟疏

御史佘合中疏

應天巡撫毛一鷺論激變疏

南道游鳳翔論高攀龍疏

兵部尚書王永光疏

御史陳朝輔論馮銓疏

浙江巡撫潘汝禎建祠旨

太常少卿趙興邦辨疏

御史袁鯨論喬應甲王紹徽二疏

兵科郭典言贊吳淳夫疏

順天府丞劉志選論張國紀疏

吏科李魯生論石萬程祝萬齡疏

順天府丞劉志選二朝要典疏

御史劉徽加藤廷濟賍疏

卷之七 丁卯年

御史梁臺環論張國紀疏

巡撫劉詔論耿如杞疏

御史楊春茂疏

監生陸萬齡等建祠疏

吏部等衙門報捷疏

奏政郭士望稱上公疏

兵部尚書霍維華疏

吏部加陞各官疏

卷之八 丁卯年

崇禎皇帝登極

國子監朱之俊論曹代何等奏諱

御史楊維垣論崔呈秀二疏

工部主事陸澄源論魏忠賢疏

御史賈繼春論崔呈秀等疏

兵部主事錢元愨疏

貢生錢嘉徵疏

通政呂圖南疏

禮科吳弘業疏

河南提學潘曾紱疏

兵部接出 聖諭

刑部疏 旨

兵部接出 聖諭

御史李思啓疏

通政呂圖南疏 旨

吏部主事聶慎行疏 旨

上林苑監典簿樊維城疏

吏部接出 聖諭

戶部員外王守履論陳爾翼疏

錦衣衛接出 聖諭

戶部郎中劉應遇六大苦情疏

通政楊紹震疏

戶部員外王守履疏

戶部主事陳此心疏

監生胡煥猷論四輔等疏

原任遵化兵備耿如杞謝恩疏

戶科李覺斯奏胡煥猷疏

原任錦衣千戶王元善疏 旨

御史楊維垣奏胡煥猷疏

吏部房壯麗等會勘崔呈秀疏

御史賈繼春論李夔龍等疏

大學士黃立極等辨疏

卷之九 戊辰年

南吏部主事徐紹燦疏

吏科魏照乘拾遺劉詔疏

翰林院編修倪元璐疏

刑部接出 聖諭

御史羅元賓疏

刑科曹師覆疏

編修倪元璐辨楊維垣疏

原任御史方震孺謝恩疏

御史張鑣論媚增疏

刑部疏 旨

應科陸可陞疏

御史張養起廢疏

都察院接出 聖諭

御史高弘圖論劉詔劉志選梁夢環疏

禮科閔可陞論建祠疏

戶科汪始亨疏

南吏部主事臧照如請誡疏

御史寧光先論汪裕疏

禮部主事喬若雯論智鉅疏

戶科汪始亨論李魯生疏	御史張三謨論魏廣徵疏	南吏部主事戴照如疏	南兵部主事別如翰三案疏	工科顏繼祖論李魯生疏	禮科仇維禎論孫杰疏	兵科彭祖壽論曹思誠疏	兵科林正亨論楊邦憲疏	侍講倪元璐三案疏	御史黃昌宗僞官疏	禮部接出毀三朝要典聖諭	御史任贊化論楊維垣疏	御史吳玉論媚璫疏	工科祖重燁論霍維華疏	御史黃昌宗論矯旨疏	御史鄒毓祚論楊維垣疏	刑科劉斯棟論賈繼春疏	御史吳玉論楊維垣等疏
------------	------------	-----------	-------------	------------	-----------	------------	------------	----------	----------	-------------	------------	----------	------------	-----------	------------	------------	------------

大學士李國楷薦胡煥猷疏	刑科張國維論楊所修田畧新疏	戶科毛羽捷論楊維垣阮大鍼疏	兵科宋鳴梧論張訥疏	御史吳阿衡論霍維華疏	刑科曹師稷論徐景濂疏	御史徐尚勳論顧秉謙九罪疏	御史葉成章論李實等疏	御史任贊化題稟疏	戶科張承詔論孫之獬疏	原任刑科毛士龍謝恩疏	南京國子監助教施元徵疏	戶科瞿式幫論袁弘勳疏	御史王應斗論徐景濂孫之獬疏	卷之十 戊辰年	戶科瞿式帮三案疏	御史曹暹論來宗道疏	御史吳煥論孫之獬疏
-------------	---------------	---------------	-----------	------------	------------	--------------	------------	----------	------------	------------	-------------	------------	---------------	---------	----------	-----------	-----------

戶科瞿式邦論諸閣臣疏

戶科瞿式邦論邊事疏

御史趙洪範論郭肇等疏

御史姜兆張論郭如闇等疏

御史梁子璠論黃運泰等疏

禮科仇維禎論張樸孫杰疏

南戶科萬鵬親賢遠奸疏

兵科許譽卿疏

御史徐尚勳論郭典瀚疏

御史鄧庭鑑論劉廷元疏

戶科瞿式邦論媚璫疏

官生趙清衡請卹典疏

御史劉大受論魏廣微等疏

南道朱純論石三畏疏

兵科許譽卿論魏廣微疏

御史汪應元論陳九疇疏

御史李長春防漸疏

南國子監助教施元徵論試官等疏

南兵部侯炯曾請卹應疏

御史馬鳴世疏

御史任贊化疏

戶科陳良訓論郭允厚等不講學疏

吏科章允儒規閣臣冢臣疏

御史王心一論馮銓等疏

御史馮明玠論李精白等疏

御史王心一禮義廉恥疏

吏科章允儒疏

卷之十一 庚午

召對錄

六月廿六日一次

七月初四日一次

七月十四日一次

七月廿六日一次

九月十四日一次

儒菴野抄卷之二

古吳蔡士順孝來父墓

泰昌元年庚申九月初六日

皇長子登極改元天啓以明年爲天啓元年以今年

七月前爲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至十二月爲泰

昌元年

司禮監一本登極在即等事奉

聖旨魏進忠既查明不係先帝選侍李氏下應殺

着照舊供職九月初十日

惡逆此時尚公慶耳而有欲於逃侍黨去之者亦

先幾見也乃徵寬旨賈膺固眷幾被鐘篋倘亦

百六之數歟

原任南京刑部郎中鄒元標奏徵臣蒙恩特起等事

奉

聖旨忠謹素著乃先帝簡用着遵旨前來供職不

准辭正月十三日

吉水以九死一生係網常登進未幾高卧山林者

幾三十年世法圓熟磨却諫臣氣斯此是其學問

進到而厥後一語刺南樂快於當年江陵一幅彈
章也

御史方震孺疏失張差一案已成既往言之似令人
厭而近議洵洵終不可遏塞則不容不平心一言以
掃國本之葛藤也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
停之法然不當因已之調停而遂疑挺擊之奸化爲
烏有也又不當謂發奸者盡小人而遂掃蕩不留種
也王之案誠非高品察典自有處法而中旨奪其勅
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於吸風飲露而必疑於
隔歲之後可乎至於李倖之禁錮張挺之鬱死又爲
其骨即云不剪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門
戶二字原不當問之君父職言之已自驚心則又不
容不平心一言以掃門戶之葛藤也東林之中原多
依草附木知陰貪穢實有其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
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肖者而遂爲竭澤之漁也
又不當因親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爲瓜蔓之拖
也如清冽之葉茂才朱世守經濟之董應舉趙南星
挺勁之魏雲中馬孟禎潔淨之高攀龍劉策練達之

李邦華苦節之鮑應梧劉宗周等有何罪而錮之終身即云不駟朝士之清流業不幸而露其形矣夫移官之始未事關聖躬同皇上之臣子決不敢先選侍而後皇上則科臣楊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也將謂其居之以爲貴而未嘗邀會乘機取中旨之聞也將謂其居之以爲富而未嘗舉神使鬼私罪瑤之金錢而不知何以又有交通之疑也正月二十六日

御史張慎言疏偶值選侍乾清天子避處此一
時也宗廟之鼎器爲重則先皇之簪履爲輕所
以不得已而有聚卿周鼎讓之疏也又不得已而有
科臣楊漣臺臣左光斗之疏也於時抗言官庶即
神廟之鄭貴妃且居然先徒以爲聖矣旣而閭閻弘
開冕旒快覩此一時也嗚呼而慶聖主之龍飛遂
亦不覺愴焉而痛几筵之羊裘光景風聞凄然動念
所以臺臣賈繼春不得已而齋沐具揭諄諄於間臣
周旋內外之間也此當日之定案也假使周鼎讓并
楊漣左光斗之疏爭於既移官之後可乎不可乎又

便賈繼春之揭爭於未移官之前可乎不可乎蓋
一時也此一時也誠如同官方震孺之疏合之雙美
離之兩傷耳二月十七日

此疏稱兩君子者甚當至移官前後之論尤爲精
妙後侍御賴晉撫早奏戌得免逮其此論精誠所
深感歎

御史方震孺疏惟願皇上速發帑金二十萬委官
星夜齎至山海關雖不肯勉然馳驅親至關外一面
犒賞已出關與將一面督催未出關與將一面撫恤

戰敗之殘卒平祭無歸之忠魂柏地之險夷盡備
宇之長策似皆萬萬少不得者職豈謂此行真足以
救河西然猶愈於安坐而聽其亡也柔脆如驢炎天
烈日之中猶有白草黃沙之意而將士之忠勇若豈
無聞而興起者乎且廟堂之上豈遺一民乎死撫傷
亦可見皇上之精神與舉朝之精神猶然東向不
至以祖宗之疆土忽然一擲使封疆之臣心灰意冷
甲五月初二日

孩未此疏何等慷慨也已知明請監軍之任矣然

不大愈差監軍而規避不願行者歟

巡撫王化貞疏薄暮城頭火起城內大潰稱小西門已開滿城皆賊按臣下城欲人署從者不可共擁出小南門後竟回署中比晚李永芳入見叩頭訴不得已之故按臣謂汝爲我言我對誰言今無及矣永芳聞於奴酋遣人來迎共擁之出本官面不改色立於庭奴責以我本官大罵吾天子意臣豈爲賊拜奴謂從汝本官復罵曰汝小醜不久滅亡豈吾肯從賊願速殺我奴怒令人持去欲殺之比出門復呼之曰又以好言慰之本官終不屈有奴于目外人者舉刀斬之本官引領以待奴于手縮奴因曰送汝歸何如本官謂兵已潰散力不能殺賊無顏歸速死爲幸奴知不能奪令以輿送之不就輿以馬送之亦不就乃令二人扶之馬上送還署中諸生及衛役從之者數十人至署門對關八拜曰臣不能報國矣又禮拜其父母四拜遂就縊奴遣李永芳棺而葬之至今遼陽城之人及奴部衆皆咨嗟歎息稱爲忠臣大經臣之登樓自焚守道之舉室入井開原道之衣冠自縊見危

授命爲國捐生凜然忠義足以動天地鬼神矣然未如按臣之從容不亂堅定不撓能使異類心服叛臣屈膝而惟結義幕之人相誦說於無窮也

昔年李仲達司理南康張見平侍御適按江右甚相得與余言張男子也美鬚髯好議論讀書在差著春秋補傳一部余曾見之宦途著述富於經生學士宜乎其明人臣大義歟

經畧熊廷弼疏昨見臺臣李應薦疏謂化貞逼臨虎吻望臣爲內援其情甚急臣高據山海視化貞爲外護其勢畧緩事態多端嫌孽易起倘辭職一生禍豈勝言仍請天語叮嚀臣以剛中承天寵滿腔壯懷用以報朝廷而不用以扼同舟化貞以耐心酬主眷全副精神用以固藩籬而不用以岐同志何臺臣量臣與撫臣之淺也強於本無形迹中忽開一段形迹以增其事態而起嫌孽則辭職之禍誰實啓之撫鎮在外折禦經畧居中調度征倭以前事體原是如此況今三方並進左掣右提勢自不能身在撫前偏住一路非高據山海自處於緩而逼人於虎吻

也。但記去年倡爲不能聯屬道將固結士卒之說者。轉相煽播。遂至逐臣勘臣。斷送河東一方於賊手。而不顧今又無端創爲調劑經撫之說。其所關係豈止道將士卒。乃一商量公事。其迹不尤其心必有以經撫不和構生事端者。小半之河西如何再禁斷送。厥鑒不遠。臣竊懼之。不得不一言杜此謬萌。伏乞皇上勅問言臣。如青容臣經畧幸暫寬文墨不必無形造影。橫啓猜嫌。且俟到關之後。文武齊集。而果不能和輯。形見事出一在。臣願安承教。如不容臣經畧。臣請奉身而退。聽言臣別舉一桑中不相扼者。俟我皇上簡用以收經撫調劑之效。蓋臣初不敢復往經畧者。尤以寬嚴緩急躊躇於今昔之間。恐在地方不便展布。自皇上痛憤祖宗疆土袖手送賊。追論當日之論。臣降處馮三元等。而一時公私申救。皆藉臣爲口實。臣又休於不必申救之嚴旨。不敢再救。且不知此段公案。何日注銷。乃無故而發大隙之端。如此展布之苦。又不在地方而在廟堂之上矣。此臣於今日千難萬難欲辭則恐負皇上不降又

恐事未濟而禍先及身。不得不進退維谷者也。六月二十後來禍敗皆不出此疏所料。謹謂廷弼不言也。廷弼在此時已看破舉朝必不容爲矣。惜乎化貞一逃之後。政其可以有爲而竟訕笑樂敗與之同局耳。
司禮監傳出 聖旨南海子看守牆鋪淨軍王安不許人往來私通書信人役往來着嚴衛辦事番役并南海子看守人員拿住指名參奏。七月十二日
此逆瑄殺王安也。安殺而逆用可忍言乎。善子侯給諫吳觀之言曰。用王安者猶且不容。況用殺王安者乎。
巡撫王化貞疏本年七月三十日。職勞師河上。回至盤山道中。據原差都司毛文龍具稟。七月十九日。據鎮江住民任六報稱。鎮江僞署遊擊佟養真。揀選兵二百餘名。抄殺黃背商山等處。歸正人民去訖。特右衛生員王一寧。朝鮮借兵回住。彌出堡文龍延與共事。計盡鎮兵不滿千壯勇。既出抄殺屯民城中必空。

臣等小
人等
又者及
御死

遂分兵一百餘名令守備蘇其民千總張攀并率屯民百餘選截去兵歸路撥兵一百餘名千總陳忠率領乘夜渡江進船鎮江城外二十里上峴先令暗通鎮江中軍陳良策爲內應候至本夜喊叫齊發一鼓登城內外夾擊賊皆破膽佟養真披衣迎敵被衆迎頭棍擊仆地就縛其子佟松年及家丁六十名各持器械斷殺一更有餘賊賊俱就擒縛八月十一日毛弁此捷固奇然亦僥得者耳聞之往商皮島者皆不許可毛帥謂磨餉者也而毛特有中援遂保

化自劫登城歲舉百萬金擲之東海皆此小捷爲之也執謂鎮江一寇反爲中國一盡哉

吏部一本陞授官員事奉 聖旨趙南星陞通政司左通政九月十五日

高邑癸巳主察至公點其親家貽和柳給事王三餘至今膾炙人口乃計典甫畢身且不允當時大臣如李世達已有疏及之者錮之三十年而始得一出冢宰作用天下政望丰采而大禍及矣途瑤毋論彼士大夫盡借名高邑以番敗局雖復得美

官亦何以復對夢白小題舉業况其立朝事業也
聖死矣

御史王心一疏近者臣連接邸報惟見 明旨一則曰奉聖夫人客氏保護効有勞績着戶部速行擇給廕二十頃以爲護墳香火之用再則謂魏進忠侍衛有功着工部於 陵工告成叙錄在內一似 聖心獨以私恩爲懷惜者微臣初可將順何敢冒開提之繼然處不諱之朝令臣畏罪不言忍禍 聖明之過舉是不忠之大臣不敢也夫當此經撫協勦賊之議將士鼓渡河之勇靈機捷伐有幾人心曠神怡在朝廷臣恐不諱者以爲 皇上左右而後獲場重懷宮中之私勢而輕念邊臣之積苦 聖德無暇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臣又恐東征文武將士聞之以爲吾屬捐軀命冒鋒鏑爲 天子任難危曾不得如左右之人微 聖衷之眷注重 天語之叮嚀毋乃解其體而及其心予則又不便之甚臣愚以爲即客氏之保護應酬進忠之侍衛可寬何妨優以金帛如一彰 聖諭加給田土以示敘錄流播聽聞殊

傷聖德又况梓宮未殯而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而強入進忠之勳於禮爲不順於事爲失宜。

閹乳交攻明目張膽

史料侯震陽疏山陵竣事出宮奉有明旨不必總總過計爲也旋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恩一疏聖旨寬之而不責職益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傳客氏午時出宮職於是舉手加額笑奉令諭職且驚且駭謂此有所矯然不出於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皇且果迫於義不容違情不忍就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職又不敢信皇上固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至忘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疑丞輔弼內之則中官叶琴瑟之遠兩宮稟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維持以節留精神以漸磨令德其何有於保姆而爲此戀戀耶且皇上一身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二祖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天地

呵護之矣祖宗付託之矣而首於卽位之日怵以遠警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此又天地祖宗借外憂以動我皇上者也皇上念及此卽宵衣旰食夙興夜寐論文武諸臣矢心滅賊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涕泣何爲且皇上不念邇者三喪並舉兩母后棄皇上於誦詩舞勺之年先帝二十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項雖升耐禮成寶成未幾吉同宵露職旋繞其際猶泣下沾襟竊意皇上九五之內必右慈寧與哀柩慘痛者特外廷遠遯無由得知而反有懷泣保姆之諭甚矣爲聖德之累也今夫諸王公主至親貴矣朱邸既開叩關不易奈何獨使么麼里婦狎近至尊哉憶職等匍匐送喪之日萬姓角闕千官雲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居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氏靡不舌擗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語職云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長跪路旁望塵號慟驚問之有錦衣臣駱思恭曰此先皇阿嫗恩寵未逮是以悲耳職喟然與歎同此阿乳之功薄者使行路猶憐厚者能不盈滿招忌女德無極

皇上即爲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且皇上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時出時入尤萬萬不可何也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

間卷襪褻之身何得輒混視聽況中涓羣小內外鎮連借叢煬竈有不忍言者十月十二日

御史王心一疏近者科臣朱欽相倪思輝疏論奉聖夫人客氏其心不過論聖明之諭旨不可不信

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官禁之防閑不可不肅

皇上爲堯舜以成清明之朝廷而已不意有

聖怒罪以沽名遽加降調職伏思明旨謂內廷之事與外廷何干預職每反覆斯旨以爲非宜王者以天下爲家一家事莫非天下事彼兩科臣者憂深慮遠其言不無過激然正其家事視國忠於皇上之職分也

上月三十日

吏部一本奉旨會議事奉聖旨國家多事屢有

議論臣下各守職業不得紛囂卻輔忠毛士龍如何

立相許奏你們既說賊私無指實姑不深究毛士龍

着華職爲民邵輔忠冠帶閑住以後各官都要協公

體國共濟時艱再有挾私造言生事起釁的定行重

治不饒

着華職爲民邵輔忠冠帶閑住以後各官都要協公

體國共濟時艱再有挾私造言生事起釁的定行重治不饒

觀此則通內者之殺人已見端矣禹門亦幸而當

其始耳四明閑住亦如遼撫之陪熊也故旋得尊

顯厥後禹門於刃在其頸之日而能爲熊爲漁固

是阿護亦見禍患之才慷慨遊刃

禮部主事劉宗周疏頃者奉聖夫人客氏於陛下

有阿保之恩不忍慮出致出而復入自是孺慕情真

夫以大內森嚴恣一宮人出入不禁如此非所以關

內外耳而陛下方以人言之及一舉而逐諫臣者

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而不得則

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臣於是而有感於

官官用事之禍也古者公卿士大夫有罪則下廷議

而理之不聞以禁中決也乃今朝逐一諫官中旨也

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在陛下方用之以

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左右前後之人又不難乘

指名十條
可謂論定
中之機矣
吳廣

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盡陛下之志可以
結人主之歡者無所不至人主方以爲德我而愛之
益親法家弼士如仇讎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益陛下
下之威福或降斜封之官或典鉤黨之獄生殺予奪
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則亦宦官必致之禍
也試問今日得時用和親幸於陛下而左右者
非魏進忠也耶則導陛下逐諫官者魏進忠也并
導陛下以假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魏進忠也不
然則亦魏進忠之黨也陛下清明在躬如蒙泉之
初出方將追追先哲王以濟盛德乃竟爲進忠等
所誤豈不深可恨哉十一月初十日

聞此疏幾至廷杖則進忠此時已握天憲矣
禮科周朝瑞疏有如雄縣知縣王納諫以守正蒙誣
既有旨下撫按提問矣至撫按問明其驛遞挨程
未去有時分毫不悞殊無隔阻龍袍扛箱之事乃
內旨仍批降納諫一級罰不當罪何以使羣吏嚮風
又如刑科給事中毛士龍更憑空被陷亦有旨下
臣會議矣至廷臣議確具奏內諸款原因爭勝遂

兩橫加竝非其有貪贓壞法之事司內旨執定斥士
龍爲民忠而是疑其定令言官短氣十一月十八日
吏部尚書周嘉謨疏長安中士語噴噴議霍維華在
科抄叅一二疏有關國事惶惑人心臣亦不敢盡言
以阻其向用之路夫爲國家愛惜人才之意也臣今
行六用是而竊有感焉從來本部春秋兩次例推科
道官陞轉落泉二司高者布政司叅政官階三品下
者叅察司命事官階五品回視科道七品官已越數
階入卽有物議亦在遷還之例而况因材器使之意
居多乎若一一被言官叅駁一一煩皇上詰問則
將來年例徑可廢而臣部身銓者將無所措其手足
矣朝廷假臣部以黜陟進退之柄可終滾滾也乎

十二月十八日
御史江秉謙疏夫皇上垂起熊廷弼授以經畧假
以節餉不常曰疆場之役不從中制半而數月以來
經畧苦不得措其手足展其尺寸呼號日疾辨駁踵
至其執爲題目者輒曰經撫不和王化貞欲戰熊廷
弼欲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而後可進戰也

化貞銳意進戰。卽戰勝而可無事守乎。萬一不勝而
 又將何以爲守也。此其事勢情形。夫人而知之。而必
 欲一升之於九天。無一言不聽信。一抑之於九淵。無
 一氣不吐。真豈真盡無心。知不明於戰守之談。彼原
 不從戰守起議。但從化貞與廷弼起議耳。夫廷弼所
 稱爲遠東經畧節制三方者也。則三方之進戰退守
 皆當聽其指揮。聽其部署。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題
 之而進。化貞欲退則使廷弼題之而退。化貞之候進
 候退。則又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退不知所以守。是
 以化貞操節制廷弼之權。而經畧未嘗有節制三方
 之權也。是經畧爲具官。稟成則無權。坐罪則有主。國
 家亦安賴此經畧哉。故今日之會議。非經畧不和。乃
 奸惡經畧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戰
 守者之議論不合也。十二月廿四日、

能經畧出山敗局。此疏說盡病痛。經畧罪乎。化貞
 罪乎。惡經畧而奸化貞者罪乎。至牽賄殺正人。用
 經畧爲毒藥。欺君欺天。冥誅能已乎。

倭菴野抄卷之一

係菴野抄卷之二

古吳蔡士順孝來父墓

遼東巡按方震孺疏員外徐大化有疏參臣其羅織罵詈無所不至卽下部院詰當靜聽可以無言臣封疆至此一人之微命輕如鴻毛亦不暇言惟是謂臣先近以爲民望以故廣寧之陷臣不敢不言大化殺臣之意雖有淵源奈何不一按情節而輕作此語乎他人之疏揭知大化不肯信撫臣王化貞見到都門矣大化何不脫撫臣而一問其來歷耶第一兵敗第二城陷第三民逃但有善牽社者能一字牽社及臣臣甘受死殊不知變起倉卒令人思索不到十萬兵馬一刻而敗於西平其所以敗之故撫臣自有活口廣寧一座大城一刻而不守其所以不守之故撫臣亦自有活口也百萬生靈催促西還經臣又自有疏撫臣自有說此間情節明明白白而大化乃謂臣先逃以爲民望耶逃於陣而致陣潰逃於城而致城潰然後謂之逃然後按其前後而誅之乃爲定律臣臣既不在鎮武又不廣寧又未嘗失陷城池又未嘗

亦不是不
是問源如
此耳

錯舛情形又未嘗有一兵馬而謂臣罪不在經撫下耶且臣之離廣寧也以一片完全土地交付經撫卽錢糧至釐毫皆求明白而後往寧前者諺云若謂臣不軍之監不知臣奉到勅書原不許効巡按事後臣經年駐河上因報滿期近不得不完巡方事件以便遣飛大化曾在臺班亦可以相諒矣臣自駐前衛據本月十六十七日臣尚單騎往來其間何謂棄地何謂棄官經撫不守兵將不守徐共議寧前不能守乃大化復身而坐城中不至於薩前月二十三已聞矣兵之敗尚疊驍守廣寧棄夜疾行四十里有新發浙兵馬証此千餘人皆大化之類又可一一而問之也至於撫臣出城後遣官舍止臣勿東撫臣見在都門聞有書發抄大化又可就問也萬人皆西而臣一人獨東東行者爲逃乎西行者爲逃乎廣寧已爲賊據前去無門經撫護民西還存站無地二十四日遣遣守備官周一麟回關招殘兵已喧傳許放入關參顧大化殺身處地爲一番思也早知不論根因只借入關爲題目彼時但駐中前數日却具一疏曰臣孤

逢迎人
何人之意
不遇化
最明
死而後
意

五成中
以死
漢失全
死將失
光耶

身為廢豈不好聽然臣亦未嘗駐關上三日自督
臣後即往八里鋪近日復往來中前海上一帶而
又不免於大化之苛求何也至謂臣欺君賣友臣自
信從來談違事無一字之欺惟不能逢迎人意從不
敢云我我將真足制奴不敢云西虜真可倚靠不
敢云鎮武可以不守從不敢云機會可乘而遂可以
浪戰取勝之根實本於此若謂增報互異三十三廣
原無扎營之說不得不異原無西虜取兵之
不得不異諸道所報事皆實惟時刻間有差誤
臣隨卽具疏題明何謂變幻據臣不取過於各道將
誰憑耶若吳主事責臣以不死其道理甚正臣賊兵
尚無蹤影前衛至今未陷不識彼時應死賊乎死城
守乎死經撫乎亦死百姓乎抑反虜寧而死於孫得
功乎此處亦須商量的當也臣既奉旨分別道將
應有草莽之疏大化既云臣官非其官也卽刻焚其
草惟仍照原疏棲息關外恭聽處分而已
主戊午二月廿二日
衆臣之請雖才涓滴十萬庫餉後來朋奸遂竟才
快清源事矣

原報
名
化
員

遼東經界熊廷弼疏職觀今日諸臣所以偏欲處職
者一曰不搜虜寧一曰先逃入關一曰七八月間不
進兵一曰主守而不能守以上情節在塘報前後章
疏皆極明白而諸臣自以仇族之甚有臣不爲職
有臣不爲職職有心不爲職念想言之徒益其仇嫉
而不言則免職不足惜將使聖主後有失刑之懼
請卒言之去年十月二十七日間撫臣進兵二十八
日由關止借總兵孫顯祖家丁五百人參將施洪謀
一百五十人參將吳自勉自參家下五百人參將
鄭張繼世家丁九十八人及到右屯始截斷糧道
之兵與其先發過道者添騎兵一萬二千人內挑萬
人分左右各五哨統之以十將千人發義州戚家堡
防西虜千人作老營馳運砲器又與撫臣討真係兵
五千餘演戰車四百輛每輛十人分爲兩營各納前
騎兵五千人於其中餘則以爲守右屯之用而經署
之旋爲收檢止此矣正月十五日監軍道高出粟賊
於十七日過河職卽發右哨五千騎與總兵祁素
忠東援因殊書白牌親來督陣如有退陣者軍士合

除併斬將官同中軍千把總併斬仍論總兵劉集會
高出相機救援西平而撫臣謂職督戰甚嚴有後意
何平日移書具疏要職申嚴軍令盡斬將士之退回
者而今遂亡之也二十日職欲往河上觀動靜東行
五十里至石橋聞賊過河報即發令前催監軍道韓
初命督發左哨五十人併戰車四百朝星夜來援仍
東行三十里至大板橋聞賊圍西平報高出差人往
稟廣寧城民日夜哭號當亟為援二十一日監軍道
胡嘉棟與韓初命皆以爲意職即率兵趨赴間賊
應援廣寧仍遣監軍道那慎言夜入廣寧勸撫臣鎮
定勿忙亂是夜三鼓聞兵敗亟命道將嚴整以待之
二十二日辰時報賊尚在西平未到鎮武而是時廣
寧守兵尚二萬有奇稍意撫臣深得河西人心必能
矢衆以死守也豈知是日一面以書請職移鎮一面
開門放民開獄放囚倉皇出走以避謀縛之難而官
軍百姓已紛紛過驛而西矣職亦安所庸其救援乎
時錦義兵將與撫臣東調一空西虜皆逼城而住欲
乘機犯搶誠恐逃難軍民被其截奪當夜聲陰趨大

被虜何不
賊至廣寧

程果亦言
差矣

交河以防之撫臣謂就經臣於間陽而經臣已出不
知撫臣以稟廣寧將至間陽職不得不護民而還非
櫻俄以待敵職不救而先去也此應援之大畧也二
十三日駐師一日欲待軍民過盡然後行而撫臣隨
至見職狀訴遠人內潰幾不得免之狀職哀而慰之
仍勸其先行至關首以所部兵馬殿後而撫臣原同
行時大凌河橋被車勒壓斷軍民號哭臣率家丁數
隊親自扛木負土移兩時而橋完因見人民甚衆
肅托諸撫臣曰去年關上止有逃兵尚以開放不
法幾成激變今亂兵多於去年臣驛馬持械逐路
大與去年赤手徒步饑困而易制者不同況又加
數十萬百姓東懼賊追西懼虜搶尤不可久頓於
放關之事非吾親往不可親詣中軍官統各將兵
付公緩行而吾弟率內丁數百騎飛驅關上以放
撫臣以爲然於是連夜前行遇路捕斬切嚴諭將官
隄防西虜而百姓在途者始得無恙二十六日抵關
督軍與節隨諸臣果不敢放入軍等候三日已海府
欲遣驛即馳去羅城主張開放而軍民闕關者始得

無恙，右職遲到半日，而斬關之事，又繼廣寧而生矣。此職先來一段之隱憂，若慮明知諸臣必有先逃至說，有不肯進者也。當是時，撫臣踉蹌而奔，童僕且不能顧身，命且不能顧安，能殺後護百姓，職哀其雙淚流，流什之金師，以盡其逃城之饑，而反攘之以爲脫身推罪之地，是職又以厚道受逃也。此先遁入關之大畧也。頃又見得撫臣揭言，職宜在河東，不宜在河西，蓋乘機進戰，雖三萬可當十萬之用。奴若未卽十萬，不能爲一萬之用。此等兵機，職實慮至今。參看不透，豈其過河進戰，另有一班兵將，以先發奪人之氣乎？抑仍是素所寵信之祖天壽孫，得功等，據掌摩拳之職，將與憤欲殺賊之鄉兵乎？豈過河進戰，孫得功等便能縛奴以獻撫臣，而奴若來攻，便欲縛撫臣以獻奴，至謂左牽右扯，終不能一過河機會，屢失而賊又不知撫臣兵權在手，無人節制，誰爲牽扯，誰令屢失機會也。去年七月二十一日，按臣方書言，撫臣進兵之說，絕無影響。說七八月者，欲借此助裏邊與頭，早催兵馬器械。文上疏言，撫臣日日言渡

河言進取，故爲大言，險語以振其頽墜不揚之氣。且使援遼者有一毫生望，不至畏而遷延。職固信撫臣進兵爲虛聲也。八月初三日，接撫臣書云：鎮江捷報，卽台臺入境之後，是爲佳兆，但恨吾兵不能接濟，奴兵一至，只得棄之，不肯真擬以虛聲牽制之。恐台臺聞之以爲實然，故敢先言之。職又信撫臣進兵爲虛聲也。京中相知謂撫臣有書入京，云中：秋前後以聽捷音，如若不復遼陽，必無西面稱臣之理。職訝之書問撫臣，以的確真信見教，而八月初九日，撫臣又書各職云：回言進兵虛聲也。日日想進兵者實意也。然而不能進者，實形也。六月之時，擬師期於八月，兩月之間，想已量度此時兵馬已集，甲仗已完，奉朝已出，虜衆已合，登麗之兵已至，南衛部屬已定，期會不可失耳。今兵馬不來，甲仗不出，車勒不發，登州之師未至，朝鮮之使未行，而我以孤軍獨進，其將能乎？京中之書，誠有之，蓋一當科言，而謂廟堂之上，事事協應，遼陽之難復，奴兵不能自挫，自說必有以報此。正六月間，急來協助之詞，非謂目前光景便足制也。職

又信撫臣進兵爲虛聲也臣以八月初六日出關十七日入廣寧府賊以鎮江之故殺戮金伏極慘撫臣向言欲以千人襲取蓋州而於三岔河作勢欲渡以牽制之賊曰虛不可常弄便當實戰去以萬人襲海州東昌而別遣精兵五千從柳河夜奪蓋州斷賊歸路撫臣以爲非萬全不敢往且謂公所請夫做法貞所謂小意思也職又信撫臣進兵爲虛聲也樞臣張皇不知其爲虛也據直述途中情形一揭咨上進兵宜夾之疏一時臺省紛紛言進職亦言進以窮之樞臣果移職書曰兵部不言車馬甲仗作何催發但言機會可乘宜速進取甚至言廣寧兵有十四萬真是可用又揭稱車馬甲仗屢催未至何所恃以爲進戰之具且言夢寐中不忘東渡然無如不能何職又信撫臣進兵爲虛聲也前月十二日監臣過右屯爲職言前年撫臣以明年正月初一日出師大利擬率兵取蓋州孺謂年兄取蓋州弟當於西平過年整樹兵馬揚聲三岔河使賊不敢南救及至期不敢調發空受凍六七日而歸此又一次也正月初四五沿街

持白牌督催鎮城馬步軍兵盡數東發職駭之及得劉渠述撫臣之書與各道彼此相問之書始知其故蓋西虜來本少不能獨進天不便發回謀遣我兵助虜北向黃泥窪攫一空以結用夷之局而又其賊之督銳在北復發大兵揚聲於三岔河南且令羅萬言周應乾等更番過河誘至奴兵便使西虜得利而不知虜畏東行竟出邊求速得回鄉回報而歸此又一次也合去年之五進而七退職又信撫臣進兵終始爲虛聲也而樞臣之昨疏猶云七月間有鎮江之捷有鐵山之利奴倉皇發兵救援此時乘機而進可以得志而奪奴之氣職疏上而經畧又以此罪臣也是誤認撫臣虛聲爲實進而欲以屢失機會縛職罪也此撫臣主戰而不成職之大罪也至於職之主守原

是修守以待戰口雖不講戰所稱練兵飼馬治械運芻設險扼固即守具即戰具也誠肯收拾前項一切而遊獵於沿河分截於中路宿重於鎮城犄角扎營以圖厚其勢訓習其技俾養其力如河上季難駐兵諸疏之布置一一而行又何處不能保河西一塊土

而撫臣每疏必謂固守下策也守非戰心也言守則
廣寧人心紛紛思逃矣鄉兵憤欲殺賊者見職不遇
河西退爲修繕之備皆懷怨懣也遂置一切守具於
不問以至今日求出下策而不得職固無如撫臣何
也記職去年十一月初四日至松山接監臣一揭一
手書言今所急懸者廣寧城守之事而城甚低必須
扎一營於城外西北城在山麓險不在我則山西之
角宜扎一營至於守城一切零碎器具如布簾燈籠
木棍等項十數件或可哄得倣幾件其惡城守事一
至此而監軍牛象坤亦曰與撫院言守事不聽言城
兵毋盡東發當扎兩營於城外又不聽假使有一二
營兵在城外鎮定人心城內安敢遽亂此職主守
不戒守之大要也先朝與皇上殊恩去年涕泣奉
詔而出本願竭犬馬之力爲皇上恢復東方一塊
土不圖以議守議戰之故觸犯眾怒致使奉旨節
制之巡撫而不許節制奉旨控扼之山海而不容
控扼奉旨出關之策應而不與兵馬策應俱爲地
方講一真情實形便以爲妬功爲害成爲不職已

久知撫臣之必敗河西之必亡而更不容職開口一
句以救其敗而扼其亡事至今日職復何言痛想塘
報至日宮寢震驚都人惶恐真有萬死不足贖者而
大馬之心愈急若關上之軍事付職料理實實竟助
力量伏能勉竭鈍愚爲神京左臂圖一時之安已擬
上疏自任恭慰聖懷而諸臣不論道理必欲逮職
斬而後快職何敢復爲皇上任關守之事惟將前
項四段情節供狀於御前以定職之罪案而已嗟
乎以赤中癡腸深憂畢慮之身而外爲說謊欺君者
所累內爲扶同誤國者所陷此封疆之厄數孤臣
宿孽也可勝悲慟也二月二十五日
到此地位而舉朝尚幻造化貞許多盡職許多能
事所以此疏亦大不可已然讀此疏化貞面目亦
被說盡
吏科侯震陽疏今戎馬生郊議論盈廷況當主少
國疑奸瑯竊弄之始所倚藉輔弼大臣不啻險道之
輈中流之楫宜何如品行始勝其任姦輔沈湮始借
募兵以進身繼借練兵以行嬖靡費無數金錢濫授

無數官爵業經諸臣參論至擬之亂賊篡弑臣謂淮
 即無其心不可不防其漸其最可羞最可恨處專結
 納權璫交歡阿姆禁中秘事時密報以誇傳脂裏機
 關將朋謀而翻覆臣政擬特糾而諸臣再疏已上似
 可無言及得其辯疏讀之理屈詞窮機鋒肆出尤不
 覺皆裂髮指天下豈有兩奸首尾肯自供自吐者今
 諸臣言淮交客氏淮曰請問諸客氏言淮交盧受淮
 曰請問諸盧受言淮交劉朝淮曰請問諸劉朝從來
 有此質對之法否有此辯白之體否明遮明護復自
 認自招想淮下筆時亦當神搜其手至詆惠世揚為
 逆化屬韓敬主使了不相蒙緣何插入又謂明斥能
 廷弼招忌夫弼干犯國法自不可諱今之明斥廷弼
 者多矣以公事起是雖議論不齊何妨互證淮得罪
 公論恐不關此為此語者將挑撥乎將借資平閃燦
 變化益不可方物臣不意聖明之朝有俞王若此
 昨歲閣臣劄一燎初念未嘗不正但才識短淺作用
 全疎王安一案臣嘗諷其明目張膽為皇上剖陳
 以去終是含糊隱忍臣至今恨之用王安者且不免

後言言及
以燎為三
入燎為五
知允

詞情不誠
為難所勝

於譏彈用殺王安有當借何題目如淮者始終本末
 原不與一燎同倫皇上若復曲徇故套賜狀不早
 臣恐其內外鈎聯舞機弄智更有不可言者矣臣因
 有責於元輔葉向高焉向高再起東山重登揆席海
 內喁喁想望丰采乃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
 少以求全為智以避謗為高偶有相規輒杜門求去
 然則聖恩眷注謂何初心報塞謂何至若楊漣徐
 光啓之且不必起也夏之令之以誥奸蒙罰也楊龍
 情形尤甚彰者不為赦臣便為者夫惟首揆無訖立
 之丰裁而後奸輔有播弄之行徑淮疏云臣居五臣
 後不能行意是淮又且歸責於向高者向高直在無
 推無可諉之地何如毅然擔任截然剖分票一事
 是曰是非曰非票一人可曰可否曰否以和衷集賢
 哲之誤以獨斷褫宵壬之魄使中外知所倚賴而疆
 事猶不至決裂不可為也嗟嗟政本至今日難言矣
 有集垢滿身曲借徑實之沈淮因有聞言充耳直入
 輪扉之史繼偕宅揆重地恐轉成一頑鈍苟且之世
 界而卓犖奇偉為國家樹非常之烈者伊何人哉臣

草疏既就。廷對屆期。姑緩一日。而併有感於會場主考一事。內批與外擬。忽易通國喧傳。亦舉疑淮從弄一箭雙鵰。與陳居恭疏同一機局。淮果有之。可謂心勞日拙。如其不爾。何以絕不相蒙之事。備舉而歸。諸其躬。此亦可以定淮之品矣。乃朱國祚受命之日。爲時既迫。固辭恐妨大典。今已竣役。亦似不妨。翩然引退。蓋流傳千古。畢竟謂壬戌主裁。旨從中出。非所以爲名也。國祚能來去就於幾先。留此一綫名義。不亦休乎。國祚清慎人也。臣故以此言進。觸邪無忌。自臣職掌。乃概爲諸輔。效他山之石。極知在懸。但生平自許孤行一意。得懷於中。誼不能嘿。統祈聖明昭察。

黃門一疏論四輔。如淮者。固發其肺肝。卽餘亦針却穴道。文章亦簡快。惜乎一謫千古耳。

通政司右通政劉道隆疏。臣竊惟廣寧之陷。疆場所無之事。書之史冊。乃千古一場大公案。此時會議。誰當主筆。誰當佐議。誰當票擬。後來觀覽。不知經幾番評議。幾番指摘。非可以一人私臆。牽合附會而成獄。

提瑪何嘗有朝

者也。縱牽合附和。以成獄。令國大書曰。某人天下冤之。豈非聖明一玷。缺之事哉。臣在本衙門視事。見兵部尚書張鶴鳴。連日二疏。一爲全遼失陷。謹查逃臣逃兵。并死事之臣。以憑正法。以憑優恤。事一爲機密重情事。其中事情眞偽。臣不敢妄言。第觀此兩疏。其議論之發端。與條款之牽合。明明牴牾成局。請參入覲。以殺舊經。畧熊廷弼一人耳。鶴鳴大臣。宜秉公忠。不意憤逞意見。作惡作奸。至此。或者失志道。將在軍。民窺鶴鳴意。言又見廷弼失勢。爲此讒說。其惑石之詐。而說自脫耳。夫經撫陛下已從臺省。議述者。逮勘者。數再王申。勅法司究問矣。其道將以下等着張鶴鳴。王象乾。勘明重治。明旨森嚴。誰不矢公矢慎。以求當罪。而敢以一毫私意。輕重出入於其間哉。且獄貴得情。當廣寧失守之初。監督諸臣。疏揭具在。苟可以蔽罪經畧者。何所不至。豈俟今日而枉砌成套。始借道路之偏詞。以作紙上之硬證。人可欺。天亦可欺乎。且自奉旨究問以來。廷弼請遠。請死。求嘗失人臣禮。屢數置辯。止列前後事情。以見三

方布置。吾謀適不用耳。未嘗搖尾乞憐。賄人保舉。作無藉之行。前此流言。謂廷弼帶兵出關。欲誣之。投虜。又謂其匹馬南還。日行二百里。欲誣之。潛奔。今見廷弼隻身待罪。郊關無計可施。又以機密重情。硬定可殺之局。是何仇於陛下。而必欲殺此一人。以斷途河用之才。而使陛下他日有拊髀之思也。夫法者天下之平法。司者陛下所用。以持天下之平也。初法司究問。而鶴鳴急急。三日連進三疏。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矣。昔太祖高皇帝勅諭通政司曰。聖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又曰。當執奏者。勿避忌。當駁正者。勿阿隨。蓋通政之職。掌如臣亦知機關已定。言之無益。但一點良心。不容泯滅。又感國勢安危。近在俄頃。而樞臣愛憎一念。牢不可破。故不得已而有言。伏乞陛下將臣言併勅法司。李廣寧初陷告急。諸疏有樞臣今日增飾情節。會審之日。廷弼聖旨。令經撫置對於下。在事諸臣。嘆二祖列宗之降臨嚴。皇天后土之鑒察。毋縱毋枉。毋聽偏

聖旨內不
罪毛大能
何廷弼

詞。扭捏罪案。毋徇人情。委曲調停。則罪狀明白。將來効用者。知是非之無枉。而人情猶有所惕。疆事猶有所賴也。四月初五日。納言一疏。甚有心胸。何侍御和盤托出。尤快信乎。其爲楚材益落。南御史何薦可疏。竊惟國家以兵事責成兵部。兵部職掌在輯和軍士。使其修力疆場。調度兵馬。使其應手之用。至關外機宜。聽其關外者。自爲主張。無掣肘焉。惟其如是。故征討有功。則關外之賞未頒。而本兵先受上賞。若封疆一有差失。則罪不徒關外。而先問本兵。此祖宗設兵部本意也。任事重矣。今本兵張鶴鳴。何如哉。自爲大臣。全不以君父爲重。不以疆場爲事。卽與經臣熊廷弼。夙怨爲仇。非爲不可解之忿也。何故而爲欲死之黨。與師屢敗之後。雖童子婦女皆知其不可戰。臣前有邊疆危如累卵。戰守俱無長策。一疏知化貞欲戰。廷弼欲守。乃化貞只言戰。鶴鳴又力主戰。今日奴傾巢入寇。非前日鎮江之勝。挑動乎鎮江之勝。正如小兒做戲。全不安排。疆場事輕

於一擲。哀哉。不知化貞何遂。以捷報而鶴鳴。亦誇爲奇捷。化貞曰。過河。鶴鳴亦曰。過河。化貞曰。用兵六萬。可以掃平。鶴鳴亦曰。用兵六萬。可以掃平。化貞曰。藉力於西虜。因糧於海蓋。鶴鳴亦曰。藉力於西虜。因糧於海蓋。一唱一和。應若打鼓。而廷弼之言。如水沃石。今廷弼奏疏。與臣之疏。不在御前乎。皇上不可復檢閱乎。而曰。人謂廷弼疎擄。遠長安。以爲廷弼過當者。由今思之。廷弼求化貞回頭。不得。故叫呼籲天。表告於君。前鶴鳴在中樞。聞而疑。疑而勸化貞。本兵一言。化貞回頭。鶴鳴不能辯。其是非。若曰。撫臣撫臣。經臣卸擔。致通國疑。廷弼真不協力。真卸擔。廷弼究極矣。水落石見。始知化貞欲戰者。已入爲奴。斥計。叛將孫得功。謀獻奴賊之計耶。何以今日廷弼是非。昭日月。聖心已自洞曉。臣謂同謀之律。逆意爲先。下手爲後。今日斷送我。祖宗相傳之疆土。委棄百萬之生靈。震驚我皇上陵寢。宮闈誰實爲之。王化貞執迷不悟。爲下。手人張鶴鳴。發縱指示。爲主謀人。鶴鳴視師而歸。不知何面目復命。再見舉朝百官。乞我

皇上赫然震怒。大奮雷霆。自爲宗社計。執鶴鳴而問之曰。國家因人情。復起廷弼。爲經畧。爾在中樞。爲何使廷弼有經畧之名。無經畧之實。又問之曰。廷弼聞詔。即起。原知臣子大義。爾何爲嫉賢。如能必欲陷之死地。而厭其心。又問之曰。勅書原許節制三方。爾何議牽節制。王化貞之權。至以喪師失地。立斬鶴鳴於市。朝庶幾天下之公憤。而人皆知欺君誤國者。夾不待時。如是而朝端悚惕。國威大振。始知中國有法。聖明非復往日受人欺。臣下非復往日虛套欺。事朝端氣象。改觀。奴不遠遁。歸巢者。臣不信也。臣憶嘉靖庚戌年。時北虜內犯。肅皇帝欲立軍威。特因軍容不振。立斬本兵丁汝襲。一時人情股慄。軍威大振。虜即自引去。祖宗處兵部之法。不可考乎。閣臣經筵之暇。不可賜問乎。汝襲之罪。止于軍容不振。向來之意。未專經畧。使國家喪師失地。鶴鳴之罪。加于汝襲數等矣。一斬不有餘辜乎。臣又見從來諸臣。不肯開口。方是朋黨太盛。各有門戶。各有衣鉢。相傳言路中。明目張膽。主持公道。實心爲國者。固有而庇護

所以後漢
紀方疏

良良心

相者不少清明宇宙攬成約塗世界。皇上明不
能萬里公賞公罰不得行皆由于此臣竊傷之人人
愛其官爵性命不肯直言。皇上何從聞如臣敢舍
官爵性命而披心瀝膽爲。皇上說破如撫臣王化
貞臺臣徐景濂馬逢臯及臣皆元輔癸丑科所舉士
也。臣于元輔爲師生。于諸臣稱同年同門兄弟也元
輔忠情激烈欲發平奴難報我。皇上以報三朝知
遇以遂出山之願聞王化貞言奴可止用兵六萬卽
日過河。又聞鎮江報捷謂化貞可平奴真可過河而
門生徐景濂等乃其同鄉是必力贊王化貞老師憂
國心忙聞六萬平奴奉。聖主以安樂而又得聽海
內徵調之言如何不喜而信之總是門生謀老師亦
輕信耳且君父之前不知有同年兄弟父有詳子亦
不暇顧成我之師不憊于。皇上矣臣又有說焉均
爲朝廷臣子同是章句書生何一在邊疆拚死拚命
得生還而已幸一在朝廷說短說長任推求而不已
公道何在良心何安臣拜疏後卽望闕叩頭謝。皇
上蒙養接置言路鴻恩從此掛冠入山矣。四月初六日

所以後漢
紀方疏

良良心

談經撫者此疏爲絕唱中間門生誤老師句尤是
福清出山一針汗下語。離間功勳唾手以待老
師必不使南昌得志化貞與福清書今福清諸人
到底信之也。
遼東巡按方震孺疏經臣以爲原不敢主戰戰原不
主河上駐兵原言遼將不足信今其言一一皆驗
職亦不敢深求然經畧一軍之主也說不得若說不
得難可以張主者固宜儘力擔當卽有掣肘者不如
委曲相濟期于裨益封疆經畧之職始稱而今日上
疏明日出揭成何用耶因遼東而起經畧項且并河
西而失之非常寵眷位極人臣不識何以酬此隆典
臣不敢爲經臣熊廷弼寬也撫臣吞賊之意真可以
對天地而質鬼神設使憐四海之困窮能細察奴酋
之利害未免信回紇之言易視奴而以爲畏我也過
信我兵我將真足以制奴之死命也如臣前日直述
情形之疏諮諮先道破矣撫臣失着盡撤鎮武廣寧
守兵饒倖一戰蓋鎮武兵撤則藩籬空廣寧兵撤則
軍威敗人心安得不亂憶臣離廣寧撫臣饒臣而言

日今年三月大利待子來進兵臣即叮囑撫臣言賊幸未必來即來我當疾趨廣寧幸留兵固根本纔十許日豈遂忘之耶人心一變賊未來而廣寧先潰前屯瓦解矣至于出城一節實因遼將孫傳功黃道封火藥兵器軍餉等庫迎接奴酋若非江朝棟先知其謀而撫臣不免矣民不與守即撫臣奈之何撫臣嘗言賊一過河則斷斷不能守是以有坐而待亡不如伐之之疏誠欲先置之死地而後生也然過河而孫傳功金勵等當亦無幸臣不敢為撫臣王化貞寬也

若督臣王象乾鞭長不及馬腹自應免議至于諸道臣有戴罪受苦而無功者高出胡嘉棟也有聞廣寧不守隨經畧而西者韓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既變城內相殺府道幾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坤也有策應廣寧而廣寧已陷者邢慎言也有因西虜縱橫人民盡逃而城郭無恙者張應吾也封疆既去照律分別治罪寧嚴毋寬一按肅皇帝之法亦復何敵當此呼吸存亡之際一面請死守山海不得以待罪鉅擔候各有代者至從容議罪或量撥一二人而用之

復辟之疏

然非臣之所寬也惟巡道高邦佐慷慨自縊于松山可謂一時之烈其郵典宜從重自不待言若諸將神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死此為第一劉渠傳聞落馬不知下落有傳劉徵不死者昨承差史景芳自鎮武走見其率戰馬家人忙報其妻徵已墜馬以八旬母為托頃徵之家屬且行伶南還則徵固死矣惜哉又奴攻西平一日夜不下砲打傷賊兵六七千人屍與城平賊半夜布十面雲旗不能下賊臣李永芳知守者為羅一貴欲招降以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守羅一貴是好漢肯降爾乎亦堅招降旗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却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刎死兵盡為奴所屠昨楊應顯走出始得詳鳴呼烈矣四月十七日

齒而西平斷送之可恨

河南道御史謝文錦疏今經督撫按各有疏揭其後間陽離廣寧竝入關日期歷歷分明鑿鑿有據職可以付之無言但前者邸報抄傳人心疑信相半從今不立定案後來恐伏疑端謹據實為皇上陳之經

下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一方廣寧原非轄外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間陽分兵應援未爲失策迨至軍民奔潰率兵殿後爲撫臣並縛而西不能隻身殉敵惡得無罪但兵忌嘗玩業已具疏上聞而守定後戰又與撫撫爭執成仇者此經臣之案也撫臣王化貞伐鉞廣寧專制一方滅賊固其壯志而未見確有成謀初意虎慙外助永芳內應有倖倖奇功不覺墮計乃復催兵浪戰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而奔不暇照封疆罪復何辭但三方蕩平業已誓

師入告而又不共戴天熱腸激烈綽有擔當者此撫臣之案也據經撫見成之案議經撫後得之罪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爲輕重乃幸災樂禍者藉以報其宿憾而望風承指者謬欲取夫新憐或請速逮經畧或請速斬經畧而撫臣身任封疆若漠然事外不可不問者乎乎不平乎近且流言煽搖謂欲甘心廷弼而用化貞仍移薊鎮是非到此顛倒已極恐兒童婦女亦有心知其何以服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臣竊歎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爲仇

雖欲言守而不可得撫臣意氣既銳焚感復多又不幸有本兵爲主言聽計從祈請如意雖欲不言戰而亦不可得是二臣之陷于罪者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策職在中樞審彼已之勢決戰守之機豈異人任而徒詬誶賈陵設無定畫明分左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搖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于衆而顧得優游乎職憶中府會議時舉本兵怒色疾聲謂經畧蟒衣玉帶逍遙河上于心何安今本兵亦荷廷遣恩禮優隆蟒玉駢錫合當有所以酬

殊遇惟本兵好爲之至于查核失事緣由尤當同督臣至公至虛按情定罪勿以偏憎偏愛毫髮高下其間庶足以昭國法而服人心職不避忌諱冒昧訓陳仰瀆天聽 皇上俯賜採擇 四月十九日

經撫定案是矣而歸到張鶴鳴連王化貞也是他誤無人點破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憶臣去年舟過南中諸士縉爭言 光宗皇帝卒然而崩大事

示明難以傳信臣謂 光宗皇帝本金玉之質高
義之類无妄之藥述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
未忍聞既入都門臣向人問 光宗皇帝一月仁政
媲美堯舜漢文宋仁遠出其下宜速登信史諸臣曰
說到 光宗皇帝大事令人閣筆說到壬辰以後諸
相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此書之成知何年月臣于
是始不能無疑于南中之人言矣近讀禮部尚書孫
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卽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
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卽謂無其心
無以解人之疑也臣謂此等大事姑待千秋方從咨
秉政七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其一日馬上三書
催戰斷送百萬將帥士卒血染黃沙但聞其將 祖
宗櫛風沐雨一片東土地盡屬夷人試問其誰秉國
成而使 先帝震驚誰秉國成而使張差閹宦誰秉
國成而使豺狼當路誰秉國成而使宵人亂政誰秉
國成而使潛鱗駭浪從哲何辭以對臣思 先皇帝
叨天地之靈陰爲庇護 祖宗法度從來森嚴新輔
大臣力爲撐柱不然國家大事安危在須臾間矣有

一于此此心無以白天下萬世善詞說者不能爲解
免也 陛下陽明剛健何幽不照但從哲近在肘腋
羣陰密布臣投林一世恥言人過默自檢飭以類類
景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爲風憲之官名在會議
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事今日不明再無
有明之臣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 陛下
禮隆舊輔未必能毅然割斷諸相同籍同官未必能
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正所以益之也又
曰酌損之言斯酌其損之道也從哲負此大疑之
名于天下科臣惠世揚言之詳盡令其悠悠綠野獵
喜春心隱隱欲躍河魁在手反覆立見損之之道早
一日紓臣民之約結其禍速而小遲一日繇士民之
憤億其禍遲而大臣等豈有深刻深求不過以臣紀
不可不肅公論不可不明令綱常毀而復明日月晦
而復清朝綱弛而復張斯臣等之心也臣讀學士公
羅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爲小人不言東宮
者爲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
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真實錄眞史筆也僉議惜

其歸矣。夫人臣有一官，便有一官之職，如六曹之屬，敢不脩明其職業，惟是國家設立史官，非特崇重其體貌，欲其珥筆以彰往，戒來爲天下後世觀也。碩學名儒玉堂濟濟，光宗實錄閣臣提衡于上，詞臣分理于下，一月有成，豈異人任，不然國史不書，野史必載。皇上所以備尚方筆札，大庖供養者何事，諸詞臣互相推諉，臺省疏章，盡成故紙，臣謂此閣臣之責也。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脈，失今不成，悠悠歲月，尺千障天，臣不知世道何所底止。臣不知忌諱，非爲先帝一人計，爲陛下萬壽無疆計也。爲天下萬世君臣計也。爲寒將來奸臣賊子之膽，殺將來奸臣賊子之謀計也。惟陛下熟思前年之景象，勿忘當日之艱危，臣何任激切待命之至。月二十日。

未嘗不是三案之言也。但此禮臣言得宛轉從哲，便有以自處，人亦有以處從哲矣。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蔣允儀疏，臣觀今日之人心，埋沒于情緣，灰靡于習套，焚惑于嚶訛，深入膏肓，不可

救療，幾于賞不爲勸，罰不爲威矣。然而疆事一番敗壞，定有一二相軀殉國者出而壯中朝之色，發青史之光，此皆祖宗數百年培養之餘爲。皇上留一綫忠義之脈者也。獨恨慷慨死事諸臣平日不蒙知遇，不見委任，而所爲受殊恩，負衆望，自矢報稱者，反一敗塗地，貽羞于古，又其甚者，以同罪連罰之人而揚揚市寵，樹威張機，設阱值宿憾，以鳴得意，舉國業知其債棘，而猶且干城待之心，膏寄之朝廷之用，人倒置如此，此人心所以解體，卽有表忠卹死之典，亦視爲文具也。今欲以風勵之，權振起人心，將何術之操乎？臣以爲莫先于士氣，一人之氣有壯有衰，一時之氣有偏有正，一世之氣有變而有機焉。行乎其間，惟人主能用其翻然勃然之機，振其易衰易竭之氣，故可以一人而轉移一世我皇上嗣服之初，孜孜求治，一切用人行政，期于大破積習，而臣等耳目之司，充庭布列，尤數十年來未有之盛，士氣可謂振矣。然臣竊計之，有前此之抱蔓而摘者，復有後此之連茹而升，則用者舍之因也。既設之官以責其

勝書卷
各方者
不在此論

言復因其言而奪之官則名者實之反也且起廢錄若將買千金之駿骨而掃除摧折孰知有當戶之芳蘭舉與錯違何以示勸阻乎且大臣不任而轉惡小臣之議言路之正論則處而閉曹之勞費則不處愛與憎外何以待權衡乎夫人臣生逢明聖因欲有所建明時際艱危益難居于循默今皇上以明聖而履艱危諸臣處可言之時更有不容不言之勢古人所稱于犯顏敢諫之中求仗節死義之士者此其時矣乃一二言官猶進苦口輒見齟齬遷謫未已申之戒諭使諫臣不遂明諭而引裾折檻以甘斥逐天下事猶可爲也使諸臣果遂明諭而箝口結舌以保祿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頃者恒賜不雨二麥無秋荷蒙皇上惕然深念諭令各官修省而先以之宮中祈禱仰見聖明敬天勤民之意宜旦夕有甘霖之應何反得雨雹之災無論搏擊所及百物俱傷視蘊隆之虐更甚而陰戾之氣橫發于初夏陽盛之時更可是也夫變不虛生各以類應試思今日以中國之全盛而岬岬于颶吏此何如鬱抑乎以坤維之厚重

勝書卷
不在此論

而震撼于妖孽此何如晦蒙乎以鬚眉之丈夫而通關于婦寺此何如卑暗乎以藉叢煬電之奸而托之乎奉公潔已此何如壅蔽乎似皆陰背陽之微也而法家拂士能爲皇上長養陽德忠言讜論能爲皇上發舒陽氣試一鼓其壯而疏其滯將見廟堂之上二變而振肅清明如迅雷之破積陰實出于上而人不得借之飾喜實始足爲勸罰出于上而人不得借之飾怒罰始足爲威人人爲公家用而不爲私門用人人爲遷張謀而不爲身家謀於以轉離爲合化弱爲強在指顧之間耳五月朔四日見李仲達獄中寄澤壘詩有云他日蒙恩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仲達明眼人也觀此疏知澤壘忠肝乎士氣之論可見矣刑部尚書王紀疏頃見御史楊維垣奸邪古今同憤去留治亂攸關一疎大意爲臣糾徐大化疏中挿人蔡京一段而發也原是譏諷輔臣沈灌而不列姓名聊存厚道耳御史既發憤欲清君側臣敢不直陳按宋朝奸臣蔡京天資凶諷與同文館獄羅織元祐元

符諸賢司馬光蘇軾程頤等百二十立奸黨碑流毒
籍紳遺禍宗社至今讀其傳猶令人目眦盡張輔臣
沈淮居鄉居官素爲公論所不齒以宵人擁戴而踐
揆席內結與援外連僉王欺君罔上招權納賄排清
議而仇善類非一日矣臺省交章糾劾指之爲奸罵
之爲賊少知廉恥當乞骸歸山以全晚節而淮不然
也屢經彈劾不仕門不乞身日揚揚長安道上此古
今未有之怪事臣節士風掃地盡矣臣忠憤所激聊
發一言其曰巧能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顛倒天下之

是非交結權璫誅鋤正士黃臺瓜辭已賦同文館獄
將與寥寥數語是淮之小像也譬之顧虎頭之寫真
亦惟得其意思之所在而已豈必耳目口鼻一一相
肖而後爲京哉維垣以淮不肯認京而慮京無所歸
欲直窮到底討奸之意甚嚴試取惠世揚周朝瑞魏
大中董羽宸等前後諸疏一一玩味之則京之爲京
已躍括于此矣如曰描寫未盡更取司空姚思仁之
啓監司徐如翰之疏相提參看朝野親疎萬口同唾
此其故何也京生于數百年之前淮生于數百年之

後殺人如
草豈特問
文似

後迹若不相蒙細按其事其結交魏進忠與京之契
合童貫同也乞哀董羽宸與京之懇款陳確同也蓄
養死黨邵輔忠孫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王漢之同
也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之罷逐與安置呂大防
蘇轍何異持正言官江秉謙熊德陽侯震賜之擯斥
與貶謫御史常安民何異尤可訝者賄交婦寺竊弄
威福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柄陰握而下不知此又
淮京迷國罔上怙寵弄權之要訣曠百世若合符節
者也雖謂起九原之京而復出亦可也縱愛淮者曲
加剪拂而一體蔡京毒腸欲啜爲掃滌其將能乎今
同文館獄雖未起而刑賞潛操端倪漸露倘羽翼已
成流毒籍紳遺禍國家豈有不可勝言者矣新舊科
道彈章幾滿公車有顯紕有隱刺讀之者罔不擊節
歎賞卽維垣科亦無吞吐之疑胡爲獨于臣疏蔡京
二字反覆吞吐不已也矢心已言開端未言以譏似
嘲維垣可謂操心苦而用意微矣嗟嗟今時何時夷
虜跳梁國勢削弱端揆盡是宿德老成猶懼匡扶不
易乃淮以元兇大慙睥睨君側萬一與羣小合謀蓄

害既深一發害必大。同文館之獄恐不在宋而在明矣。奸輔一身去。正陰陽消長。宗社安危之會也。大臣不言。誰復言之者。宋史昌言。繫蔡京者。大中丞石公弱。大司徒陳顯臣。叨爲司寇。耿耿孤忠。知有君父。不知有朋友。敢竊附于二臣。披肝瀝膽。昧死以聞。卽犯內鋒。觸邪網。所不顧矣。伏乞皇上自爲社稷計。大奮乾剛。立斥奸輔。以謝公論。仍乞并罷微臣。以謝言官。臣雖隍伏草莽。有餘榮矣。五月初八日。

宋之蔡京。生前造禍。今之蔡京。死後道行。烏程趙

死而後三四年。凡生前所欲爲者。人無不爲之矣。憲蔡疏中。不特烏程小像。亦時事小像也。楊維

垣之吞吐。何嘗有吞吐。此亦尚書微詞。

司寇王紀揭項見沈閣下辯疏。拿定熊廷弼。以爲護身符。此幾位妙着也。不知廷弼未抵關之前。徐汝翰董遠初演論之。試謂何廷弼既入獄之後。傳雲中帥五寶無恥之語。謂何臺省交章攻廷弼者。無慮數十人。沈閣下會議中。盡言商確。欲處廷弼。不過數十中之一。胡爲乎獨見恨于言官。而言官評彈不遺餘力。

也。凡攻沈者。皆試爲護熊。而辟熊者。鐵案如山。又以爲巧出奇兵。何耶。果爾。是護熊者。與辟熊者。皆可借以爲卸罪之話柄。其舌巧。其辭遁。其心益變幻。不可方物矣。職信心信理直道而行。讞案一定。天下快之。而爲熊歸怨者。誰也。彈文一出。天下壯之。而爲沈稱屈者。誰也。乃沈閣下之邪正混淆。是非顛倒。孔子惡利口覆邦。大舜嫉讒說殄行。良有以也。至于提審廷弼一節。職前揭較然明白。沈公非聖非賢。倖爲不見。不聞。豈非鱗甲被體。裝聾作啞。蒙面入朝之故態耶。尤可恨者。職宵人。擁戴一語。原爲言路羣小擁戴奸人發也。沈公乃敢妄引神宗。光宗以爲口實。反覆簸弄。字字機鋒。自以爲工于挑矣。誰知天地間。那有朝廷擁戴臣子之理。語言狂悖。可謂無人臣禮矣。古來奸相。何可勝數。職獨拈出蔡京二字。此相弊。全在賄交婦寺。竊弄威福。中旨頻傳。而上不悟。胡柄明握而下不知。迷國罔上。恬寵擅權。數語。此又沈閣下一鐵案也。竟咋舌無一言。左支右吾東。掉西擦。以塗人耳目。識者已洞見其肺肝矣。方是時。同文館獄

雖未起而暗弄神通排擠言官毒腸辣手一月之中已四五見此同文館獄之嚆矢也名義至重鬼難欺願閣下好爲之勿復蹈前轍甘爲萬世名教之罪人也五月十七日

賄交婦寺竊弄威福中旨頻傳朝柄明握彈文中之喫緊者非漠不置辨說一熊芝岡以中上心不必辨也政要做的如何可辨

吏科趙時用等合疏職等小臣也指斥端揆疑于齒馬然職等言官也言官畏禍不言誰當言者是以寧冒齒馬之罪發普天所共惡以存公道之一線以張將墜之四維如輔臣沈淮者居鄉之淫穢貪險居官之奸巧狠毒見于諸臣所明糾暗刺者姑不具論惟是人臣進以禮退以義淮豈童而習之老而忘之乎至科道指之爲賊部堂比之爲蔡京同鄉大臣亦且以淮之去留定交情之絕續稍有人心者當縮頭斷足無面向人而猶是揚揚走揆席也東閣一片地容此頑鈍不靈廉恥喪盡之鄙夫以患得患失于其間乎陛下屢旨以爲急公淮之行事外廷萬耳萬目

如見其肺腑不知所急何事其有濟于公者何在而陛下偏信之此必有以欺陛下者陛下于諸臣之臚列沈淮一槩以爲詆毀夫公道在人心不容泯滅一二人或詆毀之豈舉朝皆詆毀之耶卽小臣或詆毀之大臣亦詆毀之耶語曰刑人于朝與衆棄之今萬口一詞衆所共憤願陛下棄之無濡忍也顯職等何仇于淮獨見謂淮一日不去于國家有五夫一者政本之地虛中者不及持其平慷慨者不及遂其志二者疆場之臣用事者畏其變幻阻泥而不敢任昏昧者受其逼送奸弁而不敢言三者前爲兩帥交爭朝廷不能斷致有河西之失今淮之必不能容舉朝與舉朝之必不能容淮亦明矣而陛下復不斷恐有他變之生四者相臣去留奸耶視之以作止其惡賢哲視之以行藏其道今毀廉棄恥自輔臣始則鬼面獸心之人魑魅魍魎之輩需次黃扉夢想青蒲者必攘臂而進援引奸黨網羅衆正五者外廷與內廷遠近內廷卽有公忠之臣未免爲淮暗搆所惑外廷時有傳聞之過無非因淮竊弄而疑內外

一體以一人之故疑惑叢生則徇奸去佞無一能爲一官之去就所係者小羣疑之水火所爭者大有此五害陛下何吝一人之去而不以息公憤保危疆和內外也爲淮者早宜以死乞身以聽天下公論之自定奈何飭言邊事孔棘舉朝皆有去志獨淮不忍難皇上爲此軟語以怙終固寵哉夫君辱臣死古今大義誰敢自外止恐一旦有事必蓄刺客藏奸盜者或先抱頭鼠竄是未可知說謊欺君淮于是不容誅矣漢之策免三公也多以微罪遣蓋不欲斥言以養大臣之廉恥存朝廷之厚道陛下屢旨無亦此意乃淮恬不知恥且將牽引一種剛愎用罔畧不畏罪之人以扛討其頑鈍而交濟其兇殘不至迷朝悞國不止者職等不得不以白簡指斥之矣明知觸犯奸鋒言出禍隨然不敢結舌負陛下但得陰邪屏去君側清明即逢嚴譴甘之矣懇乞皇上自爲社稷計大督乾剛立遣沈淮去國以少存廉恥于士紳默杜隱憂于朕腋五月二十一日

疏自上聞自入忠賢在內合疏單疏大臣羣臣俱

無可奈何直待原是教中人勸忠賢始放之而旋召之所以得安心一去而不知其九廟逮去矣刑科給事中沈惟炳疏自經撫之案一定而下石者已快其志持論者咸息其爭即熊廷弼才智過人膽氣壓敵爲奴酋所素憚已羅而致之瀾天之網無復間矣大小諸臣文章論列沈淮固發其平生之積跡與其戀寇之深情于廷弼無相涉也而淮始終紆定廷弼以爲抵彈謝過之具又諱言之則何以故臣且不細論試就擬劾改劾一事訪求其故聞舊輔劉一燝屬淮草創惡其文而無實也故再屬次輔爲之僞以成王言之皇此亦舊規何干廷弼而謂廷弼寄稿者鬼耶夢耶淮必非糊心善忘正欲假是生皇上之疑聳皇上之怒又伏廷弼重死案耳廷弼承失地之罪足矣一切無影之詞豈必盡推之使受即此一端說謊欺君而餘情可類推矣萬矢交構獨力難任知張鶴鳴之兇而善吠也遂勾致出疏以分諸臣之口以寬出頭之路故鶴鳴羣奸朋謀之疏以五月

卷之三

王城

寧

二十七到而淮于二十八日已有敬循職掌之奏按其語意同一機權。鶴鳴也。大奸雄。豈其爲淮用者然有深怨積怒于諸臣。又得淮主張于內。則何憚而不以口血噴人乎。彼其巡撫貴州時人言殺良報功。已自噴噴而尚不知其冒險征苗者實安順府官也。獨鶴鳴處尊優之地。乃得懷竊以爲己功。而居然冒封冒。矣。卽朝廷不責其實。府官不分其勞。而能無費于厥心。其爲本兵也。左祖王化。貞角勝。熊廷弼以致經撫兩敗。而遼西委奴。此皆明白罪狀。誰能掩之。今經撫皆大弊矣。而麟玉之真書獨超然不問乎夫。禽功掩襲。則以巡撫之故受賞。而關東喪地七百里。卽不以中樞受罰。鶴鳴一身賞罰。皆有所不明焉。前此議其罰者。事皆有據。語非浪傳。如何棟如實無兵也。而反以無兵精足用。實盜餉也。而更先之于其所往。如王國梁實怯遼也。而爲之改宣府實託病也。而爲之代請告。虎奸撓法。萬耳共聞。乃猥蒙寬大之聖恩。槩置不問。夫朝廷待大臣。不可謂無禮矣。而大臣鮮忠報之義。一味舌戰。全不運籌負朝廷而虧臣

解

卷之三

王城

寧

紀將焉用之。况是滿懷鱗甲。體腥羶亦何利于國家。而尚聽其翻雲覆雨。搖兵柄而弄拳身乎。職有所深慮之矣。又况主憂臣辱之日。名爲大臣。何不靖其爾位。爲百僚倡。第見盛氣凌霄。強辭亂正。使朝廷必枉是非之公。而言路悉歸籠罩之下。夫然後可惟其所欲爲。而莫敢誰何乎。以大臣而關小臣之口。非體也。陷正人而構黨人之名。非忠也。觸邪指佞。天下皆有同然。向之參鶴鳴者。豈止江湖廣之人。公道良心。萬世不可磨滅。後之參鶴鳴者。豈畏後進延攬之說。解東西南北皆王之臣。何不廣而稱門戶乎。以入事君。爲忠之大將。蔽賢而無汲引乎。鶴鳴疾惡多端。慮人指摘。故爲此語。以箝制後來。亦既情見乎辭窮。則思遁矣。日者。皇上一日而召還六言官。海內以爲盛事。有志之士。無不願畢其愚以事。聖明之主。今鶴鳴恣其咆哮。合謀沈淮。不知暗中穿鼻作何舉動。乃說者以爲挑動。皇上將起言官之禍。夫一任鶴鳴輩爲之。而槩無清議以持其後。豈國家之福乎。伏乞。皇上神明天縱。洞燭奸情。清查苗苗督責。逾

輔樞令奸提罪一論

事牽其封蔭祝其蟒玉付之司敗以儆悞國

六月廿四日

陝西道試御史蕭允儀疏慨自遼左興兵以來中樞數易無一人足以才賦者雖昏庸愎戾人不同而罪則同業經先後諸臣論列臣似可以無言乃旬日以來見張鶴鳴羣姦朋謀一疏橫口墮人而責嘉善控辭捷叙明以成命不允夫崔景榮亦以捷叙徵恩且題給誥命矣負罪者既怙權以張焰冒罰者又冒功沒然及議論倒持于功罪實罰徒徇夫情面職忝爲法官安得默然而處此謹就鶴鳴功罪殺于邊臣一語斷之蓋自款貢以來天下久無邊功矣其言功者非掩截零奇而張大其事則擣巢開壘得不償失者也卽如鶴鳴之在黔殺戮浪竊虛名處置漫無長策彼日之事論罪已濫于功今日之事貽禍將何結局而鶴鳴既以功受賞卽宜以罪受罰既以斬級徵功受三大之賞卽宜以大罪伏不赦之辜乃巧借視師騶語任事及知法無可逃始云罪當未減此固一時吐露又真見其從來靠身之穩着廣寧初陷時

計亦備端于心而幸有黃崔之榜樣在前但得狼狽罷歸保首領于麾下便爲上願夫蟒玉一賜罪及爲功從此鶴張益肆臺榭關七百里之程行行兼旬而至畏縮則無丈素之氣僥塞則無人臣之禮而且覲顏多口分別經權之功罪若置身于事外批撥經撫之斷案又若附會于有功更可異者視師之役特請何棟如王國梁二人同行必真見其可參帷幄可壯干城而後用之乃乍賢乍佞全憑私意之愛憎時怯一徇他人之播弄圖外之舉動如此中樞之作用可知而猶潑口罵誣言官至以職同官沈猶龍規諷之辭強認爲拂拭之語喪心塗面于斯極矣記者彼方藉援假寵故敢伏莽操戈果若人言則疆場之禍又與城社相終始矣謀國大臣何不早思一處法而優容示厚以養奸長亂則害無窮卽今宰相行邊中樞攝政業已有人毋云虛席相待也至延固捷叙濫及舊樞黃嘉善崔景榮二臣不過鶴鳴之自爲地臺臣指摘科臣參劾夫豈苛求第以喪師失地之時非冒功幸賞之日而官階延世之典不宜加于僞

韓復帥之人耳。曰：條例可援，上下相蒙已久，獨不當因其辭免，以成克讓之美德，而必強予之乎？不足，以鼓衆仰之氣，而反足以辱衆仰之心，使四夷聞之，亦必擲榆糲笑，豈謂此舉無關緩急，可以周旋情面，爲此套數爲哉？皇上試問：鶴鳴曰：爾謂本兵功罪殺于邊臣，今日經撫俱已論辟，爾應得何罪？又問：在廷諸臣曰：鶴鳴謂本兵功罪殺于邊臣，舊日經撫亦俱論辟，嘉善景榮應得何罪？必不敢支吾掩飾以欺。皇上：皇上赫然震怒，論究如法，庶人心一番。

懷惕疆事一番振刷，猶可冀桑榆之收，而臆圖國諸臣之目，不然國家失千里之封疆，脂百萬之生靈，摩千萬之糧餉，而此三臣者曾不落其一毛，又從而加恩焉，則司馬之堂乃有功無罪之地，亦與國家之事若不相關，又焉用官以空費朝廷之爵賞爲哉？此政刑之最不平者，故臣敢補牘于諸臣之後，而不嫌干瀆。六月十日。

其論張鶴鳴也，無疾言遽色，而真足中其窾綮，至中樞之任，亦得此疏而雪亮，乃知與邊事非陌路。

吏科給事中章沅儒疏伏視大學士沈淮舉朝所舉前後旋辨求去之疏凡四五上，其政尚書黃克績爲職同官薛文周所糾引疾求去，通理前後之疏凡七上，一有魏璧欲相之語，一有升高知疾之象，職故曰求去之形同，然沈淮兇橫陰險人也，其前疏以兄弟閭牆爲比，後乃以愈慚愈病爲辭，若似乞憐耳，耳干言官而獨飲懼露吻干司寇，蓋兇鋒銳而陰氣多，乃所以善藏其凶，職知輔臣之心不欲去也，黃克績強力忍去人也，其前疏盛氣而罵座，盡露機鋒，後巧反則而引年終歸雅淡，若似見國事之難，消悟老成之大體，蓋力有餘而心能忍，必不狠用其力，職知病極之心必欲去也，故曰其心異也，從來擊邪一人一疏，足盡其集獨沈淮者謂忠臣義士之肺腑，文人本予之筆鋒，不能肖其狀，極至指之爲賊，爲蔡京，究竟無可奈何，而題之爲怪物，此真神鼎之所不能象，齊諧之所不能載，豈青天白日所宜乎？至戊戌一疏，自序建牙一座，前後二十二年，譬如累芥，已至十二登

浮圖已及七級畫地成矣不必添足爲山九仞矣不必一簣而或者疑爲一間未達嗟乎此不知戎樞者戎樞當日抗淮撫邇來罵言官何等風力而以尋常世情測之乎職故曰不得不去之理同也輔臣閨門隱曲之處不可以對鄉人養虎猶狐之態不可以告妻子戎樞則意氣偶激不過異味之鹽梅朋友情濃亦是受恩之骨肉一則國中無與立談一則可否相參者半職故曰其事異也夫輔臣爲人不齒久矣職何聞而不忍言今亦出言而不忍盡倘輔臣知職測隱之心即可自及羞惡之實職之爲輔臣剖明者醒其良也若戎樞引決之志久矣其言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知恥遠辱風化一助語語都是聞道者若翻然綠野畫錦之間豈不愧半閑燈鐙之謂平職之爲戎樞剖明者贊其決也

六月二十九日

黃尚書爲南京兵部時點兵事與淮有小隙未幾聞與淮同道然所同者同會議之事而非同其通內乎所以黃門于疏別白之如此

御史劉瑛疏 冲主岐路未分尚可挽回一半奈何

其角一針

亦輔臣之大傷大愛

管仲之義人已有

預計其不能做而一于不做及真不能做之事出亦止曰我不做而已臣嘗謂舊輔留心轉移有唐李長源之風領袖朝班有宋文潞公之度故諸臣請置臣亦知之及觀中璫數百擁圍其第而後知去之未必非是也但官府之脂意能調停委婉子權璫之間稱爲功臣爲大臣可駭聽聞豈意出山一場空手而歸昔張禹以明經高行爲帝師傅尊崇無二舉朝無有非之者然依違王氏終有折檻之辱今首輔行矣三朝元老一旦離閣陛辭之日朝列動色臣正在糾儀之班亦爲懷然弟不識舊輔已去而止喜沈淮之幾何也首輔一生砥礪是雖未必能成天下事猶未至于害天下使淮而在也內有與援外布機鋒乘新舊去雷之間又不知作何如舉動矣今淮雖死而天下豈無淮哉今之贊伏輦轂毒欲發者淮之影像也今之線索關通樹私援立者淮之陰謀也萬一有通天之手進紹述之論引舊壞之故事起匪人于宮中內外交通紊亂朝政見形察影已有其端

七月二十日

後來盡皆淮也淮開法門而諸人享之然諸人荷

富貴耳非若灌之爲所欲爲也

太僕寺添註少卿滿朝薦疏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燦顧命倚重之大老以構譏去孫慎行守禮介石之宗伯以封典誅王紀執法如山之司寇以平反革職皆漠不致惜焉獨臧賤于三十協疏之沈淮即去而猶加異數焉擢賢輒于鉅闥房好賤于逐臭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制籍已重規璣籍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打盡之計融等餒而漢益促李嘗等逐而宋不究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算耳款表索百萬之貨邊臣猶慮其未飽伍卒乞銖兩之餉度支猶戢其或奢忘鴉鴉終至貶室呼庚難干荷戈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多年議確之犯或以苾厚而緩死旬月矜疑之輩反以妬而苛督怨婦霜飛于六月冤臣冤報于三生所必至者張釋之不再內徐有功宜冥明也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自有常律平反原無溢修至以遠廣爲奸細獻送使其果獻送也即萬段無足惜者乃湖兵剿臣都辰州所應募者遠

科少卿
耳目天
下言如
塞井捐
化月之
可

廣失陷郡人在陣者目擊每以桑梓求見臣故臣得訪其遠左失事之辭遠陽之禍起于哀應泰之納降彼降夷盡占居民婦女置不理以故遠民發憤招奴酋攻城遂縛袁撫開門獻于奴酋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廣寧之孽起于王化貞餉以陷西虜而不給伍卒偶有聲息驅之城外捍禦連宵苦雪不獲半救之暇誰與固守化貞知其不足憑謬聞奴酋過河又不見西虜策應也不覺手脚慌忙抱頭先走矣亦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二謀深一謀一局巧一局漂求于奸細不遺爲撫脫鉤之地耳若皇天后土可欺乎三光百靈可欺乎王紀趙亦訪知的實不欲殺人耳祖宗朝有是顛倒乎賦金輸之邊資軍國飲之民皆髓血乃棄城數撫擲三手萬如渚上之沙巧騙撫贊銷三十餘萬若草頭之露何至重疲省郡水公迫于旦夕請錮加派稽疑隔若九關歲歲謀求挺而走險恐異時叛亂不獨蜀黔齊魯巴耳泥沙委棄而漠弗求膏血殫竭而微弗減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閣臣職長調變票擬主持清議

況今剝復關頭政宜謀斷共矢從前救正不爲不參
何至今日見思才壞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
說重則徑行其言矣見有姦奸爲國之疏不公持之
輕則姑不究重則遂加罰矣平章謂何祖宗朝豈有
是顛倒乎尤可恨者沈淮家居過款過道中官託致
千金于盧受借舉起平章而盧受敗又交歡跋扈之
輩以招寵又卽闢以樹威據理憤裂之黨皆奸淫作
之俑焉此則祖宗放流所必加者也至若成晚登
不當檢何至以闢人銜骨之私譏號皇親之三傑三
官分有常尊何至以美姝傾國之私賜修母儀之芳
視藐烟曹于輿臺褻壹範于履偏此祖宗朝防微所
倍凜者也凡此種種顛倒成于陛下者十之六三
成于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剛愎者發縱而翻弄機
鋒宗險者委蛇而固護營壘狙獍者觀望而齷齪聲
息綜游者虛擁而升視遺孽以祖宗金輝玉娘之飾
典屑越于盡蛇之訛言以祖宗龍攀鳳附之忠
良摧折于劍腹戟拳之毒螫以祖宗櫛風沐雨之基
圖破裂于雕鷹弄犬之驅策弱于計能拖水淫婦口

善升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不知陛下何負于
臣子乃臣之忍負陛下下一至此八月初三日

顛倒時事逐一指出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馮從吾疏項臣接郎報見兵糧
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既
讀之不勝惶愧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
恃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
創自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開楊墨爲
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則國勢衰微亂相叠
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
然中興于宋而禁于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
以講之故也伏惟我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
下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
昔爲厲禁今爲令用是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
學開國也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經筵而言者以爲
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
自已不講是欺也倘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
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

仙 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
 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等勅建書院于此豈爲名豈
 爲利豈爲官豈爲一身宴遊之地豈爲子孫世守之
 業原爲南京十三省俱有而京師爲天子之都爲
 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壯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
 盛況今夷虜交侵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
 激發忠義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偬之際不廢講學
 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甘心
 冒昧爲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五十
 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真可爲駭無怪乎童蒙
 之有此疏也童蒙欲臣等職業精神然講學正講其
 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教臣
 多矣臣方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望皇上
 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廟堂之上省此一番議論臣
 卽耕鑿深山亦有餘適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初七日

講學二字是今甲堂堂復堂堂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鍾羽正疏臣叨任 聖朝伏觀

陛下篤志向學緝熙惕勵親日講御經筵講讀之
 臣諱諱進說文武卿佐序列充庭 皇上潛心聽納
 日就月將大小臣工靡不歡欣頌祝惟願 皇上聖
 學日新聖德日躋登唐虞三代之隆憚天下臣民莫
 不同心而向道此舉朝之同心也夫君者臣之師者
 也君既向學臣獨敢自棄乎且仕學非二道也學者
 學其所仕者也仕者仕其所學者也賢傳聖經總是
 治平之具官守言責孰非性命之精若判而二之豈
 士之學經徒爲俯拾青紫一登仕路便可弁髦經傳
 而嚆口講習之功耶學之不諳是吾憂也非吾師之
 訓也若帝王可不學則精一者何傳大臣可不學則
 啓沃者何事羣臣可不學則稽面者何云前代勿論
 祖宗設講學之官崇顧問之位何者非勸聖學以爲
 臣民之法乎法而禁之其奚觀焉或以爲國家多事
 兵寇相仍講學似爲不急臣獨以爲文事武備原本
 一宗稽古聖人赫怒發于道斯誅伐出于帝則誓師
 勦衆必以降衷恒性爲言至于習之多士允廣德心
 習之元戎詩書禮樂豈必無學乃能用武也哉臣猥

句妙可極
約者千古

學

罪西臺竊見左都御史鄒元標理學節義卓冠羣倫
 左副都御史馮從吾默證潛脩特起塵俗其在衙門
 振揚法紀表帥憲臣案無留牘庭有暇功至其倡明
 經學成就人才孜孜不倦惟恐一日不聞道義之談
 一人不入聖賢之域其仰贊 皇上聖學之勤率臣
 民而歸皇極功甚大心甚忠且勤也而奈何其禁之
 也書院之設實爲皇畿首善之勸臣入署新始事未
 與愛其助之初非有異同也惟臣學識膚淺不能取
 信于人致累二臣謬蒙浮議先將臣罷斥臣退伏
 丘林誦詩讀書以終沒齒伏願 皇上益勤聖學講
 明經史清心窮理所其無遠大小臣工同心同德廣
 德心悅禮樂敦詩書以贊內修外攘之治登斯世子
 唐虞三代之隆臣不勝大願之至九月初七日
 黃門以國本抗疏去國三十年出山一疏猶不失
 逐臣本色可謂老成典型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
 國之思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 聖嗣將誕大小
 臣工咸望 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

儒者分內
其大本分
二字亦盡
空有盡我
無窮也

欣祝頌登臣子之情臣所以睦戀還回者以此本月
 初四夜接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爲憲臣議開
 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
 精神以東林爲戒以法度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屬
 望臣等思深哉科臣心平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
 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
 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
 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度風俗刑清
 省逸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歸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夙講舊詩論者惟恐
 銷反側以歸正而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
 名教所不載也湛湛暗空萬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
 自下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
 成才可達盡是 皇上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
 可少琳宮會館開日如林明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
 礙此寥寥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
 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嘗過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
 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

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
 耀臣等方欲爲孔孟求衣鉢之傳竟蒙爵不思爲東
 晉延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
 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感服既講前作
 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元坐深寶者六年浮沉
 南北棲遲用祿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契歿未
 嘗限志所藉朝夕切劘者無論他省卽東甯謝孟秋
 朱鴻謀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
 賡當國集諸部臣千餘人奏請嚴定性之書賡等
 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爲然惟相義神宗朝癸未
 乙酉丙戌間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月有講會時熱
 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
 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處其磊塊
 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
 濟窮救苦良方非虛作玉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
 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墜地高者自訓詰帖括外別
 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
 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卽位極人臣助勅旂常了不得

本分事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
 知天與昭昭者翼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致
 退隱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
 文有行尤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唱衆
 和幾付清流德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
 之下部濟籬垣境之界聞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
 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允
 不求友生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當鳴
 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頃先來同類之疑願
 臣以爲倡學者之戒臣歸爲服則之民足矣願
 下經筵日講爲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
 心知光月初八日

講學二字原腐讀此疏見得心開目明不講就是
 學南阜亦當自下一轉語

大學士葉向高疏項科臣朱童蒙以講學論郭元標
 馮從吾二人奉旨慰留此猶論其事耳未病其人
 也今科臣郭允厚遂併其人而詆訾之臣竊以爲過
 矣二科臣之意似不在講學而在于明歲之考察恐

鄒元標有所左右其祖卽允厚蔽中亦已自言之卒
來門戶譽與互爲勝負近當事者劑量其間人心稍
平臣與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論及此未嘗不歎息于
前事之過當而以今此計典必力矯其失一切歸于
公平鄒元標議論亦是如此毋奈人情多端過生猜
忖必遂去鄒元標而後快也鄒元標在 皇祖朝直
聲振于朝野三尺童子無不知其爲忠臣淹伏數十
載海內共惜 皇上拔之田間任以九列是稱清朝
盛舉臣素不習鄒元標近與朋黨見其懇懇愛人之
念渾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名氣龍章矯飾之
態心甚慕之卽或者議其居山已久于世局有所未
諳宅衷太虛于人言有所易入然于鄒元標之本色
無所損允厚所列率皆吹毛求垢無甚關係至于淺
居正之卹典則楚人請之臣等擬之功罪原不相掩
復貶何妨竝存鄒元標之不言臣方服其無成心奈
何更以爲罪欲併其一生之大節而抹殺之何其甚
也鄒元標在朝如麒麟鳳凰自足爲瑞如渾金璞玉
自足爲型何必規規然責以服乘之能雕鏤之技哉

若遂去鄒元標則其他之講學氣節如鄒元標者皆
不得安其位人心必爲不平紛爭又將不了門戶之
禍必與國家相終始朝廷之上已先自亂又何暇問
封疆之事哉而臣亦豈可一日居此地也大講之禁
從來未有乃二科臣之疏屢奉 內傳頻更票擬至謂
宋室禍敗緣于講學誰爲此言以告 皇上獨不思
宋方盛時正以濂洛關閩講明學術比及南宋王淮
韓侂胄陳賈輩始立偽學題目搆陷朱熹諸賢而宋
祚遂終我 太祖高皇帝亦謂陳紀設科取士一本
于宋儒 成祖文皇帝復令儒臣輯宋儒論學之書
爲性理大全頒行學宮二百五十年道德一風俗
同一切裂防決綱之事有所忌憚而不敢爲皆係于
此 皇上奈何輕聽二科臣之言而不深考祖宗
代之治法乎日來言路諸臣條陳甚多率多辨而少
俞乃二科臣獨有當于 聖心若是臣誠不知其故
也如以講學爲結黨則世之結黨者豈盡講學之人
苟欲結黨何待講學如以元標之講學爲可議則臣
又有忠告之談當嘉靖時海瑞以忠直著名謫歸起

官爲應天巡撫，尅嚴操功，人皆不堪，卒被擄以去。其後再起，再被人言，當時亦有以言者爲是。至于今日，瑞之高名如故，而言者卒爲世所垢病。今元標之失，求至如瑞，而求多者，乃反甚焉。臣又安知他日之議論，竟何如耶？臣職在平章，可以無言，但恐人心不同，煩囂易起，若不稍爲剖明，必將有非二臣者。又將有非非二臣者，紛紛排擊，險怪一至于此。今臺臣馮從吾又求去矣。銓臣張問達亦苦言元標行當卽繼之矣。法察典幾何時，而在其間，臣勢將一空。雖爲皇上卜此事者，臣安得默然一言，且當聖明之期，道學之禁，臣爲執政而諸賢連翩去國，天下萬世清議謂何？且將與王淮、陳賈輩同被惡名，是亦臣之所踴躍而不安者。故敢冒昧一伸其愚，如以臣言爲偏發，則臣願與元標俱去，以謝科臣，不敢自以爲也。臣生平不知講學，惟是臣鄉素稱海濱，鄒魯生鄒魯之鄉，而禁孔孟之學，臣尤不敢統望。聖明俯垂鑒察，

十月
初七日
閣臣票擬卽可處言官之無狀，何爲亦效糾評，豈

非二臣內傳得力，卽絲綸之地，無可爲乎？如此光景，福清已不可爲矣。宜乎其抽身也。

大學士葉向高疏：蓋臣自弱冠爲諸生，聞元標抗疏廷杖四海之人，凡有心知者，無不仰慕，以爲真古之遺直。比臣通籍，則元標再起，爲給事中，爲吏部，皆以直言去。臣備員政地，人皆以不能起元標罪臣。臣亦自以爲生平第一歡事，幸遇皇考皇上錄用遺賢，後擢元標而臣亦自田間來，得有同朝之喜。元標屢有去志，皆以勸罷而臣亦自盡其風。臣不虞世之不能容元標一至此也。童蒙辨民，雖無逐元標之心，此誠是矣。然自童蒙之疏上未幾，而郭允厚繼之，郭與治又繼之。童蒙病其講學，允厚併及其人品，與治又恐禁學非所以爲名，人品未可以遽定，遂深而擬之爲賊。三臣之意同，而其說則已三亦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力矣。提學官之改勅書，禁講學，毀書院，沙汰生員，此乃張居正所爲，非祖宗朝法也。居正之得罪于清議，背戾憲，失人心，正爲此事。童蒙奈何引之，臣爲書院記文，固云世必有執江陵

之見以消除者何其言之偶中乎 十月十一日

書院之禁自居正猶可引也諸臣將通內矣振瑾猶將引之所以內傳數語標出謂福清爲陰毒也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臣有真情苦情不容不暴白 仁聖之前者臣當 神宗初年同被遣者六

七人獨臣不死已爲過望回首故交神骨凜凜不知止而戀戀名場非臣之願也奸細諸獄西臺惟臣爲政尚書王紀以清直法臣策塞而去臣猶然不加譴責非法之平也昔 光宗朝真臣與孫慎行後先有

狂賊

疏慎行以明德者儒而去臣不見幾明決非臣之禍也臣可歸矣原是青山之骨行付深山而藏惟 陛下成臣未路以不愧士大夫爲幸方具疏間復見給事中郭興治一疏臣始知是非不必分明語爲馮三元傳臣言發也三元初起官見臣臣卽語之以往事再勿提起渠曰是非却要說明臣語之曰今之邊事家具一錐鑿越講是非越不明白不如忘言爲愈不謂臣欲效他山之石竟違凌恒之戚臣之過矣省臣謂無是非之心等語則無惻隱之心非人又非孟夫

子語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非從惻隱中流出是爲真心之是非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謂熊廷弼失封疆乎爰書具在也謂三元昔時去國乎則 上已賜環矣是非未嘗不明也而臣所謂不必太分明者亦未嘗不有當萬一卽方從哲一疏滿朝以醜毒爲言臣謂始待千秋者亦不必太分明之一證也今廷弼所少者惟一死廷弼死法不能獨無如尚書如侍郎如中丞如藩臬撫鎮諸臣鬻爵鬻街血腥燕市成何境象 皇上初登寶極纔二年所老成守法議獄緩

狂賊

死之意非通也非獨臣一人言爰書未後語可釋也臣按孟氏此章始卽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下譬卽發揮不忍之實欲人人擴而充之以保四海之意是非之心從惻隱下帶來而下章具揭矢人函人之語臣願爲函人無爲矢人臣未嘗不尊孟氏之旨也至于張居正事臣前疏已言茲省臣又言之臣敢竟其說臣初疏云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責備者皆進賢決囚言路等事非有他語臣在省中維時露章者何止數百忠憤者頗多聞

有望風藏身之人臣疏云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當時臣無隻字發與隱豈至今四十餘年與朽骨爲仇乎旌其苦勞正是勸令日生者從來者俱被殊典而獨新居正平虛名浮譽空中島影世不以大人長者休休有容之度教臣望臣如村樵里婦睚眦必報之流則來與臣習也臣弱冠而忝冒浮名退處而身自懺悔知浮名能滅道緣深心內省知聖人之道悉具于易讀易乾坤二卦乾卽曰資始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坤卽曰資生曰養弘光大品物咸亨至于沈心藏密語目爲之朗心爲之清神爲之怡手爲之舞足爲之蹈知繼往開來舍此別無學術安身立命舍此別無根宗報國承家舍此別無其表故臣自入朝來知 冲聖在上大敵在門不敢一毫從名根起念傷國家元氣憤然處萬物之下數十年所學與講者如是而已十月十一日

爲安者可爲痛哭乃今日之勢豈惟厝火幾于燎原矣奴賊兇氛正熾羈虜隱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莊江南將爲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復虞惟擾之憂濟濟班行未見腹心瓜牙之足寄紛紛兵餉惟聞瘡痍溝壑之堪悲屢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此真大小臣工戮力同心嘗膽臥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文卽 皇上具爲堯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將使 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東交西潰又同河漢此輩諸臣悞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燕雀俟火炎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遊釜無愁獨其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悞今日非 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于振發則實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安于頽靡卽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 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 皇上之聰明何繇開暢臣

志。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大白事。唱奏事。則西臺必當以大白事。奉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大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訓析機宜。獻替可否。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之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見其才可以徵其氣。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重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外者。亦興起于晨。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而屏旋進。反抵畢。朝儀安取此。總行身。續續王。金。爲也。經筵日講。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讀。縮叙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臣聞祖宗之君。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間闕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昭。懷奸挾術。既無實。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僅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抵

成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舉筆者。爲也。皇上之精神。既與羣臣不相浹洽。則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悉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頰夫。大君臨臨之體段。帝王宏遠之規模。則豈若輩之所能解。于是無名濫予。而藩封之。諭額。屢煩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呼。涕盈庭。乃致諸藩之停封。恩膏久壅。國祚家範。盡蔑之爲弁髦。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德之成案。更來衆喙之紛紜。恣羅織者。既引經。而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偷安于無事。公庭廟算。何以張捷伐之威條。如黔圉而撫臣坐視。竟嚴謹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總憲鄒元標。行矣。命院馮從吾杜門矣。首揆冢宰相率而請去矣。此皆三朝愬道。而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安于其位。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習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儒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皇上者。

後宋前秦
者之錄元
其一月九

耳。去者爲榮。則仕者不貴。頃尚書王紀削籍歸農。彌
增品望。策蹇出都。人謂快于馳騁。被帽蒙頭。人謂
于蟬玉。今諸臣被道學之名。以去其貴。且甚于三公
九卿也。夫天子之所以勵世作人者。唯此爵祿名
號。而至使角巾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
邪風鼓煽。國是混淆。此尤隱伏之亂源。統祈皇上
之洞鑒。臣史官也。本無言責。不必深言。是非以挑爭
辨。但念世受國恩。更蒙寵拔。目擊時事。危人心。玩
愒。每自當食長款。中宵涕零。治亂消長。繫上
一身。故敢不避譴誅。臚陳時弊。備蒙省覽。見施行
臣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十月十八日
傀儡蒙師。乃的喻也。聞今上月召對日。講肆有
深破二弊之積習者。豈非潛邸時心賞此疏耶。
御史李玄疏。夫國家設立閣臣。專司票擬。所以承流
宣化者也。故封還引燭。漢史著美。見聖旨之不可中
傳如此我。太祖命史部定內侍官制。曰古時此輩
所治止于酒樂醺醺。司服守祿。數事。今朕亦不過以
備使令。非別有委任。煌煌祖訓。非謂傳宣之不可乎。

頃閱葉輔疏。內有內傳頻更票擬之說。皇上聰明
天縱。所傳自是確當。但恐傳者之人未必洞悉。上
意萬一口代。天言者與睿謨不合。或參以已意
則爲害不淺。伏懇皇上格遵祖訓。杜絕弊端。凡
閣票有未當者。或于便殿。或于講筵。面諭更改。庶鴻
裁決于一人。而諸弊悉塞矣。十月廿三日
傳宣非傳。上意也。侍御猶慮代。天言者未必
洞悉乎。夫上意不可傳宣也。况非上意。
翰林院庶吉士鄭鼎疏。頃見脩撰文震孟疏。慶有
爲明主忘言之人意。皇上天縱聖明。必將迷思
深悟。立見施行矣。乃候命浹旬。未蒙報可。職竊疑
之。職惟章奏之批答。官府泰交之勝理也。或朝上而
夕下。或夕上而朝下。則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知。則
大臣不得以攬權。小臣不得以營窟。近臣不得以蔽
明。一付之寢閣。而中有不可知者矣。夫上書不報者
是閣中之漸也。留中不下者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
通者是竊弄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今若經
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輦轉圖之風。又若不經御覽。

而晉中必有伏戎接奧之奸有識寒心未得所謂攻之本朝故事此弊惟武廟與神祖末年最多在武廟時蓋因權璫之燭竈在神祖時則係奸輔之藉養聖主當陽如日始且何以忽蹈其弊此所謂有不可知者也國家之患其始皆起于不可知及其可知則相顧歎息而無可如何矣方今時事日非疆場多故中原有狼豕之突當關無虎豹之雄職謂此皆已見之病醫力猶可施而晉中之事症候微結非皇上推見至隱未易藥也職歷稽史冊凡召亂

之端有二而今皆見之曰內降也晉中也內降之屢旨用以頻斥大臣其機關使人駭而晉中之一綫或以陰濟聖慮其徑實使人疑清明之朝豈宜有此語有之其微易著也其未兆易謀也職願皇上之早圖之也十月廿九日

疏亦勁質而中時弊處則宛轉
兵部員外顧大章疏職因臺臣楊維垣數語誣職據實剖辨已蒙聖明洞鑒臺臣而稍存天理也者宜亦可以息嗟矣今專疏橫紙職惡滿紙職小臣也大

有一案雖蒙聖鑒而粧誣多端誼合自剖據其所摘職議單中語職亦何謙比時會問二十八人人各有單議論不一職單中諸語大半他臣所有耳始而各出已見終而畫一或招蓋三法司共議而定此辟職曷嘗釋廷弼哉自弼起家以至下獄中間薦弼議弼救弼罪弼者何下數百疏職之單直正言其罪而斟酌于法之所麗耳臺臣既細閱全單矣獨不見同臺之單有分別遣戍等說乎廷弼果有四萬之罪者理宜不及于叢經之曹矣臺臣既欲論職以揭附弼

之榜樣又懼職明白悉數而預箝以妄拔他人之一語此何心乎職當官奉法詎論私交薦師何有是非薦師職承乏山東司諸學臣對簿後以奏藁未成故堂官遲職交印數日職亦不願以職罪案索僚友也至誣職諸獄盡屬尤屬不相花獻宸逃弁之小者耳登萊沈總兵遣之入京總理三部王侍郎遣之出關未經到官者也王一鵬林喬椿職曾陪審而招不出自職者也韓初命郭增輝職所成招而審單臺臣李時榮出者也佟養冲去年五月舊臺臣吳應琦所批

亦從之
諸官自
謂之意

亦從之
諸官自
謂之意

釋者也。時職方奉差廣西，修卜年生平不讓面不通刺者也。又非職經手事也。此諸獄者，毋論職不審，即善審者，宜何從審之？乃職所親斷之獄，即山東一司所甚多矣。維垣何不請皇上別勅刑部舉臣所勘諸囚悉移獄于御史臺，令維垣一人精心判斷，職所斷有一不合于法者，職請從寬獄之罪。職昨年典試出堂官黃克繼之開送職，不堪原有資次往歲告病有撫臣徐學聚之代題，慰曹盈牘職實負之。次求至此，何端不構，乃至妻財有無亦煩羅織用漬。聖聽臺臣之為此也，亦勞矣。公覆本疏職竊自疑，據其託職膽術謂無欲不遂是宜，無藉于聖臣及其嘲職美調亦云。弼之薄報，則所稱磨衡毋乃溢言乎？為臺臣再疏計者，兩涉而無當，固不如熟思而致一也。至津要非職所思，職方人所共避，坦初事款已足殺職，揣摩虛景更復何益。職觀維垣建白意與人殊，即其設挑激之機，奔逐執法之名，則辦此一什儘數千。史縱刀姐一曹郎少報受恩，縱處于西臺事業竟何毫毛損益哉。恐及于此，宜亦自覺其嚼然而無味。

矣。職之所辨據事據理，臺臣能以理屈職，職甘受屈。若徒恃勢諷罵，則聖明在上，公議在廷，職不受也。職小臣被言理當靜聽，但維垣論職卑緊關目，全在賊銀四萬大銀至四萬，搬送必有多人送至家園，跋涉且數千里，何人過付，何人証見伏乞皇上勅令維垣指實具奏，亟下法司鞫訊明白。至于花獻宸等七案亦乞重勒研鞫，詳覈卷案，勘職有無情弊。如維垣疏語果真，職當就大辟以正國法，如其不然，恐謠之誅亦難以風聞解免也。十月廿九日

只述一執法之名卿及稍報受恩深處毒于維垣，滿篇賊証矣。滿篇賊証，所謂春風不着肉也。然受賊一說，諸人皆陷，不特座客一人而已。維垣創此說而大咆哮風乃欲居擊瑯之首耶。

條菴野抄卷之二

係菴野抄卷之三

古吳蔡士順孝來父集

御史周宗建疏曰者職疏駁南臺臣余世業無端附會并一點醒人情之迷初未有大觸於科臣郭鞏也鞏乃奉合竟無了日既欲因一廷弼而株連數十人又欲於數十人中追遡職所條陳之疏彼爲世業語出不倫乃動輒以封疆爲題請即與鞏言封疆夫遼陽四衛皆封疆也李繼翰楊錦表應泰皆失封疆之臣也元詩教之力主催戰趙興邦之賄買邊功皆悞封疆之賊也使鞏果爲封疆起念則自應泰身殉而外其他之人豈宜後於廷弼胡不見鞏之公正發憤並請誅鋤也即使鞏以恩怨起念釋他人而專攻廷弼則攻一廷弼足矣又何得盡數十人設爲保舉之阱而并攻之也且使鞏而果欲行保舉之法則薦錫薦維翰薦應泰者皆保舉之人也胡又不見其瞋目豎髮而反若爲之寬解也且不嘗檢疏牘之中薦王化貞乎當時諸臣見其進據廣寧其志可尚誰不交口頌之迨其後棄城奔竄非人所能逆料便如鞏行

公紀二念
張爲防處

改筆好料

保舉之法則舉化貞一案又有數人不幾一朝之士盡罹保舉之律也其尤可怪者楊遼躬護冲聖不知有何獲罪而欲舊冢臣處之周朝瑞首獲召還其名豈不更美而欲以保賊加之熊德陽江秉謙等因忤舊樞方將共請起用而乃欲終身錮之劉一燦身爲宰相何遽指之爲逆周嘉謨並叨先帝顧命何坐之以機關毛士龍廢棄已久何以復卽之刻骨至於理學何仇而至斥爲糜俸講學何罪而至謫爲盜數方震騰於追關之後既肯責其不死之非陳王庭于三路之敗開鉄之亡反以爲功而欲賞諸如此類皆其顛倒不可解者不知鞏自召還之後有何憑恃而狂躁不倫遽至於此職請與鞏平心察之

癸亥二月十九

前疏幾轉已足窮鞏末一語令之膽落

太僕少卿高攀龍與兵科王志道書伏讀大疏人各有見豈能盡同然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有無彊之思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如臺下所論兩朝之事者不肖真是痛心義難緘口請畢其

說夫張差持樹美女代劍先進熱藥繼進泄藥以紫禁青官之中忽有荆軻聶政之人以行其斧斤錫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天下萬世之公致討於亂賊者重而責備於君上者輕若謂隱諱則恐其事彰明較著中外共知雖欲諱之誰得而諱之諱之一字是為亂賊設護身之符今加以誣諱二字又為亂賊立指口之法皇下即不顧往事獨不慮將來乎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堂妙於處分是皇上身上事若夫臣子於君臣大義嚴萬古之綱常守三尺之法網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不悖焉得以討賊者為誦君為誣君遂為傷皇祖之明遂為傷先帝之義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王大成以使人候入禁地而以比張差張教未嘗知貫高之謀而以比張差之主謀者燭影斧聲本無其事而以比進美妹進熱藥進泄藥者一切實而虛之所以為亂賊則善矣所以為君父則吾不知也番簾之說出

自聖諭手授方相解乃臣子設為不必然之處且皇上何嘗薄待選侍臣下亦何嘗欲皇上薄待選侍賈侍御之揭當時自有候之者侍御所以自悔為人所候也大抵聖下諒於緩之尊親不言春秋之討賊言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父之義言皇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五月二十四日

三案推言逸此書可以折倒要典史臣之斷也然更以從容語之有大臣風度

御史周宗建疏臣聞見邪不擊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故雖一介之七則肝露膽死之謀有所不避臣位列交戟身沐天恩日見衣冠之禍憂衍將成狐鼠之奸憑依難破而臣尤顧惜七尺隱忍不言俟其毒形已著起而爭之即殺自身亦何益于事哉日者臣之論科臣郭肇也微言間語為醒其心寬喻曲曉為解其狂甫奉明旨不得牽纏意輩且悔悟自新殺機且息不意其又復起而鬬爭也然輩亦

何待而無禮一至於此臣因請筆言而直剖其根自死爲皇上一一陳之夫內臣魏達忠者固今輩數之下所爲望而震焉者也處進忠之威勢可以咳吐而成風雲計進忠之財力可以呼吸而驅神鬼極進忠之縲索可以使愛者升天惡者入地而臣義獻於中曾於去歲指名劾之臣於此時已不知死所矣幸蒙聖恩薄責未快其願聞於文華殿上撤講之後進忠信指恨臣摘臣疏中千人所指一丁不識兩語曉諭辨之必聲直達于宸聽時方持科臣章九儒疏久不下元輔向高婉詞曲營進忠怒稍解允儒亦得幸免此事在朝諸臣無不爲臣憂之謂臣後必有無端中傷者臣時即欲乞休自全而以時方多事遂爾中止而進忠之心固無一日而忘臣也時臣堂官柳元標馮從吾疏請召還言事諸臣遂沐聖恩傳爲美事諸臣既荷賜環向用方始乃獨輩先在京專與內侍相暱進忠以爲中傷臣者令輩無可他屬于是乘輩之入遂日謁其門嗾以傾臣并傾諸異已者而輩乃益投指使造爲新舊大幽之說把持盛典編

進忠此疏
應此此疏
贊心稅

輯數十餘人彙爲一冊復開於單數日後爲匿名之書內羅織五十餘人授之路旁於省則以劉弘化爲首次及於周朝瑞熊德陽及見在科諸臣等而於臺則以方震孺爲首次及於江永謙及見在臺諸臣等盡欲一網去之而臣則其網中之人也既欲羅織諸臣以快報復之私而更欲強中臣以快進忠之私蓋輩之欲借祭典以陷人者時時囑語於人且嘗以諸臣姓名粘於壁上有如立黨錮之碑者使果如其把持祭典則諸正人之羅織盡入又何獨臣一人也是祭典非祖宗與皇上之祭典乃輩與進忠之祭典也匿名文書之祭典也是使國家但知有郭輩不知有邵院不知有考功之法且不知有皇上之威福也今幸直道猶存正氣尚在一人之冊終不能混六科十三道公造之冊故極進忠一載之謀與輩等數月入幕之策終其掩于公論而輩方計拙心窮悞悞莫及宜今日之刺骨恨臣借事排臣動輒以熊廷弼爲一阱也至于昏夜乞哀此則輩與進忠家人平時綢繆交歡之態而乃反以加人輩既欲謀間臣而

陳壽有
兩條連
心也無

不得則任其橫口亂噬以少結其獻媚進忠之局而
以稱報也。獨是辨疏若忘已之媚進忠者而以左右
私惠詭牽合於召還之旨不知臣之疏語正謂賜
環出自聖恩輩不當過絕賜環之路甘為名教罪
人以為輩一罪狀而輩反曉曉奏狀若故借他人以
自遮而激聖怒者凡輩之橫扯亂纏大都類此乃
復有瞻克心虛目認而闖入者是何進忠門多族類
而郭華之外又一郭華也至輩謂臣言及王安笑臣
有何瓜葛輩不言安則已而言及於安則皇江亦
知安之所處死於焚之死身首異處肉飽鳥腹而後
黃犬此亦古今莫有之慘毒也安於存日雖已甚而
受此慘毒人無不憐之輩之心媚進忠何至背公滅
理至今尚有餘噴至牽連劉一燦周嘉謨毛士龍楊
應等盡指以善過王安此其媚進忠不大過人而其
視世人寧復有廉恥視此身寧復存心肝耶臣觀先
朝汪直劉瑾其人雖皆梟獍然幸言路清明故不久
皆敗今乃有輩等結連膠合取旨如奇權瑞之羨
反借中消而重數月以來一斤熊德陽江秉謙一斤

○亦何獨
○亦何獨

便震陽一斤王紀一斤蒲朝薦一去鄒元標馮從吾
一逐文震孟鄒鄒近且欲厄孫慎行盛以弘摘瓜抱
蔓正人重足此等機關舉朝之人無不痛恨但各愛
死無有聞言犯忌而輩且橫行愈甚奸計愈深若臣
尚惜微軀不為點破將內有進忠為之指探旁有客
氏為之操縱中有劉朝為之典兵賣威而下供以郭
輩等從而蟻附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國事尚忍言歲
三月初四日
季侯此疏自謂輕七尺舉輕七尺也余猶記此疏
傳抄時數若噴噴歎其難得也誰謂季侯死哉
刑科沈惟炳疏如郭華周宗建兩臣之往復辨駁摠
為經撫一事而無一言以平之則亦臣等之過也敢
不避忌諱直發其隱以息其冀諸臣欲專殺熊廷弼
者非果為封疆除患也過慮死灰之復燃故借題封
疆以急成報怨之全局爾其實朝廷有一成之法
誰敢求寬且經撫共事殺則並殺無可偏護若王化
貞楊錦李維翰等果正法廷弼何得獨存今俱首領
不保何思後福臣故曰諸臣無過慮此也至若楊漣

之與廷弼原不相蒙而今亦牽入一案併作談資
移官一事冒險夾日亦自忠心激成何處後患即
聖鑒忠貞而尋自引還遜不敢當 諭墨方新昭示
中外豈果傳之者訛乎試觀賈繼春悔過一疏亦可
見連之無罪與當日爲人所快情景獨爲銀臺所阻
不得上達 聖覽以致斷繼春自新之路而墮諸人
借繼春以傾連之謀連亦謂繼春語雖相戾意實爲
相成移官之後自不可無此一段議論總之同歸于
愛主何必局傷此和衷一念連自矢固已久矣有臣
如此而亦引爲罪案世間豈有公道哉要亦非獨賢
者過也嗟嗟封疆之罪封疆之臣共受之廷弼尚不
應獨任死即廷弼有罪亦廷弼獨受之全楚又寧共
任死楚風不競會逢其厄而楚產各有生平若欲禍
出捲堂之文盡空寶善之國人心能平之乎是以廷
弼爲阱於臣卿也又不獨臣卿朝臣奉公憂國亦各
有心儘多慷慨熱腸不避時忌之士但偶一語時便
以爲愛弼之人即或別案粘連尤以爲救弼之事戴
鬼含沙計拔眼前之釘謀起清流之禍如周朝瑞熊

是實能
人者

亦得妙

德陽江秉謙外尚波及數十人一推而納之弼黨上
挑 聖怒下持察典是又以廷弼爲阱於國中矣廷
弼已自受筆鋒舌劍之累而在朝在籍諸臣又盡爲
廷弼受羅網吉網之累然則廷弼又何戀此七尺不
捐之以謝積怒而解眾累哉臣即請弼之罪以爲兩
臣平之廷弼氣岸太高鋒韻太露最量太狹習性太
剛平生不寬讓入而好與言官爲難此禍根也實恃
才鯁而眼空一世不屑受言此敗道也即向者諸臣
被逐之時有勸弼力請召還者而弼拒不聽有識之
士知有今日久矣向使虛心降氣受忠告以求轉圜
又還諸臣故物而後拜 命出關則人且與睚眦
城之王化貞同肉白骨而謀漏天網之恢恢矣卵翼
之不遑又誰有刀俎之者而今又何尤雖然朝廷多
事邊塞多壘乃卧薪嘗膽之日豈報怨爭鳴之日况
事經處分久已論定似可姑置無言而長爲此鼓唇
吹浪日尋戈矛豈戰勝廟堂之暑固如是乎職業之
內儘有可言思至是而兩臣之怒罵可急止者矣三
月初五日

此疏所謂爲兩臣平之者乃以不平取平也然政極平

御史方大任疏今弊於救溺者皆盡入之以黨賊之名而於救化貞者則盡置不議甚欲且專殺廷臣而欲出化貞以成就其一偏之說者何心耶則臣所謂惜公憤而洩私也乃若奏對有體聲爲科臣而吐荒謬之詞且其於君父之前出褻慢之語長安士人無不笑之恨之矣雖然此猶可也至其交結魏進忠一案則反進譽言爲言路之奇恥種莫大之禍若

將來之毒猶臣躊躇良久而竟不能已也夫魏進忠臣自爲縣令今列臺班言其橫檢者盈耳填胸不可勝述切以未經目見不敢輕奏即頃者臣同官周宗建言之似可的據臣猶未敢信也但進忠京城內外壯麗之宅第美好之田園不下數千百所此臣所親見也臣昨清明日以監禮昭發遍歷諸陵歸途便過西山碧雲寺見進忠預營葬地其制度之宏偉物用之精好不但彷彿諸陵而且或過之墳前以美石雕琢獅象諸獸成行作隊無異陵制而又列文武之臣

像侍立左右武像用甲冑文像用朝衣朝冠進忠一

關人耳武弁侍立容或有之安得有朝衣朝冠之儀

耶又臣所親見也郭華之通進忠風聞亦已熟矣即

周宗建言之皆歷歷可據華見宗建之疏糾宜即時

騰章逐款辨駁且宜效宗建直陳進忠惡狀已與之

水米無交而徐言宗建之彈進忠非實彈進忠乃借

名以傾已庶輩之一疏昭然宗建自當屈服矣奈何

遲迴久之方始出疏不敢以雙語侵及進忠又不能

一一明辨徒執風聞二字徑置一番且欲仗宗建爲

進忠波憤然則聖之通進忠又豈不實哉

應天巡撫周起元疏職查得江南有袍段有歲造有

改造此三役者即江南之所出而還以自給者也

皇上龍飛初御俗五服以明尊均九式以盡制其誰

曰不可而敢襲腐儒之見侈言澣衣焚裘往事以滅

損山龍繡黻之大觀乎顧朝廷舉動每有奢而不度

當裁其濫觴而外間奉行亦每有以公營私宜塞其

弊竇皇上無當以服御一節而忘衣被天下之仁

職亦安敢不補袞輸忠而自貽鵜翼之誚頃者繼

監李實擅自糾糾有司變亂成規駭人觀聽其果爲
典衣而忠於職耶抑爲盈索而便身圖耶天下人知
之諒皇上不難照之已經按臣交章彈駁外今職
仰稽舊制一採輿情謹會同按臣林一柱潘士良臚
列利弊無損于上供有裨於窮簷者陳之望皇上
梓擇焉至於假泰劾以竊弄威福議屬禮以顯肆恣
睢則江南數十年來中使之所未嘗見人情共爲不
平而該監亦自悔其謬妄不待職言之畢矣五月初八日
此巡撫殺身之端也疏中臚列七款皆纖造之端

弊宜乎李實之切齒也況又與之爭疆項乎

南御史陳必謙疏我國家二百年來大小以法制相
維以名節相尚有如抗節忤奸九死不悔爲陳敬宗
李時勉劉球蔣欽輩千載而下生氣凜凜又爲臣鄉
先達徐恪耻少司空命下不自廷推至于苦辭巧
歸臨沒左戒子孫無請謚蓋昔人之重法守而勵
廉隅如此而今何沒沒也臣觀今日中外多故求一
出死力爲皇上實實期濟者不多有然而壞朝廷
之法紀就一已之富貴掃門入幕途徑愈新志趨轉

下臣每聞邸報其中可涕可笑而不可忍言蓋不暇枚
舉矣郭鞏之事業奉明旨不足復論且如襲汗

太廟之吳應琦其被謫不與王心一劉重慶熊德陽
輩同也胡然不同廷薦不自部推而幸得故官捷如
擣取祖宗朝有此法否陪推蒙點之姚思仁昨經
內計南北交章糾拾賍迹滿案胡然而俟陟官
保之榮借彈墨爲催官之符祖宗朝有此法否至
如辱人賤行之孫杰三獲尤輕例推何枉且去後未
聞輿論之推轂而忽有傳奉之京堂祖宗朝有此

法否五月十七日

御史宋師襄疏竊自劉朝應死罪瑯瑯資緣服獄日夜
與沈淮密謀爲固寵計於是淮以募兵爲朝外護朝
以內操爲淮內援一時忠蓋之士心寒齒冷而兵柄
在握遂謀行遠於時內外皆知有朝不知有皇上
矣豈豈乎殆哉幸而天佑聖明一旦發覺屏逐留
都天威立震都人手額而臣竊有慮者劉朝不過一
佻險輩豎耳所敢無忌憚者蓋以招權結黨引類呼
朋內外深相結也今朝雖去而朝所蓄之三千虎族

安在乎。夫此三千人者將聽其無統乎。另差一提督
 平代之者不與之同心則身危如與之同心是又一
 劉朝也。况朝所私養死士必命又不下數千。由此言
 之是朝雖去而實未去也。皇上但知去一劉朝其
 害已除而不知未去之劉朝其憂方大。世豈有蓄怨
 深怒之人潛布於左右而能保其終不為患者乎。今
 日之訖惟有敬之何也。聚之則內官即為內兵散之
 則內兵還為內官脫危甯而珥璫捲旗章而陛戟明
 示以聖明不使用且令反側得自安不亦可乎。其
 所奸細無所依附自當遠去不遺一日之間而內廷
 肅清矣。臣亦知內廷節儉未嘗以此糜錢糧而杞憂
 關心即不費一錢而此事斷不可不罷者。至於平日
 之手竊乾衡而崇修睚眦口卿天憲而明市恩威就
 中誰為教猱翼虎若不下一點破則朝即被罪而猶
 不服事則又何以服天下。毛士龍嚴為抄參。旨雖
 中覆非朝所切齒乎。邵輔忠遂乘機陷之而削籍矣。
 皇上未授朝以太阿而朝乃鼠竊之以至小人蟻附
 是以執法之王紀講學之鄭元標馮從吾相繼削者

毛邵一案點得明白

削去者去矣朝則語於人曰我剪之也公正發憤之
 文震孟鄭鄮持正不阿之熊德陽江秉謙侯震賜無
 端而調者調謫者謫矣是逢其所怒也。朝語人曰我
 怒之也甚至署尾之閣臣主試矣陪推之司空徑點
 矣此政體之變也。朝語人曰我用之也。五月十五日
 南御史王允成疏外廷顧命之老孫杰一疏而去矣
 內廷顧命之瑞霍維華一疏而死矣。忠肝義膽丹心
 為國之王紀策蹇而歸晉陽九死一生百折不回
 滿朝簪席帽以空湘潭當代師表如鄭元標馮從吾
 孫慎行等顧命重臣如劉一燝周嘉謨楊漣等臺諫
 正人如毛士龍熊德陽江秉謙侯震陽周朝瑞惠世
 揚夏之令等詞林直臣如文震孟鄭鄮等或立遺斥
 逐或退步求全皆誰為之也。六月廿五日
 御史李玄疏如削籍姚宗文其人者其灰雖已死矣
 但薪薪相傳燈燈相續不肖者飲其狂藥既專為鼻
 祖無識者隨聲附和又奉為聖書臣不明明點破世
 道人心不知底小君子小人淪胥以溺非國之福也

故敢直陳其歷來之案以伐蓋世之謀而醒舉國之
惑人知能廷弼之壞封疆而不知其當初勘之時多
方獲庇欲收之爲用借鵲蚌而收漁利者姚宗文也
黃緣閱視一差欲行其私及廷弼不爲用以致微議
隱刺不終其事而去又不明白直奏使廷弼再勘再
起一敗塗地者亦宗文也人知王化貞斷送廣寧不
知閱視一行文武將吏不薦一人獨薦化貞以致濫
膺節鉞矯戰倏國九刑難赦者亦宗文也人知劉國
縉之盜餉不知師恩爲重君恩爲輕錢糧兵馬不查
以致一逆結局又復騙官騙錢於登萊任意賈賄者
亦宗文也人知劉朝之行邊意在樹威招權以自爲
地者亦宗文也人知西虜之要賞無厭不知信用王
猷受虜犯參各馬許以加賞及臺省奏論藏匿舟中
至今王猷不知下落以致桃林口今爲戎馬之場者
亦宗文也人知劉廷元之庇護風顛不知巡視皇
城力主風顛之說差往山西潛住城外四個月事完
而後起身亦宗文也人知邵輔忠之通劉朝毒害善
類不知陰使孫永等外結監犯內結恩璫報復毛士

廷弼起用
時宗文嘗
最爲痛恨

龍泰王猷之仇致其創籍亦宗文也人知賈繼春爲
人愚直不知陽佈流言名爲優待之禮以爲鄭戚之
解陽稱聖幸之實陰以救朝之生致繼春爲風聞
所快而處者亦宗文也最可恨者先帝登極一月
堯舜之君行事全在末御宇之三日發帑編稅諸
款乃姚宗文大言於朝班曰太子不宜行天子事
當徽還且促閣臣繳之向非內官王安曰倘繳而不
下誰擔干係方得止言否則先帝之盛美將無傳
後世矣蓋其生平黨邪害正引類呼朋久爲中外看
破而其心惴惴落者又存持擬一事恐諸臣一出發
覺不便故弄機關掩抑先帝聖德宗文之心真太
毒也哉嗟嗟邪正原不同途是非原不兩立廷弼化
貞則則宗文當與同辟劉國縉勦則宗文亦當與同
勒劉朝輔忠宗文同惡相濟又當與之同處七月
應天巡撫周起元疏今織監李賈謬張虛額一味誅
求倚信參隨百計冒破二運蘇州給解逾額三運蘇
州止應找段三百五十疋堂匠交段不收直欲駕此
局面以爲挑激計而顯施辣手是役也實緣臣愚區

區一念爲地方惜已空之皮骨爲該監塞無涯之漏
卮以致大拂其心於府同知楊姜無與也同知署印
守府耳假令其恣吏胥之線索與局役爲貓鼠臣必
以盜臣目之不將自簡隨之乎且同知楊姜自通判
而升海防歷任七八年有廉謹之操有節省之功有
持守之力此係愛百姓不避勞怨之吏也祇因該監
恨其不破例行屬禮以爲有司之倡於天啟二年捏
情妄奏蒙 聖恩薄罰尚未快其含沙今復巧于下
石不惟顛誣之以悅 旨而且陰中之以犯賊傾者
二恭隨實布流言謂楊姜同知而屬禮可定其
銀任取臣以爲細人蜚語不足信而不意李賈之謀
果出於此而 皇上誤聽之也况暗與糾劾大權將
置撫按何地不獨下拂衷情抑且上關國體誠有如
科臣所抄奏者伏乞 皇上俯念蘇州府料銀已盡
起解原無拖欠於鎮徽等府歲改與楊姜無干特賜
有以昭 令德仍嚴諭李賈節取料價於額數之中
段正勿虛張數目排門勿併取一時料價勿多扣入
已仍令通弄十八運價蘇松幾十萬兩每運該銀幾

萬幾千兩明定畫一之數以爲歲支之常毋憑恭隨
之撻置而與有司爲枘鑿毋設緩急之撻關而捏虛
詞以妻非則地方受李賈安靜之惠而臣等亦可與
同心以效於 上供矣十一月初五日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萬曆十七年職爲文選司員外
睹士習之不端慨民生之日蹙陳割露良心一疏言
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害民等事於在位者多所
譏切而爲科臣所恭蒙 皇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
十一年起爲考功司郎中以前察得罪去蒙 陛下
復起之滄至今官同瞻天下力不勝任之言似爲私
愛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修
職固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而民愁
苦民愁苦而外夷求之內侵外夷內侵而愁苦之民
乘之作亂天下之事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
也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 陛下
之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於
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社稷蒼生
而已且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於

吏部職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行也。是以臣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未敢爲人求薦臣之。所以保合其衷心者。亦甚苦矣。今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羣官者。皆欲得爲京堂。薦賢者。皆欲其爲京堂。甫爲京堂。即欲爲巡撫。爲卿貳。若絕無採民之意。可以採民者。數過於無。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食污絕無。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縣官不敢害民。工者宜有大小。皆實選擇。破格而用。而公任。而後進之。其通關。後復入。而得之。何。國。題。者。以。其。爲。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於民之作。而吏役火之。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然莫急於懲貪。今有司之貪。已成風。而長安之書。始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此皆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既肢其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邪釋而爲耳。謂宜以後。祿跡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然。後具奏。正法。以拯兵禍。而減加派。如有

賜托受賄。曲爲庇護。即奏參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十一月初九日
良心二字。直是頂門一針。高邑自爲郎時。已提二字。而不意統均之日。世界不醒。此二字愈甚也。
南史料姜習孔疏填。皇上名諸臣之請。凡降謫科道。強半召還。近且權之清卿者。素素矣。得無鑒諸臣之直節。無他。精忠有素耶。乃若文震孟。鄭鄤。熊德陽。侯震陽。毛士龍。汪象謙。賈繼春等之未蒙一視同仁者。何也。豈以諸臣之直節。而猶有礙於召還諸臣。機微其志。專報主而不難。身授龍領之錄。念切匡時。而不難以其手持虎吻之鬚。即言有註誤。而心實朴忠。况懲創已深。而身感倍厲。倘各還其故物。而使策勵于桑榆。而爲感恩圖報。更當何如也。昨聞臣疏請伏覲。明旨有曰。降謫各官。朕豈不召還是。皇上亦未嘗終棄諸臣矣。何故靳之耶。至若王紀。與楊執法。夙標明允之聲。賜環歸田。屢補南北之牘。滿朝薦數載。幽囚久沉。循吏之冤。一鳴輒斥。永絕長安之夢。乃一槩屑越。而不收損棄而不恤。宗廟之寶。

委置於泥沙棘澗之林棄捐於道路不可惜之甚哉
此皆所謂賜環未通者也。以臣所聞如鄒元標馮從
吾孫慎行余懋衡皆一代偉人三朝舊德其學足以
弼亮主德而致君于堯舜之隆其才足以匡濟時難
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固或以道不合而輒去或以用
非正而不留走卒兒童莫不人人惜之臣于數臣素
無半面但見士紳中談者必以數臣之出處卜世道
之安危甚有謂鄒元標馮從吾置之保傳之列何可
聽其與然長往也十二朝人物

備卷野史卷之四

古吳蔡士順奉來父墓

御史胡士奇疏臣惟自遼陽發難凡四按臣惟一張銓死難耳其餘若楊一桂陳王庭方震孺至今未結而論者輒欲以張銓責倫之夫銓之死也惟在圍城則死惟與表應泰同死則不得不死假令賊在遼陽而銓在廣寧肯馳而死于即同在一城之中假令應泰先逃而銓能獨死乎知銓之死則知三臣之可以無死矣責寧之沒方震孺之可原更甚何言乎震孺

可以無死也豈以職在監軍未若經撫道將之守封疆也然矣而不盡然也奴酋渡河以後倘使震孺先在廣寧身將安之豈遂問道求活乎抑遂降賊乎此雖百喙何能爲解然而震孺不在圍城之中也又使奴酋渡河之消息已至震孺巧借考較以脫身此亦百喙何能爲解然而震孺正月初八日出巡寧前經撫祖錢奴報到相距十有五日計程四百餘里諸士之蟻戰方酣而賊奴之鉄騎已渡矣有何神術可以前知乎又使奴破西平我師敗績于鎮武曠日持久

震孺不及到廣寧此又百喙何能爲解然而西平報不逾日一面與寧前張應吾澀血招兵馳回塔山報成又已取廣寧面經撫二臣並趨過閭陽矣嗟哉按臣將死經臣乎將死撫臣乎望廣寧而死手計無復之乃始爲收拾餘燼之計祖天壽擁衆數萬于覺華島徘徊觀望若疑及降賊是李永芳之後又一永芳也震孺冒死出奇親望覺華與祖天壽酒淚登舟招回兵卒數萬人火器千件火藥數萬斤牛蓄米粟俱以萬計非震孺之力而誰力哉當其不招祖天壽則天壽墜入我奴若梟而不從則震孺必先執送于奴而震孺不死于海濤不死于賊手者天幸耳奈何以成敗論人而輕抹殺之也此猶論其事後耳當遼左之被也京師震驚人皆以遼爲阱矣震孺資序不應按遼乃上疏請自犒師此時親友咸哭兒女牽衣震孺獨非人情歟而毅然不反顧人心賴以鎮定廣寧漸有收拾非血性男子而能若是乎或者謂經撫宜明糾不當爲調停是矣不知王化貞之拙疲熊廷弼之氣混至今尚有短長當日廣寧遲喪一年尙是震

猶苦心調劑之力。若使明紆以便兩人却擔。今豈不
曰兩人相左。責由其構成。而使禍中封疆。則今日不
知又當以何等罪罪之矣。此樞輔所以有廟堂不能
持。獨責之御史。經撫所不能爲。旁責之監軍。勢或未
宜。身無死法之說也。此真設身處地而執兩端以取
中者也。目睹近日。前違提督一缺。無人肯任。連日議
論。有同樂舍。乃使震孺慷慨出關之男子。反與貪生
畏死之儒夫。全一論死。以後人臣。誰肯爲國任事也。
况經本兵。趨撫屢疏勸明。新樞輔之言曰。方御史之
入選。於而雅用之終。而深求之朝廷。何以使人深求
二字。樞輔酌量審矣。然則可使任事。勢臣久困家食
哉。天啟甲子五月初七日。

極說得剴切

御史李應昇。疏針砭不施。則二豎不去。數年以來。二
豎之患。不可謂不深矣。皇上試問罪瑣遺而燬出
入者何人。馬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執扣而經
撫受欺者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賄賂
盜庫。表裏爲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此不知斷絕

許封疆。幾駢幾許錢糧。殘殺幾許無辜。赤子從未一
日。官憲傷彼毫毛。所幸天賜聖心。劉朝序死。然天下
之爲劉朝者。方衆而賞罰之倒置者。尚多。逆黨漏網
不問。毋乃以護紅丸之故。護風癩罪樞撫。實毋乃以
誣封疆之故。輕爵倖。請奏金城之趙率。殺幾衆捕虜
之誅。而萬有半。何以責款讓。叙力爭國本之何士晉。
且本援黔之實。而表可立。何以安坐加銜。內臣之廢
製。清志矣。而轉移愈難。坐歎直臣之錮。老成之擯。衣
屨見。而慰留非據。養成頑鈍之風。正月十九日。

巡撫尸起元。疎職爲繼。造事奏報。錢糧積額。并辦。應
佐楊姜。無罪被誣。皆字字實錄。不敢飾說。偏護自再
幸。嚴旨職。思不得其故。尚恐本官前庸。持斧使者
幾十薦。或蹟京升。伏再三詢訪。求其劣狀。竟無所得。
而且有賢名。各州縣官。咸爲之發憤。出揭士民。亦各
具呈。即近署府印。三四月。京邊錢糧。依期催完。起解
考較。童生孤寒。咸頌公明。兵餉發散。嚴杜戒。諸弊
此亦其潔守之一班也。及詢所以被誣。非之故。不過
因不善求容。如與李寶爭。照各監。督。不肯倡行。屬

何
上不知
心但此
上不知
上不知

程而已。今本官稟奉天威，束身待罪，累至求職，恭維
輕重之處。惟 皇上所命，此固臣子敬畏一念。其情
真詞切，然而職終不敢抹殺。公評以欺聖明，尤不忍
勝本心，以錮屬吏也。姜一小吏耳，呼之遺之，何足爲
惜。獨惜賢好從此混淆，法紀從此倒置，凡有求不遂
者，皆得挾私懷忿，中人以不測之禍，甚非聖世所宜
有也。職尸素經年，官評尚無確據，屢煩 嚴旨，則負
官職，不能狗職，監以滿其欲，而總總焉講明料備，致
其誣。高懸雄斷，則負吏治而不稱，任使所速賞議
罷者，無如職矣。職罷則察吏安民，自有賢撫而不至
以遺于耳目之近者，及得之深宮之中，伏乞 皇上
將職先賜罷斥，另擇賢能前來供職，然後復查本官
貪黷事跡，有無的據，勘白具奏。則水落石出，脫見水
清而職朴忠一念，縱不見亮于在事，尤冀光明于去
後也。惟是織造一事，當 皇考時，盡已撤回，李賢承
領此差，因而再遣，若肯如孫劉臣各監照依兩府料
銀額編之數，按運解給，不窺別項，盤不錢根，又若肯
遵照舊規，管兩府袍段，不摠管十郡歲段，創從前來

臣等聞中
不常爲
然言亦不
從則果
夏安之有
德新都

有例，貽江南官民之擾，則卿命天使職等豈有不顧
同心協力而故生枝節，分枘鑿以成水火之形哉。又
望 皇上與執政之臣參而爲社稷計也。先臣端毅
王恕撫江南，奏停織造，職之才不足以望王恕萬一
而先臣楊廷和爲閣臣，不撰織造，則亦豈非盛世
事哉。正月十八日
美難利深小吏。然才亦頗露潔已愛民，巡撫憂
爭之不特能伸強項也。東南民力一李實便有百
李。若非周公力遏其端，于方強，則民力之竭先
于士大夫被逮之禍矣。故曰殺身爲民。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頃者南吏部尚書非戶部侍郎
等官員缺，臣等會同九卿科道廷推原任左都御史
等官鄒元標、鄭三俊等皆蒙欽點。惟元標未下元標
者，以 皇祖五年進士，刑部觀政，即論劾專權李情
之大臣，而廷杖遺戍者也。 皇祖起而未竟其用
皇上擢爲樞憲，以講學被小言而去。舉朝皆望其來
臣等與諸臣共推之，未能即得。俞旨以 皇上知
人之明，全于日月，豈尤有疑于元標之未宜推乎。夫

元標釋初之始即指舉以爲國家其處者宜推之
祿之外囊無一錢書帕不取人門其廉潔宜推也可
仕若拔其山林可止即忘其卑賤其情退宜推也夫
此等皆今人之所不能也元標用而士類有所矜式
其裨益朝政多矣以元標之賢而皇上尤不即用
則是捐軀報國者不足信也延推而不即用則是舉
朝皆不足信也無乃非堯舜咨急賢之意乎
初六日

吉水于此願復開一生面不用之爲真用也然出

自高邑尤爲以臯薦益也

工科周士揆疏日接應天巡撫周起元一揭爲仰懇
天恩宥有累之屬吏以恢聖度能不職之微臣以定
官評等事又接蘇杭織監李寶一揭爲袍段派有額
數料銀給匠非濫等事政在躊躇講求畫一之理以
入告而撫臣周起元疏旋奉 聖旨下吏部轉送到
科職等一再捧讀不勝駭異有是哉臣之不敏致行
聖怒如此寔其歸重則袍服之故袍服計用一身
聖主豈以一身累天下今不必稱引古誼但就事

竊維宋事
周此一役
亦不決石

之原派不有定數乎撫臣曰少監臣曰多寡寡之口
兩持不下致生葛藤要之難以欺工部也但查屢奉
明旨或增或減自較若削眉矣故職等曾有一奏遞
部責其查明具奏而該部尚未有所復乃楊姜徑以
爲民處矣嗟嗟視一小臣何足深惜獨是巡撫者
皇上寄以節鉞之權將地方之利害惟其所與除官
評之得失惟其所裁斷倘另有入焉有撓之中泰之
俾巡撫不得司其權則皇上委托之意亦虛矣而
撫臣之顏色將何施耶故今日之處分 皇上不念

撫臣之方請則已如爲其方請當必有一番改圖不
得以姑黜爲民爲念撫臣之道也撫臣方且以楊姜
爲執法而今則坐之爲專擅撫臣方且以楊姜爲無
罪今則坐之以重典如是一疑撫臣之端也撫臣疑
更無可信者若轉而信織監恐 皇上不宜受此信
內之名而織監亦不敢安然自處於信如是又輕撫
臣之辭也撫臣輕更無可重者若轉而重織監恐
皇上亦不宜受此重內之名而織監亦不當安然自
居于重 皇上何不以可信可重者還之撫臣以鼓

舞其振刷綱紀之恩以不必信不必重者選之織監以楷消其魚肉無辜之意俾官府各得其分之爲愈哉二月十五日

工科雖是職掌既抄泰又上疏然以權臣爲內監辭而舉朝無一言豈觀望俱在內方隆隆熾耶吏部尚書趙南星疏今因職方司郎中鄒維璉之調猶熱事知望輕果不足服群情也臣三十年前之司官也其時司官皆堂上官所自選無咨訪之說蓋朝廷所用爲吏部者必以其端方能用人也三事九則皆聽指舉豈其於官十數人而不能自選也厥後政下移升轉請告者皆引下首所引又未必得人屢被彈劾而外人遂謂其用頂首之金矣科臣阮大鍼曾與臣書曰吏部有秘密藏陰符經言頂首也臣其取之是以入部卽上疏言曰司官有缺咨訪其聘之京堂科道而以吏科河南道其鄉示大公以免頂首之議非得已也臣爲提憲時與鄭三俊同僚一日問以部屬之賢者三俊首舉鄒維璉曰風節學識種種超人臣專信之俊不復問他人而他人之稱維璉者甚

多且見其恭宋明時疏臣益信其賢遂不諫于入而用之今主事吳羽文欲求去曰江西不宜有二人鄒維璉亦求去曰有羽文矣又聞有懲維璉去曰是不由咨訪夫一處不妨二人臣所親見前疏已言之矣司官咨訪惟主事推官知縣而止耳然則他部之郎中員外無可吏部者乎有如維璉之賢者徒棄之而以非由咨訪不取用是郎中員外皆入咨訪而後可也臣前疏所引陸光祖鄭汝璧等皆他部郎中也此科原有移文舉薦等語等以尚書司丞調皆曾增補而後取亦不勝其瑣屑矣聞一調補庶賢無不舉官無久曠舊制之善者也想舉行之初意在進賢或亦未必先奏聞而後啟事聖旨不以爲專擅况既已奏聞而尤欲一一關白聽其願指乎當此部事急迫司官寥落之時遠而賢者既不能待近者又不肯用臣如失左右手已成廢物矣能報聖恩乎夫鄒維璉者臣奉旨酌用者也而不得用又使二臣皆求去此以後豈能復用一人哉臣不知昔之調部者一處二人何以外人無譏係友相安至此而二臣皆欲

引避不敢就死此臣之望輕所致欲以何尤但臣之
之勢雖而使臣下視明旨爲不必違舊制必不可
復臣之罪大矣臣本淺微欲要曲從凡以報聖恩
今以維連之事知其必不能矣臣老矣可以去矣如
皇上不欲臣去臣請竭加叩進退不能以行其長
他省有政清介持不求人知者即拔舉之必不敢
隨人穿鼻也至于鄒維連吳羽文皆賢者不知何故
求去意者以臣老耄不足與有爲也抑別有所爲也

三月廿三日
奏請即補維連職臣以臣郎而請銓司江西以之
省而有兩司官雖爲例之所有實則近時之所無
以破格之典而加榮備之士則人信以庸拙之流而
受非常之拔則人疑臣倚罪藉助開局已覺非據至
于考功考功何官及吏議功罪所由分人才消長所
由係者竊昧如臣卒能堪此况以求去之身轉冒重
任無論人情浪猜臣何解于伐祛之議乎臣嘗讀古
人書頗知士人自豎不在官職而在名節即士人名
節亦不在一時之明晦而在千秋之是非始以臣鄉

臣等時名
亦不及明
子獻矣

而論入幕者誰不仰鼻息元亮徐孺子元亮一
令孺子一窮人耳彼高官美秩何以不掛後人齒頰
哉王安石章惇之攻蘇軾也今日貶黃州後日改惠
州然每議軾一州即送一永遠香火軾又何幸蔡京
禁錮司馬光等刻碑朝門未已又令天下州縣皆刊
石乃碑上有名諸賢流芳于軌而懷京的派則有不
肯認爲祖者矣嗚呼塵世光華真同腐鼠名節所關
真同丘山臣雖愚陋亦常奉教于君子矣前以區區
銓司爲重不數加量所勝而妨賢路以喪生焉豈
四月十四日

左食都御史左光斗疏接邸報見刑科傳槐爲邪臣
比驢匪人把持朝政等事內論臣及科臣魏大中除
大中自疏外其言血性男子聰明丈夫粉飾虛名未
敢顯然與清途相背依附有道未敢公然與善類爲
仇似乎科臣猶知有道有清途有善類者也而一篇
終不得其指歸着落何在倒戈于君子君子何人呈
身于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提
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于山人

五人亦其

墨客絕跡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爲
腹心臣有以知樞之意矣樞之意不和于朝攻有鉅
維連不利于鈞司有程國祥又不利于吏垣有程大
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
惡臣之稍稍持法議也則併欲羅于一網維連十年
砥礪臣雖未薦之爲鈞司亦當極稱其才況國祥二
十年清冷臣曾隨同鄉諸臣後一微訖卑雖未嘗期
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志夫中爲人不可親疎臣
與落落而已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事而
必欲爲之仇也豈其性與人疎也抑亦有神奸擠弄
捏造者日贊鼓其間不覺目側而心危遂手忙而足
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
因求多于權貴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諸王人爲
難免愿科臣之慎思也臣待罪風紀楊清激濁自臣
職掌人才進退仰得與聞何事扼腕如其納賄招權
引用非類指有的實當明白糾參若其未也科臣言
之失矣以科臣之權能使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
就別首垣不許到任把持朝政者非科臣耶若科臣

又常冒認東廠理刑傳繼教爲兄弟脈絡機鋒長安
冷覲久矣竊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邵輔忠陷毛士
龍改事比雁匪人者莫利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
欲人勿知莫若勿爲願科臣之慎持之也臣一官忝
竊久思避去且見人日下清正難容義憤填胸生趣
都盡何有一官伏乞皇上勅下九卿科道明白處
分要見鄒維連程國祥等是否清品科臣身處言路
不能獎恬拔滯爲何掃除清流顛倒國是仍乞將臣
罷斥以謝科臣乃選賢能代茲重地臣愚幸甚
吏科都給事中張大中疏職于本月十八日奉旨
升吏科都給事中十九日報名廷謝訖擬以今至
日到任方僥仰以恩何以使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
畏以無負茲任使旋接邸報見刑科傳樞有疏奏職
若奔勝自危而謂人之側目者衆也大膽言職與憲
昨左光斗反戈于君子呈身于小人以內閣中書汪
文言爲私人而職管助其資斧職不知樞指何如人
爲小人而職有呈身之事若文言遊于縉紳間即汪

事出於公
言尤不
有人勸者

侯景
侯景

右縉紳多與之遊職無私無庸庸人以私至謂職有賞斧及人則職不能也顧樞何以若是端備焉其自危也大都宵小之志最不便于銓院吏垣有秉正嫉邪不可力撓不可黨阻之臣故冢臣銳意治平求賢如渴得一清恬伉直之鄒維璣用之于銓而樞自危又得一清恬伉直之程國祥用之于銓而樞自危光斗會院而樞自危職忝首垣而樞又自危故維璣逐之國祥逐之且併舊銓臣吳羽文等各逐之三驅之後繼以一月數收光斗并以及臣冢宰進一賢者于銓而必使之不得安其位今日逐銓臣明日逐院臣科臣擇人而食計必盡逐其如理如神如如中盡用其如樞既詆君子為小人必且飾一真小人之尤者號之為君子奉之壇坫之上外有清內有接而樞得以招構而樞得以納賄而樞得以厭其所欲為樞之為計則得矣不空 陛下之國乎四月廿吏科既淑疏刑科傳樞疏泰左食都左光斗也光斗當 皇祖 先帝相繼升遐官府危疑群情搖亂之

際正色侃言排紛而神詠永莫人至今稱之魏大史清品超超流俗之表其平日剛腸勁氣不為利害備清操靜簡淡齋教精詳冠冕班行是二臣皆一時雅服者也樞心術端方議論侃侃固素稱正人何以泰正人樞亦掖垣同列何以泰及掌科以六垣之體事之左右各稟成于都給事中入必首序吏科之都給事中良謂銓政相關虎人材進退是非枉直悉得關焉世道人心皆賴之所以尊朝廷而崇治體也故六垣之體宜重樞將各司其事伯仲之稱應與對舉宜辭酌量不啻理解之遺蔡也既無大不得已者以迫之又無最不能堪者以窘之何故而乃誣詐交加哉揆厥所由不過為鄒維璣調部一節耳于其鄉多加二銓官非不堪事于其國獲用一賢人非不得已事祇緣維璣疏語多激遂致人心不平議論紛起葛藤支蔓二揭再揭一疏再疏毋乃激聒乎職等叨托同官令志事主何敢于其間增片語隻字以分左右初以取朝廷之羞而貽四方之笑也四月三十日既無大不得已又無最不能堪數語則有進于鄒

匪石者矣。提醒得絕明快。

吏部郎中鄭維璉疏臣璉至愚極陋無所比擬而直道事人真心任事與夫安分守樹之一念則自天生成可對天日其于世途落落難合固由此即或爲海內君子所不棄亦由此不意近以調銓之故大爲不知已者所詬厲臣已具疏乞休撫此一官謝之自惟忠臣主國不辭其咎君子絕交不出惡言干罪萬罪臣願一肩擔去豈願有言以傷雅道乃臣堂官疏請辭職而皇上首肯命臣具奏臣安敢不直鳴於君父之前哉臣初請辭助司郎中也臣同爲省中二三臣同過臣竊若教臣又若憾臣而獨科臣傳概奮然草疏欲駁臣已許之及臣往拜科臣章危懼陳良訓詬厲多端無復肩主之禮臣亦忍之及臣奏告到任以後三臣視臣爲眼中釘必欲拔去始快達人毀罵呼馬呼牛流言新說無復人理待臣及轉考功忌刻愈甚通臣同官吳羽文即日出城以加臣璉驅逐羽文一罪案臣不得已拜疏求去而三臣一揭再揭攻臣不休尤儒良訓猶是角口常情而概則硬

分之二

坐臣爲倖進且以新推銓司程國禱亦坐臣爲曲成一箭雙鵰爲計甚役臣聞爾汝之實等於穿箭色舉新集鳥亦有智臣之受誚不止爾汝而三臣稍繼彈丸之畢施不止見色臣尚戀戀一官而不思爲名節之計乎故上疏引退出城亦決矣因有大不得已者追之也不然臣受君父厚恩分毫未報何敢決去以負天地臣既出城而科臣傳概首發大難巧窺機竅以求必勝明犯天下之清議欲使正人君子一網打盡兵未盡發弊無遺策殆將不止奪臣官職而復貶臣以性命之憂者臣且奈之何哉臣所據者始有兩揭後有一疏謹據實同奏至疏引章悍攻蘇賦蔡京錮司馬光等爲言大意不過借古爲喻文人錮人如京傳章畢竟無益而爲人所攻所錮如韓光畢竟無損云爾豈謂臣即轉光其亦豈據坐臣鄉即有京傳其人哉夫科臣厚道能使四海皆兄弟及以桑梓爲仇臣之人微望輕大亦何尤伏乞陛下鑒臣孤踪即准臣一去好官任概爲之臣即削籍歸田死且不朽矣 四月三十日

匪石之孤介草茅久知而逐之者何心。又其梓

二員吏部是于卿證有光無損也。心事可知已。

刑科傳樞疏職前疏參科臣魏大中、大中辨疏奉有到任供職之旨。大中于本月二十六日到任訖。忽于二十八日鴻臚寺面恩起教奉聖旨。魏大中傳樞互參事情尚未明結。何爲到任面恩。以後有違等語。鴻臚寺不得開寫朝儀。起教欽此。夫朝儀報單從來未有旨意。此旨之自中傳出者無疑也。職一見之不任。得駭奏朝廷于諸臣章疏以票擬付之閣。以則外理。耳目不惑。以處分付之部院。則一人之喜怒不私。若天威之嚴重。輒從內降以傳宣。而異命之更張。不由章奏。以寄發。則不惟關臣部院皆爲虛設。人將揣摩于不可知之地。以爲左右之人。或惜皇上之威靈。以爲所欲爲。遂致是非可以從心。貪壬因而潛踪職。又安得不以忠君愛國之公憤。轉爲防微杜漸之隱憂乎。且大中小臣也。奉旨未有不到任到任。未有不面恩者。乃明旨忽二忽三。令朝端且疑且駭。至大中之進退。與微臣之論列。俱奉曉然明見。

于天下。當處明之世。見非常之事。此微臣之所大惑也。不特此也。即如汪文官者。以亡命之輩。作通天之奸。何可倖從寬政。然刑章未付之司。敗訊語徒恣其游移。而么麼既煩縶繫。皇上復兩勅該司嚴究。雖本犯罪因應。爾其如王言之體。何哉。職非敢爲大中等解也。特職恐行邪之徑爲害不小。故視同官之誼尤輕。今見旁竊之漸。爲憂方大。故較殿上之爭更急。不然浸假而內批可罷。浸假而墨勅可封。雖大中非其人。聖世無其事。獨是近臣用不測。以市私。將忠臣過中言而錄口。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天下事尚可言哉。五月初三日。

此旨。在朝儀報單。來歷甚明。不特傳給諫知之。給諫欲顯明其道。何嘗不顯明乎。

禮科劉懋疏。不數日。見職同官傳樞。因冢臣趙南星調司官鄒維璉一事。互有煩言。職即憂之。果維璉而不肖也。吏部而引用匪人也。省臺據事直糾。其何說之辭。即維璉而賢也。冢臣而用賢也。在維璉。宜格供職事。以報知遇。在懋等。宜徐聽展布。以需後効。無何。

而維璉有重任難勝一疏詞類忿激以致愷等紛紛揭爭又無何而擡出一疏波及于左光斗魏大中矣因故內臣王安攻及于中書汪文言矣以致諸臣或辦或解或參駁同室之中互起操戈廟堂之上幾成聚訟是何景象也

五月十一日

左僉都左光斗疏華表間又見傳愷再疏大繁寢理君子小人前說汪文言一事閩臣屢疏屢揭已明即鄒維璉等諸臣合省公疏單疏已明傳繼教一事科臣自吐自証甚明臣皆不必言所慮者科臣能已見于陛下矣得意之所勿再往快心之事勿再試臣雖去國終願科臣慎持之至 皇上初登寶極官禁危疑臣免循職分管報君父無罪爲幸何功可居科臣疎中猶知有天高日遠者乎此宗社之福也敢不拜

秋五月十六日

御史黃尊素疏如考功司郎中鄒維璉謂司一事迄今紛紛未有已時臣以維璉爲臣師不欲有言而竊歎古道之難行又懼公是之漸戾則義不能已于言天維璉之入銓也正值公道昭明之後而又遭家臣

又不敷實
此外別有
勝勝
通其通
維璉去家
逐之

許多議論
在位

破格之時如其不賢也則源頭必不清楚而既已知其爲賢也則水石原自分明今之疑維璉者不過重視吏部小視當世而以此物豈無因而至哉又或者深視當事過視維璉而以此物必有爲而設也夫不知維璉生平大節願掛冠以救貧子儒之賢而不肯從撫臺而羅織敢繳檄以阻表一驥之祠而不肯附監司而獻諂寧失考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寧忤權貴而不忍妖人之朋比其心早已置一官于度外矣又何不了且維璉猶與鄉人共立也昔之管輅爲邪謗之而和入其籬落今之清議皆賢諷之而亦不屑其爾汝居嘗述蘇軾之言曰假使今日朕謫何如少年令王安石以求進哉則其訖辭自負勁骨不磨亦足曉然表見于天下矣其同事而知維璉者爲鄭三俊周順昌方震孺趙時用諸人其有覲面并未面而知維璉者爲李邦彥朱吾弼鄭宗周解學龍諸人夫取友端則其人必端維璉之生平益足自信矣

五月十九日

副都御史楊漣疏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

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爲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輒即誅戮。今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亂朝綱。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制。無敢指名糾劾。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都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告異禍。不言是臣自負忠義初心。以負皇上。起臣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在天之靈。擅操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竄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既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等擅權。旨

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與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勸逼構陷。政事之堂。幾成鬧市。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豈眇小。以致閣臣鬱悶。堅意求去壞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家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詔。嘉謨倡率百官于松棚下。議斥鄭養性立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差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守勢已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臨終。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魏忠賢計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忠臣鄭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都片牘。不可得。顧于魏黨氣賊。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解加縶。行何如于亂賊仇于忠義。偏不容。先朝遺老。司難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家。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鏡。忠賢一則使人喧嘩。

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渙交構陷之削籍去至
本請一復職不可得顧于婦已善附之人破格點用
驟加一品以歸是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
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
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掇定力阻前推之孫慎
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
妄預金匱之覆宇圖作貂坐之私情六罪五也爵人
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照陪一蓋
自幣帛之案一復備用爲逐之之計致一時名賢不
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
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蒲朝薦文震孟鄭鄞熊
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
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
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
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官中有貴人以德性貞
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謀之私比託言急
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
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待封中外欣欣相告

矣忠賢以抗不附已賜其私比捏無辜矧旨勅令
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
令當日裕妃喜在安知不爲堯母皇上又不能保
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
成男凡在內廷當何如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
爲飛星墜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
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
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
也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慮所與護持
危虞劫之不勳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
一月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
之中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
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
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
實敢于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大馬而略無
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爲忠義者其餘內臣無罪而
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百千也大罪十一也因而
欲廣願奢今日討褒貶明日討利頓要挾無窮王言

屢藝。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鑠鳳雕龍干雲棟漢。蔡愁樹怨。飲恨吞聲。又不止于塗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諂粉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發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臍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加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奪撫三官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又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曰借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媒窰。傷其墳脉。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趙高虎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挈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仲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壁之氣。先結于壁。官泮藻。

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且明懸監誦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官工。忠賢竟停其升。夫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陷刑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殺升。致士樸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且有開羅織之毒手于縉紳矣。托鎮撫臣劉僞。不肯殺人。媚人。是在刑慎刑也。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藉。明示大刑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遵。猶使劉僞。然後快心。于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因脉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且示移天翳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又再襲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擷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等。爲之招搖引納。爲之鼓舌搖唇。傳繼

教爲之投擊打網片語違忤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
擊中書汪文言不從開票不令開知不理開教而
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于與同文之獄
刑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讐恐未足語
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事未靖內外戚嚴東廠
訪緝何事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賈往來忠賢司房
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
一旦遽逼城下忠賢故爲奴商首功之主人矣其發
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
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設備而
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瀛創立內操不但
使親戚朋黨交互盤踞其中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
夷西酋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
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
傾財厚施與之交納皆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
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
二也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錦騎之簇擁如雲蟒王之

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消塵避道人人以爲駕幸涿
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過故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
環遶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
實煩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亦恨在一人
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禍必陰噬之矣大
罪二十三也切思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
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
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皇
上果真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
收拾不住奈何尚可養虎兇于肘腋間乎此又寸禱
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
之邸報招案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
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
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
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可言更有一種無識
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倚托門牆或密
結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

內有受而外發之內有呼而外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聞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禍其罪戾而邀飭其同家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知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齊官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奉奏之旨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其意旨稟擬必忠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頑咫尺之間乃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則世界至此尚爲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祐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災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覺察猶加之恩而忠賢怒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

茫狹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官九嬪之安危何所托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不能爲下意狠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同戴之皇上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臣又不知貴妃皇上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麼小豎令中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喘喘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于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向隅不意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悠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或從旁巧爲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以漢唐之禍雖曰中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內官不得典兵預餉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罪者惡盈

豈容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勳戚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 祖宗法壞 朝廷事告天下以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亦并勅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子官中其傳應星着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劣狀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交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 皇上堯舜之德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辜兩朝特達之恩矧于願已畢死且不恨惟 皇上鑒臣一點血誠即賜施行 六月初一日

應山生平獨往獨來固是血性男子此疏誅璫取禍甚烈無識者乃謂焚林之禍疏實召之以爲應山咎而不知此疏爲諸正人之寶筏也不然玄黃相攻門戶已耳孰爲誅璫孰爲媚璫而別白若此乎前寄詠戮苦海波詩中有此疏在則斗杓可係

其功大矣

御史李應昇疏昨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奏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平畏 皇上故切齒不平提手相攻漣獨冒死危論感悟 聖心謂宜大奮乾綱立加斥逐以正其綱弄威福之貴忠賢亦應束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溫吉先下羽翼四布謬曰孤臣忝職無忌諫云忠赤不知誰爲代草以欺 皇上者 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萬萬真無可辯也千萬萬罪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 皇上反代爲之辯則 中旨與可聽其僞傳乎聞臣真可聽其爰立乎外廷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真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乎出入真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我 皇上英明天縱此必非 皇上之意也 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招搖煽動取

不遠之人
事即非

不遠之人
事即非

不遠之人
事即非

說。親裁昨聞恭疏到閣。依然傳擬。而明旨諄諄。遂一一爲忠賢任過。夫忠賢何敢欺。皇上至此。且既云任事過直矣。事則忠賢任之。而名則皇上受之。忠赤者固如此。臣嘗觀從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之心。根株既深。辣手乃露。故夫不速爲王振劉瑾者。乃其深于爲王振劉瑾者也。今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蓄豺狼。厚益其醢醢。而輕于疎鑒石譬之士庶之家。有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以恣睢歛怨。而日事左右之彌縫。一旦有人焉。盡告其事于主人。不免念其奔走姑與優容。然主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寧無深患。故忠賢不去。則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皇上愈不安。臣爲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燭影之疑。卽爲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不然。皇上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供鳴鏑之射。縱多方藉口。百計防川。鬼神忌盈。物

不遠之人
事即非

惡其上。九廟之靈。將必殛之。况于忠臣義士。請尚方之劍者哉。嗟乎。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徒謝遷者。恐并不能爲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臣忝列言官。不敢作寒蟬。特有聖明之鑒。前犯兇鋒。死無所恨。六月初四日。

仲達此疏。首繼應山。可謂諫官矣。○仲達先草十六款。因爲應山所先。故此疏即繼其後。

戶科陳良訓疏。職讀史至宋見司馬光知諫院疏論任守忠十大罪。英宗中主耳。未即行其言。然卒聽韓琦以空頭勅。竄之遠方。千古頌爲美事。如今日太監魏忠賢久經言官周宗建參論不一而足。願忠臣臚列罪狀。特疏糾明。忠賢惡倍守忠。罪浮逮竄。皇上英明天縱。太阿在握。立逮而置之。法以快舉朝公憤。實願顯望之。乃忠賢具疏反微。明旨而憲臣之疏。尚未報也。國家二百五十年來。從來未有疏奏不下。辨疏先下。而有之自今日始。又自忠賢疏始。職未見忠賢疏。拙不知飾辨何語。但捧讀任事過直。不避形

迹致生猜疑之旨夫不避形迹則有迹可據矣致生猜疑則有事可疑矣忠賢種種罪惡所懼者皇上知之乃皇上明知之而明覺之在皇上或謂孤雛腐鼠姑緩雷霆而忠賢且爲封豕長蛇毒流中外况忠賢謾諱題直正以文其奸欺皇上輕信小心日每恣其大膽使形見勢彰可疑可猜之人猶然旦夕皇上左右識者危之若忠賢隻手障天自殺王安之後無日不借事生端箝制言路蔽皇上之耳目掃天下之忠直如論客氏一珣則立斥朱欽相倪思輝王心一相繼去如論李實一疏則加怒章允儒幾不測矣如借內相二字則謫處帥衆不旋踵矣向非皇上轉圜凡茲骨力諸臣不墜危機則羅重錮此又憲臣疎所未及而忠賢遂不勝誅矣蓋從來刑餘之屬忠直絕少故交結之衆律例獨嚴職猶記唐業京遇宦官于途馬上一掃詢譚諠然遂終身不錄此無論曹節王甫之類不可呈身即呂強張奉業之門亦不宜托足彼通奸遊觀占風望氣惟勢是依有一千此則有莊士元之例在若縉紳士夫甘墮落市

朝之諫其又何道謂宜如憲臣急進忠賢究問果有交通呼應諸不法實事立請尚方以振士節而雪國耻此更于除奸剪逆之內寓勵世磨鈍之機所關非細伏惟皇上大奮乾綱下憲臣討逆之疏明權璫不赦之罪早正刑章布告中外即九夷八蠻惕息聖天子之明威俯首歸命宗社實永賴之而閭臣爲今日之韓琦瞻仰在此舉矣六月初四日
御史袁化中疏如掌東廠太監魏忠賢四年以來疊日蔽明作威作福乘皇上之初臨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如孤雛殺內廷外廷如草菅自殺王安後而其子漸滑逐劉一燾後其勢愈熾朝野相危神人共憤其惡狀已悉具職堂官楊漣疏中職等無容再列但斥奸逐佞言官事也今職等不能先發而戮堂官祭之職等已抱寒蟬之愧又以爲疏上之時皇上不知如何震怒立下法司究問矣今在憲臣則責以憑臆猜忖尋端沽直在忠賢則獎以一不置辯更見小心是何斥奸者反加不美之詞而暴橫者反來翼翼之懷乎且辭厥之疏先下而後批答之言繼之

是何王言之倒置而國體之漸輕也 六月初七日

吏科魏大中疏憲臣楊逮受 先帝之知圖國士之

報每念 皇上聖明中外多故苟究吾身而可以有

益于君不難以其身死之誠見稔惡顯禍在 皇上

蕭牆之內肝腹之間故列忠賢二十四大罪以告疏

聞之日道路喧傳人情歡喜以爲今日而禍本可拔

也乃連疏未蒙發票而忠賢之疏先下念其勤勞錄

其小心矣又明日而連疏始下沒其忠愛罪其沽直

矣忠賢種種之罪案引爲親裁而代其任咎忠賢種

種之逆德不能置辨而代與分割安排布置倒行逆

施自疏自票擬盡出忠賢之意恐楊連之疏格而不

達 皇上未及省覽也如賜省覽無論達 祖宗之

制于外廷之政出入警蹕僭擬乘輿諸不軌不法罪

在不赦即就疏中所列風聞三事懷冲太子何以不

肯裕妃何以革封 皇上南郊之日胡貴人何以無

疾而暴卒設深宮邃密之地果如通國之所驚疑是

皇上身爲天子而三宮列類盡寄性命于忠賢與客

氏之喜怒危如朝露能不寒心 皇上又以宮壺嚴

密外廷何以透知諺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枚乘曰

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未有有其事而不傳之子百口

起中廷之疑者歷稽史傳編述甚多况忠賢客氏之

私人出入無忌一人出口千耳傳聲何可掩也伏乞

皇上納憲臣之言按忠賢之罪籍其家以佐遼序客

氏就外母令復入官掖滋其兇穢下傳應星陳居恭

傳繼教于獄治其内外交通之罪并勒法司嚴鞠佟

養性之罪根究窩主以自爲宗社計 六月初九日

御史房可壯疏臣所深憂過計者內之忠賢而臣所

腐心疾首者更在外之忠賢何也邇來法紀陵夷徑

實開張或意急梯榮輒不顧名節之掃地但術工營

窟便自神使倆之通天在忠賢敢以 皇上爲孤注

在傳應星傳養全陳居恭及科臣傳魁所自認之宗

兄傳繼教等輒以忠賢爲水山無一時不傳消消息

呼吸立應時而密用精神陰以中人則設悅伏弩鼓

其古以提撥內之線索時而幻用精神陽以稱人則

蒙頭換而轉其腔以塗飾外之耳目蓋犧牲互引親

親共緯內與外打成一片焉與蘿永結萬年此其概

不盡傾 皇上之善良立覆 皇上之邦家將盡心
辣手勢有不得已者 六月十三日

工部郎中萬燦疏竊見今太監劉忠賢性貪而貪胆
粗而大口啣天憲手握王爵如廢子侄至一世再世
賞廩隸至千金萬金立枷士民斃至十數命驅逐大
臣處置言官空至十數署是一切爵賞生殺予奪之
權全不爲 皇上有而盡爲忠賢有舉國側目總觀
然有不勝太阿倒持之憂焉幸借靈于憲臣之首發
假手于九卿科道之交彈臣又何敢撫拾強爲附和

獨忠賢有大不忠于 先帝而敢不一要 先帝九
天之靈大不忠于 皇上而敢不怨 皇上永思之
孝如盜利權悞陵工爲通天第一大罪而關切于臣
之職掌者諸臣尚未言及敢隨諸臣後而爲 皇上
陳之臣向承乏寶源局隨蒙升授屯司陵工正其職
也當臣在局時目擊銅錢匱乏困進局中人等而問
之曰有何術而得購銅入局乎咸言有內官監破廢
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但一移之且久可至臣
因移文請發數日不發細細訪問乃知忠賢怒云外

遷敢擅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臣時憤激于中遂具
疏特請查發廢銅到局鑄錢協濟陵工忠賢益怒旋
出中 旨謂內庫銅器已有屢旨何得再請 旨下
之日而臣又以得代遂舉請銅一事竟不復越組相
問矣嗟嗟以無用之廢銅而鑄爲有用之錢以若火
之工程而探于若寄之欺微臣區區一念不可謂不
周且迫矣而無如觸忠賢之忌而獲閤何也豈惟緩
開且併臣任事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伍百七十餘
兩報助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二百六十年
來未有積報補秤錢者報之自臣始然臣夫豈好作
破格事以要譽哉固實見得庫藏之虛懷工之繁而
佈此一念急公之心亦以動後來當局者急公之
心或從此積一金即可佐國家一金之度支也又或
從此積十金百金便可省民間數千金數百金之加
派也而胡忠賢之見不及此也夫以忠賢珠玉盈匱
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似此破廢銅器無足
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拏定者其設心以爲不
若是拏定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

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蓄謀最毒。臣茲有以窺其微矣。臣猶記今三月詣陵開工。轉至小山玉泉山。各工于過香山碧雲寺。親見忠賢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闊。翁仲替朝冠而環列。羊虎接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彷彿度殿。且前列祠宇。又前建佛堂。璇題耀日。珠網懸星。金碧輝煌。丹堊照耀。竭東南之物力。冠西北之雄觀。歎歎久之。不覺拊膺而歎曰。何物么麼。而敢于逞逆如此乎。是何忍乎。得無恣肆窮內。故僭僭窮外乎。且狹于糜費如此乎。是何來乎。得無取盡錙銖。故用擲泥沙乎。使忠賢果忠也。果賢也。必且以營坟墓之急。轉而爲先帝陵寢急。必且以美梵刹之貴。奉而爲先帝陵寢貴。乃鑿池豎坊。杵木雷動。布金施粟。車轂如流。曾不聞一痛念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一蒿目完。先帝陵寢之費無措。即不痛念不蒿目。而于臣所請發廢銅鑄錢一事。僅僅一引手之勞。便可立救陵工。萬分燃眉之急。者能朝聞而夕從之。朝查而夕發之。猶可以飾忠賢之偽。而伏不忠不賢之真意。如其攬天下之政權。以

探天下之利權。而罔知顧忌。纖悉不以假人。何此疏比諸臺諫。爲稍寬。而殺之。則逆璫借部郎以嘗臺諫耳。而臺諫果爲所害。此後寂寂而惡勢成矣。

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疏近者盈庭請劍。憑社難薰。孤憤銷沉。三光黯蝕。原任工部郎中萬燦。以陵工補贖。遂觸震威。然恭誦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爲民仰見。皇上聖明。以爲燦之罪不至死矣。杖亦必不至死意。燦生出國。門編氓原籍。長爲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燦今死矣。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闥旅視無歸。游魂懸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皇上之心也。彼時群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殘。種種不支。故至于此。而令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萬燦寬。而深爲皇上寬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自己者。獨念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牆。且在于旦夕。故懷忠仗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褫辱

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況于傷殘父母之遺體
佛諸楚秦以從龍達比于九原此褻微所以不顧
爲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風雖
賢者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則是
剖心不亡腹誹不滅而惟言莫達孔子不以爲一言
哀邦矣臣切願我皇上剛然典思瞿然動念也人
非奴隸法非詆罪非死刑命非草莽廷杖重典殊
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
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于杖下而後快心
信事類參同甲子也爲左右計則得矣聖心何以自白聖德寧不
重傷耶直侯天心悔悟乎且典儻死者不可復生
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卹死錄孤嗟何及矣
伏冀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
官喜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劫人與遜思天怒而莫之
敢告人怒而莫之敢言而皇上真孤立于上也
月十一日
御史房可壯疏近日舉朝請劾內臣魏忠賢疏中
皆指及交通舉朝臣工不自疑而科臣傳體獨白疑

也且舉朝臣工不疑及他人而獨疑及傳體有同心
何也豈非以其自認之宗兄傳繼教爲之招呼頃職
隨堂官楊漣之後執簡而糾忠賢當誅狀中問廬列
交通群邪傳應星等不覺義激于中直以傳繼教爲
傳體所自認之宗兄明白人告者是豈職之有意過
督撫哉亦惟是就體言體即以體之繼教代達之體
耳殊不意此一言也傳體所口吐而心忌者遂不勝
疾首痛心急以邪黨中職矣夫職而邪黨也彼傳繼
教者果何如人而體黨之查繼教之爲東廠理刑也
出身書役營爲較尉忠賢喜其很很陰刺以理刑屬
之一無賴棍徒累資數十萬而故托身權璫已應切
司馬牛之憂乃雖認支派分明者意欲何爲况繼教
外張虐焰內借璫威闖提線索代報恩怨小而商役
大而縉紳無不人人重足長安共耳共目體獨不見
不聞乎若其中之玄機秘竅繼教有靈體豈無知乃
竟漠然于臺省之公疏單疏任其譏刺交通摘駁中
旨千言萬語刺刺不休而曾不一過而問焉顧獨于
職疏中忽漫拈出自認宗兄一語忿不自甘輒謂職

突以交通坐之，且謂橫誣，且謂迷至，豈拋于諸臣，諸
 厥亦覺如芒刺交加，行有不慊于心者歟？既已自爲
 吐露，自爲擔承，却又從拊膺長慟之餘，強欲以發縱
 二字，箝制天下言者之口，嗟乎此梟之所以爲梟也。
 機方聽陳居恭之發縱，遂不覺其神爲告之，復自供
 而自招有如此也。然職因是而洞見梟之肺肝，亦不
 過欲自爲脫卸地耳，則何不效居恭故智，出袖裡彈
 文火攻縱教，以謝天下？曰：噫，昔之事教，孫升本今茲
 之誓，游胃飲灰，豈不依然與居恭心迹合符稱義不
 受辱之烈士哉！何計不出此而動曰：邪黨邪黨，誣一
 人以及衆人，而徒以臺省交泰之跡，得以列名爲修
 言，曾不思以列名則其有中心之不欲列名可知矣。
 自作之孽，人乎何尤？嗟嗟江右固君子之鄉也，職居
 恒暴之，蓋亦膏數數侍諸大君子之教矣。親見其所
 服習者，彬彬禮學，所矜尚者，侃侃氣節，有槩若此，職
 不知其異日者貴游而歸，將作何面目以強對其鄉
 之先達長者于里閭中矣。
 六月廿四日

海客此疏甚快，但不知傳縱教是江右人否。

御史黃尊素疏，今魏忠賢諸不法狀，廷臣暴露，亦不
 遺餘力。夫小人爲惡，往往畏主知畏人言，則尚有悚
 惕。及其已知之而皇上視爲不痛不癢之物，已言
 之而群臣弗獲片語申詞之益，復何顧忌？忠賢于此
 必不能復收其已放之轡，而淨滌其盡忠賢之私人
 于此不能復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志，始猶與士
 大夫爲仇，而繼將以皇上爲注，紫柵既深，盤諫誰
 何？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爲力
 矣。皇上如念潛邸舊勞，何不休居就閑，薄示梓蓋

所謂以生之之道，愛之，倘厚其壽而益其疾，九廟有
 靈，衆怒難犯，即欲不施斧鉞，其可得乎？不幾以愛之
 之道害之乎？尤可異者，僉書陳居恭亦憲臣，忝竊中
 人也，而同事及戈，改頭換面，情態恍忽，不可方物。苟
 非照膽之秦鏡，博物之張華，鮮不眩矣。夫異忠賢者
 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賢，耳目昏聩，沙礫並西，無
 惑乎朝端之上。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
 邪，是是非非，真偽孰定，伏祈皇上立罷忠賢厥務
 施行。
 六月廿八日

自安此疏亦猶諸言路耳而教之者豈非都考功之疏通內者以其姓名盡逆瑞之肺腸耶不然論自安者亦瑞疏也何以入其姓名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今之士人以官爲性前以錢爲風俗以賄賂爲交際以嚮托爲當然以徇情爲盛德以請教爲謙學臣乃皇上之大臣又老臣也今臣以阻抑用賢之故統一分別是非惡聲名也至司官彼視之猶雞肋也曾不能當其一指之彈而望不畏強禦良亦難矣臣嘗論萬曆年間近于以強凌

卷四

御史

聖

弱此時之人近于以衆暴寡方可弄權人可爲吏部買爵處處俱是傷門面皮書帕長安載道士風如此公道業已滅絕苟非天骨清挺之士鮮不困窮而作亂此劉宗周所以耻之厭之恨之而不肯一日留也七月初十日

斗膽說出後來即以其所摘叅者評之諸奸報復亦只爲其斗膽說出耳

工部員外王振奇疏伏見郎中身故萬燦者前以疏言職掌指斥權璫致干聖怒杖削爲民閭臣申救

無及臣堂官疏請矜有不得致燦以苦楚慘頑旅視

血肉淋漓衾棺不具白髮無依士庶童叟共爲雪涕

我皇上聞之必有惻然感動者矣至燦垂歿諸臣

工未竣國恩未酬忠貞心事九死不回我皇上聞

之必有翻然嘉獎者矣夫燦豈不知交歡內侍儘得

好官尸素攸思儘可無歸而恪遵職守仰成聖孝

皇上雖罪其惡必鑒其忠杖削旋示從輕皇上憐

其才以終其用而不虞遂至此極也羣閣叢殿先已

碎身痛殛受杖何堪殘喘皇上不欲燦死而懼瑞

偏欲燦死廷杖不致燦死群毆先致燦死雖燦氣壯

山河魂歸霄漢燦得死所但傳之海內垂之後世史

冊曰天啟四年爲能忤宦官杖斃郎中萬燦以聖

祖列宗二百餘年未有之慘殊駭聽聞劇損聖德

今燦已矣幽冥負此人矣我皇上褒忠獎直先後

收錄還謫諸臣以逮先朝遺直悉荷旌揚豈現前死

忠顧靳惟蓋之卹即陵工刻期告竣惟燦宣力實多

公忠旣在應褒勞績又所宜較倘荷皇慈憫念嘉

與追復贈錄以下轉圜之度至聖也以番勵忠之典

至仁也。以昭日月之更至明也。以作靖獻之風。至義也。一舉而數美備。臣等敢不效愚忱于分內耶。十五日

御史表化中疏。前吏科魏大中。以煩言杜門。臣衙門不便。先題今幸出而視事。始得酌議。其題雖奉有聖旨。而議尚未有集也。較之往日。已屬後時。乃開籍未幾。而丁憂之傅樾。又刺詆不休。豈進退之權不操之。皇上公論不歸之臺省。欲詆則詆。欲杜之去則同法乎。臣以爲國家自有法也。天下自有口也。矧行

魏淑之疏曰。序轉甚明是。皇上固已洞見其誣矣。焉可以天垣之長任人之抑掄顛倒而無所分別也。七月廿一日

吏科魏大中疏。五月間職掌疏請罷斥荷。皇上着供職不准求去。職小臣不敢固執其愚。近者傅樾以六月二十五日開喪。至七月十二日方始辭朝。復疏論職。不論職受何賄賂。薦引何人。仍指一長安共求共往之汪文言謂職私人。文言下詔獄。煨煉兩日。餘無一指實。何又恩以之爲。防于國中也。又以攘竊

吏部坐職查程註出缺之疏。劉弘化微以驟開阮大鍼尚爲右給事。其艱不報于大鍼。未轉左之先而報于既轉左之後。魏淑之疏具悉。乃謂匿以特職職不知其解也。又查大鍼之轉左。以二月二十二日周士樸之開送。又送以二月初三日。此時大鍼尚未到京。職垣案簿可據。乃謂大鍼轉左而急推何其謬也。天啟二年。六垣之升者七人。三年升者八人。今二月間升者僅二人。資俸及期成例可援。誰能尼之。弗升

漸至七。以弗升之故。豈其介介于聖心。此其故樾能知也。已而大鍼以侍養乞歸。逢人派下挽之。非能而樾謂其嘗誼言于朝。此時正樾章疏論職之時。其故樾知之。職弗能知也。以退而爲進。共假之歲月之暇。而今日構以爲端。欲取者姑予。暫予之一夕之官。而明日坐以爲罪。表裡關通。呼吸露職。既嫉惡惡人。亦復嫉職。職恐不能竭犬馬以事。皇上皇上幸即罷職。與天下仁賢共致太平。職願太平之民若傅樾者。姑不窮其所自口。而欲自掩者。獨凡事一東廠之廝養而不父其父。天理漸滅已矣。職不與之難

也。七月廿二日

不父其父。將父其非父。况已凡其非凡乎。廊園焉得不殺身也。

御史房可壯疏。今丁憂上疏爭辦之。科臣曰。傳樾者其心誠可歎焉。臣按禮記奔喪者。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則成服而後行。禮也。頃六月內。傳樾已聞父喪矣。越數日後。復得樾近疏二冊。孟秋朔日刻也。臣不覺爲一撫卷太

息。夫朔日去樾聞訃之日。僅三五日耳。當披跣踴躍之際。而方寸不亂。文采橫生。傳樾之留神世事。不以親之存亡二心有如此也。近撰至千篇。而見其附有食商公疏。方訝其無端牽合。再讀其自明數語。始知其爲臣前疏中商役而發一字。驚魂手忙脚亂。傳樾之留神於臣。不以親之存亡二心。又如此也。玩偶時日。粧點叙跋。生不獲視親之殮。沒不欲奔親之喪。禮可不載心。豈能安忠臣孝子。樾且何居。政擬具疏糾泰。乃忽接邸報。則又見有刑科今丁憂傳樾陛辭一

疏矣。縷縷數十言。無非欲自爲脫卸交通之計。不哀不痛。暗刺明譏。已不復顧長安鄰笑。然味其意。又似彈責在廷之諸臣。而獨切齒痛恨于臣者。何也。則以臣先疏中。露出傳樾二字。樾覺礙耳。再疏中。露出商役二字。樾覺刺心。故也。臣已知觸忌。若屢然。樾亦何不聞尤已。而尤人也。今試據樾所摘臣疏中。關提線索。代報私怨。小而商役大。而縉紳無不人人重足。等語言之原無食孤字樣。又無供用各色。况上文義了。然皆明指傳樾教之名。乃樾獨何心。而必欲從其不入。口稱急爲承認。急爲分割。豈五百金賣宗以後。厥兄科弟狼行。俱依樾即繼教。繼教即樾耶。七月廿海客此疏。比之甄采石者。更快。故止留海客一篇。吏科許譽卿疏。宣德九年。上諭六科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記注。凡朕一言一令。內使傳出者。當備錄復奏。庶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僞。蓋章祖制。防微有深意存焉。今中書爲政本重地。乃票擬大權業已拱手而授之內廷矣。每有傳言動成聞市。絲綸之體掃地中旨之譏薰天。雖司封駁莫得而執奏。其何以杜

欺僞乎。永樂四年，有上言時政者，都御史陳瑛劾其
狂妄，請置之法。上曰：「草野之夫，不知忌諱，勿以直
而廢之。」又論尚書鄭賜曰：「拒諫之道，明主不爲，瑛
非助朕爲善者，卿等戒之。」大哉王言！真求賢若渴哉。
今章奏一路，非不批荅，如流，然歷數卿寺詞林言路
諸臣，建言謫降，歲不乏人。子玖經年，賜環無日。近部
曹萬燦一言觸忌，可憐。又以杖下之餘，魂爲其泣之
碧血矣。短言者氣而重損，聖德如文皇帝，不罪
言之意，何洪武二十年詔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官
民有犯，俱屬法司，其重罪逮至者，間令收繫錦衣衛
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上怒，遂有是命。此即天地
絳生之心也。今版衛人犯，一奉打問之旨，楚毒備
嘗年來，復盛用立枷士民稿項而立斃者，不知凡幾。
冤魂晝號，道路側目。近更聖怒直言，開數十年廷杖
之端，至流毒縉紳矣。不重拂高皇帝好生一念乎。
萬曆十六七年，蘇杭等處水災，上憫曰：「東南重地，
自糧米改折蠲免外，又存留歲造段疋等銀，以備賑
濟，一二子繁，賴以全活，誠浩蕩之恩矣。」年來蘇杭織

造一事，撫臣爭之不得，杜門求去。科臣駁之不得，掛
冠以行。今商羊爲祟，遠過昔年。皇上何不近按
皇祖成例，俯從閣議，稍寬東南今日之民力乎。洪武
元年，上諭宦官不得典兵，謂侍臣曰：「吾觀史傳所
書漢唐之代，雖曰宦官之罪，人主寵愛，然向使宦者
不得典兵，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三復此諭，慮蓋深遠
矣。今禁放日繁，內操未罷，寄復虎之踪于蕭牆之內。
聚鳴金之氣于心腹之間，他日終屬隱憂。則國初典
兵之禁，謂何不一深長思也。八月十六日

霞城八族全佳，但復五族尤切時事，特錄之。霞城
謫居鐐鐐，不屈，聞規其座，主毛巡撫以不上建祠
疏語甚痛切，禍患中尤難此氣節也。

戶科陳良訓疏，用人之與，皇上不自決，而待敗事
于外庭，所以示公然，亦不與廷拒，而朝上夕下，以明
不爲內廷阻。乃今年一格于周士樸之推升，再格于
楊連之署印，何也？士樸言官也，僞員侍從，今遷然而
苦勸言官短氣，楊連大臣也，不予署印，有傷國體。
皇上將爲鄭重與詳審焉，而天下私相付度，士樸疏

恭李實者。揚遠。臚列。魏忠賢罪實者也。皇上示人。

不旁借。重惟獨操。有有功不賞者矣。無無功之僥倖。

物揭竿斬木屢起山東瀕海隣番禍藏閭廣即未其
火裂而蠢蠢思動矣西北旱魃匪恤無聞東南大澤
織造未減更哀如充耳必階之爲亂矣至公忠亮節
之鄭元標王紀清朝薦江秉謙侯震錫熊德陽文燭
孟鄭鄭賈繼春等永錮沉淪不見天日雖諫臣直言
大臣婉言生臣煩言死臣遺言卒不能徹皇上之
一命矧犬馬徒數乞靈罔效者又不止此是先朝有
留中之塞而反通今日有批荅之通而反塞如近者
屢疏不下則又以多事之時開留中之漸舉朝皇德

甲子

莫必其後爲小臣者能無抱杞憂哉以皇上初政

如彼豈誠有意阻塞特不覺而偶談耳倘乘其乍塞
未堅而猛然覺之大奮乾斷如神廟之綜核英明
獨操其重而出以轉圜如初年之從諫若流無陽示

以通而陰授之塞則所爲轉塞爲通機存聖斷意在
斯乎九月十四日

談言路通塞甚斯令人轉思神廟也

右通政黃龍光疏世廟甲子年十月諭法司曰今
者甲元建歲會典脩舉非常比也宜奉天眷不爲緩

失應決衆囚其停刑繫獄如故夫甲子年何以不行
刑甲子歲星爲東子德爲木爲仁子爲元會之始而
天心之伏也天道好生不嗜殺人皇上今歲正當
其時又神廟實錄纂修伊始非僅如會典之非常
比也以會典之修而猶推恩以世廟之神武而猶
不殺如此則皇上之當停刑斷可知矣九月十六
甲子與纂修停刑世廟既有成例則通政之疏
可謂有據矣而以廷弼賄戍之逆黨真可恨也

甲子

吏科沈惟炳疏職觀數年以來告廟獻俘行幾度矣

諸臣藉軍事爲功名而所廢朝廷報餉已百萬不計
也所殺傷無知小子已千萬不計也嗚呼一將功成
萬骨枯況所謂功者何功乎即捕一逃孽而且倭然

稱能也即驅除數十小寇亦守土者常事而動輒曰
奇功也如今海外所獻之俘果奴之子若孫耶抑奴

之心腹將領耶恐未足損奴一毛而奴且笑死于遼
矣即樞輔守關三年遼塵無微掃穴犁庭旦夕俟之
藉此海外擾邊之零功以赫聲靈于境上而遂稱功
頌德恐樞輔亦有所不屑者居然引大捷之例頌祝

毛帥
如此尤甚
千致而
相安之可

廟之文不知奴運既衰遼土恢復之日又當用何典也且毛帥捷疏所薦文武將吏固皆共事有勞未可抹殺但報功則聞外制之而擬秩除官權在吏兵二部程能錫爵恩出朝廷彼公然謂某入宜受某官亦知有越俎攘權之嫌乎通判等銜原非無位市恩之物鎮撫大使亦非島將應薦之官豈昔之沈有容以總兵任表可立以秉節就任之例其在毛帥因倣而行之嗚呼功名之路至今極矣自有軍功之名遠近驟進之例也至真偽可以相權功罪不必相準可否未必定而蟒玉加封充滿朝堂覆轍日相尋而紀錄起遷動傾銓注即如泗水之日若非按臣據府臣實揭具報則撫臣又將張大其說以爲異日首功張本襄此東民鮮不玉石俱焚糜爛其肉以助入功名之念者矣職言及此不識忌諱之甚要非阻撓邊功也特謂叙功之既寬則當有議論之嚴以救之非常之典已幾則當存慎重之說以俟之九月十八日

毛帥標一二老弱甚且未必是奴而動輒張皇獻俘緣其中有與援而炫燭耳此疏稍稍吐氣然靠

毛帥爲功者當必恨之

御史袁化中疏自奴發難以來屠慘三韓之人民不止數十萬計又聞其焚劫刀俎慘甚異常人人無不欲食其肉而處其皮卒未有敢當其鋒而挫其銳者獨海外之毛文龍擄一旅之師寄居海上能率奴之內顧使奴不敢西向又能擾奴之老嫗殺奴之偵卒真智膽將也昨聞差官解來活夷十二名夷婦女五口叛逆一名首級七百二十六顆長安喧傳觀者如堵即此亦足徵人心之公惡矣兵部以功在海外未可草草遵傳單會審約于本月初五日于中草都督府審夷初六日朝陽門外審級是日三法司并兵刑科臣俱至而臣亦以掌河南道事亦與焉一一呼夷至堂上睇視之見豹敗等五人像鬼猙獰言語侏儻旁之通事代訴有言某爲夷官某爲夷軍某係富陣捉獲事之虛實盡不可知搃之皆夷夷也均當同叛逆之賊押赴西曹以伸國法以快積憤者也但外有幼童四幼婦女四老婦一呼之至則見聯索繫頸勢如貫螺逐之起則鳥之相喚聲類群鴉臣不覺惻惻

此非不
然也

心動焉。向諸臣言曰：看此卑幼男婦，原非地方作孽之人。此不過山居夷民，被我師掩捕以歸者耳。操之無知，皆皇上赤子殺之，或傷天地之和，有之益彰。聖仁之大，況纖厥渠魁，尤古帝王解網之恩乎？諸臣然之。昔貴州蘇俘殺一幼童行刑之人，法壞觀者亦相聚而泣，謂忍而非仁也。況多至九命乎？臣查律令所載，凡叛逆之族，男子十五以下，婦人不必要年，皆免刑。給功臣爲奴，今杞托等四人，正十五以下，而韓着等五口，雖年齒不齊，均不計合者也。事與律合，復祈皇上下大開好生之心，以施渡蟻之惠，將此九命俱免行刑，不惟慈祥所敷，上召和氣，即四夷聞之，莫不謂中國之所不赦者，反叛爾。我輩不逆頡行，中國自不我戕也。盡遺與之國，有不歸心向化者誰乎？臣草疏已畢，復接毛文龍將士宜升一揭，蓋言諸傷力封疆，其枕戈帶甲最善，若無顯名厚賞，恐灰豪傑任事之心。此其議論正大，直鼓舞之微權也。臣以爲論功行賞，只宜就島上諸將士言之。若泛泛叙功中外之人，無一不叙，無一不升，此近日惡套，獨不聞濫叙

化中已布
死法

者之在人齒頰，惟願廷臣慎之耳。連五人狎狎，亦未必當陣捉獲。況若幼婦女乎？真仁人之言也。末後叙功與省疏同意。左都御史高攀龍疏：臣初入院，連見兩御史回道，爲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清濁較然，臣不辨白爲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蔡察奉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素化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于言者。臣于去年奉差，疏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崔呈秀之貪污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劬者，多以賄無不薦薦者，多以賄薦。各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賄補不勝其苦。彰彰于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臣時以非職，掌所闕不敢訪其主名何人，至于舉核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呈

和國五更
難可解

家待其
等年

秀所薦也。呈秀市離地方而鹽臣劉大受且臚列其
賍私以入告矣。則有霍丘知縣鄭延祚在。呈秀所薦
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僂遺奉。聖旨提
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証也。臣嘗竊歎人臣之有國寶
白質也。受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義于可榮皆
流于至辱。御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
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其
易與奉之以千金。乞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其易與
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
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播間壟斷之隙且冒居觸
奸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
之辱也。九月廿四日

吏部趙南星疏看得御史巡方攬轡有澄瀟之想埋
輪微當道之狼能使望吏望風而解綬始稱巡方之
職乃崔呈秀之按淮揚也大開賂門或舉或刺一憑
錢神以轉移何以令下至于多支州縣之費一萬四
千兩則又明矣預侵公帑以潤私囊風紀安在自有
正律必先褫職示儆以禁官邪者也其透支銀數州

同姓至親
作孫

縣自有文案可查合行勸賞如果犯真。有照先年江
西巡按視大舟之例在追賍擬遣又復何難。安能假
借以壞三尺而使法不行于風憲之官哉。既經具疏
參來合就題覆恭候 命下臣部欽遵施行奉
聖旨崔呈秀革職爲民 十月初六日

御史李應昇疏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才足
以匡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勸鼎鑪乎三者無一
焉所翹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差
錯始謂失儀謹按大明律失儀朝賀者笞四十祭享

失儀者杖一百廣微宜何居焉可覩然復入中書之
堂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違時臣聞孔子曰事君
盡禮人以爲誼雖違衆吾從下孔子之違時者如此
豈廣微之慢 上無禮者爲是而時之戴星鵠立奉
璋駁奔者反爲非乎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
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關廟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
父嘗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
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大不與此輩
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

聖經說之

卿在下。廣微有何政心之事。清夜抱慚。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舉。其隱也伏乞。皇上戒諭。

廣微。繹敬慎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人書。俾其家聲。

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庶上可以封。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十月初七日。

仲達。諸疏此疏尤堪膾炙。朔不至。祭不至。大臣敬。

慎。固無此反。然廣微所恨。不在此事。引律在末段。

摘出心肝也。聞廣微欲廷杖之。而中止。豈亦讀至。

末段而氣軟耶。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該臣南星會同左都御史高攀龍看得天下有公是非一人所能操天下有真是非非謬口所能亂如新山西巡撫謝應祥立身行己自有本末繇作令以致登朝其峻潔之品卓犖之精絕之識彰彰在人耳目間即以御史陳九疇之善毀不能不許爲仲子之清品矣然而避以昏耄實非本色加以圖謀尤爲厚誣圖謀二字是豈清品之所屑乎且御史不以廷推未及長安擬者爲圖謀而然重清真恬之應祥爲圖謀何其說之悖戾乎員外吳

嘉遇心清若水則誣之曰徇情而給事魏大中品高如山則誣之曰私門牆將令君子不得同道爲朋而吏科選司不得薦賢爲國乎夫古之內舉不避親者何謂也况應祥之推發自臣南星之心出自臣南星之口實與大中嘉遇無與明有天地幽有神鬼御史既非病狂喪心安得爲此無稽之言以蔽賢得非驢人喉使有所擁戴而遂有排擠耶嗟嗟當今巡撫二缺長安奔走如驚乃加不奔走者以惡名何異舉國醜酒若狂反以不飲酒者爲狂哉御史之首張猶可托之風聞也及再疏三揭至于求除必欲誅仲子爲盜詎共姜爲夏姬其意所傾陷又豈在應祥一人而已哉從古巧言亂德辨言亂政惟恃廟堂有分別而使謾賊之口不得行焉耳故書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據此變亂黑白阻撓銓政實係陰陽剝復之大關臣等會官廷推領勅大臣豈敢輕爲改移以遂御史邪謀惟是應祥被嘲必不肯留審矣不若遂成其孤高晉撫員缺另行推補九疇無風生波以爲一網善類之計本當議處但臣等切念皇上于言官每見

嘉遇心清若水則誣之曰徇情而給事魏大中品高如山則誣之曰私門牆將令君子不得同道爲朋而吏科選司不得薦賢爲國乎夫古之內舉不避親者何謂也况應祥之推發自臣南星之心出自臣南星之口實與大中嘉遇無與明有天地幽有神鬼御史既非病狂喪心安得爲此無稽之言以蔽賢得非驢人喉使有所擁戴而遂有排擠耶嗟嗟當今巡撫二缺長安奔走如驚乃加不奔走者以惡名何異舉國醜酒若狂反以不飲酒者爲狂哉御史之首張猶可托之風聞也及再疏三揭至于求除必欲誅仲子爲盜詎共姜爲夏姬其意所傾陷又豈在應祥一人而已哉從古巧言亂德辨言亂政惟恃廟堂有分別而使謾賊之口不得行焉耳故書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據此變亂黑白阻撓銓政實係陰陽剝復之大關臣等會官廷推領勅大臣豈敢輕爲改移以遂御史邪謀惟是應祥被嘲必不肯留審矣不若遂成其孤高晉撫員缺另行推補九疇無風生波以爲一網善類之計本當議處但臣等切念皇上于言官每見

寬容即大舜好問好察隱惡揚善之心也御史所言

雖謬但宜姑置之以作言官之氣十月十六日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昨以會推山西巡撫謝應祥爲御史陳九疇所奏文選司員外夏嘉遇與九疇互相牽掣奉旨部院看議臣會同左都御史高攀龍等看議臣實主蔡言御史陳九疇之非是而所處分奉聖旨云云欽此臣讀之不勝愧耻不勝恐懼自愧老耄以至于此頃山西巡撫員缺多爲郭尚友求之者臣聞其厚饋前科臣卻之而又至故不敢推辭

應祥之沉靜可以有爲轉與員外夏嘉遇言而若之絕未與魏大中言也然大中之峻潔必不可行私嘉遇之忠耿必不可私于臣夢寐亦信之而惟以陳九疇爲非是第以言官非可輕處先年房寰之論海瑞亦未嘗處也竟姑置之聖旨謂臣含糊調停此臣之罪也雖百喙無以自解矣干朋謀結黨此智者之能非臣之所能夫結黨者欲其衆而臣之所取者皆單子連衆之人此樹敵之道安能結黨臣血氣日衰于一日智識日昏于一日向者求去如蒙皇上九

放則無今日之謬誤若濡需不去恐得罪益甚有負皇上之恩禮非所以重朝廷光史冊也十月十八日

上原不知高邑爲何人也外廷戴高邑而棄福清

福清引去噤噤不已但高邑不知受此逐耳

左都御史高攀龍疏謝應祥之推巡撫出冢臣真見

切爲人地員缺于求應祥怡靜自守欲開此獎勸恬

士故與夏嘉遇言之而特用應祥會官推舉衆論僉

同已蒙皇上點用不謂御史陳九疇謂其昏耄謂

其圖謀乃以誣不要錢不說事之吏科都魏大中

天地神明昭布森列九疇悞爲人使以欺皇上臣

則何敢欺皇上以欺天地神明今大中嘉遇俱已

降斥臣部院被含糊偏比委曲調停之言臣愧死無

地自傷愚昧不能仰當聖心報主上知遇之恩

又煩言亂政至重干聖怒以傷皇上平明之理

臣諫臣之長以諫爲職當有顯諫顧伏而思之事君

如子事父母有怒爲子者當夔夔齋儆待親心之

自明親怒之自甯何可更爲激聒臣又伏而思之九疇疏中有背公植黨之語前代以黨之一字善類傾

人國亦由當時大臣過激以速成其禍今日何可別
爲激憤然而臣之職失矣官以諫爲職而失其職
皇上何取此失職之臣爲此伏乞 皇上即將臣罷
斥以爲人臣不能其職者之戒十月二十日

景逸參崔呈秀而後逆黨始翻轉臉來遂諸大臣
羣臣議者謂景逸一參過激然觀崔後事真所謂
大豕不食其餘者泰之正景逸之先見也曲突徙
薪未致焦爛講學所得不亦善乎而惜乎逐之而
召崔也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紹承大統四載于茲億
軍旅頻興封疆未謐兼天災踵至歲事不登致軍興
有條民生重困所望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近仁賢
講求兵食奠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心朕每
食寢弗寧焦勞罔恤未得安撫之道乃爾等大小臣
庭坐享國家之祿靡懷君父之憂內外結連呼吸應
答盤據要地把持通津念在營私事圖顛倒誅鋤衆
正朋比爲奸欺朕切中無所忌憚邇年以來恣行愈
甚忠貞皆爲解體明哲感恩保身將使朕孤立而後

快其罔上之心抑思人盡絨口然後滿其無將之願
欺朕前已有特諭備極詳明如何大小臣工視若弁
髦愈不遵信近御史陳九疇令看議處乃國是攸關
任情軒輊法紀所係謬與調停統均之道既乖風憲
之猷更失因思從前所爲皆是欺瞞但遂營謀之私
不顧肺肝之見今元兇既放群小未安或公爲黨救
或妄肆猜忖本當根株盡拔徹底澄汰念玉石并未
能辨雷霆詎可驟放論爾徒衆姑與維新洗滌肺腸
脫換胎骨果能改圖仍留任用如有佑其稔惡壞夫
善類日爲指縱之鷹犬罔慮貽遺之禍愚朕躬力行
祖宗之法決不襲姑息之政矣凡茲百辟咸使之聞
特諭十月廿二日

此一諭乃逆黨招徠羣小入彀之計也維新二字
其倪文煥所謂畢竟自家做乎
吏科許譽卿疏職等因看議晉撫事爲降用諸臣想
思此職等六垣之言非爲首一人之私言也奉 旨
沈惟炳降用矣職等方相顧內嫻又見家臣趙南星
憲臣高攀龍以此事相繼奉 旨着回籍矣職等益

不勝駭愕何庸復言也再思之會推迎撫一率耳國家未得撫臣之用而以一人之言去諸臣又使宰憲二老臣一疏立斥恐祖宗朝所未數見也職等捧簡明諭雖曰出自聖裁顧皇上從來禮貌大臣優容言官即此當日大小臣工章滿公車皇上未嘗以齒馬之嫌滿及言官而不意今日雷霆之怒迭見摧折并統均之地風紀之司不少顧惜一二老成人世所望爲歲寒松柏百尺無枝者速之去國乃滿且朝廷待大臣應自有禮若使部院之長一朝叫差

卷四 卿子

而去有同庶寮携手同行身輕似葉無論撥之國體所傷實多亦豈國家數百年培養人才之意乎至于惟炳承乏首垣又以公疏獲罪將藥石之言者且爲著樹之夢誰肯爲生庭之軼且爲伏維之嘆誰肯爲立伏之鳴其勢必至結舌相戒不敢深言而天下事大可慮矣

十月廿七日

三庶寮二大老內已安排手段逐之即陳九疇之疏亦是埋定陣腳然後做者益知此五人必能耐氣戀此一官也省中公疏亦是皮膚之言然亦誰

敢言及竅妙

戶科陶崇道疏今遇聖恩復叨禁近里居者五年趨朝者十餘日孤踪自植不知有東西南北之分家學相傳敢逾于正直忠厚之外茲當受事之初值皇上勵精之始敬獻芻蕘條爲四事仰贊聖明統祈省覽一曰慎起居陛下春秋鼎盛意願張舒列在深宮何求不足竊恐蘭省約節之意一刻不存則摧精損氣之事豈能盡免至于溢怒之頻生亦非養心之良法所當愼息以保元和益在身之血氣同于

卷四 卿子

在筭之財樽節于豐盈之日常見有餘追求于空竭之時益加不足況今當長至微陽始萌王者承天尤宜靜謐故職所以爲芹曝之初獻也一曰去疑衷夫主上不示以無猜無貳之心則舉朝必行其揣摩億度之見于是事本一而必更其端以見誠理本顯而必迂其途以表信或賢或否夷猶于兩可之間似卸似肩取具于形迹之內則尚能爲皇上進一人効一臂乎自今以後伏乞皇上釋去疑衷使任事諸臣直抒初心莫作四顧然後課以實業爲賞罰隨之

古聖帝明王馭世之法如此而已。職所以爲諸臣請也。一日惜名目。夫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猶望皇上盡入陶鑄。化其畛域。如彼此之局面一開。則水火之情形立見。或進退者一時之人才爭勝負者異日之隱禍。况借題立目百弊叢生。判譽攘名。悅關反覆。夫虞廷黜陟不過賢奸。唐宋末流可爲殷鑒。使諸臣功罪賞罰皆以職業爲程。不致毀譽是非得借旁蹊窄徑。則人心攸賴。國是亦攸賴矣。一日鑒下情。士人遍野皆求功名。及至登朝千百一二。即以功名之私念。敢忘兢業之小心。惟是識見偶殊。學術互異。或以防流之故而昧其源。或以護名之故而畧其實。或多方遜謝。反有似于徑情。或求治太深。跡遂疑于專擅。自今以後。凡臣子偶有未愜聖心者。審其無他。盡從蠲宥。若果豺狼其人。臣等自行鳥雀之逐。白簡森嚴。誰敢恕之。此亦君逸臣勞之道宜然也。十二月廿二日虎谿生于若耶溪。而能入都抗疏如此。一謫有餘榮。真劉念臺後一人而已。○陳帖月後兩日上疏亦謫。

大學士韓爌疏。臣以謫才通籍侍從。荷蒙先帝拔擢。皇上睦存。日從諸臣後。備員中書。預火機務。頻年以來。功能無聞。愆咎日積。即如南北用兵。軍需匱乏。誠不能資廟畧。以佐邊籌。冠災頻告。徵發驛騷。不能軫民艱。以培邦本。詰戎宜先。管衛而觀。兵禁拔無從抒宵旰之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榜棣廟堂。無以回震廷之怒。臣旣不能先時深念。失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提掇。爲封還之懇。斯皆臣罪狀之大。且著者。皇上釋此不問。而徵示詰責。扎諭欵列。諸事前轍無此。謬戾同官。不相救正。搃屬罪端。曷容深辨。惟是看詳文書。向有綸扉故事。商確有甲可乙否之殊。而崇擬無左圓右方之畫。皇上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過。臣即欲補過。無由矣。揆批偶前。極知非據。難除且及尚昧。妨賢臣之愚也。亦臣之罪也。旬日以來。杜門席藁恭遇。皇上聖壽節辰。勉出慶賀。拜舞班行。不勝價越。比還弘寓。昏眩頓增。形神不屬。跬步不能出門戶。乃知才綿技竭。福溢災生。上之所沴。即天之所棄。臣即欲凜奉訓辭。勉圖策。鳳萬萬不能已。伏望

皇上亟禱臣官仍治臣罪以爲虛冒逾涯輔理弱職之戒庶政本以清國體不義偏蒙 聖慈曲垂鑒察俾病廢餘生歸骨丘里喙尚存得以頌 皇仁而祝聖壽寔爲厚幸踴躍省循罪戾深重恐未易以微茲恩造也十一月廿五日

蒲州此疏于自責之中寓規時之意真去不忘君一石之憂已及則已斗膽說出矣

御史李彝疏樞輔以東事自請督師庶幾裴晉公之義即樞輔亦每云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儼然以裴晉公自處矣不知何不預先請旨倏忽入都迤邐沿邊逼近皇居僅十數里而途歸拜疏始以嵩呼爲名也十日前宣傳樞輔 旨下人情洶洶莫測所謂而職以爲斷無是理且論樞輔所任非可離之地所際非可離之時即以 祖宗之法度論雖百里小吏亦未有不微君命擅離職守任情自恣者豈樞輔而見不及此耶自古擁兵閫外恐喝朝廷如王敦李懷光諸人者方去來自如不遵朝命者樞輔之意不過有激中朝議論煩多故思一覲 天顏彈

壓衆口再與群臣從長商確親面脫卸以求全心以期應手是則然矣亦幸前門去天咫尺耳故得以便宜取進止也設如蜀如黔遠在天末將以何道叩關而恭事耶樞輔于此未免意圓而語滯矣

此三季中之一季也高陽進來那有清君側之意小人膽落故着意如此若云一觀天顏彈壓衆口政欲其來何爲距之若此

巡撫周起元疏職奉命撫屬蘇松兵糧道右叅政朱童蒙近日告病回籍職已會疏題報矣然本官解任之故遠近騰佈有口職叨膺評吏之責兼值計典諮詢之日亦安敢不據實一陳之大都本官未習簿書吏事又乏斟酌虛衷閭閻雖嗟暑雨似胡越之問聞繩束有如秋荼與刑罰之不中自蒞任以來聞有病其疎于簡押而左右之戀不收濫于搜括而錢贖之追輪過急者職未敢以道路悠悠之口據爲點抹但見其官以兵糧道名而受事一年吳淞青村南漕等營有五月無糧有六月無糧者甚至有十月無糧者幾致脫巾該道逐月報職循環報冊聽中軍吊用

或聽快手吊用。如捕盜張松等兵。自正月賣關。至今不入汴地者。又濫差沙紅。唬紅。捕盜張德等多紅。越二千里。舳舻。啣尾。駕往濟上。各兵扣工食。作行糧。合營稱苦。兵糧道如此。何以整飭營伍。約束諸弁。其事與職相關。實不得不言其廢弛疎曠之狀。而藉爲將來監司之申飭也。至于行道避人。雖云憲司之體。何至動撻數十。連管多人。如所傳申家庄。胥門等處。或渡紅。或隔河。偶爾失避。一時駢責。血肉淋漓者。卒以十餘計。凡車舟所至。必有一班。替打窮棍。隨其後。如此舉動。到處駭人。傳聞不一而足。八月郡城中。有陳龍林景者。即即舅親流寓。居俱煎銀營。生偶小忿。庸愬。惡誣。駁禁。此不過郡邑吏一杖可了案耳。該道差捕官。帶健卒。圍捉。斯已悞矣。既又悞聽捕役。先入之言。不閱訴詞。分理。更怒其呼冤。責六十板。重枷府前。仍禁家屬有送飯者。責百板。致龍立死。枷上合城士民。咸爲痛噬。該道祇以怒龍稱冤。遂失刑至是。職即諒其無殺龍之心。然任意桁楊。不恤生命。職不能爲該道解。亦不得不自認爲過差。又何怪乎邇來南

臺之指摘耶。此一臣者。性近坦率。事多乖方。細人翻雲覆雨之奸。易以惑聽。赤子呼天搶地之苦。絕不關情。一切曖昧浮議。有關趣操者。職不必更行物色。臆列。而其輕浮孟浪之弊。亦可見矣。十二月廿一日
此人已通內矣。而持虎鬚焉。得不齟齬。所謂拚一官以伸匹夫無辜之死。巡撫公無愧矣。

係卷四

倭寇野抄卷之五

古吳蔡士順孝來父墓

兵科李魯生疏諸奸傾陷正人類先假借名號近者起用動曰中旨夫旨不自中出而誰出哉執中者帝宅中者王而旨不得稱中必由汪文官許念敬之過付關說王安之交通接引部閣之雷同響應而後爲旨則旨真外矣皇上之爲能有其旨哉乙丑年正月廿六日中旨之說可入笑林更佐以南方之強北方之強卽是強盜之強之誑真令千古捧腹

兵科李魯生疏詞林之內資序爲重循資拾級人人覬覦豈惟懼造膝之臣亦可魚貫雁行而進如候年里選乎若然則亦焉得真才而用之況其間豈無有位躋台座而譽望不滿于公評風附黨人而巧倖更神于轉換或以地位相通情面難割而推舉之時無聊及之至費皇上之推誠則諸臣之誤也亦試取明旨所謂老成幹濟一語而細釋之可乎蓋老成云者成卽爲老必其屹然爲堅凝寧靜之器老下歲而非老于年幹濟云者濟乃稱幹必其卓然抱安內

換外之獻濟于民而又濟于國 正月三十日

工部主事曹欽程疏其間在莽之戎尚伏履霜之漸可虞則甘心作趙南星之鷹犬爲魏大中之前牙相率而仰汪文言之鼻息職實親見其四人焉則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黃尊素是也謹據實一一爲皇上陳之宗建原任仁和縣私狼籍恐後入發覺緣是力調其至親同社素得東休之黨吳煥者以繼其後爲之百計遮護乃其鑽入言路卽首薦薦熊廷弼矣繼而屢疏薦劉時俊矣且私庇其黨沈萃禎而神貪儉之夫冒卓異之舉矣種種惡懼其不免乃委身于張慎言而因以通其奸于趙南星伏歸命于汪文言而轉以合其黨于魏大中此所以藉奸黨之大力而凡與宗建作對如論熊廷弼之姚宗文泰劉時俊之張捷俱先後一網盡之若彼附宗建之沈萃禎已極汚穢不知其作何神通而未滿一考之知府條爾惡副條爾大索從來神化有如斯者乎卽今宗建且通書長安爲其奸黨吳煥謀臺省以報其前日之護持而償其後來之接應夫吳煥之儉邪陰毒不減宗

建將見彼植一吳煥是又添一宗建矣。一張慎言，屢疏薦起趙南星，刻有乃寤錄一書，以圖報附已者之私德，慎言卽挾此以恣行無忌，當其屯差報滿之日，正貴州輪差之日也，輒托病規避，而以卸之于安伸，且伏乘機鑽求南直學差安伸不得已據例剖白，反遭辣手，將伸重處同臺，無不髮憤，乃其最可異者，原任曹縣侵盜庫銀三千兩被後任知縣石三畏查出，追比庫吏，押赴慎言原籍取計補，因而恨三畏入骨，乘其鄉同年張光前入京掌選，卽捏送單款，致光前無端以屢薦賢令，劾爲王官之劣處，有入心者爲之乎？一李應昇專爲東林護法，疏中屢作含沙隱語，以排擠正人，如王永光等，俱所不免，惟丞援其東林太教主高攀龍、張瓏要津，異得藉以爲所欲爲，于是召號其黨黃尊素等，俱爲諭言不論資俸之說，顯背明旨，俾攀龍以不數月之亞卿，而忽躋總憲之重地，一黃尊素本以附汪文言而伴冒臺班，而已力薦其座師鄒維璉于文言，以求轉吏部，文言卽主使趙南星倡一省兩司官之議，而尊素之計售矣，維璉一入

一黃附

吏部，專以搏擊善類爲首功，凡其所爲，總以助高攀龍之虐焰，而佐魏大中之鳴張耳，乃其最可異者，私囑汪文言，力主維璉坐定考功，謀以專掌乙丑察典，而因以橫肆其毒幸。聖主見機明決，立召端人掌計，已故今歲考察極其公虛，人心允服，倘使奸謀得遂，將賢良爲之一空矣。以上諸類，跡其所爲，同于白蓮之倡亂，而借題講學，反愚一世以沽名，埒于奴酋奢酋安酋之荼毒，而吞噬忠良，害貽根本，所謂在一鄉則亂一鄉，在天下則亂天下者也。三月初七日。

欽程作令，嘗誅天下所知也，而正人輩反憐之，庇之，釀成其入幕反噬之業，忽作人言，咄咄怪事。若此，疏固欽程嗾吠本色耳，何謂至今不殺也？

刑科霍維華疏，臣草疏已畢，見部郎曹欽程一疏，而竊四御史如承，惘然真可謂發蒙振落矣。

御史劉廷佐疏奉 聖旨：考官錄文恣肆，已降廉示懲，舉人又都輕罰了，劉廷佐如何輒來黨救，本當重處，姑着降三級調外任用。萬元白杖死後，臺省噤無一言，惟含白慷慨論列耳。

北鎮撫司疏病故事。初二日汪文言病故。奉 聖旨。

汪文言素以病聞。如何遽死。以後監犯務要着實防範。有病的亦須醫治。該衙門知道。四月初五日

殺文言然後可以誑誣衆正也。觀此旨。則文言之所以死。死文言之所以死衆正矣。

刑科霍維華疏。聖旨。本內說張差風疾逼真。至如進藥移官情形。尤朕所目睹。劉一燝黨邪害正。韓爌庇護元兇。孫慎行借題修怨。張問達周嘉謨私改旨意。朋比爲奸。本當削籍。念係輔弼股肱之臣。姑不

深究。孫慎行監生楊惟休私刻。便行彼處撫按達出立毀。惟休革去衣巾。仍將此本宣付史館。從實紀載。其修成 皇考實錄。另行改正。王之采誣陷騙官。

待楊連左光斗。逮至追贓後一體治罪。范濟世。王志道。汪慶百。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當狂瀾既倒之際。有持挺不移之節。其濟世候巡撫缺。用志道等

六員升太常太僕少卿。派注用唐嗣美。俞駿聲。曾道。守王致排。嗣美候起服。仍以左布政用。駿聲二員

與推用。李可灼免戍。回籍。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一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情見乎 旨。

御史周維持疏。臣尤恐諸奸得罪緣因未盡明白。昭揭于天下。凡草莽士庶。或中懷疑懼。彼見天威不測。未必不疑。皇上之苛求。臣下見東林以講學之敗。未必不并于疑。皇上之禁道學。不知 皇上向來所被斥者。何一非敗壞官常之輩。要皆臣下自取罪戾。有負我 君父非 君父有負臣下也。卽如 皇上之嚴斥邪黨。正所以崇道學也。臣嘗伏讀欽飭學政內有一款。不許別勘書院羣聚徒黨大哉 王言。

稟于斧鉞。伏乞 聖旨。廷臣將諸奸情狀奉有 明旨處分者。逐一臚列。中外并將舊日倡建書院不論省直州縣。立時改毀。仍勅禮部行各提學官。將前項欽飭學政一款。切實承垂。如有抗違。許撫按臺省不時糾劾。提學官卽以不職論。毋效今日首善書院已奉 明旨。改作旌忠祠。遲回數月。扁額猶故也。夫如是。則罪案昭。而國是以定。光明正大之途。爲之益闊矣。四月廿九日

諸奸者何。趙儕。馮少虛。鄒南阜。諸公之謂也。今

上方贈諡侍御乃出持斧按越。曷不埋輪都亭。日對狼當道。安聞狐猩。越不足按耶。

御史高弘岳疏。職本以小臣在告。不足有無伏蒙。

聖恩起補。還道旋界。以巡視京營之役。感恩愈重。報國愈難。念昔日乍入班行。轉喉觸忌。惟是黨人構禍。猶未甚也。及越南星當輟。而一手障天。舉國若狂。說者謂使其聞傳魁之說。而悔禍于厥心。聽汪文言么麼無賴罪論。死勿救。豈不共偕大道。各保身名。然無奈局庫已成。招搖津路。實藉奧援。雖欲掉臂不救。不可得。而遂以有今日之慘。貽縉紳之羞矣。一時昌言。

盈廷。直從東林門戶。搜剔根株。一劈兩分。乾坤再造。而于借社稷封疆。以博功名富貴之徒。尤加痛恨。職所謂國是者此也。國是既明。在愚昧一念。竊謂雷霆之威。便不屑擊。卽堯舜之世。亦僅罪四兇。過此以往。有廢棄已久。斥逐方新。倘所犯未至不宥。斷宜如科臣言。除削官示懲外。其原給誥命。半係兩朝之覃恩。業沛一天之雨露。從而追奪傷國體。皇上以孝治天下。法外畱恩。同歸不測。至于詔獄多人被逮。則同。

爲犯有差違之殺之一聽司敗之法。泣罪之心。正如風雲震物。不崇朝而收聲。職所謂主威宜震者此也。六月初七日。

于不得已中調停。只得如此。未後一歸之司。朕可謂先于南樂之揭矣。至今尚有原南樂者。此疏亦不可盡抹殺也。

御史李喬嵩疏。如以職與臺班。卽爲附南星。然則同時考選科道者。豈將誰附耶。以職資格淺薄。力量單弱。不惟職不能擁戴南星。南星亦不須微臣擁戴。士聞如實見得是。何不明指其附職某件。職某等要路某蔭深淵。一一據實跡以告于君父。而隱諱藉人。奚爲者。爲人鷹犬。攻是士聞。今日本色。職不任受也。所最異者。士聞兩任縣令。皆密通南星者。始而結納王允成。旣而密託汪文言。爲南星之子。過付以鑽求吏部。及南星事敗。爲謀不成。彼原其門戶中人也。乃入班之後。日惟恐覩破行止。故先下手宿怨。丁人爲蓋頭。墮面倒戈相迎。可以饒幸。一世財富。不拔之基。而惟恐有識者終不肯認。賊作子亦大可憐矣。

總之士聞多財多力職以乙榜刑官于立臺班處孤危而櫻虎知茂濟也

六月十七日

大學士魏廣微揭今有文書官郝隱儒等至閣奉

旨傳以鎮撫司打問過楊漣等回奏令臣票擬楊漣

等贓私遂有逐日嚴刑追比若于着五日一面奏待

追贓完日送刑部擬罪臣聞此論不勝駭駭臣自辦

事閣中並未見有此

古臣伏念楊漣等在今日誠

爲有罪之人然在前日實爲

聖朝卿寺之佐即使

所犯贓私條條是真與前此有罪之人既經鎮撫司

問過轉發刑部照律擬罪臣尤以爲臧議之條從來

所泰不應輒同他人毫無分別更欲逐日令鎮撫之

追贓乎臣聞古之帝王有見罪人而泣者何也蓋心

本不欲加罪而法又不容不罪此所以惻惻于心而

泪下也身非木石逐日嚴刑就死直須史耳以理刑

之職遠責追贓官字何在無論違悖

祖宗之制朝政日亂而與古之帝王大不相同矣臣謹遵傳諭擬

票外另擬一票

皇上省覽

七月初三日

南樂此疏果激于一時乎抑爲後日解免之地乎

總之以邪黨之魁而發此論是必有故不可不存以供推敲

南樂之揭款實出千家宰崔連坐其寓中三月力

強之而後出者故未幾邪黨論崔謂誤魏誤魏者

崔景榮也而欲重處之則此揭豈南樂之本意哉

倪文煥疏原任文選司員外周順昌者初以福州司

理肆整上官幾掛吏議祇因竊附東林得升吏部與

魏大中結黨同盟恨科臣朱童蒙抗論鄒元標講學

一疏遂將童蒙例轉魏大中非交通謀所以去之首倡

則部民也乃與魏大中非交通謀所以去之首倡

亂民造謗揭使童蒙不安其位而去且去年汪文言

廷杖南回客居儀真時駕扁舟與順昌會于姑蘇非

門之間謀傾探路走檄都門呼吸相貫後文言被逮

而順昌囑托之使絡繹于途謀所以出之卽如近日

又聞遊魏大中過姑蘇爲十日之飲大中以一孫託

孤而順昌以女許婚焉此其意欲何爲蓋目日已無

皇上矣至于在吏部時給假南還坐二大船貨貨

充斥壓沉一舟狼籍河干白銀暴露通州之人至今

接口又其貪橫之一端耶七月十八日

此疏前後所攻猶是門戶起見至誣謗洲貨貨壓沉一舟從古未有貪財至壓沉一舟者除非陸家

鬱林石耶在廉官固宜有是

御史張訥疏切照書院房地原係本城大對雍坊官房先該憲臣鄒元標馮從吾聚徒講學占作書院而又鳩歛三所十三道公費銀二百餘兩蓋造此據去輔葉向高碑文所記者也職查此時正廣寧失陷之後川貴告變之始又山東妖寇倡亂之際主憂臣厲少具有血性者孰不思卧薪嘗胆拯溺救焚而乃高足獨步立戶分門據都城扼要之區標榜業興徵文勒石儼然以孔孟持持不但迂談廢事置國恤于罔聞而當呼吸安危中外洵洵輒咲口高談冷眼旁觀其幸災樂禍之爲目無君父此不通之甚者也賴有諫垣諸臣如朱童蒙郭允厚鄭興治昌言力排主盟解散而三臣禍不旋踵其結連之勢黨與之類固已布滿要地矣自是而後盤踞糾合私交察典任其主張大位恣其攫取而皆書院爲之招也故計海內之

爲書院者其最盛有四如東林如關中如江右如徽

州無不各立門戶若輩以爲散處于野不若彙聚于朝可以建鼓登壇惟所號召故實偏處以與皇上爭統一之大權吁設心良亦無將也茲幸乾剛大奮離照當天開邪黨而禁私門天下曉然知化奇袤以遠王路世道漸次澄清而新咨言路諸臣皆能觸邪指佞日無虛牘職何敢更有搜求但書院微改遺職巡視因思按本塞源尚有慨于心者不敢不以入告也茲今日之邪黨雖斥然皆占風望氣依草附木所謂脇從之流借以躡取顯位者耳若夫號爲南社主盟手執牛耳互相雄長如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三大頭目尙無恙也東林書院其來久矣乃李三木料歛東南財賦竭小民膏血爲修建者良田美宅不下數千萬金孫慎行與高攀龍輩窟穴其中肆行淫穢其用以交結津要納賄營私皆是物也如租田戶高鋪進錢糧千餘從來硬不完納近日借口災傷遽欠尤多有司不敢問辛酉鄉闈賄買舉人以洪範七字賄通關節而顧高子弟並列賢書此而可爲執不可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志第五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志第五

爲平陽中書院原係稅監李永所置私第也築於築
怨爲附國中永撤之後馮從吾占爲書院并永所侵
官地民田計千百餘畝盡掃席捲此郡塢之藏豎止
盜泉之水而從吾居之不疑理學固如是耶至其爲
陝民害也每日聚講動費府縣供給彼此來往皆驛
遞應付如河東巡鹽例不入陝城昨有以會講而入
長寧二縣費至二千餘金道路怨騰職蜀人經遊聞
之最真也徽州書院則皆富家巨賈走集供輸其費
巨萬而以余愁衛生之羣不逞之徒附之所謂銅山
金穴爭趨如鶩而年來鄭三俊畢懋良等拾級而登
皆于此中得力也若江右書院其東更遠原自有理
學一派清議所自出而無奈鄒元標出山潦倒天借
氣勢于東林牽引于西北劉一燝操柄保國攬亂不
清而羣黨亦少散漫置之不論可也蓋書院雖有數
處而脈絡總之一條南北相距不知幾千里而與雲
吐澤尺霧可以行天朝野相望至數十輩而後動前
某登高自爲叫應其人自縉紳外宗室武弁舉監民
星相山人商賈技藝亡命罪犯之徒無所不收其事

則違制朝權掣肘邊鎮把持有司武斷鄉曲無所不
爲其言居內而彈章建白外而舉劾條陳書揭文移
自懷審重情以及詞訟事無所不關說數年以來民
生不得安堵疆圉不得寧帖朝廷不得收正人之
用而受嘉言之益謂非若輩之爲祟耶八月初七日
書院之害如是可拆矣乃瑞祠之利安在而競爲
之耶詢且嗷嗷營生且欲祠忠臣此時何不先爲
建白自更弘麗之爲殿臺祝登耶
聖諭朕惟踐祚已來日夕兢就思復祖宗封疆奉
行祖宗法度共與三大臣及諸百職事三令五
申至諄切矣念自逆奴內犯遠左戒嚴我皇祖特
起熊廷弼于田間授以經略賜之尚方賜之蟒革寵
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卽位之初始則托病
卸肩薦袁應泰而遼陽陷既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
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
民幾百萬性命而征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
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寧斯其罪難摧髮數矣
迨三尺莫能償百計鑽求其最甚者則有周朝瑞十

是書即
二所刊
各書

日四疏以救有顧大章妄譴罪屬可矜而又托奸徒
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
之幕囑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賄勸以萬計又安問
祖宗疆土與祖宗法度哉朕深切痛恨已將楊連
等置之于理頃八月二十一日于文華殿日講畢卿
等五員獻刊行有像遠東傳一冊出諸臣袖中合詞
奏曰此熊廷弼所作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
堅髮切齒此蓋熊廷弼奸謀不得肆行于朝今又廣
以流言煽惑于野且心懷不軌辱國喪師惡貫滿盈
罪在不赦而又刊書惑衆情益難容既屢經言官郭
興治門克新石三畏等形于章疏再四評罪宜亟加
所說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既擬諭來且見獻
書忠懇至意朕甚嘉焉卿等即傳示刑部等衙門着
便會官速決了以爲人臣厚誦偷生罔上不忠者之
戒特諭八月十五日

獻書一事聞祭席者袖之以入貴池涿鹿崑山合
舉也貴池雖稍有夙隙然實奏內也以內程廷相
賄爲殷揚左諸人也不然廷弼即有罪亦鑄化貞

諸人等耳何事急急殺之而揆席袖書講筵爲首
功耶

兵科吳國華疏蓋自群邪亂政宸斷屏除人謂仕路
從此清矣然巨貪異險之倫藏身于閭閻變幻之內
一日倖留其患未有殄也則令工部營繕司員外曹
欽程是已當其少年狎比俳優浪遊荆楚拜周十二
爲義父已不肯于士林矣及其令吳江也聽信猾書
偏任兇皂視富民爲奇貨以庫藏爲外府人命囁
動至于餘詞訟索賄數百啟饑民之搶掠巨室
因以一空激運軍之鼓譟冠服幾乎盡毀各有主名
不勝臚列戰當年奉使往還時一再過其地親見朴
殺累累家啼戶號嘗私嘆曰天下有如此狠吏居民
上耶後聞竟盜庫金數千以去致撫臣彈劾且監其
家屬追取以爲可永錮矣詎意脫械極巧蠅營轉工
遂附炎炎之勢結汪文言爲義兄仍求其女四姐爲
養女自是交情濃熟力求速化不數月旋進工曹迨
至局敗禍臨魂驚膽落而聖治一新之疏出矣若謂
所舉者半是頗僻所推者悉係名流便可附正人君

子之列庸知反攻其同類報復其私仇總一是先發制人之計其誰欺欺天乎吳門之士庶堪欺乎適國之耳目雖欺乎且凌轢同邑自是爲夜郎王必欲阻畢可芳臺諫之路而暗肆中傷則毒甚也傲睨同列自忘爲遠東不必欲奪李謙亨陵工之差而欲加排擠則狠甚也百計盜公家之金錢陵王未竟而謀食木廠物料工價一切抽取罔念破冒之罰非即平望工食加二扣散之故智乎千金娶劉弁之嬌女正室不容而寄居冒長班皂隸俱爲人聞罔顧帷薄之玷

非即淮陽買妾久泊閭門之故習乎汪文言臨死語人曰吾罪惡貫盈泰提不往獨曹欽程爲吾所援引以有今日而亦倒大相向吾死不瞑目亦可以爲反覆之實證矣尤且揚揚得志瞞天說謊某當路是吾密契某金吾是吾通家至張家灣逢人煽惑假以符長安之口孰知貽有識之羞哉以司牧則如狼如虎以立朝則如鬼如蜮以曹即侵臺省之權既罪在躍治以冠裳工徂僮之行又罪在陰賊官雖郎署而蔽世獨深人號痴顛而流禍甚烈則欽程之險邪可輕

此爲所給
印本
卷十

貸乎倘謂其不藉輿援則如原任實地印縣周詩雅二載獲妖人構曲徒異才何故以房師遷怒重處于原奉之外迄今長淪閑散獨何寬於欽程而破甑復完又如原任元城知縣熊江百方禦寇人稱安敢奇功何亦以房師貽累願升於考選之先竟令麥斷清華獨何愛於欽程而京街捷得非借文言死力點通舊銓線索烏至此哉職觀破已久苦避其兇鋒不聲罪請觀恐今日改頭換面既遂罔上之謀將他日望風占氣必弄香雲之手黑白混淆而國是隨之其爲

新政之累夫豈淺鮮伏乞大奮乾剛將曹欽程速賜罷斥以爲人臣貪險反覆者之戒其周詳推熊江應否優擢任用則聖明自有裁酌非職所敢擅議矣

周熊俱爲房師累若欽程冒認房師自當橫行愛日此疏亦不量力矣

禮科葉有聲疏伏遇我皇上魁柄在握離照維新藻翰批決如神體情洞燭如火而猶廣開密勿之聽特增端揆之席切計新泰入直

前規而後隨羣策因以此謀而彼斷莫不如夢如龍以畢杆新猷仰答知遇而茲伏讀 聖諭諄諄切切

如夢如龍後果何如

旅時雍揭昨二十八日堂上老先生進韻職出廳同舊廳史孟華上堂交代選僚友多問熊芝崗出曾託以收拾遺裝者職不勝驚咤此說何爲乎來哉因述彼出始末曰廳內五鼓間有駕帖到山東司職聞之以爲熊廷綽也蓋失陷卦羅無如熊之罪重也果然

一何小人

職念于係重太恐有服強自抹之事令獄官設法誘出彼已知覺猶從容附聲之而後此房曰我大也還要拜肯豈得真尊嚴久而中貴嘆其遲也欲捧駕帖而去本廳懼其理承大書硃票仰獄官速拘出獄彼猶澗步上廳曰我與你說話既到廳職仰而謂之曰芝崗今日數品失陷封疆應得一死還有何說彼嘿黑曾無一言見胸前懸一統策職問何物答曰謝恩本也職曰你不曾看李斯與子囚安得上書取去渠憤而趨下職猶差獄卒減圍送至山東司

詩書主文

此其大略也隨至其原生處其於門並開三僕而已復念渠已正法僕後拘禁何爲隨具至京堂蒙批云云外人或者聞此而有托以收拾之說乎不知廷辦何人生而傲然臨死不懷豈肯下氣求一獄吏職是法官豈爲死囚收拾行李之人望諸老先生高明聞言過耳勿使孤踪下吏又驚一番風濤也五日初聞囚安得上書語芝崗曰此趣高言也時雍語塞御史盧承欽疏職請舉東林之局勢而聲言之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蔡魁而外其間力量不同流孤

各別擁華應之勢奈帷幄之權如王岳孫慎行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有恃筆舌之末騁剽擊之勇如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前鋒有身名既玷微滋無賴如本領狗吃遇物標噬而奸黨輒收之使先犯大難之端如李樸賀煥沈正宗丁元薦等謂之敢死軍人有一種人初負強直之譽晚濡沉醉之首受人擁戴而隨所欲弄耳目既已無主心志亦復不靈如孫丕揚鄒元標者謂之土木魔神之數臣者或身已退矣而不嚴網其罪無以杜進者之隙

不田不
亮錫之說
耶

或人已死矣而不追論其死無以視生者之魄聖

鑒精明如果職言不謬勅下部院將一切黨人姓名

狀榜示海內使其躲閃無地倒翻無期而得太隆永

固盛治無虞十二月十七日

此刻黨人碑也承欽爲吳淳夫本房賄中聞其目
不識丁固宜宋史未讀如此如此

條養野抄卷之五

儒菴野抄卷之六

古吳蔡士順孝來父墓

御史吳裕中疏次輔丁紹軾矢口經濟見於人關一疏大率謂人人騙官事事實實有題目之不可虛具而文章之不可欺也職爲心折望之極深近與職同官趙胤目有言輒具疏求去是亦知止之明乃至再三若待者怒令人疑其官輕其人因以爲趙胤連之官是關於一身小而關於相體大也關於相臣猶小而關於皇上待相臣之體更大也職請從其

卷六

河東

七

大者略効忠告可乎明旨中直口快心四字都爲次輔解嘲次疏千幸萬幸感皇上賜此一言亦既以爲特達之知又曰何嘗太直曰開口幾何豈贊葉四月而尚有匿陽尚有所謂藏舌者乎抑以爲皇上之知遇有未深而圖像有未肖也然則次輔之所謂幸似非真幸也皇上遣官諭留恩禮備至五月經綸未展再三上疏口口聲聲咬定題目重復弄操只謂以世寵而去可論天下可報皇上若將謂皇上因一將而去一輔臣者也忠臣既有去志又謂

善聽言者會英意於言之外然則世寵又不分別似有題目職不得知次輔又自知之也揆席之半借一題以塞責安在其爲報稱耶總之遇則歸已善則歸君給屏重地斷不宜弄舌操唇以自失其大節職望之素深故略陳忠告如此願次輔思之所全甚大亦祈聖明之有以善其身也若猶是悻悻曉曉人皆得聞其口而測其心次輔之爲計左而自悔晚矣

丙寅年正月
月初七日

侍御此疏亦未及趙疏而殺之何耶得無以爲爲

故

山稱書講筵弄成侍御首弄侍御亦殺之不畏天道耶

御史趙胤目疏紹軾以陰邪庸流憑何資竊竄入揆地職心竊訝之已而細核其行事能廷弼正法人謂此英主之作用也紹軾語人曰彼贊其決矣或者綸扉自有主張乎湯賓其李徵儀之不用人亦未知其就裡也紹軾語人曰彼倡其議矣或者汝南自有月旦乎儻從此洗腸易胃便自肩負爲國家一心任事

顯句不脩之大道焉未幾而馬世龍一事職於是不
得下一効忠規原非求多於紹軾也今試取彼前後
疏讀之始而曰兩請繼而曰上傳之又曰已去之
反覆非反覆乎推諉乎非推諉乎在聖心自有
真鑒在天下自有公誣職可無言矣惟是職從封疆
起見何負於紹軾若夜氣猶存何必仇職之深獨奈
何恣口橫筆語不擇音邪職不足惜皇上試令紹
軾自省二百年來有此關係否噫嘻天下自有明眼
人紹軾豈謂登場亂鳳便是箝當世忠鯁之口乎至

如引李廷機爲言職聞之不覺欲嘔矣廷機意見稍
褻卽不敢許以休休之度至其亭亭正骨稟凜操持
立於波瀾風靡中庶幾自完一品格紹軼而欲附廷
機乎試清夜捫心能如廷機之自傲秀才以至登孩
粗衣蔬食淡然寒素否能如廷機之環堵蕭然蘊蔽
風雨不求田間舍吞侵間里否能如廷機之存孤卹
寡無慾無營半廣不及於有司鄉曲不知有李閣老
否若猶未也談何容易職聞之先正知廷機橫被攻
擊僞居佛寺人方彼有所除此有所驅紹軼亦惟恐

果能言
去邪耶
自來也

去之不遠說者謂廷機之踉蹌去國門牆士有一臂之力焉已而獨出假書一紙招搖揭出甘爲東林獻首功此等機關識者覷破不值一文今乃侈爲得意事耶是又自寫一反覆圖像矣

刑科潘士聞疏如新任太僕少卿曹欽程其人者欽程之得受主知自倡言去邪始在朝士紳亦以此始知有欽程嗣後陵工將竣節省多金見于職同官屬所脩薦牘靡不謂善紹馬者得之牝牡驪黃之外咸以有用期之我 皇主卽欣與優叙超加太僕以勸

愚公捧誦 天綸咸荷 尙遇爲 欽程者卽夙夜在公
竭蹶終事尙懼無缺酬報萬一而無如其器小易盈
福輕難載而遂忘其得官之自也自面恩到任以後
足跡不履冒平惟終日駉馬躍鞍揚揚長安道上惟
恐人不知有曹太僕者而且叱馭冲突旁若無人聞
且見者無不恥笑而厭薄之而欽程還傲然德色而
來也此非言官而議論人之是非非銓部而摹倣國
體遇事輒妄許可達人卽認相知每捕風以捉
影遠遯聽而途說玩弄朝政於唇吻掌股之間而後

從存爲其所愚者自君子觀之僅一鼠竊狗盜之迹而自前大是之不勝狼貪虎踞之狀惡雖未盈惡已盡露值今不亟剪除而今日引月長勢必流毒籍紳貽羞士類約束不嚴不費我皇上一番整頓也哉

正月廿三日

此疏特寫其一浮躁之狀耳入案卽是出案未若吳愛日之言其惡實誅也聞欽程挨身門生同門懼累剗按席之愛爲之宜乎僅寫其疾不及其惡也。

南道徐復陽疏一議黨概宜提犬黨極根其有藥有根者人已獲棄地可使腥膻乎如京師講院問誰創始則所謂合掌而念彌陀者邇科臣建議以真忠義開假道學改祠死難諸臣豈不甚快但臣總總過詠縣明禁地竟有不便與其議改每寧議移據議改不議移祠王雖易壇貌猶存有邪黨過之必曰此某道學先生舊址也營壘不拔仍爲後愛臣愚以爲不若移建城外巫命工部或司坊之能幹者擇一隙地造以便祠祭不過一般蓮之勞耳况京師一移則海內

惟恐不終

書院誰敢不毀如是而後潛伺之陰謀可杜也一議濫贈宜奪臣觀人有所建白盡屬名心亦盡屬私心或因事可借而想許釣名或因覲欲墮而攀弓反射甚則勾連徒衆睥睨標榜輒自命爲東林之黨威焰炙人邪臣王允成迎合覲疏贈羣奸若而人何物么麼欲吹既冷之灰竟諛久枯之骨以致奸黨如鮑應鰲輩追贈太常陳大綬追贈太僕不幾聚天朝之名器乎諸如此類實煩有徒夫見在諸奸且從前削奪而凡歷朽骨殘屍寵榮恐未足以殫斥奸孽之魄也合當敕下該部查有邪黨濫贈官階者則革削之使人知一涉檢邪雖死不宥亦今日銓衡第一議也二月二十五日

詠及朽骨設心何慘同一攻東林而比之勿追詰命者何其刻薄也

工部右侍郎崔呈秀疏臣膺監察工程之役親見總督嚴臣魏忠賢材料周訪員役催督件件殫心竭力臣甚服之臣有薦魏忠賢脩城一疏不知或以爲臣行媚中官者非臣與人爲善之素心也彼身潔而心

誠法嚴而令行。聖明安得此忠直之臣，真可謂我
不探矣。統祈。皇上敕下部院詳核事實，察朝野
臣民公言，如臣一字有欺，是行婦中官是甘願，若
事得實言之，不但史官書之，垂於萬世，亦見中官
出類拔萃，且見國人之善，以堅其未路也。目前干
譏，萬罵，極個安之惟。皇上英明，察其不欺，而原其
心，故取。十六日。

善不遺闕，真是大菩薩心事，但逆物當誅而嘆口
大舜與人爲善，呈秀之肉，真狗彘不食者矣。

卷六 丙寅

皇帝勅諭總督東廠官旗事提督禮儀房保和等店
燕管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印務司禮監秉筆太監魏
忠賢，朕惟名世代興百年罕覩，納誨輔聖，撫辰亮天。
若於心腎之臣，克盡板丞之職，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克勤克慎，惟公惟正，殫忠著烈者，萬不得一焉。乃天
祐朕躬，篤生良佐，爾忠賢念急公家，助高磐石，宜勞
潛默，不言丙吉之舊恩，僂力中樞，或啓周宣之新運。
朕每加宣諭，以重褒嘉，茲者臺臣特疏贊揚，披陳公
道實之朝野，取若聞聲蓋實事，並彰于共見共聞，而

卷六 丙寅

赤心尤徵於上知上鑒，此非特申明諭旨，示外廷將
收功之禮，未彰勸善之風，尤獲故特舉爾大節，載在
汗青，以作楷。一時流芳百世，念爾自佐朕垂衣而治，
六載於茲矣。早夜以圖心力，爲瘁，俾朕敬天法祖，勤
學盡朝，茂德保躬，明賞信罰，空黨人之宿習，而王道
蕩平，經覆師之逆臣，而恩威震疊，朕用是耳日四達，
政事肇新，皆賴爾任勞任怨，於一身展經綸之事，苦
心茂績，軼古冠今。若小則平治道路，橋梁澤及商旅，
大則首倡陵工，捐助慰朕孝思，築蕭寧以固金湯，置
學田以育才俊，停店請而難沒塞，曠職繼而畿甸安
堇公廨以衛我宸居，藥鼎來而利我屯牧，頻發盜鑄
舉惡交，收募府之權，屢獲竊餉神奸，益著投醪之惠。
偷賣田桑，偷賣龍袍，以至驚動銀鞘者，咸服種種刑
章，詐冒職官，詐刻印信，以至孫枝祖命者，難漏恢恢
天網，即勢要違制，必明餘僭侈之誅，其上納假錦已
嚴，垂詐僞之戒，年例若茶果若煤炭若米儲一禁，蠲
除積習，若納辦若進獻若鋪墊，徧行裁革，不時之品，
不以供膳，線不正之物，不以混聰，明非爾導朕以清

心寡怨之功而率下以廉潔奉公之訓至於中涓
盡遵約束罕贖謝絕吏兵一意無私更爲表裡及掌
厥而恩周番尉督工而用節水衡刺奸之法信若神
明將作之勤迅於風雨振舉天朝之曠典節省百萬
之金錢雲集千東勝靈臺之不日羣飛鳥革造小雅
之斯干其爲朕殫竭血誠拮据大事雖古之黃髮元
老奉公憂國何以加焉總皆外廷之所不盡知口碑
之所不易盡者也由此總臣宜膺渥典唯爾堅辭爵
祿彌著謙冲茲特賜爾羊酒銀幣新欵游敷獎厲仍

卷二

宣付史館用垂永久爾其新思祇受嘉績益襄朕夙
軫民艱行將與廷臣酌議罷稅蠲租流膏布闕以副
爾致君堯舜之一念朕言所在皎若日星金石可磨
鴻嗣不朽爾其欽哉故諭

二月二日

是一篇禪文九錫文不足言也呈秀呼而內廷應
其罪可勝誅哉

御史倪文煥疏諸臣者百姓之倡也大臣者小臣之
倡也內臣者外臣之倡也今閣臣顧秉謙等捐助以
千計矣廠臣魏忠賢等捐助以萬計以數千計矣且

卷中
之政

其嚴緝奸細遠探奴情無非愛皇上之憂愛皇
上之社稷者誰非臣子誰不可以忠義相鼓勵大臣
如此小臣其曷敢自愛內臣如此外臣其曷敢自愛
諸臣如此小民又曷敢不慕義自勉

三月初一日

諸臣大臣俱陪說內臣乃其發疏之本意呈秀得
而文煥鼓之想文煥必喋喋呈秀更爲提足在前
者矣小人心事必然如此

蘇杭織監李實疏職奉命督織舊例在於蘇杭二
府造相駁扎以其便於督織不誤每年春秋一
運向自應天巡撫周起元督運明旨擅減原題袍

段數目捐勒袍價又不容職駁彼地未放縱蘇松二
府連年候運職於此時畏伊橫惡無敢剖晰詎料起
元乃以邪黨傾陷朱童蒙等

聖明洞囑其奸削
職歸里始移檄蘇松二府備審新字機張職於去年
十一月初九日移駐蘇州府會同撫按諸臣督催今

年春運及至行催各府錢糧而蘇州府十解其二松
江府毫無解監職因是驚訝途遍訪根因仍是起元
撥弄相沿不能速改且起元撫吳三載善政查開惟

以造學相游，類呼朋各立門戶，而邪黨附和逢迎者，則有唐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憲素俱係吳地縉紳，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每以私事請見起元，言必承順起元之意，不日內監移文何足進，行則曰袍段錢糧只宜緩處，起元因是愈恣暴慢，大肆貪婪，乃假名鑄錢以太安池三府協濟袍段銀十餘萬兩，鑄造濫惡薄錢眩人耳目，則將皇上急須之袍價藉是而盡入私囊，致機匠若干賄累迄今，吳民恨不能食其肉而寢其皮也。然黃尊

素愈為可恨，輒與職掌案司房黃日新以其桑梓甘為任贖，奴顏面事，意圖借貸銀兩往來交際，意甚稠繆。俾日新狐假虎威，妄自尊大，倚勢西臺，凌轢機匠，驚弊通神，罪盈惡極。職續訪最真業，將日新嚴刑拷鞠，發局墩鎖，正擬具疏候旨定奪，而日新懼法自縊身死，則拿素之罪固可逃乎？更加周宗建等罪惡多端，奉有明旨提問，乃敢肆無忌憚，不拜龍亭，不服訊勘，色衣方巾，公行出入，目中何知有君父？亦何知有法紀？周順昌等俱係奉旨削奪官誥，不思

潛身引咎於林泉，猶然冠蓋於於故里，乃布散流言，黃惑機匠，閉門逃躲，不行機發，恐再罹悞運之愆。蓋運期已迫，若不預為奏明，則職臨時復何以辭漸職之罪也？職雖無言責仰叨萬歲爺爺養養殊深簡任甚巨，一腔忠憤之誠何忍嘿嘿孔織，務廢弛係職職掌，因是披瀝直陳，違誤上供之顛末，而併及宗建等抗違明旨之罪伏乞聖明亟賜處分，以彰國法。

實之所恨一周中丞當年與疏抗耳，而借此為媒，一網而盡，如內廷借能繼畧為媒，盡殺正人也。釀大變，實之肉其可食乎？內如黃白安係武林紳李仲達尚未與中丞識面，而牽入黑阱，真所謂無天日乎？周吏部蓼洲聞有人故人之者，亦未知當日造謀情形也。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職等於本年三月十五日，因削職為民犯官周順昌奉旨被逮，星夜諭蘇州知府寇慎著落吳縣知縣陳文瑞將順昌到發該縣用心提防候期，開讀隨據欽差錦衣衛千戶張應龍文之

經約以本月十八日午時開讀職等同赴公所沿途
士民如堵車擁不前洶洶漕漕莫辨聲語隨進公所
正開讀間紛紛士民號呼一擁而入疾聲大噪事在
倉卒職等以身扞禦幸道府縣諭以名法惕以禍福
奈奔雷掣電之勢幾成斬木揭竿之形彼時心口俱
窮智勇交困陵厲呼號莫可名狀冲突撞擊勢甚尖
裂謹將犯官周順昌仍前拘獲以俟解外似此倉卒
異常情景可駭除一面安輯人心查緝倡亂以俟另
疏報聞職等即就公所合詞上聞事在危迫仰祈

皇上速賜裁察施行

得體得機聞此疏進內甚張皇種種風鶴後如係
此疏再說幾句實話不倒在時局便可作一媒媾
拾也

應天巡撫毛一鹭疏本年三月十八日因犯官周順
昌奉旨下逮臣等齊赴公所正開讀聞忽士民擁
入鼓噪變起倉卒勢甚危迫臣等不勝駭異方為醫
散已經合詞上聞請旨無容復贅續據蘇松道張
孝呈蘇州知府寇慎申據吳縣陳文瑞會同長洲縣

張茂梧申稱本月二十日據西察院看廳門子報稱
有率差官旗於本月十五日駐紮本衙門至十七日
奉牌釋於十八日午時開讀時合郡人民執香號呼
喧闐堵下正開讀間羣呼奔擁聲若轟雷時衆官皆
圍守犯官而堂下隨從驚避有登高墜下者或撞門
倒壓者有出入爭奔互相踐踏者遂至隨從李國柱
醫治不痊延至本月二十日辰時身故當備衣棺殮
殮等因案查先據蘇州府呈據吳縣申稱本月十八
日百姓一時喧闐方蒙院道嚴諭解散又聞有旗從
人等在於衙前河下勒索應付需費爭鬧隨該縣
親詣船所緝拏民人禁諭當即解散等因具詳到臣
該臣會直隸巡按徐看得周順昌之被逮也至特旨
有宸斷勘問自有法司分宜逮到之日官旗斷行
開讀而不虞其三日淹也此傳開讀臣等亟趨公所
見聚觀者如堵即行聽斥而各官以為向者周示建
等開讀日光景亦是如此且傳相催遂辟除從人
皆行禮不意呼號之聲如疾雷響應莫可嚮避執香
稠衆一湧而上勢如鼎沸臣等相顧錯愕惟以身爲

杆蔽力諭遣諸臣賊示功令幸順目拘繫無虞而
奉差官旗幟遂抵捉不定警潰却走衆益揮號撲脅
直入後堂致頭梯踐踏扳撲跌成狼狽决裂矣
臣等速調防軍官兵以次集衆稍稍奔蹙乃烏合
之衆乘風趨之驚伏伺河下有旗從需擾若輩遂如
狂如顛隨奔奔門外臣等復急促府縣正官整頓嚴
拏禁戰而旋亦散逸此十八日情景也次日記者
路徧街塞巷臣等惟有密加防護嚴行申飭自晨至
酉方始解散距三日補報內有李國程者因驚策
獨先踏傷偶斃矣臣等切念事莫寔於王言法莫
嚴於三尺詎意清平世界有此異常大變舉國若狂
幾於不可收拾何人情之洶洶而時事之巨測至此
甚也
四月十日
御史余合中疏云入都間伏讀聖諭之所褒嘉而
宸衷之所眷注有渫已惡公者以保護於內有安
心端慎者以輔弼於外譽謬之彥允廷徵召之書徧
野仕積於朝商饒於市匠敏於工億萬年攸隳之堂
不日成之於斯盛哉
四月十日

渫已惡公等語繼崔倪而謂者後來千福萬福三
人其鼻祖乎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夫周順目以植黨附邪仰干
聖怒馴至逮徐此何與諸人事而藉口啓釁用作招
搖至號召夥衆擁擠鼓噪幾無天日而復乘鴟張之
禍幸烏合之餘聞姑蘇驛河下有經過從騎攘臂狂
逞也奉旨嚴臨天威咫尺凡有血氣靡不屏息
欽承若亦幸土編氓也亦共稟心知也而何以一時
狂跳似有物憑之豈非氣奪其魄乃其以身爲奸
而不顧邪此真清平世界一大怪事矣旬日以內疊
或四起若不亟行擒拏何以挽逝波之惡習何以銷
蠢動之邪萌又念彼時千百爲羣非環繞聽視卽其
脅休磨至者也若縶繩以法恐人人自危勢必至騷
然震動禍貽滋大巨等乃亟檄道府廳縣秘訪密擒
而首發大難之渠魁與脅從附和之餘黨始疊疊就
縛且歷歷可數矣據審十八之日侵晨有聲柳號召
者爲馬傑臨期有傳香墨衆者爲顏佩章同時有糾
聚兇徒者爲沈揚有攘臂先登迫逐叢殿者爲楊念

如周文元從者一時信禍之渠魁憫不畏死之劇賊
所當速正典刑以除元兇者也至如估關助燭則有
是時信劉應文若而人跳舞狂言則有丁奎李卯孫
若而人均之間壁驍雄同惡相濟固天網之不漏亦
與情所共憤也如招邀稠衆之中以城外而呼人於
城以內則許成也賊舟胥江之許以河東而渡兇於
河以西則鄒應貞也固法所不貸也以肉價之抑勒
而詭詐大作至蒙起旁觀互相佐鬪則屠肉戴鑽也
真祇應之過索而張皇其叫救聲聞遠邇忽生事端

則驛卒楊芳也亦法所難寬也總之吳俗輕佻易動

金卒易聚說新說異輒結黨以成羣吠影吠聲遂蜂

集而蟻起固若輩喜事好亂之常要亦標榜習氣高

自矜翺展淫人心以致愚民亦膠結證人而不可解

卒然而起不知所自耳今執訊已確情事已真相應

分別以正兩觀之詠用仲三尺之法五月初七日

此疏若乘內懼張皇略說幾句天理語猶可爲焚

溺一極如何友爲挑激及似周夢洲外猶有富遠

者小人用心如是內所以復逞不戢殺不止也

送乃被

南道游鳳翔疏一入番都有相知者密語臣曰高攀
龍深怨積怒於汝布置私人於都門肆爲誣批以行
其反噬臣未敢信其人復瀾曰此去攀龍家不遠謹
防刺客臣始驚駭今天厭其虐而奪之魄自投濁流
以死臣曰今可免戒心矣五月十日

景逸君子人也言至刺密益爲無天日之談其自
盡深得大臣之體鳳翔不心服之而曰天奪之魄
一時思怨時局今日鳳翔那施顏面薄廣州守不
薄此疏邪

兵部尚書王承光疏奏皇上謹述薨祭銳意維新
固天所鍾愛而不忍加怒者也乃一怒而地震如雷
萬家傾覆矣再怒而祝融爲虐朝天官付之烈焰矣
以四方輻輳之地半屬丘墟以千官呼祝之壇盡歸
煨燼即行路爲之惋惜况臣子能不痛心因思水旱
盜賊之憂猶待章疏之奏聞即日月薄蝕星辰逆行
亦須太史之占驗茲獨謹告於都城之內迭徵於旬
日之間甚至雨澤未沛水雹隨之垂戾之象皇上
亦既耳聞目擊悚惕不寧矣亦既傳示諸臣共圖消

略更知邪

時時說
我人不特

政矣乃諸臣脩上封事自停刑罷稅之後卒未
思見何項寬恤何人集以知道了三字應之夫委
不知猶伺有悔悟之日知而不改何時是蘇息之
期且諸臣所不憚苦口而爭者第望皇上以詞劑
而非敢強之以更始亦望皇上以減省而未嘗強
之以蠲免言舉斯心便成浩蕩之恩一念純轉立見
清寧之象而猶遲回未決者固知皇恩欲出於春
斷而不欲諸臣之掠以爲名耳但上天之譴告愈殷
人情之洶洶益甚慮生臣懼恐難再緩須臾皇

當思天變可憂或地故於情求而能使人情暢服
便可望天意挽回臣等豈不知容容默默儘可以安
享富貴而臣子之富貴總托于皇上太平之策如
聖意未回天威愈赫即欲耕食鑿飲以農夫沒齒
亦不得而况能保有崇階能與臯夔稷契共垂堯
之主哉臣等謹東身待罪統候權斥特懇皇上靈
發德音將所陳脩省之事立付施行而或災變未消
雨澤未降臣等甘受誣罔之罪詩曰天之方旰無然
泄泄敢爲皇上與諸臣交誦之五月三

長垣此疏在朝陽鳳鳴之日猶爲容容耳乃此時
惟殺人媚人即天變猶以爲不殺之過也此疏即

朝陽之鳴矣末句大有意味大有光景
山西道御史陳朝輔疏若輔臣馮銓可異矣閣臣職
司票擬而專責首輔正處該卸耳年來許以互相商
確而銓便一手握定侵攬自恣或乘機報復托言內
處或已經議處陽示救正即至封疆大事驟斷宜議
而動以上傳爲解習不知果遵奉傳諭乎抑以善歸
君乎諸臣方變而爭之而銓乃竊而乘之職之弊

解也相臣持用人之權淺衷無用之徒已延頭金屋
而至豈盡無才特患無恥今銓之掃門入幕者一是
於曹欽程再見於趙興邦而此外宵小實煩有徒今
且敗露無遺矣破長安之門則此輩導人作奸犯科
不問可知小人不可以作緣輔臣豈以是爲公門桃
李乎職之所未解也閏六月
初三日

吳澤美雖首疏未捨其垢疵此疏獨切
浙江巡撫潘汝楨疏奉聖旨據奏魏忠賢心勤爲
國念切恤民懼兩浙連歲之災億萬百年相治之儲

後從衆請建生祠著於該地方營造以垂不朽

閏六月初四日

朱邑有言死後子孫祀我不如桐鄉之人祀我子

孫殆不如汝祿也

宋常寺少卿趙興邦疏御史陳朝輔論閣臣馮銓及於職謂職攝閣臣之門入閣臣之幕矣職與閣臣同鄉也職昔年待罪兵垣時銓方讀中秘書每相晤無不談及東林之毒每一談東林無不思東林之禍虎爲國家除黨人之禍子於肝膈激烈而期許者

十餘年於茲矣而閣臣銓之門職今不必掃閣臣之

幕職今不必人也朝輔入任尚淺未考當世得失之

林實不知職不辭朝輔之言也

閏六月初五日

人之無畏一至於此可謂面甲十重令人嘔噦

御史袁錦疏如原任陝西巡撫喬應甲其人非紹樞生平知己而推轂恐後者邪應甲當日骨氣謬附正流而一日十疏潦倒病狂已笑破長安之口取皇上之厭矣及任秦中賍私狼籍雞犬不寧苛貪異機更有駭海內之聽聞者是盜名遺臭辱節威而玷官

微不小也可縱之而不一追問乎

閏六月十二日

御史袁錦疏推戴迎合從來小人貪位杜言之語柄尤老奸閃爍陰陽之慣態往往流污青史者職以新進小臣力何能推戴見何所迎合何不明明拈出面無端暗呖乎公論之後復有公論家臣之後應有家臣紹微固欲一手握定不知紹微非生來的家宰誰爲推戴迎合邪願志與曹欽程直房拱手懇懇借重而同輩鄉貳掩口者邪

閏六月十二日

曹欽程一段醜甚

兵科郭興言疏至於樞部實重職方如郎中吳漢夫

動骨能抗冰山孤貞不畏黨人兩任馬曹一官雞肋

雖勞人草草堪憐而王事忽忽未已似耳加一銜以

酬其勤瘁之苦也

九月初四日

順天府丞劉志選疏職敢爲皇親右都督張國紀效他山之石也職備員守丞代庖數月民間冤抑臣得而昭雪之畿內奸宄臣得而持擊之鷹鷂逐雀敢避臺右唯是國紀荷國恩忝列貴戚薰天勢焰如何謙抑如何收斂而詎料種種罪狀乃敢爲臚列如謀

官柳章氏以作妾則色胆包天佔樂戶住房招居則
 弱肉避地避除而納賄行求則錢曹可以不設需獄
 而輒釋憾旨則法可苦於無權甚且睚眦之夫不過
 語言爭差而立斃於拳毆之下通侯之賞自是優崇
 異數而陳乞於 至尊之前此等情節雖云苛惡徐
 自強劉應乾等狐假橫行致行文法而實因國紀狼
 貪酷噬自取株連 皇上體堯敦九族之仁開湯改
 三面之網竊意小懲大戒責始善終臣自受任以來
 人言噴噴近境州縣愛書從事無日無之非風素不
 了之厥即新犯不法之賊爲盜迷心以利昏黷前車
 不戒罄竹難書臣亦不敢踵夫彼柱之事以擗不畏
 強禦之名矣但外家慎輯則 國母之靈德馨光威
 曉諱張即 聖王之優容亦過恐區區習禮省謹尤
 未足彌官方之謗而塞道路之口也伏乞 皇上俯
 察易冀特申飭令國紀自今伊始務開閣思過洗心
 自新毋令聲穀之下爲無生之歎爲不平之鳴甚至
 諫及於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者此又臣之所不敢輕
 言者也

十月十三日

孔氏亦云
 亦如題

觀此則祇君父無難色者矣末段尤令人咋舌遂
 觀之瞻真是色天
 吏科李魯生疏撫臣之言曰微稱沃土原非岩郡雖
 近日追賊開採諸務拮据惟艱而既已委質爲臣東
 西南北者皆義之所不敢得而辭按臣亦日厭薄其
 規避此義所不敢出既已見其肺腑萬程即善病乎
 亦當愧死入地矣總是年來門戶爲政人情浸淫已
 久雖 聖王當陽羣陰攸伏而奸邪一脈終未肯
 忘情寬在莽之戎吹師德之靈或男肆鼓鳴其事
 弄機禍厚誣朝廷以過舉而爲異日番局之地者
 煩有徒不獨微守一人也如保定知府祝苗齡一月
 兩推豈日無因恐舊宰爲累踉蹌辟蹊諱求爲與
 慈以德既已來有識之譏薄貽海內之研笑矣其最
 可異者以天變地震物怪人妖爲拆毀書院所致
 皇上命毀天下私立書院放邪黨以明正學掃羣喙
 而定一尊孔氏在天之靈實式憑之而乃妄證游移
 亂言事應欲使人相率而驚曰書院之不當毀也如
 是非聖無法言天在人其志甚憚而其計甚毒矣

十月十三日

都牽入番局以弊 上聽耳未定一尊於孔氏統
如魯生之執中宅中乎

順天府府丞劉志通疏要典頒行中外拭目論德計
功無微不彰即堯舜之誅四兇舉岳牧何以加焉

聖謨洋洋猶曰邪雖變而能保無伏莽正雖顯而
能保無遺珠豈非聖人成方疏之意哉念臣亦有狂

尤糾疏摘發元兇象恩採納則臣亦事內人也焉敢
無說而處此如借提擊以繫羽豐之功王之案固

應矣而堅執威情狀不肯附和博浪之椎者對
廷元旨駁辭也如借紅丸以快脩怨之私孫慎得回

戎首矣而特論肅清於懷不肯妄引許世子之儆
黃虎嶺徐景濂也如借移官以希定策之若楊澤左

尤非固難端矣而力爭爲專候 明旨萬無垂簾稱
制之說者范濟世賈繼春也此要典內功罪之初情

現無兩疑也 皇上鑒別忠邪嚴防廢業已傳
信天官服重典矣惟是構禍諸妖哥其罪豈容寬

假於衣舟之說矣不追賊而辟瀕恐無以購馬德

應起而後繼 制奉矣而不知成誦不足以聖事
灼之竟此謹嚴而尚有未盡懲者素正諸臣實

其功猶憐懷長之不及經劉廷光濟濟三事矣而臨
老抽簪之責竟縱情不取無去彼之思范世濟裝我

九列矣而澤流中外之徐景濂賈繼春岳駁置俱不
可無起推者惟此謂顯正而尚有未盡顯者總之二

案罪臣原以東林爲護法而東林借徑多以冀黨爲
先聲自尚書崔呈秀朴總批根請以冊言 皇上之

幸以繼舉一開卷而畢都大即游夏能辨詞色
乃臣更有請焉者袁汪文言潛通總索其門如市而

白簡從事者非給事中傅樞邪當其奔喪去國羣奸
幸於叛眼前之丁矣而今苦塊已畢詎可令優游於

子舍親大甲開府府師如取諸寮而爲之參破者非
原任御史陳光胤邪當其左遷出京奸黨且同爲下

石之計矣而今雖屢膺飭諭何可尚稽於冷局至若
慷慨愛職而力諍狂瀾於既倒者原任大學士魏廣

微也雖怡情綠野久逸碩膚而環命九虛河清祗俟
不當亟起之換席以繼五臣之盛事又若赤忠報國

而事成巨難。不日者總督嚴臣也。雖運籌密勿功不自居。而邀流恩源。日失論定。不當增人簡端。以揚一德之休光乎。皇上以仁人立好惡之極。以虛心順物我之情。必於此竿頭進一步處。再加之意焉。而若彰善舉惡。無餘餘。職伏奏。遣珠無容慮也。儻不以臣言為謬。伏乞皇上勅下。部院將王之案。依律正罪。徐景濂等分別叙錄。庶衆正盈朝。羣邪退斥。而中興之盛治。保我子孫黎民者。將萬年一日矣。

老賊萬段已在賊賊。國母也。其足論矣。

御史劉徵疏。廷新剛暴才足濟貪。途之日大將。儲裨威受。侵削收受金。金甲動以數百計。此尤其小者。至於盜賊。軍餉。假以買。買布為名。陸轉海運。迭至原籍。道路之人無不知之。且原領帑金三十萬。竟無支銷下落。見道家資不下百萬。此孰非國家公帑之物。而僅以十七萬追還。公家何以壓人心。而俾國法也。且廷弼以侵盜之餘。賄養鷹犬。為緩死脫罪之地。當時受弼之賄最多。代弼管脫最力者。則原任給事中劉弘化也。弘化豺狼成性。蛇蝎存心。招權納

賄。無所不至。其更甚者。當廷弼繫獄之日。潛裝甲士。陰蓄異謀。懼人發覺。弘化受廷弼一萬金。使之入達見金而不見法。其於蒙面喪心。出死力以故援。造公揭以保舉。今弘化雖已削奪。而所得廷弼賄賂之賄。孰非朝廷公帑之物。可聽其擬官。卒以終餘年。而不為追究乎。原任給事中毛士龍者。執牛耳於東林。倒置國是。通線索於南北。濁亂朝綱。且貪淫無比。盜庫娶嬖。惡迹最著。至於結納故汪文言。為腹心。死黨。御輔忠曾陳奏貪淫黨邪之狀。所論士龍司理杭州之

任。董。書。本。

卷六

三

三

無賴而已。

卷六終

徐巷野抄卷之七

古吳蔡士順孝來父纂

御史梁夢環疏有皇親右都督其人者自得聖恩
開筆國法近在輦轂尚多兇橫其於畿輔之外醜惡
可勝道哉房山縣民陳秉坤上言國紀罪狀已蒙
皇上洞燭切責國紀宜閉閣思過翻然悔悟如失
聖恩終難再博慷慨天綱莫其貫盈管訓絕幫惡徐
日強等一日而三易其腸也乃職昨巡歷至房山填
州一帶聞受國紀害者恣聲載道草菅人命魚肉小
民擅奪店稅強取民房諸如此類權髮難數前府悉

卷十

劉志選疏謂其謀官婢章氏以作妾希恩典而乞通
侯此何等舉動必謂其至有此言及於丹山之穴藍
田之種此則尤職所未解是奉有明旨恬終如故
既不自戢其兇焰乃輒怨天而尤人國紀尚復有人
理哉方今聖治清明內外臣工夙夜靖共懷忠貞
以事一人猶恐不足以稱塞國紀當報答聖恩仰
酬高厚奈何行事播惡作奸犯科雖聖度優容不
忍小嫌廢弛親職切慮貽生無已上關聖政良非

此葉山東省圖配補

聖恩仰

渺小矣丁卯年二月初五日

志選未已而夢環繼之直欲殺國紀危中宮以
快魏客之志而內旨亦止於回籍省愆乃知璫
惡有限逢璫之惡無限也

趙撫劉詔疏追四月二十五日而遵化道副使耿如
杞至矣初見時見其氣宇剛毅談吐英幹私心以為
有才膽之人喜與共攜違事趙兩月臨關其用刑峻
刻不近人情臣乃召至諭之亦以軍法固當嚴恩威
須並用過於慘刻以傷士心非聯萬人為一身之道

也杞亦唯唯自許省改臣亦疑其嚴以取謗穰行未
必真良以任事之人難不敢輕以人言易置因許其
自新而不追其既往也至今春春峰口點兵一節而
其叱咤愈彰檢押盡敗幾成鼓噪之變而軍中傳言
曰該道使之也此何等景象乎臣據當日偵探所得
合之盈筐之謗書與歷名之揭單如出一口而始不
能為杞所解矣該道任未匝歲有謂其侵欺軍餉但
有逃故軍丁倒爪馬匹錢糧卽行扣除入已者有謂
其欺兵道奉撫院明文點兵是來點自己錢糧者有

此葉山東省圖配補

謂其用刑太重。有所犯不死不休者。有謂其考童生有幼童數名。闖入後堂飲酒。至三更不肯放出。人共傳爲笑柄者。大抵皆道路之言。與軍士之言。且信疑。謂如杞七尺昂藏。鬚眉具在。何遂狼狽至此。今過三軍。權器五步之內。若將甘心焉。本官自聞自受。而隱忍回署。豈能復一日居於軍民之上哉。臣久欲以白簡從事。尚望本官自新。兼以遇事緊急。又恐一時難於得代。卽代或難猝至。迨春而奴子渡河。羽書神至。未便更置。近見其物議沸騰。勢不能少待矣。若

卷七

三

不使及時早去。軍民怨曠日甚。有謂臣與有門牆之義。而曲庇之者。臣以乙卯舉於鄉。已未中會試。其房師載在試錄。可查如杞以丙辰登進士。起家郎署。未宦中州。而東昌以抵臣家。子有餘里。誠馬牛風之不相及。而奚有較藝房師之情哉。想人情已視彼如寇。使而恨臣之參論不早。故爲此言。以激臣。億萬一有急。三軍必不爲之用命。而且慮其生變也。此一臣者。才堪濟暴。守未知廉。不覺豁鑒之已盈。而恣睢是逞。罔念紀綱之允肅。而虐浪不收。臣益轉自恨露章之

晚。而若悞本官以創艾之遲。卽使彼悞及臣尤小。而以悞封疆之悞。則臣罪益滋矣。七月十日

如杞自以忤璫觸禍無疑矣。但此疏不特奉內旨。參兼亦懼內疑也。觀門牆之議一段。可見詔之張皇。不知五拜三叩頭九千歲何以猶未乎璫腹也。御史楊春茂疏職因是而不無冒死之一言。向者門戶濁亂。此日世界清明。夫濁亂者。曾難於芟除。清明者。不易於保護。保護謂何。只有審極重之勢。無激之而已。職思遼陽之變。從前之撫道貪而激之也。重慶

卷七

卷七

之變。徵兵之天使。虐而激之也。今日徵民之亂。未始非窘迫激之。而然我皇上天縱中興。厥臣又心心爲國。事事節省。豈非唐虞中天之時邪。奈何近日忠告之道。似微浸淫。至於就而生激。激而生亂。職恐積怨深怒。不在顯然之夷虜。爲可虞。而在隱然之潢池。爲可慮也。况庶民鼓噪。一時暫息。而人心洶洶。尚不可測。部臣踉蹌。有不忍言。皇上將安民之爲急。乎抑迫取之爲急乎。將三十萬之山僧。爲重乎。抑祖宗數百年之土宇。爲重乎。與言及此。職已心膽墮

地如職之激揚無術致令地方生事卽逮之條之處之胡之又何辭焉職一念狗馬之誠敢自盡其忠告者如此

疏中激字意別有誣至忠告二字誰敢以入則厥臣幾句語話不得不爲忠告地矣

國子監監生陸萬齡寓奇曹代何等疏臣聞縱橫之世楊墨元塞聖道荒蕪于與氏起而闢之廓如也故萬世之稱距放之者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至今千秋廟貌比隆尼山報功之典固宜爾也我明

仙苑集

卷七

五

三

列聖相繼以斯文培養國脈以正氣教育士心二百六十餘年聖道昭明已非一日不謂顯皇帝中季僞學日熾簞鼓爲工有窟穴東林自立旂幟入其羣者謂之名流拂其意者題爲不肖黨同衆結政以誦聞面目裝成誰具辨烏之識腹心布置明爲穴免之奸欲釣高名竟忍捏燭斧之浮隙汚穢君父勾引邪類遂敢借家鉞之大典排擊善良謹先帝爲不得命終陪皇上爲不能善始言之拍案思之痛心惡貫滔天聖孝墮地此真孔子之心誅而孟氏之所

不赦也恭幸山嶽毓靈尼丘吐氣篤生總督東廠太監魏良不世之清貞佐一朝之乾斷我皇上冲齡

踐祚英烈夙成天縱聖賢固是比堯比舜非有聖輔爲引翼啓沃則有君無臣自古難之厥臣披丹闥導

首勸懲與親學泮水生輝而且佐軍實以壯國威捐

遺稅以甦民困宸居遙建而九賦無增藩邸同封而

四方不擾蓋德崇敷卽連續豈能悉紀此最有功

於世道人心爲聖門攸賴者其艾除奸黨扶植善類

自元兇就繫天下翕然頌皇上之明斷乃知欺君

元兇何人

仙苑集

卷七

五

三

快國者難違聖主之必察必殺此卽厥臣之誅少

正卯也要典昭垂天下曉然仰皇上之聖學乃知

離間兩宮者總屬小人之羣吹羣和此卽厥臣之作

春秋也朝廷之上昔爲題題糾結之區而今日何由

開朗孔孟之門昔爲邪黨借胃之窟而今日何由清

明是厥臣挽回氣運匡扶社稷舉世立祠祝釐而功

在聖道力扶絕學者則尚缺焉其傳也臣觀宣聖官

牆如七十子之外漢唐宋諸儒小有功于聖門者皆

芹藻生香辟雍若烈厥臣驅茂法之邪黨復重光之

聖學之功不在孟子距詖行放淫辭之下德既偉於
宮牆而報不隆於俎豆豈人情哉臣等涵濡厥民之
教佩服厥臣之綱念帝都爲起化之地而國學實
首善之邦臣謹購園子監西偏民房空地一段同心
集鐘以永祝釐少展崇報之忱用伸仰止之意謹繕
材取吉已有成模而不奉明綸未敢擅期休頌
聖明洞鑒輿情採納輿論准於園子監西偏空地敷
建厥臣生祠臣等募建前橋以敬奉祀宋位而更祀
後橋以祀寧國公像 皇上特製碑文道轅顯

以示崇獎至意使天下後世共爲聖人之道在所必
尊而尊至道之功在所必報端人正學之趨國收真
儒之用則是舉之所以風化天下後世無窮矣
五月

萬齡欲孔子先禪素王然後禪以天下也聖輔二
字便是舜禹之案三朝要典襲六經而七矣萬齡
何不請列之學官也然舉朝皆讀魏家春秋矣
吏部等衙門疏自奴賊犯順陷無數城堡膏無數生
命費無數金錢凡在臣子誰不痛恨欲滅此朝食而

頻年以來未聞有戰勝實着今逆奴便巢而出攻圍
錦寧置我皇上宵旰之憂臣等跼躬靡寧齋心虔
禱奴賊失利錦城大挫羣狂是處峰屯悉行展竄此
皆仰仗皇上天縱神武睿謨有赫大振國之威賴
厥臣丹衷貫日方畧密授一切軍需無不輻奏人人
鼓舞效命建此奇功閣部省臺當事諸臣悉心籌畫
於中鎮守督撫道將諸臣殫力決勝於外數年之積
弱頓掃久淪之遼土可恢臣等不覺慷慨踴躍仰誦
皇威震疊 宗社靈長之勝謹合詞稱賀臣等

惟用兵之法其疾如風其徐如林其勁如山今賊
挫膽寒我軍銳氣益壯正知已知彼百戰百勝之候
也有能耀師海上以張風鶴之餘威問道出奇以建
犁掃之偉績此皆邊臣所有事即不然而歸師勿掩
窮寇勿追我兵暫爲休養精力運籌教練有以防其
來有以定其往獎勵勞臣大張天討議戰議復則十
餘年欲除兇雪恥之烈當見於中興之日矣
四月
袁曾備兵時却虜一次錦寧之捷說者謂爲之也
至今東夷有子虛無是之疑舉朝之人在內在外

北始在終串絡何肯也然極肖之外自有一種逼假之情從頭一讀邸報神者授之已

恭政郭士望疏臣嘗伏視古今之際人國之患莫大於有黨然漢之黨皆一時名流互相標榜者也宋之黨皆一時君子各立意見者也惟唐之王祐王叔文號為邪黨然以柳子厚高賢猶入其中則其邪黨然猶未甚也未有背棄君父而惟東林之輩擅作威福舉國若狂如今天下也者此真聖朝之怪事而羅其害者惟臣為甚臣初任行人三載冷局自度難

事與亦可備天語聆耳目詎意有邪黨赤幟史述事力阻臣科道之選僥記事搏噬善類大都皆出南君益之手而無骨之選即朱世守惟言其選臣之數固已奇矣一時臺省正人皆心恨記事之毒而拉罕於臣之選也然何蒙皇祖揆置銓曹臣誠自度殊遇而執意無如邪黨何也臣堂官故冢臣趙煥立朝正道羣小力攻之每對臣極駁臣曰清正選服厥應誠恐堂翁可欺默去乎於是取其大甚者三人年

初之而後去獨三人者何魏雲中王時熙孫振基也

自來經

臣本剛腸疾邪調設衆正謂三人之轉臣有力焉時御史周起元為五鬼之一遂上疏劾趙冢臣內云有李養正為之主使有郭士望為之布網何患不用等語而臣之禍從此深矣迨冢臣在事聽既不聰又臣心以同鄉示公遂轉臣於外臣一任金華再任南陽俱有聲績見紀而維揚一任拮据獨勞調劑商民擒獲妖賊曾經臺臣崔呈秀特薦途中東林深嫉乃百計阻臣之入處呈秀聞忌於臣南臺主計萬言揚尤深於東林者囑淮揚按鹽兩臣劉大受葉尚燦將臣

臣卷野抄

卷七

備察要奸黨魏大中袁化中為越南星鷹大在袁化中則曰高郵知州胡天錫不宜調議之越南星曰郭士望與故給事中吳亮嗣兒女親家魏大中則叅十餘本前督學馬人龍徵文刺及知州胡天錫性氣乖張以州官至為指揮手執其領何顏立於民上不得不調臣與吳亮嗣隔縣本無瓜葛曰親家何也馬人龍馬選郎升之於臣何與皆籍口以傾陷然臣疏未但云酌議調處耳不意郭院處臣聞若外轉內宣不遇撫按之疏意其故吏部員外孫心顯為父報仇

下此毒手，蓋孫振基必顯父也，大中化中雖去，其意指於必顯子，而思報父仇，適與柄事，有不惟力是視，嗟嗟臣命大謬，一至於此，臣庚申補官邸中時，司官耿志遠署選科，臣惠世揚以勿補，臣官既徇六月而後出，臣曾上一小疏，微諷諸臣以政局，而不與其局更牢，其思臣更甚幸，皇上天挺神聖，賴嚴臣親上公精誠，為國鏘奸，轉陰靈之日，為光朗之乾坤，臣何幸而逢明良之盛世哉，且三朝要與，炳若日月，海宇同帝，再造臣思四見，淵處於竟，鄂至舜而

係著墨抄

卷七

三

三

始投之四裔，以禦魑魅，此正所謂惟仁人於流屏絕能惡人，而能愛人之說也，正所以成堯舜之大也，祖述擊楫，貢禹彈冠，時被廢丘堅以老，豈非天哉，然樂許高邁，在堯舜之世，臣即不敢比蹤，而辭榮聖代所安者，皇上之素麻，所度者，太平之居諸也，一片血心，每見東西交訌，疆土不靖，雅思竭此不肖之替力，為之驅馳，而今已矣，六月十日

為崔呈委所薦者，何等人手，哆口可羞也，至上公之種，始自此流，恩澤出格，可徵，而惜乎，惟厭將冷

也，徒為子孫玷耳

兵部霍繼華疏，該臣於本月十六日恭候，聖躬於乾清門，詢知連日天顏，昨煦宸心，豫泰，候膳健多，朕理平和，不日便當御殿，慶賀大小臣工，謹聲如雷共祝，聖壽無疆，臣區區烏私，久鬱於中，而未敢據陳者，乃敢一一控於聖明之前，焉伏念臣一介草莽，臣父口授臣書，臣躬自耕作，以什臣讀，劬勞萬狀，報辛，儲蓄臣幸，叨一第，凡聖恩之波及一切，悉以供貽臣，兄以報當年之勞，二十餘年，相依為命，求

係著墨抄

卷七

三

三

嘗忍分形骸，今年已半百，並無子嗣，於是本年六月間，屢以采薪相聞，思臣有如飢渴，臣兩月以來，寸心如焚，恨不縮地一往省侍，第以東事告急，本兵無人，不敢不勉強支吾，然積思成疾，以致怔忡眩暈，精神恍惚，形容消瘦，面貌廋麻，計皇上亦未暇及之，而鑒臣言之不敢妄也，今仰仗天威，錦寧大捷，本兵得人，權務有托，臣委頓之軀，供職已難，謹據實控陳，以冀天恩，俯容微臣，回籍調理，併得弟侍臣兄湯

恭疏

如天之重臣，兄見臣而臣有輕死臣

見臣兄而積鬱消從此餘生皆皇上再造之

子孫孫永切頂戴生生世世願天即結矣

此東光與逆離異自爲見幾之智也然安有惟懼

腹心爲之左右盡做許多殺人事而臨了責障一

却可以自掩者乎逆誅後維華召還自爲堂堂主

持之人幸上英明旋即驅之逆腹渠魁不投四

裔猶爲恩典也

吏部疏恭報三殿不日完成事奉聖旨是黃克纘

加太子太師白所知范濟世各加太子太保董可威

加太子太傅張曉加太子太傅照舊總督曾爾祜改

戶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照舊管事呂純如加兵部尚

書趙綏加都察院右都御史照舊管事劉遵憲加太

子太保王之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照舊督師王之

禾加都察院右都御史疏銜奏可立加太子太保各

改任閔鳴泰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協理京營戎政許

宗禮升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夔龍升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

御史

御史

此葉山東省圖配補

此郭典治陳維新楊維新各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楊文岳加太僕寺卿楊所倫郭典言各升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俱照舊管事遇缺推用張惟一加升太常

寺少卿段國璋加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治士聞加

升太僕寺少卿各照舊管事王鳴玉加升陝西右參

政照舊管事何廷樞張樞各加升太僕寺少卿照舊

管事仍俟升任之日各加一級王班加升太僕寺少

卿照舊管事張素養加太僕寺卿照舊管事遇缺推

補升任之日仍加一級陳王廷倪文煥各加太僕寺

卿照舊管事蘇兆先加升太常寺少卿照舊管事

紹德起補之日照舊升京堂王時英服闋之日照例

加升一級汪裕加升太僕寺少卿照舊管事升任之

日仍加一級何可及陳朝輔趙徽昌汪若樞張文熙

李應薦李思啓曾應瑞袁餘安仲李應公王大平晏

春鳴智銓各升太僕寺少卿照舊管事單明湖加升

都察院右都御史曾添注兵部右侍郎朱國盛加升

都察院右都御史照舊管事田吉改兵部尚書加太

子太保照舊管事

御史

此葉山東省圖配補

事李茂春加升依擬八月二

十二日

大行已崩。叙升疏下。叢神到底一借。然聞逆瑞此
時。亦仰屋無策。倪文煥勸他好自爲之。而崔呈秀
以無兵爲阻。又云江南耐賦無心腹人。故爾中止。

懷麓軒抄卷七

此葉山東省圖配補

係著野抄 八

古是蔡士順孝來父纂

八月二十七日

今上即位改元崇禎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國子監司業朱之俊疏參看得監生曹代行陸萬齡諸萬奇天生無解家本赤貧玩君父子抵掌凌師友

若升毫以誑赫為吮血之謀以侵盜為肥家之策是誠學宮之敗類兼為望世之修民 九月二十四日

原以逆為 此疏未及誅也止以信旨

內尚 可測 然惡生疑決內意未見羣疏

直攻此疏亦入房穴者哉

御史楊維垣疏竊惟 神廟倦勤以來廢弛冒紛積

有年歲 大行皇帝一切以重典行之疆圉始覺有

振起之色門戶無濁亂之虞父子兄弟間既孝既友

洵所稱堯舜之教不負 光廟堯舜之訓煌煌謚冊

填足輝映聖炳耀千古矣竊惟有一權臣擅政欺

君尚恃 之澄汰者今 皇上兄弟終弟及何異

以目新政無不思見此舉獨一臣根

初臣因習已成臣以孤子小臣唐突其鋒不啻以

卵投石立上疎碎然臣蒙 大行皇帝賜環又經三

載若愛其髮膚不一陳其欺擅之狀是不惟無裨

皇上新政且害 大行皇帝深恩故不避斧鉞為

皇上陳之權臣為誰今見任兵部尚書崔呈秀是也呈秀亦起平民居機屬其巡視東南二城已日

敲詐詐銀贓私狼籍有淮揚巡鹽之命而 陛辭

一疏則力薦門戶上進之李三才及彼留而不收面

與論一時 懷下 公道所在固未嘗以久廢

也治 大 皇帝 召亦應洗心滌慮無違邪黨

口實可矣不意婢姦奴顏趨向愈下上言大臣德政

律有明禁何況內臣呈秀乃首先違之尤自侈為與

人為善試觀首倡生祠之議者孫如剏也覓今俱以

厥敗所為與人為善之人固如此乎意不過借此交

結便為其所為為耳呈秀惟知一時獻媚遂不憚以

祖訓為弁髦可不謂欺君乎又與舊輔馮銓爭權有

隙以京堂人攻之于是吳淳夫首先應募而一即

不數月已驅卿貳彼董卓之于蔡邕二月九遷

過是而使主爵者不敢遠廷推者不敢爭此等禮
要謂非欺君溫政可乎于是驟進者無不匍匐呈秀
之門望風者無不希冀呈秀之指門如市聞如鬼幸
而與過則鱗次魚貫以呈身不幸而是拒則溫氣柔
聲以致意彼輩金匱之者實不止丘志充一人志充
其敗露者耳甕中三千兩誰不知來自崔門乃無端
而嫁禍于禮部尚書李思誠使其吞聲而去嗚呼此
移天換日手也謂非溫政可乎無河而河甬掌道報
陞矣

系

望資修俱深者補之呈秀

服 文煥必俟煥差報滿然後具
題夫前乎煥百誰非民譽而遷延至此蓋謂呈秀有
官厥臣非煥不用耳不思文煥果勝此任厥臣何由
知之厥臣即有此言呈秀何由知之若厥臣本無此
言而呈秀妄傳之是假借也更負厥臣矣總之文煥
昔年曾悞責問升岌岌有不測之禍而呈秀又爲之
解呈秀爲始細傳王春事不快夏之令而文煥爲之
報復故途待此死黨年不可破然使數百年臺規一
掃地而今冬之外計來春之考選又不知此二人

如何顛倒況其親張元芳又藉呈秀力資入吏部矣
不謂之擅政乎君可乎更可懼者呈秀爲用一文煥
而若爲資俸所限凡在煥前者盡數容部不知此一
容也果二八月例陞之期乎抑有八人同陞之例乎
無非欲如昔年楊左故事打發一阮大鍼爲一魏大
中地耳而病痊起復之李應薦亦列之賜環之中此
舉在應薦雖不願與然使 大行皇帝一責問前任
掌道張汝懋曰應薦係何年外轉或何年次降更何
年召 臣恐爲汝懋 據實以對則應坐支吾歸

纂

七

以辯 應坐欺慢 甘心爲之是惟知有呈秀不
知有朝廷呈秀又奏行至此不謂之欺君擅政可乎
又未幾而其弟崔凝秀推浙江總兵矣我國家曾有
凡爲本兵千內而弟握兵權于外者乎設有功罪呈
秀何可行其黜陟也呈秀必曰凝秀推在先然亦止
一日耳正爲呈秀避此名也不然缺出而非其欲用
之人河南掌道何以懸之于數月用弟而忽有可推
之缺浙江總兵何不稍緩于須臾云云郭解雖不殺
人甚于郭解自殺凝秀雖非呈秀所推甚于呈秀自

相何也同爲 天子大臣而可以願指氣使甚可畏

也而不謂之欺君擲政可乎尤可與者三殿工程原

是吉祥善事呈秀以不祥之人經理其間殊非事體

經營垂畢而 先帝龍馭遽升未必不由于此尤可

曰 先帝爾以結局也今又受事中樞豈九邊厄塞

數萬甲兵自呈秀外再無辦之者乎當今邊烽屢儆

之日恐不宜以貪污之呈秀再助之瀾也當 大行

皇帝崩逝之次日百官欲 皇上將御文華殿急自

乾清 門趨出忽 內臣招呼兵部尚書葉宗

曾莫 相顧惶愕 言公當與衆公言之天下事

豈呈秀一人所可擅與耶臣言及此臣又不寒而慄

總之 先帝信任嚴臣甚專而嚴臣亦孜孜竭力任

總任勞以圖報稱此其所長也獨是悞信呈秀一節

乃其所短故雖謳吟之口未免亦有歎息而嚴臣未

知之耳蓋嚴臣有王掌家者呈秀交結甚密以故譽

言日至而穢狀未彰嚴臣遂誠信而贊之而呈秀方

且內諛嚴臣外擅朝政苞苴入手則示意于所司

而此人忽升九天氣味稍忤者則賄搆以相陷而此

大臣罪狀

人遂淪九地見今吏兵二部革去文書房常例方美

仕路一清爲 先帝第一善政不知無骨大臣乃私

爲呈秀作一買賣況兵部呈秀身且據之矣指缺議

價懸秤賣官其穢狀可勝道哉語曰臨生蚋蚋即敗

醴木着蠅蠅即盡木嚴臣信重呈秀呈秀即借嚴臣

以行其私至使朝廷之官爵徒爲呈秀充囊橐黨之

具 皇上之臣子皆具呈秀衛龍威制之人天下事

真有不忍言者然及今早懸 皇上處分或亟正兩

觀之 則薄示三說之與即不然德其回里半制而

舊案 客入 丁卯 本

不失 桐之收蓋仇訥高爵美蔭儘足酬其臣人成

事之微勞而及今擁名媚擠金穴亦足暢其衣錦食

稻之心矣若仍優容不決則趨炎者不知必謂 皇

上獨斷之乾坤尤是呈秀把持之世界依附日密黨

與日繁大家做 皇上的官公然幹呈秀的事而呈

秀且以患失之心持之其如宗社何哉 十月十七日

究竟攻准中安放魏至王掌家已直攻出矣供循

此疏而斬斷現在葛綠超出嘔噓窠窟名卿疏哉

御史楊維垣疏當楊左之時人皆以不參嚴臣爲罪

官呈秀之時。人又以不言厥臣爲罪。其不爲呈秀所惑所却者。舉朝不過數人而已。故不知者。只謂呈秀干厥臣爲功首。于名教爲罪魁。職謂呈秀毫無益于厥臣。而且若公。厥臣盡盡厥臣公。而呈秀私。厥臣不愛錢。而呈秀貪。厥臣尙知爲國爲民。而呈秀惟知招權納賄。以讀聖賢書之人。而反遠出不識一字者之下。真可恨也。十月二十一

厥臣公數語。誠甚。錯鍾中褒獎。真褒獎也。公而不勞。爲國爲民。如此世界。焉得不把持其司。而

使 十萬年哉

工部主事 汪澄源疏。國有四民。惟士稱首。以明綱常。知分誼也。必朝廷加意愛惜。養其氣節。後可望其匡暴自東。林黨熾。國是人心皆爲邪蝕。故先帝嚴加澄汰。然比來士氣漸降。士節漸卑。臺省庶僚。不聞廷諍。惟日以稱功頌德爲事。如厥臣魏忠賢。賢事先帝。贊等邊務。拮据大工。亦人臣分內事。朝廷論功行賞。自有常典。即欲優厚加等。官至都督。廕及子孫。至是盡矣。何寵逾開國爵列三等。錦衣遍宗親。京堂澄

日有人

乳臭也。先帝詔旨批答。必歸厥臣。而厥臣居之不疑。外廷奏疏。不敢明書忠賢姓名。以盡廢君前臣名之禮。至祝釐過于海內。奔走狂于域中。舉之以臯。尊之以周孔。且臯夔周孔。當時亦未嘗有是讚美。惟漢代王莽。稱功頌德者。至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忠賢既賢。必不屑與之合轍。而無奈身爲士大夫者。自上建祠之職。以至市縣。皆在。在效尤。士習漸降。漸卑。莫此爲甚。即如大工。叙功查得。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成祖臨御。受寶。惟陞管繕司郎中。文。成

工部 侍郎其木瓦匠頭金銜等諸人。止授所工而已。今木匠夫頭。俱爲卿貳。儼然乘輿開棍。反欲臺省諸臣引馬避路。陵轍蹴踏。縉紳士大夫之念。怯畏禍者。亦甘心下之。是夫匠之不若矣。又如欽差內臣。總理庫藏。不過稽查出入之數。原與別項部務無干。乃體統相臨。儼然在堂官之上。竟使戶工二部司官。羅拜堂下。侍立竟日。有識者爲之寒心。至如外鎮內臣。其待方面。有司之體。更甚于此者。士未嘗負朝廷朝廷朝延何苦。以奴隸待士。且重以勅諭森嚴束之。債不得

不然也。臣所謂正士習者此也。十月二十二日

君前臣名卑慶周孔人所未發此獨發之。

直隸巡按御史賈繼春疏稱見兵部尚書崔呈秀狐媚爲生狼貪虎性以聽勘御史蒙先帝招撫而曲宥之。翁綠巡視大工未及二年蠟陛司空復晉太保又歷金吾天下兒童走卒之所傳笑已不堪聞矣。爲呈秀者洗心圖報以自洩其醜可也。乃鼠量既盈家突轉其借壘斷之祈求叱咤橫行之勢哆威炎之恐。廣開納賄之門不惟結黨行私乃遂犯上。

丁卯

卷

遇在南畿不敢以風聞撫拾但據天下所共聞見者言之王家棟之聲金營幹原入呈秀之室乃因蹤跡敗露而反金于家棟死之以滅口此非在京在外所共傳乎以說事實官家累百萬娶多媚而宣淫穢東廠亦爲厭薄此非在京在外所共傳乎。遇按漕撫舉前後賄錢一網括盡而強納腹心奸胥于後差官李應薦之處以求爲之銷算致令應薦屢額擯莫可誰何此非應薦所面語微臣共相歎息者乎。呈秀以母喪求卹已荷異恩加祭而禮部復爲其父覆請

伏乞聖鑒
臣等謹將
呈秀奏稿

邪

固也但在天之靈係何等字樣而該部豈不知忌諱乃爾蓋呈秀以炙手之焰迫之違戾明旨之切責耶此又非耶報抄傳天下之臣若民無不驚心咋舌者乎更可嗤者呈秀奉旨暫留原因大工未竣非爲堂堂盛朝當邊塵未警之時而必藉才于苦塊方新之人以正樞卿帷幄之席乎吏部擬推冀知有依而不知有君呈秀惘惘喪心知有官而不知有母天下豈有三綱廢弛人禽不辨可望以安撫之猷可責以君臣之義者不亦辱朝班而輕四夷乎。

丁卯

海內共唾棄面之司馬固不如反哺之慈鳥也。于先帝時蒙恩環召趨命入都卽擬首糾呈秀與曹欽程二奸以裏先帝之美彼時臣孤憤所激今在廷諸臣當日多有聞臣之言而勸止者以爲聖明自有洞鑒奉旨之臣不必驟瀆也諸臣在京自有公心公論臣固非面漫之辭也乃先帝龍馭上升神明已早燭于欽程而雷霆尚需次于呈秀則今日我皇上之煥新猷成前美者豈不以遺種呈秀爲第一義哉至若田吉以殿試而被懷挾之參瓦全已幸

乃二截曹郎而尚書極品明名器如承螭單明以
作令而之蓋甚之飾獲轉爲榮乃期主政而肯撫
副都取節於拾芥者又笑破士紳之口應聽自裁
而不足以汙白簡者也臣亦知呈秀革羽翼之衆犯
之者必無生理然而臣忤權必死之身君父所留
者仍宜捐之以報君父况堯舜當陽奸諛莫掩臣
即獨立以盡觸邪之職復何懼焉

疏在楊前還是攻之首 非攻後也爲已改步

所謂模稜未淨者此也忠賢以對非之才供綴衣之
役先帝念其勤服左右假以事權忠賢當是任亦
頗知自效第出身微細目不識丁不明上下之定分
不知禍害之倚伏威權所及羣小蟻附極重之勢漸
成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
列爵三等昇于孔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遍列私
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與珍寶藏積
肅寧幾如董卓之鄧珣自固動輒傳旨鉗制百僚

幾如超高之指鹿爲馬誅鋤士類傷殘元氣幾如節
甫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壁
石置人廣開告訐道路以口幾如則天之羅鉗吉網
書不云乎臣有作福作威凶于而家害于而國賴天
祐國家誕啓聖明廓然反正然羽翼未除陰謀未
散山禹涕泣之謀吉祥狂逞之變可漫焉不加意乎
茲者外議紛紜妄相揣度有謂皇上恐割肱之傷
肌徐因而未發者有謂皇上念先帝付託之恩
欲曲全其所信者大割肱固足以傷肌而養毒
以貽患利害所倚有若發機願皇上次之而一若
夫繼承之時廣繼述之孝更則立更改則立改固不
在區區形迹聞者往事不具論即如孝廟繼憲
廟而萬安尹吳輩斥不待時海宇頌之而邪照曾
不以損孝德也且皇上之念先帝石與念
列祖在天之靈乎即先帝挈列祖無疆之鴻業
誕授聖躬亦欲皇上闡紹紹休以光先烈原
非爲忠賢一人之私寄也且先帝念忠賢有驅使
之微勞聞譽言之日至豈料其趨附之至此威權之

治世之

至此使 先帝而早知其假竊之若是亦必有以處忠賢矣即忠賢蒙不世之遺受非望之福亦不料事勢之至此使忠賢而早轉念及此亦必有以自處矣昔徐福請殺霍氏之權以全其宗使漢宜早聽之必無山岳之變曲突徙薪之言遂為千載以實今日皇上念忠賢之微勞而貸其不死亦宜勅歸私第散死士輸蓄藏使內廷無厝火之憂外廷無尾大之慮彼魏良卿輩既非開國之勳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茲茅土乃此尋章亦宜速令解組褫紳長為

沒世使其家人父子謹敝國之貴而享喬松之壽是皇上浩蕩之恩忠賢自全之策也至于告訐獲賞之張體乾煖鍊驥富之楊案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號稱長兄之田爾耕寧國拜友之

太始龔翼明等為忠賢之爪牙鷹犬者俱令廷臣明暴其罪或加誅誣或行屏放令奸究肅清九流澄澈人情安士氣振如此而復有冒言諛順者市美邀利者惟 皇上禮斥之又誰敢怨苟巨慝未去隱禍未除而欲臣子避聒瀆之誅遠出位之請容身周位

則得矣其如仰負 聖主何抑臣又有說焉古者君臣喜起一堂廣歌迭唱民隱國恤俱得以清晏陳之晚世金門九閣遂有黎丘之託狐城之假茲遇 皇上銳精圖治臣竊以為宜復 祖宗舊制平臺煖閣不時宣召大臣軍國利弊臣下咸得而陳俾假托者無所售其奸而上下之血脉長流矣 十月二十五日

此疏快矣然至調停其家人父子之樂亦是不得已不敢以誅磔望也詎意 聖明之不貸哉至于平臺煖閣召對 上得無政用其言耶

嘉興縣貢生錢嘉徵疏嘉徵草賤士世受國 聖賢書傳家惟忠孝二字可以上報 君親猶見權奸肘腋道路寒心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可容一月追四凶之誅竄魑魅之技畀哉嘉徵雖么麼故不避斧鉞為我 皇上陳之一曰竝帝 大行皇帝六龍在御天無二日而阿附諸臣凡有封章必先關白忠賢至頌養功德必以上配 先帝及 俞旨必曰朕與 厥臣從來有此奏體否滔天之罪一也二曰舊后 大行皇帝之中宮天下臣民之母后也京親張

國紀未有不赦之罪聞 先帝令忠賢宣 皇后而
忠賢減 旨不傳至 皇后嘗 先帝御前面折逆
奸逆羅織皇親多方欲置之死願 先帝仁明抵磨
薄譴不然幾危中官滔天之罪二也軍日弄兵 祖
宗朝不聞有內操之制忠賢外省臣民內通官聞操
刀切刃砲石雷擊謀圖不軌願 九廟有靈潛潯脾
脫滔天之罪三也四曰無二祖列宗伏讀 高皇帝
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蓋鑒前代之失垂後世之
戒至法星也乃忠賢軍國重事一手障天立七

忠賢何人而敢建祠太學之側實逼處此以刀鋸之
餘孽而擬洙泗之祖豆至八月二十一日陸萬齡等
啓土營祠而 先帝遽以次日賓天亦可爲凜凜矣
滔天之罪六也七曰濫爵夫非軍功不侯古制凜然
祖宗朝封公者除魏國定國英國成國黔國外雖開
平之偉績尚止一侯今忠賢竭天下之物力而後成
三殿以至激變江南幾成斬木揭竿損朝廷威望而
公然襲尚公之封視顏不知省滔天之罪七也八曰
掩邊功自奴酋見順以來墮名城俘士女神人 植
今未恢復尺寸地卽錦寧之捷差強人意哀崇十
年未雪之憤功未克終席不及煖而忠賢虛冒邊功
封侯封伯假使遼陽廣寧開鐵復歸版籍又將何以
酬忠賢功乎且諸文武出其力以捍衛忠賢居樽俎
以冒賞故豪傑爲之短氣滔天之罪八也九曰股民
夫國課歲額不過四百九十萬況今連年水旱東西
交訌或流離轉徙或嘯聚萑苻以至仰屋司農告竭
水府而天下府州縣之請祠不下百餘所計一祠之
費不下十餘萬金是豈四民所樂輸肯阿附之奸揆

門比戶鼓骨剝膚而出之者鄭俠之圖可憐極雖之
頌日上卽此糜費之金錢孰非國家之膏血涓天之
罪九也十日通同關節夫設科取士慎重關防而揭
榜在二十六日拆卷在二十四日爲忠賢所私者惟
出之名復上賢書資祿要結不可勝數此下第之劉
貴所籲天叩關冀援 祖宗朝考官劉汝濟等故事
翹首 皇上覆閱而遂巡躋蹠者滔天之罪十也凡
此十罪有一于此駭首夷族而況種種無法無天菜
餽寵養叨世襲于 皇家乾兒蔭子聯袂聯于朝族
魏撫民乳臭而班冠京堂田爾耕武弁而富過公室
皇上試問忠賢彌留之旨何人僞傳太府之藏何
故若掃其何說之辭伏乞 皇上獨斷于心勅下法
司將魏忠賢明正典刑以雪天下之憤以彰正始之
治庶 二祖列宗欣慰于在天千秋萬世誦微于形
管政治之美與天無極臣自知目前兒鋒勢同歷卵
願一介微命仰答涓埃使後世以爲謂 聖主當
陽有敢言之士萬死何辭 十月二十一日 臣
十罪而不及殺忠良亦是缺陷

聲通政事召圖南疏職于本月二十三日進衙門解
事有嘉興縣貢生錢嘉徵齋本面投職閱其疏蓋恭
懇忠賢十大罪也職對嘉徵云此本議論甚正但當
言路大關之時貢生未離秀才可省得否嘉徵云定
要封進貢生一念忠憤不能自己職云既要上不妨
且畱細看嘉徵強職卽看職云已見大槩還有衙門
公事等退堂詳閱嘉徵遂出是日以衙所官軍紛紛
告通狀者七八百餘人批發至上燈然後封本詳閱
嘉徵疏詞氣儘是激烈第內之擡頭有差字畫不歸
又有一二收補字痕職謂此本須重磨方妥蓋亦看
詳章奏職掌宜爾至二十四日職寓所守門人傳言
有錢貢生在門首四拜而去口稱若不替我上本明
日再有一本職謂正要與他說明可一相見索之去
已遠矣職因見次輔施鳳來語及貢生疏與拜門事
云此貴鄉人也觀生意氣進言心急若遲必加通政
司以阻抑之名然恐干嚴譴則須費閭閻維持之力
次輔云 聖明優容自可不至得虞今次輔在可問
也職初無不封進之心迨二十五日進衙門意今書

役寫一小帖示此生以橙頭字畫收補之故而書役
云貢生在衙門外伺候職急令之進則嘉徵手持一
本職對之云前既有本矣今又何本嘉徵云另是一
事職云前本有差錯須重磨過御前要慎重嘉徵
云此貢生自寫的即有差錯貢生自當之職云重寫
有何難嘉徵云隨你罷悻悻而出職乃開拆其疏閱
之則參職遲封爲黨奸也使職黨奸當忠賢勢焰之
日嘉徵之同府監生陸萬齡曹代何等羣然具疏稱
聖欲建生祠于文廟之中爲獻媚計職且稱
駁之國學內係聖天子釋奠之所中不宜建祠
監生李映日等疏引周公自天子禮樂太公專征後
比照郭汾陽封王職又看詳恭駁之封爵係朝廷特
典非諸生所可言本內用周天子禮樂等語非所敢
聽也寢不上此兩原疏在職衙門可取而覆按也不
附于勢燄薰天之日而附于臺省交攻之時黨奸者
固如是乎職謹具始末連嘉徵參魏忠賢一疏及參
職疏同封奏進今日職應與同官引奏既嘉徵有言
分當待罪不敢入班伏祈皇上留神裁察焉

二疏不上于前亦甚難哉固宜表而出之
禮部吳弘業疏獨有一無骨大臣如蒙臣用應秋者
卽爲呈秀作買賣之人也彈射紛紜哀如充耳任人
明議暗諷鑽如蠅毛而不爲動非而披十重鐵甲者
可能耶自應秋秉衡以來非呈秀欲用之人一推再
推而不得三四人七八人而亦不得今皇上一憑
外議點用正推既以用人職掌復還吏部不知省應
秋多少奔走探處之勞第欲責以秉公持正則應秋
真令人牽魂不附體已非一日必不能絕去承乏之
意力融蹊徑之私爲皇上用一番公忠骨幹之人
共襄上理所宜首當罷斥者也今天下衆怨所歸謂
拆毀民居廢壞公所近處陵寢孔廟而大于公憤
者非創生祠邪問誰首先獻諛作此屬階者非南兵
部左侍郎原任浙江巡撫潘汝禎耶夫海內稱功頌
德猶以虛詞相假借至建祠之舉則或歛民財或扣
軍餉或捐官俸或動公帑戕山震谷蕩析離居使天
下吞聲飲泣敢怒而不敢言此首事之流毒無窮卽

如何不同
殊異殊

自應帖出

有周旋

與孫如剉陸萬齡等同律共誅亦不爲過尚得覩顏
九列而優游司馬之堂耶又有職所不容不言者如
科場試卷有無作弊皆禮部與職科覆閱之責也先
是順天場事揭曉後人言嘖嘖謂崔呈秀之子崔鐸
只三篇半文字已帖出而復中者職心甚訝之及禮
部以中式卷移送職閱至崔鐸卷見其七作清順真
草一手似覺人言之未必然今貢生錢嘉徵疏末一
款有帖出之名復上賢書等語職再細加磨勘見墨
卷第五篇題目有挖補痕迹當日之帖出者果有此
名且坐此官耶若然則外簾知之內簾未必知也而
硃卷則無可摘也夫職之磨勘所憑者硃墨二卷無
弊是必非寸楮尺幅間所可摸索者故欲息衆議而
解羣疑惟有覆試一法如覆試又文理荒謬則科場
一錢公道亦爲呈秀漸減無餘卽褫斥未盡其罪如
覆試而文理可觀則當爲彼昭雪亦不必以其父之
惡并錮其子此係職之職掌宜併爲剖白以質公論
者也奉

聖旨這所奏崔呈秀事情着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具

奏其子崔鐸覆試定奪潘汝禎首倡生祠獻頌是
患失鄙夫着行削籍追奪諡命以爲讓後者戒其各
處生祠着無按蓋行拆毀變價解京助邊魏忠賢既
已有旨了不必苛求十一月初二日

河南提學參政潘曾紱疏天下之諛權祝釐者多矣
乃臣鄉杭州實爲始禍蓋謂子矜微有反舌守祠者
輒奉奉相加爲阱于西湖甚有非守祠而數奸并反
唇而狙擊名臣黃汝亨竟以此殞身可流涕也十一
月初

兵部接出

聖諭朕御極以來深恩治理而有逆惡魏忠賢獨竊
國柄奸盜內帑誣陷忠直草菅多命狼如狼虎奉
肆市以雪衆冤姑已從輕釋發鳳陽矧巨惡不思自
改輒敢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凶刃不任其數環擁
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卽差的當官旗
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着各處
撫按等官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羣奸卽將擒
拿具奏勿得縱容遺患倘有疎虞責有所歸爾兵部

馬上差官。星速傳至各該衙門。特諭。十一月初四日。

刑部疏奉

聖旨。嚴衛深。交附會。鍛鍊。深爲痛恨。耿如杞。着與開復原職。胡士容。李柱明。俱照奏內。改擬發落。方震。獲惠。世揚。着九卿科道。從公會議來說。十一月初五日。

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軍旅國之大事也。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人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敵則交。抗力均則相。別自非審一以定計。何由出令而制勝。先帝于宣。宣。關。

薊寧遠東江等處督撫外。各遣內臣協同鎮守。蓋亦慎固之意。而一柄兩操。侵尋滋弊。比來內外諸臣。意見參商。嫌隙萌構。彼此自命。咸稱賢員。上下相蒙。究且卸擔。封疆事重。豈宜堪此。且內臣初遣以清軍查餉爲職。而督鎮諸臣各有異見。委難并任。朕今于各處鎮守內官一槩撤回。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脩備。有事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軋。其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提起精神。殫竭忠盡。以副朕委任責成至意。成功有重賞。

不成有顯罰。其敬聽朕命。爾兵部馬上差官。傳與各鎮知道。諭到之日。各內官俱着作速馳驛回京。將原領在官器械馬匹。如數交與督撫。分諸將以備戰守。清開數目具奏。具自備器械馬匹。許帶回京。毋得阻撓。特諭。十一月初六日。

世廟之稱神明者。從永嘉言耳。孰有不待永嘉不待十年而一朝獨斷者乎。是真聖人也。

御史李思啓疏。皇上試取。先帝臨御以來。七。茲一切諸臣章疏多。先帝之批答。凡。詔諭。進。御覽。誰爲壻準。而頌德補功。誰效媚。而貢。獻。佞。誰先擁戴。以居首功。誰肆驅除。以明入幕。何爲一事也。內方有其意。而外已露其形。一人也。內方示其端。而外已章之奏。致使湯竈蔽明。豐蔀掩晝。緹騎之使。四出。桁楊之衆。載道。大臣以斥逐爲常。小臣以制奪爲幸。道路側目。人不自保。罔知有法度。罔知有國家元氣。罔知有假旨殺人。有說議之。傅很虎貪狼。如鬼如蜮。今雖欲強爲飾說。而前日娓娓者。固在一覆按焉。能逃日月之明。而貞邪判矣。抑臣又有說焉。

先帝自不豫以至上升幾三閱月當夫呻吟床褥之間保身不遑而內旨據發誰爲秉裁以如綸如結之音竟同無倫無次之語一手障天包藏禍心不意爲改正不幾辱朝廷而羞萬世耶謂宜速發閣臣更正其僞以明示非先帝之意此亦聖明急務而頃刻不容緩也十一月初七日

妮妮固在勾門定了誦瑞媚瑞者不得復來爲瑞然此輩偏來番身作罵也未段閣臣羞甚

通政司呂國南疏奉

聖旨該司守正不阿所薦諸臣本末俱確

即起用王紹徽准與贈卹林鈺等六詞臣及虞廷陞俱着各復原官前來供職朕受言雖廣用才必核所薦之人亦將轉核其薦人之人諸臣慎之十一月初九日

轉核薦人之人堯舜哉

吏部主事聶慎行疏奉

聖旨往日追奪諸命諸臣因有可原者也豈無應追奪不可枉者如何一槩補給卹如近新追奪之潘汝麟謂不當其罪乎還分別酌議爲受本中說袁崇煥

一節着與確議覆奏十一月初九日

聖意在言外特借潘汝麟作一劈面之計耳非真謂其欲補給潘誥也

上林苑監典簿樊維城疏夫吉祥之所與反者止一昭武伯曹欽耳而忠賢則親姪襲三爵假兄徧金吾

皇上不立賜誅夷止出之私宅使得徐爲布置又

良卿三人雖奪爵土猶襲弁裳况忠賢私養甲士近者有萬人外不立于樞密內非屬于團營都中橫行

鮮衣怒馬彌誠慮其一旦且憤奪爵之多失職之速

與夫親姪假兄邪謀非望用其敵國之財誘其敢死

之士將有吉祥曹欽夜火長安門之變而倉卒忽發

者也故臣竊爲皇上計莫若若其罪而早誅之職

非欲皇上殺不辜也第據法而正刑耳職按大明

律內一款凡文官非有大功勳于國家而朦朧奏請

輒封公侯者當該官吏及受封之人皆斬况良卿等

三人一白丁乳臭之兒又非有官職者此何功何勳

而忠賢朦朧請先帝之命又不啻官吏之敵也又

謹按大明律內一款詐傳詔旨乃斬今年八月二

十一二月正 先帝彌留之際一切批答既非中傳
懿旨而誰爲出令也忠賢至此百口難辯矣姑就其
大者論之凡謀害 皇親致死者律當何罪而忠賢
于 憲廟皇親張國紀期擢之勅令歸家矣 神廟
皇親李承恩則誣以不法而羅織論死矣且律無罪
殺人者應得何罪而忠賢以狂僧扇頭之詩入劉鐸
以誹謗詭誅之不得又聽私人張體乾之譖而謂其
詛咒大臣使立而斬之律有此罪乎又按律奸邪進
讒言佐使殺以者何罪乃忠賢使鎮撫司許顯純楊
袁等杖死諸臣非讒言乎以二十四罪之疏而殺楊
漣左光斗矣繼而萬燝疏請廢銅觔其貪婪之忌密
捕而擯殺之亦已甚矣何至于楊左株連若魏大中
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而并殺之也尤未已也蘇杭
織造太監李實科求不遂捏奏多人而遂緹騎四出
捉拿周起元高攀龍周順昌李應昇黃尊素繆昌期
周宗建等而一案并命矣則何刑也耿如杞不拜忠
賢生祠而遂陷以大辟胡士容觸怒差過內使而亦
坐以貪職削高陽知縣唐紹堯執法定冊世魁之罪

而忠賢獲世魁暮夜之萬金誣清平之吏爲受賄下
獄拷追趣令其死向非輔臣深察其寃而出之亦爲
園土之鬼矣天道神明一人不可以殺而況殺十餘
命仗節守義之臣乎今未死者尚可原而釋囚有才
者或見而在位獨死者不可復生寃者莫之或伸愚
以爲 皇上欲激天下忠烈之忱勵士紳謹直之氣
莫若速將楊漣萬燝諸臣分別優卹布告中外以慰
忠魂以振士節而忠賢良卿良棟鵬翼體乾顯純楊
袁賞罰之公以洩神人之憤至若忠賢當日欲擅大
權先除善類創爲東林黨人之說幾同宋世元祐之
碑以陷舉朝不附已者一則曰門戶再則曰邪黨以
楚蜀之才如楊鶴賀逢聖梅之煥晏清汪始亨石萬
程趙維岳李長庚蕭毅中去矣吳越之才如陳仁錫
文震孟姚希孟張鉉錢謙益蔣允儀錢士升方逢年
虞廷陛去矣秦隴之才如劉懋劉芳孫必顯楊世芳
去矣豫章閩廣之才如姜日廣章允儒黃遷周鄒以
俾蕭命官劉先春樊尚燝陳熙昌陳子壯袁繼燝亦
去矣此皆職所及知者也而不及知者又未得悉數

也最可笑者發策所以取士而誠切宦寺可加削奪乎乃遂廢程文誠一字不識者矣黜陟自是兩途而銓部遷差可妄斥免乎乃遂阻嚮用誠獨一手障天者矣况乎卿貳之職及乎興臺節孝之高列于開納私軍白晝而肚篋市棍無端而錦衣其環朝綱而亂風紀又亘古僅有者也昔逆瑾既誅凡所改正者吏部奏二十四事戶部奏十八事兵部奏十三事工部奏三十餘事乃忠賢潰亂典常虧損國體奚啻逆瑾又所當通詔六卿條奏釐革者也誠加意于此數者而宇宙煥然一新復見唐虞中天之盛際矣抑職又有說焉忠賢所積之財雖董卓都塢莫加者也而聞其半盜公帑致壓朝寶玩盡在其家誠得籍而還之大內足以裕九邊數歲之餉寬三農加派之征軍民翹首頓足誦皇仁之浩蕩矣忠賢所養之兵自魚朝恩監軍未有者也而聞屢劫禁城至京兆信牌久緝不獲誠得罪而散之邊陲足禦虜虜陸梁之虞免神京禾突之變大小樂業安民仰神武之不殺矣至若忠賢假借違警設內操引用私人自爲防衛不知

天子守在四夷何養兵乎殿陛盛世不生戎馬敢較射于官闈所當以大調遣留京及諸王府邊郡宿衛巡邏之用者也職再願皇上法祖宗舊典于平臺煖閣不時召見大僚儒臣而商軍國重務不但票擬傳宣使左右爲陰陽之市而外廷機發影響得御其機也十一月朔十日
伏賜亦危等亦副議
史部接出
聖諭朕承祖宗洪基爾服大寶早夜思維銳精治理檢躬自惡親忠賢等稱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威福密結羣奸矯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年來誣讒不知幾許削奪不知幾許斷綱蔽日沉累彌天冤抑所積上千玄象以致星殞地裂歲祲兵燹不可謂非逆革所致也今忠賢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舒而詔獄遊魂猶鬱網籍譽髦未伸豈所以昭朕職新之治乎着該部院并九卿科道將以前斥官諸臣從公酌議宜採輿論有非法禁死備置可憫者應褒贈卹與褒贈應隆卹卹卹與隆卹其削奪牽連者應

復官卽與復官應起用卽與起用有事故捏職難結
家屬波累仇讎者應開釋卽與開釋勿致久淹副朕
好生之意嗚呼天道恢恢無奸不破王道蕩蕩有側
宜平朕茲寬結解鬱咸與昭蘇以後諸臣大家以國
是爲重毋尊玄黃之角副朕平明之治特諭十二日
戶部員外王守履疏臣于初六日具奸臣罪狀甚明
一疏內參崔呈秀四大可殺而及于奸黨陳爾翼日
升月恒之疏謂欲鉗天下之口使不敢言而爲呈秀
布置要津其地持大討考選言之詳矣尚未知爾翼
上天鑒何如而忽于大日接邸報見爾翼又有殺臣
得與會勘之局一疏臣不勝駭然以爲臣言果中矣
謹就爾翼疏聚之伏乞聖明垂察焉其曰得與勘
奏之局幸其可着力勘也其曰敬獻畫一之法以便
遵行欲從中把持也曰醒齷之夫似惡之仍實以輕
之者微其罪也曰冒無道之行遮日障天以并藐吾
主則無分曉之語不知爲藐先帝藐皇上而混
入褻貼之語也此可念于意中參之意表者耳至曰
將顯然暴白于天下雖曰多端未盡顯著明明謂未

體文

必有也曰必須無庇無私者謂諸臣參呈秀職罪無
証據也曰明白具奏一以取裁聽之皇上意將輕
擬而朦朧奏皇上也此不知呈秀以幾百萬金錢
許之而敢爲此說也試又以爾翼之言抑之既曰消
天大罪罄竹莫書矣尙得謂之將顯未盡顯無証無
據而更別尋証據耶此則爾翼不覺自相矛盾矣其
曰推勘不直窮到底無以服罪臣之心而定其案意
謂窮無可窮而罪案終不可定欲開一面于直窮之
中巧施其出脫之計也原與呈秀同一鼻息故章句
冠之以甲職見崔呈秀而不加一罪臣奸臣字則春
秋書子書人之義明乎以非邪非罪與呈秀也且他
人幾古蔽額禿而爾翼方頃見之耶黨奸乎不黨乎
其于處分諸臣既奉旨着從公分別具奏而爾翼
曰推官處聽公同斟酌是又將黨同伐異一手把定
就中意去意取于酌議之中暗行其阻抑之謀也險
役神奸犯人臣無將之戒矣爾翼謂二者皆得與聞
幸之也臣正謂爾翼得與聞二者深足爲憂必不能
泯神人之憤快天下之心也科臣段國璋曰右以應

秋勸呈秀是呈秀勸呈秀也何以持公道協國法哉
臣于爾翼亦云然也臣不敢多言以煩天聽惟就爾
翼疏一折之而爾翼雖欲不受亦不能辭矣奉

聖旨這本說崔呈秀罪狀明悉先行削籍爲民追奪

誥命侯會勘定奪。陳爾翼三疏自相矛盾。是非反覆。

着冠帶聞住。舊輔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

此非計部深文責陳杲猷殆甚耳。

錦衣衛接出

聖諭朕聞去惡務盡。萬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立之

「柳」

烟戒我國家明憲三載嚴詔大憲典至重也○

臣屢疏陳刊逆惡魏忠賢滔天大罪狀。迭已同參。竊

先帝以左右數勞消恩寵忠貞不恩益忘死

人分以之不得多利加恩寵恩賢不思盡忠報國以酬恩賜乃是恩直當古語律千恩非義報

國以爾思進乃這恩和黨作忌忌如損作威福難以

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戚如李氏

際日革奪至今含冤未雪願遇已封裕妃張氏立致

羣生雖死九原其目未瞑備旨擅將敢諫忠直之臣

羅織削奪慘毒備至痛心腹酷刑嚴拷誣捏賊私

立斃多命他若蹇謬痛于林下善良枯于立柳臣民

重足道路側目而奸惡身受三爵位崇五等極人臣
未有之榮通同客氏表裏爲奸當先帝彌留之時

尤復叨恩進秩無有紀極今賴祖宗在天之靈二

犯罪惡大第畢露朕心又思忠賢等不世窮攘名器

系亂刑章。將我祖宗蓄積庫貯。保固。珍異寶金。

銀財物。朋比盜竊。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迺爾本

當寸璚會梓宮在殯。姑置鳳陽。卽將二

衣衛會同五城御史親詣住所將家資葉印及連禁

等物盡數釐入官。逐件開列具奏。其原籍違式服

蘇州府志卷之四

金等項着落有司清查具奏如有隱匿等情許據實

併連坐亦不許株連無辜其冒監第姪親屬

俱發煙瘴地面永遠流軍。嗚呼大奸脫罪。國典用彰。

羅子粹青罪乞孚寺命十一月十二日

耶耶中聞應遇流寓自隸當窮室以長友以芳士

兩王三丁保申費吳志、廿八日、百人、我、心、月、

布在手可傷。蕭無恙不。料今日有殄溺也。自內外。

安毒以來海內居民亦以盛漢火盛熱必無旦夕之

生不料今日有懼呼也天許聖明龍飛纓震以智

六日以前尤溫詞雨露絕其睥睨之奸二十七日以後遂立齋雷霆掃其與援之路累年所不能去之大奸兩日間而束手真大聖人神機遠略非外廷臣工所能管窺萬一矣今昌言日納仕路漸清臣等惟有歌咏太平復何陳乞但臣本楚人孤蹤寥落幸以乙榜部郎爲逆璫所不屑斧鉞之人而先帝獨畱之日首惡權臣猶以私揭株陷註臣爲楊漣親家幾遭虎口然臣實與漣爲姻親進退維谷廷臣中多憐臣危臣者幸皇恩遠棄擬歸闕頂踵餘生得延今日皆皇上之賜也皇上不念在死諸臣則寧嗟口忍血以埃公論皇上如垂念乎則臣亦得知其略雖仁主所不忍聞臣固不忍言者也謹述情苦狀爲皇上陳之一日諸臣被逮之苦自楊漣二十四罪之疏請斬逆璫魏忠賢而海內縉紳之禍從此始彼時羣奸應令已謀殺漣苦無題目也復因高攀龍有參屬官臧私聽勘之疏而奸臣翻身入幕一手障天逆璫殺機遂至膠附而不可解尋且借題封疆而提騎四出矣漣身事三朝親受光宗皇帝顧命

輔先帝爲堯舜豈料直言未納而身已爲膏斧哉且漣在朝正直居鄉廉謹天下所共知一聞被逮郡縣震驚士民仗義欲奪漣而禁官旌德安城外衆集至數萬幾成揭竿之變道府開諭不能散漣帶刑具出城叩乞父老勿諫恐累族誅然後得解各州縣村市爲漣設醴祈禱生還者至數百處此就勳車士民送漣以萬計下至老嫗菜傭爭持一錢以贈漣官旌感泣爲具資設醴禱于關帝之廟河南州邑無不爲漣請禱自備資糧送漣至黃河者以千計而其八十老母及三千僅出城和訣猶恐見繫乃漣果不生還矣無端羅織骨化形銷望斷倚閭之老母冤慘至此漣安能瞑目乎漣行次許州有舊識吏部郎中蘇繼歐持名帖送飯一席遂被偵探尋以楊漣死黨削奪懼禍自經矣參屬官之高攀龍以被逮登舟投江不起錄此推之激變者不止一蘇州條毒者不止一漣臣所爲告苦者一也一日諸臣獄死之苦自楊漣被逮下鎮無司而諸臣之續逮者皆不付司冠矣借賦加刑因逮其焚楊漣之死體無完膚重僕驚散得

旨而後敢殮。又值暑月，屍供蛆蛆，僅以血漿舊衣裹置棺內。此則其受顧命，錮奸邪一場結果也。有人心者，獨不憐乎？門生宰相四字，尤激逆璫之怒。于是有發其貽策疏稿，而被誣殺者詞臣穆昌期也。爲友募賁許友結姻，而被誣殺者銓臣周順昌也。尤可恨者，太監李實一疏，汗賊數賢，俱至殺身。此逆璫威劫廷臣所萬不能得，而串同類腹心爲之者。祖宗朝有此法紀乎？累代培植之忠臣義士，盡冤沉于文網，天地痛心，鬼神泣泣。王恭厥者有之，豈非此希有之

此葉山東省圖配補

知府那雲
人字佐龍

但願助金，不願書名。恐一涉僭伺，遂罹顯禍。皇上以爲何等景象，何等威靈乎？今連老母住于城樓界，婦棲于客店，尚有未完之賦四子勒比地方姑爲虛數報完，冀全孤免族亦苦之極。况完賦諸臣有携族盡逃，海濱爲瘴厲之民者，諸臣之于有死于獄，死于途，爲盡號之鬼者，殺其身，破其家，復絕其祀，而乃邀反正之奇勛，開國公之上爵，倘諸臣忠魂不泯，得見先帝于天，當不知何如悔悼也。臣所劾告苦者三也。一日，往途之苦。自門戶林連如火燎原，不獨被誣者無樂生之意，雖陳列者亦無安枕之情。竟有被創奪路死者。如臣兩度入京，足前心，却魂驚，皆驚以臣一人之苦。亦可知諸臣之苦矣。三年來四方孔道，民間無敢偶語者，驛使停驂，即臥榻間無敢提一魏字者。身在京華，重僕往來，無敢帶一家書者。去國諸臣，典衣覓騎，蕭條很很，而一傳削奪門，無敢謂郊無敢饒者。雖師生戚友之誼亦蕩然掃絕。豈非道路以目之世界乎？臣所謂告苦者四也。一日，新進禁錮之苦。凡推陞題差株累被創者，諸臣已繼繼申

雪初令銓次起用矣乃有初列班行或未經授職遽遭承積者不尤可矜原乎臣嘗奉差吳中稔知詞臣文震孟陳仁錫姚希孟鄭鄞矜名祇行博學宏詞震孟廷對策內有旨斜封之語早爲逆璫所銜後疏陳日講遂爲逐客而鄭鄞疏陳留中恐有假竊亦并斥去程良籌中乙丑會試此未銜一命之士也當日參疏原無名何以借旨除名又非當官濫職何以永不叙用乎且聖謨洋洋謂分門別戶已非濫徵乃欲要路儒阻抑新進孝子無事親之歡忠臣無報主之略臣所爲告苦者五也一日廷臣被劫之苦自逆璫龍勢積重容氏又暗行恐嚇卽先帝亦且被劫至不能保官妃懿親惠文珥筆之儒無鐵券金章可護身免死而欲以家族易名節亦人情所難矣諸臣之留身事主守口待時不爲無意頃京師乃有三楊之號然昔裂裾而無益今止輦而有餘所遇之幸不幸也生祠一事孫如洲傳單一至諸臣恐禍無敢後者豈皆忠賢之私人乎臺臣所云疏揭一入家籍

沒而身盡粉其勛臣所謂啞子茹藥者亦實情也臣所爲告苦者六也臣言至此止矣抑臣尤有請焉今邊餉匱乏逆璫攘攫私第者自當還之大內但鳳陽蒙遣之日尚買布袋千餘所裝何物南來商民見其車載百輛驟載千騎此何非內帑積貯聞忠賢欲鑄河間彼造有神城萬雉第宅連雲恐以飽饑之魔爲負隅之虎是以重資借寇也臣請皇上次第繕浚并將原籍房產變價充餉亦足濟邊用燃眉之急消內外叵測之憂矣至諸臣含冤始末臣不能知其萬一但略述冤苦如此然伏讀聖諭一則曰借旨擅殺敢諫忠直之臣一則曰誣捏賊私立斃多命顯野臣民所囁嚅未敢言者聖明先電昭之矣今楊漣二十四罪之疏具在忠耶邪耶直耶媚耶自有辨之者伏乞皇上沛發德音將逮死諸臣免其未完贖銀釋其囚比家屬以慰天下臣民忿恨憐憫之意并將文震孟陳仁錫姚希孟鄭鄞程良籌起用聽選以彰大公之治太監李實與魏忠賢明正典刑以慰諸臣不瞑之魂亦前旨所云丕煥新猷之快事也奉

聖旨權奸竊柄煽虐慘毒異常凡奏諸臣苦狀朕爲
惻然逆惡魏忠賢原籍房產盡沒入官已有旨了其
逮死各官已徵在官既經奏報者該撫按查實解進
未完的都與豁免家屬悉與釋放所薦諸臣分別錄
用俱有旨了十一月十六日

劉故所稱有才人也逆柄之際乃能自全真有才
者此疏亦有快才說得出

通政使楊紹震疏兵部上疏九卿科道赴中樞會議

令罪臣汪化貞撫和酒廣衆議已定而呈秀云微我

上邊回過老爺選一經略帶出去方可九卿科道誰

不知之不日奏知皇上而曰回過忠賢惟忠賢有忠

賢不知有皇上也是不但爲義兒而且爲義孫也

從此而呼朋引類吳淳夫等盡收膝下矣從此而狗

黨狐羣張體乾等盡結雁行矣十一月十七日

錦衣衛千戶吳安國疏奉

聖旨逆惡魏忠賢及李朝欽縊死既而該縣相視明

白姑與掩埋其行李解河間府同籍及家產一併具

奏隨押內官唐昇着解來司禮監究問家人六十兒

店主驛夫審無別情即與放十一月十七日

戶部員外王守履疏臣又聞大臣中有五虎之謠而

真知者四卽崔呈秀李夔龍吳淳夫田吉皆爲權璫

之羽翼者也其一知之不真不敢誤列武臣中有五

彪之謠則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皆是

忠賢之爪牙擅開告許之門搜金輦下草菅人命寃

慘蔽天亦當重處以光朝政以快輿情不宜令其滿

載而歸享富貴也十一月十八日

戶部主事陳此心疏忠賢非一諫可蔽厥辜也况風

陽乃祖宗龍興之地豈是禦魑魅之所且密遼留

柵內外監皆忠賢素布心腹吳越又多亡命之徒

徒易爲煽亂萬不宜縱鯨蛟壑借虎負嵎也亟宜解

還與其子姪驛斬于市庶足稍雪枉殺多人之憤而

慰祖宗在天之靈乎呈秀亦宜速勘速逮毋令日

久機洩將國家錢穀轉匿他所至若外官之以交結

稱頌驟躋顯要貪戀清華爲諸臣所指斥者亦當俯

允其請遽自引退以風天下雖進易退之名節毋令

輕祖制而重與援也十一月十九日

補遺
有作此

國子監監生胡煥猷疏臣特謂巨奸當除而輔奸者不可一日容子 聖明之側輔奸者誰閭臣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是也 祖宗設立政府首端揆席予以票擬假以事權朝綱國是惟所擅當豈容漫無主持而聽寺人播惡于其衆也竊見忠賢弄權專政排陷忠良候爾通差官旂府拿候爾密行撫按提問候爾廷杖敢言之部郎候爾立枷無辜之貴戚甚至傾命重臣不踰朝而斃于詔獄者不可勝數時人心惶惑海內震驚內外臣工若有一刻不安并傳者多矣

卷八 一 計加

其位者而輔臣晏處其間不惟不能立爲匡救猶且揣摩意旨一味逢迎度其心惟恐一言相左瑞自召其禍故羣工荼毒怨憑而成矣黨邪害正若此而豈可一日容子 聖明之側者跡其噓連腹黨或以當該而遷部曹或以夫頭而位卿寺或以委官而任監督冒濫一至此哉猶可言也甚至借名恩隆爵其諸孽俄爾封公俄爾封侯俄而封伯借竊一至此哉豈可言也甚至尊忠賢爲厥臣尊忠賢爲尚公而詔布中外不可解矣蓋宦官乃朝廷之奴隸百

官通朝廷之臣子以奔走于宮闈者而與引異于殿陛者同一稱謂可乎且尚之義更不容竊蓋尚者無以加之謂也尚公之稱明與 至尊相伴歷稽前代惟周之太公望尊爲尚父此千古以來未曾有之封號以是而加忠賢其義何居蓋但知博寵固顧名義敢爲僭擬遂爾竊稱按其尊稱一念但知有忠賢而竟不知有 先帝矣黨逆無 君之若此而豈可一日容子 聖明之側者是論其罪四相不減

當申國憲 皇上嗣位之初睿注大臣亦以優容則四相自宜免官去國不待再討而無容觀望者也倘四相貪位難割必多方飾說自謂並未輔奸臣以一言詰之台鼎何地參知何事其與逆璫同朝數載正當猖熾之候錯口結舌並無一字指摘漸直等處題建生祠四相各爲撰述碑文稱功頌德靡所不至萬耳萬目共見共聞卽此兩端百口難辯律以縱奸達奸之罪將安逃乎今在廷大小諸臣如四相之輔奸者不少有難枚舉如當日忠賢竊柄諸臣贊揚之賸繁繁必歸功厥臣心跡顯露不問而知其爲逆黨

不立于此

也。此聖世之所不容也。如今日忠賢事敗，奸黨亦交章論劾，明明掩著于大廷，肺肝如見，欲蓋而彌彰，其醜態也。恐聖明之所不宥也。至若資俸原未及期，遽轉遽爾超越無端而進爵加恩，必非無因而至。奸不必他求，如請建祠之督臣張樸、史永安、撫臣毛一鹭、秦士文、王點、姚宗文、楊邦憲、李精白、郭增光、按臣卓邁、盧欽、承許其孝、劉弘光、黃憲、卿詔、佞奸逆、鼓惑士民望皇上痛加斥奪，直道雖自難容，清議豈因漸滅無故而黜受逐者，不待剖辯自明，賢不必信矣。

卷八
他求觸奸奸璫之輔臣韓爌、諫臣劉宗周、詞臣林鉉、文震孟、顧錫疇、方逢年、鄭鄞、科臣沈惟炳、郝士膏、章允儒、熊奮渭、臺臣王心一、兩間正氣四海具瞻望皇上特為簡用，先帝在位七年，忠賢憑藉靈寵，植黨誣正，事事恃外一忠賢擅專于上，百忠賢附和于下，幾成岌岌之勢。今諸臣之章奏具在，御前正邪之心術難掩，皇上一展閱而正邪立判，當舉當錯，裁自聖衷，黜陟之典公而明良之遇隆，臣不避斧鉞，不畏權奸，瀝血上陳，倘蒙皇上不鄙小臣，委

是

之言，式序在位，免相削奸，簡賢之事行而中興之謨可立奏矣。十一月二十日。

雍容劍履，到底是三日新婦，而煥猷代言之想，四相胸臆亦覺一開。

原任遵化兵備今復職耿如杞疏臣竊惟逆璫魏忠賢、非王振、劉瑾之比也。三四年來禮樂征伐生殺斥陟隻手握定，內府劫盜一空，私人徧置中外，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久矣。要其包藏禍心，籠罩一世，即自頌功德，建生祠，始去年冬舊撫臣劉詔繼潘汝頤而上建祠之疏，怪臣不肯呈詳，密商陶文取忠賢畫像懸在喜峰，欲以脅臣。臣門下官稟臣云：此趙高指鹿為馬之意。昨撫院及副總兵來俱五拜三叩頭呼千歲，今不可以不拜。臣叱之曰：天無二日，吾頭可斷，吾膝不可屈，已見其像，又冕旒也，氣益憤甚，半揖而止。文怒乃馳報，忠賢大怒，立傳塘報劉鳳翔一夜馳至遵化，勒令劉詔劾臣，詔遂不會總督及按關兩御史而特出糾疎矣。隨附密稟金盃玉器役忠賢忠賢賞鳳翔錢十千而出，告詔家人曰：老福翁甚喜遵化道。

建矣明日 旨下果遣驍騎建治嗟乎當是時臣豈

不知一強項禍遂巨測也哉第念詹仲連以游談布

衣義不帝秦秦兵爲却四十里孔融高志正氣以抗

曹操雖爲所殺操之睥睨漢家神器不敢動何哉忠

臣義士有以抗奸雄之心而奪其氣也以故臣慨然

就道視死如歸語云士可殺而不可辱孰知臣被逮

而臣之侮辱慘毒乃不可勝言也臣登檻車滿城官

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外臣子扳綬號泣臣以

輓擊馬首遂與永訣及入北鎮撫司則忠賢兩矯

轅轅野史 卷八 丁卯

嚴旨而許顯純酷虐士人甚于盜賊反叛臣皮盡血

枯筋絕骨盡展轉土坑者兩三月懸坐臘銀六千三

百兩需索甚苦臣田廬賣盡與馬毀盡冠帶簪珥書

劍無不變盡于是鄉親年友舊治士紳携金走問道

代臣完贖又爲職宛轉稱貸而臣乃得送刑部刑部

問臣大辟蓋欲以殺劉鐸者殺臣是時押赴市曹者

口日有聞命危朝露倖番之徒不時輩語臣之子侍

乃扮作廝役以避踪跡朝審之日尉較通衢文武士

庶莫不掩面酸鼻誰敢開口爲臣鳴冤幽囚九月無

復人形徐問臣家而家之伶仃蕩析愈不可勝言也

臣出遵化城時劉詔不容臣妻孥在倚僦居民室又

羈留月餘與衣糊口止餘一馬又令中軍奪去乞一

火牌不可得乞一步卒護送不可得少婦嬰兒顛脚

驢宿野店千里長途顛蹶萬狀臣里中訛言亦謂魏

太監籍沒臣家舉家之人獸驚鳥散以致臣兄先亡

臣妻服藥傷哉傷哉念臣身非叛逆家屬非逆孽何

槩被禍如此數欲飲藥佩刀又以自經溝瀆爲恥豫

讓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

轅轅野史 卷八 丁卯

懷二心者夫一往之痛易忍耳于死萬死以至求死

不得豈不痛哉幸賴 宗社有靈篤生我 皇棄去

古一大聖人不動聲色奸如脫距以訖天誅劉詔許

顯純等始行罷斥立九臺臣部署諸臣之請竟肯出

臣于獄准復原職 天語鄭重謂臣情罪可原謂臣

具有風節臣何人斯荷此寬典臣嘗攷國朝二百六

十年罪釋放者固多復官者絕少卽如先臣瑄不拜

王振誣以受賄論死及其解網亦放歸田里從容起

用我 皇上回堯舜以來未有之聖臣蒙 天恩亦

祖宗朝以來所僅見之恩也臣餘息殘喘皆我皇上生之矣不盡捐糜以報我皇上雖犬馬堪此我願臣所欲致者身也臣股體斷廢魂魄銷亡安能蒞官受事至于妻子待人舉火債主叫號其門而令臣歸家再上祖宗墳墓蘇息沉疴與罪孥抱頭痛哭一場亦人情之所必至而天心之所大矜也臣小臣不宜具疏控辭奈今方候補無撫按官為臣代題不得不自行陳乞伏懇 聖明始終擴好生之心憐臣異常痛楚容臣回籍調理倘不即填溝壑所以報陛下者日長矣 十一月二十五日

自痛自寫可涕可淚

原科李覺斯奏胡煥猷疏如今之胡煥猷一疏更可駭入心目者大煥猷第一乞應微士耳有何官守有何言焉辨論言之不當即使有當從來亦有以下士之微一疏而參幾大臣薦發羣臣有此輕易否以下士之微一疏而參幾大臣薦發羣臣有此輕易否此政體不若爾盡人而可以參論朝廷之是非則朝端之正官官何必設考選何必行彼亦將視朝廷為何地

亦是議論

耶况果真有風力何不言之于臺臣楊維垣未破此局之先傳至今日始占風望氣出位嘵嘵也竊覩此輩總之與陸嵩齡李映日等同一人品同一肺腑當權璫勢焰之時則用之須德建祖以結厚利當此言無罪之日則因而搖唇鼓舌以博名高麗國殊義國體輕朝廷莫此為甚使此風不懲日甚一日將來清平之世界又翻成舊陵之世界不幾大質義皇上一片求言初心哉

官守言責不言煥猷言之何罪能上疏若便能萬齡或有之但煥猷與萬齡等同在輦下而不與萬齡同疏則其能上今疏而不能為萬齡可知已

原任錦衣千戶王元善疏奏謝 天恩事奉聖旨朕念王安奉侍 皇考有年遭奸逆假 旨條殺已准復原官額名用示憫惻少慰幽魂耳妄居定策過骨官閣屢經參論亦豈賢瑞乃有王元善等奸

貪小人望風演奏本當重處姑且不究着五城緝事衙門將元善等併你貴家人九才等都舉回籍不許潛住京師致生事端如有不遵嚴行訪拏具奏事

十一月二十八日

御史楊維垣奏胡燏猷疏職更有說于此猷昨將場中硃墨兩卷宣不具在猷生平蘊蓄半腔熱血應畢吐露此時試一取而閱之如彼慷慨忠憤之語而予此忽發大難之端非諷非狂必有人從旁賄買之者似不可不直窮到底以破羣邪掀番之計職再取其所謂一虛心評之票擬失體惟首輔難辭其責何也首輔既不能與內爭而望各輔與首輔爭此必有所得之默然已先有部臣言之無俟煥猷之贅言矣

卷八

七

此何事也而問之是甚輕

建祠之議惟按臣汪裕之言最公平蓋作俑者罪自無辭餘效之者不過欲混一時間同異之迹耳職前疏不云乎在楊左之時以不參忠賢爲罪在呈秀之時以不舉忠賢爲罪蓋忤楊左者俱不能安于朝而忤崔維者併俱不能安于野雖所言不同而趨避之心則一也此亦可以曲諒者也

十二月初一日

只是去崔魏以爲已功又欲用崔魏所用之人以成已勢不忍現局之破壞耳汪裕之言何言而引爲最公平乎

吏部房壯麗等疏臣等會勘得已死罪臣崔呈秀人是僥倖心同鬼蜮巡方而賊私狼籍以致掌院露章之糾責緣而投附權璫遂徵意外賜環之幸念頭既已不正行徑安能改圖竊青衣小帽以乞憐五經掃地假義子乾兒以結契四維盡捐稱頌倍至呼吸潛通威福惟其旁竊矯託之上傳線索惟其暗提樞歸之內意假門戶爲陷阱而無辜波及者寧復玉石之分借助工爲標題而誣賊枉陷者誰憐意夜之誘私人布列重賄輦金若丘志充之六十元寶則擅權

卷八

七

納賄足憑如一單中而推十三武弁則懸秤賣官有據最可恨者身亦屬于毛裏貪叙座而忍忘母喪尤可鄙者念一嬖于媚優辱欽點而妄圖司閫且也身據中樞而使惡弟操兵權于重地心殊可誅總之首倡頌功以成其結交近侍之實跡罪易可追惡罄竹以難書奸彌天而更大不惟臺省交發其奸穢亦聖明深洞其微隱雖呈秀業已投環家貲盡爾籍沒似少快中外之心稍洩神人之忿但一死委有不盡其辜此律尚有應得之罪懇乞皇上勅下法司

按律確擬。暴其罪于天下。傳其實于萬世。庶足永爲人臣負國志。親通內擅權者之戒。十二月初一日

掌院露章。高御史大夫始開生面。曲突之功。曷可不酬。

御史賈繼春疏如右。御史李夔龍豺聲蜂目。猗賓蠅營。昔年楊茂春之彈文。已無完膚。乃鑽鈴與銓首。入崔呈秀之幕。爲之鷹犬。又每事先白魏忠賢。一如設堂之例。而冢臣周應秋者。曾肩屏息。若木偶然。于是忠賢呈秀之所欲爲者。則令夔龍推而用之。所不欲用者。則令夔龍推而處之。人但疑會推之升。何故就處而不知實變龍爲之線索也。太僕卿梁夢環。媚骨狼腸。如狼如虎。立朝無他能。止憑上本。追賊爲法。計居官有別徑。只欲建祠頌德作生涯。騰攝于回話。一番神昏于狡兔三窟。如熊廷弼業已棄街正法。賊罪深如矣。乃再疏坐賊。必至于殺其子。辱其妻。而未已。徒知逢迎內璫之鉅急。其如不孥之政何。又如張國紀。未聞有大罪惡。可罹不赦之辟也。乃世疏特參。且以未解丹山之穴。蓋抑藍田之種。爲疑端。冀以搖

內官劉銓
先年據述
時亦無此

撼中官。而途奸闖之計。此尚有人心乎。又有刑部尚書薛貞者。生平本非邪類。臣亦雅重之。無奈功名念迫。遂至盡昧其心。如劉鐸一案。可爲痛哭流涕。鐸之鷹犬忠賢也。倘其事果真。亦可謂之得惡惡之正。況其事易有也。皆奸弁張體乾之捏造。以希賞也。貞備員司寇。既不能引義以爭。又不能引退以避。始而不待時傳之千古。將謂乾坤何等時也。豈不慘動天日而冤飛六月之霜乎。又有大理寺正許志吉者。公廉任子。本不足污臣卑慢之牘。惟是呈身獻諛。拔釐追贓。以歛縣鄉官。卽坐本縣察院。捶楚本縣之民。且借璫勢。逼令本縣官走其角門。卽縣官素清勁。終不肯少屈。然而禮法蕩然矣。爲志吉者。方且于皇上前明具奏疏云。上公美意。垂于萬古等語。此可不謂清時之妖孽乎。若夫科場一途。本以取博學直言之士。乃本年秋闈中。各省直所出題目。既多媚竈之語。甚至試錄序文。竟爲內官劉銓之讚者。亦可歎也。且聞各場忌諱太嚴。凡犯中官字樣者。卽錦繡亦爲

棄置。可謂普天士子之一厄矣。又况順天場中如崔鐸之事。外簾固宜細核。而房考主考。豈有暗中摸索如此其捷。而可以脫然無累者。此皆名義所在。大典所關。不容不申飭也。十二月二十二日

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楨等疏。臣等近因監生胡煥猷疏論杜門省咎。伏候嚴譴。荷蒙聖恩。不即罷斥。再辱溫綸。兼遣寺臣宣諭。令入閣辦事。滄海微軀。過施拂瀦。臣等非有胸無心。激志感激。然而從來大臣被論。參者有矣。未有罪過深重。至爲縫掖書生所指。如臣等之辱朝廷而羞當世者也。其所以勉承溫旨。蒙而入直者。徒以決幾密勿。擬票私寓。尤瀆絲綸。漏洩事機。有傷國體。又枚卜未舉。揆地須賢。臣等相與計議。出完此局。票擬有屬。而後次第乞身。今枚卜之典已奉旨舉行。臣立極行且荷恩放歸矣。臣鳳來瑞圖國楨亦且藉于後賢。相繼求罷矣。然古人有言。太上不辱身。其次不辱名。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臣等若不傾倒吐露。尚爾躊躇含糊。不明負此四辱。以去。則臣等雖填溝壑。

終不瞑目。伏惟皇上少垂覽焉。胡煥猷以忠賢碑文責臣等。不能拒而阿意爲之。不如臣等實未嘗爲忠賢作碑文也。彼其食客遊士。能爲忠賢效筆札工諛言者何限。且假先帝之嚴命。索臣等官銜。臣等能不與乎。與之亦臣等之罪也。然以忠賢當日黨天之勢。取旨如影響。取裂土之封。不啻等閒。而謂臣等致惜其機銜。以櫻嵎虎之怒乎。至于擬旨褒贊。則亦往日一二文書官稱上傳使依擬票之一字。不合。卒令改票。甚則嚴旨切責。此事從來俱在臣未承乏之先。爲日已久矣。臣等不盡受罪也。臣等不敢浮譏妄援。即時皇上龍潛之時。本支則天子之介弟。名分則近屬之親王。捐租賦以佐軍國。此皇上之大美。而忠賢且公然懷之。又何論臣等矣。臣等票擬不能舉其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彼且操鹿蠲之整。以隨臣等之後。蓋彼不惟視臣等之去就。輕而視臣等之死生亦輕也。官閣之內。睚眦之毒。尤無不至。在臣等可知矣。且夫以去就死生爭之。而有益于國。尤若可爲也。虎狼之性。愈觸則愈怒。楊左諸

不從不
在此時
在此時
在此時

臣首犯其鋒忠義之氣耿耿不磨而三四年來乳虎
蒼鷹羅錙吉網毒徧天下去就死生之爭其功可見
于此矣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不得已徘徊其間冀有
毫髮之益于國則亦少盡臣等毫髮之心焉耳夫降
而不易白者心也明而可覆按者迹也皇上未察
臣等之心或略諒臣等之迹臣等向日求罷之疏亦
少及之然未敢緣數也今且盡言而無諱可乎逆璫
之銜恨懿安皇后也府丞劉志選承其意而誣譖
成臣張國紀當日有重處之傳蓋忠賢欲借為傾危
後者擊也
卷八
母后之端臣等爭之以為君之與后猶父之與
母世安有人子而佐父以構母者况原無間隙之
母乎志選所言非臣子之道也國紀乃得以回籍輕
處去冬承天守備太監李希哲有為忠賢告廟令
吏臣撰述功德藏之金匱之疏疏下之日有文書官
稱上傳即舉行是日臣鳳來瑞圖奉命分獻南
郊臣立極國惜爭之不敢擬也明日上傳改票臣
鳳來瑞圖再爭之不敢擬也事乃得寢孫如洵所倡
建祠四臣不捐一錢如洵以捐簿相恫謂不捐當得

罪四臣終不捐也惠世揚諸人臣等于講筵共以
皇極殿立告成宜推恩停刑為言忠賢勃然作色曰
此等大事誰敢言者臣等乃婉其詞曰所見如此須
借以上達聖聽耳是以有停刑之諭當時少陵
其詞則諸臣愈不免于罪矣耿如杞之逮也臣等有
揭申救講筵中復申之唐紹堯之及寬政也臣等亦
與有力焉陳仁錫之處也臣等為稱冤而不可得既
斥之後講筵中尚數為稱冤而此皆講臣所共聞共
見也款奴之策實出忠賢而盡委之袁崇煥崇煥之
捷實賴崇煥而盡歸之忠賢當時臣等不甘票擬中
借天語力持且以許款受欺又且以浪戰致敗崇
煥有札遺臣等深誦廟堂之勝乃圖解之後忠賢稱
上傳重處崇煥者至再臣等不得其故第費幾許
調劑崇煥乃薄以敘錄議耳如忠賢意崇煥當得重
罪今日談者不知當何如扼腕也黃山之案激變地
方忠賢尚欲嚴旨從事臣等謂如此則斬木揭竿
之事起矣以寬旨劑之事乃少定崔呈秀李養德
朱童蒙等之奪情臣等原擬未嘗不放歸也光宗

聖旨不可知之謂也

錄卷一百一十五

卷八十一

丁卯

臣等

實錄之重脩也忠賢蓋欲據諸臣之正論爲已功令
史臣有所撰述臣等約諸史臣無及忠賢一字今實
錄在御前可覆視也至于先帝大漸之後忠賢
矯有遺旨一帖婉然以忠賢爲顧命首此帖意
皇上亦當及見之臣等相與計奈何使先帝以
命示四海不得正其終乎敢一切削去賴皇上神
聖即依臣等所撰遺詔頒行不者寧不仍作詐傳
改票之故智必矯傳遺旨而後已也陛下龍飛
臣等擬登極詔書便以昭雪起用爲第一義而皇
上暫去此款示忠賢以不疑而嘿探此意卒收忠賢
于不測此則皇上神聖羣臣莫及然臣等之苦心
微意非徒聽其願使以隨忠賢所欲爲者亦可少察
見矣大抵臣等所委曲者往返套數之文而所維持
者實朝廷大體也其終不能得之者忠賢固深恨臣
等之逆耳即其間得之者忠賢亦未嘗爲臣等遜心
也其毒腸辣手往往環盡臣等閣中體面然詞林推
聖必由閣題如臣等年來所題無一免者周道登陸
從字汪輝張麗曾楚卿李康先成基命唐大章姜達

臣等

錄卷一百一十五

卷八十一

丁卯

臣等

元錢龍錫賀達聖劉鴻訓劉鍾英蕭令官林軒奏曰
廣胡尚英丁進莊際昌朱繼祚楊汝成閔仲儼馬之
騏劉垂寶等其餘紛紛摧折皆如風雨秋葉不可勝
數蓋俱以臣等不盡曲意而發毒于諸臣以相視殘
簡耳若每事必得其歡者何至是也故詞林諸臣雖
或久滯南中或久勞講筵或久淹林壑臣等皆不敢
遜缺推補而況于錮籍諸臣乎然而諸臣不以爲臣
等望者知臣等意出于保全而非靳于推轂也嗟夫
臣等不幸而當忠賢虐焰已成之後亦幸而當忠賢
罪惡貫盈之口不然亦且以臣等滿貫臣等未知所
稅駕而不免于引繩批根之言此臣等所謂仰天拊
心痛控籲者也平勃之值諸呂也伏仁傑之值諸李
也不得已而委蛇其間以效其爲劉爲李之意古今
人未有非之者而何獨臣等之不一見諒也抑非特
臣等也在廷諸臣如臣等吞聲忍氣以共襄昌期者
不少彼皆聞聖賢理義之言受累朝察養之恩豈真
塗面喪心甘爲薰腐所籠絡其遘晦養嘿之日正其
處心積慮之日也其真不肖如崔呈秀輩一夫作俑

毒流天下此穢氣所鍾而豈可盪滌天下之士大夫
不亮其待時反正之情而使倚交佐善喜關樂禍用
以造漢唐末運之釁以累維新之治乎皇上以龍
潛邸第之時推之在皇上爾時爲睿哲文明之治
思而在諸臣則爲曖昧不明之心事亦可悲也皇
上以楊左諸臣爲寃則誠寃也彼雖破家亡身經
陛下昭雪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等名行一遺點
污逢堯舜之君不能自白而隱忍以去則臣等心迹
不見諒于天下是以不避煩瀆之誅屢陳其匡救彌
信者憂勤卷八 丁卯
縫少伸毫髮補益國事之舉至于官銜之不得固拒
專擬之不得盡職其罪則臣等固撫躬知慚漢齒無
怨誰其鑒之則臣等心事亦可以對天日而不怍伏
惟皇上少垂一夜之觀曲賜洞察非特臣等之幸
亦天下士大夫之幸非特士大夫之幸使國家有維
新之治而無紛紜搏擊之禍亦宗社之幸也十二月初

大都欲人原之如李長沙然長沙當時尚使逆瑾
入其設中也故稍稍有救一分之功今却不能至

引狄梁公則太自矜誇矣誅忠賢者出自內閣耶
至遺詔不及惡逆一字亦何可抹殺也

儀聖野抄卷之八

儲菴野抄卷之九

古吳蔡士順孝來父纂

南吏部主事徐紹性疏。陛下知奴酋之逆我類行而數不利于中國哉。道路流言。僉以爲今夏奇捷。莫非鹿馬之妖。所僞而爲。奴等方以大兵東渡。授子朝鮮。安得又有大兵蹂躪我中國。奴酋長技在騎突。暑則蚊蚋嘍吮。水潦淤間。草棘蒙茸。故老奴數得在於我中國。必以春初。既云斬首萬餘。棄甲曳兵不暇。彼安復能興尸以歸。而一無首級可報。此以知今夏之言。奇捷詳也。忠賢以爲遼陽不僞言。功不足徵上賞。而且無以符賢臣義士之口。於時授意紀用諸。惟所欲爲。內外爲應。即表崇煥之不欲自以爲功。意可知也。崇煥鬱不得志。踰跟以歸。且不言終喪。言告病。恐以形崔呈秀諸人之惡。其情良苦。崇禎元年。正月初七日。錦寧奇捷。至此始點破。

吏科魏照乘拾遺疏。原任關內道山東僉事劉詔。孟承冠禽憤心性。惡既稔於三輔。綱難漏於六察。忠得之心太急。至以劉應坤爲叔父。以圓薦邊才。患失

之心又太切。至以魏忠賢爲義父。以圖謀八座。客光先是何縉紳。而金字扁尚見在乎其門。薦惟中乃一樂戶。而眷生帖耳自附於其黨。大開如此。小德可知。可恨者九千歲。是何等稱呼。五拜三叩頭。是何等禮儀。而俱以之事魏忠賢。是陞任後事。而訪畢存之。讀之令人髮指。此一官者。不父其父。而以忠賢爲其父。不君吾君。而以忠賢並吾君。當加提問。以儆官邪。正月二十日。

可作修贊亦行狀也。

翰林院編修倪元璣疏。臣聞操世不平。則陰謀之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宗社之靈。篤生我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軋健而妙于從容。大奸寔驅。椒猷颺發。天如再開。人若更生。生平以堯舜爲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爲佞也。臣又仰窺聖人無我。深厭門戶之名。異命重申。勳引人才。爲慮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皇衷自著。其公虛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復命入都。從邸報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列東林爲對案。一則

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爲邪人黨人將復改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何之首勅忠賢奏題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王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材高明之懷而或持論大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爲用者亦每多氣稟之偉才幹之傑其間卽不無非類要可信數而盡耳而其卑則又

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矣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衆之理數決無沉埋況奉恩綸屢俾耐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進學封疆四字持爲錢案雖或薄從滯被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爲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爲崔魏之異已卽可化牛李爲同心況乎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入自敗卽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勝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入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易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又從邸報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論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或爲大怪曠之相葉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維時與事大臣並皆蓄縮閉閣而曠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曠且不附況他人乎迨權奸表裏進陷太張曠以申救抵觸岬然投

讀其 陛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爲冠準復生
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累
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謀在橫不爲無謀
失事繫繫有從而當時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
論哉此橫之所以開筆也然廷弼不死於其
而死於局而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廷弼則又不可
後之人能殺廷弼而橫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
震孟並學強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於
陳寔王烈三月居官萬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
蔡興臣同年同官併擢其方嚴不敢以雁行相
而當其去國飄然聳身天際臣等自視則猶糞土也
有人如此雅謂千秋而今起用之 旨再下謬悠之
譚不已甚有加之高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
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
爲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爲
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庸
之誅司馬牛受向應之罰震孟何罪遭此橫議
絲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平臣所

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
主別白臣之論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
一時之是非伏乞 皇上以臣此說申諭諸臣凡于
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當存
形骸芥蒂之心要在公虛以消偏黨其韓爌雖廷推
未與而早奉鑒知之 旨何難 特命召還文震孟
俞旨已頒而既來不簡之言尚冀 溫文獎雪于
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抑臣又思
故憲臣鄒元標業蒙 賜旨優卹矣而易名之典似
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雙直類海忠
介宜令該部于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旌儒碩至於
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 旨拆毀者併宜令葺
復如故葺書院生祠相爲貞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
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部臣王守履以進言之急而
犯失儀之條 皇上慨納其言而薄鐫其級仰見
皇上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時經三月懲創
已深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矜宥召復原官則
聖度極于如天而朝儀亦因之愈肅矣
正月十二日

鴻寶此疏未上之先朝野臆聞俱有軫結得此疏而喉中欲吐者吐矣彼隻手又思障天者古辨愈抵已

刑部按

聖諭錦衣衛非法非刑慘酷異常允非盛世所宜有者遵高皇帝勅諭樂從焚燬卿還與各臣同心矜恤俾罔國無冤平明有賴正月二十五日

御史羅元賓疏夫人之以門戶起見者豈以門戶爲實相而不可消鎔者乎職先達門戶所自來而後破

其惑夫累朝以來無所謂門戶也自有東林者出焉聚徒講學思以激世自托非不善也然壇坫設而標榜起標榜起而依附生不肖者且以道學之名爲勢利之藪因而排異已因而侵朝權天下聞而非之於是有攻東林者出焉夫攻者攻其頗僻以借之大道可也乃與人則引繩批根於已則堅營固壘以彼爲我敵明以我爲彼敵又或自處多殺呼朋引類當攻人之時已開爲人攻之隙各攻各守遞勝遞負有自來矣至熹廟初年著舊登朝人仰爲祥麟威鳳顧

乃流品不辨比昵匪人納賄招權黨同伐異且宮庭秘密之間有事者尚宜處之若無何以借端生釁有意邀功使人得爲口實遂至決裂迨二十四罪之疏一出而觸怒權逆流毒冠紳其氣焰必欲摧折東林然而其盟主則魏忠賢也其羽翼則崔呈秀也其護法則五虎五彪也其皈向則依草附木貪位慕祿之徒也其設教則毀倫亂紀賄貨淫刑及僭竊冒濫之事也借要典之公議以洩其私憤執門戶之虛套以暢其毒心比之東林殆又甚焉能無敢手究而論之門戶者羣小所構煽而成者也愚依陋之陋東林之局也攻門戶者權奸所假借而成者也足魏崔之局非攻門戶者之局也政如海泡空華浮鑽結聚羣黨烏有而認之爲真實相若據必爭之勢狂縱莽共之仇職不知其解也茲賴皇上神聖奸逆殄滅世道於是更新然而所誅誅者逆猶耳罪愆耳所屏逐者脂韋縮朒之輩耳所懲創者不公不法之罪耳何與於門戶亦何與於攻門戶者事也而得無有欣欣然喜之者曰局可翻矣於是呼朋引類伏機設械以

圖報復者感也又得無有竊竊然憂之者曰局可翻
平於是思防其捲土挽其逆波以彌縫其間者亦惑
也正月二十七日

此疏識見似透出閭浮提外者得此議可出三
界

刑科曹師稷疏未有若南直所削諸者多至百餘人
而寬宥之大臣受禍獨烈焉其在死詔獄者竟未知
侵恤如何也忠臣義士相顧悲嘆以爲高孝龍筆後
今日而擊呈秀何啻焦頭之上客奈何其憂國之計
徒以身殉也然則順昌不與焉矣終昌不與焉矣
周宗建李薦昇職有宦官而身爲胥胥忠慮也思
在江南天何有於文震孟姚希孟等之寡獨而後
歎也二月初六日

高御史大夫曲突徙薪始得發明
編修倪元璐疏頃臣不揣固陋冒陳世界已清一疏
此臣原爲臺臣楊維垣而發也特以意存微議謹
含微致崇皇上責臣以不職臣乃惕息省愆指
無也既又奏釋聖旨務秉虛公一言非特察我臣

愚實足警歷羣衆維垣正人自負處其必無忤心及
接邸報見維垣有詞臣持論甚謬一疏辨折臣等
力則臣請先明前疏之意而後及維垣之折臣者
乎臣之於維垣非敢苛求之也誠以維垣能聚
上之明繼揚所修復而直糾罪愆又改鹽差而在
荷皇上之重任則凡一切轉移世道延覲草木
遊大通者非維垣誰望乃臣竊讀維垣不告諸
深評其不能仰副聖心是若與皇上相戾者
皇上之論則曰分別門戶建非
異爲同一則曰天下爲公而維垣之言則曰
黨能黨鄉黨皇上之於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
曰已着起用而維垣於爌於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
皇上之於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於方隅實有
未化皇上之於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於正氣
實有未伸皇上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於
是深懼維垣以城府之心坐聚成績所以冒昧有言
蓋爲皇上據啓沃者欲而爲維垣效忠告者大不
圖維垣之以臣爲其謬也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之

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泰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達及提問崔呈秀追匪成之。而李龍平且當時之議其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而未嘗不指之爲貪於廷弼也。特未卽西市之誅而未嘗不坐之以罪。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賢之窮兇極惡。積贓無算。而廷弼猶且稱之曰。厥臣公。厥臣不愛錢。厥臣爲國爲民。而何况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賤論初議止於削奪。豈不亦騎虎視之。而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於昔人之護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抵觸逆璫之抗疏。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爲非論矣。卽如廷弼一事。曩特票免一臬未嘗赦而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還。借此爲楊左諸人進賄地耳。逆璫初赦用移官一案。欲殺楊左諸人及欽上而以爲難於生賄。於是再行。褒貶改爲封疆之家。派賄毒比。此天下所共知者。維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

說。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標較與王之案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夫春秋書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耳。夫董狐不爲賣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清正著稱。臣不知其與冤死之周朝瑞冤成之惠世揚踪跡何如。而但知其以奉沈漢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而降削。蓋均之得罪逆璫者也。至以破帽策驢蝶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賞出於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數年破帽策驢之輩較之趙階。階級之傳誰爲榮辱不特此也。官保蟒王之劉詔何如極格械繫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而於是乎畏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嘆哉。至於批原告公祖之謫夫人盡能辨之。蓋當朱童蒙官吳時偶一犯難獄而其妻貧不能飲乞丐里中。震孟從衆助銀飲之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兩截人者以

其前牛峭直後半寬和耳若然其為要錢多祿則又是厥臣不愛錢之轉語臣雖新首穴胸不敢奉命也故謂都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正人則可謂聚講之念盡出邪謀必不可且當日逆會之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欲以誹學士大夫之口而後其無所不為之心自元標以傳學見驅而逆會遂以真儒自命學官之席儼然揖宣聖為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若臣易名之議擬人以倫土文成武

徐孝學

卷之

賦

文

武

以清文而元標安攘之能或還海島介直而徵監而元標寬大之度更優此為定論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此言正為人之甚真狂狷為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大皆任真率性為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煩不祠豈不咸賴此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於假及東林賢者之於名義盡假也東林已故及被難諸賢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之外又如顧憲成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為真

敘是不便異同謂可漢千古

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戍遣如越南星之真骨力真擔當其餘被廢諸臣不敢疏名以冒薦舉之疏而其間之為真名賢真豪傑者多有其人並以真者也即如崔魏之惡貫久矣使不遇聖明御極亦誰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時為頌德生祠解嘲而臣為非謂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為為不可異同而盡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為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

徐孝學

卷之

賦

文

武

以定貞邪如宋臣蘇軾之於程頤交詆為邪而兩太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多賢之而惟名節大閑一失道分霄壤夫名節試之於魏崔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當崔魏所恨肆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其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之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之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於此而別為中途

臣特不
立特不
立特不

亦士
猶先
猶先

曲解之喻將無不東不西半上南下之間是即維垣
所云鄉愿之屬也總之東林二字不當復言維垣胸
中不存四黨之見臣亦絕口不復東林之說矣總之
東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
其高明之樂不當苛舉其纖寸之瑕而指其為徒于
逆璫以首功反代逆璫而分逆璫亦為不善立論者
矣大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弊不可不宜舉
議不可不集堯舜之主必不可負英雄之績必不
可陳忠告善道之言必不可指為生心害政之說願
維垣之熟計之也臣鄉中之賢者亮節平心臣雖未
嘗與謀度其不可以為謬而么麼胡煥猷何至拾其
唾餘哉然而下士一言偶合豈必盡廢而反之古公
有師馬師義者惟是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則
必不可未以為經守之不失耳臣以維垣持議愈飛
不得不不再剖析要於就事言事此外雖有見聞不敢
旁泰一語二月初十日

極快處皆以趣出之真是吐氣真是解願試問宇
甫間何從發此妙疏則楊之前疏實為首功楊之

後疎游後無當所謂一字不能辨

原任湖廣道御史今開釋方震孺疏昨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奏達 萬壽聖節 皇上釋臣于獄而節奉

明諭 明旨者鼎鼎矣宋臣有言天地能盡載之
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
死中追天地而起父母則 皇上之于微臣是也臣
感激涕零已于正月初十日赴午門外叩頭謝 恩
訖例當 陛辭乃敢長往伏念臣係南直隸陽府壽
州人中萬曆癸丑進士五年縣令兩舉卓異蒙 先

帝拔置西臺甫兩月值有遼陽之變臣孤忠所激

自請犒師以激天下忠臣義士東向之意不意當事
巧借是題而擯臣于河西也臣延歷已完至前屯衛
造冊而河西失事雖事從屢勘如關臣部臣撫臣關
臣據耳聞目見無不錄臣之微勞恭臣之奇遇要之
臣既忝巡方遠不能效虞允文挽江左之戈近不能
如梅國楨底寧夏之憤此則臣之俯仰今古而無解
于良友之相規也惟是臣請告里居業已三載而連
瑞魏忠賢復矯 旨遣提騎逮臣雖借端于言官然

言官之意自平，逆璫之意自激，較若黑白，原不相蒙。止因逆璫過疑臣爲楊達之同誦，左光斗之同里，魏大中、之同垣，周順昌之同寅，揣摩風影，遂生怨毒。而別有私恨，則臣之巡視南城，特適大璫張輝劉朝先，後被人告發，忠賢曾遣內官求臣從寬免題，而臣竟據實奉聞。此逆璫傷心之恨，雖臣避弋里，居久已知其不免比臣逮至，忠賢又矯旨必欲加臣以死罪。賴臺臣韓國事王業浩等執律以爭，猶擬成擬，永成擬殺已三加矣。而逆璫猶未快于心也。究竟因劉鐸之供未野中。

卷九

事疑臣與鐸同爲咀咒，無端羅織而加斬此臣加罪之奇冤也。其問賊則按院紙扎新紅學院試卷花紅俱化而爲賊，繇二百四百而二千三千，新加至六千五百。此臣加賊之奇冤也。舊例刑部比賊五日一比，而主事湯本沛改爲一日一此，臣嘗辱至極，不但臣之家產盡，卽骨肉親戚之家產亦盡。海內友朋爲臣所累者，指不可勝屈。此臣比賊之奇冤也。至前年六月，月間不知何故而忠賢殺臣之意愈急，日遣東廠理刑楊寬等偵臣獄中動靜，又不時遣差役謁臣自

裁。臣答之曰：震懼曾備員侍從，必欲免殺，願見人主之詔。是時秋審已迫，于是逆璫始決意殺臣于市矣。講筵之上，朝閣臣合爲爭力爲解，且賜忠賢之怒。此又閣臣公疏可證也。嗟夫，臣之一身當逆璫之世，一刻之內，萬死勿辭，何止病葉危枝，且履空花陽焰。今日遭逢，聖主湯網，洪開生由谷之陽春，同白日于長夜，使入旬之病母，再見垂死之孤兒，臣惟有子孫孫朝夕焚香頂祝，天恩已耳。更何言哉。臣自被禍來，骨肉解散，親友絕交，三載區牀之上，自省坐平，惟有慚愧，設使臣不遭此異常磨折，決不能開關息影，靜照四十九年之非，然則豈惟言官之辜哉。比于生死，卽逆璫之毒藥亦同甘露矣。臣又何言哉。因思世間至苦者，無如離父母，因獄吏隻影自弔于桁楊三木之間，已受之如是，不堪想人受之亦復爾爾。則自今以後，凡逮繫禁閉等事，自非萬萬法不可假者，不妨入中求重中求輕，革轂之上宜嘗憐百醜之圖，綺羅之筵當永化光明之燭，臣願以之爲在朝諸臣規也。極縉紳之禍至臣等而極，而臣一一反觀。

舉皆自取，則稍輕而爲荷戈，又稍輕而爲城旦，豈遂無纖毫自致之愆？今既荷雨露之寬，宜永銷報復之念，若機作藩籬之固，使又種圓扉之累，臣願以之爲被罪諸臣規也。總之人臣遇萬古希逢之聖主，榮龍鳳者，定樹固奇，御鸞鷟者，竟夢亦繼，除却內四極格之外，一切升沉顯晦，所爭不遠，假使逆賊不通天，謫諸臣卽雙伏空山，得一夕安枕否乎？今日宜何如頂戴。聖主之宏恩，尸祝朝賢之間，開臣又願以之爲廢棄諸臣規也。雖然，臣猶有請焉：臣從獄中出，知獄中事，年來逆璫禍政最喜深文經厥術者，其冤苦固多，卽不經厥術者，其冤苦亦復不少。且思詔獄等在齊民得之甚易，而在輜紳得之反難，亦非法吏之平也。臣在獄與諸臣累言矣，倘異日得見天日，必以此情控于皇上。今臣既微，皇上之特厚其哀，負此心哉！則一切諸獄，不論厥術不厥術，似宜如前日科臣之請在京者，勅諭法司在外者，勅諭巡按盡數公審一番，以答月食之微，而信修刑之論。此又臣特于工督芻蕘之後，而哀籲于皇上者也。二月

讀壽州疏，其殆借地獄相作佛事者歟！御史張鑽疏竊惟聞官之惡，過乎毒藥猛獸，然不盡錄聞官也，皆錄一種無恥縉紳，附之而成，翼之而飛，而禍卒亦縉紳受之，逆惡忠賢呈秀表裏爲奸，厥禍衛恒已經宸斷處分，臣謂忠賢不能自爲也，忠賢特受人擁戴而還爲人喚使者耳，卽呈秀亦擁戴之，獲衛彰聞者耳，記臣甲子年初入班行，惟時權璫之勢已漸漸縱橫，然而未甚也，卽縉紳中有過內者，猶厭然畏人，知或有指其爲過內者，猶逡巡不自安，蓋變也。夫果懼禍，胡不托冥鴻之高飛，卽果觀變策，誠默齋晦焉，可乎？胡爲榆揚之不置，而稱述之恐後也？敢作新美之論，以飾解嘲之聽，愧夾日之忠，希博名之迹，諸臣縱不自羞，恐旁觀者已代爲之羞矣。臣請舉端璫之臣，而槩言之，有三等焉：其一等漏盡鐘鳴之餘，彼計忠賢得權之日長，而一身受用之日短，故苟可邀福於目前，不惜遺臭於身後，如劉志選等是也；其一等希榮干進之夫，彼見株守者循資而積俸，何如逕趨者一歲而九遷，如楊慶霖、李養德等是也。

其一等乘機報復之徒彼計威福撻（一）建則臣下
誰能妄干威福出自貂璫則么麼亦可私借苟可快
一時之意不惜去終身之防如朱童蒙等是也楊豪
蒙以兵科兼管工程得與呈秀朝夕密遇因投身忠
賢從來工部錢糧俱交節慎庫收放豪欲便已私
遂串合呈秀族忠賢更（一）祖制設立內庫數年間外
解及搜括捐助銀兩入豪之私橐者不知其凡幾
也且與呈秀此倡彼和祿爲差回御史催欠物料之
議使其議果行處處皆黃山之續矣大臣王永光因
變直言正老成憂國之苦心乃豪蒙自陳一疏若怨
若慰且條而同卿條而司空條而官保卒邀（一）洪福
拾美蔭而去真漏網之鬼賊也李養德亦是已未進
士躡躡尚書晉秩太僕有何品望而速化乃爾不過
拜忠賢爲義父奴顏婢膝以承歡又日伺廷臣之駭
辭以報之東廠而肆其菲義則不獨爲忠賢之孩兒
而并爲忠賢之番役矣又何怪其忍心悖理毋死不
奔從乎若朱童蒙尤異焉童蒙初亦依附有道然亮
暗蘇松時暴戾貪縱江南土民終入骨髓巡撫周起

元懷實料秦職自應爾旋奉 旨責起元以排擠抗
違而鑄其秋 皇上試觀國家自設官以來有巡撫
秦一司道而削籍者乎此非有通天手段何以至是
蓋起元曾疏救楊美以此開罪於李實童蒙爲起元
所奏快快不平遂暗通線索使李實諧之忠賢而起
元罷矣厥後李實又有欺 君蔑 旨一疏秦起元
并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等
六人而起元逮矣聞李實在杭州時屢向入暴白以
出疏原非已意乃他人做就追之具奏雖未必出自
童蒙之手然李實秦起元於秦童蒙之後不可謂伯
仁非韓我而死也不然何秦呈秀者殺而秦童蒙者
亦殺也更可鄙者童蒙以媚璫而得巡撫復因巡撫
以媚璫延緩何地今時何時不聞選將練兵惟以選
生祠爲首務至引律奪情冥然罔顧倫理又禽獸之
不如矣童蒙必曰忠賢欲爲呈秀地也嗟乎岩壑重
臣數年捍圉尚不難奪其應得之座而立文守綱何
獨忘之一童蒙必與呈秀養德而並留也伏乞 皇
上赫然一怒將朱童蒙李養德楊豪蒙亟賜處分至

劉志選者薰心事瑣側身近聞羅織 皇親離間

官闈已犯無將之戒難違不赦之條宜勅法司依律

擬罪臣非苛求四臣也去惡務盡行法貴乎四臣不

處不惟國憲未伸且無以服處諸人之心矣若李實

一疏而殺多命且激變吳民幾成大禍罪不在忠賢

下并勅法司徹底根究原疏出自何人庶奸黨無祭

閃之地而新政益光矣周起元盡忠一怨忤增受禍

被逮之日漳人士相顧墮淚至橫坐以十萬之賔令

其妻子流離戚族驚逃尤爲可憫乞勅該部從優議

優奉卹典

恤他如劉弘化梅之煥程註等皆以楊連龍廷弼故

誣多賍今梅之煥程註已蒙 恩超豁則劉弘化之

賍想亦浩蕩之恩所必有也 二月初七日

語都可以截錢真是錢案

刑部疏接

聖旨萬燦冤死堪憐這解到誣生銀三百兩着原解

領回給還家屬以旌忠直 二月十一日

禮科給事中聞可陞疏酌議起用之 旨不一而足

銓臣用是發一訪冊遍爲諮詢期於得當豈非體無

遺無溫之 旨哉近又有 旨謂往年起廢不無冒

濫可見 皇上於起廢一節至切亦至盡也職愚以

爲此番起廢亦略與往年不同何也往諸臣中之廢

者或以黃髮示懸車之高或以恬退航烟霞之癖或

以羸弱憚執掌之勞或以論列伏歸休之地故當訪

其年力譽望與居鄉狀耳而三四年之廢棄者皆遭

崔魏之毒手也彼其人皆端方直亮秉正嫉邪寧不

顧功名身家而必不肯阿附權奸故崔魏街之遂橫

加陷害不問生平不分玉石莫不坐以東林門戶之

名色而株連受引備極摧殘諸凡慘死者已不能起

九泉而肉白骨矣今之所存者皆杖殺槌擊之餘也

其骨鯁介操之致已昭然在人耳目尚何訪哉職前

疏所稱先擇其力泰忠賢及題差推升削奪諸臣早

賜蒲輪速還原職者正指此也 皇上亦以職言爲

然煌煌 天語豈非憫其無故之淹滯欲還諸盛世

之人文乎知銓臣早晚啓事矣惟是在魏忠賢與用

事之時先經罷免及曾爲撫按所糾劾又如初魏

忠賢嫉使擊排善良後無當於小人無常之喜怒亦

遣斥逐者此自當徐爲商確不得混而同之也若毫無分別一槩以訪冊之言爲據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心心有主噪噪爭鳴愛憎互出毀譽并存瞻恐意所欲與將以掄揚之口爲推轂之資意所欲抑將以吹毛之求爲下石之計彼孤踪寡援之士終無瞻天就日之期矣不亦虛起用之屢旨而負憐才之聖心乎二月廿二日

初聽魏忠賢排擊善良一段妙如此等人亦望起廢亦有人薦引之故點得極妙

舊事錄

卷九

紙張

御史張養疏蓋起廢一事原與遴選初進物色方新者不同今日起廢又與註誤多端歲久易混者不同自二十四罪之疏上其後逮問遣戍削奪諸臣雖借端用內各不相同就非件意逆端爲異已驅除計者此卽諸臣本末何事過尋本末卽諸臣各有本末正不當以逆端所定之本末遂爲諸臣之本末當事卽爲慎防之端亦當防其後來被棄之人而不當防其從前被抑之人蓋逆端愈氣方新爰除任意一時忠良觸忌承禍自無可疑其後固有委身奸黨助焰肆

惡或權聞喜怒無常或本官蹟跡昭著或宵人誣相排擠以至逆端厭薄其人因而斥逐如曹欽程輩間亦有之不過數人二月廿五日

止爲剔出一曹欽程面日費此數行然欽程而外尚有其人

都察院等衙門接出

聖諭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人臣守正奉公交通最爲非法朕覽大明律一款凡諸衙門官吏若與內官及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泄事情貪緣作弊而挾

舊事錄

卷九

紙張

同奏啓者皆斬妻子流三千里安置祖宗深知淫亂之原邪正之辨以此爲後世臣子鑒戒至爲明切昨逆惡魏忠賢崔呈秀表裏爲奸把持朝政變亂祖制貽禍生靈業已喋誅以抒臣民之憤自後大小臣工須知各守職業各效忠誠本宮招權納賄之私心何必巧官別實共矢特立獨行之風節自可上結主知居高聽卑朕方廣開於明達踰階歷位爾宜自衛其身名倘有敢蹈前轍交結作弊者甘爲禍始罔顧玉章朕必究治斷不姑息仍許科道官不諱實錄

泰治務醒積習用肅官箴爾等俱欽承之特諭

二

六

御史高弘圖疏魏忠賢亂政竊國種種謀爲的屬不軌黃袍一加指日可待廷臣但指爲寵奸耳獨皇上暴其罪狀名曰逆惡從此凌遲戮屍頒布受書亂臣賊子之案始定五虎五彪怙寵挾勢毒害忠良法司初悞從未減矣獨皇上列其顯惡勅用重典從此論斬遣戍明著辭詞而黨亂臣賊子者之案始定雖然虎彪等之於逆實不過陰竊名號決裂防維殺人媚人違千秋之臭而止若夫傾危社稷搖動官闈鎮稱權衛之干戈爭作反叛之羽翼曰劉詔曰劉志選曰梁夢環此三賊者惡質浮於虎彪而天討未加此忠臣義士撫膺泣血叩首九閭請尚方之劍而不能須臾緩者也益詔之極貪極淫極媚極險經議臣交章糾彈已無完膚最可恨者鎮鎮何地以天子之憲臣於忠賢喜容之來呼九千歲行五拜三叩頭禮非以倡逆九邊使效尤而舉事乎又於去年八月廿一日聞先帝彌留遵化教場點兵三千應

將領盡用私人卜文煥朱來等精甲良馬一一忠賢頒賜而蕭惟中領塘報家丁直接都門岌岌平奪席而踐之明乎時哉弗可失若非有大聖人出焉內應之謀一成遂同享富貴非詔而誅此其逆惡甚於虎彪否先帝雍雍在宮原無驪姬褒姒之寵因逆璫妖嬖表裏爲奸凡魚貫以進者苟非忠賢之所賞概行殘害如聖諭所云章奎成妃裕妃自盡者天下莫不切齒究也謀孽中官憚皇親張國紀在外百計中傷志選夢環實謀焉以故連章糾劾天子不得庇其外戚母后不得全其生父若一旦易后之謀成而兩賊遂爲元勳矣華歆代曹操勒殺伏后恨不過是此其逆惡甚於虎彪否以甚於虎彪之賊薛偶當大計拾遺付詔於考功法蓋謂官箴壞於作道之時逆跡露於開府之後提問遺賕猶屬輕典不意改爲聽數以至志選僅與潘汝楨同削奪夢環止與倪文煥同遣戍夫罷斥之法爲人臣不能盡職者律耳世豈有安忍無親中官開以不測之禍而猶得比於人臣視息天壤間乎世豈有呼嵩稽首舉兵

卷九

成源

天

從賊而猶煩徐勣者乎。則閣臣模稜票擬非所以爲訓也。項見邸報建祠諸臣盡入白簡勢必令自引退以謝衆議。若果強項有據彷彿耿如杞之一班者。職敬之慕之。安忍埋沒不表而出之。一曰知府王堯民始終不爲崔文昇李明道等仰面屈膝而因致吳濬夫奏論。一曰道臣梁廷棟方當上梁祝釐之候而拂衣終養。凜凜風節令人心折。一曰縣令毛九華亦以不肯呈詳建祠之故而劉詔凌倪文煥泰之曰傲彈文非華家乎。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惟皇上

擊其三大賊亦心服

禮科給事中閔可陞疏自逆璫借竊國柄牽絆者身九死諄附者一歲九遷於是乾兒義孫爭先獻媚二三年來稱功頌德倡和建祠者幾半海內除臺臣傅光先所劾外據職所知者尚有數人敢爲我皇上陳之。創建三祠者李藩也。聞其天津河間真定等

我表碑
重何至

處倡率士民攫金建祠上梁迎像行九拜禮呼送歲日中真不知有君父矣。創建兩祠者李精白也。三王之國不行迎送而德州建祠親詣上梁何其悖逆如此。且迎忠賢金像旂幟上對聯有云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常明若居然以忠賢爲天子者稱頌何忍至此極乎。乃若毛一麓之建祠於應天與潘汝楨同一作俑姚宗文張翼明之建祠於湖廣大同皆爲害地方至朱童蒙延綏建祠用琉璃瓦劉詔薊鎮建祠用冕旒金像吳淳夫臨清建祠毀民房萬餘間河南建祠毀民房一萬七千餘間江西建祠毀先賢濬臺滅明之祠諸如此輩上得罪於名教下播惡於生靈處以不赦之條當無同異者也。此外職未的知者尚多獨不可引退以謝清議乎。然邪正不同爭建者固多而剛腸勁骨堅執不肯首事者亦不乏人。職鄉陝西省城鄉官生員無一請建祠者豈非馮從吾節義廉恥之教所漸磨者深乎。內有一二武弁倡爲創建呈撫核批行會議而強項之知縣姜兆張力寢其事陝民之受福宏矣。至如

要知縣王爾玉借端延訪賍事挾其子索邪裏帽掛布古董等物稍不如意嚇以嚴刑致延訪長男自勿於獄及廷尉妻赴縣堂稱冤復將二婢去衣責四十板天下有此貪暴之吏乎至若德安知府李行志爲楊連賍事設印信條簿且作篆篆文不避時忌應由知縣夏之彥領家捐俸以助連懸坐之賍而保全其妻子爾玉視之當愧死無地矣職又思逆增用事賍獻媚者爲國龍計諒日不得已也今聖明在上邪正業已分明而尚有譴誅鄒元標馮從吾之李中五非字密間一怪事乎鄒元標馮從吾之理學與楊連之節義當並時爲一代斗山豈容輕議今其骨已寒其冤尚未雪中正么麼邪類乃敢出位妄言橫肆誣毀必欲使逆增存子而孔孟無從乃爲奸人報復者計而自干名教不已甚乎至若起廢一事職前疏議實以泰科逆增者先與起用已奉 屢旨而數日來會推卿貳尚多依附稱頌之人則今日局面亦難確知矣其曾經疏薦之沈惟炳劉懋皆爲教場連力來忠賢者且淹其啓事本一原官尚可望哉 聖主

陽而羣陰尚熾願 皇上深察之也 三月初二日言下快哉建祠諸人亦可補竄疏之未備戶科汪始亨疏自逆增煽煽縉紳不肯一流不獨爲禍且欲徵福引羣去忌而下水拖泥礙不敢謂虎威而外狼奔豕突也有等機跡未甚昭彰才具猶堪訓練正不必苛繩示刻卽彼等邪今正自謂轉關甚捷不知已在我 皇上治化內矣惟瑕瑜互參是非所持如掛彈章可議而奉逆增意借題殺人之彈章又何可原摧折可原而先爲逆增之所敗後以服彈章折者又可議 三月初十日三項議論恕與嚴並行矣南吏部主事臧照如疏伏睹卹忠起廢屢屢 明旨竊思卹以彰 主恩止慰九原冤抑謹以定臣品實垂萬世型模用舍在諸臣係一身之出處猶輕是非在天下關百年之顯晦甚大以卹忠論頃楊連待恩出自 聖斷通國領手稱頌此外慘死如周順昌高攀龍魏大中周起元左光斗李應昇等並蒙 聖諭分別褒卹矣第二三項德大賢士林泰山北斗者

一世趨而所關非藉易名華表何以鼓舞人心撥轉
維新世界職謹採輿論得應益三人鄒元標高舉龍
越南星是已元標幼權相張居正奪情幾斃廷杖立
朝終始一節闡道淵源正傳共仰儒宗獨標臣節鑒
龍抗疏忤時諫典史幾三十年講道讀書潛心二程
性命之學晚歲始出采芝起首幼從呈秀旋被誣陷
自投汨羅觸邪慷慨詢足天恤忠貞就義從容允徵
學問得力南星秉正執法爲昭代第一考功迨陳統
坡簡按正人謝絕餽遺近遭崔選恒構家破身殞
萬世聲華千秋遺思崔魏擅柄時使三君子特得
大秉鈐總憲豈坐視濁亂至此職查大明會典應
大臣節概爲朝野具瞻公論允服者具請謚號王賢
久協公論乞勅下該部議覆於文清忠介節愍諸謚
中酌擬二字以候 聖裁當此專心波靡之後借此
鉅典判是定案使曉知 聖衷加意名碩耳目聳而
頑懦立振準的定而紛囂自消固今日作新第一義
也以起廢論卿貳如李邦華孫鼎相詞臣如姚希孟
錢謙益科臣臺臣如許譽卿吳桂侯恂劉芳部臣如

論史鑑

孫必顯鄒維璉徐大相華兄誠並著風節多列薦紳
獨二三孤芳爲時論未創者如劉宗周首劾客氏懇
忠賢幾致廷杖傾閣臣葉向高救獲免嗣轉光祿丞
時通籍逾二十年猶嫌速佞引疾求去後升通政疏
乞骸骨疏中以達禮退義隱諷當時之主寺人者竟
忤當創奪海內推清介第一流今未聞言及之且有
議之爲鬼域者夫宗周而見茲也彼有靦面目者顧
反得自命爲人耶孫慎行清修介操昂望昭著乃闢
謠冊中欲創其俗至不得與么麼李可灼並存賴在
力爭者始得附載文震孟疏薦鄒元標忤當簡除使
加削奪近猶有苛繩者三臣本末昭然乃爲異同職
不能解也况總論泰劾崔魏當錄泰劾之最先者乎
之禦盜者必以盜初入門冲鋒被傷爲首功又譬之
許貞婦者必以初批卽拒守死不從爲真節乃近至
初處未暖林泉之席者先登啓事而首撰旌銘久經
丘壑之賢者翻費推誠輿論不下莫此爲甚且崔魏
借東林傾人今言東林未已崔魏借門戶銷人今言
門戶未已盜賊殺人之戈矛仍挾之以艾良善寔後

魏餘習一時未易湔洗耶諸臣中獨敢如犯太節不
獲虛中無我真可稱中立不倚賈繼春同時旁見聞
有同異近能散去咻域疏語持平可謂真能仰體
明旨者其他非職所知職未識公論之何時定也
十二

得大頭腦而出以持平

御史寧光先疏聖諭不云乎逆祠不潔材料不許
入紐門矣況以紆青掩紫之倫白髮皓齒之老所在
盡地程材鳩工此其不潔何如者竟敢立皇極殿
下豈祠逆而建之者獨不逆哉中駁臣者甚多不
置辨獨汪祿曰建祠在前到任其後抑知祿更有守
祠之請乎按其情若恨人居功於前已未積美於後
故又慎擇一守者之官豈知建者創於一時守者垂
諸百世其媚爲更甚也三月十五日

不潔之人之論亦有起汪祿如此而楊維垣尚善
其言何哉

禮部主事喬若雯疏夫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諸臣甘
爲魏崔乾兒義子子復有孫孫復有子瓜瓞綿綿而

滿在位豈非滅倫迷姓乎臣所知者則有劉志選梁
夢環劉詔張文郁智鑒白太始秦士文張訪八人餘
不敢言其所疑也除已經議處者不復贅如秦士文
巡撫宣府迎魏忠賢行樂圖則郊端俯伏乘馬前道
及抵公署五拜三叩頭一如接詔之禮此其人可忝
列冠裳乎張詒當崔魏朋比爲奸之時承風望前挺
身出疏早爲驅除從此被逮追詔死遣戍竟無已
時坊之首罪之魁也命償一命尚苦無此分身法耳
至於智鉅尤可異焉方爲諸生因南星及門高足薦
磨丙午復同兩胞兄及李桂共讀書高邑一年有半
新泰李標可問也及考選時窺見魏廣微與南星存
隙遂借爲贊開手一疏極口醜詆一則曰元惡再則
曰元惡且波及風馬牛不相及之候恪識著薄之蘇
松一差果屬次及乎畫牆榮歸不幸有老親溢焉長
逝且謀奪情不意魏崔亦我躬不問也痛哉臣風聞
魏良卿府中屏風書慶壽圖魏忠賢儼然高坐子孫
四懸於前標榜街名寫照傳神各爲其面貌几前跪
獻酒者題北城御史而不名考忠賢初度在三月三

十日則天啓七年春季巡視北城者誰乎讀書之人
何便至此臣尚不敢信其有當令該城御史公同查
勘如屬傳說何忍以莫須有壞人名節萬一有之則
當此起廢之際正苦人多缺少按圖而誅彼亦何說
之辭卽及寬政令其蒙面荒谷生爲魏氏兒死爲魏
氏兒於願足矣蓋不父其父是爲無親學羿殺羿是
爲無師中天二日是爲無君奉此三無亦何以立人
世矣三月十五日

本際一緊一鬆尤無成心二無妙

江始事疏維惟國家設立言官職恭重矣必已
發排處端正也而後可以糾人之邪必已之心事
落光明也而後可以摘人之險必引扶善類方禁
其而後可以絕奔競之風廣彙征之路又必出詞吐
氣寧重勿倚寧厚無刻而後可以平情宣滯培國
之元氣乃險媚小人毀禮滅義其坊央矣詰曲鈞
其心險矣錫異已而鑒之淵引私人而充其素其
刺刺創矣甚至以筆墨逢迎而使一方之山川蒙垢
遂至鑿削閭閻害不可勝言矣欣逢我皇上聰明

神武祗兇除佞逆瑣奸人明正典刑虎彪而下投之
遠裔逮行勘問無不發之奸也乃有三處投身百足
不仆慣出不通文理之疏大肆辱詈之鄉試錄序以
取悅於目不識丁之魏忠賢至今日月中天諸奸遠
竄而猶視首班行玷污青瑣如見任兵科右給事中
李魯生者職安得不歷數其穢跡於皇上之前乎
夫魏忠賢所以盜竊主權殺人爵人者舊輔臣魏
廣微授之柄廣微所以傾陷善良放開辣手者門生
李魯生之引其權此投身之第一處也魯生始見忠
賢之意忠賢欲棄廣微魯生遂亦棄廣微而竄入於
舊輔臣馮銓之門矣臣見先帝故卜有老成幹濟
之旨蓋謂老成閱歷深識力夙鍊而新進之人其
骨氣未堅凝耳魯生欲居銓之首功遂出疏云成卽
爲老而非老乎年幹卽爲濟而卽可以濟乎國信如
是言則魯年後輩卽當入贊黃閣而黃髮暗黃反當
就編簡之列矣如此不通文理之疏此是魯生長技

寧第執中用中等語爲臺臣徐吉所忤糾裁求滿澤
臺之廣大肆封豕之類欲不次起程某某即起程某
某是以長安有要官起問二李之譴欲逮某死某即
逮某死某是以一時二十七人次第就戮彼時茅山
人往來線索銓亦借爲魯生所薦此投身之又一處
也孰知逆璫喜怒無常少年探席不久崔呈秀於是
以美官白銀市吳淳夫攻銓而魯生飽颺飛去又不
肯事銓矣呈秀則其死友也魏良卿固其義兄弟也
京卿欲請托當青徐魯生卽傳之學臣李藩而居間
適休圖漁人之利其脏私狼藉行道之人皆知之此
投身之又一處也三處敗而魯生之同鄉官兵科左
給事中不勝呈秀淳夫等脏俱追耶而魯生之厚藏
自若於法爲不平於錫班諸賢趨踰指讓爲有玷爲
魯生者當思所以自處矣乃被泰歸詞又欲依附於
君子之林豈以投身三處爲未足耶想條從後背遠
廬主人諸君子鑒於前而其孰肯納之也至其典試
職經見上年詞臣方逢年科臣章允儒以五策暗入
時事而削奪魯生遂主於建迎又以止於不及時事

不足得逆璫之歡心於是所以後序大肆辱詈試
前言却以贊成而使之懼又誘哄職鄉後進而使之
效法乎彼不但衛岳蒙羞江漢流穢其於我皇上
楚材摧折最可憫惜之旨何大背馳也皇上憐楊
連之冤死羣臣共快而魯生序中晉連曰竊聖賢咨
豪隸走天下如鷲獨以爲連固忠賢所恨不得不罵
此外多士如林蒸蒸蔚起皆肅皇帝豐芑之遺種
數百年培養而魯生晉之曰楚士范狼堅於三刑楚
風總上捷於細腰夫多士亦何免而受此罪也然
臣不幸於連同時應當罵晉至於前賢如滕廉忠
宋主風藻千古齒芬魯生辱罵之曰楚所矜莊惟
顧宋來玉精神引夢賦雨橫風驟髮落眉眉子疎
詎條之感哀悼悲些之調變雅爲騷亦何足道哉
諱意藥喋厭薄屈宋恨不起上官大夫與之把臂
交矣若夫迫切多士今之股慄則曰矩矱在前斧
在後士將焉往意謂吾以蒼鐵臨之爾多士九十九
人寧不舍所學而從我乃其諛典職鄉後進使之迷
所向徃則猶可許焉彼不教職鄉以法孔孟亦不償

而教以學左史倚相掌誦諄教職卿學魯生其序曰
臣不必以楚衡楚而以臣衡楚亦不以臣衡楚而以
皇上之衡臣者衡楚臣體所欲言疏朝上夕報可
且褒論有嘉一則曰留心邊計一則曰苦心計畫以
是爲呼吸上還帝座之驗今諸士足步是趨夫職
卿即令不達古不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然
義路禮門童而習之亦何至瞻引盲趨甘學魯生也
職卿死者戊者制奪者受忠賢之酷止於天啓七年
而受魯生試錄之厚則無有窮鄉皇上愛惜楚材
天啓七年臺一昨三湘七澤之靈頓覺塵浮洗滌
煥燁天魯生亦何能厚職卿獨是子孫相繼皆知
生之醜則不能爲魯生解矣及見聖上浩蕩恩寬
魯生又改頭換面爲楊遠等上疏免職希圖施恩職
卿爲自全之地因依回留連雷次欲徵吏垣之長夫
吏長垣六頃之冠見人才迭退實攸關焉宜通身移
跡之人所可領袖職非不知初入班行亦當隱忍以
昭同類之厚道但皇上廣開言路起廢維新一腔
純忠亮節之英濟濟樞機魯生以醜類混迹舉世共

棄職又安得嘿嘿處此乞皇上洞照神奸如果
言不謬即將李魯生連賜罷斥仍勒下禮部將丁
湘廣試錄序命另爲改定庶言路一清職卿德萬
沾恩矣三月廿五日
疏甚劾節無懈可擊
御史蔡三謨疏蓋自楊左開罪遂增必從世心舊精
親廣徵合謀以殺天下之人卿職臺省一朝盡逐
取平日銜怨楊左諸臣避臺要津明使與卿爲仇天
知新進爲助彼時不言楊左諸人可殺取卿月可
誅必不能保富貴而都通顯於是慷慨應募各出死
力以一網打盡之心爲徹底澄清之說以天下之大
事盡爲諸臣之罪以天下之名賢盡爲諸臣之黨而
提騎四出撫按并提因使身亡家破子西父東見者
流涕聞者酸鼻可以已矣無奈騎虎之勢已成翻宋
之懼轉甚百計防閑強弩四出遂令朝無帖席之人
家無安枕之士職於此時察此輩之心非獨甚毒亦
良甚苦甚鄙夫患夫無所不至及不得不摧戴逆
以明諸臣之謬故譽言日聞祠堂滿地既已擬賢

此書附
卷之四
聖賢傳

聖將謂可君可師彼逆者安得不爲所欲爲則奈
竟無已時恩威固示不測雖素在那媚稱個中人者
亦或不免羣小益爲驚駭必思求當其心以成翼戴
之舉此年來殺人媚人欺君賣國之定案雖口若
蘇張將焉辨此一旦天開聖明如夜斯晝職竟甄
魁自當潛形乃山鬼終存使僞罪權權呈秀論死而
一時謂可以解嘲塞責矣其中布置榮威如陳爾翼
者正自不少必欲使楊左不爲忠臣鄒趙盡爲邪黨
死難家冤嫉使經綸之臣不得厥辭被逐題差會推
藉同登啓事而發諸單是舉主幾於威劫天下仍恐
逆者瞽目之餘習其故可知蓋以原被厭薄斥去者
自是個中之人可急引之以爲同調其會推題差處
者可歸罪於逆者獨是首被摧折者吾輩當合謀并
力以攻之而馴不及古言猶在耳諸臣若來吾輩並
去甚者舉王安之風影爲對案借李三才之舊帳爲
葛藤同市井白賴賴左右而言他必欲使千古上正
益爲通內邪黨一時媚媚者皆陳平周勃狄仁傑正
可相與比肩事主用待通候之賞或恐聖意猶格

身處年天
下復不知
有邪惡非
乎人心

旁觀未勝迷言澄汰已清紛囂可禁其意固欲結
下之口而蔽皇上之聰明也夫以四海之大豈無
一心知血氣之男子可爲皇上道破者蓋自逆
發難雖名役用諸人實諸人陰用逆者又各用之以
報怨爭寵不但聖還殺戮天下之賢士大夫而實壞
盡一世之人品心術甚於牢獸食人尚欲爲一定之
案相尋之獄永稱魏氏忠臣長作崔家孝子豈不悖
哉嗟今之邪媚縱能殺戮禁錮往日之諸臣而必不
能使匹夫匹婦旁觀清議不爲弔景仰解諸臣爲
即以爲不肯爲賊黨屬家必不甚於此輩之奸邪
成之世界卽往日諸臣不得爲眞賢亦何解於
之真不肖況由後思前執此術使益知往日諸臣
不易得若爲索垢等竊謂不可用曾事逆者之舉小
果可一日立於廟堂之上耶諸奸不悟方自快以爲
能阻塞賢路實已供成罪案今日尚爾當年可知人
心猶念天怒可知皇上天縱聰明知人知言無難
辨者職有數言以定近日諸臣之品行議論自謂不
謬請伏而陳之今當公逆昭明言路始還之日有

痛心疾首。喜見天日者。上臣也。洗心滌慮。任遇謝罪者。正臣也。改頭換面。文過飾非者。邪臣也。遲延硬作。把持結納者。奸臣也。咸時發舒。俾事較惡者。謫言者。明白直截。公正順理者。良言也。苟靡支蔓。舍近督遠者。悠謬之談。而譏佞之說也。皇上但以陳爾其之言。驗羣下之論。一籌九畧。何難哉。惟在皇上明諭諸臣。向來賢奸是非。及諸隱情。已洞若觀火。業將邪瑣者。改過自新。不得護短。鎔賢厚生。罵死。或輩金長安。或交通近侍。或煽煽惑過。餽混亂是非。如能財德。不生人心。可正邪說。自息。好久。勉之。人情。是。清。朋。於。寒。地。忠。者。顯。而。良。者。達。於。以。各。修。職。業。然。後。太。平。可。望。不。致。天。下。興。有。君。無。臣。之。虞。至。太。快。幸。少。卿。修。兵。科。左。給。中。事。李。魯。生。者。則。尤。肆。行。無。忌。敢。爲。邪。說。制。言。中。旨。爲。執。中。之。中。年。來。出。入。奔。走。事。親。忠。賢。親。廣。徵。馮。銓。崔。呈。秀。以。驅。逐。殺。戮。天。下。之。士。大。夫。長。安。謂。之。四。柱。家。奴。近。已。屢。經。彈。劾。其。人。忿。戾。任。恃。必。不。能。自。反。求。去。當。如。崔。呈。秀。初。經。糾。參。之。時。猶。曉。曉。置。辯。不。已。必。又。生。一。番。不。經。曉。聞。之。語。傳。爲。天。下。笑。

柄總之不可一日暫容以差朝廷而屏首世伏頭
皇上毅然罷斥仍戒天下後世之臣無如李魯生之
所行所言則人心幸甚天下幸甚
俱是剝出心肝之談
南京吏部主事蘇照如被楊維等慘死幾二十餘
雖許顯純手然顯純特行刑創子耳追考當年有
奉疏而後有逮問此輩皆達迎主謀之人願可
受其原罪具在姓名一一可查治彼人之
不聞於王安司禮之日猶猶兇惡使果通亂忠賢
不肯於忠賢擅柄之時首加劾劾此昭然易見也止
因傳應星傳忠賢之意囑許顯純捏應世揚青衣小
帽進見王安之說以爲出自汪文言耳然支言當時
實未嘗承認一語可遂捏誣爲成案乎今幸許顯純
現在獄同官吳孟明現在家伏乞皇上勅法司
顯純嚴加鞠審并起孟明至京令三面質對以爲通
內不通內之定案如係捏造即應昭雪若魏大

生員魏學淵父述遠隨棒苦萬里比父廋死竟一慟而絕志孝一門卓絕千古高攀龍誼脂投水逆璫猶加苛繩伊子高世儒復以父故擬徒古稱罪人不挈領父爲名賢既蒙優卹又可累其子乎一則孝烈宜旌一則株累宜雪皇上浩蕩因當不靳併及耳

前二款俱進一步論事要如此

南宸兵部主事別如綸減夫要典中所指爲姦邪者并逐逐者孰非今日之濟濟在位與詩書禮樂人孰非皇上許卹許爲節義之人竟爲在位已無不當之賞罰豈可仍執要典爲信史使典一變意有參差之是非乎蓋此典纂修於天啓六年正德帝虐焰盛熾之日彼蓋恨楊漣二十四罪之恭疏仇刺骨髓計欲指漣爲奸邪并左袒漣者樂加以奸邪之名而後漣等泰疏不足爲其累也比時中外臣工畏其始者方誇功頌德爲忠賢地史臣即欲不仰鼻息而聽臚指不可得但章疏特一時一人之論斷筆宣天下萬世之公在持斷者少有骨力當爲折衷之論

詳得男

何至今日朝野臣民痛心切齒於史臣之一日何謬也如言枉擊之近官似懷逆志言進紅丸之不慎不應賞奸言移官之當速慮有他虞語氣雖有少激而史臣必反覆誓爲奸邪其於恭駁者除凡其賢良別有深心外亦有本領不肖之人如劉志選等同聲狂吠乃字字奉爲龜鑑直使効忠君父者以保護少激之議竟抱不白之冤於地下且使有曲全慈孝之深心者亦爲不肖同聲所累而留不決之疑於世是何得不一爲商確而使賢奸各各分明乎如許顯純當時奉魏璫意指楊左諸人非汚穢然不可堪忍想其恐死招承豈是服辜之言而深文羅織絕非簡字之語顯純云所審漣等數人獲罪王章研審既真招承非枉此俱載之要典今顯純近奉嚴旨一則曰殘殺忠良皆出其手一則曰忠賢申爲心腹酷刑嚴拷誣捏誣私立斃多命而尚可以其愛書傳爲確論不一削裁乎如劉志選梁夢環邪媚惡黨枉抵中宮神人共憤志選疏稱元惡大憝如楊漣左光斗魏大中濁亂朝政而於紅丸末載志選一疏也

臣斷語中恨孫慎行抑之使不上今志選彥環等已奉明旨提問則罪不容於死而尚可有其疏為正義乎如崔呈秀今以附魏諸籍家戮屍曉然登其極要與結尾一篇則崔疏也此疏尚可存之而與煌燭天語相背乎 四月初七日

許顯純劉志選崔呈秀三人為要典眼目不燬不可得矣

工科顏繼祖疏以職所知有通內朥著自吐自併漸覺改頭而換面脂圖覆面以新雲至翰至陰為通內所共摘者兵科左給事中李魯生是也魯生對狼其貌蛇蝎其心諛附正人以護身捷走權門而永棄強詞飾辯其鋒其當然而他人之通內特昏夜乞哀魯生之通內則白晝公行矣他人之黨邪害正猶不可告之妻子魯生之罔法欺君則自形之楮筆矣當先帝之朝票擬不歸閣臣逮繫半出中 旨長安頃有煩言職猶記甲子冬間魯生明目張胆謂 旨不當中出而誰出甚至劄執中者帝宅中者王之說舉強附會以長魏忠賢矯竊專擅之惡而不知中

之中與中外之中之義判不相涉奈何離經叛道其心作名教之罪人 皇上試執原疏而問之魯生有以對乎天啟五年七月內魯生有懷枚卜重政本云疏云國家取相之額甚寬論相之途則臨中書一席地他臣曾不得鼓足而望焉獨有詞林一脉相傳差為後日推轂崔呈秀大拜地也又云詞林之內資序為重循資拾級人人覬覦焉得真才而用之且曰老成去者成即為老老於識而非老於年蓋陰為譴策焉銓地也未幾而三十六歲之宰相遂傳為得未曾有之怪事壞 祖制以市私恩引宵人而玷樞府皇世試執原疏而問之魯生有以對乎丁卯試差題者多被削奪獨魯生得 旨迅如影響乃試錄後序荒唐頗僻如屈宋文章千秋不朽魯生極口詆毀謂屈楚宋謫安所用之且洋洋江漢豈無春陵峴山之勝績歟願東之名流可采以入告而偏言楚士抱璞堅於三則楚風趨上捷於細腰其如灰彙餘之心喪 君父之心何哉若所云抒所欲言朝上而夕採可則亦小臣呼吸上通 帝座之驗此等語是明白

道破線索在手。取 旨如寄。不敬莫大乎是。 皇上

試執楚錄序語而問之。魯生有以對乎。魯生辨臺臣

徐吉之疏曰。崔魏既誅。嫉崔魏者泰之附崔魏者亦

泰之。魯生實自宮照傳神矣。四月十三日

禮科仇維禎疏。原任工部尚書孫杰壬戌之歲以給

事中倒轉。亦功令之常。而京堂之 旨。是何神術而

得也。迨乙丑魏忠賢逆跡大露。隨以中旨起大理寺

丞。未幾而少卿。未幾而工侍。未幾而官保尚書。豈果

資望助階以漸而驟乎。亦有別途之通合也。畏

知一時通內之人。他人皆仰崔呈秀鼻息。獨杰之所

欲至秀不能爲異。蓋由杰爲逆牆之腹心。泰逆瑞之

密謀。而其才智力量。又爲逆瑞所倚重。故以素稱乾

子的親而莫能爲之間也。現見雪消。固當與田吉輩

全。一提問。追賊而猶然聽其悠悠一去。錦衣玉帶。誇

耀鄉閭。擁其剋削之帑藏。以快意於歌兒舞女之樂

使人指之曰。此通魏忠賢者也。何以儆邪士而明三

尺平。四月二十日

孫杰與田吉輩。尤爲先道。

兵科彭祖壽疏。如今左鄺曹思誠其人者。始不敢參

列職狀以責 聖聽。但據其當逆瑞用事時。以同府

之因緣。爲當先之諛佞。凡河間建立生祠。皆思誠爲

之。釀金倡首。又聞忠賢籍沒之日。思誠或錦屏頌德

或金危鐫名。一切取媚忠賢之具。極巧窮工。但未知

可得 御覽否。甚且魏良卿締約姻親。希圖固結。所

以由幸卿而司寇。而少宰。而司農。一歲六遷。職崇

階勢如破竹。聖主之憂察乎。抑別有遇合。連化至

此乎。聞今之總憲。古之御史大夫也。在漢時秩祿丞

相。爲三公之官。與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而坐

爲三孤。其任至重矣。所執掌。則係 天子耳目。嚴紀

之。司關天下賢奸進退消長之數。思誠非有敎歷中

外之望。何以提綱挈領。而督率諸御史以澄清天下

乎。四月廿一日

曹御史大夫野固疑其何疎尊顯。此疏同乃爾

顯也。

兵科給事中林正亨疏。如江西巡撫楊邦憲。只知一

媚。絕無四維。稱功頌德。勝人所不忍聞之口。最可恨

者澹臺先生與周程二賢祠。吳人尸祝已非一日。程
意毀周程祠。爲瑯祠。大爲名教罪人。乃又并澹臺祠
費焉。且以麻繩縛澹臺先生像而毀之。狂悖喪心。士
類共憤。卽投之四裔。猶不足以謝先賢而平士氣。益
何仍聽其紆青拖紫。樂入里門也。四月廿七日。

侍講倪元璐疏。臣觀挺擊紅丸移官之三議。關於清
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
而其書不可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盈廷互
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官。爭挺擊者。計安神祖。生紅丸
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官者。環變於
幾先。爭移官者。持平於事後。亦各有是不可偏非。以
爲忠悃。則皆忠悃。以爲明見。則皆明見。此在逆璫未
用之先。奉小未升之日。總其水火。不啻填蔑此一局
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徵輩門戶之說
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
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
於先帝。猶夫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綱已密而
猶疑有遺罅。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

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秉正之
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
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
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
思。若夫翻卽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
已。夫以闡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
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言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
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至
秀可與張字敬比。賢悖逆。璫毀二橋。崔先帝。
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
宋神宗手制序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
將開。諱抄具備。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
人唾詈。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
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
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
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煒等之附。和希寵。不
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岳。劉
廷宜等。始則特立而不爲苟同。旣則矯挺而著其危。

節本末炳然雖有伎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
肅未訓則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
爲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偉特要亦原無
儒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朝駁之端
至於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言者丹鉛未下
斧鑊先懸美達元閣筆一噴朝聞夕還矣傷世芳吳
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繼其於什瑣諸疏有匿其全文
者有刪其已甚者書成而獄又起則天寧加醜詆之
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爰書者凡
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
一類萬節俱喪諸若此蓋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
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升方開漸化自應進
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尅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
而逆增之遺蹟一日不涇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
也伏願 皇上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錄存書板
盡行毀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
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纂信史凡關三案之
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

聖明御極爲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
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語新騰選佛之
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借於大道
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統關太
計伏惟 聖斷施行 五月初一日
說破要與始末而諸人之本末亦確
御史黃昌宗疏自逆增竊弄國柄陰謀巨測屏除異
已誅夷善良彼豈一旦而無忌若是卒由懷祿固寵
之輩阿諛苟容當先而達遂駭駭然有以鼓其奸大
喜功之心因以生其矯竊問鼎之漸幸我 皇上大
聖人挺生彼逆安排未定若稍後時日倖進之徒洋
律不已逆之淵視大憤尚忍言哉如寧錦報捷不通
雖奴解圍自遁非欲斬將奉旗猶有寸土乃虛張聲
勢命爵論賞卽朝臣一毫無與者皆升官蔭子賜帑
賚金溢至百餘人國家名器盡爲逆增收買心腹之
物然此距 先帝升遐之時尚有旬日雖欺罔擅行
猶曰畧勿之事誰敢與知或矯或否半屬疑揣至三
殿不日之成一叙尤亘古所無據昭示外庭 先帝

賓天之日乃八月二十二日叙功行賞在八月二十一日計先帝久已不豫此正大漸之時豈有安閑出詔之理縱曰彌留一息不肯以昏亂示人則不關此召我皇上付託大寶及命大臣申諭軍國事而乃諄諄以不必緊要之臣以爲大顧命乎此薄海內外人人所不敢信者也蓋逆此時雄心正熱向後步驟自有安排故預先竊命論巧結心腹蒙賞者大半非乾兒義子卽稱功頌德之人他日欲有所爲取之左右其手其心亦大不良矣今首惡既殛無翼

當職凡加銜升爵諸臣出自魏氏者皆魏氏官非我皇上官也恩與既失猶載偽器以立於我堂堂堯舜之朝此亦良心盡喪不可以稱人矣卽我皇上久已燭其肺肝惟不欲顯暴其罪狀曾傳諭加銜者各使辭免已於優容之中明示厭薄之意乃諸臣不自引退猶留戀如故甚至蒙面喪心操戈反何欲混於正人君子之流以固位者有之是欲自掩欺人以欺我皇上也伏望皇上大奮乾剛爲加銜偽官諸人勅令各各引退得自投閑庶清明之世不至玷

辱朝班五月初七日
偽官二字甚確寧錦之捷說到太工加恩側入愈見其僞

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皇祖皇考泊於熹皇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載之實錄自是光昭盛美乃復增三朝要典一書原不能於已明之綱常復加揚闡縱爾刻深傳會偏駁不倫朕無取焉可將皇史成內原藏一部取出焚毀仍傳示天下各處官府學宮所有書板盡毀

不行自今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才不以此書定進退雖是三朝原無遺議朕昭明前烈注意編纂諸臣各宜竭去成心勿滋異論務冀清平之治欽哉故諭五月初八日

御史任贊化疏天下不患有真小人而患有假君子何謂真小人居身於穢濁惡道而肆然無忌衆所交攻立見其敗此其爲禍猶淺也何爲假君子膺托於清澄法界而陰行不肖彈射莫加滋蔓難圖此其爲禍最烈也臣於今日得一假君子不敢輕言而實不

得而不言也。恐一不言而蛇蝎養毒潛滋。暗長一旬。發難勢難撲滅。彼其時卽百口言之。竟何益焉。夫假君子者。誰則改頭換面之楊維垣也。蓋究維垣出身。來歷與夫立身本末。原與魏忠賢作大護法而與崔呈秀並立。登壇互求。雄長於一時者也。惟互雄長。故漸成齟齬。其後之擊崔也。一則見勢之將敗。而奮身於局外。一則思天下惟昇爲愈。已於是殺昇。而其實學射於昇者也。卽以燕伐燕。遂可爲伐燕之非燕也。哉。窮寇之及高原。非出於嫉邪之本念。故軍擊崔而不擊魏。如所云忠賢公忠賢不愛錢。忠賢爲國爲民。此數語已足見肺腑。是臨岐鼓望四顧徘徊猶然不恐背忠賢也。發隱至此。石人亦將點頭不患天下後世之不信臣言也。雖然。彼時亦未敢苛求維垣也。竊意其逃墨歸楊。逃楊歸儒。出幽谷而遷喬木。夜氣之所存。似有操拊而不謂其答之反覆。旦晝之所爲。又違禽獸不遠。借擊崔之名。立身於風波不到之地。而其實陰護邪局。不肯正人登朝。恐盡翻前案。大露本色。卽如近日力阻舊輔韓爌之進。預塞舉正業征老。

法未特似
有也竟無

門捏作無稽之妖言。不顧舉朝之公議。明以此幾句鬼話。獨樹赤幟。以爲彼人之冤。又將覆雨翻雲。妙轉魏崔之後身。重造悔真之宇宙。說謊欺君。律有定罪。無端冒犯。意欲何爲哉。我皇上試取所造妖書呈進。御覽而維垣之說。說立破三尺。其何能逃夫以堯舜在上。凡有血氣者。誰忍輕負聖明。以自速鬼神之殲滅。而維垣竟甘心爲之。此其險狡陰謀。非區區爲一韓爌也。縉紳之所以饒饒恐懼。慮養病之。又發也。蓋韓爌之賢。長安走卒悉知之。憶昔正色立朝。力持於波蕩之中。獨感乎狂瀾之倒。傳天啓三年間。爌在揆地。彼時逆璫雖已狡焉思逞。而猶以嚴見憚。不敢放手殺人。迨後爌一去位。而逆璫遂如狼虎咆哮橫行。慘殺不可藥救。此其關頭舉朝共見。誰能昧其本心。至於紅丸一疏。定千古之是非。解滿朝之冤業。天下有不服其識見膽力者哉。卽能廷結一案。票以姑待不死。亦正爲朝廷惜生殺之權。非爲廷游地也。且廷游一人獨殺法。似有而實亡。此種苦心。烏容不爲之洗發。而且追贓三千。且杖死僕人韓。

三明以代攝之死。此其權抑慘毒。從來輔臣去國。未
有如此之甚者。是亦古今之大痛也。而維垣又於萬
死一生之餘。忍於入井而下石。以魏賊所不共戴天
之正人。竟欲禁錮其終身。且浸浸波及於善類。則豈
魏賊之身雖死。而魏賊之法猶靈。想魏賊在地下。必
詬維垣之無他。而始終信之為忠臣孝子。既為魏賊
之忠臣孝子。即為我皇上之亂臣賊子矣。此可
日容於堯舜之世哉。臣明知維垣之手段不可輕
擊也。擊之定有奇禍。然而國家治亂。否泰之關。與
緊在此。運之一着。勢必至於無可為。是以臣止知有
皇上。知有國家。不復知有身家性命也。即維垣用
大神通。連奸黨以殺人。如魏賊之殺楊廷也。亦何敢
辭焉。
五月初八日

筆鋒鋒利。字無虛設。然曰假君子。猶寬之也。不如
曰極真小人。

御史吳玉疏。夫今之極力攻之者。非逆魏耶。臣以為
忠賢目不識丁。當揚左諸正人。連章糾奏之際。業已
氣短使外廷諸人盡不從風。而靡則迫於公論。亦自

覓伏不敢動。雖百忠賢。何能為。無奈無骨之徒。倒身
投拜。竟以生殺大權。供手奉之。以修怨於諸臣。假邪
黨為題目。借王安汪文言為口實。削奪連繫。竟無虛
日。使忠臣之血化而為碧。清修之產變而成賊。追賊
則累萬累千。株連則及親及友。甚至秦晉吳楚之墟。
虛無人焉。而各奸復自誇澄清。以驕語於人世。以取
媚於逆璫。亦太慘矣。愚矣。後來逆璫之勢焰愈熾。而
各奸之媚態彌巧。有驅除異己。以取容悅者。隨有無
端羅織。殺人媚人者。有稱功頌德並稱。先帝者。復
有進爵加封。擬帝擬王者。有請建祠堂。請守祠堂者。
又有認為義子。認為乾孫者。有據慈癡慈不羞奴顏
婢膝者。復有拜行三叩頭。禮呼稱九千歲者。有以金
玉珠寶結璫歡心者。更有打金溺器。自書其名。金美
人書其妻之名者。嗟嗟。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無廉
無恥至此。極耶。幸賴 宗社有靈。篤生 聖主。震世
權璫。一朝正法。雖古堯舜之去四兇。何以加此。而
時共事諸臣。謂宜洗心滌慮。以副 聖主平明之治。
而何猶有未盡然者乎。請尚方之劍者。以崔魏為刺。

骨之談。而懷一朝之忿者。乃以崔魏爲修怨之具。輕骨不容之儔。以獲罪爲昭雪之名。而頑鈍耐彈之輩。却以獲罪爲護身之符。惜才爲心者。惜起廢以羅拔名賢。背公行私者。又借起廢以招攬邪黨。持精核之處者。以慎重而杜羣枉之靈懷。反覆之恩者。又以慎重而塞方正之門。是玄黃之戰。猶未歇水火之形。猶未清也。豈不負明時而羞。聖主耶。臣以爲宇宙共一虛舟。臣子皆有血性。一腔肝膽。自當付之修職。修業。全副精神。豈宜用於爭人爭我。至於以門戶三字。爲家乘。卷九

暗中挑激。多方布置。以圖番局者。正伎倆百出之怪物也。此等險詐小人。有目共見。豈能逃於。睿照。伏祈

皇上勅諭諸臣。將從前窩案。盡爲打破。今後意見。力爲洗刷。以報國念頭。易徇私腸肚。倘此輩仍或不悛。弄鬼態於白日。布殺機於清昧。傷我。皇上平

明之治。卽嚴爲處分。其於光昭新政。豈渺小哉。五月初十日

魏前魏後情事逼真

工科祖重輝疏 皇上首喪大熟。重定乾坤。同逆羣

兇。次第伏法。頗有賊賢之腹心。賊秀之羽翼。昔建牙。拔吻。爲陰雨之鴟梟。今改頭換面。作青天之魃魍。蒙惑亂聽者。職敢直發其奸。爲。皇上陳之。自賊賢妄竊太阿。逆黨共効死力。文有五虎。武有五彪。姓名的確。計日伏兩觀之誅矣。惟是五虎之首原係協理戎政尚書霍維華。今乃以崔呈秀易之。職質之通國之輿論。實有大謬不然者。茲呈秀先維垣而入幕政。如覓鬼之相依。附夷賊秀於五虎之中。賊秀有所不屑。維華先淳夫。尋呈身。又若衣裘之有領袖。置維華於五虎之外。淳夫等有所不甘。維華初以年例外轉。食

事。因與賊賢維系。至戚。首先應募。既逐楊左。當卽召還。主意造謀。發縱指示。搏擊正類。一網無餘。其昏夜乞哀之態。職不具論。卽其稱領功德。獻媚逆賢。形之章奏者。職記十有餘疏。聞呈進。御覽者不過一二而已。豈別有神。預爲蔽匿。抑尚留該科。而簡尋未及耶。皇上勅該科將維華章奏。俱各查出。則維華之肺肝。自當立見。至其探知先帝之疾。大漸瀟留。逆賢之叛。猶豫未決。於是謬爲讓。謬畧示異同。迨賢秀并

誅活口無據。乃又巧作翻身。工爲布局。而揚揚誇作。猶風節矣。假令維華果敢忤璫。則乙丑春間。尚是七品給事耳。未幾而卿貳。而官保。兩年之內。如取諸青。皇上試問維華有何經天緯地之猷。濟世安民之略。而速化乃若此耶。假令一去。遂爲風節。則曹欽程。馮銓固先維華而斥逐矣。今欽程遂當正席。統均而銓亦宜還探地耶。皇上大造兼容。素殺錄用。爲宜。盡滌腸肺。仰報。聖明。乃不勝膽悸心虛。西奔東走。以八座之大臣。而作佻達之態。舍六師之重。而侵。卷之八
封駁之權。其生涯只在儼然養交。其構陷止懷。威望氣。今乃不係省臺之交。薦不由卿貳之會。維寬。大理寺寺丞劉廷宣一疏。而居然出鎮行邊矣。夫。西交。驕虜戒嚴。是非元老壯猷。曷稱師中長子。乃以婢膝奴顏之流。當嚴關虎豹之寄。朝廷卽曰之人。然端昂長才。數倍維華者。政自不少。何至人人蒙其雲霧。而以疆場輕試於一擲也哉。職固知維華通身鱗甲。不敢輕犯兇鋒。而事係封疆。不忍緘默。負國伏與。皇上收回成命。別選才望。大臣星夜往代。天下

幸甚。宗社幸甚。至若五鹿之田爾耕。辣手兇心。草菅多命。伏誅西市。未盡其辜。乃猶寬之里門安享。如故。當卽爲解訊。明正典刑。以肅清逆黨者也。五月。初疏未上之先。朝野僉恨霍之驟閤。不意直截道破。無一字虛假支蔓。
御史黃昌宗疏。臣待罪。銜尺五天。甫於几吏治民。生朝常國。是見聞。頗悉。然尚有待於敷奏。未敢遽陳。特於邪正之大防。消長之攸繫。否泰治亂之大機。不容姑待者。故於連身之始。先奉以聞。蓋臣素性。中懷鬱憤。不暇逢迎。惟懷。別。乃於前。七日恭奏。竊。旨不可不辨。僞官不可不辨。一疏。其意以爲。當今大事。莫過於此。欲附於豺狼。當道安。狐狸之意。於本月初一日奉。
聖旨。這叙功冒濫。久宜澄汰。所奏加銜典殿工。無。者。都着查核。以憑裁奪。該部知道。欽此。臣思。前疏所指逆。藉擅行矯。旨多官頂戴。僞銜。故舉其叙功時。日彰明較著者言之。自始自終。通篇惟此一。事並不。敢以駢枝贅語混。聖鑒。蓋意原非糾冒濫也。謂冒

濫者固可誅，肆非冒濫者而授賞於此時，是誅賞之耶，亦非糾與殿工無涉者也。謂無濫者固可誅，即與殿工有涉者而命官於此時，又誰命之耶？蓋冒濫之罪猶可商，矯偽之罪不容誅耳。臣仰見我皇上配天禱雨，有成湯桑林之應，兩宮大禮有文王河朔之化，盛典頻仍，萬幾不輟，凡有章奏，自宜發墨，閣臣臣今所奉旨，閣臣票也。臣援肝瀝血，不遑忌諱，竊以此大奸不道之事而閣票乃以冒濫二字繫之，與臣立言之意，大不相同。竊恐臣聖為冒濫，竊恐臣來加銜加爵，冒濫非一人，叙功叙賞，冒濫非一事，皆舍而不糾，亦何必舉此叙殿工者而汲汲焉拚命亟請為也？夫臣疏所糾若此，而閣臣所票若彼，有以啓臣疑端矣。得無閣臣平日稱功頌德，戴逆惡為二天，一旦失其怙恃，見臣所糾，有隱隱心動者耶？得無前日所出之旨，閣臣與逆惡表裏為之，故見臣之疏，嚙嚙不敢出口，以自護其隱痛耶？得無力庇其所私，狐兔之悲切香火之情濃耶？不然，何其判然不侔若是也？臣竊見邇來閣臣靡不驕慢，皆以言主竊嘆所

夫者固非盡忠謀國之老成，以一揆地為遠慮，其非所以君臣歎洽求治之道，萬一居言路必於此斟酌不敢求多焉。今奏者大惡不赦之條，而票者毫無干涉之語，是豈小事糊塗乎？又何怪乎言者不日相尋而至也？臣願皇上加意於閣臣所擬進票，貴或於原疏相蒙與否，與其事勢情理相符與否，是非非或可或敬，務令勁堅脊骨，大張眼界，以付其平章之實，則奏報合情，上下相應，天下治平不難立致。又竊聞臣念聖主誕生不易，各各據其忠，明時使異世而下，稱爲賢輔，豈不休哉？臣思爲縣臣效他山之石者如此。五月十三日

矯偽冒濫，辨得援切，至於閣臣針人膏肓，聖意必旨哉此疏。

廣東道御史鄒毓祿疏維垣以例處副使，忽微中肯，超人臺堦，此豈貫日精忠足通帝座，無亦奸人錄索能結逆璫耳。金厄勒名廟祠撰文，是非其誣據乎？泰語翻作頌語，一體分作兩人是非其供狀乎？臣所謂初附崔魏者此也。忠賢爲維垣義父，終不敢棄

美於人實則揚芳于己今臣堂官亦覺取賄小器易
盈爲識者鄙斯不易輕朝廷欺當世之士何無忌憚
一至此哉又有禮科李恒茂者與李魯生李藩號曰
三李爲維垣密友聲勢相倚納賄招權薰天灼地故
長安爲之誑曰官要起問三李今李魯生李藩已爲
科臣汪始亨奏去其未及恒茂者異其自退耳而恒
茂顏甲十重腹劍千華視顏在位豈以朝無屈軼國
鮮神羊俾逃四凶之誅于堯舜之世乎故因論維垣
而并及之總之維垣不去則豺狼當道衆正却足是

卷九

養難而蓄德也且今處虛請好評副法之不平恒茂
不去則腹心尚留羽翼復生是刈草而培根也且令
同惡二李恨錯狂之未公伏乞勅下吏部覆兩臣
始末立賜處分庶正氣中而羣情快是今日除奸用
賢之第一急者也五月十五日

小人善伺及歸美于人俱是但終是氣類相臭味
此處推敵不屑也疏屯擊邪

刑科給事中劉斯垓疏繼春初爲任丘縣令剝削民
害已有餓虎飢鷹之號其請不具論論其干舊輔臣

亦如光

卽呈秀因以爲容初亦未敢奉也緣楊所修奉情
入皇上嘉納小人善伺竊窺聖意乃敢收泰呈
秀以快爭掌道宿忿臣所謂占氣得先轉身得捷者
此也然使改面之後果能洗滌肺腸則他在亦可爲
直後美可益前愆而從前穢迹庶幾抹殺臣又何事
督過焉奈何逆璫之穢貪天爲功因而責名市重自
此而侵者選則曰吳楚江西各邊與一人誰之推戴
微維垣將吳楚江西一人不與乎是皇上言路之
開爲維垣招權之舉矣自是而佐察典未嘗特舉
以公虛徒拋搥差之君命與受親臣之書能

卷九

御封卷力
此時詳出
被忽

皇上之計典爲維垣納賄之門矣臣所謂一手掩天
下者此也他如李魯生有掌科之推霍維華有行邊
之命啓事雖屬他人居間實多垣力臣所謂同已權
欺者此也又如舊輔韓爌忌其正直極力排阻至於
去就扶之與夫鄒元標馮從吾之理學楊漣文震孟
等之氣節試毀傾軋不遺餘力臣所謂異已排擠者
此也夫以人臣爲國舉邪亦職掌事安得居以爲功
乃沾沾見諸章奏曰買繼春發疏先臣半月名雖歸

吳道南行取經過供億祖帳比之王者以圖取寧道南撤去不顧遂至今御之則凡其行可榮見矣及後入臺班卽首攻直臣楊漣誓不俱生而公論直漣畏漣將用則遂俛首求和又出揭聲言敵非已意何其爲德于漣之厚也此繼春之善幻也魏忠賢竊國凡爲正人摧折且盡矣乃萬煥杖死楊漣就斃之年卽繼春得中旨召用之日李魯生所爲肯不從中出而謀出者殆若首肯於繼春此舉乎於時感恩圖報欲撰私書以悅漣意遂極語楊漣之行恨不修揚漣

卷九

之屍至以不道無禮等語寔加之而不顧且卽靜定上疏求以其言載之要典爲不可書之鐵案此豈有便之者耶然真繼春意也視在者出揭聲言疏非本意大相刺謬此又繼春之善幻也皇上御極首提三尺以誅巨慝繼操華家以顯良善故凡崔魏所削奪者皆後先起用矣死于奸人之手如楊漣左光斗萬煥周起元劉鐸等皆褒嘉贈卹之矣變亂是非以正爲邪以佞爲忠之要典又從公論而議毀矣卽陰爲逆璫而陽以攻璫反覆游移如楊所修楊維垣表

又爲公論所不容而不能一日安其位矣此皆繼春所深抱鬼死狐悲之憾而亦密計薪盡火傳之謀者也不得已乃列薦多人布思植黨既曰楊維垣首攻逆璫又曰倪元璐直陳公道夫元璐與維垣一黨一猶其相去不啻萬里繼春乃欲比而同之乎豈攻逆璫者實可出于媚逆璫之人而陳公道者亦可譽以不公道之口乎卽如曰崔魏又曰楊王凡皆取衷駟而混稱忘涇渭之自別此又繼春之善幻也夫繼春雖幻然分類以求情狀平等如職叔父對一燦然先忤璫而璫所試手而燎莫也者韓續則維其後而以此去國陳言逆璫之怒青此何如矯矯者耶乃繼春值劉一燦韓續辜殺之則則得罪而爲民值逆璫同事之秋則矯青而召用其爲匪類斷不可一詞而服矣顧自詫其七年御史未加一銜以爲不媚則天下人將無復有耳目不得知其七年御史之何自而致也不得知其爲民時寫書入長安而哀鳴永冠帶也不得知其薦于崔呈秀而取青如獲也此愈幻也又乘通國共譽韓續之什而揣摩皇上簡在

之心。遂應囑望風。謬爲不情之推轂。以冀得賞于君相。不知猶將以繼春之言爲榮也。厚也。此愈幻也。書曰。無或胥譖張爲。紆者。見得繼春之情狀。千夫羅春於楊。連則始論之。中又悔之。未又極詆之。蓋三變焉。今不敢曰連宜殺。又不肯曰連宜贈宜諡。而惟頌高弘圖申救楊。連於後。閭作威之際。此不過欲對舉前聞之虛名。厚報弘圖之私德。而語又同於譽連也。此論一人而四變矣。於韓。猶則先致怨其同功之人。而後爲伎於不衷之薦。蓋亦再變焉。至其冷觀忠賢。則一媚而一攻。皆自南。蔡。比。疏。是維垣所羨。爲最變者。亦再變焉。於崔。是秀則前蒙其薦舉之恩。而首建爲僂屍之議。亦再變焉。極口於同惡之楊。維垣而旋服於不兩立之倪元璣。亦再變焉。令倪元璣曰。要與宜殺矣。徵其詞曰。爭三案者。累。未嘗以爲無累矣。李明。唐亦讓毀。而更欲罪其書中極口揄揚之人。力持正論矣。不知繼春此時亦有變焉。而自悔其無端。轉入乎。卽不變而守其求列名之初志乎。其或者將肯日殺已之孟紹虞以無恐也。總之繼春變幻百出。無

非欲長有其功名。遂不憚以爲與口爲蜚語之一端。至於所不變者。則亦以有前後薦人數百。不過極口於比。周。爲。奸。如。賊。所。首。疏。糾。奉。備。有。餘。氣。未。磨。願。之。霍。繼。華。及。高。弘。圖。劉。廷。宣。之。類。無。變。詞。也。其。身。委。則。惴。疑。恐。喝。而。以。打。算。二。字。示。已。之。能。制。乎。人。其。位。已。安。則。望。幸。求。容。而。以。和。衷。一。言。與。人。之。或。免。乎。已。有。變。詞。而。無。變。意。也。比。於。戲。場。條。外。條。生。脚。踪。不。定。臨。悲。時。喜。面。目。可。更。而。人。之。觀。者。自。非。見。盡。定。知。其。爲。優。賓。某。而。已。矣。然。則。繼。春。雖。善。變。幻。下。至。自。嚴。疏。端。而。明。主。者。必。能。得。不。露。之。奸。而。諫。之。者。也。直。臣。者。必。不。能。以。其。善。藏。而。不。入。告。也。且。奸。以。似。忠。爲。巨。而。媚。以。似。直。爲。最。故。堯。之。四。凶。能。欺。乎。倚。快。而。脅。之。少。正。邪。得。冒。爲。聞。人。今。日。賈。繼。春。是。也。有。臣。如。此。而。尚。與。之。同。立。乎。聖。明。之。朝。比。肩。而。事。聖。明。之。主。則。臣。豈。得。爲。忠。乎。哉。臣。草。疏。畢。見。媚。樞。霍。繼。華。辨。臣。赤。疏。內。稱。臣。係。輔。臣。獨。一。燥。之。佳。以。職。所。糾。爲。反。罰。之。報。臣。料。繼。春。死。不。擇。音。將。亦。類。此。然。職。叔。父。實。有。功。國。家。而。獨。遏。羣。小。公。論。自。能。然。之。臣。何。敢。言。懼。是

臣職在指佞去邪必以嫌疑之故舞口不言臣謹不
敢出耳五月十七日

若浮弋竟守最初優厚選侍之說直至今聖御

極出山登言抑何善也惜乎

廣西道吳玉疏竊惟國家去邪之典與用賢之典原
並重故書稱勿貳隨繼以勿疑誠以邪不去則賢不
得任有不得姑息焉者况以巨奸之盤據爲羣邪之
線索者乎巨奸者誰楊維垣是也羣奸者誰趙興邦
阮大鍼等是也臣爲 皇上直陳之維垣天啓三年

一謂處之死灰耳但避增御怨楊左諸臣之隙始
遂謬認爲父子故孩兒之結納 中旨之起用俱自
維垣始君子于是已知履霜矣乃維垣遭逢既偶夤
手橫施一時正人君子百方羅織殺竄殆盡迄今迴
想當日諸臣所遭光景朝衣冠而暮楚囚酸盡路人
之鼻屣流蛆而血化碧慘傷忠義之心則維垣之內
其可食維垣之皮其可餐耶幸天祐我 皇上神聖
御宇一切魑魅之徒如日當空無處躲閃乃維垣早
爲知覺狂爲抽身以爲不事一紀好題目以占後來

地步則護身之術不靈不奈一紀大巨奸以爲逆瑾
出脫則米山之依易倒遂舉從前惡狀盡委罪于逆
維而于忠賢則段段獎借字字揚誦舍元兇而問羽
翼翼欲何爲猶曰維垣爲忠賢也子則宜爲忠賢也
諱不恐翹其親之過以爲幹蠱之道宜爾也迨逆
殄而衆怨雪奸焰盡而泰運新維垣之面目加一番
洗濯孰知梟性到底難除鷹眼終久不化把持朝廷
毫不放鬆虎視廷臣堅持已見非我族類竟爾加勝
升天是吾正人立見擠如下石試舉維垣營察時之
所倚決非樞密之屬而排陷之巧也春故四國見列
之趙興邦起常卿矣九尾狐類之阮大鍼登啓事矣
老手殺人之徐大化透信盡通之周大成騰薦牘而
補中書矣清真有執之韓廣重抑以非賢表表詞林
之文震孟錚錚史館之鄭鄤厚誣以莫須有矣諸如
此類未及更僕維垣好惡之情獨與人殊抑亦其容
于忠賢與孟莊子舍故不改其臣不改其政耶猶謂
忠賢以國士遇之故維垣以國士報之以愧天下後
世爲人臣子之懷二心者也至世局乃無着之幸

左右之祖原自可以不分朝事非一家之私則營營之說豈必從頭提起且皇上消融意鬼之諭再三不啻與切何猶以魔話鬼語弄影于清天白日之下取想其用中籌畫爲舉海內名賢滿盤打算一番欲以供刀俎之用與我皇上上一時誤聽之隨拿出舊日手段爲此時一番新著必且曰某某爲三千諸佛也某某爲五百羅漢也某某爲八大金剛也某某與某某承鉢某某與某某受西方極樂世界也將見昔以照將諸錄殺之尚歸頑梗者茲以無端妖言擬之必無端類矣清流白濁之禍尙忍言哉今雖垣雖經彈射然止聽部議尚在不白不黑之間而諸奸又二榮藏頭並未經摘發必且爲然灰捲土之計矣言及此良可寒心伏祈皇上大奮乾剛立施庖斷則維垣以洩衆怨之鬱不滋部議之葛藤罷諸奸以快輿論之公立清羣枉之糾纏庶朝露清而新政光矣抑臣更有慄焉邇來魏腥崔汗不獨厭人耳目抑且染人肺腑卽如妥典一書倪元璠以虛公之見奏請欲殺而孫之撫伏闕上疏與閣臣力爭不可甚至破涕爲

道何耶無論要與非可哭之事君門非痛哭之所而壽封之際更非宜哭之時之辦乃拊膺歎歎不幾病狂喪心也耶忠賢判妥典一書殺盡天下幾許名賢之鄉不開涕泣以道乃哭要典之嫌也則非哭要典也哭忠賢因哭要典不能以矯借之威靈庇忠賢于昔日更不能以遺留之墳壁護今日之忠賢耳此其爲逆璫私人不問可知伏乞聖明嚴處焉

十九

不改父之臣有違君葬情但不改明變舉

大學士李國楷聯名奏不能不致憤予聖生胡煥燦常夫煥獻一布衣耳何與朝家之大政而明目張膽義憤勃然其志可鼓也且自今魏之其言有言之不行否夫用其言而棄其身何以發忠義之氣乎昔文彥博于唐介極力挽之李賢于羅倫則終身排之此亦千古得失之林臣不能爲彥博而煥獻有羅倫之志我皇上還之曹璽優與錄用以新橋門之觀豈忍終銅焉

五月廿一日

還是容賢之相

刑科張國維疏，自逆聞竊柄，惡高張，乙丑通顯之後，半是乞憐，上言德政之傳，執非類，蓋今頌疏在御前，此輩耳側，彈文神挂，斧鉞萬世，還有口誅，憂竟猶有餘悸，似無足汗，臣白簡矣，然臣搜其用知深而翻調快者，有三篇焉，處媚態之末工也，乃首護其意中之人，以巧爲達，力拔其眼中之丁，以編爲升，此呈身之一竅，占媚局之將殘也，初悅首于璫者，還操太子璫，懼不爲璫，喜者又懼不達璫，怒此抽身之一竅，廣媚斤之終，而欲言言，誠便商聖之攻，事

唐欽程疏
頌璫疏

而始參乎崔呈秀，識者第比之兄弟間，去婦善而顯，躋二憲又何也，至言邊事，必頌璫三殿告成，頌璫雖云舉朝若狂，然六垣之長，何敢干蔑，君至此，今所脩邊巡乞退，亦自知夫病根之難救，然不亟暴其罪狀，得毋以回籍爲然灰之地耶，田景新作全聞有能聲，乃一入西臺，萬狀狼狽，伴輔臣爲座主，以新谷而管章奏，得唾手學差，班行莫與抗，若米由可久，幾與駟登八座之李養德等並駕矣，迫其擢陞呈秀，天度掉臂，雖門多銳，而忠臣坐視，而弗爲之蛇且特請加呈秀，以張歷御史，愚昧何與，惡人而于謀，萬世景新自捐名節可耳，奈何裂國家之官制，以爲求媚之具也，若夫朝秦暮楚，卽邪類亦厭惡之，其處以閑仕，固犬牙反覆之常，何足爲景新解嘲，夫呈秀之再出也，以李恒茂免勘之議，其肆惡也以田景新加銜之舉，今恒茂處矣，而景新尚得赴賜環之典耶，方今正氣雖復，而向孤妖魔已退，而猶在志澄清者，虞以倖位而玷清流之廉，憂往復者，虞以旋退而復捲土之來，是大惑既剪二奸，猶升是僞

之誅其身而賞其類忠賢殆含嘆人地耳

五月廿二日

商城卽自詫首疏擊賊轉身最快何如薦曹欽程之明日張膽

戶科毛羽健疏臣之初勅楊維垣阮大鍼也僅明廢之世事亮舜之主舉一人焉必朝野愈服彈一人焉又中外同快蓋十迴九轉而乃下筆于真萬確然

後入告非敢妄也邇來伏讀聖旨見朝端之上是非非非新釘截鉄予子奪奪雷厲風行非復曩日酌議故事乃于臣疏薄抵部變波崔垣已矣豈以大鍼

尚有遺議乎孟子曰饒近臣以其所爲主季克曰遠視其所舉試問大鍼年來先後舉主何人前一疏特薦之者非五虎之首倪文煥後一疏特薦之者非十孩兒之長李魯生乎從來未有京官薦京官者大鍼何以得此其舉于虎也卽爲虎之翼薦于十孩兒也

非孩兒之雁行乎臣所爲黨邪者此非其確證乎先是甲子歲大鍼鑽刺營求欲邀吏垣之長爾時家臣趙南星輩惡其邪類堅執不與則以與魏大中、大鍼

然恨入骨後乃番身入幕拜崔呈秀爲義父連章累

入木八

廣明攻暗害一待正人論罷而大鍼便儼然吏部之

庸則南星之戍死也謂非其同謀大中之慘殺也謂非其毒手乎臣所爲害正者此又非確證乎至于中途上疏主意尤爲易知陛下不見二月二十八日之檄大鍼曾陪山西巡撫乎廉尚未煖之常少何以卽邀節鉞謂非其悅時局而冒通顯之確證乎若夫通第一疏力詆左光斗極罵臣鄉之周嘉謨等矣而臣言過懇一疏于左先斗後力救之求歸未蒙一疏于臣鄉之諸臣復力薦之謂非全此重誅建言諸臣

臣等

臣等

以取維垣之歡心後此依附正人君子以掩黨邪害良之確證乎凡此皆臣言之歷歷有據者雖然此猶以大鍼之出處言爾乃其所最不齒于人者有一事人臣委身事主迷不暇顧其親及白雲興思陳情乞養則又暫置簡書一意疏水必待親歿制終然後仕進此定義也大鍼前此告養歸者試問彼二親今存耶亡耶胡以遽蒙面來耶豈所乞養者非生身之父乃其投身之父自義父崔呈秀論死而後乞養之局議終乎雖然此猶大鍼之名節言爾臣所髮指毗裂

臣等

臣等

臣等

千是點籍錄。天鑑錄。令其黨分曹撰送。以屬漚。漚籍紳削奪之禍。遂不可爲。問誰勇于奉令。悍然項實而不顧。天下之公怒者。則原任浙江道御史張誦。張誦初疏泰趙南星十罪。所指王允成鄒維權程國祥姜嘉遇俱經削籍。而再疏指名回詔。則史記事李炳恭丁元薦賀煥沈應奎俱照察典革職。吳爾成王元翰開住。毛士龍爲民。李邦華開住。孫鼎相施天德回籍聽勘。張邦經革任。鍾友衛打開詔。念敬則盛世承傳。淑訓昭著。遂是河。時。蘇星。志。誠。感。矣。自。此。

者則尤在屈指待　皇祖景潮　龍昇一語夫屈指者日日計算之義屈指以待者日日計算而又不能一日以待之迫情也鼎湖龍昇此乾坤何等大變故目前何等大不幸事而可屈指待乎大猷亦　皇祖所守極之犬馬不知戴何廟心而乃今日屈一指明日屈一指以待　皇祖之龍昇也　陛下觀此等心腸惡乎不惡乎此等語言大逆不道乎非大逆不道乎猶記嘉靖三十年世廟以金幣賜駙馬鄒景和景和疏辭有使臣先心蘇處敬爲馬筆墨旻之報一語

世廟以景和故出不祥詭當從愆誅律竟章得今日大鍼之龍昇豈止景和之馬革耶駢馬猶且革職大鍼當得何罪臣知糾劾至此大鍼卽不生愆誅律亦當與維垣同一處分豈有不待臣言之畢也

五月二十

中興奏疏錢筆

兵科給事中宋鳴梧疏竊照舊輔臣魏廣微楊漣
宰相門生四字遂托身逆璫結爲輔車遂首輔韓爌
而提逮四出歲無虛月馮銓逐廣微代之而其其波

報始之馮銓繼之附璫諸人成之敢于犯一世之公
怒以爲其兄模取節鉞卿貳之謀而警擊之條幾遍
天下則訥之罪不在虎彪下明去人徒見其迴避而
歸未有躍躋而不知其兄兄弟表裏相煽其足僕之
蹟何異身有之也乃虎彪擬罪而諸兄弟安居里門
雖論劾未蒙嚴究豈以勅之者未真耶臣又聞太僕
寺少卿徐景諒疏薦馮銓茅元儀臣竊疑之夫景諒
沉于酒色五官不震昔于天啓六年秋月請恩改職
幸逢時不勦若木馮人諸臣相顧而竊恨一議之

兄弟間大害！能與爭鋒此輩以銷爭類令身死而又議鄭僣理學如從吾忠直如元標豈不恥之地下乎吳曾諸臣削奪追離遣戍布滿林泉潘雲龍與魏良卿結爲兄弟金壹酒杯餽送無間後因小憾罷閒歸里在奉奸濫兇橫百出今復與曹孫諸臣同登薦剡則何以生大典之光魏應嘉初玉琴穿索曉矣乃占屋八面踞曉京卿漸至少司馬疑忠賢廢而欲逐旋納客氏銀一千五百兩自謂行權而悉其正何也李思誠等宗伯處務有跡乃懷柔歸納

舒李萬庸等求銓遺付戍璫受議幾殞身命後已言不復謀探席以候天下也至于虎彪諸罪亦必遠之

三法司研問明確而後有以服其心劉志選染麥環皆得被逮而虎彪止經撫按問戍諱主此議者輕重之未均也伏祈皇上毅然雷斷榜下該部將張誥兄弟削職重處被誣諸臣分別用將徐景濂勒令開仕茅三儀復舊回第至王紹元等放回潘雲龍魏應嘉等

解正罪類

人爲之吐

如夢忽醒。而忽驚者此疏。

御史吳何衡疏竊惟人臣傾葵報主必有指天誓日爲朝野所共見之心腸然後可以堅立不朽未聞有骨相陰邪機鋒變幻而能明目張膽做忠純之業者若戎政尚書霍維華深可異焉特爲我皇上陳之臣去歲入都正值逆賊魏忠賢崔呈秀等乘權竊柄流毒偏禍之時每視大工維華悍勝效頑強權欺頑已爲正人所側目乃置身逆境甘心承牙爪隨其後俯首賀號以誅忠臣義士之

年猶然皆悉全下卯而遽遷爲尚書矣律以

祖制是何轉法且逆賊荼毒忠良死者成者則奪者不啻摧枯拉朽維華立致官保徒加探囊謂非機發潛通線索布就而取旨如奇歟況解功頌德又爲魏良卿孫雲鶴楊家等覆題賜座前後不下十疏皆係一手捏定原疏已封進二本見在御前維華其何說之辭夫維華感忠賢之恩深于國士倘篡逆謀成碑詔中出呼萬羅拜之時維華必有以報忠矣幸皇天降災祖宗感靈篤祐我皇上聖神文

忠事狀

武應運乘乾以順艾鍾柄權歸正魏崔之謀不就維華之智轉工乃假借辭座一題以爲遠歸之計在權華打算自謂此疏一出可以愚天下人之耳目是豈脫官保之座又謀爲行邊之舉夫黨逆背主自知罪在莫逃必尋一不可測謀之局面不可動搖之圖柄然後據爲三窟貪人行徑于是乎役而深矣邊事到手方將操牙旂爲護身之符萬一衆正糾彈則捏造慘劇威亂視聽使中外危疑有如暴沸燎原而不發大機誠天所不至也昔司馬相如

忠夏積薄以正人君子制勝權維華之地已差品格久壞豈當日憑城媚竈方爲肘腋之狐鼠乃一旦改頭換面忽作封疆之韓范乎此臣之所以蒿目于安危治亂之關苦心于邪正賢奸之辨而不欲以老蒼混嘉苗貽國家之隱憂以封疆爲嘗試耳况經臣奏崇煥智囊武庫庸功久著封疆權臣自肅偉略雄才壯志欲吞全寧即王之臣束裝候代關寧兵馬暫聽惟臣調度以候經臣來同心併力共圖勦滅自有長算若維華一用將去其所惡而後偷

秋一派機謀方用之以報怨復仇又何暇計及于

君父之緩急者封疆之事潰裂而難爲收拾矣夫殘

破之局正不堪內訌者之再壞也臣處切危疆恐諫

用恤人爲害非淺特瀝血直糾伏乞 皇上速賜裁

斥以杜禍始封疆幸甚天下幸甚 五月廿三日

維華其何說之辭薦之行違者又何說之辭

刑科曹師稷疏竊惟年來大獄備載要典傳示中外

罔不痛心咸謂逆惡刑書祗累 先帝聖德而後局

中之以聖宗廟之嚴敢爲僭托于 宸憲積懸

留老以存鈔照之鏡未免相華于報復 皇上

洞然遠覽淵然深識知萬世止惡莫如 神祖惟慈

故燕翼之謀遠雖有指及官閑而不以爲罪萬世止

孝莫如 憲皇惟孝故追慕之情切雖有一時憤激

而不以爲誣奈何天曆五年以前詔論非一六年以

後頓作殊觀豈真 先帝前後自悖抑亦逆增表裏

爲奸痛彼羅織之深文難言孝子慈孫之盛事幸今

棄卹之新政實爲取光揚烈之訢謐永息玄黃芟除

枝蔓天下誦大聖人作爲于 先帝彌光非臣工所

能仰窺萬一矣乃有太僕少卿徐景濂防海亟宜擇

將一疎擬人既已非倫諱已不勝狂謬疎中擬擬自

稱爲御史獨劾劉一燝之惡熊廷弼之奸又斥孫慎

行之邪王安之橫滿腔惡直具載三朝要典中見者

無不駭嘆謂其一篇主意全爲要典護法而指摘一

燝廷弼慎行者則又祖四黨之說而遺焉者也第見

鄒元標已經貶卹無可訾矣而指劉一燝又將言劉

黨乎夫一舉慎行理學真品自有公論景濂以一燝

則誰爲善又慎行爲邪則誰爲正廷弼與花貞

同仕封疆何以獨糾廷弼王安爲忠賢謀死何獨不

委忠賢而獨高自標榜御史風力謂何竟其劉之寬

遂熊之傳首孫之誣戍王之僇屍皆景濂丰采足自

表見乎至旋敷去輔馮銓爲卿雲而雖稱少年英杰

正恐與元老不相銓亦不喜作此語也推轂銅臭茅

元儀爲諱白而牽引樞輔薦劉正恐樞輔數年禍場

今不堪以狎客再誤也況元儀諱跡閃幻臣同官汪

始亨錢允燾俱詳言之爲聞忠計者方幸去一俞咨

皇復添一茅元儀豈善爲梓里乎抑別有肺腑也總

之景濂潦倒弊賦貶玷朝班緣何線索俄而賜環俄而京堂而復以忤璫二字欺君父以垂涎巡撫致誤銓曹皇上試問景濂向朝奉時何以呼之不聞竊祿數載曾有幾次朝奉乎支離敗類不堪白簡臣第見此等肆言亂政實繁有徒若不肅清恐法紀凌夷頑梗得志其爲世害可勝言哉五月廿三日

山西道御史徐尚勲疏賣國之奸爲誰則舊閣臣顧秉謙也秉謙心雄手辣行機機深其相先帝也歷千載久受恩最深始終款先帝負先帝擁戴忠

賊羽翼忠賢亦盡力絕密臣臺臣曉納而未有舉其不公不法無國無君之罪特疏入告宜皇上之

屢示優容也臣故不避兇鋒毒手臚列其九大罪爲

皇上陳之慨自逆噴柄事制刀正人緹騎四出創寧如雨不見秉謙片言申救反從而下石焉試問血肉淋漓盡多賢之驛命于五日一比之下是誰票擬

耶最可恨者恐嚇取財矣復舉其命于圍園異日秉謙何以相見地下空王削之憤幹而今先帝有殺正人名一大罪也五等之爵以待軍功祖制昭然

璫卽垂涎秉謙何不以去就爭徒貪官衙恩腐大家享受不顧鐵券丹書濫及于腐餘之賣菜傭喪帶禍之鉅典而令先帝有壞祖制名二大罪也禮義

廉恥國之四維秉謙蒙面喪心羅拜權璫自呼白鬚兒已復出其子爲孫子當日長安道上鳴珂巷里白

碩良卿有一日不連鑣並轡否由此而乾兒義孫舉國如狂皆秉謙教之也壞士林之廉恥以裂國維三

大罪也忠賢一刑餘何足辱溫綸秉謙揄揚盛美每從明旨中拈出同誰呼厥臣秉謙也問誰稱允勛

秉謙也問誰洋洋灑灑極力形容秉謙也自是而相率爲稱功頌德于大小臣工又何誅焉辱先帝之

經綸而損國體四大罪也逆璫睥睨神器線索漸成所慮者邊兵躡其後耳內臣分鎮璫之心路人知之

秉謙據何爵立何朝一官爭之不得卽應萬死爭之乃恬然擬論奚爲者也若非先帝明明指示幾以一揭障天下目矣送朝廷之兵柄助成不軌五大罪也考館所以羅才秉謙則賄賂公行有以金磚進者有以珠寶壽者長安傳爲笑談而且升吏部有價升

巡撫有價。朱提到手。不論是正是陪。捷應如響。甚至孝廉乞恩之考。亦其漁獵所及。官方安得不壞。龐參安得不章也。賈朝廷之官爵。以實私家。六大罪也。舊銓臣李白春。作令臣鄴。一清徹底。先帝自優以銓。廉秉謙乃借爲私恩。索其千金。不與。白春饒有氣節。死不應也。曾幾何時。被倒身門戶之旨。削奪以去。舉一白春。而凡借題門戶。驅天下之善類。皆秉謙所以快私仇也。矯先帝之詔。旨以行報復。七大罪也。秉謙居探件。養虎。事事教孫迨。正人盡矣。兵柄送矣。羽翼成矣。禮宗金甌。無缺之天下。日見孤危。乃始抽身乞歸。以超然事外。于計得矣。如宗廟何。如社稷何。騙盡朝家之富貴。復漠然春越之視人。大罪也。秉謙居鄉豪橫。魚肉閭閻。富已敵國。猶恣狼貪。如子獻父產。秉謙受之。兄獻弟產。秉謙受之。徵債徵租。急于國課。私拘私鎖。慘過官刑。玉峰一片地。人情洶洶。特伺隙而動耳。剝削皇上之赤子。與剝削其父母何異。九大罪也。其他賍私狼籍。過付有人。累累可指。臣姑不盡言。以傷雅道。惟是負此九大罪。而

令其官階無恙。弊玉無恙。恩威無恙。不特無以服崔魏之覲。塞虎彪之口。謝諸稱功頌德者之嘖。嗽于國法爲永平。于人心爲永暢。卽先帝在天之靈。追維往事。恐亦不能釋然于秉謙耳。五月廿四日。此老通身是發。不可言盡。後因御史張茂樞疏入。有頌純依阿之旨。真實錄矣。江西道御史葉成章疏。竊惟天道好道殺人。償命此必然之理。一定之律。不容以意爲出入者。惡黨李實附是忠賢。毒害縉紳。起元三疏抗衡。必殺之而後快。于是羅繼周順昌。周宗建高攀龍。繼昌辦李應昇。黃尊素等。皆關說多。而繫逮之。而戕殺之。罪應立磔。漏網至今。臣與同臺臣劉重慶相繼疏奏。奉有明旨。將李實李承貞劉若愚與許顯純等。擬迭法。司定罪正法。人心共快。方謂罪人斯得。究極獲伸。不意李實公然疏辯。而多方脫卸也。又不意實黨孫昇乃籲叩。九閣請代李實對質也。遍揭長安道上。語語猶冤聲。聲聲罪一以爲忠賢之播虐。一以爲承貞之主謀。真若七臣被殺與李實不相干也者。不知人

卷一百一十五

李

李

情之當寬與寬相報耳。忠賢之于周起元仇也。忠賢即甘心于慢罵之周順昌。愆戾二十四罪之繆昌期于周宗建。李應昇諸臣無仇也。何故而一網盡之。如謂疏奏起元等乃忠賢迫取空頭印本為之而非出于李實之手。果爾則向者疏奏楊姜時持疏與起元互相糾彈亦謂迫于忠賢之威而以空印奏本。聽忠賢之捏與也。總之忠賢以永貞若愚為心腹。以李實為爪牙。而自恃為忠賢心腹爪牙者亦各為所欲為。以充其私。故永貞若愚決當與李實同罪。李實決不

諸人何得不提起。待御亦天理之言也。

御史任贊化疏夫要典何為而作也。奸人借名甚正曰彰明先朝慈孝云爾。夫先朝慈孝原昭昭揭日月而行自有實錄傳為信史。又烏用是彰明為者。蓋影

卷一百一十六

李

明云者有不明而後彰之。非原自明而後彰之也。不彰之而明自在。一彰之而明者反晦矣。若天下後世不見諱曰此書殆為三朝解嘲也。若原無嘲矣。為是嗾嗾也哉。若是則三朝寬矣。我皇上神明天縱。淵慮及此。從數臣之請而有侯旨焚毀之。明諭大哉。王言舉朝喜相謂曰。今而後妖氣沉累之根始斷矣。天地始為清寧。陰陽始為順序。萬物始各正其性命。而三代之直道始長存于天地之間矣。亦快事。故臣于是而轉報。日基禱之源不覺其憤然于心。

天津津然于口也。敢窮其始末為。皇上陳之。其最初起于奸輔魏廣微欲報時局之恨。而適逢逆珰魏忠賢亦欲報二十四罪之恨。展轉計無可出。于是交通喪心言官張訥首出一疏。繼之回詔。始行逮繫。而忠賢辣手一動不可收拾。一時忠良今為慘殺。半為削奪。以致天變火流。山崩地裂。九廟鐘簫震爰。乎不可問矣。嗚呼痛哉。及至殺人太多。魏廣微張訥及虎彪諸人等竊慮其案之難結也。因而謀之。腹蜜餘紹吉謝啓光畫非當之策。凡見發見廢諸臣各欲留

一罪案以謝天下萬量之口而徐謝兩奸素號善謀
遂挺身而任纂修之事把持史臣雕龍鑄虎初以楊
左諸人之死而借要典以爲愛書使其無異議雖以
要典之修而工羅織以爲坑害竟一網打盡焉又其
甚者倖出生入死之筆挾制恐嚇賄賂公行私私狼
藉曾聞其有除一疏不入得五千金者類而推之尚
可以數計乎哉噫難言矣此要典之所以爲要典也
諸臣爲謀良深而釀禍亦奇也哉乘殺運而各逞奇
能虎諸人共造大孽而其基亂之始與夫流毒之
終則總由魏廣微張詠徐紹吉謝啓光四人會廣微
局迦流窮源此爲最要緊也今要典一書既蒙皇
上識破根因將欲付之灰燼而首禍諸奸尚未正法
人心猶未盡快也伏乞皇上大振天威將此四奸
與虎彪諸人一律處分庶人心震疊無復有作冤業
以自外于清時者矣其于我皇上平康之治不大
有補裨哉但四奸中魏廣微病故法似難加然亦當
從其官爵追其鬼于既往而消其鬼于九泉亦彌世
垂戒一大機權也而見存者斷不容其漏網矣此後

朝端若猶有未盡澄汰之邪黨借虛平之論支吾其
詞兩可其說以巧護諸奸榮感聖聽者乞聖明
詳察立斥之勿使其說得行復起玄黃之戰五月二
要典心術發揮盡矣真可哭也
戶科張承詔疏我朝特立詞林于以儲養相業自非
端重清貞之品何以裕平章啓沃之猷故詞臣之服
官也管諸處千守身即尺瑜寸瑕猶非全璧詎意有
敗簡喪心病狂謫怪如侍講孫之獬其人有昨奉達
皇上冊立兩宮次日正千官拜舞中外歡呼突有
之獬闖入闕中號泣呼天跪地裂冠毀冕醜態
備談中堂盡爲變色左右一時掩口臣竊駭然明無
諱之朝有何憤懣不平之事至欲效賈誼痛哭流涕
追魯連蹈海拂衣已而知爲爭三朝要典也夫事關
國是或存或毀要核諸通國之公豈一人私廬所能
妄決即使意見偶左總爲國家不惜作越俎之談以
仰希轉國之聽自當上候宸斷下疋盈廷何至以
爲重之官甘如市井使輪屏禁密之地忽作劇
也臣終不能爲之解也况前此毒囂高張忠良畢

命之辨宜哭而不哭。馴至闔鎮握兵于邊塞。封拜謀危于社稷之辨。又宜哭而不哭。而強哭于聖明開泰之時。且偈哭于慶典吉祥之日。安得此一付急淚乎。或謂丁卯順天鄉試之辨。垂涎副考。投身崔呈秀。以通線索于魏忠賢。因得加銜入闈。以遂其所爲者。煩言噴噴。豈盡無因。不知南北京闈之主衡。從來須德望兼隆之詞臣之辨。以庶當初入詞林。卽養病歸里。盟言既定。方呈馳入都。木天之席未煖。典闈之權。遂有存何神通。而能越正點陪取。肯如青。如是。昔輩卓微慕。邑一歲九遷。卓疎而邑以舊誼哭之。令之痛哭崔魏亦欲效邑之哭。卓與臣有以知之辨矣。無非以冰山已消。竟憂猶驚。甘擲破觀。聊用解嘲。雖取猶得視旗于人曰。吾以爭要典哭。非以依崔魏哭也。不知面目雖改。其肺腑已昭揭于人聞矣。今皇上勅卹講帷。先帝實錄正開館纂修。則所倚啓心沃心之益。採家褒筆誅之柄者。惟賴詞臣。而使負塗之承。與集禧之屬。並橫經而替筆。不亦辱諸賢而滋異議乎。臣竊在擊邪。不忍于清明之朝。有此狂悖之臣。

故不避兇鋒。特爲糾劾。伏乞聖明。亟賜處分。以爲人臣大不敬者戒。庶敗類不混于熙朝。清議益昭于萬世矣。五月二十五日。哭處描得有景。駁得有味。原任刑科給事中邊遠家釋毛士龍疏。臣自忤逆瑞魏忠賢。兩番別籍。兩番追賊。既戍邊復逮殺。近于平陽原遠所親給指揮使宰讓批文及齊南回所查在浙兩印冊。連恩旨自到結案。途次保定。接邸報奉望旨始得開釋。臣就途次焚香叩首。感皇上再生之恩。不啻天高地厚。無窮極。一面令原衛差役就部繳批文銷註。併呈兩印冊立案備照。而六月飛霜之克且隨。皇上異盟解兩盡行煥釋。臣又何言哉。但臣遭逆璫希有之奇禍。幸際我寬宥。中天之奇遭。其所以開關萬死者。只望有今日見天一言。縱淚以血盡。不得不一言披瀝也。臣自泰昌元年。先帝受刑科給事中。臣師事鄒元標。友事楊漣。左光斗等。三矢忠共國報國。皇天后土所共鑒也。于是請劄除奸。不避權貴。自知明貽殺機。逆賊魏忠賢。矯命亂

政實始于天啓元年六七月間。未。台熱密忠賢納
衣彭大瑞劉朝田紹勳連忠等五人賄萬金。中
旨取入司禮監。下學法官之手。而上撓。高皇帝之
法。實開大亂之端。臣誓死抗爭。三寢其偽。言嚴行抄
駁。忠賢不關本科。竟行取進。族全諸瑞。分掌司禮監
并乾清宮內牌子事。其計殺臣者。直欲剪滅而朝食
矣。忠賢欲大張威焰。廣開厥術。告著之門。借交通李
永芳爲名。忽遣廣總兵陳天爵。一家五十餘人。鎮撫
司打問。慘動天地。臣糾紳耆。懇恩奉。重究番役官。新
臣公。廣輔以坐。誣論後。厚削切齒。臣一。切阻撓。嚴機
愈決。此時。慈慶皇后入中宮。統教月忠賢客氏飛
進妖言。誣。聖母。係監犯孫二所出。先帝言論其
賊臣義不共天。糾新妖言。奸黨并至。司逆徒逆賊與
臣勢爭騎虎。而殺機更加。茲上矢矣。不踰月。以美官
議被彈。破。之。邵輔忠。誣。臣貪盜。濫奸下九卿科
道會議。通辛四布。縱騎驚天。忠賢議必殺臣。幸九卿
周嘉謨鄒元標王紀馮從吾王佐等及科道諸臣一
百餘人。從公。確議。昌言雷動。疏稱臣備位諫垣。鉅鉅

有聲。輔臣失言取戾。甘自菲薄。讓諸忠所奏。款款皆
坐誣。忠賢無可下手。但謂東事方亟。不宜軒奏。矯
旨革職。爲民。夫會議既明。而純以革職。則革職。奇也
科。厥逆黨張訥疏奏傳。中旨依舊照革職。爲民。夫
業爲民。何。厥可革。則再革。尤奇也。其後投意五彪。因
阻。耕許顯純。殷煉。鎮撫司。招。即欲殺臣。與楊捷等六
人乃移官及封疆兩案。臣皆不涉。改。担李三才。賄起
南京吏部尚書。分三千與臣。遂與趙南星十五人。究
罪。追賊夫臣。削籍。在于天啓元年。三才起用在天啓
三年四月間。有受賄三千之理乎。則追賊奇也。臣私
聲受罪。倒擬附近。遣忠賢復達例。矯。旨。改。問。達
充軍。則。造成。并。戍。達。皆奇也。臣身負毒痕。倉妻。棄
疏于天啓六年十二月。着平陽本伍。此時。逆瑞盡殺
楊捷諸臣。逆謀愈著。謂臣爲楊左心腹。隱患未除。復
激臺臣劉徽泰臣及劉弘化。房可莊。樊尚。爆四人。仍
扯輔忠舊誣奏案。矯。旨。復逮。問。追賊夫。兩番追賊
前後追賊諸臣之所無。既追復逮。亦前後被逮諸臣
之所無。則追賊逮死。至臣而更奇也。臣久誓一死。繫

甘輟血禁地，但事于名簡臣念理杭兩卷冊鐵案如山臣從戎所親回還八千里齊兩印冊希諸關對傳慷慨自明以死適舊疽迸裂一夕而昏絕數次途中進退狼狽逆璫遂授意鎮璫崔文昇等四布兵排遇卒欲殺臣于途囚臣一家四十餘人先后死者十二人而受禍之奇更不可言矣臣由間道迂迴典觀赴平陽原伍將詣閭請死幸聖明登極標誅逆璫廷臣並爲臣陳寃奉有自到從寬結案之旨正于成所濟批政及兩印冊入國待罪而皇上且以格天仁德命廷臣再讀血寃釋臣臣聞命自天驚泣拭泪而感泣欲死今且釋臣歸里和風盛德而又何以有此哀鴻也臣于閭闔萬死中每讀聖旨欲實按羣臣心術人品始終顛末仰天泣曰心術人品而不可告諸君父是不可爲忠臣亦不可爲良民今臣且得爲民不敢不陳其終始顛末而心術人品庶在皇上乙夜之觀臣自此沐浴平康共斯民遺皇上之極而有榮矣五月廿四日

真正豪傑作用

南京國子監助教施元徵疏臣惟人才自經廣徵啓其毒魏忠賢崔呈秀等恣其兇焰削逐奉已繼以誅夷肝爛塗地寃慘動天摧殘極矣顧我皇上首殄逆璫續除虎彪及十孩兒輩亟欲衆正共登當事者亦且以推升題差諸項需次請補海內孰不彈冠相慶顧臣竊有慨于中者竊逆肆毒之際白簡半屬假手則彈劾正是華衮何必過費躊躇門戶借題之日中肯盡屬詐傳則處分正是表章何須過煩藉訪即間有二三宵小亦被屏斥所稱小人汪敝小人者要亦屈指可數無容瑣慮乃若薦劾同一下部而有復有不復者何故奉旨同一起用而有補有不補者胡爲況就所爲分別原無別術但卽其人首犯兇鋒與稍知圓通者權折有先後剛方畢露與稍加委蛇者罹害有淺深卽此便是分別臣以爲丙寅下邳之廉臣當起補而甲子乙丑所權折尤急當起補閣住降調之諸臣當擢而原在戍配追贖之列尤急當顯擢顯當事者深思之也若磊落名賢如錢謙益文震孟姚希孟顧錫嘯許譽卿晏清等已後先啓事

有若如此諸臣豈宜久戀丘園無俟臣贊其未起未補者尚多亦不敢權列以冒薦舉但值波靡初返正須對證良辰則有恬雅無營緒繳不及如鄭以偉業茂才者蓋急用以砥迴瀾則有難進易退瓜介絕塵如劉宗周程國祥者蓋急用以振頑陋則有抗疏批鱗昌言爲國如陳必謙徐大相者蓋急用以繼風起敵乃若四朝耆碩百代名儒之高攀龍爲崔呈秀反噬抗志自裁臣曾讀其絕命之筆有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循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縢來生等語從容就義中何處愛憐切求之古名臣正未易後指項蒙一贈廟稍憐公議然千秋大節未持夷厥子世儒無辜城旦則揚名與雪恥又衷直雄忠所未竟者若魏大中忠膽似鐵勁節如霜與楊淦麟順昌等均各亘古奇男子而大中未錄其嗣人儻尙多杞憂聖恩更加優異恐亦無容再議也臣雖南雍冷狹然日與多士講求者惟此禮義廉恥相與諄諄以前教臣者雖存亡不同而急權以懸標的追勝以樹風聲均足張四維扶名教于世道人心未必無

補也五月廿五日

疏正論

戶科瞿式耜疏今者聖明在上日月雷霆問不照臨罔不震疊雖致復有懷私植黨鼓煽邪說清軌是非以自子聖明之三尺者乎乃今不意有江西道御史袁弘勛其人者弘勛于辛酉分校北闕廟賁廟簡噴有煩言近者鑽謀選考以同鄉周昌晉之力得監廟臺堦長安無不薄之乃乘機藉勢積狀影射有謂其爲劉志選之甥甲求當事寬處又爲見其親厚快舉人爾爾義傷來錄御有諱其受五處內請願移重賄致書刑部問官求擬罪因公論不容厚處應移又爲顯純之弟顯道求寬刑輕擬者事洩感隔故有具論止就其章奏內顯而可據者薦問鳴奏極邀勸力赤督師王之臣彼豈真爲封疆慮哉嗚呼自鎮清議不容欲借行邊以掩其短增建祠之累特投意說知以五千金囑弘勛奉之臣而薦已而弘勛不得不從之也而一疏列薦武弁數人此豈皆趕赴干城之任而絕無根抵之容者也金珠萬金之說未必無據

矣又如孫慎行訪書遺名以公論不容勉強增入此亦舉朝大不平也弘勳乃特疏奏之且此之構臺官聞之梁夢環劉志選而慘死詔獄之左光平周朝瑞等復遭罵辱已被聖恩之惠世揚毛士龍等復廢禁錮一手握仕居然與通國爲仇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議此尚有人心者乎至于舉朝之推薦者轉轉切師生之誼薦之可矣乃始而薦之既而棄之若此亦中既作聖于早舉復惡料其不出語語實情言也

阻撓又惟恐嫌之舉出者真逆見廢之必不替我無有誹嫉嫌者而不得不出疏以達其喜乎朝臣起召一大臣乃以供弘勳口舌之摘弄乎邇來踐履專事調停漫無主張自閣臣劉鴻訓與同官李樞入直辦事措却情面一力撻寬旬日間遂覺有一番振作精明之氣乃弘勳自以去其所暱漫肆詆排不以兄鋒殺氣則曰獨腕把持公行報復使如弘勳之意必獲後兩可凡有論劾牢守不必深求不必追究二語而後爲培元氣養元氣乎必由此論劾之人而重加

言官之罰輕則罰俸重則降調以謝被言者而後爲主持國是乎且被言者生平各有本末舉朝自有公評不得舉也則就中處分一時或微有分別未濫之處要知明旨所云功過各不相掩亦不得藉區伏翻案之端也今乃曰爲崔魏報仇不知弘勳而以此疏又將爲人報仇乎尤可異者賄中逮于喪心無賴之孫之解主張要典極力殺人之徐繼畲舉朝在以此處分不盡法爲憾而弘勳則致情致痛謂弘勳得之爲冤此由與情毛士龍之投到原米

俾與而亦牽連入牒堂弘勳所謂大罪惡網之網也強打盡之網者其自道乎至誣閣臣以滿載駑駘借與之分辨矣總之弘勳脚根本邪行事本穢實知無逃清議乃敢爲撒潑無賴以爲自救之急者而又有主謀徐大化等爲之引其線索佐其兇鋒弘勳特受發縱指示于人而已全無主張者也堂堂身稱漫不思爲朝廷舉奸指使而乃爲私人修怨復仇且今所值之時爲何等時今所事之主爲何如主而體體

題公行白晝共驪苗鯨煽煽虞廷豈不亦嘯咷大怪事哉五月廿七日

此不過楊維垣後身也。以劾維垣者劾之甚是。

御史王應斗疏若近日昏庸顛倒之臣臣見其二焉則見任太僕少卿喻景濂待請孫之解也景濂日近桑榆形同倚木五官雖具聽順指于他人四體僅存仗扶携于左右聞其潦倒長安並未朝奉一旦長樂之鐘盈耳而高卧不聞春明之夢雖朕而趨踰實朕國家亦安顧此臃腫物耶雖然使其歪漚不混猶可言也乃今觀其海防擇將一疏不但老千年且老于心矣如莽元儀一市井棍徒耳携貲入都偏求推轂凡有識者誰不擯之而景濂漏盡之時政可以利餌也于是方之韓白比干孫吳求南路專閫即斷送鄰國之生靈所不惜矣矣崇煥酒血管師天下仰爲神池而景濂度其未必來亦未必濟不知其意中何事屬視皇上之封疆真兒戲耳能廷簡雖死生然偏枯不平皇上亦既憐宥免贓矣而景濂玩而刺刺不休是聖天子之德音全未聞也

此一書皇上鑒其出于逆璫已付灰燼矣而景濂窟穴其中猶曰臣滿腹真誠載在要典是大聖人之作用尚未知也事事情情如此尚可聽其優游尸位以階昏亂之漸乎至于孫之懈衰朽不如濂昏憤不如濂而邪媚乖舛尤過之昨忠賢之世凡守正諸臣題差典試者多被劾奪之懈資俸尚淺越次鑽求取肯如寄其所從來亦可知矣比入秋間一咏揣摩時局迎合逆璫中庸一題間之懈擬出隱然借敬信尊親寫出稱功頌德之語是矯矯最巧而托經傳以行之者也方且述情阿堵密逞機關眼底糊塗非入歐陽之夢暗中摸索止徇顏魯之私致使文章之聲價不敵司馬之威靈而崔鐸哀然賢書矣及至事已敗壞逆知功令難以放過遂借爭要典一事以掩其前日之弊此連日上疏之本情也夫要典皇上已燬矣旨廢從此斷矣職何必復持其是非但前日閣中一哭有不能爲之解解者夫之懈何爲而哭可遠非買長沙揮漢室憂時之涕近非方止學赴文皇閣下之號數哉忠義摧殘不見英雄下淚今日權

好既朽反令兒女增悲。備謂哀痛慘怛。出于其不自
已者耶。嗟嗟淚痕雖猶干一時。笑口將傳千萬世。行
且玉堂無光五經掃地。不亦大可羞哉。職與之衛同
年。向無嫌怨。因觀其乖張太甚。故劾景濂而并及之。
五月廿八日

二人總心子要典人也。以要典黜之。彼方懷公案
于中。以巧拙士之謀徐積。孫急謂俱借爲護身
符耳。

蘇轍野抄卷之九終

戊辰

傳卷野抄卷之十

古具蔡士順幸來父集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疏如張差一案王鳳翔者雖爲
仰承慈孝之誨衷然王挺擊者亦未始非保護東宮
之至意千金之子突有無知執械闖入內室爲紀綱
者尚當執而問之禁中何地任妄男子作此舉動而
一味以風顛二字抹之乃慈寧召見劉光復以半
吞半吐之詞述涉唐突以致觸忌幽囚今既追錄其
忠貽卹榮華頃頃有加矣而赤心諫議官之在之
突無辜貶卹辱恩并復官而斬之至今羣臣城外遺
骨不能還鄉恐先帝有靈當自憐之千秋有與當
自白之臣之所謂不平者一也紅丸一案王獻道之
說者固屬偏見然先帝聖躬委頓至此豈臣子嘗
試邀功之日故崔文昇李可灼不加一戾則亦倖免
乃假旨批答放歸原籍楊楊查錄卽今聖明在
御豪忠殲佞千古一時殺嫉惡防奸之孫慎行尚推
敬啓事不遺餘力而么麼可灼先登訪冊儼然典廢
輩諸賢並列何以服天下之人心乎臣之所謂不平

決辰

者二也移官一事在楊建左光斗等一時激烈後邊
或不能解於居功迫上之疑然一腔擁護先帝爲
心亦未始非杜漸防微深意賢繼春之持論自是移
官後一截處分以藉惕遠說之未盡非相反也今必
欲以移官一議爲連罪案何居子連幸而有擊增二
十四罪之疏不能沒其除奸大功贈卹不得不從優
耳使果如諸臣一偏之見不將與王之案孫慎行同
其沉抑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三也封疆爲重復失寧
者罪無逃矣乃能廷劄梟首西市且傳首九邊而
三路喪師之楊嗣與擅離信地之王化貞竟逍遙福
堂甚且有以化貞薦庸者又何以服廷劄之心并何
以服天下人之心乎人皆知廷劄以門戶殺非以封
疆殺而寔竟無人敢訟言之者使服辜者服辜而漏
網將來何以嚴邊臣失事之禁乎臣之所謂不平者
四也楊左與王安聲息相通誠不知其有無然其主
意無非羽翼先帝於神祖升遐之日使倥傯之
中大權不至旁竊宗社安於未山初非與安有交
結之情如崔呈秀黨附親忠賢爲不斬之謨也乃今

勳輒以王楊崔魏爲對案。無論楊不與崔對。即亦豈可與魏對。又以楊左交結王安。與崔呈秀交結。魏忠賢同類並稱。凡有心知。孰不痛之。今卽贈庶卿錄恩典。無所不至。然以一片血忠。被此惡名。能無歎恨於九泉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五也。大臣者。小臣之綱也。而宰相尤爲諸大臣之綱。何者。阿諛欺容。權瑞作勢。已多次第。伏法然大者卿貳小者臺郎。彼見魏親政府。甘作乾兒。誰不備備身家。自捐名節。今五虎輩雖罪未盡去。雖未籍沒人心。猶有餘憾。然亦既顯暴其罪狀於天下矣。彼造意主謀。無毒不具之。微固寵逐。理無不備之。乘謙與夫媚璫而反取厭之。馮銓瑞敗而猶彌達之。貴立極。領乃死不發屍。生不殺奪。竊恩綸而誇奕世。據富貴以樂餘年。其何以爲大臣黨閹之戒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六也。方今公道昭明。羣情踴躍。已無復閉鑿偏枯之病。而或巨奸偶藏鋒於脫綱。或幽貞猶抱泣於向隅。或蓋藉素素一時尚多訛亂之言。或斥涉斧鉞四海未盡澄清之望。有一於此。俱非薄平。臣是以不避恩仇。不顧鼎

鑊爲我 皇上直陳其原委

六月朔一日

真正不平此疏大有挽於時事

御史曹選疏竊惟域中有兩大曰天曰君。謂其體足以相承位足以相配也。雖有竊柄之奸。雖難逆天討。雖有黨奸之嬖。子定伏天誅。易稱乘龍在天。春秋繫王於天。周禮尊祖配天。而其諒文王者曰於昭于天。祭文王者曰對越在天。明乎天之一字。王者之子孫臣庶所以尊祖宗之隆稱。而非尋常所敢褻尤非尋常所敢借也。乃有喪心病狂。眯目亂道。止知冰山之重。罔念帝天之尊。如輔臣來宗道真大可怪矣。當崔魏之擅權也。當先巧達百端。獻媚頌德。建祠特書扁額。姑不具論。至於爲崔呈秀母乞恩祭葬。併及其父輒開加祭之例。且稱其父曰相天之父。是何言也。夫崔呈秀者。天下之亂臣賊子也。呈秀之父生此惡子。亦天之僇民也。地獄之名。正爲權奸而設。生天之路。豈引賊父之魂乎。媚賊之心。不過苟圖富貴。甚至妄取臣子所以尊稱。祖宗者而加之賊臣之處。有意乎無意乎。是可忍。孰不可忍乎。以爲無意是

不識字之盲相也。字且不識，況於人乎？以為有意，是不畏天之小人也。人而欺天，莫大之罪矣。且呈秀之父既等於在天，則以呈秀為之子，將何以稱之？豈臣下所忍言所敢言者乎？宗道之罪上過於天矣。我皇上奉天牧卜而宗道何以偶應，則推舉者之過也。意或者天亦巧用其使過之權，顯示以改過之路，不則欲厚其毒而降之罰耳。為宗道者，愈宜洗心剔膺，竭智盡忠，而飽奇護守，正不阿之累，振又何為者邪？向者在天之語，徒委罪於吏書近者，守正之言，方自

光廟實錄告成，自是一代大典，在例編纂諸臣，照資加級，載之典故。今宗道於已之宮保級，庶則惓然受之於他人之應得，則偏執裁之夫。光廟彌月，美政史不勝書，即享用未久，寧敢簡略而宗道藉口，毋濫盡變成章。光廟在天之靈，不及崔賊之父，在天之靈也。邪總之柔媚恣其懷，懷從險托之憤，憤不可令一日玷此揆席者，而彼且借枚卜之典為護身

之符，假主眷之陰為盤根之地，不思我皇上法天無私，獎忠獎忠，亟依即逐，使輩數百何損於時，豈獨私一宗道而不重加罷斥以慰帝天之靈，以洩祖宗之憤也哉？六月初二日

語雖一句，決不可無此一疏。○天字是何字？吏書亦欲行媚邪。

四川道御史吳煥疏：臣聞邸報見詞臣孫之獬疾，發不能供職，疏不勝駭，傳其所爭要典不可燬云。皇上於嘉宗嘗北而事之，見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上。上於嘉宗嘗北而事之，見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上。一字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兩字壓皇上不敢動矣。又云：皇上同枚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以此忍心狠手使於神宗則失慈於光宗則失友，是明歸皇上以不孝不友矣。且於拜疏不日進呈而日投入，辨尚知有人臣禮乎？夫欲知今日要典之燬毫無損於聖祖神孫之孝慈，應先自當日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官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於不慈陷主於不孝，特輩奸欲殺忠良苦無題目，故借為罪案耳。夫富張差執挺排闥而入也，其有所使

而然何待辯。此而不問將匕首魚腹踵發禁廷。東
宮危矣。惟廷臣爲朝廷持破柱詰奸之威。神宗
光宗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實多。當
時召對和氣盈廷。光映千古。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
謂諸臣陷主不慈。陷主不孝。不亦冤乎。及先
宗嗣位。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
朕。一旦哀思太過。聖體疴巖。崔文昇李可灼。漫以
渴下之藥進。而鼎湖遽逝。拔報無計。則涕泣呼號。答
葉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此而遽以悲情呼
號。加諸臣不赦之辟。而以聖躬嘗試之崔文昇李
可灼。總領李可灼登用方新。刑賞亦大不平矣。至於移
官一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放接隨。朝野震動。官
府徑庭。危疑紛起。早得元子中出。震以定羣疑。則有
辰奠異他。無遑恤彼。謂官眷必宜從厚。此痛定事後
之言。及至聖躬無故恩禮有加於先帝之幸。益
彰顯已。惟日爭挺擊。爭紅丸爭務官。而初無損於
三聖之孝慈。又何必劉志選徐紹吉輩。諸大奸共成
要典。一書稱之爲孝。而後孝稱之爲慈。而後慈然則

要典在當。比原不必作在今日。又何妨於綴如以
皇帝之製爲必不可更彼僞祠之建僞爵之頒。凡錫
鐵券。錫土田。何一非稱。皇稱帝。封人邪黨。正將
借此以壓庸愚。欺當世。而不知三代之民。斷不可枉
也。惟是功罪不明。邪正顛倒。所以辯言亂聽。邪說橫
行。夫綱邪者爲君子。媚邪者爲小人。兩言可定羣忌
臣首疏。郎舉以入告。頗有一疏之內。一以綱邪而一
以媚邪。甚至始綱邪而繼即以攻正。變換無端。何怪
乎人言之及。惟是始進雖未甚正。而能首出攻邪。此
當徐俟以觀其將來之尚往。則政府主持國是。萬不
可不斷。而其候似宜少需。分別忠邪。萬不可不嚴。而
其路似宜少廣。蓋中人之見。當殫配在前。或動依草
附木之思。幸遇明聖。當陽轉輿。傾葵向日之念。故
違王之路。宜闢蕩平。使天下同心。易向以共遊太遠
可息紛囂。而消反側。如復有陰陽閃爍。形迹顯露者。
必與衆共擊之。今日弘開治平之象。似應如是。則有
議者宜卽以此意明告於皇上。明商於政府。何至
倒置其詞。誇張爲幻。而政府本用嚴。而名之曰兇心。

本用斷而各之曰棘手必至首尾兩端依阿情面賢奸并進而涇渭不分。蓋言雜校而黑白莫辨。養成一不痛不癢爲過爲命之世界而後可。則又誰肯身仕勞怨與擔當國是以開關清明之治說不幾上負聖明而邪正倚角無已時也。六月十二日

末段觸邪媚邪及政府深可味

戶科瞿式邦疏臣聞禮義廉恥是謂四維況宰相尤秉國之均而四方是維者乎天啓四年以後大臣背禮滅義捐廉棄恥良心夜氣漸滅無餘如前疏所指魏廣微顧秉謙諸人行徑不同奸食一轍真舉朝之所羞聞而士林之所不齒者也近者施鳳來張瑞圖以人言去雖各有本末原不相掩然碑文四六葉經道破豈容視顏蒙面復玷朝班皇上允其告歸真所以全大臣之體亦所以重朝廷之體乃不謂尚有蕪蕪滿身依棲丹闕污政府而辱綸鼎如大學士來宗道楊景辰其人者宗道居宗伯時爲罪輒崔呈秀父母疏請越格祭葬奏內在天之靈久已喧傳海內然屢經論列甘作耐彈綿花彼其意不過謂此事業

已卸責承行吏書止自失於簡點便可了此公案夫大臣有一奏疏不能簡點而乃能平章軍國者乎臣又讀邸報見河南按臣鮑奇謀韓建祠一疏忽邀守正不阿之旨殊駭聽聞及該臺臣寧光先奏駁皇上查票擬何人宗道乃自認罪出其手而止以議見不明衡量不確自掩其非夫閣臣身掌綏綏惟辟威福所從出也而乃至票擬失倫使煌煌天語不見信於天下罪將焉誅而可使之一日居提席乎至於景辰在翰林禮部時三疏媚璫鑿鑿有據皇上

葉簡媚璫諸疏陳於御前彼其嫁阿隲態業已無逃秦鏡中矣爲景辰者自揣清明之世公論難容惡應引過林泉猶不失爲自全晚景之計乃乘李國楷謝病之日居然首輔自居揚揚入閣辦車一似全無瑕點容人指摘者獨不思國楷從無媚璫實跡止以人言一至大臣義不可辱遂爾浩然長往今景辰自歎果能與國楷相低昂否臣又從邸報見景辰有直陳要典一疏夫要典之訓總恭景辰與焉方自幸得屬名不朽之書八崔魏既敗是非大明乃蒙面轉身

又欲自附於議歲之公論以爲藏身著脚之地小人
屢易其頭面君子直見其肺肝矣亦可使之一日居
接席乎臣非不知兩臣皆出自枚上豈容漫爲指斥
第念當日會推閣臣之人未必皆赤心白意之臣也
憤公論之不容推轂固多賢者牽情面之難割咄咄
豈乏私人兩輔臣之協夢卜於金匱未必非天心
之試鑑衡於皇上今皇上留兩輔臣國體之所
全者小皇上上兩輔臣國體之所全者更大兩輔
臣皇皇求去而皇上留之國體之所傷者少兩輔
臣懇懇求容而皇上留之國體之所傷者實多昔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之寧不作相不
見牛仙客當此瀾倒波靡之後止宜擇清貞勁挺之
士居接地而作楷模於以揭方醒之人心作久賴之
士氣乃平章何地任此輩久據長養使天下之賢士
大夫謂如此聖朝而忠朱歸夫猶赫赫居具瞻之
位恐非所以煥重光之日月而扶再造之乾坤也
戶科瞿式耜疏竊惟今天下大事莫過於遴選與察之

果然非加
之罪

用兵而近又與閹寇顧閣自黔費而生者也黔又自
遼蒙而生者也遼陽既陷尚有廣寧一旦驚風鶴之
逆爲拱手之素人皆曰王化貞熊廷弼之罪而不知
本兵張鶴鳴之罪爲過之夫鶴鳴曾懷騎甲志逞魚
然其蹈中樞也無他伎倆惟有潛通線索於魏忠賢
日佐化貞以與熊廷弼構闕於口舌間耳及河西逃
潰廣寧七百里之地輕輕斷送而鶴鳴自知不能脫
然無累乃輒起奸細一獄以自爲功以爲卸罪地夫
文致一二莫須有之奸果可以贖失策喪地之罪乎
殺人自掩卸罪冒功立功斧鑕亦豈爲過乃猶揚揚
視師垂涎故物藉非公論沸然省臣與臺臣彈射即
求賄賂一去亦不可得矣顧畢竟以忠賢與援之力
得道於三尺非倖之倖乎未幾徒黨崔呈秀來與李
魯生謀更首推殺鶴鳴起南工部尚書又未幾改兵
部尚書總督川湖等五省兼撫貴州也借言鶴鳴向
撫貴州輕車熟路耳不知邦彥初本安官餘孽小醜
易執自鶴鳴敬其厚賄署辦巡捕假以兵權遂成尾
大不掉之禍過誰階之鶴鳴不但悞遼且悞黔已明

彰較著矣。乃必欲噓灰再起。然者豈真爲封疆起見。哉。魏忠賢看工時大言欲用鶴鳴於黔李慶龍等類。首奉命誰不聞且見之。蓋此時忠賢等逆謀已定。縻布腹心於天下要害之處。西南半壁。非鶴鳴不可。故陽建置之陸倚托之。而去督撫閔夢得。以一事權於鶴鳴。從中舉事。無慮川湖等處矣。初入黔時。即鶴鳴妄自擔當。亦輒意邦彥。與渠俱可受條籠萬一。撫成。且無爲忠賢整一片功德碑。與摩崖銅柱稱不。行豈非鶴鳴快心事乎。乃天祥聖朝長夜忽然。其。瘴氣一。朝。檣鶴鳴。冰山忽頽。魂魄若失。邦彥更輕其昏耄。益肆倖慢。木牌遺書。數其爲撫時受過。金珠玉以巨萬計。乃始怒而議勦夫勦豈易事。鶴鳴豈能用勦以收功者。但聞其驕蹇如故。凌轡有司。鞭笞士卒。而一切文移並束高閣。時有奏章俱左右代爲之。市棍衙役皆以賄賂給參遊札。副冒餉無算。試則鶴鳴入黔。閱歲。冒設一奇畫。一策乎。曾交一兵接一天平。日曉。索餉二百萬。即具二百萬餉果能無。胃破而盡。用以了賒事乎。故職謂其五官之不靈。

譯語

不能使百萬之用。命則宜去。債贖於已事。必不能使桑榆之晚收。則宜去。逆賊之心。實必不能鼓師中之忠勇。而成關外之大功。則又宜去。不但督撫併其向來宮銜世庶溫日隆恩一。縣。職。猶見有逸罰也。竊聞曩者播州之役。初爲江東之賈希恩等。悞廢財喪師。後用郭子章於貴州。江鐸於瀘沅。支可大於湖廣。而李化龍爲總督。夫然後分兵八路。奏功一時。雖其衆力齊奮。實由提撥有方也。爲今計無如仍設黔撫。而擇總督如楊鶴。傅宗龍。朱燮元。閔夢得。至於蜀之重慶。遼義。閬楚。蜀滇。粵。同心共濟。如臂使指。輸餉不貲。多方設處。務爲蕩平。休息計。庶有救乎。如滇撫謝存仁。盡撤防露益兵。示不復爲犄角意。且去。欲輕身入水。而受陸。非黔中院道力阻。不幾爲王三善之續乎。所當擇人而用。以望助黔一臂者也。職方草疏。更聞鶴鳴遣子張大用。蓋金來長安。更多携空頭札。副以市。又當有神通以施勝算。以保富貴。職不量。輒爲直糾。低念封疆大事。關係至重。不敢避兇。外以默。伏候。皇上立賜乾斷施行。六月十日。

職官

卷一百一十五

職官

職官

御史趙洪範疏凡忠義沉寃權奸虐頽天下已盡發之皇上已盡白之職不再責亦知編紳之禍始於職卿周宗建爲奸極郭擊所陷乎輩與魏崔戚里氣息相通往年借熊延弼爲題墮罵宗建疏中穢語要責至尊之聽笑彼長安之口輩不顧也暗族權奸縱騎遠繁而宗建死矣縱曰宗建死不出其手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輩其何說之辭殺人者抵償而造意者不惟漏網且竊崇階宗建有知難邀賄典日未暇也又有逼方小吏橫遭慘死人言不服及職目擊心傷不得不言者黃岡知縣梁鳳翔也去年六七月酷暑中職與鳳翔同以迎送三王奔走江子鳳翔病中竭蹶從事偶因私僮不到致怒惡瑤王敏政田維章遂縱牙爪數百上岸促打毀其衣冠破其頭額全事冬官側目護送大臣籍口人月初二日扶掖送王是月初十日殞命矣傷哉縱曰手下人役紛紜莫禁郭解之客殺人其罪甚於解殺之王田二端未正厥辜縣官雖卑獨非朝廷臣子而祇供刑餘一擊邪此二案或事過而情造或天高而聽遠

職爲摘其幽發其鬱古有孝婦含冤而天不雨者不得以一人一事之微而忽之也六月十八日
 御史姜兆張疏慨自魏瑄積惡擅弄威權竊窺神器金吾延世五等分茅幾無虛日即梁冀之閹門七侯二大將軍不足貴也且疏請建祠諡德頌功俟通域中新莽之頌者四十八萬餘溢於數矣幸宗社靈長挺生聖主不動聲色而藩籬鋤奸如五虎五彪義子乾孫漸次削除雖未正法然亦足以儆其魄矣獨稱功頌德之臣久稽天討豈以此輩可從末減乎非也彼其心卽五虎諸人之心而其計更巧於五虎諸人之計若曰吾姑置此褒揚語以點綴目前之光景埋伏後日之機鋒使魏事而成不難邀封爵也賞僮魏事而敗亦倖免斧鉞之誅此則稱頌諸臣之用心也職不能悉舉就耳目所睹記者爲皇上陳之如疆場捷音一疏稱職臣彈精幹國竭慮善邊者南史科郭如閭也堂構立新一疏稱職臣彈慮勞心提綱挈領者原任工科陳維新也天兵奇捷一疏稱職臣丹心致主從算安邊破草兵餉之衝指授職

守之略者南京山東道劉漢也原疏具在御前可

覆而閱也十一月二日

御史郭子璠疏臣竊謂端瑋諸親殊多未盡者姑就科臣聞可陞臺臣寧光先之所糾者摘其端最工而罪最著如原任督餉尚書黃運泰兵部尚書閻鳴泰蓋建祠中之可異者也端瑋諸臣皆建祠而止而運泰則計及守祠之人端瑋之人皆建一二祠而止而鳴泰則獨有七祠之建臣聞運泰贊瑋之語一則曰百年萬世再則曰浴日補天於河間府祠則舉遊擊

錢體乾

朱一

城長

朱一

城長

錢體乾守之於天津祠則舉泰將斬廷桂守之必欲建瑋一祠似覺旋萬年不替豈呼禮拜百代如新而後快其心者是何據戴而愛護至此乎豈乾兒義子之情頗深貽羞七尺之形空遺萬年之臭獨不當削其官奪其廕流之遠方以暴其罪於天下乎臣聞鳴素之贊瑋一則曰亘古元良再則曰民心之歸即天心之順此時頌瑋以得民則得天矣於密鎮而建祠焉於昌通兩鎮而建祠焉於寧前而建祠焉於承鹿等處而建祠焉臣不知其重建何心而擁戴何功乎

臣等謹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豈多多益善將爲定策之元勳乎然此蓋媚而益媚爲附逆之首兒奸而愈奸曾狗彘之不若而猶得金紫揚揚於里中恩蔭叨光於奕世尚謂有國法乎所當立正典刑亟行削奪者也又如原任吏部尚書周應秋以苟容之媚骨首作患失之鄙夫倚罪樞爲米山通李襲龍爲線索搖尾乞憐脅肩屏息覲催欲用某官而應秋即用之欲升某官即升之欲削奪某官即削之奪之甚至欲公則公侯則侯伯則伯奴顏婢膝如鬼如魅溪壑充盈廉恥盡滅數年之內忠良喪其氣逆瑋肆其兇者皆應秋爲之也此一臣者按之交結近侍之律固所難逃正以大奸誤國之罪又將安追使非嚴行重處何以服天下之心乎亟宜褫職削廕以抒公憤可也夫引退一例爲不能稱職設耳以天朝之臣子敢背主而從邪此等罪惡上通於天可令其全身一退而置之不問邪臣見先朝逆瑋劉瑾伏誅而瑾之餘黨有下吏部尚書張綏於獄者有將大學士焦芳并其子侍讀焦黃中除名爲民者有奪祁英伯爵而戍曹雄於海南者皇上於稱頌諸

抄錄至
遺漏道
金瓶已
書其自
後

高貴時
已屢對
人言非
由閑票
矣舊輔
雖物故
在廷

疏再三論吏科查進此其行徑始末通逃日月之中
天但願以剛德布之按其罪狀不終日而處分正國
憲之所昭彰而乾坤之大聚會也夫穢濁之律宜嚴
褒忠之典宜亟惟乞 皇上大加審斷將黃運泰閣
鳴泰周應秋刑職奪廢郊途流移以爲大臣黨通之
戒并查前稱領諸臣早賜處分庶巨奸不致漏網朝
宁立見廓清世道之大幸也 六月二
禮科仇維祺疏職前論南戶部尚書張樸工部尚書
孫本其爲魏崔之黨通國三尺童子能知之能言之
非以風聞懸坐也忽於邸報中見杰有在籍聞言一
疏反覆辯其非魏瑞私人不與崔呈秀並列今方揮
簡猖狂正中外戒嚴之日似不宜競爲參駁但杰以
疏辯而不據實以剖則前言虛誕爲罪滋甚爾先就
其疏語折之而後指其一二顯著之實可乎其曰壬
戌例轉以舊科臣郭華疏薦輔臣葉向高票以京堂
起用夫郭華行徑今其自辨之疏供其七八想杰猶
未知爲公道大明之日也在京堂起用之 旨案何
高貴時已屢對人言非由閑票矣舊輔雖物故在廷

諸臣尚有聞其言者而欲以誰欺也其曰甲子冬起
用以後同爲官保尚書者不止一人職亦謂交通得
美官者不止一杰但諸人俱掛白簡獨杰以巧卸得
免故職欲問鯨鯢之漏網耳杰試追憶奸細武長春
之獄贊茂封爵杰輒躬瞻前領曰老爺有此大功晉
封爵土國家增許多氣色旁觀聞之吐舌下此衆
目共見寧忘之邪七年八月 皇上登極羣小見事
將敗欲將年來惡孽歸罪崔呈秀而彈去之因以杰
爲太宰以圖殘局議已定呈秀覺之馳至杰寓罵曰
人人奈得我你奈不得我你官從何處來手暫見在
杰語塞又曰好爲之猶可共保富貴杰唯唯次日陳
爾翼駁揚所脩之疏出矣此語人多傳之而欲以詭
秘掩天下乎至其袖珍手摺臚列朝野多人稱爲門
戶勸忠賢漸次削除以故升轉題差忽奉旨削奪皆
杰冊中之人也見今吳養春男吳繼德投擄刀求孫
杰引進呈身拜逆璫爲義父矣夫非膝下承歡而何
以接引義子邪崔二哥孫三哥之稱幾令聞者齟齬
獨呈秀貪縱彌甚杰善躲閃能掩其迹今若逸於法

恐崔逆之目不順也。至大工錢糧巡視科道出納尚書薛鳳翔且不經手而忝以待郎越分料理致科院不敢問自以五上疏未嘗替借逆瑞一字以絕干涉之人而二年之間七品小臣官保展玉卽行如冒聞亦不能有此遇合也。李夔龍曹欽程輩曾有稱頌之疏非緣免其違問乎而又強擅其在刑垣時蔡輔臣蔡彖臣以自免罪乎職論未嘗及一舊事此語從何而出况蔡輔臣者尙自多人余大成方以強項而起用之未聞有阻抑之者也。總之忝伴認職疏爲

卷一 疏

三

如忝者似以不辯爲高不辯則無此醜論

南戶科萬鵬疏職惟求治之道不過親賢遠奸而已矣向來逆瑞竊權清介端方之品削迹於朝奸邪諂

媚之徒接踵於國使祖宗二百數十年尊賢敬士之典祇供爰轡之資而建牙授鉞之儀爲其腹心之寄幸我皇上側席求賢廓清仕路俯俞臺省諸臣糾薦等疏有廢必起無好不除然而人材催鬱之極奸雄盤踞之餘尙不能不數遺珠嗟漏網也職謹以聞見最確可備彰瘆者爲皇上陳之愧昔逆瑞登難首催忠直冒捏趙鶴孫李之謠蓋指趙南星錢春孫居相李邦華而言也南星戍死業蒙恩卹居相邪

卷一 疏

職

三

並荷召用獨錢春一人曾經科臣曹師稷等奏劾尚未推用按春清貞自砥守正不阿蓋仕獻縣時魏忠賢凡強娶邑中有夫之女春執法嚴斥忠賢卿之以故虐陷一張遂遭削奪如此正人所當典居相邦牽連袂澤冠者也至矯詔逮問遣戍者不獨有李若星熊明遇徐良彥毛士龍鄒維璉平五臣擬戍則同受苦各異若星有責打一百板之旨當受刑時天日昏暗旁觀墮淚而奉行者猶謂杖輕立斃用刑阜隸二名此其助骨稜稜會問時強項不屈遂風之變烟瘴厲之鄉維璉則清標絕俗人也泣呼 祖宗在

天之靈語語自陳孤介在廷執筆者惻然動容若良
彥與疾赴審無枉可罪曲擬一杖亦爲過當而乃矯
旨改遣初定楚徽復投鬼域其屢瀕死而未死者
天也至士龍則尤可憫焉邇卒紛馳昭關夜渡埋名
遁姓或醫或巫與衣膏食萬死一生雖今並蒙開釋
胡可令其久困家園先叅客氏後勅忠賢無端被削
尚未正推者不猶有朱欽相陳于廷乎而清正有執
今家食朱經行召用者不猶有鄭以偉陳道亨沈儼
外朱世守乎至以同姓受累者不猶有楊鶴李日宣

朱世守

朱世守

朱世守

乎進卸矣邦華用矣鶴與日宣不當遣其族物乎乃
若萬里投荒之候伺一月按粵之胡良機當日不逢
璫意先推年側隨卽削奪今日公道大明應俸澤者
還以京堂俸淺者還以臺諫乃猶然置之外籓豈例
轉之果當而見局之難轉乎以上諸臣皆逆璫所摧
折而清時所急需者也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前此主
爵者還留顧忌今冢憲司屬煥然一新尚可不急爲
推補邪此遣野之麟鳳也職所云當道豺狼則總督
貴州張鶴鳴是也職壬戌叨第之年正鶴鳴司馬之

日伊時經撫不和自宜中樞調劑有功同受上爵有
罪同膺顯戮法也胡爲偏護王化貞而掣肘燕廷疏
以至廣寧失陷質之世廟立斬丁汝襲之例鶴鳴
固當首誅矣追能王坐失地之律不知鶴鳴使何神
通能逃國法且揚揚出鎮行邊刻意導導誣殺良善
狠心毒手只欲構成廷弼之獄卸已彌天之罪遂將
空捏拏劉一獻爲奸細王僕並磔千古奇冤計欲傾
危顧命之元輔幸爲首揆主持公論未泯僅於癸亥
拾遺糾處試思先帝初年授道璫之權開殺人之

拾遺糾處

拾遺糾處

拾遺糾處

拾遺糾處

竟得非鶴鳴批激以誨之邪此卽素街不盡厥辜乃
察處未幾聲金路崔星秀等薦之出山偃然官保而
爲南大司空矣有關提練索在手又薄水衡之莫途
鯨吞而計邊徼之可張虎吻遂乘忠賢授意邊將報
功之時遣子人京賄買薦廣又通幕南無王庭圖以
悅璫心命子呼忠賢爲祖公公自稱義兒孫亦是平
總督雲貴之命下矣到黔之後專倚劉范和爲貼身
之侍死生予奪悉出其手時有兩總督之請又藉劉
藥婆爲入幕之客人才臧否任憑其口時有女軍門

之號。餉每月所費不貲。見鶴。奏請動稱不足。乃其五子。遞相來往。包扛疊累。其中何物乎。非殷剗。邊餉則剗。餉民膏也。楚點驛。遞送。恨入骨。此時虛極。制臺不動。不撫。玩冠。養。施。徒。費。金。錢。惟。知。飛。票。承。差。平。取。各。府。州。縣。贖。錢。以。肥。私。囊。軍。務。弛。而。不。理。民。命。幾。以。何。堪。每。日。解。送。人。犯。紅。榜。下。則。捆。打。墨。條。下。則。梟。示。血。赤。黃。陽。之。水。尸。橫。金。甕。之。山。如。此。慘。虐。殊。駭。聽。聞。且。動。輒。騷。人。日。匪。馬。定。獄。單。騎。破。苗。一。疏。再。疏。稱。庸。稱。雄。無。非。就。龍。欺。君。耳。亦。思。九。重。之。觀。聽。雖。遠。

戊辰

三

四方之耳目難逾邪。况乎潦倒龍鍾。賸餘不珍。四大。况覽五官不靈。將溝壑之專憂。豈節鉞之堪寄。此。一。臣者。性本兇邪。行尤貪鄙。喪師既逃。顯律。端。瑞。未。下。天誅。窺其出山。根苗。原。授。道。瑞。密。肯。把。持。東。雨。半。壁。之山河。今日。魏。崔。尸。修。鶴。鳴。自。合。魂。消。所。宜。亟。賜。魂。逮。早。正。兩。觀。之。誅。併。將。諸。子。冒。溫。恩。庇。一。并。斥。奪。速。推。才。望。大。臣。往。結。黔。局。以。紓。聖。明。南。顧。之。憂。者。也。三月初七日

快哉詳哉之言中興大疏

兵科許譽卿疏。國家設立言官。封駁糾彈。自有職掌。不得已而有薦舉。非其心也。蓋正直忠厚。雖當並在。而至稱言官。必曰殿上之爭。仗下之斥。則糾駁之意。居多焉。惟邇來逆瑞用事。至有承望中旨。首効揚達。等以快其懷者。即有借此立題。召與大獄。以逐三案之異已者。於是各人分題。命意某人論某人。某人論某事。謔言高張。忠良短氣。天下士大夫。貶竄誅戮。殆無虛日矣。此等糾彈。其於職掌何居。而吏刑二垣。曾無一言駁正。方且連章頌美。極口稱功。甚至甘心從。

戊辰

三

逆不顧名節。有為華歆。却超其人者。舉祖宗設立言官。本意。素若升髦。比朝廷何等時哉。迨皇上如忠起廢。屢屢。明旨。而猶敢把持吏部。或明操線索。或力扼要津。相與誹其所伸。忌其所喜。先以私人。濫與賜環。以為廢者未嘗不起。是以巧應。明旨矣。後因物論。諱然。始變為訪冊。而無肯家臣。仰人鼻息。直將戎政一疏。折衷。乃以職等幾人。塞責。而其意。總欲處分。乃以被劾。序查四字。鋼諸臣。以遇缺銓補四字。寵職等。且就幾人中。不難將死作生。占闕首垣。不補。

資深之郝士膏今尚條白駒於空谷也沈廳時一毫
無罪歷俸有年一番賜環止博得一番投荒也是何
逆璫欲起私人則捷於轉圜聖主欲起用人則懸
於轉石乎無怪乎言者憤憤各舉廢籍姓名入告我
皇上而借此循私者紛紛薦剋致仰頌聖諭矣
忤逆璫者薦端逆璫者亦薦矣爲逆璫所處者薦非
逆璫所處者亦薦矣濫觴至今幾於有舉無劾間有
一二被劾最傷人心而薦者亦踵至矣夫由前論劾
皆知爲逆璫作牙爪也由今薦舉焉知不爲逆璫羽
翼邪乃欲獲論人之人遂懸搜被論之人且不核所
薦之人反還按薦入之人而賢路久鬱倖實旁開則
職所謂其寬宜雪其濫宜澄者恐亦剝復之械而治
亂之局也嗟嗟年來年例一逆璫爲政吏部承行王
鳴玉一疏和盤托出矣乃昔日例推中旨起用而妄
竊賜環之名今日例推明旨起廢而竟把賜環之
望何悖謬也卽如蔣允儀參王紹徽而紹徽掌院卽
以例推且投意門牆改之削籍此其橫遭摧折又前
此例之所無不當立補臺班竟其謬誤之用哉率

旨日久而啓事在該部不得不執其咎矣至職生平
硬硬在先朝未嘗妄薦一人正因卓異太濫偶舉清
介之劉可法爲之則式疏意自明而論者因職一言
波及可法豈知浙撫會推在趙南星與職去國之後
乎職至今尚惜之悔之今又何敢爲半例諸臣以巧
思第存此一役公道期不負皇上召還言路之職
掌而已

言官不得已而舉薦是正議論

御史徐尚勳疏如原任兵科郭興治正爲巧逢最先
之人也與治年例轉參議忽蒙中旨起用不知其何
異援而第就薦吳淳夫一事爲皇上陳之淳夫被
察處杖貶而走投崔門遂入賊幕管補武庫旋調職
方長安憤憤咸知爲崔魏之私人與治職司封駁非
曠非弊特疏薦之奚爲也疏入而遽旨如寄不數日
而淳夫儼然京卿矣因忠賢欲用淳夫何以與治一
疏適投其好謂與治不通忠賢何以知忠賢欲用淳
夫當先疏薦定有相提之線索無此湊巧之機緣臣
始不能爲與治解也今淳夫已蒙正法且奉旨解

訊而薦淳夫者尚揚揚查錦超然是非之外豈法之
平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賢受顯侮千古至論况淳夫
滔天過惡矣止不賢而與治逢迎增意罪不止薦不
賢也抑臣又有慨焉自忠賢垂誕神怒不惜朝廷之
福澤以與外廷市而年來爵賞必處其極今如銜諸
臣已漸次釐正恩隆一節有以虛銜得者銜去而廢
或存有以黨逆得者身削而廢未去以遠化得者免
其疏斥已幸奪其世賞非許今日聖明在上懸懸
何敢畫哨而惡此根株以滋山鬼之伎倆而獨日後
為官方大憂耳敢不避衆怒而并及之伏乞皇上
留神採納將郭興治立賜釋革以謝天下至若臣所
言恩隆勅該部科查核應留應汰奏請定奪七月
初九日
薦淳夫者與薦欽程者俱不得轉身作端擊璫也
御史鄧啓隆疏臣於先月初十日具疏糾去任工部
尚書劉廷元附端竊位越九日未蒙俞旨於十八
日再糾至二十一日初疏方下已有旨下第不知
有旨竟何所指也今又待命越月而疏仍留中
矣夫廷元為巡視皇城御史以風顛蔽樞繫壬戌之

年曾奉先帝旨降級調外此天下所共見共聞也
乙丑逆增用事乃資籙入幕俄而卿寺副觀俄而兩
司馬比司空亦天下所共見共聞也然忠脩纂要典
羅織正人參王之宋杖死鎮撫司現今藁葬城外又
天下所共見共聞也臣所參乃歷歷實據非風聞也
皇上御極詠道璫宇宙廓清比附逆增速化如尚
書張文郁楊夢衷一經論劾立賜疏斥獨於廷元
溫育子告迥異諸奸長安臣庶相顧驚愕不知廷元
有何功德臣已惴惴危懼且我皇上雷厲風疾百
官章奏無不旋上旋下獨於臣疏留中閱月長安臣
庶又相顧驚愕不知廷元有何緣索臣益惴惴危懼
臣以擊邪為職者也言而當則宜早賜處分言而不
當則或削奪或降調敢不惟命是聽何至批發久
稽使臣踟躕於天高地厚之間進退維谷又使臣疑
眩於雲間日暮之朝諄言無據臣固極矣不得不呼
籲矣竊思清明之世有疏留中漸不可長臣子之義
不得其言理難蒙面伏乞皇上省覽臣前疏將廷
元速賜處分以示中外或罷臣譴臣以謝廷元使天

下知 聖朝有從諫如流之美而臣亦免溺職尸位之咎矣

七月十日

戶科給事中瞿式邦疏夫人立身止此名節或以官許之劣受斥考成或以一節之差見擯有違皆可飾說自解獨至嫺嫺而終身不可對鄉閭曉莫甚矣然就中亦有數等未可一概而問試就以七年章疏約略言之有純乎阿奉爲心尋題取媚無所不極其醜者有職掌所係騎虎勢成不得不從衆爲之者有一人而一二疏有一人而二三十疏者有一疏中原因

卷一

卷一

卷一

陳奏他事而帶諛幾語者有一疏中帶諛幾語而稱頌無等情不容寬者有雖涉稱頌而詞意淡泊僅取塞白以完詠求於一時者諸如此類情之輕重事之大小卽此攸分臣愚謂皇上宜將一切紅本盡數發出着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其情屬可恕某情屬難寬因其稱頌之多少而差等罪之或削奪或閑住或准其自陳姑養廉恥或免其追究策勵供職則天下始曉然於聖主之無苛政無逸法而寬貸諸臣益洗心滌腸圖收桑榆之效矣不然聽其引退直俟何

時而現在供職者未免有憂疑之心豈皇上維新之意乎

七月十日

媚瑤疏分等第極想極刻極當

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男趙清衡疏臣父南星秉性剛方叨中萬曆二年進士選授河南汝寧推官五年初轉戶曹後調銓司癸巳管內察堅正不撓忤權削籍公論稱爲從來考功第一林居三十載閉門著書薦無虛歲至天啓元年起升太常寺少卿起通政司左通政太常寺卿工部協右侍郎上疏力辭時輔臣

卷一

卷一

卷一

葉向高韓爌等憲臣鄒元標邵臣王紀等責以大義感激赴召管理陵工拮据勞瘁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有申明憲職諸疏癸亥京察不願情面天啓三年十月改吏部尚書見部事大壞具有再剖良心等疏凡用行政務核實跡破常格禁賄賂絕請託如調鄒維璉劉廷諫夏嘉遇入銓曹及用張光前程國祥等皆極一時之選總憲則推高攀龍左副都則惟楊漣巡撫則推王洽李成名等至左光斗魏大中等並皆臣父所用者衆正登朝舉奸側目值楊漣疏劾逆璣

忠賢二十四大罪逆瑯恨之入骨一日在弘政門選
通泰舊例與司禮監同專則逆瑯在焉臣父訟言針
砭瑯恨益深明輔臣魏廣徵正認逆瑯為伯叔方將
借刀殺人而臣父與其父允貞素以節義相砥廣徵
執尊稱相信不疑每于部政正色謝却久已快快後
臺省父糾廣徵瀕期後至乃疑臣父主使必欲甘心
竟暗挑魏忠賢謂楊漣疏臣父改定此已足殺臣父
又值高攀龍論崔呈秀淮楊莊私臣父覆疏引祝大
舟違戍之例呈秀向拜逆瑯為義父叩頭流淚訴其
見斥於起同惡交煽不殺臣父不已後因郭尚友巧
營冒撫臣父薄其為人不與會推而推恬靜之謝應
祿廣徵嫉姻親陳九疇參之與夏嘉遇互相辯奏奉
旨看議覆疏既上三奸捏旨嚴責臣父與高攀龍朋
謀結黨臣父及攀龍隨上疏告病票擬不由內閣竟
逐兩臣首輔韓爌面奏先帝極言臣父如天下望
不宜輕去而三奸遷怒并逐輔臣一時臺省薦雷者
亦悉為所罷斥又以楊漣諸臣皆以臣父之黨罷復捏
旨指臣父為元兇張訥梁夢環等追論臣父及楊

漣等於去後楊漣等被逮論死臣父奉旨撫按提
問追賊其撫臣即用臣父未推之郭尚友其按臣即
用臣父例轉之馬逢皋望風承旨假威報怨臣父曾
冒冢卿百般冒辱懸坐班次臣與臣父二日之內各
受責四十板枷號二月非知府蔡官治委曲調護性
命萬不能保雖完臣父子及甥俱擬遣戍臣父年屆
八十不准收贖於酷暑淫潦中立權臣父赴板武臣
赴荊浪臣甥赴永昌同日出門竟成永訣臣母馮氏
追比時既驚而死生母李氏牽衣號泣絕而復甦隨
以殞命家門離散骨肉摧殘奇冤異苦古今罕見幸
聖明踐祚殄滅權奸舉家欣望再見天日然恩詔
於去年十月十二日到振武衛瑯黨山西巡撫牟志
葵以臣父察處不諱積恨按至十二月十五日始給
回文臣父憂鬱憤懣至十七日遂歿旁無次下暴露
顛連遠近墜淚幸主事黃元功及彼處一二賢紳維
持資助始得殮與槐回鄉臣以萬死餘生聞闕抵里
三喪慘累家業盡空即石人當為腸斷而一日亦難
祝息切念臣父在昔既為羣奸首指之元兇在今即

皆爲 聖朝首卹之忠耿然尚後於楊左諸臣者則以楊維垣輩既抗輔臣韓爌之進復以臣父爲黨從中阻抑氣焰方隆未敢代爲臣父一言今幸公論大彰 聖明獨斷臺省史官部寺諸臣請諡請卹業蒙皇上灼知洞鑒須此卹典宜優之 旨而父骸未葬父冤未明臣不敢不瀝血備陳於 聖明之前其雖欺除另疏剖明外伏乞俯念臣父生平清貞守正一意盡忠與楊連鄒元標馮從吾等實同一體而情事更爲可憐物望原已素定懇乞 聖慈早給祭葬

奏十

史稿

廿

下矣奉

聖旨趙南星復原官給與祭葬已與他論趙清衡准

復廢

七月十日

御史劉大受疏臣由萬曆癸丑進士除授中書舍人俸滿拔置西臺濫竽巡方之任十六年於茲矣臣自分碌碌無所短長亦惟是殫其心力率其職分以爲其得爲者臣之願也無奈巡鹽河東而後巡按淮揚正值崔呈秀破壞決裂之餘有司百姓如蹈湯火中

奏十

史稿

廿

臣畏此簡書敢不改絃易轍以稱任使故凡庫藏錢糧刑獄官諱呈秀無一不乖張而臣無一不釐正兢兢循分自謂可幸無罪矣乃臣以爲盡厥職而呈秀以爲搜厥弊臣以爲救彼失而呈秀以爲形彼短追糾其用賄得薦之諫天相而呈秀怒矣又處其腹心用事之吏書爪牙網利之承差而呈秀愈怒矣又呈秀恣意橫取有司不足應其求借支山界之利臣恐累及百姓因胎書呈秀令其賄補而呈秀殺臣之機動矣臣非不知呈秀虎鬚難捋微臣瞻臂難當獨以在官言官不忍先後扶同犯人臣不忠之戒無端而罰俸一年而奪籍追贓矣呈秀猶向人切齒未有歇手也自非 聖明御宇世宙再造臣寧有今日哉然臣一人性命奚足重獨呈秀造彌天之罪致裂地之災雖與親忠賢相煽動而當時陽助頸授孰非故輔魏廣微之所爲當呈秀被高攀龍疏劾奉 旨勘問一措之所能滅耳而正當廣微借刀殺人之時因科臣李恒茂就便會勘之疏旋票以回道管事以致呈秀內借忠賢廣肆威侮忠賢外托呈秀極意羅織凡

廣徵風昔所睚眦而快一舉者皆指授兩奸以洩其忿且創爲楊蓮等釐金十萬之說以藉朝士之口而使忠義之士殘肢斷體畢命於囹圄之中廣徵抑何窮兇至此哉今稱首逆者必曰崔魏而崔魏爲殺人之人廣徵爲主使之入則廣徵罪實在崔魏之上豈顧秉謙周應秋等承風順旨所可同日語者臺省諸臣相繼以請我皇上爲大臣體面曲賜優容然國法未彰人情終鬱且崔魏戮於既死之後而廣徵獨保首領於地下豈法之平乎伏乞 敕下九卿科道要見當時盜國柄而授兩奸者的係何人將廣徵之罪布告中外與魏忠賢崔呈秀同一處分然後將虎彪兒孫之類分別正法庶忠良之氣獲伸而奸邪知所屏跡矣七月十日

中論魏廣徵登顧秉謙周應秋承順風旨者等亦是持平之論

南道朱純疏尤有昧心蒙面已入魏崔之幕復冒起廢之典石三畏是也三畏爲令穢狀難悉以辱白簡至其生平業以賄聞轉王官矣崔呈秀竊還故物渠

亦旋得西臺是何神通而翻天覆地如是其捷非十孩兒之一邪假虎噬人無所不至偶以不合璫意有姑着削籍之旨一時前奉者從無姑之一字惟三畏有之意可知矣今日伏在田間足矣猶欲轉身出面殺害忠良攙亂世界得無曰我亦忤璫我亦被削以自附於正人君子之林邪噫愚哉亦何不顧識者之笑之也譬之廝役業爲某也奴奴而終則主奴之分已明即奴而不終可遂向人曰某非我之主我非某之奴如是以欺人乎三畏何以異是七月十日

三畏出頭面矣然真面目此輩尚多三畏其一兵科許譽卿疏職觀逆者魏忠賢在 先廟猶然一閹豎爾雖口合天憲隱然有狐假之威尚未敢飛而食人也自逆輔魏廣徵入後居之爲奇貨欲借以倒番世界故相與表裡爲奸欺罔 嘉廟而一時小人之苟求富貴輒以壇坫奉之於是甘心掃門置身人幕而忠賢羽翼成矣職嘗疏劾忠賢因勗輔臣懇乞嘉廟割恩正法而未引恭京王勗往事爲諭蓋以賜制廣徵亦以廣徵疏辨失禮藉口時局語涉支吾

直駁其欺君廣微奸膽畢露遂切齒恨職適值 旨
逐冢臣趙南星憲臣高攀龍科臣沈惟炳職循職掌
公疏爭之而中有自樹之夢伏籬之犬等語重件權
倖復相與構罪於廣微而職乃得 旨降調矣去之
後言者以職爲戒廣微呼吸氣靈忠賢驅逐手辣馴
至公侯滿門生禍遍地變亂法度殺害忠良甚至兵
權利權悉歸宦寺九邊漕運共付私人幾年來有司
搜括恐後海內盡空邊臣貢諛爭先封疆無一足恃
夫孰非廣微倒置太阿使包藏禍心圖危社稷一至
於此 皇上既疎忠賢復修呈秀以謝天下至神武
也獨廣微奸佞之骨雖寒而坎罔之罪未正令當年
入幕巨魁改口展辯硬冒擊邪今日賣身非類甘徇
死黨宜言者交章憤戎首之作偏恨渠魁之漏網耳
皇上卽念大臣不卽按之以交納本律亦望毅然
獨斷查照逆瑾事敗奸輔焦芳事倒暴其罪狀於朝
堂褫其逆魄於地下且以作將來大臣榜樣毋續薪
傳之脉開宵壬捲土之端也抑職之去爲爭南星攀
龍而去南星攀龍之去爲衆一呈秀而去也今呈秀

疏

爲何如人則南星攀龍爲何如人現見雪消水落石
出彼二臣者蓋棺之論已定名易之典宜加又何俟
職疏言之乎哉
七月二日
廣微罪魁不可無此特疏以糾逆魄
御史汪應元疏竊慨夫往日之被逮諸臣朝提暮至
轉盼捐糜而今日之解究諸臣任縱優遊遷延歲月
意者其道遙道里乎抑有神通廣布乎雖輕重各有
科條而玩愒如出一轍此亦法之未伸者也國家用
人誠不當限定資格獨陳九疇以乙榜茅冠與魏大
中同時降處而俄然召還俄然卿寺果操何線索乃
能速化若是則借題師生以傾陷大中及謝應祥等
深宥當於逆璫之心契乎逆璫之黨是以曠等而升
耳夫以首發大難之人不加處分將來誰肯持風節
者吞舟漏網磨厲無由此亦法之未伸者也他如李
魯生之矯用中旨以大權送歸道瑄薛貞之殺人媚
人臨刑尤加朴責豈此礪斥者未盡其辜甚有王化
貞熊廷弼同失封疆寬緩異法顧秉謙魏廣微同爲
政府輕重殊施國憲炳若日星戎首尚容宵遁是得

爲法之盡伸乎七月二

十四

御史李長春疏竊惟國家理亂之故有開必先人主
厭易之私漸不可長今之爲臣者靡不欣欣以親
見堯舜爲不世之遭逢然不以禹益皋陶之所以事
堯舜者事 皇上不幾負泰交而羞稱讓也哉夫禹
不曰惟帝時念乎益不曰傲戒無虞乎皋陶不曰元
首叢生乎遶茲四方風動之休猶鯁鯁焉爲憂戚危
明之慮誠計所以防其漸而揭之早耳我 皇上聖
神文武關七年陰翳之字寅而耀之光明創從來從
違之積習而責以明作召對時數言路宏開起廢除
奸而好問好察國家二百六十年來再見之熙隆蓋
從天之誕生 皇上卜之更從 皇上求治之精神
卜之惟臣靜思 聖德如精金美玉儼萬分中有一
分渣滓不化未必非本色之累臣敢冒斧鉞之誅設
爲不必然之防伏祈 聖鑒可乎其一恐自用之漸
不可有也人主以博大有體超然遠覽穆然深識天
下莫窺其朕焉萬一露其聰明而天下之聰明廢矣
聖聰爲聰集衆明爲明而一人之聰明神矣 皇

上明炳幾光智周萬物古睿哲勇智之聖其之喻春
邇來平臺召對大小臣工或知而不能言或言而不
能盡夫豈盡憤憤訥訥者亦惟 皇上發問無有餘
不盡之旨責成戒諭之命臣下祇有領受無辨也夫
皇上憲天出治所見所聞而允協於天何庸臣下
口舌相尚一有偏主臆斷爲之臣者唯唯諾諾於斯
時將順不已必流而爲逢迎希旨妄倖公道之不昭
也此其漸矣其一恐疑貳之漸不可有也周官師氏
保氏詒君德之政惡警誦工箴士傳言讓無專官也

皇上虛心納言誘之使盡無異古懸輅正聲之盛
固宜科道官蒸蒸動焉邇來或厭其風聞或咎其異
同 皇上固胞胞於歸根者實之務而言者踴躍不
自安不搖爲厭薄則揣爲裁抑矣夫有聞人告是言
官職掌儒非 皇上機山海之茹納開誠易以相與
俾得畢竭其是非可否之見並陳以備參考則天
威雷霆之下忌諱不迫誰敢切切然掉三十舌而漫
營者從來痛癢無關國事之泄泄也此其漸矣其一
恐假借之漸不可有也人主愛一嘆一笑政謂左右

近習之地、窺伺之易、而防閑之難、略舉其似便分其端。皇上遜宵小於御宇之初、誠懷之也、邇來緝訪密有差遺、回皇上窮幽極遠之深心、如日月之無不照臨者、彼無知者、未必能仰體聖慈也、誠想皇上密遣之時、不令人知、而人知之、不令人聞、而人聞之、藉非有所扶而要人、亦何所見而云然、夫今日就皇上遣之也、使假而保無如王國興等之詐、爲口傳者乎、人皆揣摩其不真、不假之形、躊躇於欲言不敢言之地、於是因而變亂黑白、眩惑聽聞者、至天下之香齋多事、漸有以致之矣、其一恐遺賢之漸不可有也、天下不患無治法、患無治人、尤患無用人之人、當日刑辱削奪諸臣、誰非有爲國爲民之熱腸、獄天揭地之作、用爲權奸所忌者乎、皇上愛惜人才、屢有起用、啓事未聞此理、理者俟河清於何日也、所以一人陳之、人人復陳之、今日陳之、明日又陳之、致聒宸聰者、殆非言者之過矣、又何惑乎語理財而仍欺匱乏語詰戎而仍歎縮朒語持風紀而厲廉恥、猶然貪昧成風邪夫、皇上急求之、而下且緩應、破

格求之、而下且執方隅、若使終終起廢之旨、臧畢知之、口則革野之沉淪、不足惜、國家不收尺寸之用、而日見空虛也、此實階之漸矣、語曰、蟻穴之隙、足以潰堤、蘊燼之燃、足以燎原、漸使然也、漸始於不自知、而引於所易就、發於無可倪、而壞於不及圖、此惟皇上間出之聖人、有不難反顧、立剖者、臣頃召對之際、獻替可披、形迹可略也、納言之餘、愚慙可容、淺渺可收也、似忠似信之徒、偏易結主知、臣以爲遠之便、正氣運鬱之冀、懷忠而思奮、所當擇而用之、無容再詐者如是、而皇上猶虞耳目之弗廓也、庶政之弗脩也、蕩平之無機也、理之所不載矣、七月二日南國子監助教施元徵疏、臣聞清華具臺閣之望、今日史臣、他年政府也、必端人正士、可分一席來、聞辱人賤行、得以身躡也、如徐時泰、孫之弼、陳具慶、張士範者、投身忠賢、拜爲乾父、長安共開、垂涎南北、主考而於杏深、望重者、概嘆忠賢以門戶處、或擯弗用、出題獻媚、屬詞比事、以阿忠賢、無所不至、如日報信、拿親、曰聲名洋溢、曰惟幄親重、臣纔錄未易殫述、最可

無礙分
林處分
錄考
之

恨者我二人共貞一語是何意義不幾與當日朕與
廠臣之並擬同一惜通及 神祖朝權輔張居正柄
政已卯應天鄉試命題輒曰舜亦以命禹共一犯
上大不道邪且北中崔鐸南中周錄堪爲對案人言
久已嘖嘖黨逆益有明證何怪乎孫之辨於 皇上
已有實錄自不必復增要典之 旨全不遵信於忠
賢蔡錮賢良之私書至痛哭以爭更悍然以失孝失
友加 君父也諸 皇上各嚴究以誅其應得之罪
而人心始慰豈或養病或假旋遂可爲了局邪臣歸
學臣將以教士于今日廉恥也教士于他日忠義也
必立身恬靖潔已奉公者始可稱任使於北學臣周
昌晉不無議焉昌晉遍身鱗甲滿腹戈矛投拜忠賢
因借忠賢力以快報復之私當楊左被逐日首發大
難於進藥移宮等事數陳開端令逆璫因以深其指
摘大啓殺戮謂非忠賢草昧功臣乎及忠賢伏誅乃
一疏指陳借調停爲藏身護局之計復聲明議冷刺
於一代名臣之顧憲成鄒元標遂謾罵於孤忠獨挺
之楊漣且切齒今日發憤諸臣謂彼欲抑此必更昂

本意夫
所著

矯枉益甚波掀浪湧是必欲仍守魏崔誅戮之禁
錮之始快邪矧當先與李魯生李恒茂李蕃張訥同
作忠賢贊微鷹犬有五先鋒之號昌晉與逆共始自
當與逆共誅奈何僅使優游里門也而南學臣曹谷
愈有可議者谷亦同宗孔孟爲人臣者不知是何心
術與題魁偏合與正直偏違于忠賢呈秀所削李之
劉宗周鄭鄞則指爲鬼怪宗周性好清依閉門講學
明道而已位躋九列瘞瘵不治四海仰其清操清操
而可爲鬼怪邪鄭鄞宏才偉畧疏救文震孟得罪逆
中外知爲麟鳳麟鳳而可爲鬼怪邪至於要典亦
云必不可更夫要典成于魏崔之手谷抵死爭爲不
可更是谷故魏崔後身也且諂附楊維垣于勘問胡
煥猷時拍案唾罵韓爌文震孟而欲重處煥猷決不
容正人得出正氣得伸可謂忠於 皇上者乎所當
亟斥逐以除餘者也至陳保泰任臣鄉學臺臣不當
指摘但所貴學使者謂宜旌揚一方忠孝節烈以風
世善俗如臣同邑高攀龍千秋偉節百代真儒保泰
不能力疏以旌其賢而乃一言沮之曰攀龍贈卹尚

俟論定揚達首恭忠賢二十四罪而保泰曰連不能無罪果爾則高攀龍楊繼堯當死忠賢手而保泰所擁戴上公元臣者不當斧鉞誅矣保泰之心可勝誅邪且南差原係李懋芳陸世科等俱立擒逐保泰祇以吳淳夫李夔龍懿戚引投忠賢遂蒙點用逆增義子久玷東南師席今雖巧于抽身豈可不暴其罪極其職使尚以身冠恐赫鄉閭也此數人者邪臣媚主心手偏狹臣疏一出必加毒墜臣不懼也臣奉 皇上明詔原許諸人直言無隱况國學爲風教攸關之官真無端越俎者不同臣但知忠我 皇上 一腔赤血直洒丹陛一段清議獨存人間餘非所計矣臣繇是竦然於恩怨不可不損是非必不可不用也 皇上尊崇先哲大破黨錮亟復滄臺周程祠亟擢曹于汴孫居相等而於忠貞勁挺被禍尤烈如孫慎行惠世揚亦已屢 旨議用追憶昔年尚有繼張訥而請毀書院甚之請立黨碑者當日海內已聞而絕倒今或猶然蒙向荷容不嚴加顯斥毋乃是非有未盡燭清朝袞鉞有未盡暢和敢因論風教并及之統惟一

聖明垂察端化範以振人心本根既固邊陲不足慮矣八月十六日

極悶事得此快疏又經 聖裁處分二考官尤洩衆變

南兵部武選司主事未任丁憂侯嗣曾疏臣屏處草土伏讀邸報本年三月十八日起補臣父吏科給事中 恩命乍聞合門感慟該臣父於天啓七年正月在籍身故臣嗣曾泣血吞聲逾年所矣恭遇 皇上聖政革新神明曼出即欲拜疏陳情顧念慘死難原驛肩氣跡臣父禍不及此未敢先控不意早膺 褒召輒爾原班從茲瓏覆白楊已自名高青瑣 君恩至矣抑又何言顧惟錄生恤死國典並優臣父不復被有生之榮應援恤死之例瀝血哀鳴仰惟垂鑒臣父震賜初任行人考選給事中適有再召客氏之諭時客氏煽處後庭內與逆黨魏忠賢比外與奸輔沈淮比關通線索傾危 母后虐嬖未張識者早上燎原之勢此諭實第一關頭先臣半夜披衣質明拜疏反覆數千言多刺要害輿情洶洶幾蹈不測之

帝傳 旨重處閣救幸免同垣朱欽相倪思輝臺臣
王心一相繼入告遂蒙諫請臣父白蠟同事異罰且
首事違罰而不知蓄毒已莫可解矣此先臣被斥之
根也廣寧未陷熊廷弼王化貞日競口事奉 旨會
議十九調停臣父獨抗言化貞之用虜非著廷弼之
並任非宜 先帝嘉其直提下部立撤一人限大日
卽奏未及上而廣寧陷經撫逃臣父又侃侃兩疏各
聲其罪乃奸輔沈淮憑藉國泰公論共棄偏借攻廷
弼以護身臣父謂封疆壞吾自糾壞封疆者官府壞

見

吾自糾壞官府者遂端疏奏駁并規諸輔臣大挺責
見在者之擔當誠已往者之隱忍謂輔倉皇引經淮稅
較已通內外積恨合謀并力午刻疏上申刻內傳重
處閣擬寬宥內批調外而先臣未竟之言一揭一疏
又繼之奉 嚴旨縛二級途次又見 嚴諭禁私揭
累數百言乃特爲先臣發者此先臣被斥之實也蓋
先臣生平自矢一意公忠絕無依傍初疏入告卽以
和衷勸勉在廷諸臣又於挺擊移宮兩案信心剖析
後爲史臣纂入要典中深文巧詆幾中奇禍試取全

此事亦錄

稿覆視有無黨無偏確不可易如先臣數言者乎至
於骨鯁性生忠貞世篤臣曾祖堯封曾任御史忤權
外轉遷訓導然先臣每談及發偉報端配義形詞色
記入都門臣以會試隨侍戲寓數椽已逾三月忽遊
瘡親忠賢遺帖致意勿復取值驚聞之始知此舍新
屬忠賢矣先臣慨然不應遂移居會館忠賢恨之入
骨時有皇城之役一切輔人命飭門禁少有究詰動
關閱歷惟意所爲取 旨如寄臣父憂憤廢食屢屢
補牘執爭盡從中格蓋垣席未暖自分必不免矣歸

三

田以後爲先臣申救者合疏單疏二十餘上前此被
放諸臣皆相繼賜環獨臣父一斤不復丙丁之際逆
璫至舉先臣名姓詰責同朝不甘心不已幸沉埋已
久無有應者然而駭網危機喧傳道路蓋先臣幾爲
就釜之魚卽臣亦幾爲覆巢之卵矣觸目之慘驚其
外剝膚之患攻其內沈痛幽憂卒以不起早知今日
遭際 聖明弘恢 天網臣父固當忍死須臾幸觀
大化而豈意天奪之速哉臣伏見 皇上睿照燭奸
沉幾觀物假使先臣珥筆彈冠未必不少佐維新之

理而未翔雲路之鴻已集座隅之鵬既天衢之莫聘
將臬室以何尤天啓元年將 皇祖朝慶籍各官分
別卹錄內如劉弘實劉爲樞皆以給事中建言降級
贈太常少卿先臣事體正與相同伏乞 敕下該部
照例加贈則臣父雖春明夢斷葵藿未竟於生前然
夜壑榮施環草尚圖於地下於以激發忠義揚厲世
風非淺渺矣

八月十日

給諫幸烏程卽世耳不然決從廓園請公後也然
給諫亦僅享中壽 聖明一卹大年彰彰矣

御史馬鳴世疏邇來 皇上見諸臣議論切直卽加

以大破情面如慎行世揚持論凜然風稜夙著儼蒙

皇上獨斷并賜起用則二臣以 皇上所畱之身

致之 皇上肝膽髮膚不敢自愛寧復知有情面乎

曠故謂發忠直久鬱之氣者此也顧君子拙于謀進

而小人巧於乘機見在之小人蒙面未去既去之小

人捲土重來卽如溫竿起廢之韓敬可一日容于清

朝哉彼其賄囑陽賓尹潛通關節首冠多士當時臺

省交章罪狀已明擯斥已久則以奸人用事復備

南行人司司副迨癸亥京察咸謂死灰不燃又於逆

璫擅權之縣復以二千金送魏廣徵廣徵以公論棄

違却而不受繼之送霍維華則公然受之出疏薦舉

廣徵知之遂稟旨中裕而敬益熱中與其黨岳駿聲

吳中彥造爲天鑒錄一書遍布畏安傾陷正人而中

彥者科臣虞廷陞之姻家也廷陞恐他人摘發不免

於禍乃疏請見卽燒燬則敬之計阻矣而其未已也

及今 聖明御宇復人維華薦廣且謬與文震孟同

列遂徵 俞旨而儼然行人司行人矣近更聞其營

升尙寶且欲引賓尹復出而濁亂世界也不亦大可

畏哉此等人必不肯安靜而通神之手作霧之術無

所不至矣職所謂杜奸邪僥倖之端者此也

御史任贊化疏昔者臣以假君千三字道破楊維垣

真面目而世道之蠱已爲之振本塞源說者謂臣議

膏肓之病也然膏肓之病二豎爲殃今假君子亦有

二卽膏肓之二豎也其一豎爲楊維垣借擊賊以護

身而其資深子黨賊其一豎爲陳以瑞借好璫以蔽

罪而其資深子媚璫兩人氣類正自相須維垣既經

處分快天下之公論矣而以瑞慶屬焉至今無人道破則猶然清世一重雲霧也

八月二日

戶科陳良訓疏竊見聖主當陽朝端振肅卽有漏網宵小覆載甚寬何物不容職似不必再咎矣第離照當空羣奸雖莫逃肺肝而國法未正羣奸尤自匿顏面職不必洗垢索瘢卽以諸臣之語還按可乎如郭尚友疏報回空於先帝索然一語止耳頃忠賢崔文昇李明道紛紛有建祠一疏宜日神功參贊天地今皇上試問尚友忠賢奈天地矣將置先帝

奏

4

如

至

於何地哉而郭九厚者禁講學者也乃東安莊田則覆東安祿米則覆卒三千之禮樂舞兩階之千羽賦周公之經營耶文武之效靈此何等語爲忠賢頌而至曰匪惟達聰明目信可居高聽卑則優以帝位屬之矣不講學人如是品格邪如殺人媚人職舉其二張問達歷事三朝矣誰鄰厲刃一疏坐監十萬令元老立斃追贈日牟志養高攀龍三十年清苦矣誰挑般機誣以養畜刺客致老臣重淵送命日游鳳翔諸如此塗面喪心兇鋒辣手皆雷所不容君父所

必極尚爾冠帶逍遙詩耀間里將養賦賞奸天下人情恨未殲卽倪文煥潘汝積藉口不平哉然猶日曾微經拈出也乃有朝論共棄彈臺未乾暫許雙休再屬鴛鴦日陳殷周維持者陳殷候補看工長跪不起瑞笑曰予爾京堂逾半年加級矣半年升秩少矣終來諸奸人拜像拜祠望風舉曲皆此人作俑乃當年伏地今日穴藏猶是光祿少卿未斥也殷可一日容哉若維持則更異焉維持亦少讀聖賢書乃不論省直州縣書院立時改拆勒石未垂維持豈復人心卽

奏

4

書

皇上聖明在御歷歷漸進維持猶大膽說說薦起全惡田景新思共爲捲土重來之計夫景新固首効鷹犬請加崔呈秀左都者幸神聖洞然離照景新立逐而維持尤是御史未斥也維持可一日容哉嗟嗟年來人心太痼國法未伸如熊廷弼以封疆入獄瑞怒獨死至今身首異處不能歸葬而瑞首不傳天下不懸通衢竟懸於逆宅之門尤覺法之未伸時壯夫忿恨此條積習不醒行法不痛快之一大驗也

五月初五日

吏科章允儒疏職至愚極陋不足與仗節死義諸臣之末而尤爲罪輔飲恨逆璫深仇四年錮逐無日不足以死乃蒙我皇上援之削奪之餘與以簡用舊臣之旨惟願聖明無使臣甘處默忘言但私心踴躍尚有未安謹圖以報効則以爲皇上天也閣臣代天宣化者也冢臣代天生物者也敢爲閣臣忠告者三冢臣忠告者三從來內閣票擬必有專屬凡有得失六科得而駁之自魏廣徵交結逆璫專權票擬一時輔臣依阿諛忍而中旨奪封駁之權

書卷

五

至黃立極專取易者與已難者與人而票擬乃分後遂爲固然假令票擬未嘗甲乙可移職等又何難封駁乎職謂目前韓爌未至宜專責居前者播當而更不廢參酌庶一旨出而是非明輔臣亦不得交談則權宜一也皇上親裁庶政勤法祖制輔臣當取祖制典故禮樂兵刑用人理財大端一一講求凡遇召對如叩洪鐘毋以不知仰謝明旨蓋輔臣平章軍國苟云不知誰爲知者甘姚崇事中主尚能改十事以堅上意既遇聖明可無俾喏所謂重救時

之相則識宜體也先臣薛瑄爲御史之時爲相求議而不可得若是乎言路之不敢與政府親也猶惟職等典試入朝罪輔廣徵令人至職寓求職往見職堅拒之乃賈誼錄奇禍今實封具奏自矢勿欺循例送揭已非古道况可踵門乎即或未有此事然漸不可開也願輔臣以集思廣益爲心勿以疎遠而抑嘉猷勿以便近而增褒貶庶幾作忠諫之氣披吐握之誠則心宜虛也職所謂輔臣忠告者此也宣德五年論吏部尚書郭璉曰朕以用人之權付卿卿宜爲朕

書卷

五

擇不才哉王言真夷部之遠職貸王紹徽權正人以矯矯精神專用以知邪人周應秋則專知端瑄納賄之人而已然亦邪之夾袋材簡也至今日而枉直大明冢臣宜取真經濟氣節特舉一二以風勵天下以應皇上求舊之恩而確有所見真足以服天下之人便宜即登啓事必不游移變動以起捨之漸則見宜定也周禮天官冢宰掌邦治而均邦國夫人之才乃皇上之太各省之中各拔其才而治平等之觀真才既得國事有賴人情自平一爲近水樓臺

古語

爲不陰寒谷。天地生才實難。聖明遭逢不偶。奈何
 可令偏愛。則用宜均也。進瑄初發難時。所處者盡皆
 君子。及後瑄意不測。有因瑄得處者。又有人自應處。
 非關瑄事者。一繫蒙日忤瑄者。以啓事反來白簡。孰
 若嚴之未起之先。而又有洶亂之時。既處要地。清明
 之世。復踞崇班。何其人之獨耐官爵乎。則用宜精也。
 職所謂冢臣忠告者此也。職因是而有感於先朝之
 輔臣冢臣也。劉一燝折逆焰於幾先。韓爌廻狂瀾於
 既倒。朱國禎全明哲於事後。至閔嘉謨與劉一燝之
 去國。同起趙南星與韓爌之砥柱。全節而崔晉榮舉
 世如狂之日。獨立不懼。皆不愧古大臣焉。今特召者。
 天下慶司馬之出雒。而存問優卹之詔近。又責於若
 水桓山。則於一燝景榮似屬有待。想存問一使亦
 聖衷所不靳乎。伏乞 皇上特敕閣部實實承當。毋
 使上有堯舜之君。下無皋臺之臣。使 至尊獨憂社
 稷也。
 九月
 御史王心一疏職惟自來天下有君子。卽有小人。然
 君子固以名教小人亦書借禮義以藏身。獨至崔魏

用事。羣奸相比。有一自好者。卽擠而去之。不日東林
 卽日門戶。相率爲寺人之媚子。以成篡逆之勢。蓋小
 人之醜態。至是始無不呈。而其禍亦可畏矣。幸社稷
 有靈。天生我 皇上。以神聖御宇。伏誅大慙。除艾醜
 類。凡向來爲逆璫屏逐諸臣。無不需次起用。卽因陋
 如臣。亦叨璫召復入臺班。職於天啓元年。考選御史。
 正遇逆璫與客氏皆恃 先帝東宮舊恩。表裏爲奸。
 日見寵異。職憂其漸。是以有以義裁恩一疏。觸忤逆
 璫。蒙 旨切責。而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皆以參論客
 氏相繼降謫。職隨有疏申救。降勅 先帝虛心納諫。
 毋聽佞人得 旨降調外任。旋蒙 先帝諒職朴忠。
 召還原職。職復有疏。裁抑諸璫。思庵逆璫由是愈恨。
 職至天啓丙寅。以巡按廣西事竣。回道。則羣孽愈橫。
 詔徵頻興。職以一身孤立於羣奸之中。適當職全官
 劉大受。以發覺崔呈秀穢跡。爲呈秀積恨。大受差回
 考察時。職掌浙江道印務。何應保結。遂借庇護。爲題
 并職削逐矣。職因憶其特崔呈秀與舊輔馮銓爭寵。
 不相下。兩人各有私人。爲鷹犬羅織。正人以行壩於

逆璿呈秀之鷹犬非一而倪文煥爲最銓之鷹犬非一而曹欽程爲最文煥之罪擢髮莫數而其最爲痛恨者無如陷害周順昌一事順昌二介不取海內共知共以吏部員外給假南歸原由陸路而文煥誣之爲水路行李則有輕裝半肩而文煥誣之爲積金沉舟蓋文煥亦知順昌之清特欲借結璿魏大中以達逆璿之怒遂不暇顧紅牌說謊之禁而官旂及門涕然幾激三吳之大變矣人知李實之殺周順昌而不知有文煥也若曹欽程以誑取縣令依座師馮銓爲與機嫌邪猥賄道賄側目惟銓視爲異逆門生借以達璿之意而脩己之怨如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等皆以爲銓之所欲殺而張慎言曾泰銓父爲銓之所必報於是嫉使欽程收入一網傳會成獄人知李實之殺宗建等而不知又自銓殺之也職向嘗痛宗建之無辜曾請朝房以公義面責銓袂開釋銓聲色俱厲云宗建不當言郭肇建內職知宗建必不免矣爲之洒淚而出此段光景至今思之髮欲上指逆至 聖主嘗陽水山盡解銓然後心虛

錄

膽怯嗟嘆自鳴反謂以救宗建忤璿而去嗟乎天下豈有下石之人而能爲援手之人者乎銓曾被糾參久無物望但與逆璿同里魏廣徵欲借爲後勁資緣入閣招權納賄其門如市又與魏良卿傳虜星結爲兄弟通宵押飲呈秀遂得伺其短潛於逆璿因令其黨吳淳夫輩而逐之是其去也天下雖惡魏崔二賊誰不快有此舉者乎今李實成矣倪文煥曹欽程次第就逮將服法矣卽魏廣徵亦蒙一旨削奪矣獨銓以彌達多巧猶躡玉安居使竟舜之世尚有漏網之四兒萬一死灰復燃再開正人君子之殺機職憂更有大焉矣不得不據臚目擊直陳其罪如此

針針見血奏議中之錚錚者

御史馮明珩疏據臣所知尤有元惡巨憝走璿如驚入幕最先或已經論發尚宜處分宸斷未敢輿情終數臣敢不避嫌怨而請尚方之劍可乎一爲原任兵部尚書郭輔忠輔忠生平亦知砥礪自再起爲京兆時便已投入魏忠賢門下忠賢攬轡弄權始於天啓七年結劉朝等爲腹心恨小臣毛士龍之參駁輔

忠途當先應募復爲驅除忠賢稱公問鼎成於七年
盡殺楊建等以固逆局慮後來之翻案輔忠再挑殺
機百方族陷務必除根而士龍尤從戎所復被逮矣
輔忠因答爲攻而官保憐玉取之如素尤可恨者賊
臣劉志選逢迎瑞意誣劾張國紀欲搖動中宮此
天理所不容人心所共憤乃輔忠實贊成之今志選
就逮行將肆諸市朝而輔忠猶遜辱乞之靈安享盡
錦之樂則何以服劉志選等之心也一爲原任兵部
尚書李精白精白生平無甚愆尤亦曾論忠賢客氏

卷十

七

七

竊附正人之役獨是宵旰微炙手之日崔呈秀謝
身之非功各執衷甘喪氣節乃投附逆黨李魯生等
僞而開府三齊別無政績惟知獻媚忠賢爲發免三
窟故一頃安攘大功再頌元勳功德請建生祠豈且
恭報祥瑞謂麒麟之出皆厥臣功德所致何諂諂之
甚也至三王之國不出迎接而違道德州爲逆祠
上梁其對聯有至聖至神並天地而立極等語業經
科臣聞可陸露章不亦悖逆無人臣禮乎而猶然曳
尚書之履開綠野之堂則何以杜潘汝積之口也一

爲原任陝西道御史今升湖廣副使黃憲卿憲卿士
平不齒鄉曲初時欲拜魏忠賢爲乾父乃托腹親鳴
贊王甲俊爲介紹以二萬金作賀禮不意甲俊私扣
一節入囊爲忠賢所覺踵門至再不得一見憲卿乃
於中堂整椅望空懸拜三叩頭而出後復與甲俊講
明兩人又竭力備造金銀器皿送魏良卿許差山東
巡按特建生祠以報聞疏中有自東自西自南自北
等語時擁戴忠賢必至何等地位而後快乎由是憲
卿得以驟加卿秩而甲俊一年之內亦條而序班條

卷十

七

七

七

而寺丞而少卿銅臭之徒揚揚得意今且與曹欽程
打點基因欽程罷去特托以腹心家貲盡寄其室所
以長安消息欽程旦暮即開以至縱騎緩急久稽速
條實甲俊爲之線索也九月
御史王心一疏職聞禮義廉恥謂之四維而天下視
爲存亡者也使人心有廉恥風俗有禮義雖夷狄有
不虞之徵譬之人身有外邪之症一劑可愈唯禮義
廉恥之一亡而俗流失世敗壞如漢哀平之季萬夷
資服天下哀然王莽已潛而移之矣此者有元氣之

廉恥者
不似廉者
爲物

症也。我國家尊重禮樂士大夫兢競於禮義廉恥尤
億神廟年間士大夫有與中官交者滑議卽撻而
不與大臣卽有德政未聞驟然頌言之者自逆璫擅
權羣奸附之以苟圖功名富貴攻擊道學視禮義廉
恥爲怪物人心風俗靡然從之於是爾功頌德舉國
若狂刑餘之腹且以爲元臣爲心膂爲上公爲周召
直欲擬孔子矣其無禮義廉恥馴而至於親愛可以
不下母后可以搖動斯時也岌岌乎天下殆哉幸
天生我皇上立勳元惡掃逋羣奸人心始知有

儀巷野抄

卷十

戊辰

六三

君父始知有是非邪正之分職愚以爲今日中興第
一要政莫若宣明教化以禮義廉恥詔告天下使天
下士大夫皆知有孔子不至寺人之意凡向來頌葬
之徒借名攻門戶滅絕名教者皆是亂臣賊子庶幾
人心風俗番然丕變詩書禮樂極治之象皆此教化
先之也且人至孔子而止矣然孔子曾受學之不講
則講學之有關於世教可知奈何崔魏用事拆毀書
院以講學爲陷阱職不敢謂講學之中必無小人終
不敢謂孔子之外更有人品自昔大儒卽周敦頤有

高公元
不若

濂溪書院朱熹有白鹿書院至今崇祀孔廟而孔子
則及門之徒有三千焉果若崔魏之禁則周朱爲罪
魁而孔子之彬彬兩廡者皆可誅也幸天下而出於
無禮義廉恥莫甚於此今何仍其餘虐不一正之乎
職以爲向來之死詔獄死廷杖與橫遭違戾者
皆從禮義廉恥堅其骨以抗方張之焰固所謂孔
子之徒其得禍敢酷幸而不死者皆皇上所賜之
餘生也謂宜愛惜之顯揚之而尚稽山公之啓事使
頌德建祠一歲九遷者得惜湯餽之寬偷息於人間
儀巷野抄

卷十

戊辰

古

獨此抗直不阿幾斃囹圄橫遭遺戾者凡仍臨關之
政併錮於聖世亦何以激勸人心風俗而使之知
有禮義知有廉恥也哉今日所宜急講也九月二
楊出學之不講一語喚醒天下聾聵朱張輩可愧
死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章允儒等疏臣等於十一
日恭接聖諭一道隨即具疏敬進外因伏思皇上
上虛懷樂諫推誠茹納特勅臣等衙門先諭以設官
時毗之重欠鑒其逆奸屏斥之懷中宜弘開言路之

集卷十

卷十

戊辰

空

意以求忠謹，未戒勸襲紛紜之說，以安大臣，即恭恩
 開，嚴失實，亦不過欲糾奏核實，以便聖明處分耳。
 天縱聖人，明四目，達四聰，斷斷無厭薄言官之心。
 但恐大臣借此遂行箝制之術，以成壅閉之私，則臣
 等之所大恐也。夫臣等七品小臣耳，生殺聽之，皇
 上斥陟聽之，大臣然奉公守法，上能決，主壅下能
 發，巨奸皆貴於未然，將然之際，爲爾奸指佞之防，故
 或出於一念之所憤激，一時之所傳聞，皆以特對上
 達庶幾，可以預折邪萌，潛消孽孽，故臣等雖不可存
 僥倖野抄

對切之極
 論之可恨
 可路

集卷十

卷十

戊辰

空

若無之於汝，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亦朕與汝等
 之過失矣。嘉靖間尚書汪汝等事，情懷上曰：科道
 何不彈之？大學士李時曰：不敢。上曰：此謂事忤天
 子，不敢忤權臣也。惟太祖之神武，敢不以非實罪
 言者，至以成祖世宗之聖，而尚有請罪言官之
 大臣，不敢彈人之科道，亦可知從來批鱗之易，而齒
 馬之難矣。卽如近來諸臣如楊漣之糾覲忠賢等，李
 應昇之糾覲廣徵等，其初何嘗不以誣捏反生，乃其
 爲忠直，不爲誣捏，必於聖明之世方見之。然以昔
 日之反生爲今日之旌卹，而忠良已不可作矣。豈不
 痛哉！夫純忠敢諫之士，天生亦自不偶，其餘則望
 皇上導之大臣容之。若使大臣錯認此論，萬一有以
 權力爲驅除，復借功令爲陷阱者，將使臺諫諸臣不
 明。皇上求言責實之盛心，而共爲養容待選之時
 局，豈惟聖明不願有此料，亦閣部大臣之所不忍
 見也。若夫樞臣既出受事，前臣迭受緼綸，自應竭
 力盡忠，仰答聖明，以安大臣之位，而無重小臣之
 非。而如綸如絲之地，詎字平章，儼然坐數事之患，何

如爲思惠預防之舉則亦顧閣臣熟思之而已至於
身膺法紀先自拔擢聖明且愛諸臣諸臣敢不自
愛以爲言路差乎伏乞皇上明諭大臣開誠布公
毋因此啓規璫之漸而諸臣既承戒諭益勵氣節毋
以此成尸素之風世道幸甚
十月五日
不激不隨可謂法筵第一義

卷十終

戊辰

召對錄

六月廿七日

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
記注官二員吏科河南道等道掌印官總督錦衣
衛堂上官來平臺

召對特

召戶科給事中黃承畧廣西道御史吳玉又

召翰林侍讀張士範日講諸臣肅衣而入閣臣錢龍

錫先行面恩禮

上傳諭召閣臣閣臣皆進櫺內

上手一疏示閣臣乃御史吳玉言錢龍幹實疏也

上曰此疏何如臣標對曰此疏極徹臣道登對日所

奏諸弊在內者着各衙門詳悉具開在外者着撫

按衙門照數裁革尋

命御史自讀至中篇

上問弊實俱是實否御史對曰歷年弊實俱實有之

讀畢取進

上復以原疏詳覽再問曰此疏皆實否御史對如前

上曰何不指名來對曰先弊實非一人非一時相習
已久難以指名

上獎諭之曰如此疏具見忠誠大破情面御史謝恩
而退乃

命侍講張士範讀所奏館額蒙恩再加疏至

龍飛首科選庶吉士准加六名以示優異之

旨

上語士範曰此旨從何來對曰此疏臣不與知乃一

新進士所奏

上曰既不與知何以列名因取疏示閣臣

上怒曰誰洩朕旨閣臣標奏曰此奏寔士範所作當

時東閣會議之稿有增六名致有此疏

上曰誰教東閣會議又曰

明諭未出何以知之臣楊訓奏曰東閣九卿科道會

議實曾上

聞臣龍錫奏曰所傳之

旨與所擬之

旨不同臣等所擬原無以示優異四字

上曰此疏誰人所作士範對曰新進士張星

上曰既知張星名何又云不與如士範對曰疏入後

始知之

上詰責士範再三臣鴻訓奏曰此新進士功名急急以爲此舉也

上乃命查寫言人來又

命士範具本回話謝而退

上又取給事中黃承昊所奏疏令讀

上側身聽之讀至京支雜項錢糧

書事

卷二 疏議 三

上問京支雜項錢糧何以如此承昊奏曰太倉庫所

刻京運漿揭開載各衙門多寡之數甚詳乞

皇上敕各衙門逐一稽查回奏以憑處分讀至加餉

乃

問戶部侍郎王家楨承昊所奏是否對曰臣家楨前

次家

上曰何以增額至此家楨對曰當皇祖出數人數

無不相合故太倉積至七百餘萬內帑充積無算

後來看得財貨太輕每歲邊臣請增額餉輒輕處

之年復一年遂以成例出數是以不與入數相合至按其變亂鹽法

上問輔臣此一疏何以不舉又問祖制如何便變

道登奏曰祖宗朝開種鹽引各邊屯田並無年

餉午例不足後有民運粟日貴軍日饑鴻訓奏曰

臣等正欲有言議復開屯種引之法乞將此疏立

作一案但其中有一句未妥臣于外朝見之正與

相商

上問何句鴻訓奏曰中古錢稍異不用此句來是

書事

卷二 疏議 四

今河南山陝皆用大錢若遽廢之于民不便此乃

書生之見承昊便奏臣一時臆見之誤誠如輔臣

言鴻訓因奏請

皇上勾此一句

上曰卿言是役

諭承昊以後上言宜一切遵照祖制并

諭改票龍錫奏曰事例開納一節屬戶部覆因大

工改爲戶七工三然戶部餉須精銀工部商人對

支或不拘成色人皆樂趨故工部上納者多而戶

部絕少今大工已完宜寬歸戶部者侍郎一人
爲專管一年可多餉幾十萬

上曰事例皆不得已而開對曰臣等連日在閣計議
正爲此事欲上一揭爲定

上允之曰今後事例俱納戶部家積隨叩首謝臣鴻
訓奏曰內庫物積利有餘如麻鐵顏料之類可以
准折充軍餉

上猶未允承吳奏曰東南時患災荒因水利不修之
故臣因疏聞不敢冗長故承暢所欲言前禮部郎

中陳懋德有疏言之極詳乞并臣疏下工部行之

上問水利何謂不修是何地方承吳對曰是蘇松

方閣臣道登龍錫並奏云臣道登卽蘇州人龍錫

卽松江人水利是江南一件大事但修理須要錢
根懋德本內說停止織造一項錢根已經助餉原

設有開河銀兩

上問有幾對曰亦不多臣等前已擬

旨撫按酌議具奏

上沉思久之曰要修水利可擾民否臣龍錫奏曰臣

等惟恐擾民故須本處撫按酌量

上曰水利事着公議來奏臣標奏曰這戶部侍郎王

家楨實心任事饒有心計乞與尚書畢自嚴專任

俾同心調劑財用不難足矣臣龍錫又奏曰兵部

事體要吏部接應如戶部參罰一次根官吏部不

相照應戶部如何行得去

上曰此卽是久任責成的話前已有旨了臣鴻訓奏

曰新到二臣皆老成臣在閣中辦事無一語支蔓

俱是真品若非

皇上大福何以得此

上然之

上諭諸臣暫退四輔臣復環

御案懷疏密奏久之語闕莫聞

上賜諸臣茶

上復卽平臺出宣撫李養沖對疏以示輔臣蓋言旂

尉往來如織踪跡難憑中引葛九思王國典爲言

上曰邊情緊急危在旦夕朕兩次着旂尉緝探何得

有假祖宗立嚴衛衙門豈屬虛設且國典口傳

此有旨意。九思內臣。此乃旂尉。何得相比。臣。標奏曰。厥役不宜輕差。

皇上此舉。當宜慎重。又疏中言不賂之。恐毀言之。日至。每賂之。愁物力之難勝。撫臣之言。亦自有見。上以疏授吏部尚書王永光讀之。問此疏何如。永光奏。此疏誠屬輕率。然其意自無他。兵部尚書王在晉奏。大同一帶地方。果被搶殺。只着按臣從實勘報。旂尉可無遣。又奏大同城外。野鄉村。虜至不及收。斂人口頭。畜事誠有之。幸城郭得完。所全寔多。語至數百言。

上曰。朝廷養許多兵。費許多餉。一遇虜至。便請幣。又曰。擄首殺戮人民。滿載而歸。撫按官不能防禦。是功是罪。朕之封疆。仗一喇嘛講款。文武何用。且令虜輕中國。耶臣鴻訓奏曰。

皇上中興。正如元氣一般。漸漸薰蒸。久自透徹。今且慢慢做去。喇嘛講款。不可以示後。然虜中首信。核結亦自一時權宜。在晉奏曰。自古漢唐。極盛之事。奴侵犯。皆相機權應變。不全仗兵力。兵力與何。

奴不能對敵。

上曰。中國非匈奴之對敵。我成祖何以掃蕩胡虜。還是文武協心。在晉奏曰。二祖開天闢地。彼時兵力甚強。財用甚廣。又有開國名臣。是以所向無敵。今承平日久。不如往時。宜大自虜款。以來五十餘年。不知兵革。一旦虜至。如何猝能整頓。

上意弗懌。臣鴻訓與諸臣復奏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論語中有是言。願

皇上細細尋繹。又曰。如此纔是中興。世廟當時無一矢之遺。何得謂之中興。

上曰。即位。先有遼東淪陷。焦心勞思。宵衣旰食。以圖恢復。這纔謂之中興。又曰。

皇上龍德正中。國本已立。臣所以不憂。

上意始解。回諭虜報已久。邊備懈弛。邊臣宜任其責。臣鴻訓奏曰。須看受事淺深。在晉奏曰。自有遼事。來十載于斯。九邊士馬。調去援遼。死者不歸家。生者不就伍。行伍單弱。所從來矣。今邊餉缺至數月。有缺至三十個月者。兵如何得勝。

上問三十個月缺餉何鎮家楨奏曰是延緩

上曰缺餉至三十個月爾部所司何事家楨對曰臣部空乏前奏已明

上曰宜大兵士多少在晉對曰宜鎮兵七萬九千九百有奇大同兵七萬六千五百有奇山西兵五萬三千五百有奇

上問屯田實在否在晉言事勢至此邊臣即不顧朝廷封疆亦當自保性命理無虛冒

上曰講款一面講款整飭着實整飭難道中國猶勝不得他臣鴻訓奏曰大哉

王言臣標奏曰先有戰守之具然後可以議款臣龍錫奏曰先要嚴防禦然後講款可也

上然之又出承天守備太監魏相一疏示閣臣云前有嚴旨二次何故不遵好生可惡着改票又曰事雖小不遵旨大

上召戶部侍郎王家楨諭云前已有旨環嘉今又聞臣薦舉家楨叩首謝恩奏曰臣仰見

皇上望治之心甚急臣有所言

上出御案而聽之家楨奏曰今日

國家重文輕武指揮千百戶不及一秀才邊備之廢此一弊也邊事之起九邊士馬盡于援邊延至今

日不特無軍併無馬無盔甲無器械

上問便可整飭否家楨奏曰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如何整飭不得從此步步着實做去自有成效因薦

兵部尚書王在晉曉暢邊事且悉諸邊戍之苦又言自有邊事以來每年加派六百萬今十年矣豈

不是六千萬

皇試思此六千萬從備處得來盡是小民脂膏以此思苦不言可知矣

上曰加派是不得已時不得不加派

上又諭今邊情失事只參總兵官等難道有功不升

文官陳奏偏心朕甚惡之隨

諭言官奏疏每日六七十本皆悠悠不見起廢就是保朕躬殊可厭臣鴻訓奏曰薦舉着實要飭在晉奏曰科道官奏疏臣見其煩然可憐的望

聖度優容

上召吏部尚書王永光

諭曰卿清真正大海內所知一切用人會推當十分

選用真不如撫按尤爲緊要爲民父母用得其人

則天下安永光叩首謝

恩奏近來薦舉太濫

上云都是都私言罷永光奏

嚴旨未見欽遵再祈

天語申飭更有一事近來以考選論劾去者都奏請

起官臣部查出二員望

嚴旨處究

上云明奏來

上又問閣臣近來諸臣本內多有情面二字何謂情

面臣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鴻訓奏曰謂

是淺有執持依徇人情的意思

上曰人生天地間以何爲本鴻訓對曰人之生也直

直則不徇情面矣

上召五府科道官諭曰前者都成治欺朕冲主隱語

相欺姑示薄罰後如有效尤當以祖宗之法治

之乃

召刑部侍郎丁啓濬問李實一案有疑恐無疑恐有

暗昧無暗昧啓濬對曰李實一案係未

旨會九卿科道等官中府會問據寔回奏

上問李實何以當決不待時啓濬言李實李永貞攜

獲七臣不刑自招

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吏部尚書王永光

日李實初亦未承及見刑具然後成招

上曰筆楚之下何求不得李實被親忠賢追取附信

空本係李永貞填寫如何含糊定罪啓濬對曰竊

福出自朝廷一憑

聖裁

上曰法要待平朕豈爲李實爾五虎五彪緣何不問

他決不待時啓濬對曰虎彪自崔呈秀許顯純外

並未解到

上問未到何人啓濬一一指名奏聞

上宣輔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待時劉若愚大一等李

實又大一等隨

諭刑部以後有疑惑不妥的不許定罪啓濟叩頭謝恩

上諭吏部等曰卿等定心實事無徒紙上虛文以慰朕圖治之意

上諭韓臣曰卿等同心竭立担当朕爲卿等主持無召朕庇倚至意

上起還

官時睨色在紙稜矣

戊辰

七月初四日

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記註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官總督錦衣衛堂上官來平臺

召對特

召戶科給事中韓一良翰林院侍講張士範內閣中書官日將附諸臣肅衣而入

上召關臣皆進盤內時見

天顏和藹

聖音清亮

上手一疏從容詳覽乃吏部王承光條陳銓政入款以

示關臣遞閱臣標對曰此疏極有條理尋

召承光褒諭邇來官方貪冒已極這所條陳漢于銓政有裨有臣如此何憂不洽卿等當着實舉行無徒紙上空言承光叩首謝而退

上復手原疏把玩次出給事中韓一良勸廉懲貪疏覆閱良久命一良高聲朗讀讀竟

上復命再讀後一啟

命閣臣閱一良疏。臣標對曰。此事臣未敢必其不然。亦未敢必其盡然。鴻訓對曰。如今真不成世界。所以宜有此疏。

上顧西邊云。卿奏臣道登奏此弊相沿已久。龍錫奏此積弊實不能盡無。臣鴻訓復言。這弊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

上問交際。謂何。鴻訓曰。交際如親戚朋友饋遺之類。尚有可原。納賄則希榮求寵。便不可以數計。龍錫

奏此等納賄自然該重處。

上曰。朕覽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格擢用。閣臣言事在吏部。

上召永光如前諭。永光叩首承。

旨。次永光又奏曰。貪墨成風。已非一日。臣在田間。深切恨之。近自待罪吏部以來。凡部院大僚之會推司道府郡邑之陞遷。與司臣矢公矢慎。必期無負皇上選用人才至意。但臣受事僅二十餘日。科臣露章必有所指。不知是臣未受事前。抑既受事後。繼

諸臣愛惜名節者固多。賄賂實緣者時有乞。

皇上命科臣擇其尤者。指出一二重處。以爲貪官之戒。

上復召一良曰。奏內閣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可據寔具奏。一良對曰。臣未敢深言。

上曰。如何未敢深言。對曰。如今且未敢言。待補首平後具奏。

上又令指名奏來。一良曰。此二語蓋指例言也。若納賄等事。臣疏中原說風聞。不曾知名。

上責曰。難道一個不知。速有此疏。臣標道登鴻訓奏宜令指名。一良復對如前。龍錫奏言一良疏中原

有納賄之尤者。

皇上之威如雷霆。但是罪過發露的。必不可放過他。

上正色曰。限爾五日。指名奏來。

上端坐良久。手千匝內出一疏。示閣臣曰。此李實舊叅周起元等七臣原疏。卿等可詳觀之。看是疎在皇上。墨在疎上。閣臣詳閱良久。奏曰。果然墨在疎上。

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後

命九卿科道通閱皆如閣臣言收回原疏

上命賜諸臣茶後

命光祿寺官四員捧出

御金餅果頒賜諸臣畢少頃後

召閣臣吏部又

召一員詰奏尋與閣臣密語發時時記注官以內臣

云未奉

上傳不敢入來搗筆達望

御前燭光明燦几案間

上親酒宸翰者久之時將漏下一鼓諸臣謝

賜餅果再叩頭而退其士範鵬立候

命亦未經

宣召奉

有臣不敢具載

上起還宮

七月十四日

召對記注官丁進李明濟恭記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督師袁崇煥翰林院

記注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等官錦

衣衛堂上官來平臺

召對又

召四川道御史高欽舜雲南道御史毛羽捷內閣中

書官二員日踰午

上御平臺諸臣行禮序立侍

宣督師袁崇煥

上曰奴首跳梁十載午茲封疆淪陷遠民塗炭卿萬

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胡方畧具實奏聞崇煥

奏曰所有方畧已具疏中

皇上千古之堯舜行此不難臣受

皇上特達之知注臣千萬里之外臣六年前發已期

定倘

皇上假臣便宜計五年而東夷可平全遼可復以報

皇上

上曰五年減奴便是方畧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四輔臣俱奏云崇煥肝胆意氣諱見方畧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臣鴻訓又奏曰臣于私寓叩其作用咸愛寬嚴真堪副

皇上聞外之青臣崇煥奏曰臣在外調度所有奏聞一憑閣臣處分閣臣不可不力主者崇煥謝而退上又出御史毛羽健所奏蘇軾遺一疏令其朗誦畢上示閣臣曰朕覽此奏軾遺困疲已極小民敲骨吸髓馬不歇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痛著民困何由得蘇卿等即擬票其假勘合白牌馬票奉旨嚴行禁止閣臣領

旨出
上命閣臣而下俱賜茶菓瓜餅諸臣叩頭謝恩暫退時

上親評章奏
御墨淋漓目不停瞬手不停批尋又

召閣臣記注官大臣標等即換所票毛羽健疏呈覽

上以票內有撫按司道公務外俱不許造白牌語屬含糊復

命改票

上又謂閣臣曰卿等凡遇本章須要逐款票據勿得遺漏臣標道登龍錫奏曰科道官條陳多款有語言平常無當實用者臣等恐煩

皇上省覽故不敢實擬以混

聖聰臣鴻訓又奏曰爲政不在多言議論愈多成功愈少豈得一槩票擬

上曰卿等既肯一力担當何愛不洽

上又念邊餉匱乏購餉事例宜歸併戶部次又釐工部張維樞執爭疏謂軍器急需不可遲悞准戶部工三之說行之一年着仍并戶部

諭閣臣訖

上又覽戶部役南京戶部疏總督倉場與巡倉御史各請初一道

諭閣臣曰初不是輕易的祖宗累朝何故不與臣鴻訓奏曰與之是即今事例戶工三商人便于

先支就趨工部亦該與

初一道令二部司官公同收算

上然之次又

召崇煥臣崇煥奏曰東夷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

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忍言難臣所賴者

皇上聖明雨露無不栽培雷震無不挫折臣居平打

算不過五年但五年之中事事應手首先錢糧宜

有爲遠而有加派之新餉臣昨與戶部臣王家楨

對面打算查每歲新餉入數與出數已缺一百二

十萬臣能于臣督屬中裁省六十萬部臣自措六

十萬則不憂不足矣但餉有舊當新者還臣將報

抵舊令臣不乏于用

上召戶部臣家楨奏曰新舊餉原分兩庫近因北直

州縣糧買遠米遠運動支舊餉宜扣新餉抵還非

那借也通者鹽課已將解到臣部當儘數解還且

關內外有新餉而無舊餉宜大有舊無新餉客永

津新舊並有臣部以新餉發關外以舊餉發各錢

新舊款項絲毫不差崇煥又奏曰東夷爲謀已多其器械犀利馬匹時習非容易可破之虜凡工部解來器械極是要緊勿得苟且奉責

上召工部諭曰盧甲子箭鏑刀火藥等項皆禦虜長技該部製造俱要堅剛精利鑄定監工司官及匠

作姓名若有脆薄不堪揆查究治崇煥奏曰臣向

年請工部兵械俱盡刻監督主事匠役等名正如

皇上之旨倘造不如法指名奏處臣雖權又奏曰九

邊軍器臣部額派錢糧甚少自遠左發難另多急

需其事例宜與通陽根終始

上詰責曰爾前如何不奏且事例亦不得已而用者

也又問閣臣前止言糧草不足軍器未備昨該部

說事例須開一年何又說與遠終始臣鴻訓奏曰

軍器備辦一年便可當用自今年八月始至來年

八月止遠事稍有頭緒再作區處

上令諸臣起

上又問念軍士寒苦且云海內加派何時得止崇煥

奏曰軍中加一錢糧求必見德備減一錢糧便

慾望。但當此三空四盡。臣敢不節奢。只到任後。必多方設法。如額餉再可減省。而以助工部抵造軍器之資。并馬匹賞賚開謀。俱取足于此。雖兵家勝算難料。以臣老釐不差。至五年之後。餉日以減。伍日以實。地日以闢。而全邊恢復。只留額餉一百五十餘萬。餘可蠲免。以蘇百姓加派之苦。則軍民俱受。

皇上之賜不淺矣。然而五年中事變不一。又要吏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選用與臣所不當用之人。勿要選用。

上乃召吏部兵部面諭。俱承旨起。崇煥又奏曰。聖明在上。各部臣俱公忠。無有不應臣手者。但以臣之力。制東奴而有餘。調眾口而不足。一出君門。便成萬里。愚功妬能。夫豈無人。卽凜然于

皇上之法度。不以權掣臣之肘。亦能以意亂臣之方。

上曰。朕自主持。卽有浮言。亦不聽也。臣崇煥再奏曰。皇上既爲臣主。浮議矣。又

勅吏兵二部爲臣用人。戶工二部爲臣辦餉造器。臣一若不減除東夷。收復故土。何顏面見。

皇上至臣學力疎淺。伏望

皇上再爲指示教訓。

上起立。俯聽者久之。尋諭曰。卿條對方畧。井井不。必謙遜。聞臣俱奏曰。此臣作法。自別向爲縣官。不要

一錢。天生此臣。以爲社稷。佐

皇上中興。伏乞

皇上假以事權。冀之以尚方。至王之臣。滿桂尚方劍。

俱望

皇上徹回以一事權。

上然其言。傳示該部知道。又諭崇煥。早平夷酋。以舒

四海蒼生之困。臣崇煥奏曰。

皇上念及四海蒼生。此一語天地鬼神降鑒。臣所學

何事。所徹何官。而不仰體。

皇上早結此局。臣之作用。做漢趙充國。無異勿煩。

皇上焦勞。惟

皇上寬心。

上曰卿所奏更見忠愛卿宜嚴明號令撫恤士卒與文武同心何難滅虜臣崇煥奏曰

明旨銘之肺腑前去告諭官軍以宣

皇上威德必須平亮遂叩頭起

上又問高欽舜所奏軍器令各邊開爐製造可行否

閣臣皆奏曰可行

上曰何謂可行臣標奏曰各邊爲禦虜計定是好的

上曰此非祖制尋又出兵部尚書王圭晉所奏關

內道張春疏

上曰此疏實否在晉奏曰俱實

上卽命內閣票來復

賜茶張燈出科臣許譽卿疏令讀至黔南后先事李

標楊述中因而漏網語以問閣臣閣臣奏曰此事

已久臣等原在田間知之未直譽卿又執奏曰李

標于安苗聚處時曾有金盆之索是以起釁

上又問大小諸臣內御史毛羽健出班奏曰臣令蜀

中所見最真當貴陽圍困之時米僅升合而李標

死守封疆還是有功

上曰據許譽卿奏李標起釁有罪據毛羽健奏李

守城有功着九卿科道會議奏

上起立諭閣臣曰卿等傳與大小各衙門凡

召對事績俱要着實遵行無徒視爲往昔之空言有

不遵行者重治不宥科道官不時叅奏

上還宮後顧諸臣曰須着實行不然卽召對亦爲故

套諸臣叩首奉

旨時漏下已二鼓矣

七月二十六日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進寧印官及辦理錦衣衛堂上官內閣中書二員來平臺

召對又

召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四川道御史梁子璠并同午上御平臺諸臣各行禮序立閣臣標鴻訓章記注官臣進臣明詹奉旨記注昨止二員今新二員未奉召不敢入

舊米馬

卷十一 戊辰

毛

上宜臣乘亂臣冠見叩頭畢

上手出御史梁子璠請汰兵餉疏示閣臣臣標鴻訓奏此疏核兵情餉俱有大第應

命子璠宣讀讀至邊臣虛冒等語

上召戶兵二部兵餉何以冒濫至此戶部侍郎王家楨奏曰兵餉冒濫已久各邊有事督撫累次奏請添兵增餉積弊已非一日兵部尚書王在晉奏曰國初有屯鹽廢之法今俱久廢所以日見餉多

上曰屯鹽廢久今兵與餉通不相似臣鴻訓奏屯鹽

之法即古寓兵于農之意

皇上留意封疆知天下之憂在兵立此良法所以禦虞不足梁子璠精于政事之不預延左調為屯差御史其法實可施行

上曰兵通是這些兵餉如何多了在晉奏國初設各衛所軍就算徵兵軍政廢便兵在募兵日增而餉自此多矣臣鴻訓又奏曰畢竟屯田有兵軍即定兵臣標奏曰今軍與兵果分為兩事

上又

舊米馬

卷十一 戊辰

八

命子璠讀前疏畢至老弱之人會荷戈而勿克

上側耳躊躇曰荷戈者皆老弱如何不查覈

初戶兵兩部差歲幹司官挨年挨月查核具奏又出

科臣韓一良前疏示閣臣韓一良第一疏大破情面

朕特命抄寫一通卿等并未一疏持出細看具奏

上復親洒宸翰看詳別疏

御墨淋漓少頃閣臣捧原疏入奏云一良所指周應秋閭鳴泰等俱久有物議

上曰周應秋等自有公論何周他參臣鴻訓奏一良疏所參者俱應重處

上曰韓一良前所指非此如何改了卿等奏來鴻訓奏此須宣一良面奏自有緣故

上召一良出奉旨指名疏令宣讀閣臣票擬乎

上乃詰責一良曰票擬雖閣臣事主意是朕獨斷有不合者令其改票如何說脫手閣臣乎又

命讀讀至知其畧而不知其詳知其人而不知其名

等語

上曰你前明知其人何不實奏一良奏曰臣所指人多原爲國家起見乞

皇上將臣前疏下吏部查核自見明白還不止此數人

上又呼一良前疏徘徊展視御前朗讀疏中科道官人多爲抹殺有解曰只要他人淨不管自己汚臣惡此名素不愛錢而錢至矣據臣兩月內辭却書帕計五百有餘金以臣絕無交際之人而有此金

餘可知矣至此目擊感嘆聲厲臣鄰問一良曰此五百金何人所餽一良奏曰臣有交際簿在但所餽不止一人閣臣又奏臣等在閣看詳章奏其納賄之人還有未經指摘者還

勅一良再奏

上曰怎麼與前不同一良奏曰原記不真

上曰你記不真如何上本一良奏臣原說風聞

上曰如何只擬風聞就來上本一良奏曰言官原以風聞言事

上怒曰你以風聞塞責麼又

命讀讀至張翌明一段詰之曰張翌明已下部聽勘

何待你參一良奏勸者是軍情不係納賄又

命讀至所參諸泰初之事款內有鄉謠等語

上微哂以問閣臣此方指摘如何臣標鴻訓奏二臣

俱未識面但聞道路之口多云此人有些放肆一

良奏不差

上援筆書改字于票擬

上付閣臣乃

命賜諸臣茶菓暫退。有間復

召閣臣記註官。閣臣手一良疏。未及票同奏。

上諭閣臣韓一良前後矛盾。他前疏明知有人。今以

周應秋抵奏。又牽抵坊官。受許多人金寶。坊官得

此御史欽差所得。又當何如。速改票來。閣臣奏臣

一等不知

聖意乞

皇上明示臣等方好擬票。

上曰。他本上卿等豈有看不出。閣臣請近御座前密

奏語。秘不開良久。

上曰。都御史不是輕易的。要有實功。方可實授。他無

實效。如何與他臣鴻訓奏曰。臣不為

皇上惜此一官。但為

皇上重此一言。

上曰。安知他為公為私。豈可輕與閣臣又奏曰。臣等

平生迂腐為

皇上惜此一言。

上愠色曰。分明替他說話。他既不知其人。何得來奏

間。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個都御史。

上怒。付令速改票。閣臣奉

旨而退。次

召一良大怒。面叱責曰。韓一良所奏。前後自相矛盾。

顯是肺腸大搖。本當拿問。念係言官。姑饒這道。以

後科道論人。俱妥的據。方許具奏。不得談之風聞。

尋出渠家禎。辨疏示閣臣曰。卿等以為何如。臣極

奏渠家禎。奏都是遮飾。大同失事。極真。彼鄉人

盡能言之。鴻訓後奏。權兵坐視。任虜猖獗。搶掠男

婦牛羊。自是來禎之罪。

上曰。督撫如何。令一千餘兵馬。使要去敵。擄花十餘

萬。渠家禎既有罪。督撫作何事。臣鴻訓奏曰。此與

閣中一樣。武臣在外督兵。文臣在內調度。

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今督撫一向人馬不相操

練。平時虛冒。臨敵張皇。以千餘弱軍。抵十萬之擄

花。卿等試評如何。抵對得臣標奏督撫如今不能

無罪。鴻訓復奏。

皇上責備大臣是絕好機括。但此邊事不是急得的。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不敢爲不忠之言

自

皇祖靜攝以來至先帝時一二十年已無政事矣財用何由而足

上曰而今如何閣臣奏曰而今比前大不相同

上曰此俱是贊揚之詞尚未見行一實事臣鴻訓奏臣本率直豈敢面諛

皇上就是袁崇煥未到臣等與兵部時時酌議須要件件接濟况臣平生讀幾句書只愿我

入料抄

卷二

戊辰

謹

皇上爲堯舜之君就如韓一良事亦爲

皇上惜此一言原

皇上留神細思

上命諸臣退

召閣臣標鴻訓密商機務許久臣道登龍錫德陵未回不與焉諸臣鶚立階下少頃率諸臣叩頭而退

九月十四日記註官倪元瑤朱之俊恭記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註官二員

吏科等科河南等道總協錦衣衛堂上官來平臺

召對又特

召督師王象乾日將午

上御平臺諸臣進見叩頭畢

上召輔臣入檻內退召督師王象乾象乾趨伏檻外

上命入既入又

命前象乾前去

象乾

卷二

戊辰

著

御案咫尺此先

召對自輔臣外未有召及檻內者蓋異數也

上諭象乾曰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見卿矍鑠知督

師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畧而陳來對曰臣年

踰八旬齒跡不能詳奏所有方畧具在疏中

上因問之象乾四言補漢大首虎墩兔愁與順義主

上不免哈喇慎白彥台吉元小王子之後也上哈

二酋皆是棟酋部落共先世歲歲與補酋納貢自

黃台吉與棟漢構兵屢敗棟漢貢事遂絕隆慶庚

午俺谷叩關。穆宗皇帝封爲順義王。開市撫賞。
捕漢部落來張家口。及水星營賣馬買貨。屢被上
哈部夷劫掠。多欲報復。不意去歲果來。上酋兵敗
西走。哈鎮一營俱被擄去。白白台僅以身免。東投
奴酋。其弟跌各兒等皆不願。白酋愧恨以死。哈喇
一營無人統領。部夷所餘無幾。

上曰。方畧如何。對曰。朵顏夷三十六家。今日亦當連
絡。與哈喇可得三萬。安撫。哈鎮沿邊駐牧。爲我藩
籬。東擁關門。以斷右臂。塞外諸夷。惟永郡部最強。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七

戊辰

謹

約三十餘萬。永郡若與上酋合兵。似亦可敵。捕酋
上曰。觀酋意似不肯受撫者。象輶曰。從容籠絡。撫亦
可成。

上曰。禦虜當恩威並濟。不可專恃羈縻。鴻訓奏曰。聞
虎酋知象輶至。退去六百餘里。

上問退去何處。象輶奏曰。退去直隸沙磧中。

上又問曰。倘款事不就。如何。象輶曰。條奏夷情。緩急
又有後先。百餘言。事關機密。不具抄。

上喜曰。這纔是象輶。又曰。臣統夷。捕酋二十一年矣。

萬曆三十六年。虎酋聚兵十萬。欲犯薊門。皇祖
定用總督薊遼臣。至密雲。通官往諭。十萬之師。還
解。天啓元年。奴酋攻陷遼陽。熹宗皇帝召臣還
部。臣疏計出鎮行邊。總督薊遼諸軍。正月二十二
日。廣寧潰敗。二十六日。潰兵難民。紛集于

關下。二十九日。桃林口。據軍字羅。勢卒。鉄騎二萬餘。
欲攻冷口。槍永薊鎮。遣遊擊閻守信。通官王濟。揭
持臣諭帖往諭。罕酋不覺淚下。明日。卽傳居夷來
臺等道。帳一千頂。護守關門。遠出哨探。此山海東

卷一百一十五

卷十

戊辰

姜

門始開。東達寧遠。臣最恐山海關。南海北山路通
一線。遠者不過二十里。近者七八里。奴兵雖衆。能
合而不能張。用砲打去。其不中者。惟是山後諸夷。
奴酋賄而得之。皆坦途也。自山海至喜峯。奴無不
可入。我無處不可防。勢斯難矣。臣前遣通官王濟。
胡等。收抽扣兒小書。拱兔三酋。皆大部約三十餘
萬。衆爲我東鄙藩籬。臣出鎮山海者三年。多無風
旱之驚。皆語夷之力者也。

上和顏傾聽久之乃

諭象輒曰。卿此去還與袁崇煥同心共力。因

已又

命象輒至。再陳所見。輒又奏曰。欲修戰備。先養士卒。

養士卒。先足糧餉。今據張曉揭開三鎮軍士。宣府

缺餉五箇月。大同缺七箇月。山海十八箇月。釋腹

之士。何能荷戈。

上曰。糧餉須要應手因

召戶部入

上問曰。餉如何不足。

臣部錢糧匱乏。從來

所入不足供所出。

每年少者止發三

分之一。多者止發三分之二。宜府京運原額年餉

銀二十九萬九千一百餘兩。天啓五年止發八千

兩。七年止發十一萬。今年發過二十萬六千九百

餘兩。止欠九萬二千一百餘兩。大同京運原額年

餉四十五萬六千三百三十餘兩。天啓六年止發一萬

一千一百餘兩。七年止發一十三萬一千兩。今年發

過三十二萬五千四百餘兩。止欠一十三萬五千

一百餘兩。

上曰。據奏往年京運止發三分之一。今發三分之二。

糧不少。如何不敷。象輒對曰。臣未到地方。不知

詳細。據督臣揭報。月餉有缺。至五月六月者。故此

請餉。自嚴奏宣大二鎮民運甚多。宣府一鎮。該民

運銀七十八萬七千二百餘兩。大同一鎮。該民運

銀六十七萬一千七百餘兩。其餘屯糧鹽課在外。

目今月餉不敷。想是民運拖欠數多。

上曰。民運如何拖欠。月嚴奏曰。民運錢糧原係各邊

督撫着行查催。臣昨初任。具有

督餉告匱一疏。上為民運錢糧。盡以各

邊民運就近發解。原係祖制額設。

上供京運錢糧。尤是后加之數。

上問曰。民運完欠之數。戶部如何不知。自嚴對曰。宣

大民運。州縣隔遠。銀數零星。多在山西北直山東

河南之間。年來督撫因循。未經查叅。此後戶部惟

當責成督撫。盡法查叅。以充舊餉。標奏兩鎮民運

并欠數多。須着嚴催解納。龍錫奏各邊何來民運

錢糧。向來民運不足。以京運補之。今若全責京運。

邊餉何緣得充須將民運完大支放數目清查與

運合併銷算然後邊餉有緒

上然之鴻訓奏曰民運錢糧當令季報戶部方知完欠之數

上曰還該季報爲是象輶又曰臣所請月餉錢糧每

銀三十萬雖不敢望盡發亦祈

皇上批准以鼓軍士歡心

上曰既已批准豈容不發因顧問輔臣云何鴻訓奏

上此事外面已作

上曲情處自嚴奏宜大

二鎮年餉除發過之外二十餘萬目下臣部極

力奏處銀十萬兩肅穆象輶出京其餘各臣陸續

催至再發以完今歲原額從來臣部無全發者今

因邊疆多事不敢拘常例且宣大撫夷銀兩卽在

年例之內前宣撫李養冲有疏曰夷人撫賞馬價

俱取給于年例今事已急臣不敢不竭力奏發此

外舊大臣部從無找補之例勢必不能

命起象輶又請發銀五萬兩以供撫賞之用如不足

詳請如有餘奏繳

戶部如何自嚴對曰此項錢糧臣部原無額設

督臣上疏取給戶兵二部兵部該銀二萬五千兩

臣部該銀二萬五千兩

上因召兵部入

諭曰督臣所請撫賞銀五萬兩戶兵二部可速解在

晉奏臣部原不管錢糧并無額編銀兩前銀無可

撥拾自嚴奏兵部有太僕寺馬價在晉三奏

示朝設立太僕寺

今馬匹蕃庶民有便于折銀乃重征馬

價額止四十三萬今邊用百餘萬以致則庫空虛

上問此時如何空虛自嚴答曰今歲因

皇上登極所發

皇賞數多以致不敷在晉奏馬價留備買馬非憐撫

費因無額編借用馬價然臣在邊款虜令朵顏三

十六家虎墩八大營共費銀七萬兩今邊疆至三

十萬矣內戶部認二萬臣部二十一萬太僕寺

一年之額過半矣各省又有年例該寺河漢爲之

上曰卿在邊撫處所奉上七萬兩今緣何遲到至
旨奏七萬兩爲一賞一年有兩季數當倍數昔
年上報疏可查又言今是解實是無銀
上以問輔臣標對曰還著都察院議處訓曰當道
駁借還登奏曰前只部應發備賞銀五萬兩今
尚未完不若通融那借自嚴奏非敢分爾我但臣
部錢根萬分匱乏且此項發與額設恐一時通融
後以爲例

且看戶部借發

聖命賜茶諸臣叩謝

隨御宴閣少坐後御膳

永光王在晉入

人等

卿年雖踰八旬精力尚壯

西袁崇煥與一東既改功成

而債鬱清泯 皇

永切頂戴生生世世福矢卿精矣

此東光與逆離與自爲見幾之智也然於有惟瞻
腹心爲之左右書做許多殺人而臨了賣陣一
却可以自掩老手詠後維華召還自爲堂堂至
持之人幸上英明旋即驅之逆腹渠魁不投
裔猶爲恩典也

吏部疏恭報三殿不自元成事奉 聖旨是實充續

太子太師 太子太保

太子太傅張曉

戶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照舊管項呂純如加兵部尚

書趙綬加都察院右都御史照舊管事劉遵憲加太

子太保王之 少師兼太子太師照舊管師子

采加都察院 御人職銜袁可立加太子太保各

兵部尚書泰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協理京營戎政

禮部都察院右 御人職銜龍井都察院右副都

南張九德各加 都察院右都御史

部方

保照舊管事云

奏牘四卷

〔明〕倪元璐撰

明末刻本

浙江圖書館藏

序

禹有禹謨皋陶有皋陶謨
益稷有益稷伊尹有伊訓
太甲咸有一德傳說有說
命召公有召誥周公有無

序

一

逸立政諸葛亮有出師表
此八聖一賢未有不陳言
者也今治不尚於繩學不
尚於畫而曰弗陳言奚其
宜哉此高德之所以逃俗

儔之所以絕夫

國家立之史也而使其地得
以近不爭事其近不若遠
其詞得以直不爭事其直
不若枉使其位得以高不

序

二

爭事其高不若卑使其人
得以親不爭事其親不若
疏故凡史爭非論諫也通
春秋也必立天下之所是
而不詭之是謂君子羅倫

抱修之素儒也舒芬執德之與宿也爭於方直劉球指事之善言也爭於守死楊慎文章之後進者也憑於典故爭於大禮此四人

序

三

者擅理矜節之士也今非徒稱於擅理矜節也繇此爲天下顯人大臣以昌其名當時今世聞而敬之此得之於爭事也凡爭事必

守本樞心則內清斥營交稽儻聞畏綱法閑大體秘精念不外泄求交驩師所獲是之若虛否之無揚務明其見小事寧裕寧裕之

序

四

道恕人爲本大事振厲振厲之道恭國爲宜此所以陳言也惜才節疾讒說訴有道敦經訓放淫佚端辯論在朝廷仁聖道義之序

燕處聽雅頌之音此所以
陳言也母苟得質疑言內
君子務擇定遠小人必寬
舒善辭命務簡要必晞聽
和威儀正起步觀顏色必

序

五

勞謙此所以陳言也君子
之事其君也致身必培力
以凝績議事必晞氣以昭
宣議事不晞氣命之曰懦
致身不培力命之曰尸懦

夫尸官聖王不臣賢人不
友故讓也者禮之從者也
爭也者勢之反者也禮之
從者莫大於恭和恭和莫
大於讓勢之反者莫大於

序

六

執兢執兢莫大於爭執兢
則當暗時反闇而知矣當
賊臣反佞而經矣當亂世
反危而彊矣有大權可以
爲四夷威矣昔孔子曰事

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
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
女其謂是乎天子設韜鐸
祭先王燕羣臣則使嘗爲

序

七

射者抗侯所以令爭事與
陳言也

倪公陳言凡論斷方隅二
奏躋正閑邪也毀私書一
奏將有信於後也釋纍一

奏赦青也留學行一奏惜
賢達也上制虛制實十六
策有所反覆凡六奏立言
條務秉道不回也寇禍一
奏固民也學宮墜事一奏

序

八

勤也八議成人而進之也
求事親六奏易退也孝也
通家侍弟宋玟文玉

甫撰



奏牘目錄

戊辰

首論國是

駁楊侍御

請毀要典

辛未

救四累臣

壬申

錢官

奏牘

乞歸省

再乞歸省

三乞歸省

甲戌

四乞歸省

五乞歸省

八寔

八虛

用間回奏

目錄

一

駁張少宰

議葉回奏

乙亥

寇禍陳言

六乞歸省

七乞歸省

議復積分

雍務急切

陵工捐助

奏牘

奉詔省愆

目錄

二

丙子

恭候萬安

積分請論

耶惟猷薦

附未上二疏

八乞歸省

再陳民隱

奏牘

目錄

奏廣卷之一

翰林院編修臣倪元璿謹

奏爲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氣未伸謹瀝愚忱仰祈

聖鑒事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

宗社之靈篤生

陛下生知濟以學問乾健妙乎從容大奸寔驅

徽猷威發天如再闢人等更生生平以堯舜爲極

奏廣
戊辰

執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爲佞也臣又仰窺

聖人無我深嫌門戶之名

異命重申動以人才爲念

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

皇衷自著其公虛

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復

命入

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証

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

臣爲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

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勅忠賢重論呈秀者又

邪黨乎哉以臣虛中之育令之事役之論夫東

林則亦天下之材蔽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

挺之標而或經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

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猶不可也

其所引援爲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倚才幹之傑

其間卽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則

又有泊然無營倚乎自遠謝華靡其若脫付黜

奏廣

戊辰

陽子不聞而徒以聲氣心期遙相推獎此其人

尤所謂滄漠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邪黨

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

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

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

深咎前人而于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

名義毀裂廉隅矣于是乎連篇頌德匪地生祠

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

而人猶寃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克

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
然而今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
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
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
九名賢多半豪傑衆之理數決無沉埋況奉

恩給雙俸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
四字持爲鐵案雖或薄從蒞後未肯力引同升
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爲
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爲崔魏之異

奏廣

戊辰

三

已卽可化牛李爲同心况乎年來之借東林以
銷崔魏者其人自敗卽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
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旣已喬獄矣雖
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迷者不悟臣
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又從耶抄伏讀
聖旨有韓爌清忠有魏狀所鑒知之論深仰

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

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大怪曠之相業光偉他
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時與事大

臣並皆蓄縮閉默而曠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
夫孫慎行君子也曠且不附况他人乎迨權奸
表裏逆焰大張曠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
陛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爲寇萊復生趙鼎再出

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
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曠不爲無說封
疆失事累疊有徒而當時之議乃欲獨殺一廷
弼豈平論哉此曠之所以聞筆也然究竟廷弼
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而不死于法吏而死于

奏廣

戊辰

四

奸黨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曠獨不
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軀骨有古大
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寔王烈三月若
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與臣同年
同官脩輩憚其方嚴不敢以爲行相畜而當其
去

國飄然聳身天際臣等自視則猶糞土也有人如
此雅謂千秋而今起用之

古再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之窩盜之名者豈以

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文從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爲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腐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魍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讖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上別白臣之論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合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

奏牘

戊辰

五

陛下以臣此說申

諭諸臣凡于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肯存形骸芥蒂之心要本公虛以消偏黨其韓爌

廷論未屆而早奉鑒知之

青何難

特命召還文震孟雖

俞吉已頌而既來不簡之言尚冀

溫文獎雪於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由此者

矣抑臣又思故憲臣邦元標業蒙

明旨優卹矣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

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

令該部于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旌儒碩臣子海

內講學書院凡經道階矯

古拆毀者併宜

令革役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爲貞勝生祠毀書院

豈不當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部臣王守履以

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

奏牘

戊辰

六

陛下慨納其言而薄錫其級仰見

陛下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時經三月懲創

已深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

矜宥召復原官則

聖度恢于如天而

朝儀亦因之愈肅矣臣無任悚仄待

命之至崇禎元年正月初五日具

題初八日奉

聖旨朕屢旨起廢務求虛公酌量議用有何方隅未

化正氣未伸這所奏不當各處書院不許倡言
創役以滋紛擾王守履混亂朝儀業經薄罰豈
容再舉市恩該部知道

奏疏

戊辰

七

翰林院編修臣倪元璐

奏爲微臣平心入

告臺臣我見未除謫再疏申明以所

聖鑒以質公論事項臣不揣固陋冒陳世界已清一
軌此臣原爲臺臣湯維垣而發也特以意存微
諷語似含糊致蒙

陛下責臣以不當臣方惕息省愆措躬無地既又恭

釋

聖旨務秉公虛一言非特教戒臣愚實足驚醒羣衆

奏疏

戊辰

八

維垣正人自負度其必無怙心乃接邸報見維
垣有詞臣持論甚謬一疏辯難臣言甚力則臣
請先明前疏之意而後及維垣之所難臣者可
乎夫臣之於維垣非敢苛求之也誠以維垣能
乘

陛下之明斷繼楊所修後而直糾罪樞又改鑿差而
佐察荷

陛下之重任則凡一切轉移世局攬羣材而遊大通
者非維垣誰望乃臣竊讀維垣入

牛黃疏則深訝其不能作劇

聖心且若相反然者蓋

陛下之諭一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

爲同一則曰天下爲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

趙黨熊黨鄉黨

陛下之於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着起用而

維垣于震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

陛下之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于方隅實有未

化

奏臆

戊辰

九

陛下之子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子正氣實有未

伸

陛下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于是深懼維垣

以城府之心坐糜成績所以冒昧有言蓋爲

陛下聽啓沃者微而爲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維垣

之以臣爲甚謬也據維垣怪臣盛稱東林蓋以

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

中有首參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璉及提問崔

呈秀欲追貶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其

于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暴而未嘗不指之爲

貪于廷弼也特未卽西市之誅而未嘗不坐之

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言

之以魏忠賢之寃究極惡積賊無莫而維垣猶

且尊稱之曰厥臣公厥臣不受錢厥臣爲國爲

民而何況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

當處斬法司奉有

嚴給初擬止於削奪豈不亦驕兒護之而維垣身係

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於昔人之護廷弼者乎

奏臆

戊辰

十

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

夫舍爌昭然抵觸逆璉及抗疏嬰禍之蹟而加

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爲非論矣卽如廷

弼一事爌特票免一梟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

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璉借此爲楊左諸人追

誣地耳逆璉初擬用移官一案殺楊左諸人及

獄上而以爲難于坐賊于是再傳覆訊改爲封

疆之案派賊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尚

罕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臣

奏牘

戊辰

十一

賞出於

言原非予盾蓋慎行清望較與王之衆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爲賁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清正著稱臣不知其與冤死之周朝瑞冤戍之惠世揚踪跡何如而但知其以爲沈淮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而降削蓋均之得罪于逆璫者也至以破帽策驢傲琳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

奏牘

戊辰

十二

能飲乞丐里中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爲臣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兩截人者以其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誡之爲要錢多藏則又是厥臣不愛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敢本命也故謂都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之意或出邪謀必不可且當日逆璫之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欲以誹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爲之心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官之席儼然揖宣聖爲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若臣易名之議擬人以倫王文成武以濟文而元標匡攘之能或遜海忠介直而微隘而元標寬大之度更優此爲定論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此言正爲人之誠真狂狷爲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爲頌德生祠

奏廣

戊辰

十三

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
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於假及東林賢者之干
名義盡假也東林已故及被難諸賢自鄒元標
王紀高攀龍楊漣之外又如顧憲成馮從吾陳
大綬周順昌魏大忠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爲真
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成造如趙南星之
真骨力真擔當其餘被廢諸臣臣不敢疏名以
目薦舉之跡而其間之爲真名賢真豪傑者多
有其人凡茲存沒不同並以真著豈有所矯激

假借而然哉維垣認臣抑揚之詞爲一成之論

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

心所未安者有三維垣以爲真小人待其貫滿

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之貫

滿而己不知壞天下多少世界殺天下多少正

人雖攻而去之不亦晚乎卽如崔魏之滿貫久

矣使不遇

聖明御極亦誰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以無
可奈何之時爲頌德生祠解嘲而臣以爲非訓

奏廣

戊辰

十四

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
臣便亦以爲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
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而諸臣便亦畏而
從之以爲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
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而臣謂正當以
崔魏爲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
足以定貞邪如宋臣蘄軾之與程頤交詆爲邪
而兩人並自千古我

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開一失

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

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

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

魏之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遠者此亦正人

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

案于此而別爲中途溫解之喻將無不東不西

半補半下之間又卽維垣所稱鄉愿之屬乎至

云東林二字不當復言臣深服維垣無我然請

維垣胸中不存四黨之見臣亦絕口不復標東

林之日矣總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深受禍
獨酌在今日總當曲原其高明之樂不當毛舉
其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徒于逆璫以首功反代
逆璫而分謗斯亦爲不善立論者矣人材不可
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宜羣議不可
不集

堯舜之士必不可負英雄之績必不可廢忠告善道
之言必不可指爲生心害政之說願維垣之燕
計之也若臣鄉中之賢者亮節平心臣雖未嘗

奏牘

戊辰

十五

與謀度其不以爲謬而區區胡瑱猷臣何至拾
其唾餘哉然而下士一言偶合亦豈必盡廢而
反之古人有師馬師蟻者惟是親忠賢之餘論
崔呈秀之故習則必不可奉以爲經守之不失
耳臣以維垣特議愈乖不得不再剖析要于就
事言事此外雖有見聞不敢旁參一語惟

聖明裁察崇禎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具

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朕總攬人才一秉虛公諸臣亦宜消融意見不

得互相詆訾至於宜衆鬱集羣議惟在起廢一
節已下所司着銓臣咨訪的確具奏該部知道

奏牘

戊辰

十六

翰林院侍講臣倪元璿謹

奏為公議自存私書當毀敬陳膚見以襄

蕩平之治事臣觀挺擊紅丸移官之三議關於清

流而

三朝要典之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必不兼行而共

書不當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與盈庭

互訟主挺擊者力護

東宮爭挺擊者計矣

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

奏廣

戊辰

十七

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

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

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

之日雖其水火不害頃篋此一局也既而楊漣

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徵此輩門戶之訟興於

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

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諉

歸孝於

先帝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

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鯁局於是崔魏諸

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

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

一局也錄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

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

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繯卽紛囂改亦

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

而屈後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

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

奏廣

戊辰

十八

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

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學敏比賢悖逆非倫當

毀二矯誣

先帝偽撰

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

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從史

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

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故臣

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

奏牘

戊辰

十九

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睢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宜等始處君子而不必求同既遇小人而自能爲異本末炳然雖有忤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掣持要亦不甘濡染而特以矣氏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讎駁之端至於纂修詞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於忤瑞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

奏牘

戊辰

二十

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彼尅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
伏願
陛下勅下該部立將
三朝要典錄存書板盡行毀焚仍
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
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纂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
執兩端之中而又
命三案中
賜環諸臣各以
聖明御極爲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
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遠
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
偕於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
臣言史統開大計伏惟
聖斷施行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具
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覽奏三案兩端之議原當並存但已有

實錄自不必復增要典且既說史臣編纂苦心則其
論斷之有難傳信在史臣亦自念之道所請關
係重大著禮部會史館諸臣詳議具奏聽朕獨
斷行

熹廟實錄著擇期開館纂修務以平心存其兩是餘
諸臣亦各宜和衷共濟這疏持論虛平有裨新
政該部知道

奏

八

戊辰

三十一

奏牘卷之二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俸一級臣倪

元璽爲

試典告成疊臣可念懇乞

聖慈

玄間法紀以章至仁事伏蒙

陛下鄭重武科

創興殊典

臨傳之後一時翕然以爲得人最盛臣元璽承乏

奏牘

辛未

受

命從同官方逢年後飲水揣揣幸觀厥成昨者

晏啓彤弓與沾

寵渥志意酬鼓怵舞俱興旣復愴然則有感於前主

考監試楊世芳等四臣之蒙繫未釋也夫四臣

之罪則有之矣在監試余文煇馬如蛟不能特

設科條而因仍已事在主考楊世芳劉必達不

能細釋

明旨而過拘小嫌若此者臣之所謂罪也然臣謂其

可原卽在此何者監試二臣所收之技勇非真

無技勇也錄于刀劒跳擲隨武人所自呈而文

臣不精武事苟見可觀不暇深求其實主考二

臣所遣之技勇非以其不文也以其犯

諱洩嫌爲

明旨所未及而武場拘以文例自謂敬謹不知反涉

于違總之事當創始未易精詳若夫情弊悖範

則四臣所斷斷不敢出此亦舉

朝所共欲百口保之者也廣場耳目共屬

奏牘

辛未

聖明毫髮難欺

功令方新

天威孔赫雖復至愚極頑豈其利害之形蒙于襲石

軀命之事等于飄風而敢肆倒頗公行藐玩者

乎卽如主考二臣回話之遲亦緣誤認

聖旨文武二字爲監試而設不敢輒擅啓陳因拘成

錯皆如此類大可哀也況今

陛下特拔陽元王來聘卽前榜所收技勇文章四

臣皆能識之亦豈可謂之不得人哉至于四臣

生平如楊世芳劉必達之清謹端方詞林推重而監試二臣之在栢署亦鐔鐔有聲其馬如蛟又以按蜀報功方在叙賞之列人才實難伏惟聖仁如

天曠然出之幽囚加以薄罰卽欲懲誠而以侍從執法之親臣繫拘匝月亦足以示辱而人知所懼矣威衆之道寧在多乎臣以承乏踵事竊知詳實輒冒控陳誠非敢出位黨欺自于

斧鉞伏惟

奏廣

辛未

三

聖慈矜察臣元驥不勝皇悚待

命之至崇禎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具

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本內事情已有屢旨俟法司問明不必中救該

衙門知道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俸一級臣倪元璐

奏爲學行第一詞臣宜留史局微臣自揣不如恩換職以全器使事臣聞常才易得奇士難求故席前宣室有吾久不見之言賦奏上林興安得同時之數彼皆中主有此勤拳況以

陛下理學文明首出于古

龍雲道合適有其人而坐使淹沈實可惋惜伏見原任右春坊右中允今聽降黃道周學行雙至今

奏廣

壬申

四

代所稀觀共嫉俗多件至清絕塵

禁近十年日益貧寂瓶鮮儲粟厨或無烟此皆

中朝所共知信執母之喪廬墓摧毀里衆見者並

云曾閔復生其學原本六經博極羣史旁串百

氏澤于仁義所爲文詞宏深奇典上凌數代西

漢而後莫有其儔然又精洞時宜務爲經世有

用之學自

天文曆算禮樂名法邊籌財賦往代

今朝典常典章出其胸手悉有成謀

陛下試以清辭之服
召見

文華或給筆札使條所蓄自可倚馬萬言坐剗
董賈如道周者誠天下奇才

天爲

陛下生此一入使之仰佐

天章黼黻

一代不可謂之偶然也在今一時聞臣此說者或以

爲疑所謂世人貴耳賤目若道周死後數十年

奏牘

壬申

五

天下之推之必有甚於臣言者臣雖愚忤豈敢
以身觸

雷霆過情獎物卽

陛下釋之不誅臣亦懼爲後世所非咲所以推舉本
蘇至誠且道周前因疏抹舊輔錢龍錫忤

旨降調未幾而其言卒行是則

陛下之知道周久矣當道周抗疏之時同輩聞之並
爲危慄而道周以爲惟

聖主可與忠言侃然進說此誠至難臣謂

陛下今日用人惟當取其伉直有氣者今人多畏禍
重其身家又聞者中使嚮

憲四出動以威侮上官之體加于庶司臣懼海內士
大夫之氣必化爲繞柔

陛下又可不式怒蛙重摧折之乎然自道周旣獲罪
而一時論者遂有摘其試錄議及科場以其經

史爲子書以其精詳爲孟浪此可歎也又臣仰

窺

陛下勞于求賢

奏牘

壬申

六

睿懷孜急曰安得不貪財不愛官不徇情面實心任
事之臣而用之然以臣所知道周而外又有如
原任順天府尹劉宗周清恬鯁介正類道周而
宗周居尹釐之職盡力尹釐道周守文史之官
致精文史以此二臣仰符

側席猶圭璋之合而今宗周旣以骯髒投閒道周亦
以蹇諤承貶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如
此安望天下有爲

陛下齊其忠能者乎此皆諸臣之過非咏則忤不以

告

陛下耳臣聞制世之道非有他端其上用必當材使

必稱器其下愚者遜智拙者推能則天下自治

臣自量庸劣遠遜道周從道周蒙譴以來臣內

愧氣失固其有科場事未結縮默至今頃經部

覆奉

旨是臣披胸見心之日矣誠以臣在詞垣有如鳬鴈

若道周者使之大承

顧問小效編摩必有補益度越時賢

奏牘

壬申

七

陛下幸聽臣言還道周原官而出臣於外承道周所

應降官級此猶棄瓊珠得良玉也昔孔璋請爲

李邕代死柳宗元以劉禹錫母老願以柳易播

今道周所遭不至死徙而其才又遠過李劉卽

臣自處亦實羞出孔璋宗元之下且臣自爲

聖朝用人及史局需材之計非爲道周惟

聖明垂察崇禎四年閏十一月十九日具

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黃道周已有旨了不必代爲陳請該部知道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俸一級臣倪元璐謹

奏爲恩親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容歸省就醫少延微命事臣本蠢愚遭逢

聖世錮錮

禁近十有餘年清切從容莫如斯職

天地恩重去此無家

日月之光尤人共戀故從筮仕至今除中間兩奉

差移未嘗一日稱疾求便獨今以毗閭極念奄遘

奏牘

壬申

八

沉痾百療不能乃思歸計伏念臣母太安人施

氏行年七十有二體素癯薄不任遠行臣官

京師十年之間凡再往迎不能一至崇禎二年伏

蒙

聖恩聖臣南京國子監司業幸以去家一水然猶良

久始就潘輿相聚既歡臣于此知古人捧檄之

意不悟

隆恩無極驟又量移時初被奴氛

聖明宵旰臣母子難同行止自合分福臣母素賢通

曉大義自臣備計到今二十年間凡六七別率

皆中坦歡顏獨于此行雖誠勉再三而涕淚已

出臣既就道中懷孿孿凡十餘夜不得睡眠抵

都雜以塵勞怔忡陡作兼臣舊患脾淫時或失

血注下諸苦奔會不得停休自去夏五月歷秋

涉冬肌肉日消見者憐駭然臣猶自侍中強勉

超

朝謁延至新春寢增危劇不復能興先是有臣所

知察臣氣色謂臣憂思拂亂不治將深初不謂

奏

壬申

九

然今已驗矣

京師如海然獨無暨即幸有暨亦無治臣之藥臣

魂逐親廬而求生

都市雖使盧扁傾其上池亦豈有濟哉以臣迂拘

木強不能達時脣昧緩驚不能誦古沿述舊聞

無編摩之效感歎時事無論思之功即使其親

未老其身不病猶當引分求罷以誠侏儒况負

烏私命危朝露疾痛如此能不呼

天倘蒙

聖慈矜鑒臣私立

俞所請俾得就此春和生出

國門生入里門一見臣毋縱填溝壑所憾恨所有

承詒

實錄先經力疾纂修謹一面繕寫次第完繳無敢

荒率緣伏枕間恭遣義男倪安代齎具

奏上

聞崇禎五年二月初二日具

題初五日奉

奏

壬申

聖旨倪元璫纂修未完且新補講員着照舊供職不

得陳請該部知道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俸一級臣倪元璐謹

奏爲微臣思親無已積病日危泣懇

聖慈垂矜允放事該臣於春初因思親患病具疏求

歸伏蒙

聖恩以臣新補講員不遂

命允臣感激惕息從此不敢言歸會值

春講初開臣因力疾出而供事馬背藥爐時用龜

勉延至五月八日已不能支乃始移文註籍

奏廣

壬申

十一

門調理凡臣所患之症雜亂多端怔忡不已繼之脾淫脾滯所加甚爲痰注然以臣悉法調劑積月之功稍漸寧脫深冀秋清爽然

秋講又聞此臣引吭觸忠之會矣不意七月二十

日通體蒸熱若萬斛之火投於乾木頭痛逆圻

如被斧槌如此三晝夜臣既昏然諸醫雜進章

凝和錢國寶沈敬樞陳抱瑜等測寒測熱疑實

疑虛溫涼補瀉各隨其意復四晝夜有加無解

家人環號臣於是屏藥不進又三晝夜雖外火

稍紓而中焦壅隆彌積煩懣生死之事實未可知轉盼

經筵臣復坐談治以曠官臣亦當罷也伏乞

陛下鑒臣眞實放臣生還臣觀諸醫藥籠所有無不

爲臣用者而不能治臣臣之病其非湯熨所能

攻明矣小人有母生死相依惟

陛下錫類至仁

惠臣大藥臣不勝鳴咽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倪安齋捧奏

奏廣

壬申

十二

聞崇禎五年八月初六日具

題本月十七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五日吏部覆病非假托應准給假回籍調

理云云九月初一日奉

聖旨經筵史局需人倪元璐着恪勤供職不准回籍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俸一級臣倪元瑛

奏爲

天恩甚重臣病實深補牘申祈乞

允替歸就醫俾延殘息事頃臣患病哀陳微

恩下部吏部覆臣病真應放奉

聖旨經筵史局需人倪元瑛着恪勤供職不准回籍

欽此臣從枕間扶掖拜誦

溫文懷戚涕泣小臣蟻螳荷

奏牘

壬申

十三

注諭留聞者悉驚以爲異數臣自分卽旦暮死忍更

言歸旣又圖迴臣病多端而怔忡脾注爲甚自

客夏至今百療不瘳今年從五月杜門調理凡

逾百日反致鬱火蒸騰幾卽危隕近幸火怒稍

衰而心脾本病乃彌沈劇自與人語至一再往

復或小注思卽悶煩中戰如鹿駭奔仰視屋梁

動旋如盪一燭熒然望猶黝漆臣心知此候非

佳日抱憂懼然臣所以亟

請求去旣絲恩母亦以

京師鮮疑白歲餘來延召數十水石罔投臣鄉風

有名醫孫一臨凡遇艱危之症應手卽除今其

人老矣冀及其未死就與之謀苟其刀圭有靈

臣事

陛下之日甚長也故復昧死從

陛下乞一年之假臣遭際

聖明備員侍從論思啓沃出則微有事之榮偃仰棲

運入則享無事之福自盈

朝執掌奔命之士企爲仙曹身非土芻胸心並具

奏牘

壬申

十四

獨何爲背違

明主厭薄榮名釋其鳳池之安而波波道路乎哉

陛下仁覆天下其于文學近臣亮尤

軫體必疑臣假托請

令詹事府堂上官公嚴查勘果爲欺罔規便雖承大

戮所不辭也緣臣虛羸不能車馬舟行蹇鈍轉

眼河水所爲急呼亦慮窮途之哭伏望

聖慈矜憫

臣暫假就醫從此餘生皆

陛下所賜臣見

經筵林列皆賢者又臣所承派

實錄既告成繳閣纂修之事亦不需臣臣卽留不過

保殘視蔭廩大官之俸已耳臣不勝衰切待

命之至恭遣義男倪安齋捧奏

閏九月初三日具

題初七日奉

聖旨倪元璐既係真病着在任調理不准回籍該部知道

奏廣

壬申

十五

奏牘卷之三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瑛謹

奏爲

講道督撤子舍久離申籲

聖仁錫類歸省事先是崇禎五年臣以母老身病疏

求

賜假省親就醫自春涉秋凡三瀝請終不蒙

允重以溫文臣感激

奏牘

甲戌

殊恩遂且抑情忍死冀踐一期乘間補牘不悟昨歲

日講缺員閣臣據資以臣名

上奔辭不迨旋奉

俞綸臣自惟碌碌簪筆十餘年無所効誠得稱引古

昔樵竭工簪或亦臣母聞而意心以此矯勵小

紆明發今歷春冬

講席再撤而碌碌猶初是則臣智識淺陋納誨無能

之明驗也既自慚報烏私益深嘗臣始陳臣母

時年七十二衰矣今又二年豈反益壯又臣向

以離養三年鬱陶病困幾至危殆今積五稔豈
更泰然前日步此叩

關之心置何地乎臣嘗讀詩至四牡之章其臣不言

而其君則爲之言曰是用作詒將母來諗春秋

左傳頌考叔懷美遺母稱之曰純孝錄此而推

使其臣自言必益軫體而有食于君側不思其

親者聖人之誅之豈待問哉又臣觀唐臣陽城

爲國子司業引告諸生曰得母有久不養親者

乎明日告歸者二十輩三年不歸侍者黜之魏

奏牘

甲戌

公子無忌率師禦秦令其軍中曰獨子無兄弟

者歸養夫二臣之志本在于徵材集衆而其所

令適便私謀塵驅使去恒入觀之卽是爭舛然

二臣以爲卽人不懷其父母寧復可與學道圖

功若其有懷中亂又繫維之學亦不成功亦不

出夫勵世之術以忠孝予人以功能歸國二臣

皆有取爾也遭逢

陛下聖明興勵德行循責名實所求乎天下則豈可

不自近臣始乎臣敢遠引前講官李明府近接

左中允李進泰爲創仰冀

同仁苟荷

矜俞臣母子啣結何紀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崇禎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具

題十二日奉

聖旨倪元璠講筵啓沃着照舊供職不必以私情陳

請該部知道

奏牘

甲戌

三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璠謹

奏爲感釋

溫文敬揔鄙見塞啓沃之責醅

訪落之懷仍瀝烏私終祈

天鑒事該臣以母老陳情伏奉

聖旨倪元璠講筵啓沃着照舊供職不必以私情陳

請該部知道欽此臣驚感之餘涕汗俱下如臣

固陋尸素爲羞本以廳窮并心懷杞又復深維

奏牘

甲戌

四

啓沃何事可得輕言以

陛下天縱淵虛兼時多事卽非精洞今往奚取暖妹

惟以其官名爲論道每承開誠務存渾成聖冕

之愚實多未竭又或事隨時起所爭俄須跂及

講期已成往事以此感發別爲奏記之言凡條十

六其八制實其八制虛又以覲縷繁稱輒離二

廣用便

覽觀伏惟

聖明財擇至臣母望八衰齡臣懷思心亂終冀

矜命暫假歸省臣苟不卽與溝壑犬馬宣力豈患無時臣不勝悚仄謹具奏

同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

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疏陳已有旨了倪元璠着照舊用心供職不得以私情陳請該部知道

奏讀

甲戌

五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臣倪元璠謹

奏爲首陳制實八策以祈

聖明裁擇事臣所謂制實者皆關時急切而急則又有急者臣慮失之一瞬後必難爲故先言之凡臣立言之序視諸此蓋竅急莫如離虜交昔漢先零羌與諸羌解警交質趙充國以爲至秋必變今奴擄勢并虎翼飛食涇鎬之事慮在來春宜

奏讀

甲戌

六

勅樞臣秘通邊吏乘茲方合伐其本謀凡古離交法惟用間陳平之離項范燭武之離晉秦魏武之離韓遂馬超慕容廆之離宇文高段並能挽膠漆爲水火俾疆境危而復安今獨何爲橋足換胸坐承禍患一也其次曰繕旁邑奴用兵無他長而微知聲聲潛虛之法向以吾儔閭卽不趨關而趨口今知吾儔口又不趨口而趨雲上度其再來必不趨雲上而趨薊又必不逼京城而抵旁城其抄旁城必不先乘堅而乘瑕今嚴郡

雄州或亦猶知守計惟近畿玉田三河豐潤平谷等邑土瘠低頽可趨而越有如虜入因此爲糧卽使游奕逍遙我亦坐困宜急

勅各處及時增庠繕薄大修守具庶可以堅壁清野牽共久持二也其次曰優守兵項者宣大之役不禦不追罪繇將吏嬰城力守勞在師徒今罰行賞稽臣慮沙中從此偶語矣臣查守兵月廩不及戰糧五倍今京士完師而返賞不踰時援卒驕蹇不前猶然厚奉相提而論誠似非平昔

奏廣

甲戌

七

唐郭寧兵衆以神策賞殊怨憤變生可爲股鑒謹條二議一或量給賞資勵其守氣一或倍增糧額責以戰功猝有邊烽遂可不煩征調三也其次曰靖降夷夫收夷非計而旣云不拒則江統徙戎之論又非可拘于今何則以今歸來皆散丁零衆非如魏晉五部氐秦鮮卑之比近者譚述卽繇我人挑誘惟慮釁端已見終善爲難調馭之方存乎權智蓋不在主將甘苦與共之情而在行伍藩漢不分之跡使得各無猜戒或

奏廣

甲戌

八

聽互爲姘嫖視瘠猶肉瘠亦何害否則突厥九成之變動可憂虞四也其次曰益寇餉秦晉流寇蔓延日滋苟圖必剿剿必可得惟以餉匱每來疾呼臣惟竭天下以奉遺左不以爲厲今秦晉自急還使自饋又曰非宜乎請聽兩省以舊賦之半新賦之全留輸行間以茲小移必有大省五也其次曰儲邊才夫邊才難辨比于隔垣而觀正使有之何容易信臣惟上智自繇天授餘材皆本習成練習之功自非一日之積請凡近邊縣令責部設法選給科貢同拘惟求英茂因著爲令減俸超遷三年見能卽陞本道而自食臬以至藩長悉亦覈其成績減俸加銜本方節餼之才卽取諸此節餼無缺則加三品卿銜照例三年一任其子如此則以戎馬軍旅爲家當塞責者稀而有不次世及之恩波顧從亦衆況巡撫一席而儲畜以待者嘗得數人亦不至臨事周章旁求生手若云名器世官無庸驟昇不知成敗之驗自有致歸成則茅土猶輕敗則

迨除自易六也其次曰莫輦較昔漢徙富民以
寔京師豈無深意蓋無事則衆貪樂其通潤有
警則羣心倚其重遷此卽無形之金湯實在之
兵食今

都城蕭竭不忍見聞車戶動至傾家流商嗷然載
路重之市井無賴以告密爲佃漁每一波牽輒
連數十幸而得雪家已蕩然所以凡昔所號巨
賈殷家悉無兼辰之食五方游衆無所依歸剽
劫公行讖此之故誠恐一旦告急人無固心掉

奏牘

甲戌

九

臂開門勢所必有宜急議培養無斬膏澤通草
豆官買之例以省他稿推訪察停禁之恩而除
濫緝酌庭商之策塞告密之門汙可小康馴臻
大定七也其次曰嚴教育

國家之所以教者二教官以秘館教士以辟雍今
以治才爲寔際儲之宏文一入金門遂稱閒局
又容典焉是化有用爲無用也欲使無亡所能
莫如教習教習之法宜大更絃古事經史今事

典故遠事

祖憲近事時宜凡所誦著考索悉取諸此又或設爲處

分時相問難以深微其意窮致其才禁宴會簡
游謁日省月試灼然有程館師察至報成閣臣
論定以

請平章之具則亦優優矣至于授納既畢貢舉將
興兩雍司成畧倣館條屬施鍾鐸何患功能不
出德行不興八也凡此八者苟得行之臣妄謂
可以禦患持危補偏救敝伏候

聖裁謹題請

奏牘

甲戌

十

旨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

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奴收棟衆用間伐謀有何實著倪元璐還詳確
具奏宣大兵餉正在覈議秦晉留餉及撫歸夷
儲邊才已有屢旨館監教習事宜該部看議具
覆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繼陳制虛八策以祈

聖明裁擇事夫臣言制寔不如臣之言制虛也寔則循跡致能謀近而不能貌遠虛者本諸理道治以精神一舉而包數功一時爲之而有數十年之利其最大莫如正根本

聖明憂勤威德滿世而太平未致誰任其責乎治之根本惟在

秦臚

甲戌

十一

絲綸今六曹庶務未容政府卽成謀不敢上

聞豈曰無權

便殿引對凡有敷陳雖微言悉蒙

俯採何云不信故故時之可爲莫如今日矣誠如引

幸懷耻秉忠絕欺體

陛下之嚴察以剔蠹祛邪奉

陛下之公虛以育才扶正勿以大猶付之悠悠勿以

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橫其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慕精明而罷墜

實其臣倪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遏羣謀
凡至理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

上意毋以意見聳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
如此則才識自生勛猷自著今師濟名碩雅懇
虛懷臣亦志希他出用資吐握一也其次曰仲
公議吏部左侍郎張捷無端保奸致激羣論其
在今日所爲去留非徒邪正之關實亦安危攸
係何者凡彼死灰竭計惟幸家國多凶所以向
者盛傳勾虜之謀已而卽有邊才之薦今見首

秦臚

甲戌

十一

功無恙卽云大勢已移竿牘金錢康輿蟻至從
茲授擾必多事端不觀袁弘勳以訟楊賈毓類
藩國積以薦劉詔承刑何獨於今衆惡必察且
昔年逆案之定

聖意本以弭爭故如鄧英持正尚云違

旨錫官豈以張捷背公終聽視顏就列乎息禁遏萌

是在

乾誥二也其次曰宜

義問夫

祖

考者臣庶所欲崇戴以明忠豐乂之懷雖迂有道內臣

者外庭所當摘剔以明異排閹之論雖慙有名

如近日詞臣許士柔力關

先微倘終度閹惟恐世傳其說而

陛下永言垂則之義未彰昨歲憲臣王志道抗爭內

遣如久沉淪惟恐下享其名而

陛下權宜姑試之心猶晦斯闕譽望冀留

唐思三也其次曰一條教夫致一則不亂涉兩則生

奏牘

甲戌

十三

奸如卓異本求循茂而厲以考成之格於是撫

按不能治貪殘倒轉本處庸凡而美以優陞之

名於是公論不得問權折會推既容羣議而所

禁乃在把持於是盈庭之語默無主館員既重

官評而數試仍以文字於是閭部之取舍難憑

凡想政在必行要使人無可托盍求畫一以定

歸趨四也其次曰慮久遠夫獎必原其自始法

當慮其所終故循事始之觀則兵諱必繇於將

劣民亂必繇於紳豪武納必繇於文薦

宗厚必繇於官玩爲要終之論則劣將易制而諱

兵難制豪紳易制而亂民難制文吏易制而武

臣難制有司易制而

宗潢難制抑揚操縱宜有權衡若矯偏過平懼貽

後累五也其次曰昭激勸凡

卹死之典皆所以勸生自劉之給以庶常片語而佐

樞王來聘以武第踰年而秉燾遭被非常安能

不死要在二臣之死亦有難能之給叱馭嬰凶

來聘先登遇害法應殊卹顧反寥寥天下皆謂

奏牘

甲戌

十四

陛下驟貴無功之人而薄酬死事之節負氣之傑因

之沮心請自今茲懋弘斯義怒蛙駿骨俱可致

功六也其次曰勵名節孔子疾沒世無稱詩曰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古之聖人斯人以名如此

也今或見人表異輒詆好名臣愚惟懼世不好

名所以每多敗名之事又況人惟事者所以名

隨苟其事之無可名豈浮好之而可得乎至於

在位無才皆因循柔節墮昔人求將畧於犯顏

敢諫此非虛言原夫畏敵之情無過畏死斧戕

之與鋒鏑其爲不畏豈有殊哉氣置則膽安膽安則智出庠屬之術必握其原七也其次曰明駕馭督撫大吏古之所稱建帥全資威重彈壓諸州若其不在或至債轅更置何難旋建亦易惟當受事臨戎之際小形過差此可鄭重責成勿事頻加阿諛誠恐氣失沮喪視臨將吏非招五日京兆之玩卽懷鬼朴又來之疑勢必倉皇亂謀苟且救過八也凡此八者苟得行之臣妄謂可以與世正俗定治成功伏候

奏讀

甲戌

十五

聖裁

·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

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多係奉旨倪元璣不必繼陳該部知道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璣謹

奏爲遵

旨具奏事該臣條上時政十六策其制定八策伏奉聖旨奴收揀衆用間伐謀有何寔著倪元璣還詳確具奏宣大兵餉正在聚議泰晉留餉及撫降夷儲邊才已有屢旨館監教習事宜該部看議具覆欵此臣本迂儒妄言兵事

陛下不以爲罪願荷

奏讀

甲戌

十六

疇咨古之至聖問林問董則有如此臣感服中奮昧死上言臣惟用兵伐交之道在審彼己戎強盛則勢格聲禁之耳先零羌通謀匈奴義渠安國召斬其渠三十餘人又縱兵擊其種人斬三千餘級羌雖小貳交亦以攜阿魯台心冀部置女直吐蕃

文皇帝片辭折之亦遂止息凡此二者臣度今日有所不能力不足則愈尊謀故臣以爲無如用間也間者兩疑之術若以今日之勢言之惟得疑奴

使不收插不能疑插使不歸奴何者插力竭畏奴抱頭西奔又不能自刎其衆使無東向顧蹙

日甚不歸奴何歸凡伐敵謀者必明敵情其情在于畏死救亡而吾又無能爲助此雖使蘓張復生烏能離破之哉然自臣所見亦有可乘臣見插既苦奴而又失賞于我失賞于我而又不

奏讀

甲戌

十七

日弛心六十餘萬金錢明矣始吾以其勾奴絕賞屢要不許此誠正論若在今日羈縻之法又有難拘請聽邊臣設計招徠卽有請求無罵其使惟厚要信誓能絕奴又爲我堵截予半賞更新獲獻功者盡給如舊以此餌插卽以此疑奴是卽問也其又或可爲者臣聞奴性殘忌得我人不能用又虐使之其遇插衆度亦猶然果爾二賊在彼如得密通達將使勾誘插衆叛奴來歸成則坐演其羣卽覺露亦使相猜自賊此

輪陷室風之術也其又未盡者惟在邊臣相機制變陰陽施設

願堂所不得授謀豈臣所得慮乎臣所慮者以今邊人皆不知用問今之所爲問者皆非問也凡問之道有如伎戲變山化車吞刀浴火非有情寔要自難明是故陳平惡草幕容牛酒察其所持皆不可以欺三尺童子而卒使項范垂其魚水高段棄其姓書者非徒其冀多謀遠也亦錄其行間之人與其事會粹忽爍閃移情節態使見

奏讀

甲戌

十六

者不覺觸之景心今則不然名爲用問甚于正告如項之役堂堂正正走一介之使持尺一之書以招麻鮑此豈可得麻鮑有錄忝之信奴衆有錄忝之疑乎哉誠得邊臣竭其計數傳以神明又多募飛趨敢死游談出沒之羣飛長耳目徧廣腹心間必可行謀必可伐故臣以爲九攻守募練備禦詞問之計專責邊臣無有捷制封疆之事則猶可爲也臣觀邊臣之不効始于牽掣終于依附牽掣能者之憂依附庸人所樂是

故監視之遣可以督管不可久恃者也二年以來邊臣之情較往已異往猶負氣欲明航體今則能盡中沮歸命軍容無事稟成爲恭寇至推諉百出陰幸精力逃罰賜以號于人曰吾不自繇此臣所甚歎

陛下神武嚴明著于天下今但屬責連串以固圉圖功而信賞必罰以持其後欺玩自敬何苦以其近習之人試之鋒鏑躬冒不韙適于邊人以徑又使藉口迨用無成哉始

奏牘

甲戌

十九

陛下曰行之有緒卽撤今行之無緒益宜撤敢因

明問推原及之伏惟

聖明裁察至臣所條十六事悉本精誠又制定八策

內膳芻邑莫

輦穀二條未奉

進止今除館監教習事宜

下部外此十五事乞統

行覈議奏

請卽不當者照議惟

命臣死不悔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具

題三十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兵部知道

奏牘

甲戌

二十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瑋謹

奏爲微臣冒危言事動觸兇鋒散暴愚衷仰祈

聖鑒事頃臣以求去之身陳時政十六其一則言銓

佐張捷保好當去狀捷乃披猖反噬恭奉

聖旨倪元瑋供事講筵不必苛求其干典考選投送

議藁事情著自行回奏張捷著遵旨速出佐銓

毋得久稽該部知道欽此

陛下之優待講臣而欲發諧人之情可爲已至臣感

奏牘

甲戌

極涕零除投送議藁事情另疏

奏明外謹剖臣愚所錄摘捷及上書言事之本懷

幸

陛下詳覽焉夫捷之薦送

聖斷彰于上羣議沸于下黃童白叟唾笑于都市者

既數月矣而臣今始訟言及之臣寔自愧然臣

所以終難悶默者亦非拾人津餘求附名教蓋

真見捷以佯請得留天下不知

陛下姑容之故疑有深眷逆案諸人紛擾四出必亂

大謀當茲多事

聖明宵旰之時臣惟冀

朝端省一議論典一事功去一懷邪之人鼓百効

忠之輩不量螳臂以犯隆車早知捷必嚙嚙今

共言薛張百端有如醉蟻千古邪正分明孰如

附璫一案身自保邪反詆攻之者爲邪何異官

兵逐賊賊卽罵官兵爲賊其最可厭者動云指

使試問

平臺奏劾稟令何人其尤可怪者突撫交歡不知

奏牘

甲戌

許史籍纓主名誰氏凡此

天鑒自微臣誠不屑與言惟捷以臣詞林言事謂之

侵官躍冶冀倖榮名此宜正告夫捷亦知詞林

爲論思之官乎天下大事是非大關詞臣不言

誰當言者往代無論本

朝名臣如解縉羅洪先羅倫舒芬劉球楊慎章懋

趙貞吉吳中行趙用賢輩非詞臣耶並抗疏觸

權爭光日月若以言事爲梯榮彼數臣皆承貶

竄或至殞身幸而昭明又什九不登顯位多言

之效亦既可知已金門水局本無氣焰徒以其
不鳴不躍坐致公卿人所共歎臣非不惜卽以
衙門體例言之聖叙之事悉稟中樞是故輔臣
者詞臣之司命也臣欲求進必求輔臣而徒以
迂拘執拘前則

講筵有責成執政之言近則制虛有規切政本之論
抱此憂危慄慄不已何事可得大臣之心尚希
進步乎臣所以然惟以

陛下文武聖神振古無二又自

奏廣

甲戌

三

講筵親見

陛下虛懷聽受凡臣等啓沃之詞苟得肯領雖甚逆

耳必蒙

寬容臣中懷激奮宵半傍復圖所自効初意亦只欲

畢誠講編復慮拘牽輒形奏記臣深歎今之大

臣爲國不力及其不効卽復歸咎于

上不曰用法傷嚴則曰求治欲速每聞斯語臣輒痛

心夫

上所致嚴在於奸誤請問今之大臣有爲

陛下特發一大奸誅一大罪者乎此寔不能而惟知
刻覈侵細甚或陰賊行私大雷霆者所以興養
導滯不爲傷和也惟非時之氣淫掌怪電賊物
殊多下自爲其淫掌怪電而咎嚴

雷霆此臣所痛也又爲欲速之患者譬程百里速則
一日可至遲則再宿之功道取優閒寧遂無速
耳今則拱手安坐全未就塗非徒未就塗也又
背馳焉僕車如此反怪主人之焦迫督促乎凡
所以然亦繇大臣無深識以慮事無定力以持

奏廣

甲戌

十四

危無明鑒以辨材無慮懷以集議有實行而用
罔或首鼠以逃愆不知揣摩之是欺強欲摘察
而反誤遇事縮朒間言叫囂甚者養交固權崇
貪獎競上行下效欺蒙日滋以至法今不行紀
綱不立夷寇紛結人心爭離其臣寔驚而曰
上何欲速此又臣之所痛也臣懷此二痛不復能自
顧惜所以矢誠極言諸事而歸根本於繇綸又
以其餘及於張捷臣心知禍與言俱亦繇臣自
明骨相以五品爲登嶺絕去功名之念故爲此

也而提反以臣爲賁高賈直冀觀新麻是猶見人握水謂之求熱提心覆言悖大都如此豈必如提阿附結納百票百留乃爲不受功名特重求退乎提云欲與臣同罷如其誠然此卽

宗社之靈臣木強迂疎自甘棄置願

陛下重加臣以褫削而薄予提以休閒一舉而去一

無用剔一大蠹致治之機或卽在此伏惟

聖明裁決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具

奏牘

題初七日奉

甲戌

三十五

聖旨臣工去留朝廷自有鑒裁奏內百票百留語殊屬輕率倪元璐還著恪供職業以圖自效該部知道

日請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臣倪元璐謹

奏爲遵

旨回

奏并錄

呈原復冢臣議蒙以祈

聖鑒事頃銓佐張捷奏辯臣疏橫口誣訂伏奉

聖旨倪元璐供事講筵不必苛求其干典考選授送議藥事情著自行回奏張捷著遵旨速出佐銓

奏牘

甲戌

三十六

母得久稽該部知道欽此臣謹據寔以對今年

夏秋之間吏禮二部方奉

旨會議館員考選事宜盈庭紛然踰月未決一日偶

於客座遇禮科都給事中薛國親有問及之國

親云斯舉甚盛而考法殊難蓋錄文治不能兼

收閭部不便同事臣時從衆中偶聽臆見國觀

躍然以爲可行座衆亦同聲稱善隨即別去越

數日忽舊冢臣李長庚露封貽臣一書曰外間

傳有考選一議甚善可得示其詳乎臣時欲謝

不敏而重違其爲謙問旨之意又不便書答乃
先辭其使夜草一議亦露封署曰議揭明日遣
役當堂投報臣昧死謹將原藁錄
呈如左揭云考選一事

聖明創制盛心超越茂美百爾欣欣今開會議未定
寔有難焉其所以難者何也蓋以

上意所崇在于治行而宏文之選原屬文章今欲歸
之政府而內閣既不欲侵主爵之權若云責在
司銓而館職豈應不關給扉之議且法既尊治
奏牘

甲戌

三十七

則吏部所據寔殿最而上者遂是定評即考試
可不設考必以文倘內閣所糊名高下其間者
稍頗輿論將

功令之謂何正使閣部同堂而咨必致彼此牽掣
欲求文治參半相準保無長短差池又以科道
退處遺珠聲華疑削詞林太離翰墨名寔已乖
若此者所謂難也如愚之見請自吏部先以治
行考定科道部司等員其於科道但擬懸銜部
司照舊給次具

題得

青則以所定科道人數送開考選館員自部司而下
不得參預凡與試者悉爲治行之尤在內閣即
可一意衡文不必分心采望其高下名次以文
而定而授官編簡仍準官評如原擬給事者則
授編修原擬御史者則授簡討如此則閣自歸
閣部自歸部治行自治行文文章自文章可以按
圖索察可以糊名暗摸拔科道之尤爲館員既
可尊文學于政事之上定編簡之次以部議仍

奏牘

甲戌

二十八

是升器識於文藝之先庶幾上副

聖心下罄羣蘊事無不順而行之亦可久矣至于教
習之師自難廢但須大舉更張一新沿套如
讀經濟典故之書習平章處分之事諷誦易以
講說勵其啓沃之忠詩賦代以制誥泮其絲綸
之業至于燕會往來通行嚴禁日省月試三年
有成救時之料盡于此矣右臣自七月終所復
衆臣之揭如此此提所見臣不敢一字更易望
陛下細垂覽察凡臣所議者乃考選之法也未嘗品

通人物而曰某宜館員某宜科道又未嘗竊定員數而曰館員宜若而名科道宜若而名又未嘗區別省分而曰某省館員宜幾某省科道宜幾惟以

陛下創行盛典冢臣虛懷訪咨臣亦臣子臣亦僚友安能有見不言有問不答然究竟冢臣于臣此議全不舉行是臣言僅比芻蕘非有把持劫制之力明矣又臣近疏十六策內亦有館員取舍教習更弦之條是臣所得明明入告者豈為曖

奏牘

甲戌

二十九

私又豈可以道旁虛譚遂為于與其事乎如疑臣此外別有他謀請

貴問舊冢臣李長庚臣于報揭之外有無商量曾否造謠有則以告則即譴臣又請

召對當路大小諸臣曾以考選一事游揚一人或亦有他事干撓有則以告則亦譴臣即張捷為

臣鄉縣令五年交分不薄此捷所云知交也近臣入都亦復五年時有往來皆當捷憲鈐津要

中經考選考察不止一番臣曾于其前舉毀何

人籌論何事有則以告則亦譴臣若此俱無則臣之硃硯亦已可見矣天下之患皆在于肉食無謀旁觀袖手偶思矯之鬼沙遂至繼復之見詎復情理可循總臣懇直招尤惟有歸命

陛下

陛下即以多事黜臣臣豈有悔哉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具

題初七日奉

奏牘

甲戌

三十

聖旨倪元璐奏劄事情知道了該部知道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璿謹

奏爲寇禍非常數天共痛徵臣以投車之憤據借

著之愚特奏

聖斷施行除殘雪耻事盜賊之禍至如今日震及

祖陵可謂極矣自往代衰朝所未曾有者今當

聖世則願有之此

國家大辱誠

陛下臥薪嘗膽之時諸臣嚙齒透拳之日也臣叨近

奏牘

乙亥

三十一

侍哀憤有加三日涕糜枕袖俱濕苟援理數而

論賊惡盈貫血氣同警殄滅蕩平宜在朝夕但

臣區區之見尚有深憂臣觀今日人心所在思

亂賊踞南北之衝江湖積盜響應必多又疑有

連蕩魁黠之徒竄爲謀主翼虎效獫狁類日繁

智計日益我兵將主旣恒辱客多騁暴在道則

虞騷掠同舟又慮參商誠恐本患未除他變或

起而在庭之議率循膚影又非有握本居要灼

然制勝之謀一戰大定臣寔未見其端也若以

臣愚所爲

陛下求其本謀提其勝氣者則願

陛下首發罪已之

詔頃視

聖旨有云

皇陵雖變朕寔不德所致臣恭誦之餘應聲淚下以

陛下聖仁中懷至痛不難自誣爲諸臣引愆卽此一

言盈朝動色猶恐窮谷遐陬未承斯義請

立降明詔痛切揭諫布告天下傳曰禹湯罪已其興

奏牘

乙亥

三十二

也勃焉唐德宗中主興元一詔雖在將得徒無

不感泣坐乎大難何況今時故有空言而勝十

萬師者此義是也然固非空言也因是以廣宣

德意除民疾苦今民最苦無若催科顧亦未敢

容易興言冀停加派惟

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斷自八年

督徵如今有司考成亦務少寬繁瘠之鄉量以

允分爲率又東南本色雜解擾累無紀今除

上供軍需萬難更議者姑仍舊貫其諸一切苟非至

急如絹布絲棉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
官代輸將此二者于下誠益于上則亦未之損
也何者凡民財力止供此數此贏因而彼縮舍
舊則必謀新計在

公家現歲所征仍無缺欠而百姓則繇此還夢稍
帖頭緒稍清且吏無甚畏即不廢追呼亦豈必
無孔邇相親之意折色之入於官甚便

京師百貨所萃有需何難購求計在

內庫陳陳之積可無朽棄而間閭則繇此解納無

奏續

乙亥

三十二

煩駁換無累且法非甚害即少加餘費亦非必
有多取爲虐之嫌

陛下之民脫此二者猶脫湯火也其又二議者今發
獎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如行大疫藤
纏蔓引延結不休板賊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
文一下如捕反虜鼎沸波瀾冤號四徹所以海
內安分守株之輩永食粗給之家苟一聞有族
屬親知呈于文網雖無寇至亦每一夕數驚嗟
乎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

陛下者乎今請發獎止推現前勿窮久遠追賊但嚴
本犯勿聽板率澤往必來垂爲厲禁庶幾遠檻
之猿不貽殃於林木在山之鹿不典懼於庖厨

苟是數者悉行臣言天下必大悅感奮賊氣自
牽賊黨必携勦蕩之期斷可六月而望即或不
効治臣妄言臣不辭也臣惟用兵之道必循本
計今人皆薄仁義而尊韜鈴然猶爲夷虜言之
耳若今潢池之亂本繇饑寒愁苦即應以救饑
寒解愁苦之法爲韜鈴戰權譬之救火之謀云

奏續

乙亥

三十三

須激本此豈矜矯深徵求高一著之論乎及今
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農桑
解業商旅絕行刀劒多於牛犢阡陌矣爲戰場
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鱗鱗之區三尺雖峻亦
安得保家畏死之民而治之哉故以今日之勢
爲殄賊之謀即使韓白再生良平復起不能易
臣此說幸

陛下內斷于心亟措行事當事大臣亦勿以臣書生
迂濶付之飄風時懼極亂猶且拘持顧忌矜細

遣大不圖更始將

聖明宵旰何時得釋

祖宗在天之恨何時可紆詩曰神罔時怨神罔時伺惟

陛下及諸大臣念之臣不勝哀痛激切

崇禎八年二月十五日具

題十八日奉

聖旨這所奏亦見惻怛蠲除逋負量寬繁塔原屬朝

廷恤民至意其本色雜解匪係上供軍需的作

何折色代輸積案纏累無辜的作何省發疏釋

奏牘

乙亥

三十五

俱着該部詳議確酌具奏頒發詔書事宜還候

旨行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璠謹

奏爲微臣夙疾陡發乞

假調理事臣於昨二十七日畢

講還寓忽絞腸痛作隨即發嘔頭目眩搖良久小

定會有臣中表近親從臣鄉來

京見臣私喜當有臣母家書索之無有稍咨臣

母動定又云都不詳知臣心疑戰發昏僵牀家

人意臣成寐久覺有異相聚傍徨然臣自明卽

奏牘

乙亥

三十六

是異時所患怔忡之症今特加甚耳伏臣此病

起自崇禎五年本錄思母時旣屢陳未蒙

鑒允自後涉夏必發發必經秋如是三年矣茲又見

端恐復延篤緣今

講進未撤臣不敢不特

奏明謹一面召醫調治惟求卽効朝可夕出畢日

前講讀之功如更十日起色不見者是則可愛

區區之私另圖瀝

請伏祈

聖慈矜察臣不勝恐悸爲此具本遣義男倪安恭齋

上

開崇禎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具

題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倪元璐准暫假調理着卽出供職該部知道

奏讀

乙亥

三十七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臣病痊可無期臣母衰孺堪念伏乞

聖慈憐臣先後累

請激切至情

特允歸省就醫保全殘息事臣於昨四月二十八日

以夙疾舉發具奏

請假恭奉

聖旨倪元璐准暫假調理着卽出供職該部知道

奏讀

乙亥

三十八

此臣感激

聖恩安意調養既復十日醫藥罔禪臣固知療臣此病不開醫藥凡病必有餘藥期對症臣所感怔忡痰涎等患明因別母而起因思母求歸不得而劇烏烏之私先後陳

請亦既五六以至于今母年日益臣病日增卽臣言歸豈假多說只以臣母行年七十有五又臣通籍十四年官

京師者十二年未曾一日迎養又臣自庚午至今

達顯六年主此三言者臣何能不力求歸苟不得歸臣病又何能愈然臣更有區區不避瑣屑爲

陛下陳之臣所受先人數椽火焚蕩盡臣母子是

迄無寧居又臣行時以臣母之命携家赴京今

子女悉依臣所臣同母一弟讀書他邑定省不

以時至臣母眼前寥然獨女婢二三人耳每得

臣母家書輒數淚寂臣今坐處誠若針氈又臣

異母弟生員元璫少有至性昔年庶母李病革

奏牘

乙亥

三十九

元璫割股肉方寸雜康進之卒亦不効遂至毀

廡尋感奇疾于今四年殆者數矣臣母憐之尤

甚于臣臣身沐

恩光出依

日月入擁妻孥獨使衰母病弟棲止敗垣悲涕相向

肝心何在得以晏然于此晏然是其心已死矣

寧復久存長事

陛下乎伏望

聖慈矜憐

特允暫歸無論生死皆有啣結之日臣講讀最無能

今詞林謫藹求如臣者豈患無人又臣觀晉太

子洗馬李密陳情切至一請卽得後世以爲其

君至仁

陛下誠卽放臣天下必且謂

陛下曲體儒臣

恩宏錫類聲頌無紀且臣以五品小臣積歲累陳輒

被

溫留疑於體制亦不符協惟

奏牘

乙亥

四十一

陛下審察施行臣不勝哀切惶恐之至爲此具本專

差義男倪安齋捧奏

聞崇禎八年五月初九日具

題十二日奉

聖旨着遵旨卽出供職不必屢請該部知道

國子監祭酒臣倪元瑛謹

題爲人材必可教而成

祖制必可求而復敬乘論秀藹多之日備陳造士更始

之規期于頤還舊觀寔收儒效事臣聞之記曰

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士無間中材雖上

智下愚未有不以教益智破愚者今天下多事

情適材紬名行不立續用不彰若以臨淵之美

進議被羅胡如結網之求退言教育且夫不言

教則已教則豈有不於太學者乎太學之制振

奏廣

乙亥

古已崇莫盛于我

太祖高皇帝

高皇帝手提鑪錘禮隆鴻脩彬彬之彥於時最多嘗曰

宋訥所教个个有利用

朝廷好生得人以

高皇帝聖智察材如鑑其曰可用必真無不可用者矣

後乃積漸至於陵夷原其所繇惟以納粟納粟

興而教必廢其說有三以貴人矣卽不可復得

爲清流之官極其致歸州佐邑丞止耳三代以

後之士莫不借功名一途引之道德既期非薄

豈有陶成一也監生致身之路別錄科舉科舉

取工時文一日而退卽可芥拾大科學于成均

春行考文踰年董之僅取丞倅誰不舍此就彼

二也以教成爲期于是有在監十餘年不得發

歷者今

朝廷既取其費又無優除更益淹稽懼皆裹足不

得不變半分一分七分八分之數爲二十四月

十一月八月六月之期撥有成期教無滿法教

奏廣

乙亥

不成而期已及何術留之三也故當援納未停

貢舉未復而言教士者說鈴耳縱使楊時秉鐸

胡瑗傳經豈有濟乎遭逢

陛下曠覽淵思力更獎今近難以筦計之議小復通

融而選俊既升已分主客之勢典材振德千古

一時際此時猶曰教士不急是欺

陛下又曰士不可教教不可成是誣人材亦誣古先

聖王亦誣

高皇帝凡人臣爲此言者皆苟且悖謬不忠之尤者也

臣爲此獻發斷爲

陛下言人材必可教而成

祖制必可求而復惟

陛下裁察誠必行此宜先定規模規模之大者盡于
八議一議分合流品貢選援納劃然兩塗流既
不同教亦多術請以貢選爲正流援納爲間流
貢選主於教成不限撥期惟以積分數滿爲率
援納存乎風示則依原定撥限期滿爲率所謂
分也度援納之中必有英奇之士請得嚴加選
奏牘

乙亥

四三

選拔其尤者進同貢選一體教習亦必題明奉
旨後准改流其法二十取一寧刻無濫又黜貢選之
不率者使之退處間流比于移郊移送而凡遇
季考試則兩流萃聚更不分殊所謂合也鼓
之舞之其在一分一合之際乎一議審定教法
教習貢選一遵

制自廣業堂通升至率性則與積分積分者孟月試
經義仲月試論詔語表季月試經史策判參文
與理文理俱優者予一分理優文遜者半分歲

內積至八分爲及格得撥歷出身不及格者仍
坐監讀書所教之事崇德行明經術治文章尚
矣而求致其用又必與之讀經濟之書求天下
之事兵農水利分科取精律曆技射以時間及
其援納一輩考分三等上者選拔諸

有同貢選一體積分其次中人之資亦宜以貢選之
教教之惟不輕改流以滋伴實不程分數以妨
撥期共又次者各相其材以施教格雖甚鈍劣
必使講讀律令稍通治民大義他時雖幕倖悞
奏牘

乙亥

四四

堂亦可不致而黜加此則無棄人矣一議慎選
分堂六堂分司教鐸宋臣有言先廣求賢德使
爲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今請令吏部博訪
名儒不拘甲科舉貢必求四等之人而用之四
等者一等品端學正動成楷模一等博物多聞
叩之不竭一等老成拘方望而可畏一等慷慨
特達氣足厲人凡茲四者皆爲有範有法可以
造材才地偶乖則咨部調改不肖失業卽應時
糾參稱職必與久任久任必與優擢又請遵照

舊制助教以下得同博士一體考選非徒彰勸亦以示平一議崇尚經學

聖神首出崇經右文海內通經之士層見輩起聞業賜諸生趙金萬年十八通貫五經得其指歸又聞有都通十三經者卽士如此豈可處之壁館虎闥之外宜令各處有司不拘廩增附學有通三經至十三經者考驗得實卽時通詳撫按起送到部奏請

廷試發雍肄業臣又仰維

奏牘

乙亥

四十五

陛下典小學以正蒙養講春秋以章大義

聖人之學包宏貫纖如此今小學旣已

頒行并宜令天下諸生兼治春秋之學蓋春秋取

義于公穀胡氏徵材于左丘明士如通此者體

用之事倍矣或慮天下資性難齊請自雍士始

高皇帝命國子生習讀春秋一法也一議申闢文體今

欲致功必求奇才文亦如之士惟不能奇于是

詭怪謬悠雜以異端之說此

陛下所甚禁

陛下之禁此者求奇之心甚明今或不察過畏

功令謬以庸爲正以淺爲平其心皆存乎苟幸無過

夫苟幸無過之人與苟幸無過之文其於世必

無功亦豈真能無過乎今如使臣教士教之以

淺庸則臣不敢令如以淺庸之士授臣使臣教

之臣不能教也臣教士爲文必以五經爲師五

經平正之歸從無凡語請自兩雍以及天下郡

國衡文之司苟求崇體必無抑才抑才之誅與

減體等一議分別選格錄積分出身者分別三

奏牘

乙亥

四十六

等上等優選次等本選三等下選所授職銜非

必過溢其本分惟昔錄吏部莽莽勿勿一日之

試而定今以太學錄銖兩兩歲月之驗而分非

使官也臣意以爲本錄教成取選又豈得分教

等選格爲兩事乎一議

召試簡授太學之士乃

天子之所自教自試而自用之者也恭讀洪武

欽定規條內議出身一款云有才學超越異常者取自

上裁

高皇帝親召試張唯等十餘人授翰林院編修蔣學等

五人拜給事中其他選授御史部曹方面不可
指數今教法盡復而此典不行則士不勸請教
成之日於前三等之外果有殊異卓絕如

訓所稱者臣監特疏奏

聞恭候

陛下御

便殿

召入親試之或

奏讀

給筆札或

垂問難有當

聖心破格擢授否卽已之其甚不稱司成之臣並承

顯罰夫殊才不數

清問難承且可否悉取

聖裁卽開部無從仰贊兢心何繇得啓倖路何自能

開建之則非常行之則無弊計每舉卽不多收

得二三人而天下數萬士之精神動如奮發矣

一議清楚歷事

祖制積分及格卽撥各衙門歷事茲欲其練習政務卽

進士觀政之意自積分法廢而此意蕩然因有

正歷雜歷之分正歷止朔望一揖雜歷乃用之

寫本雜役下同隸胥又復開贖歷之例正歷聽

覓替身雜歷責輸寫值夫求其博觀有得而借

面爲之已可嘆矣况寫本非生儒所爛輸銀豈

養士之意今請歷事無分正雜名色凡當容撥

一照舊規各該衙門以次分派惟以本監考定

等第爲其歷期之多寡上等三箇月中等六箇

奏讀

乙亥

四十八

月下等九箇月各衙門收到監生務查有無替

員因而教之政事示以歷練之方一切謄寫撰

差悉與革免滿日考其勤惰開報吏部不率之

甚者發回本監再行教習存體責定無如此者

凡斯八議臣所爲規模之大者悉本諸

高皇帝成憲非臣臆說也其諸一切科條約束臨時損

益有須奉

旨者以

請臣今不敢繁稱抑臣猶以斯舉雖漸

舊章實同筆造恭請

特頒

聖諭

親灑

宸翰日星雲漢典振羣心然後令之行也如流水矣

又頃恭讀

聖諭求寧起微薦辟職典爰始舉行

天縱

聖人動高世主自此英才必奮治行必典然臣猶慮

奏牘

乙亥

日九

知人寔難敢贊末議凡各舉到人才姑緩授官

先令歷事六部設法磨練如

高皇帝武英堂練習故事且教且察幾及一年選擇以

聞

陛下又

親

召試之見賢後用于是

臨軒誥誡而遣之蓋英慎也貌候

鑒裁謹題請

旨崇禎八年九月初八日具

題十一日奉

聖旨奏內條列各款甚于教學成材有裨着該部卽

與議覆格實舉行其召試簡授事宜俟教成另

行奏奪

奏牘

乙亥

國子監臣祭酒倪元瑛謹

題爲謹條目前雜務急切恭請

嚴文垂飭以振積弛事伏念臣本庸才不能學問行年四十悶然無聞叨冒逾渥人師非據每升皋座輒復汗流既念古人因愧而興以教爲學志氣所會何有愚柔以此靜維怵惕思勵願以今生徒寥闊繞百餘人稍出科條未能取暢英才衆育微有待焉若夫目前之務

明旨所已孚者不須再請前人所可守者不假更張
奏廣
乙亥
三十一

臣力所得自行者又不須奏瀾而積分修舉以復舊爲維新除臣專疏奏

請外所有事關各該衙門有呼難應必祈

天語用致叮嚀者殆有六端謹條如左一請

諭飭工部亟完修理以作趨瞻爲照

國學久經傾圮自崇禎五年署監事司業黃錦題
請得

古估修典作三年功猶未半臣蒞任之又明日卽巡閱廟廷以及六堂各等廨署大都未修者甚垣

倒柱觸目皆然其已修者亦以大勢未完旋多圯壞累經移催該管監督並以錢糧不副爲辭當此空虛誠宜體諒但查原估數止八百豈以三年之力猶告蓋囊聖城賢關此爲不急誰是急者伏冀

嚴戒該司刻期竣事仍今慎選委官臣監亦選廳堂協同督理仍將臣疏此欵

勅下工科載人註銷項內庶幾告成有日璧水有光

一請

奏廣

乙亥

五十一

諭飭五府悉催黜武子弟到監習讀以典門闕爲照
祖宗厚遇黜臣設爲世育入監習禮讀書之制

歷朝申命存有

明綸近經前任祭酒傅冠署監事司業馬之驥累疏

及之並承切

旨乃各胥迄今自襄城李國禎而外無一人至者當聖明注意虎臣貢舉應期鵲起非惟

腹心思托亦且聲氣宜連襄城獨非胥子乎何矯矯也除臣移文催取外更望

天語嚴申遵照

累朝制令

勅五軍都督府將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弟年十四以上三十以下未任事者通行查出開送兵部轉送臣監一體教習如有仍前亢匿者聽部科指名叅處又

勅兵部自後凡不繇臣監起文報部者不准承襲推用其有恪勤受教如李國禎者獎勵以風永著爲令庶幾世祿可宜翹材蒸奮一請

奏牘

乙亥

五十三

諭勅各州縣有司凡從前通欠

國學錢糧混糧蠲免者明白開申以清會計爲照自臣蒞任查覈已前各處未完銀解見有混稱奉

旨蠲免四字輒得停催夫不明開係何年月因何事故奉何

詔令而浮游影汎此可疑也安知非由詭稱又安知非暫停一年而後遂沿之永永者乎請得

嚴諭凡經臣監移查勒限確詳回報如有朦混不明

及過期不應者情弊顯然糾叅處治庶幾欺蒙知戒士儼以充一請

奏牘

乙亥

五十四

諭飭吏禮二部凡援例新生咨撥事宜設法關會以防詐冒爲照納粟之例停之三年而今又復舉利舉則弊又將生矣查得天啓年間事例盛行之時每有假印假文冒騙以去者又有得部移文並不投監乘機伺會影朦取撥者此爲奸以欺臣監者也其冒撥詐僞以欺該部者亦復猶然今除戶工二部通會禮部之法聽禮部自行防飭外其在臣監一收一撥之間設法關通者有二凡禮部咨送印文編立例字爲號自例字一號二號以至無窮而臣監于每月之終即將收到字號監生彙冊報部凡臣監咨發印文編立歷字爲號自歷字一號二號以至無窮而吏部亦于每月之終將撥到字號監生彙冊報監俱以崇禎八年九月爲始蓋編以字號則序次聯絡一或有斷續不合即知弊端而月一知聞則彼此關通不致以久遠難稽得容巧弄庶幾

摘發爲易獎賞可清一請

諭飭各該問理衙門遇有監生訟訴事情當卽移文知會本監以便稽覈爲照近經南京國子監司業項煜條議六事內一款歷事之當問大約言近來監生一經歷出絕不相聞然而北場懷挾之歷生罰及司成事變之典詎惟場屋如違祖制則乞歸歷事之人于太學而司其去來等因隨經部覆得

旨悉以歷事監生歸之

奏牘

乙亥

五五

國學考選科舉此爲束諸生以進取之塗卽是嚴臣等以鈐轄之責惟是歷生之身依

輦輟而足戒園橋者比比矣脫或有壞法敗簡之事

徹于

聖聰臣等雖不得知何繇道咎除臣設法論禁外尤

冀

勅下各該衙門無間班擬監生凡有事端典訟及被入告許者曲直聽其公斷但一移文知會臣監臣監卽可據以稽其行履設爲防閑庶幾約束

得行士心知警一請

諭飭本監屬員遵體巡風

祖制依臣近議輪班守宿永著爲令以防不測爲照舊

制自博士而下日輪一員巡風廟監至今不廢然止日一巡行夜則委之廟戶前監臣傳冠同官馬之驥每對臣言輒懷深慮又且介于操伍屢有無知軍人夜行取便拆毀廟垣而過者歷經移文該管衙門出示禁緝未盡遵行而臣又思方

奏牘

乙亥

五十六

今多事

國學地處極偏寥曠疎濶保無奸宄竄跡其間今

臣定議每夜委輪廳堂等官一員從以吏役守

宿防衙方在舉行復思事屬創始非經題

請恐遂寢渾特乞

明綸著此爲令庶幾廟規日肅他曩不生已上六事蓋有先經奉

命而積習猶沿亦有驟議更弦而微言難動

嚴文一下則百事可爲爲此具

題伏候

勅旨崇禎八年九月初八日具

題十一日奉

聖旨奏內國學修葺勲胥入監前已有旨着再行嚴飭其餘各款卽與具覆該部知道

奏讀

乙亥

五十七

國子監祭酒臣倪元璐等謹

奏爲

陵工浩繁

聖孝純至敬隨羣設薄

獻微資事粵自

橋丘王氣小聖狂氛

豈水淵源大廈

聖慮乃

咨將作至渙

奏讀

官儲于是

神靈森怨恫之心少府紆匭誦之歎臣等官雖首冷心

亦葵傾望

弓劍而有懷授屨袂共莫及惟從班列稍效涓埃因歎

今八每慚往昔請纓娶南越不能如終軍竭貲

助縣官不能如卜式臣等至陋于茲可觀要以

微誠所存執隨寧下臂之飛津以資瀚海捧土

而益泰山通計合監官僚若而員共捐薪俸如

千兩別條如左乞

下所司

崇禎八年十月十二日具

題十四日奉

聖旨這捐助銀兩着照數查收工部知道

奏續

乙亥

五十九

國子監祭酒倪元珪謹

奏爲奉

詔省愆束身求黜因據瑣論即懇

殷憂伏冀

震興兼施用明不測事臣觀成湯之誥曰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其臣伊尹得是意也急起從之納溝

繇已若夫今日有

君無臣

上屋獨憂下鮮同德平治不出禍亂侵尋財匱兵騷

奏續

乙亥

六十

祖洞民怨

夷谷彝敬罪已側身

詔文牀滿讀者皆泣可謂至矣諸臣于是乃始倉皇

罔措踧踖引愆以次及臣臣當泥首使臣自數

豈假多辭

陛下亦嘗使臣掄文武之材司啓沃之任何曾有一

士致功一言合道頃視成均旣復兩月蒸變之

象渺然無端卽此戮臣死有餘責願臣竊惟庸

臣尸官不以一引罪卽告無罪

陛下亦不以一正肅臣之罪卽曰天下可平臣卽送

蒙誅謫不能終塞黜無所覲貢冀棄斧鑕未及

一竭愚秉比之將死鳴言倘得哀善臣親

陛下之治天下根抵精誠推暨威德外周聽覽內竭

圖維天下之人亦知感奮亦知愧耻亦畏

功令亦慕勛名而續用日圯災變日出臣請爲譬于

此萬石之舟所虞淺水舟水相得則資利風夫

陛下之聖勇聰明就業赫濯是其本體亦若舟然羣

臣之材力其水也機行乎其間則其風也天下

奏請

乙亥

六十一

之才本諸其情今之人情率有四適曰縮胸多

畏曰揣摩善窺曰畫畔自了曰悠忽坐廢縮胸

多畏者動疑有凶靜保無咎于是功稍難則歛

手塗小陰卽抱頭決事惟首鼠之可安參職以

循牆爲無過適一矣揣摩善窺者不曰事理不

易而曰

上意如何不曰衾影難欺而曰耳目廣有測

意旨而求合者必無可信之心畏耳目而思避之必

有欲爲之事於是主張全失好弊日聞適二矣

畫畔自了者胸無通盤之算諛味同舟之扶所

量在金錢決不顧郡邑有字氓之吏所幸在支

墨或不問封疆當幾力之時坐卽民悼所天衆

輕其長適三矣悠忽坐廢者官稍閒卽云局外

事非我之曰人曰夷狄之患亦既廿年粹或問

之策多失對守令之求亦既再月少可應者惟

見傍徨皆歸世務人材平風未嘗經念道四矣

殆此四者誤

間有餘誠

奏續

乙亥

六十二

勅諸臣極力洗心其材自見水流盛長負舟而走矣

益以噓拂君子德風神行之功甚於推轂臣愚

故願

陛下興進名節提振綱紀敦尚德禮參互機權勵廉

耻爲功能扶公論爲元氣明職掌使羣材不匿

巖賞罰使衆志不疑于是告大臣以秦誓之言

激邊臣以春秋之義後將帥以詩書之氣洋縉

紳以薪膽之心最守令以撫字之課上督撫以

足食之考正士卒以殺半之權樂百姓以懲貪

之法尊謀所以救寡蓋實所以治快練兵所以
減饋儲才所以省官使天下之心畢出於赴功
不出於救過天下之智悉注於寔事不注於空
談無兵必使有兵無餉必使有餉無法必使有
法無人必使有人奴且卽乎賊于何有臣之意
劣死不足憐或冀其言可存小安墜魄謹庸藁
待

命不勝慙懼之誠

崇禎八年十月十九日具

奏牘

乙亥

李三

奏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倪元璽着遵諭恪修職業敷教育才以副委任
不必引請這奏殊切時艱知道了該部知道

國子監祭酒臣倪元璐等謹

奏爲恭候

聖體萬安因陳片曝事臣等伏聞

陛下宵旰焦勞偶需靜攝旋傳遂已勿藥雍睦如初

臣等憂喜廻環不能漠然竊惟水獸未殄帝舜

有憂然而恭已之容已形暇豫崇密不恭姬文

赫怒若夫侯京之致惟見從容古之聖人以不

屈治志以無暴治氣以無倦治精以不費治神

所以先之勞之適得疆固乾健壺壺天和不傷

奏牘

丙子

今寇禍雖極而

聖敬日躋苟但措其綱條竟可坐收平蕩譬之醫者

求病誠明標本只投一物立起諸疴爲治不難

願紓

慮慮臣不勝犬馬之誠

崇禎九年正月十二日具

題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覽奏亦見忠愛知道了該部知道

國子監祭酒臣倪元璐謹

奏爲積分舉

旨舉行特請

頒垂

聖諭以隆始事用責成功事先該臣具

奏人材必可教而成奉

聖旨奏內條列各款甚於教習成材有裨着該部卽

與議覆格實舉行其召試簡授事宜俟教成另行

奏奪欽此隨經禮部具覆如議斷以崇禎九年五

奏牘

丙子

月初旬選貢入監之日爲始奉

聖旨這酌覆各款俱依擬飭行內監丞助教等官考

選及選格事宜着吏部確議具奏欽此承

命以來既復數月今春祭告成四方之士漸遂麋集

一切科條臣與合監諸臣細切講求微有端緒

須時舉行顧臣竊思造士之難不難于施設科

條難于激發志氣自積分

祖

制曠廢二百餘年士志積斃安常狃故雖承

明旨炳如日星必謂此第申飭故事非必真寔能行

又或謂今冠禍紛糾

聖旨志期捷伐何暇修舉文教天下之心如風旌搖

搖無所歸信故臣前疏力請

聖諭部議亦以爲言未奉

進止固知

陛下有待而然今時仲春臣計天下貢選諸士皆將

櫛龔就塗宜乘期際蚤

沛

溫文使諸士當出門之初遂有杭材聖賢之意翹勃

奏贖

丙子

距踴盞氣日出因之彰教必易爲功臣恭讀

太祖高皇帝手勅官師生徒不下十數其文苛至層委

淺遠畢陳一時人材所以蒸奮然

高皇帝顧時歸功宋訥後世不察亦遂以訥謂爲能教

士不知訥當

興朝循職無失中臣之常耳其法制精神訥無一非

安坐寔成

高皇帝者今時擾擾臣最不才而敢援古初訟言崇育

者臣誠一無可恃臣所恃者

陛下開物成務之道敬

求才之心至誠足以孚頑乾健足以貞久禮樂仁義

言出化行此誠明兩之所以觀成萬睹之所爲

趨作也自

陛下御極以來凡邊計民生官方學政罔不事垂一

論人奉爲經卽如頃者憲綱一書

御製文叙雲漢昭回百爾憬然動色相告振德之道

亦可知矣與賢大事法

大猷不奉

奏贖

丙子

聖謨何繇興發爲此申

請特望

陛下卽灑

天章或

論閣臣擬撰取

我要取軒旬如雷振蟄以此付臣使臣稟鑑施鑄雖

甚緩竊將亦必能攬擷菁莪仰酬

竊寐如不然者縱宋訥復生佐以胡李夏楚日施郊

送時設窮歲之功猶不可以得一士其勢周然

亡足惟也臣惟今日急務莫重造材然或笑臣

議爲迂此真夏蟲之見臣又竊觀今之人情牽

拘苟且其心皆畏禍匿能無肯爲

陛下力行一事者其甚欲見能者抑又但明解結不

知造轍凡抹敝世如理舊廬樣一敗楹必更求

一堅柱隨撤即補則圯者可完豈有從事剔除不

思補作苟皆避咎誰與督功使

堯獨憂正坐于此幸

陛下深計臣不勝惶恐待

奏廣

丙子

命之至

崇禎九年二月初三日具

題本月初六日奉

聖旨造士規條及積分事宜

皇祖欽定監規詳備明切倪元璐着卽遵旨落實奉行

不必又請頒諭該部知道

國子監祭酒倪元璐謹

奏爲微臣耻懼猥薦願罷歸田仍乞

嚴禁煩囂以清議論事昨二十日臣從署歸忽聞邸

抄見有湖廣黃州府黃安縣儒學生員鄒黃遵

旨明白具奏一疏妄行薦舉中及臣各臣不勝駭異

夫以臣不肯而上書者不知而譽之此可異也

臣亦非甚不肯而上書者又不知而以毀之之

道譽之又可異也是故諸臣耻之臣亦耻之抑

臣非徒耻之已也蓋猶有憂臣聞之孔子曰天

奏廣

丙子

下有道庶人不議孟氏亦曰諸侯放恣處士橫

議繇此言之議論之權歸上則治歸下則亂不

可不慎也堯舜之世雖曰廣詢然今所見謨誥

之篇獨存臯禹岳牧之論不聞康衢之衆輒有

颺言固知其時上自虛懷下原循分卽其後世

謀及庶人要亦只是民間疾苦訪求無失或承

寬抑得自理伸未聞使之參預廟謨品題人物

朝野之辨何可不明

陛下海涵谷虛求言若渴本期宣隱燭幽而宵人遂

以干進其法取諸痛哭至敢薄孔孟爲糠粃其
意主于雖黃至欲網箝紳爲桃李一月未久盜
涌波騰凡夫游閒失志之徒狡獪生風之輩無
不人矜蔡澤言擬千秋以至市譁優詼悉形奏
記顛魔醉嚙敢貌

天威臣觀光武明主韓歆貴臣徒以指畫爭儀立從
顯戮豈有委巷纖兒放言罔忌至如今者尚得
逃誅且夫議論不一則是非不明是非不明則
賞罰不當賞罰不當則教令不孚教令不孚則

奏牘

丙子

人心不固故自吳鯢化以部民參及撫按而後
之爲大吏者必且恐恐然望豪民而氣懾惟懼
惡言之出其口以爲萑非之威甚于斧鉞自鄉
黃以下士薦及縉紳而後之爲

朝臣者必且恐恐然聞叩

聞而色沮惟懼好言之出其口以爲游揚之辱甚
于糾彈如是而望天下宣力之臣自好之士揚
眉昂首以集事致功豈可得乎

陛下誠宜自今亟垂厲禁禁之不已重法隨之于是

以大謀付之

廷論以清議還之士大夫無使下敢凌上詭得
真告密希不義之侯傾危覲立談之相卽或道
存謀野不廢鐘韜亦宜以條事歸之通政而重
其封駁之權以訟冤屬之登聞而嚴其反生之令密封伏

闕悉遇不行庶幾幽隱仍通而紀綱不墮撥亂反
治必在于斯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
通言是聽維通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

奏牘

丙子

不潰于成此言爲政必明大體而取言之空察
也惟

陛下裁幸若臣庸腐無狀至呈訛稱分宜斥譴謹席
藁待

命不勝惶懼之至

崇禎九年三月二十日具

奏二十五日奉

聖旨鄒黃已有旨了倪元璐着安心供職不必求罷
該部知道

日請官右春坊右庶子孫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恩母痛弟病勢日加八懇

天恩矜憐允放事伏臣自四月二十七日以積思疾

發杜門額

請凡章再

上未荷

聽命臣中懷感總寔圖抑情靜調小痊卽出不意五

月十七日接得家報臣前疏所稱臣弟元璣竟

奏牘

乙亥

跪

於月前病故臣方午粥間訃驚傷遂致食停中

筭續又接得臣母手書備稱哀困又議以今冬

舉葬臣弟無地無資與臣一歸與作經紀臣益

中紛因成噤痢悉計治之僅獲不死半月以來

轉爲泄下臣所患怔忡本證百療未瘳而餘病

環侵加功益禍頃至

召命儼被不能奔趨踰僊臣卅盡日憂懼幸蒙

聖度不行譴誅願臣撫躬奄然莫知所底要臣今日

悉謝刀圭惟以望見里門爲逢妙藥一披萊綵

爲得良醫臣音曉曉至於七八無一調語敢欺

聖明然向止陟屺之心今兼在原之痛夫孝友廉退

制行之原疾病憂虞喪功之本

陛下興世摩鈍妙有微權伏幸

察臣此言遂俞所

請如臣得此一歸慰母葬弟生有與聚沒有與歸一

門融融譬早逢雨臣苟不死自茲激勵學問圖

報餘生犬水馬羶或當小効若夫臣駕今者之

廁

奏牘

乙亥

跪

講筵猗岑雞壘耳背蜀昭烈得一徐庶猶且矜其情

至聽得引去終末臥龍况臣無能而講德史料

又芸芸濟濟者乎臣不勝哀鳴爲此具本轉差

義男倪安恭齋奏

請伏候

勅旨